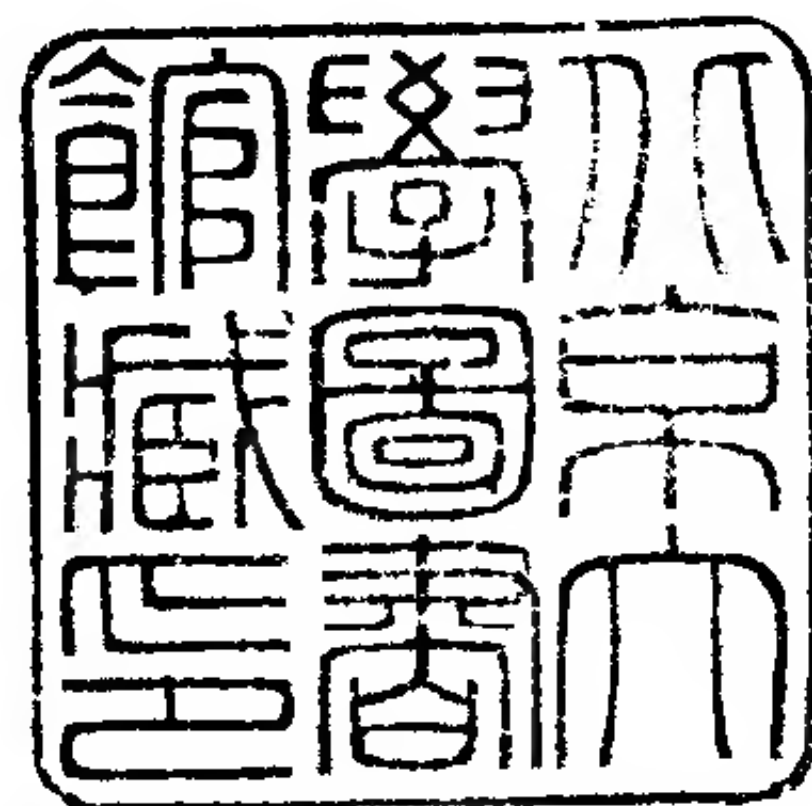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齊魯書社

萬曆沔陽志十八卷 黃岡萬氏藏舊鈔本

明郭儵修。貴尚伊纂。儵陝西渭南人。舉人。官沔陽知州。尚伊字國聘。州人。進士。累陝西按察使。食事。州志自嘉靖十年童承叙纂修後。萬曆十一年。知州史自上延州人陳文燭續修。童承叙志。一時爭傳為名著。文燭係其鄉後起。景行先哲。自不能贊一辭。屢屢於河防食貨良牧名賢。益以五十年間事。至萬曆四十六年。郭儵復延尚伊續修。有童庶子之聞其先。陳廷尉之繼其後。此後執筆者。遵守典刑而已。未敢有所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更張也。故其為書。依據童志體例。一如陳志。第賡續其所未備者。而於童之原書。不稍移易。其所增者。皆列原書每類之後。往者儀徵阮文達曾言。修志者如前有名志。主仍舊貫。後之人依類續之。不損其本來。而益其未有。嘉道以後。多本此旨。如陳費兩志。蓋已先為之準則矣。近沔陽盧氏重刊童志。即據是本。將陳費二人之所續者刪去。而在所續以前者。定為童志原書。並未見天一閣舊藏也。

康熙沔陽州志二十卷 北平圖書館藏鈔本

清佟成年王浩冲楊士元修。王爾楫等撰。成年字石榮。遼東撫順人。貢生。浩冲字文選。直隸長垣人。廩生。士元字尚菴。江蘇江甯人。進士。先後官沔陽知州。爾楫字小築。湖北安陸人。舉人。官沔陽學正。邑志自嘉靖十年曾儲修後。萬曆十一年。知州史自上四十六年。知州郭儵一再修之。崇禎十五年。知州章曠又續修焉。見光緒舊序。今皆無傳。本順治十五年。成年淮任屬爾楫。邑志未成。去任。浩冲繼之。亦未成書。至康熙二十一年。士元繼任。是書告成。為卷二十。此本卷一殘缺。卷二郡縣表。卷三封爵表。卷四秋官表。卷五人物表。卷六至卷九又缺。卷十儒學。卷十一兵戎。卷十二秋官列傳。卷十三人物列傳。卷十四良牧傳。卷十五名賢傳。隱逸傳。孝義傳。卷十六尚義列傳。卷十七至卷十九藝文。卷二十雜記。是書分類一遵曾志。刑除僞寓傳。外傳增加藝文。雜記康熙距萬曆百有餘年。其事實有與前志同者。有與前志異者。山川古蹟形勝物產。今皆無殊。至於陵谷遷而提封河防異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蹟形勝物產。今皆無殊。至於陵谷遷而提封河防異

水旱仍而創設食貨異汰除冗員裁革舊弁而官制
與兵戎又異是書述緒往事博采近聞其可刪者刪
之其宜增者增之繼述曾志可謂知所本矣

乾隆河陽州志三十卷

北平圖書館藏本

清高殿懿修方弘履撰殿懿字大川河南沁水縣人
官河陽知州弘履字坦人州人歲貢官先化訓導是
書成於乾隆四年為卷三十卷一卷二卷三曰提封
卷四曰戶口風俗附馬卷五曰土田物產附馬卷六
卷七賦役卷八卷九設防卷十河衛卷十一學校卷
十二曰祀典卷十三曰災祥卷十四卷十五曰秩官
卷十六選舉卷十七曰良牧卷十八參伍卷十九曰
武功文苑卷二十曰行業卷二十一至卷二十四缺

卷二十五曰封爵貶封紀善卷二十六祠廟卷二十
七卷二十八缺卷二十九曰藝文卷三十曰雜記外
傳是志修於康熙修志之後去嘉靖曾志為時已遠
故多變更其外河衛為前志所無明初設屯田一千
八十頃置衛所驅屯丁以運民糧其始甚善迨後弊
生而屯制大壞屯兵至苦故立河衛一門詳陳既往
外傳僅錄陳友諒傳後附弘履敘言紀善一門收入
生存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弘履調停同時士紳政寬
其例未免貽誚於讀者已祀典志後繼以災祥而祠

廟又在紀善之後編次秩序不若曾志之有條不紊也

光緒汴陽州志十二卷 北平圖書館藏本

清葛振元修楊鉅等撰振元字義乾安徽懷甯人進士官汴陽知州鉅字子青湖北應山人舉人官汴陽訓導州志自乾隆四年為殿龍修後歷百餘年光緒元年有徽各府州縣續修汴陽州志自元年至二十年代更十二人問及志書者甚鮮惟陸佑勛在任五年重為修輯付梓十僅得四以事去任繼至者展轉廢置迄未刊行二十年振元蒞任始促成之前志三十卷是志減為十二每卷一綱曰天文曰地輿曰建

置曰食貨曰學校曰武備曰秩官曰選舉曰人物曰列女曰藝文曰雜類子目九十有二所列條目變更前志而大體具備汴陽澤國也南臨大江北枕襄陽漢水自襄郢而來當汴之西江水自神歸而來當汴之南他邑僅防一面而汴獨受二水之衝自古至今時遭水患是志於慮患之人禦水之法無不廣為搜羅如嘉靖三年州令儲洵所上利病書通篇採錄以為後人之鑒人物類前志有以生存入志者大為世所詬病是志嚴行拒絕率由史例其才識較勝於前

志至列女類有割肝割股之目藝文類有雜論書考
之目繁雜之請亦難乎免矣

康熙黃州府志九卷 北平圖書館藏本

清蘇良嗣修吳祿詒撰良嗣遼陽州人後生官黃州
知府祿詒字克生郡人進士官常州府同知黃州在
荆陽豫三州之域周為弦子園見晉書地理志或以
為黃國者非也隋開皇三年始改今名唐宋以前新
黃分治明洪武七年降蘄州為州以屬黃州而蘄黃
始合黃安古無是邑嘉靖四十三年割黃岡麻城黃
陂三縣之地而建置之亦屬黃州今府乃領一州
八縣府志明弘治十三年郡守盧希哲修萬歷三年

郡守潘允哲修見千頃堂書目百餘年未經補輯
良嗣奉檄重修搜求舊志參以採訪於康熙二十四
年成書舊志分綱為七曰地理曰建置曰田賦曰職
官曰選舉曰人物曰雜志是志增益二綱曰天文曰
藝文易雜志曰輿函共為九卷以九為陽數也府志
廢缺百有餘年經明末兵燹之後典籍散軼老成凋
謝地理田賦二志凡山川之險易風土之淳澆田賦
之登耗無從考證各縣志亦未足以徵信僅錄舊
志無所損益職官選舉人物三志惟取明哲學道高

世泰三楚文獻錄為依據然世泰吳人也以吳人而
記楚事未免傳聞異辭故所錄姓氏其遺漏與錯者
不知凡幾舊志無學校一門是志未曾增加殆因陋
就簡而成者也

乾隆黃州府志二十卷 北平圖書館藏本

清王初修靖道謨撰初字恕堂陝西郿縣人選拔教
習官黃州知府道謨字果園郡人進士翰林院庶吉
士官雲南姚州知州郡志自康熙二十四年前守蘇
良嗣繼葛歷志重修迄今六十餘年政治風俗多所
變易初延道謨等補輯書成於乾隆十四年蘇志九
卷是志廣為二十卷為綱者十曰地理曰建置曰賦
役曰學校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曰雜志曰
外志蘇志卷一曰天文是編刪之輯函仍易為雜志

更增外志一門他志山川橋梁每併附疆域志是編
以山川為天地自然之位置附於地理橋梁為後人
所創設附於建置他志所載物產有通產專產之分
每載專產通產則略而不錄是編以通產為郡縣所
本有未能割棄遂條增入人物志文苑官績等類依
次補收而於忠臣義士烈士貞婦採訪尤詳所屬各
縣次第而分別焉藝文志古文詩賦體裁不一蘇志
各分州縣載之頭緒殊覺紛繁是編分別各縣合八
屬而並載之仍以年代為次學校志所以培養人心

敦勵士習人才之盛衰一邑之政治繁馬萬歷志缺如蘇志因之此編增列於卷四可謂知所先後已

光緒黃州府志四十卷 北平圖書館藏本

清英啟修劉輝鄧琛等撰啟字續村漢軍鑲白旗進士官黃州知府輝字悔後郡人進士官湖南衡州府知府琛字獻之黃岡人舉人官刑部評中黃州乾隆王老文簡事核述出康熙蘇志之上是志依據王志琛時與修通志往來鄂省志館得見楚中與記如廖道南楚記房元度楚風補朱日潘黃州文獻錄等書凡有關於黃州者摘要鈔錄并徵各屬志來與同館諸人商榷採擇光緒十年郡志告成為卷四十卷一

至卷三曰疆域卷四至卷七日建置卷八曰賦役卷九曰學校卷十曰武備卷十一至卷十三曰職官卷十四至卷十八曰選舉卷十九至卷三十一曰人物卷三十二至卷三十九曰藝文卷四十曰雜志綱目五十有八自疆域至武備鈔錄王志無甚異同職職官選舉人物依類增加至藝文則變更前例因考前史漢書藝文志本劉向七略分其編目隋書則曰七志唐史以甲乙丙丁為次分經史子集是志遵其制廣為搜采前志所載詩文用范成大吳郡志例分

注各條之後無類可歸者則於集部後附存之宋朱長文續吳郡記元徐碩嘉禾志皆具碑碣一門為金石入地志之始此則擇其與雅者著於篇雜志所錄具有見解王志勝於蘇志是志則更詳於王志已

宣統黃州府志拾遺六卷北平圖書館藏本

清沈致堅撰致堅字卓梧黃岡人舉人夙好藏書精於考證嘗著三國地理志補黃州府志證誤瀏覽古籍凡有關於黃州考之舊志未經采入者輒自筆記宣統二年成書六卷為綱者十一仍志例曰疆域志建置志賦役志學校志武備志職官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雜志疆域志中沿革星野山川形勝無所增益古蹟類黃岡採錄十一麻城七新水三蘄州二羅田一建置志中郡縣鄉鎮或據元豐九域志或據

元和郡縣志採錄二十四賦役志中戶口蠲恤二類採錄十五學校志中採錄黃州貢院記等篇三職官志中文秩官表採列自晉至明五百餘人有傳者八十人選舉志中科貢表採列二十餘人文苑至烈女等類採列二十餘人藝文志中子部採入宋吳遵路撰樂戎要畧明黃之瑞撰草廬經畧二書集部採入自唐至宋文二十五篇宋黃庭堅書札居多詩百有餘首雜志中採錄祥異仙釋僅有數事概開類採錄較多然亦有已見於前志者黃州府志自光緒十年

郡守英啟修後閱二十餘年未嘗補輯是書搜集散佚補前志之所未備後之續修郡志者亦足以資採擇也

萬歷黃岡縣志十卷 明王同軌撰

明茅瑞徵修呂元音王同軌等撰瑞徵字五芝浙江歸安縣人進士官黃岡知縣元音字節之邑人舉人同軌字行甫邑人貢生官南太僕寺主簿黃岡治即古之郢城距今治西北百二十里列辟代興名稱互異為郡為西陽為齊安為本蘭或郡或縣分轄麻定陽開皇初定名黃岡後世因之宋時徙治江濱明洪武元年割附黃州府為所隸八縣一州之首縣嘉靖四十三年割黃岡麻城黃陂之交增置黃安縣黃岡

為荆蜀門戶扼東長江上游昔蜀漢拒魏必伸好江來以藉長江之險蓋地利使然也萬歷中葉黃岡入版籍已二百餘年邑乘缺如元音等博稽文獻編輯邑志採取通志及郡志者十之三搜求於蠹簡斷碣者十之七萬歷三十六年是志告成為卷者十卷一曰輿地卷二曰建置卷三曰田賦卷四曰官師卷五曰選舉卷六曰人物卷七至卷九曰藝文卷十曰雜誌卷首無凡例卷末有瑞徵後序選舉人物兩卷缺與地志於疆域古蹟山川形勢建置志於公署閭津

採錄精確。賦志詳述。祖賦後從增減沿革之故。以及閭閻疾苦。民俗儉奢。低徊諷歎。使讀者得張弛損益之意。於言外。藝文志取各家專集錄其關於一邑之典章文物。序記居多。詩賦甚少。是志雖屬創修。其參酌棄取之間。可謂繁而不蕪。簡而不畧也。

康熙黃岡縣志六卷

北平圖書館藏鈔本

清童元俊修。孫錫蕃撰。元俊字渭岸。陝西華陰縣人。進士官黃岡知縣。錫蕃字獎臣。邑人貢士。官山東需化知縣。邑志自萬歷三十六年邑令茅瑞徵修。一時稱為善本。至康熙時。閱六十餘年。邑令廖易其間。政治風俗時異而歲不同。而邑志未經續修。元俊延錫蕃等重為編輯。書成於康熙十二年。為卷者六。僅有鈔本。首卷已缺。卷二曰職官。曰公署。曰倉廩。曰學校。曰科貢。曰武勳。曰秋祀。曰陵墓。曰古蹟。曰寺觀。卷三

曰名宦。曰人物。卷四至卷六曰藝文。曰雜記。曰雜志。茅志綱舉目張次第井然。此編變更其例。而綱目不分。卷末邑人胡思璣後跋云。呈野形勢。為錫蕃志力獨裁。則卷一所編。自為輿地。公署學校二志。沿鈔舊志。名宦人物二志。補入甚少。六十餘年。增加人數。必不止此。殆殊訪求周致。多遺漏。黃岡自昔為人文薈萃之區。先達名儒著作之流傳。關於邑中政治及形勝者甚多。茅志錄多至三卷。是編增錄近人之作。從實詞句之工。不求異物之富。庶開雜誌東坡遺事。

居其大半其餘採訪所得無甚重要元俊自序頗涉
誇張考其體制不如茅志速矣

乾隆黃岡縣二十卷卷首一卷 改宮圖書館藏本

清王正寧修正寧字方山四川瀘州人官黃岡知縣
邑志於康熙十二年修自邑令董元俊力從簡畧成
書六卷逮進明萬歷茅志乾隆二十四年邑令劉煜
蔡韶清重修見是志舊志姓氏今無傳本正寧依據
茅志重加補輯成書於乾隆五十四年為卷二十較
茅志增加十卷卷一曰地理卷二曰建置卷三曰賦
役卷四曰學校卷五曰職官卷六卷七曰選舉卷八
至卷十三曰人物卷十四至卷十八曰藝文卷十九

曰雜志卷二十曰外志地理建置二志沿革星野山
川物產以及公署津梁今不異昔無可增加一遺茅
志學校志興學之法造士之方具載於茲所闕於一
邑者實為重要茅志以學校附於建置此編特一門
而以廟學祭典學田書院等類附焉康熙距今百三
十餘年其間人才輩出績學砥行代不乏人茅志人
物志一卷此編增為四卷其採訪不可謂不廣矣藝
文志前列詩賦仍錄茅志其所增益皆有關於邑治
若乃侈山麓之壯麗月露之紛紜則詞賦家騁妍抽

秘之技非所語於治道者在所不取是志倣模茅志
體例謹嚴遂出董志之上而劉志惜未之見也

道光黃岡縣志二十四卷卷首一卷

北平圖書館藏本

清俞昌烈修王相心謝英等撰昌烈字鴻甫順天宛
平人監生官黃岡知縣相心字子壽監利人進士官
刑部主事英榜名道璽字惕夫邑人舉人官泗州知
州邑志於乾隆五十四年邑令王正甫補修至道光
十一年邑令李錦源延平湖陸炯江夏王德新重加
修輯一邑事實採訪匪易未竣中止昌烈准任延相
心等搜其殘稿得之朱茂才彥藻家仍以王志為根
據自道光二十八年四月開局五閱月而歲事成書

二十四卷為綱者十為目六十有五卷首凡例與圖
卷一地理卷二建置卷三賦役卷四學校卷五秩官
卷六卷七選舉卷八至卷十四人物卷十五至卷二
十二藝文卷二十三雜志卷二十四外志各類遵守
王志略有變更於是覽疆域之廣狹則問問之疾苦
易知審土田之肥磽則農桑之勸課宜勤校戶口之
盈縮則生聚自不容緩綜賦稅之升降則苛擾在所
必除視川渠隄堰之修廢則吏治之勤惰自分考俗
好尚之淳漓則導化之得失自見十志綱目分清增

新補舊後之覽者不必周歷四境但按籍以求而一邑之通利病顯露畢呈是編洵足以繼吳王志也

光緒黃岡縣志二十四卷卷首一卷

北平圖書館藏

清戴昌言修劉恭冕撰昌言字禹卿安徽合肥人舉人官黃岡知縣恭冕字叔儀邑人舉人主講經心書院是書成於光緒七年為卷二十有四為綱者八為目四十有二卷一卷二地理志卷三建置志卷四賦役志卷五學校志卷六職官志卷七至卷九選舉志卷十至卷十九人物志卷二十至二十四藝文志雜志附後邑志以茅志為最善本乾隆王志道光俞志均同之是編以俞志最近取為底稿重加採訪參酌

補輯俞志舊分十綱今減其二以基城移附地理門以義塚移附輿地後少有所異志以國經為重今仍以新舊各圖冠諸卷首沿革無所更改全遵舊志星野後添載日出入時刻表暑刻高疏表連一統志推定山川古蹟建置學校各附藝文條沿革海武功縣志之例戶口田賦多仍舊志作胡文忠新定沿革特為加入續貯內軍儲倉豐備倉社倉之新建者亦詳載之水師分防長江營制定於同治八年卷首增繪長江圖而列其秩於武秩之次同邑為黃郡首縣名

臣者儒代有其人武備素未講求乃咸同之間兵燹頻經閭閻士民乃能結團築壘激勵同仇十餘年不少壯烈士殉難前後計數千人貞女烈婦遺志捐軀又各以千百計是編廣為搜羅依類補列故人物志增至十卷細閱全書其體制同夫俞志而損益之間殊具有卓識也

順治黃梅縣志九卷 北平圖書館藏本

清徐昱修蕭蘊樞撰呈直隸永平人拔貢官黃梅知縣蘊樞孝感人官學諭湖北通志漢置尋陽縣即今黃梅治屬廬江郡隋開皇十八年改新蔡縣曰黃梅屬新州明初改新州為府洪武九年復降為州以州並所領縣統屬黃州府明以前志未大考今順治十五年呈知縣事十七年蘊樞修輯告成為卷者九為綱者五曰輿地志曰政務志曰人物志曰仙釋志

曰藝文志輿地志子目九自輿圖至風土分類簡當敘事詳明政務志子目三十一近於繁雜如公署地池湖隘津梁類應歸建置是編以建置附於輿地而以公署等類附於政務殊不合乎志例人物志子目二十九附以牌坊碑祠陵墓亦覺不類仙釋志子目三二氏之教為儒者所弗言後世愚頑之人崇信巫祝隸於禍福之說為政刑之所不及志書附錄錄之附於雜志以備覽世牖民之助是編敘事以傳附以考觀古蹟則為志中所創見藝文志子目十所載

碑記無多前志序跋列於詩賦之前編次亦無秩序
是編因前志殘缺無從則效故分門別類於志書義
例未能盡合也

乾隆黃梅縣志十二卷 故宮圖書館藏本

清薛東時修沈元寅周茂健薛善時等撰承時河南
原武人舉人官黃梅知縣元寅浙江歸安人原武茂
健邑人舉人善時原武人舉人是書成於乾隆二十
一年為卷十二卷首舊修姓氏修志姓氏目錄無凡
例卷一沿革表秩官表選舉表卷二星野志疆域志
山川志城池志公署志城鎮志郵傳志營汛志卷三
津梁志賦役志卷四學校志卷五禮樂志水利志卷
六物產志風土志名蹟志卷七藝文志卷八祠祀志

陵墓志寺觀志祥異志雜聞志卷九名官列傳官績
列傳卷十儒林列傳忠烈列傳孝友列傳隱逸列傳
文苑列傳卷十一義行列傳恤遺列傳耆壽列傳僑
寓列傳卷十二列女列傳仙釋列傳邑志自順治十
七年邑令徐昱修僅立五志而子目紛繁編次失序
是編變更其體分表志傳為三綱夫既謂之縣志則
表傳當統於志三綱並立亦不合於志例未列建置
一門殊覺簡畧秩官列於山川城池之前賦役學校
列於選舉之後前後輕重秩序茫然列傳既有隱逸

又有怡退二者無甚區別各郡邑志未見有此名目
是編以徐志為非而更改之所立三綱亦難免見識
於識者甚矣修志之難也

光緒黃梅縣志四十卷卷首一卷 故宮圖書館藏本
清軍瀚元表璣修宛名昌等撰瀚元字石仙廣西藤
縣人生員官黃梅知縣璣字康叔江蘇奉賢人拔貢
繼瀚元任名昌邑人生員邑志前令徐昱修於順治
十七年解永時修於乾隆五十四年均未完善瀚元
任黃梅先後歷十餘載延名昌等補修志乘咸同間
戎馬蹂躪簡編灰燼城池得而復失者數次十餘年
未克成書至光緒七年瀚元去職璣繼知縣事甫半
年而成之為卷四十為綱者十為目三十有八綱舉
目張有條不紊曰地理志曰建置志曰賦役志曰學
校志曰武備志曰秩官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藝
文志曰雜志地理建置二志今古無殊無庸增損賦
役志梅邑常被水災賦額月時核減今將徵收原額
開載於前其核減之數則分載於支解各項之下漕
糧改折新章又附載核減之下舊額新除按籍瞭然
舊志郵傳營汛附於公署村鎮之後而不及兵事特
列武備一門具載城守塘汛以及驛馬鋪兵近時兵
事之在梅境者並採錄之蓋以粵捻竄擾軍興累年

地方之疾苦將紳之勲績庶於是有稽焉人物志增
爲行一類以某人不得屬於文苑等類而爲實純樸
未可泯沒故增列之其餘諸志矜慎採擇體例謹嚴
以徐薛二志較之不可同日語已

道光黃安縣志十卷 北平圖書館藏本

清林燭光修侯雲圖汪瀛等撰燭光字黼文廣東南海人舉人官黃安知縣雲圖字玉陽興國州人舉人官黃安教諭瀛汾陽州人拔貢官黃安訓導黃安古黃子封內地居黃岡黃改縣城之間多舊符璽嘉靖中葉下使者議邑之時郡人耿定何爲侍御力主其議遂置黃安以屬黃州定何應邑無志乘無以信今傳後同自爲志名曰黃安初余相時知縣事故千頃堂書目祇載余相而未及定何也至清康熙三十

六年邑令劉永啟纂修今俱未見嘉慶二十一年燭光蒞任復閱舊志僅有鈔本且多訛誤亟欲修之而未遑遲之又久乃延雲圖等討論採輯以舊志爲宗參以省郡二志書成於道光二年爲卷者十綱亦如之曰地理志曰建置志曰學校志曰祀典志曰賦役志曰職官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藝文志曰雜志地理志疆域山川物產併三邑歸於一邑省志郡志所載採取錄入建置志黃安城建於嘉靖四十二年嗣後自隆慶二年至乾隆二十年重葺六次考其年

月而詳載之職官志所載起於置邑之時選舉志則
按疆域保錄起自宋時藝文志各體俱備所錄無多
緒光自序云是編沿鈔舊志博採輿論筆之於書以
俟後之君子決擇焉其不自視為善本可見矣

同治黃安縣十卷卷首一卷 故官副書館藏本

清朱錫綬胡承組柴鍾猷等修朱璣張錫綬字嘯篋
江蘇鎮洋人舉人官黃安知縣承組字燾如安徽六
安人監生鍾猷字秀珊四川巫山人先後繼知縣事
璣字康叔江蘇奉賢人湖北候補知縣道光二年邑
令林緒光續修邑志閱四十餘年比歲頻遭兵燹其
間鄉團武備志孝節烈營繕建修應增入者甚多同
治七年錫綬請委璣承邑督修八年錫綬去職承組
鍾猷先後繼任是編成於此時為卷首十綱目仍遵

前志曰地理曰建置曰學校曰祀典曰賦役曰職官
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曰雜志沿錄舊志汰其浮文
務歸簡要地理志自治革至風俗無所增損與前志
同學校志於學官制度殿廡從祀位次遵新頒式分
條詳註凡有關學校者併附及馬賦役志備載舊章
惟南漕改折在前志已修之後當時邑人呈請大費
經營節錄全卷並聯名四百餘人詳考登載以見其
有功於桑梓俾後之人無忘其所自人物志前志所
載均經採錄其後因舉數有先後遞進之不及同隨

時依類列入未及細分年代難志祥異以建縣時為始前者皆刪除之其事則嘉慶二年敵匪窺境頗遭荼毒咸同間粵捻滋擾邑中仗義倡團率多遇害特詳記之以補人物志之類之所不及是編達稽近取博訪周諮參酌棄取之間則較勝於前者矣

順治新水縣志二十六卷卷首一卷北平圖書館藏本清劉佑修楊繼經等撰佑字雲麓直隸田州人歲貢官新水知縣繼經字傳人邑人進士官刑部員外新水古軟縣地潯水新水之名則立於劉宋今邑即宋之潯水而柔軟地者唐武德元年改名潯縣天寶元年又更名新水屬新州府明洪武十二年改屬黃州府邑志創修於明弘治初年為邑令程昌嘉靖時繼修於教諭蕭瑛等為歷時重修於邑令閻士選今俱無傳本清順治十三年佑在任復求舊志散失無存

邑人易有象以一冊進亦後殘缺廢闕至明隆慶時止明之典章文物以為歷時為最盛闕而不書後將無據佑乃延繼經等遠索殘碑遺蹟近徵故老舊聞以及名流撰述野乘傳聞歲成書二十六卷卷一曰沿革表形勝志卷二卷三曰天文志地理志卷四曰建置志卷五卷六曰食貨志卷七卷八曰秩官志卷九至卷十一曰選舉表卷十二曰名宦志卷十三至卷十七曰人物志卷十八曰風俗志卷十九曰雜志異聞志卷二十曰典籍志卷二十一至卷二十六曰

藝文志凡疆域形勝之變遷田賦戶口之增減邑牧之里籍政教鄉閭之名號爵秩考義節烈之足備采獻古文詩歌之有闕邑治罔不細大不捐纖悉畢具惟或表或志體例不一而形勝列於天文地理之前與籍列於雜志異聞之後其編次亦未免失序也

乾隆新水縣志二十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

清高舉蘇札哈修徐養惠撰舉漢軍鑲黃旗人監生官新水知縣札哈滿州鑲白旗人官學生考補筆帖式繼舉知縣事養惠邑人進士官河南輝縣知縣邑志修自順治十四年邑令劉佑表志混淆次第凌蹙舉於乾隆五十九年蒞任以前志未盡善臣議補修延養惠等重加編輯六月而告竣為卷二十卷二十卷一卷二曰地理志卷三曰建置志卷四曰賦役志卷五曰學校志卷六曰職官志卷七曰選舉志卷八至卷十五曰人物志卷十六至卷二十曰藝文志雜志外志列於卷末首志形勝特立一門列於沿革星野之前此則附於地理首志無學一門此則增入賦役志戶口租稅自明至今興革不一此以賦役全書為準前志所載亦附錄以備參考間有續增與新裁者則據新冊註明職官志前志祇列文秩此則文武並載惟籍貫及任事年月無從考證故未增補人物志前志為目十七此則廣為二十文苑官蹟武勳孝友篤行尚義列女依類補增其餘方伎流寓各

類仍依前志而仙釋則附入外志前志與籍志載書
目一百三十餘種訪其書百不得一此則刪除與籍
一門前人著作猶有存者附載於各本傳內是編各
網均名曰志表傳附於網內刪削前志統於一例其
體制固甚善也

光緒新水縣志二十四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

北平圖書館藏

清多祺修郭光庭等撰多祺字介壽漢軍附生官新
水知縣光庭邑人舉人新邑舊志續修於乾隆五十
九年為邑令蘇札哈成同問粵拾遺屢屢困於兵邑
承猶存將及百年未嘗補輯其間政教風俗忠義節
烈之可傳者闕於邑治柱為重要光緒四年多祺延
光庭等編加蒐採閱二載而成書為卷二十有四為
網者十曰地理曰建置曰賦役曰學校曰職官曰選
舉曰人物曰藝文曰雜志曰外志沿遵蘇志無所改

易子目五十有七亦與蘇志同沿革星野疆域物產
悉仍其舊山水古蹟間有增加橋梁津渡蘇志多有
遺漏此則採訪甚多其有關義舉者分條增入新邑
地雷衝要兵燹頻經民間抗志軀代不乏人而以粵
擒亂時為最或本邑歿於外鄉或鄰邑歿於境內在
服古官讀書明理者固分所當盡若愚大愚婦取義
舍生其志不可湮沒爰增殉難一門事蹟未能盡載
實存姓氏以著於篇更增壽考一門亦為蘇志所無
是書根據蘇志提綱挈目具有條理各類選錄乾隆

五十九年以前事非確有明徵與事關重大者概不補入前志之冗者裁之畧者詳之其漏且濫者則無取焉

康熙麻城縣志十卷 北平圖書館藏本

清屈振奇修周維矩撰振奇字鶴客陝西洋縣人進士官麻城知縣維矩字錫白邑人進士麻城建縣始於清開皇十八年屬黃州即永安郡明初改屬黃州府邑為楚以名區山水秀麗人文蔚起古稱光黃間多異人即其地也麻邑志來燬於前明清順治初邑令鄒知新得燼餘數紙補綴增蓋迄未成書維任王潞屬邑人生員王汝霖繼續編輯未竣振奇蒞任延維矩等重定次第書成於康熙九年為卷者十綱分

為八曰封域志曰城社志曰民物志曰賦役志曰秩官志曰選舉志曰人才志曰藝文志封域志始於春秋終於明而無沿革一門城池縣署鎮市古蹟等類因無建置志附入城社志建置又附於封域綱目之輕重未明故編次殊失其序學校所闕至巨此則未列於綱而以附於城社志風俗物產不附於封域而與災異變亂同附於民物志人才志所列于目仕績通行流寓孝子列女仙釋逸行至列女附於人才志可也仕績則應附於選舉志仙釋則應附於外志此

編均列於人才志亦覺未富是書因舊志散失無所
依據遂繕近取草創成書而一邑之山川民物田賦
風俗亦將藉以流傳未可以義例之疏而深責之也

乾隆麻城縣志二十八卷卷首一卷 故宮圖書館藏本
清黃書紳姜廷銘修學誠撰書紳字佩之廣東陸
豐人舉人官麻城知縣廷銘山西保德州人拔貢繼
書紳知縣事學誠字實齋浙江紹興人邑志自康熙
九年前合屬振奇修越百二十餘年典章經制之燦
著土田戶口之增益以及官師後序名賢貞淑之姓
氏亟待補輯書紳治麻五載奉國史館飭取各省府
州縣新志以備採擇乃延學誠為總修以康熙志編
次未善採其故實變其體例於乾隆六十年成之是

時書紳去任廷銘繼之是書一準史法為卷二十有
八紀二考八表二略一列傳四志考節義等傳十而
卷末則為叢談紀一曰國朝大事蠲免賑恤征討祥
異附焉二曰古大事自三國時至明末攻守災祥附
焉考一曰輿圖附以沿革疆域風俗物產等類二曰
山川附以河湖陂港等類三曰古蹟四曰建置城濠
亭臺等類附於古蹟城池縣署等類附於建置五曰
賦役六曰祀典七曰金石所採碑碣鐘磬八曰藝文
區以經史子集表一曰職官二曰選舉畧一曰政畧

所錄自宋至清治績師儒列傳一至四曰自唐至清
仕績傳一曰儒林二曰文苑三曰忠烈四曰孝行五
曰義行六曰隱逸七曰藝術八曰仙釋九曰流寓十
曰列女是書盡改前志體例而以史書為法夫志者
史之一體若班固之志地理是也邑志而有紀有表
有畧有傳亦志書之創例也

光緒麻城縣志五十六卷卷首一卷

北平圖書館藏本

清鄭慶華修潘頤福撰慶華字硯香廣西桂林人舉
人官麻城知縣頤福字芝室羅田人進士官翰林院
編修邑志續修於乾隆六十年邑令黃書紳迄今將
近百年慶華延頤福等重修乾隆志所載者仍之原
照志所載而乾隆志遺之者則酌補之書成於光緒
二年為卷五十六有六卷一曰古大事紀卷二曰國朝
大事紀卷三至卷八曰方輿志卷九至卷十三曰建
置志卷十四曰職官志卷十五卷十六曰選舉志卷

十七至卷四十一曰人物志卷四十二至卷四十八
曰藝文志卷四十九至卷五十四曰掌故志卷五十
五曰兵事志卷五十六曰叢談志考湖北通志及黃
州府志皆以志字提綱故變前志體例將大事紀改
為大事志與國主藝文諸考職官選舉各表並改為
志政畧至列女傳改為人物志以昭劃一惟咸同間
屢遭兵燹効力殉難邑人甚多故增兵事志一門而
以叢談志終焉是書體例雖變而所錄事實仍以前
志為依據方輿建置二志自與國以至田賦各類前

志所載甚詳意仍其舊城鄉戶口開津沽堡其近年
增加與舊次與修按區舉報核實補入人物志治績
仕績以及忠孝節烈據事登載各以類從藝文志凡
有關於人心風化者採錄頗多其餘各門皆刪訂舊
正以視前志較為條理分明焉

嘉靖新州志九卷 天一閣嘉靖刊本

明甘澤撰澤字仁甫別號貞菴州人成化二十二年
舉人官四川渠縣知縣新州地志自太平寰宇所引
之新嘉地志始其次則宋史藝文志之陸峻丁先述
新嘉志十卷文淵閣書目舊志又有新州志二冊皆
佚不傳明嘉靖八年州人甘澤撰新州志九卷卷一
建置沿革州名分野分野疆域里至形勢風俗山川
卷二戶口貢賦課程土產卷三城池坊鄉街坊坊碑
郭市鎮橋梁堤渡古蹟卷四藩封公署倉場舖舍養

濟院卷五學校軍衛官制卷六名官歷官卷七人物
科貢武勳吏選封贈隱逸孝子列女仙釋流寓卷八
壇廟祠廟寺觀陵墓卷九御製詩文澤由舉人授蘇
州訓導遷太倉學正既又教授鎮江府學皆能正己
立教士習丕變及陞渠縣令得禦駢寇渠人繪像以
祀之是志乃其自渠致仕歸新後所修也王舜卿為
是志作序謂新由新歷漢唐宋迄今號稱天下名州
厥志皆今創見顧黃公亦有新州舊志有志州人渠
縣令甘公澤始為之之語蓋自明洪武以前新嘉諸

志久已湮沒。則是志在新為初作。至嘉靖二十九年。州守翁學淵。延州人郝守正王儼等。據以蒐輯。成新州志十二卷。翁學淵雖謂是志成於一人之手。見聞失真。龜鑑未廣。而又有匪真者。吾孰憑之言。是澤前無所承。以一人獨創之志。越二十年。翁志踵之。自是厥後。萬歷有夏忠志。又有顧天錫志。清康熙有盧紘志。乾隆有錢登志。咸豐有潘兆溥志。光緒有封蔚初志。皆甘志為之椎輪也。此志初成。太倉唐信伯侍御按楚行。有司致梓。至嘉靖八年。知州周南利。創始。竣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藏於甘氏家廟。後弗戒於火。志板盡燬。其印本僅存於故家者。明末張獻忠之亂。同遭灰燼。故鄉人紀載是書。俱云佚亡。而不知四百年來。尚存天壤間。則修今日新志者。得此孤傳。其足為後來諸志之左證者。詎不重與。

詩人主客圖一卷 函海本

唐張為撰。為唐末袁州詩人。與周朴齊名。後入釣台山訪道。不知所終。著有詩集一卷。是編宋四庫闕書目。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通志藝文志。及明焦循國史經籍志。均著錄之。惟四庫闕書目。直齋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題作唐詩主客圖。又四庫闕書目。及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作一卷。宋志作二卷。通志及國史經籍志。作三卷。其書散佚已久。今傳於世者。如函海本。張氏榕園叢書本等。多出河間紀昀重編。蓋已非全璧矣。按句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圖之屬。實始於李唐。李唐文總目。有唐元兢詩文秀句。實為詩句圖等書。皆其類也。是編就同時諸人。摘句品選。依其類。分為主客。總計全書。都凡八十有三人。釐為六品。首唐大教化。主為白居易。客為楊乘。盧仝。貫冠卿等二十九人。次高古奧逸。主為孟雲卿。客為韋應物。李觀。陳潤等十有五人。次清奇雅正。主為李益。客為蘇郁。方干。僧良乂等二十六人。次清奇僻苦。主為孟郊。客為陳陶。劉得仁等五人。次博解宏拔。主為鮑溶。客為李群玉等三人。次瑰奇美麗。主為武元衡。客為劉禹錫。盧

頻張陵等十有三人。又以景審一人附之。編末以補白圖之貴。今考其書分類品題。不過寥寥數十人。於唐代詩人中。未及十之三四。其間疎漏。往往而有。如鄭谷唐庚等諸家之詩。在唐時皆頗負重名。且與為同郡。是編乃攝而不錄。所見殊隘。且於博解宏拔之中。自附己名。尤難逃後人之誹謗。至其所引諸人之詩。亦多非集中之傑出者。著第就其耳目所及而品第之。故不免失之疎陋。惟唐人品圖。類多散佚。則是編之存。亦自有其足珍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潛溪詩眼一卷說郭本

宋范溫撰。溫字元實。華陽人。范祖禹之子。學詩於黃庭堅。是編即潛讀書志。真齋書錄解題。及文獻通考。均著錄之。惟宋以後諸家書志。則罕著於錄。疑其散佚已久。今傳於世者。惟說郭本。又有古今詩話本。則自說郭本出其書。僅詩話三則。勒為一卷。卷數雖與諸家著錄無異。然其書實是已非完本。蓋明人校刻叢書。既喜刪節。况是編自南宋之後。已不多見。則當時所據。或已非足本。且今考其書。雖僅三則。尚有誤錄他書之語。如其今論東坡橄欖詩。紛紛青子。活紅鹽。氣味森森。若且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一條及論古詩博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一條。皆見王直方詩話。而老舊續聞引橄欖詩一條。則作徐師川語。是尤足証說郭本所據已非原本。故多誤引。惟范氏是編諸家詩話。據據尚多。如苕溪漁隱叢話引其論詩宗建安。淵明出處。九十行帶索。學詩貴識杜詩學沈佺期。律詩法同文章。杜詩用月字例。鍊字形似語與激。即語詩貴工拙相半。山谷言詩法。命意用事。杜詩巧而能壯。山谷論詩。文優於杜。詩體製。柳子厚詩。李義山詩。半夜鐘。吳殊詞。句法。杜詩高處。評詩病等。二十有二條。名蹟詩旨引其論

句法以一字為工一條升庵詩話引其論長恨歌用事之誤一條皆較是本所引為重要其中論詩字建安學詩貴識山谷言詩法各條大抵源本山谷尤足見其論詩大旨詩學淵源是本於此皆摒棄不錄而獨採此不足憑信之論亦足見明人之疏陋矣

侯鯖詩話二卷 雲軒叢書本

宋趙令時撰令時字德麟號聊復翁宋太祖次子德昭之玄孫也元祐中簽書穎州公事所交多當時勝流坐與蘇軾游入党籍紹興初從高宗南度襲封安定郡王同知行在大宋正事所著有聊復集及侯鯖錄行於世是編為令時論詩之語日人近藤元粹自侯鯖錄中輯出釐為上下二卷題曰侯鯖詩話刻入螢雪軒叢書中按漢樓護字君卿精辨議論聽者皆竦有樓君卿胥古之號為王氏五侯上客會五侯競致奇勝護合以為鯖世謂之五侯鯖蓋天下之至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今時取諸儒先佳話緒論逸事彙輯為書名曰侯鯖錄意在以其書之味比之於五侯鯖也是編取其中之涉於詩者析出別為一書故仍以侯鯖名焉其書於周秦以來下迄同時諸人凡涉於詩者多所記錄惟考証多而評騭少今觀其書採錄諸家名句人所常談及隱語奇字世共聞見而未知出處者冥搜遠証頗能辨析而其間舛漏之處亦復不少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小說家類著錄其所著侯鯖錄已識其記歐陽修居汝陰挾妓事並載其詩於卷中未免近誣此外如引老杜詩兩拋金鎖甲苔臥綠沈槍皮日休竹詩一

架三百本。絲沈森冥冥。謂絲沈為竹名。不知所謂絲沈。非專指一物。梁武帝食絲沈瓜。是指瓜也。人以絲沈筆遺王逸少。是指筆也。唐太宗詩羽騎絲沈弓。是指弓也。宋元嘉間廣州作絲沈屏風。是指屏風也。石季龍用絲沈扇。是指扇也。豈可專指一物為絲沈哉。蓋物之絲色深者。皆曰絲沈。胡元瑞筆叢。辨之甚詳。今時之說。未免所見不廣。惟今時所與游處。皆元祐勝流。其所記錄。尚有與此所載舊事遺文。亦多足資考証。是因談藝者所不廢也。

陳輔之詩話一卷說部本

宋陳輔撰。輔字輔之。始末未詳。是編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皆罕著於錄。惟宋吳玠優古堂詩話。胡仔茗溪漁隱叢話。魏慶之詩人玉屑。及曾慥類說。均稱引之。則是編之成。當在宋哲宗紹聖之前。輔之蓋北宋時人矣。其書不見諸家著。是其散錄已久。是編為元陶宗儀說郛所載。僅寥寥十有二則。勒為一卷。不知其何所依據。意者其書元時或猶有傳本。然考優古堂詩話。引其論王建宮詞一條。茗溪漁隱叢話。引其論清風明月。四時常新。而元景常新及論紅綃香潤入梅天二條。類

說引其論屈原宋玉。歐詩如玉燭。及馮冠之公詩等條。皆不見於今本。足証是本寔多刪節。蓋已非全璧矣。今就其所存各條觀之。議論考據。大抵得失參半。其謂淡中意味。非造此景不能形容。特論雖未為不合。然其中所載。如紀張祐好石之類。往往兼及雜事。未免可議。又其論子美夜宴左氏莊。焚香燒燭短論。轉愈寄五刑部聯句。論杜詩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論范文正雖上過風詩。論范文正公雷震日有犯姑可報吾親之詩。論東坡煎茶詩。所本論子美夜宴左氏莊。焚香燒燭短之句。論柳遼南荒詩等條。並見於宋黃徹石溪詩話。惟體

物賦情好石然詩飲博四條未見於彼書按八閩通志謂黃徹字常明邵武人紹興十五年進士其時代遠在輔之之後足証兩書相同各則皆黃氏抄襲輔之之說今黃氏之書猶傳於世輔之之作則僅存殘亦有幸有不幸也

西清詩話一卷 葉堂軒叢書本

宋蔡條撰條字約之自號百衲居士仙遊人官至徽猷閣待制父京既老時事急決於條且代京入奏由是忠為姦利竊弄威柄京敗條流白州死工為文著有鐵園山叢談及是編行於世按史稱條撰西清詩話三卷澹生堂書目作五卷萬卷堂書目作一卷今所傳者有說郭本一卷蓋是本之所祖也惟說郭本所錄僅十有一則疑當為摘錄原本而出已非其全帙所謂三卷本五卷本皆殆久已散佚不復可考其書取前人詩詞分條論說而於每條之上各立標題首末後主次高下其次為子次

非惟語次紅梅次望江南次嘉月次聞詩次聽水詩次軒旋法次紅麴法或考証出處或評騭優劣今觀其書如謂韓偓詩鶯兒啼啞是雌黃前鳳子輕盈購粉腰事見崔豹古今注云蛺蝶大者為鳳子謂望江南為朱崖李太尉鎮關西日為亡姪謝秋娘所作後進入教坊謂山陰野雲與雜乘佳辰強飲食猶寒及天上嬌雲未肯回十年江海別音輕皆軒旋其語謂之軒旋法若斯之類雖足備談藝者之參考惟其他如非惟語嘉月聽水詩諸條則見辭既嫌膚淺持論尤多隔膜且時時於詩話之中雜以詩條此固宋人詩話之通病然駁難不純

未免有乖體例總之其書既非足本則吾儕固不能據此區區十二條之選本以定其優劣焉

潘子真詩話一卷說部本

宋潘淳撰淳字子真新建人歷官未詳祖興嗣自號清逸居士著有詩話一卷是編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見著錄惟光緒江西通志藝文略詩文評類著錄淳所著詩話補遺一卷不云潘子真詩話意者或以其祖興嗣有詩話一卷故以書為補遺歟考嚴有翼藝苑叢書黃檗引此書亦作詩話補遺則當時固原有此名江西通志之說非無據也又考其書宋以來已不見著錄似當時流傳已不甚廣今所傳者惟說部本一種凡諸話四則按子真詩話雖不見著錄然諸家

編引則頗不少如茗溪漁隱叢話所引有論雙聲疊韻詩五馬露井凍銀牀魏道輔詩是珠答歐陽永叔書韓持國詩東坡和荆公詩梅子黃時雨東坡為吳德仁作詩應璩三吏詩霜威折棘潘清逸與任大中聯句等條詩人玉屑所引論杜詩來歷黃石白猿丁晉公教對句俞樾芝詩潘清逸論郭功父詩袁世弼詩潘分老詩等條能取歷錄所引有論淳雲蔽日來龍張文潛詩無雨有碑出處春水船如天上坐等條竹莊詩話所引有杜牧賦元稹詩山谷論杜甫韓偓詩等條比皆不見於是編是當時所據已非原本殆亦由蒐輯而成然採摭之功實有未

逮乃至如茗溪漁叢話之類亦不免失之屑睫之前其存陋可知矣今就其所輯四則觀之曰題優秀考訂故是議論大體尚有根柢惟其中論葉濤試茶詩一條亦見於西清詩話未知其果為何家之說耳

白石道人詩說一卷 聲雲軒叢書本

宋姜夔撰 夔字堯章 鄱陽人 寓居武康 與白石洞天為鄰 因自號曰白石道人 又號石帚 工詩詞 其詩風格高秀 詞尤精深 華妙 音節文采 冠絕一時 所著有白石道人詩集 詞集 白石道人歌曲 絳帖讀書譜等書 行於世 是編為其論詩之作 全書都為一卷 釐為三十則 意在闡論詩法 今觀其書 所論大旨意主調和 故於格調神韻二者並重 謂凡詩自有氣象體面 血脉韻度 又云意出於格 先得格也 格出於意 先得意也 其所謂氣象體面者 格也 即後世之所謂格調也 其所謂血脉韻度者 意也 亦即後世之所謂神韻也 然其於二者終以神意為主 觀其稱東坡言有畫而意無形之語 為天下之至言 則其宗旨可想見矣 又其於淵明之詩 推宗最力 謂其才資既高 趣詣又遠 斷不容作邯鄲之步 故其論詩 頗重自然 謂詩有四種 高妙 一曰理高妙 二曰意高妙 三曰想高妙 四曰自然高妙 所謂自然高妙者 蓋剝落文采 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也 若斯之類 持論皆頗俱卓識 惟其說多迷離恍惚 如懷麓堂詩話所謂宋人論詩高者如捕風捉影 不免墮入禪門習氣 又其間考証訓詁多無根柢 如謂字法度曰詩 載始末曰引體如行

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望壁曰吟通平但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之類皆嫌其字聲附會疏於考証然論其大致固瑕少瑜多此其所以不廢歟

江西詩派小序一卷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劉克莊撰克莊字潛夫號後村莆田人嘉定間以郊恩官建陽令言官撫其詠落梅詩以為訕諫肅清之力辨得釋淳祐間特賜同進士出身除祕書少監兼中書舍人揭史嵩之罪狀有直聲累官至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卒諡文定著有後村集五十卷後村詩話前後續新四集十四卷及後村別調一卷行於世是編蓋其論江西詩派之作全書都為一卷釐為十有九篇首山谷次後山次韓子蒼次徐師川次潘分老次三洪次夏均父次二謝次二林次晁叔用次汪信民次李商老次三僧次高子

勉次江子之次李希聲次楊億祖次呂子微末為總序按潘浪詩話云山谷用工尤為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為江西詩派是江西詩派以山谷為宗一時詩家靡然向風呂本中繪江西詩派圖復有雪門臨濟之分日久流傳說遂五異是編以呂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內何人表顯潘仲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詩存者凡二十四家王直方詩話少無可采餘二十三家部帙稍多因各為之序或詳其淵源或者其仕履論次頗稱簡核惟考王伯厚小學紺珠撰錄江西詩派凡二十五人人各有傳又胡仔茗溪漁叢話有何顓無高荷

且列洪朋於徐俯之後皆與是編迥異後村與伯厚等同為宋末人不知各何依據而異同若此耶

休

升陽詩話一卷 瑩雪軒叢書本

宋周密撰密字公謹號草窗又號蕭齋先世濟南人流寓吳興升山故又號升陽嘯翁工詩詞又善畫得意輒自題其上淳祐中官義烏令入元不仕自號泗水潛夫所著有蟻殿集蕭洲漁笛譜癸辛雜識齊東野語武林舊事雲烟過眼錄澄懷錄絕妙好詞諸書行於世是編為其說詩之語舊載浩然齋雅談中文化癸酉日人梁川星巖嘗老山二氏自雅談中析出別為一書題曰浩然齋詩話是本蓋據文化本重刊以其書或曰詩話或曰雅談頗嫌錯雜因改題

曰升陽詩話按密所撰浩然齋雅談都凡三卷考証經史評論文章者為上卷詩話為中卷詞話為下卷各以類從是編所取蓋其中卷全書都為一卷前有近藤元粹新序及文化癸酉美濃老山莊書琴及詩禪道人梁卯二人舊序今考其書所論大抵多為宋詩及同時諸人之作間亦上及李唐按密以詩詞為長議論方據疎無根柢是編訓詁文字考証典故尤多失據如引李仲賓之說謂白傳詩雨黑長楓人之楓人為黑雲所成巨人也如謂少陵嘗果栗歌開歌或作離周錄賦云開栗弋之此亦誤貴隱詩云新蟬避栗歌又云栗

不知歇落其韻歇側尤切草紋處是也。即栗蓬耳。如斯之類皆嫌其附會。又其所稱李商隱晉元帝廟詩云青雀廟與僧鄰之句。今義山集中乃不載其詩。亦未詳其所據。惟其間所載舊事遺文。多是資於考証。固亦談藝者所不廢也。

晦庵詩說一卷 函海本

宋朱熹撰。陳文蔚等輯錄。熹有詩集傳八卷。四庫已著錄。文蔚字才卿。上饒人。遊學於朱熹之門。舉進士後。講學於鉛山。端平初。督省言其所著尚書類編有益治道。詔補迪功郎。學者稱克齋先生。所著有克齋集若干卷。是編為朱子平居與弟子時人論詩之語。當時弟子如陳文蔚等歸而各有所記。積久而相與彙輯成書者也。其書都為一卷。大抵隨得隨記。不分類次。體例畧倣語錄。按宋代詩話多近筆記。而體成繁猥。故

宋代詩話如宏齋東坡之類。多從筆記輯出。至於語錄性質本與筆記相類。亦足助論詩風氣之流行。如陵陽先生語中語。唐子西詩話之類。並出弟子輯錄而出。是編所輯朱子論詩之說。亦出語錄。雖寥寥數十條。亦頗足見朱子論詩宗旨。核其所論。大抵以三百篇及魏晉之作為宗。而力斥齊梁浮薄。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已不逮前人。齊梁浮薄。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又謂齊梁之詩。讀之使人四肢百骸。皆懶慢持論。皆深中癥結。又其間考証譌誤。校訂異同。亦多有可

採如謫古樂府只是詩中間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添個是字遂成長短句又謂杜詩最多誤字蔡興宗正異固好而尚有未盡如風吹蒼江樹雨洒石壁來樹字無意思當是去字與來字相對之類比自確然有據雖其中如以木蘭詩為唐人偽作並謂可汗之語前此未有未免疏於考証又如鬼詩等條往往難以齊諧志怪之談亦嫌其漫無持擇然大醇小疵固識者所不廢也

金玉詩話一卷 瑩雪軒叢書本

不著撰人姓氏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著錄今考其書集句條云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閑敏以文為戲然後大著至元豐間王文公益工於此人言此起自公非也按其曰集句自國初有之又言延年以集句為戲至元豐間王文公益工此則其書之作殆在元豐之後南北宋之間與其書都為一卷僅詩話九則疑已經刪節非其全帙矣今考其書每則之前各立標題首用約名次集句次天章次重韻次詩各案夢次謫仙詩次押韻次風子次李后主詞或論體製或

辨異同或釋音義或紀遺聞隨筆載記不分門類核其所論大體尚稱平允其說作詩者因治物情體會充景貴乎自得又謂杜少陵云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所謂水中着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密藏也若此之類持論亦殊近正其諸詩宗旨畧可見矣此外如其謂蘄州黃梅縣峰頂寺梁間夜宿峰頂寺之詩為謫仙之作世人誤傳為楊文公幼時詩之類亦是備說者之參考惟其間考証故實往往失之疏陋如謂藥名詩世云起自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不知梁元帝簡文帝及沈約等已有藥名詩又如謂杜少陵飲中

八仙歌用韻。船字眠字天字前字各用凡三。於古未有其體。不知重韻之體。除少陵飲中八仙歌之外。其例甚多。小章齋詩話辨之允矣。是則考証之功。猶有弗逮。未免失之眉睫之前矣。

桐江詩話一卷說郭本

不著撰人姓氏。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鮮見著錄。惟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及黃晉山谷年譜均援引之。則其為宋人所作。殆無可疑。又考茗溪漁隱叢話引桐江詩話云。程道潛紹興初帥閩中。珍滅諸寇。以武庫為止戈堂。一時諸公題詠甚多。則是編之成。殆已入南宋矣。其書散佚已久。今所傳者僅說郭本。凡詩話五則。勒為一卷。其中見於茗溪漁隱叢話者凡三則。僅感事煎茶二則。未見稱引。意者元時或尚有傳本。惜明人校刻叢書。往往仍意刪節。是編所存殆已非原本。今就其所存五則考之。大抵揔括李唐以來。下迄同時諸人之作品。題其優劣。考訂其故實。其中如紀山谷七歲作牧童詩一條。足証西清詩話以為送人赴舉詩之誤。惟紀唐人煎茶用薑一條。見東坡題跋卷六。又詩話總龜引此。作百斛明珠百斛明珠。亦東坡所撰。故舊續聞引此。遂直以為東坡說。不知何以誤入是編。意者或桐江引東坡說。而未注出處。至有掠美之嫌。而不辨其真偽。總之其書既非全璧。一麟片爪。亦無從論其優劣。惟其書原本。明季雖已不存。然諸家詩話援引尚多。如茗溪漁隱叢詩話引其

誦魏泰荆門別天覺詩杜詩稚子解王珪妻姓杜白樂天詩兄弟中第解林枝葉許渾千首漁曹希繹新月詩陳彦升彭城八詠石曼卿早春詩王逢原集中佳句楊朴詩秦少游詩胡少汲詩汪彥章止戈堂詩曹彥章點絳脣詞說法馬留對湊氣柳子張安道評畫錦堂記之類或有關考據或足資多聞是編乃不加輯錄未免可異耳

漢皋詩話一卷說郛本

不著撰人姓氏是編除遠初堂書目之外其他各家書志皆罕見者錄考吳曾能政齋漫錄有漢皋張君詩話之語又考周輝清波雜志亦云輝得詩話一編目曰漢皋一小說云漢皋張姓不得其名是其書宋張姓所作名字里貫已不可考其書都為一卷凡十有一則然考苕溪漁隱叢話引其書揚州官梅字顛倒可用鮑孤雁等條及清波雜志載其紀東坡過道人等皆為是本所無竊疑明人校刻叢書風氣於原本多加刪節是本所輯殆亦非是本歟今就其所存十一則觀之所謂大抵皆偏於考據尤以校正杜詩者為多其中如謂振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雷常陰陰文選云二堂對雷此春深詩也諸本作雲誤矣謂別離重相逢偶然豈足期足字舊集作定蓋由字畫小訛謂大大運金氣荆陽不知秋謂大大西流七月詩也諸本大字作暑誤矣茂樹行相引連山望忽開諸本連山作連峰非也若此之類其考証杜詩諸本異同皆確然有據足備說者之一解清朱鶴齡為注詩作注其校正異同如茂樹行相引連山望忽開句下注云不應作連峰之類多與此同殆即以此書為據者惟是編稱字呼闕切韻也當

在山字韻劉孟得有孟前胆不祿趙總有吞船膽祿
之句禮部韻不收唐韻亦無此一條別見姚寬西谿叢話
未詳孰是耳

古今詩話一卷類說本

不著撰人姓氏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鮮見著錄惟

宋阮閱詩話總題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實似通全唐

詩話吳任夏古堂詩話周紫芝竹坡詩話皆著錄之

則其時代似當在南宋初葉考宋史藝文志文史類

著錄有李頎古今詩話錄七十卷列在蔡條西清詩話

之後據此以推則頎之時代當與蔡條相近殆亦北宋

末南宋初人而所謂古今詩話者或即古今詩話錄之

簡稱歟其書不見諸錄蓋散佚已久今所傳者僅

宋曾慥類說所載五十有九條又千頃堂書目子

部類書類有司馬泰廣說類本今未見不能知其

內容但就明人刊書習慣而言恐亦非足本今就類說

所載考之凡五十有九條大率皆摘錄昔人舊說宋史

著錄作古今詩話錄似為名定相符詳其所採正史則

有舊唐書文苑傳新唐書藝文傳等別集則有昌黎

集香山集雲台集等地志則有水經注等野史則有國

史補江表志江南野錄吳越備史南唐近事等小說則

有章台柳傳紅線傳迷樓記以及酉陽雜俎杜陽雜編

青瑣高議等筆記則有北夢瑣言夢溪筆談四
錄春明退朝錄以及國老談苑玉堂清話湖山野錄等類
書則有太平廣記等詩話則有本事詩中山詩話溫公續
詩話王方直詩話等或直錄原文或稍加刪節或合數條
性質相類之文而為一條其出於自撰者甚少似亦稱為
古今詩話錄較為愜當惟其書諸家所引尚多是編所
錄不過一鱗片爪寔不足觀其全豹耳

履齋詩說一卷 瑩雪軒叢書本

宋孫奕撰奕字季昭號履齋廬陵人其歷山自無
可考惟據其所著示兒編第十卷中稱紹熙丁巳三
月侍饌春華樓聞大丞相周益公講論按宋史紹熙
元年為庚戌至五年甲寅即內禪丁巳寔慶元三年
是亦殆寧宗時嘗官侍從者是編歷代史志及諸家
書目皆鮮著錄蓋舊本附刻示兒編中自日人近藤元
粹始自其中鈔出別為一書題曰履齋詩說而以前刻
入瑩雪軒叢書即此本也考亦夫所撰示兒編凡十有

四卷計總說一卷經說五卷文說詩說共四卷正誤四卷
雜記四卷字說六卷其中第九卷至第十卷為詩說是
編即全錄其說彙為一卷每條各立標題總計全書都
凡四十有四則大抵考據多而評議少核其所論如假
對偏枯對倒用字雙字練字諸條於詩人練字屬對
之法言之頗能詳析又其中關於字音字訓各條如杜詩
轉字音韓詩轉字音柳詩轉字音宋渠央之類辨別異
同考証非是亦多是履齋人意者惟其間雜引眾說往往
曼無持擇且徵引既繁亦不免失於疏陋如用古今

句法條謂杜甫戲題畫山水圖云馬得并州快剪刀
剪取吳松半江水即白樂天聽琵琶已示重蓮云誰
能截得曹綱手描向重蓮紅袖中眼前無俗物多病
也身輕即樂天眼前無俗物身外即僧居為人性癖
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即樂天人各有一癖我癖在
章句不知樂天在後安得謂杜取其句盧文弨及四庫
總目提要辨之允矣

謝氏詩源一卷說郭本

不著撰人姓氏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鮮見著錄
按其書題曰謝氏詩源知其作者為謝氏名字里貫
皆無可考惟元陶宗儀說郭已採錄其書且評其所
論僅及於唐詩意者謝氏其兩宋時人歟其書諸家
書目皆不見著錄蓋散佚已久今所傳者僅說郭本
及日人近藤元粹所輯螢雪軒叢書本然螢雪軒本
即從說郭本出故其書之傳於世者是僅說郭本一種
惟說郭本所載亦僅寥寥十有七則勒為一卷殆已非謝
氏之舊今據其所存者則觀之所論大抵皆唐人之詩
考故實辨出處於各家之詩援引故典者多所考証
與他家詩話之以品題優劣為主者其體頗殊故以詩
源名其書詳其所論探源溯流考據多有根柢如云南
越志云烏鰂懷墨江東人取墨書契以給人物逾年墨
消空紙耳謂宋遷寄試為詩皆成烏鰂墨本此又
謂金母召群仙宴於赤水命謝長珠鼓拂雲之琴舞鸞
羽之曲坐有碧玉金鸚鵡林白玉鸚鵡為杓杯乾則杓自
挹欲飲則杯自舉故太白詩云鸚鵡為杓鸚鵡為杯其

說皆足補舊注之缺失。惟其間如杜康造酒及王孫
為蟋蟀別名之類。多為習見之說。乃亦輾轉抄襲。
殊為無謂。又如謂蘇味道詩大樹銀花合。銀花非
火樹中花。引薛稷王孝過老人得銀花事以定之。
尤嫌其字聲附會。蓋瑕瑜互見之作也。

老學庵詩話一卷 瑩雪軒叢書本

宋陸游撰。游字務觀。山陰人。早有文名。以蔭補仕郎。孝宗
時除樞密院編修。後知嚴州。皆有建白。游才氣超
逸。不拘禮法。人譏其類放。因自號放翁。卒年八十有五。所
著有南唐書。入蜀記。天彭牡丹譜。老學庵筆記。渭南文集。
劍南詩稿。放翁詞等書。是編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皆不
見著錄。惟宋史藝文志載游所撰山陰詩話一卷。其書亦久已
不傳。是編載日人近藤元粹瑩雪齋叢書中。據元粹自序云。
宋陸放翁老學庵筆記十卷。其名噴噴。於文林往時常陸
人黑崎樓齋飯村岳麓之子。就筆記中鈔出其涉於詩者。刻
之。名曰放翁詩話。而取筆記之遺漏頗多。今補訂批評。改
曰老學庵詩話。是其書蓋元粹據前人所輯放翁詩話。重加
增補。刻入瑩雪軒叢書者。按宋人筆記。多通於詩話。故由
筆記以輯詩話。事更尋常。如宋洪邁容齋詩話。即從容
齋五筆輯。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之論東坡詩話。亦謂東坡
居士雜書有及詩者。好事者因集之。成二卷。是由筆記雜著
以輯詩話。宋元以來。已不乏其例。故翁老學庵筆記論詩
諸條。頗足見其宗旨。元粹撮拾其說。哀為一編。用事殊

蓋今核其所輯各條議論考據多有根柢其中紀述見聞
 考訂故實亦多實談藝採摘者之參考雖疏漏之處亦
 所不免如引王逸少筆經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謂老
 杜所謂苔臥綠沈槍指此又如論前人龍南朝文筆之稱而
 以詩筆對稱之誤若此之類其疏於考証者固不止四庫全書
 總目提要所糾蔚藍乃隱語一條然瑕不掩瑜終不失為
 詩話中之可觀者焉

蘇齋詩話一卷 琳瑯秘室叢書本

宋曾季狸撰季狸字叔南號舫齋南豐人著有舫齋雜著
 若干卷按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舫齋雜著條云曾單
 之弟曰湘潭主簿宰宰之孫曰大理司直晦之季狸其子
 也少從呂居仁徐師川游官一試禮部不中是季狸試春官
 不第乃蕭然隱居以布衣終其生為一時名流所敬愛其
 師友淵源畧見解題是編直齋書錄解題文淵閣書目
 讀書敏求記俱著於錄惟世罕傳本四庫全書著錄宋
 人詩話幾五十種此亦見遺清咸豐間仁和胡氏得舊帙重

加校訂刻入琳瑯秘室叢書中即此本也其書都為一卷大
 抵隨筆條記不類不次或商榷源流或考証訓詁或揚扃
 風雅或紀錄遺事議論考據尚稱典核又其所稱引東萊
 東湖之語居多東萊即呂祖謙東湖即徐師川皆與季狸友
 善故其論詩與二家為近持論頗有根柢惟其間於詞章
 典故亦間有一二解釋未明或轉寫為謬者如謂老杜詩
 青青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山谷稱其為送人迎
 庭幃之詩用王祥卧冰得魚之事則可用孟季母亡後思
 母冬月生筍之典則不可考仇注杜詩引楚國先賢傳云

孟宗最孝母好食筍冬月無筍宗入林中哀號筍為之
生莫不云母亡後事又謂淵明讀山海經詩形夭無千歲
猛志固常在其詩不可曉解伯容伯祖嘗跋淵明詩云形
夭無千歲文義不相屬遂取山海經參讀而後得其說當
作形夭無千歲蓋形夭獸名也形夭以千歲為食言形夭雖
無千歲復而其猛志常在考山海經海外西經云刑天與帝爭
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於是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
干戚而舞又考周益公跋邵康節手書陶詩云曾紘謂舊
本讀山海經詩形夭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余嘗喜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援証其明是曾伯容說本作刑天舞干戚是編引伯容說乃
以刑為形以舞為無與山海經及周益公之說顯然歧異伯容
為季狸伯祖家學相傳不應乖互至此斯則未免可議矣

詩病五事一卷 瑩雪軒叢書本

宋蘇轍撰轍有詩集傳春秋集解孟子解論語

拾遺古史龍川畧志道德經解藥城集諸書四庫

已著錄是編乃其說詩之語本附刻於藥城三集卷

八中明陶宗儀以之刻入說郛是本蓋據說郛本重刊

者也其書都凡五則大抵隨筆記錄之文非能別出

成書者按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徵引其文僅稱

蘇子由云知宋時猶不以詩病五事為書名自陶宗

儀輯入說郛之後四川通志經籍志詩文評類復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錄之乃不復以之為篇名今考其書首論太白次論
杜甫樂天次論退之次論孟郊次論介甫稽其所
說大旨直指摘諸家之病然稽其所論往往未見諸
家得失漫肆譏彈頗傷偏駁且氣質質實浮而詞
勝於意又好以成敗論人雖極縱橫博辨之致實是
作論之體非評詩之體如詆李白之詩類其為人駁
於家放華而不定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詆退
之元和聖德詩為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若斯之類皆
務為高論失之迂腐於李白退之之詩定是茫然不

得其要領雖其間如論杜甫哀江頭詩如百金戰馬
注坡薦澗如履平地深得大雅之遺法白樂天詩
詞雖工終嫌其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持論亦未為
不恰惟體例龐雜瑜不掩瑕殊不類其所作詩話
豈偶然剽記非其經意之作耶

李希聲詩話一卷

宋李錞撰錞字希聲豫章人累官至秘書丞所有
李希聲集見文獻通考是編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
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及鄭樵通志藝文畧均不見著錄
僅宋史藝文志史類著錄之題作李錞詩話然考宋胡
仔茗溪漁隱叢話魏慶之詩人玉屑及諸家稱引均作
李希聲詩話則宋史之說殆緣記憶之偶疏未足據也
其書宋以下諸家書目皆鮮著錄則其散佚已久是編
為近人郭紹虞所輯據茗溪漁隱叢話詩人玉屑名

名蹟詩旨學林宋詩紀事等書所引哀合成編而以
王直方詩話所引李希聲語未注明出於詩話者附之
編末又於諸家所引考其異同附列各條之下總之全書
雖僅寥寥十條然於諸家所引搜羅畧備僅四庫
全書總目提要竹窗詩文辨正條下稱其詩辨正二卷
中多援引李希聲詩話語郭氏未見其書故未加採
錄按李氏詩崇山谷為江西詩社中人今觀是編所輯各
條凡其持論大率皆以山谷為主自不如此謂古人作詩正
以風調高古為主雖意遠語疏皆為佳作後人有切

近的高氣格凡下者終使人可憎又謂有道之士曾
中過人落筆便造妙處彼淺陋之人雕琢肺腑不
過嘲風弄月而已雖一鱗片爪已足見其論詩宗旨
矣

洪駒父詩話一卷 燕京大學排印本

宋洪芻撰芻字駒父豫章人紹聖元年甲戌進士崇
寧三年甲申入元祐黨籍靖康中累官至諫議大夫
汴京失守坐為金人括財流沙門島卒所著有豫章
職方集老圃集香譜等書又編有楚漢叢書若干
卷是編宋代諸家書志僅鄭樵通志藝文畧及尤
袤遂初堂書目著錄之至明以來諸家著錄則僅千
頃堂書目澹生堂書目及焦竑國史經籍志而已按
千頃堂書目著錄云有古今彙說本今未見澹生堂

書目又謂有百川本今考百川學海中有洪氏香譜
而無詩話殆出記憶之偶疏至焦氏國史經籍志所載
多有佚書亦不足為明以來其書流傳之証蓋其散
佚已久是編為近人郭紹虞所輯凡錄宋胡仔苕溪
漁隱叢話所引二十條猗覺寮所引一條而以缺乃
一條附之編末總計全書所輯都凡二十有二條其中
各條有見於他家稱引者則詳加考訂分別附之
各頁之下校勘異同考証謬誤頗稱精核按洪氏
時代雖已入南宋然宋吳玠夏竦古堂詩話已稱引

之則其之成。當猶在北宋之末。又考洪氏為山谷之甥。兄弟四人。哥兄朋。字龜父。弟炎。字玉父。羽字鴻父。俱以詩名。時人號為四洪。朋弟炎皆圖入江西派。號為三洪。今觀是編所輯各條。大率以山谷為宗。所論尤以關於江西詩人者為多。亦足以見其宗旨矣。

蔡寬夫詩話一卷。燕京大學排印本。

宋蔡啟樞。啟字寬夫。崇寧初為檢討。試卷官。按厲鶚宋詩紀事卷三十七云。蔡君居厚字寬夫。有詩話。謂寬夫名居厚。不知其所據。朱緒曾開有益齋讀書志。據王直方詩話所載。蔡寬夫啟和人治字韵詩。及南宮自紀談所載。蔡寬夫侍郎治第於金陵之語。考定寬夫名啟。似較可信。是編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見著錄。似在當時已不甚流傳。朱緒曾開有益齋讀書志。謂蔡君居厚字寬夫。不知其所自出。

疑為書賈據苕溪漁隱叢話所引輯出。用以牟利者。故勞孝言有當日胡仔全部收入苕溪漁隱叢話之語。按苕溪漁隱叢話之於石林詩話。採錄至八十餘條。較之單刻諸本。僅少六條。則其於書全部收入。固未為不可。惟蔡氏既名重於時。何以其書轉不見流傳。豈以叢話全部收入。單行本乃不為人所注意。而致散佚不傳歟。抑以與蔡寬夫詩史名稱相混。而致誤歟。未可知矣。此本為近人郭紹虞所輯。於苕溪漁隱叢話所引八十五條之外。增入詩人玉屑所引

老杜之仁心優於樂天一條並以能改爲漫錄卷八
引蔡寬夫記天聖中孫覿載唐光茂妻寄遠詩
一條及叢話前集卷五十四引蔡寬夫詩話云是王
嗣宗詩一條疑爲詩話中語者附之編末又各條有
見於他家稱引者皆一一校其異同附之每頁之下
搜羅排比頗稱賅洽今據其所輯各條觀之其論
五言詩起源及蔡琰詩真偽之類雖考之未審然
其間紀錄舊聞辨訂出處亦多有可採元非江湖
末派鉤棘字句必言之說詩者可以也

東坡詩話一卷補遺一卷瑩雪軒叢書本

舊本題蘇軾撰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

其書已謂其爲後人輯東坡論詩之語爲之日人近

藤元粹亦謂其體例非東坡自著蓋後人編

輯其關於詩者也其書之非軾所撰殆無可義

又其書郡齋讀書志及宋史藝文志均著錄小說

類詩話總龜前集二十四則引作蘇公詩話其是

皆一書也是編爲日人近藤元粹所輯瑩雪軒叢

書之一種凡詩話一卷補遺一卷按元粹自序云

余已就說郛中取東坡詩話以置於此卷二頁坡翁
之大才而不過僅三十餘條未足以飽人意乃就
東坡志林中鈔出其係於詩者命曰東坡詩話補
遺附載於此不復無益於後學也據此知其書
東坡詩話乃據說郛本重刊至於補遺則元粹以舊
本詩話不過寥寥數十條未足以盡東坡論詩
之旨因更搜拾東坡志林之涉於詩者與合成編
附之原書之末因以補遺名其書按輯錄前人筆
記語錄以爲詩話其風是始於兩宋東坡一帶才

人其論詩之語頗多後人輯錄成書除詩話一
卷外其見詩話總龜者漢源隱叢話諸書所
引者尚有多種如百斛明珠之類皆其例也今元
粹復據志林輯錄成書以補詩話之不足用意
固未嘗不善然彙輯其文以為東坡詩話固
無可非議者若即以此諸書為東坡詩話之佚
文綴拾之以補詩話之缺遺則未當耳

升庵詩話十四卷續歷代詩話本

明楊慎撰慎有檀弓叢訓二卷四庫已著錄是
編自明以來傳本甚多有刻入升庵文集者凡八
卷(自五十四卷至六十一卷)有刻入升庵外集者凡
十二卷(自六十七卷至七十八卷)有刻入升庵總錄者
凡四卷(自十八卷至二十一卷)有刻入函海者凡十
二卷又有補遺三卷此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集部詩文評類并著錄楊氏詩話補遺三卷近
人丁福保深以各本此詳彼畧此有彼無前後畧

次卷帙異數重疊豈承往往不能句讀為病因
搜集各本詳加校訂譌者正之複之刪之缺者補之
釐為十有四卷刻入續歷代詩話中即此本也按
楊氏詩話本抵皆其成書南之後所作而其門人曾
命等為之編次者楊氏淵通賅博遠成堂南落魄
不檢形骸又無文藉可稽著書惟馮腹笥往往
偽撰古書以自証其說如稱宋本杜集襲人行中
有足下何所有紅羅襪穿銀銀二句錄牧齋
編校各宋本杜集是無此二句又如青雲香雨

並出王嘉指遺記而引李賀元稹之詩且以虛
象空氣香流水句誤為香字之類亦為四庫提
要所糾至於岑之敬輅烏曲載樂府詩集有明月
二八照花新當鑪十五晚留宿之句楊以於其下
添回眸百萬橫自陳一句別題為岑之敬當鑪曲
又如李陵詩有紅塵散天地白日何曠曠二句下
闕見古苑及文選李善西京賦注楊氏乃備載全
詩下多十二句云出修文御覽其書散佚已久殊不
可信凡此種種皆失之偽撰固不僅前人所糾王

州識其求之宙之外而失之耳目之前陳耀文且有
正楊之作以詠之信非過事苛責然楊氏才器是
在有明諸家之上其所評論瑕玷雖多精華亦復
不少終非他家聽聲之見隨人以為是非者可比
畧其所短取其所長分別觀之則瑕瑜固兩不
相掩也

詩鏡總論一卷續歷代詩話本

明陸時雍撰時雍字仲昭楊李人崇禎貢生輯
有古詩鏡唐詩鏡等書行於世是編為其論詩之
作蓋就其古詩鏡唐詩鏡二書所選諸作以己意評
題之全書都為一卷大率以李夢楊何景明之說為
主自宋力唱漢魏盛唐而以神韻為主其謂詩之佳
拂拂如風洋洋如水一往神韻行乎其間有韻則生
無韻則死有韻則雅無韻則俗有韻則響無韻則
沉有韻則遠無韻則局物色在於點染意態在

於轉折情事在於猶夷風致在於綽約語氣在於
吞吐體勢在於遊行此則韻之所由生矣又謂十五
國風雅里老語然雅雅和雅騷人則蕭蕭清遠
之音西京語迫意銳不及古人風雅之通裏自西京
絕於晉宋持論雖未為不合然大抵皆不出明人門
徑且議論多而考據少如謂王昭君黃鳥詩感痛
未深有情而不能言不知昭君黃鳥定出偽託未
免疏於考証又如謂焦仲卿詩有數病大畧繁絮
不能舉要病一粗醜不能出詞病二頹頓不能整

格病三。並舉其情詞之訛謬。云。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使。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此是何人所道。觀上文。非為織作遣。君家婦難為。斯言似出婦口。則非矣。當縣令遣媒來也。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離情。義。以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而母之謝媒。亦曰。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則知女之有志。而母固未之強也。及其兄恨然。蘭芝既能死誓。何不更申前說。大義拒之。而云。蘭芝何須。

答。理。是。如。兄。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意。當。時。情。事。斷。不。如。是。詩。之。不。能。宛。述。備。陳。亦。明。矣。至。于。府。君。訂。婚。阿。母。戒。曰。婦。之。為。計。當。有。深。裁。或。密。語。以。寄。情。或。留。物。以。示。意。不。則。慷慨。激烈。指。膚。髮。以。自。將。不。則。紆。鬱。悲。思。遺。飲。食。於。不。事。乃。云。左。手。持。尺。右。手。執。綬。羅。朝。成。繡。袂。裙。晚。成。單。羅。衫。其。亦。何。情。作。此。也。晚。晚。日。欲。暝。愁。思。出。門。啼。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踴。躍。履。相。逢。迎。當。是。時。婦。何。意。而。出。門。夫。何。緣。而。偶。值。

詩之未能當情。又明矣。其後府吏與母永訣。回身入房。此時不知幾為徘徊。幾為惋憤。而詩之情色。甚是草草。此其不能從容。據寫又甚矣。若此之類。其所糾彈。雖不免失之瑣細。不足以為定論。然要其大旨。尚無鉅謬。亦未嘗不可以備談藝者之參考也。

逸老堂詩話二卷續歷代詩話本

不著撰人姓氏諸家書目亦罕見著錄是編前有嘉靖丁未戊申老人自序知其書為嘉靖二十六年丁未戊申老人所作惟其姓氏鄉里仍不可知考其書中稱祝枝山序其父約齋漫錄二卷云俞寬父吳之耆儒知其人姓俞又檢祝枝山懷星堂集約齋閑錄序知俞寬父之子名弁字子容且詩話中稱魏莊渠馬仰之為同鄉魏馬二氏皆當以山人則戊申老人蓋姓俞名弁字子容吳之當以山人也是編編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有求古居主人(黃堯圃)盧文紹繆朝荃趙詒深及丁福保諸人跋知其書舊藏嚴東有盧抱經處嗣為黃堯圃所得中經與之亂輾轉而歸崑山趙詒琛是蓋丁氏據趙氏所藏鈔本刻入其所編續歷代詩話者其書都凡上下二卷所論多明人之作間亦上及唐宋諸家核其內容雖無大過人處然其叙同時諸人之作往往為明詩緯等書所不錄其間議論考據亦多有根柢其論藝文詩話載同官獻諛之詞未免起後人之議等條尤卓然有見雖撫拾未廣所採亦不

盡工然祝枝山約齋閑錄序稱其屬毛蘭種世其儒業尤益親余則其淵源有自非由販鬻而來雖大醇小疵終不失為一家之言盧文紹跋謂其敘述班駁可喜誠非虛譽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國雅品一卷續歷代詩話本

明顧起綸撰起綸字玄言一字更生無錫人從父可
學掣之京師代為祝釐應制之文多稱帝意以國子
生累官鬱林州同知致仕著有句漏集國雅赤城集
等書是編前有起綸自序不著年月按其自序云余
作國雅既成復就選中若干名家溯自洪初以迄嘉
末情尚哲之既往嘉英篇之絕倒輒一賞譽之偶有
所得僭附鄙見祇從世代編次非敢謬誣甲乙迄今名
達卿軀固多闕文特標品目尚俟知言為之揚確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採音吳札，卽得無識。藻品梁嶸，沒者斯摭。側雷竊比於是，名曰國雅品。是其書蓋起編繼其所選國雅而作。全書都為一卷，就國雅一書所選明代諸名家各依時代品而彙之。首士品，自明初迄嘉隆間，凡十百三十有二人。而以徐子升、張惟靜等六十人附焉。次閨品，自洪武初迄嘉隆間，凡十有九人。而以姜舜王等三人附焉。次仙品，自洪武初迄嘉靖間，凡七人。而以吳少君附焉。次釋品，自洪武初迄嘉靖間，凡十有三。人。而以希復附焉。次雜品，自嘉靖初迄隆慶間，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二人而以李生英附焉。總計全書都凡二百四十有七人。標目品題。悉以時代為次。不以臆見妄註甲乙。且於當時作者。皆不加評語。以免附私。凡所處置。皆自犖然有當於人心。雖其所品藻。僅限於國雅所選諸家。於宋代詩人中。未及十之四五。未免失之疏畧。然擴拾精富。亦足資談藝者之參考也。

欣賞詩法一卷萬曆八年庚辰刊本

明茅一相撰一相字康伯吳興人所著有欣賞續編行於世是編編首有天目山人徐仲行欣賞續編序及萬曆庚辰王逸民欣賞詩法序編末有茅氏自撰欣賞詩法跋按徐氏序云余往見欣賞編十卷吳郡沈澗卿所定也茅子康伯愛之復以己意為續十卷又王氏序云吳興茅子康伯采唐宋及今諸家語之要者合為欣賞詩法是其書是一相所撰欣賞續編中之一種全書都為一卷釐為總圖分體著法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異削煩詩評諸門皆據唐宋以來下迄有明諸家詩話參以筆記稟合成編然撫摭未廣所採亦不盡工總計全書所錄不過徐迪功釋皎然白樂天楊仲弘嚴羽皇甫汈王世貞數家而於王世貞皇甫汈二家之說所採尤多其詩評一門幾全錄王氏藝苑卮言其他各門或直錄舊說或各加刪削亦鮮有發明標雜割裂漫無持擇按其自撰詩法跋云王子卮言囊括天地驅策古今由屈宋而下咸承顏聽命於筆札之間如庖丁解牛造父御馭惟其所之

而無不中的余所錄雖不盡於王而要能使人解頤也是其作書宗旨不過奉王世貞以為圭臬蓋不出明人之明徑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答塘詩話二十卷東方圖書館藏傳鈔本

明姜南樸南字明叔號答塘仁和人始末未詳是編現藏東方圖書館竹紙無欄每半頁十行行二十有一字第一卷首頁有商邑宋氏家藏朱文方印編首有嘉靖癸卯陸深序編末有嘉靖癸卯張東壺跋及嘉靖丁未洪樞跋據陸氏序云詩話文章家之一體吾友姜南明叔方工進士業餘力及此書予在京師時嘗一讀之卷帙尚多八峯張君國鎮之令海也捐俸刻之縣齋頗有鈐擇又據洪氏跋云答塘詩話二十卷予師答塘先生之所著也其書有上海縣齋之刻官詹儼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先生序之詳矣予嘗從先生遊且好錄刻古今人所著書雖多向予索詩話縣齋之募不可猝得應人乃與同門友潘君翊王君子卿李君志復校正而刻之以應索觀諸君子是其書是姜氏早年之作嘉靖二十二年癸卯上海令張東壺始為之刻於縣齋及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其門人洪樞等以縣齋之刻已不可猝得因復加校正以付剞劂是本蓋據洪氏重刊本之所傳鈔也其書有凡二十卷按洪氏跋云答塘詩話原二十種卷帙多少不一多有積卷至十一二少者不減四五卷後先生每種取一卷合二十卷總題曰答塘詩話是其書

初為二十種後以卷帙過繁始合為一編即陸氏序所謂

八峯張君捐俸刻之縣齋頗有鈐擇者也惟今考其書雖總名答塘詩話然每種仍自為一卷各存其舊名首半村野人間談次說硯新錄次輟筆記次鶴亭筆乘次墨香冰筆次學園餘力次大賓辱語次蕉簷曝背臆說次竹道人投壘隨筆次別處間思錄次醉經堂銷糟編次和舫先賦錄次抱璞簡記次五庄日記次曉車道聽次消遙錄次風月堂雜識次觚里子筆談次樓窗隨筆次答塘紀聞合之則為一編分之則各自成書核其所紀雖名為詩話是兼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部之體其間評議詩文者殊不多見大抵皆採拾舊聞議論瑣事更衍旁支茫無體例按詩話之中兼及雜事雖自劉歆歐陽修等已然然其大要仍以論詩為主與說部之體固自不同編為全錄遺闕漫無持擇未免可議第以其搜採尚富紀述時事以多足資其聞姑附之詩文評中以備一格焉

竹林詩評一卷說郭本

不著撰人姓氏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按日人近藤元粹聲雪軒叢書收錄其書謂其似明人之作今考其書推尊六朝持論頗近於明季諸子元粹之說固未為無理然陶宗儀已採錄其書列入說郭則其書之成當亦在元明之間矣惟元明以來諸家書目皆不見著錄則其在當時流傳似已不廣今所傳者謹說郭及聲雪軒叢書二本惟聲雪軒叢書本即從說郭本出而說郭本所載亦僅寥寥二十三則殆已非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壁其書摭取漢魏六朝文士之涉於詩者二十有八人一一品第其優劣首韋孟次蘇武次張衡次趙壹次曹子建次王粲次劉楨次陶潛次二陸次顏延年次鮑照次謝朓次王融次沈約范雲次江淹次丘遲次何遜次陰鏗次徐陵次庾信次虞世南李百藥次陳叔達次楊師道次謝靈運大抵於每人之下各著數語或統論全集或採摘菁華核其所論大旨在推尊六朝於諸家之作俱多褒美惟其間推尊六朝固未為不是而所論家之長語多隔膜

往往恍惚無着未造六朝藩籬而妄相標榜如謂陶潛之作如清瀾白鳥長林廣漠雖弗明其龍絡可與其深而隱顯未齊厭欣猶滯直適夫此而不能忘隘手彼者耶其說是未足評陶詩之妙又蘇武之作類皆後人偽託是編乃不加辨且從而論之是則尤不免疏陋之譏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詩言五至十卷萬曆二十六年戊戌刊本

明屠本峻輯本暖字曰叔南東人以蔭歷太常典簿
辰州知府生平喜讀書至老尚手一卷自謂於書無以
當食渴以當飲欠伸以當枕席然寂以當鼓吹未嘗
以為苦晚年起生壙於甬上撰就及表自稱憨先生
一時詞家俱奉祭酒所著有太常典錄及田叔詩草
行於世是編前有萬曆戊戌本暖自序云暖欲辨彰
清濁持捭利病猶以才不勝志思不逮文深用為愧
乃取古今人論詩者數十百家評其入彀僅得五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蓋言之至者哀成此書亦既有年居閩日與客談詩初
舉五至答之後乃殺青傳諸好事是其書蓋本暖早
年所輯及萬曆二十六年戊戌始以付剞劂全書都凡十
卷哀集梁鍾嶸詩品宋嚴羽滄浪吟卷明徐禎卿
談藝錄皇甫汈解頤新語王世貞藝苑卮言五家之
書合為一編大旨謂鍾氏詩品直陳源委嚴氏吟卷
借喻禪機徐氏談藝咀嚙膏華皇甫新語採擷
芳潤王氏卮言漁獵九代囊括四家雖其間立論言
人人殊然破的超乘開覺濟達此皆言詩之至者故哀

合其說而以詩言五至名其書焉今考其所輯五家之說
雖殊途同歸合而觀之亦足以資觸發惟仲偉儀卿元
美之作固卓然成家至於昌穀談藝大抵仍北地摹古
之門徑凡所議論多未臻其真其在當時尚不能與李
夢陽爭先皇甫新語亦多襲舊文了無精義好大言是
皆膚詞本暖乃取之與詩品吟卷並列稱為論詩之至
言未免疏於持擇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騷壇秘語三卷 廣門廣牘本

明周履靖編次履靖字逸之嘉興人好金石工篆隸章草晉魏行楷專力詩古文辭編離引流雜植梅竹讀書其中自號梅顛道人所著有廣門廣牘梅塢貽瓊梅顛稿選等書行於世是編諸家書錄皆鮮見著錄其書都凡上中下三卷大旨在於闡明作詩之法於源流得失之別聲律章句之辨工拙繁簡之道皆條分縷析詳為論例總計全書都凡三十有一篇上中兩卷統論體裁格式釐為二十篇曰本曰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曰製曰情曰景曰事曰意曰音曰律曰病曰變曰乾曰要曰格曰體曰情曰性曰韻曰調曰會至於下卷則專論作法釐為十有一篇曰總論曰五言長篇古詩法曰七言長篇古風法曰對法曰句法曰字法曰氣象曰家數曰音節曰辨體核其所論大抵撥指前人緒論而參以臆見要其指歸則以澹淡為宗故書中如氣象家數音節等滿於嚴氏之說所採獨多且持論亦往往故作不了了之語似乎自譽機鋒頗不免於習氣又好強立名目橫生支節如論詩體則分三百篇為周南召南邶

風齊風唐風秦風豳風小雅宣王小雅大雅宣王大雅周頌魯頌商頌諸體之類體例頗傷繁冗蓋於詩之源流正變以自來有所解則其書之奔陋可想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詩的一卷 百陵學山本

明王文祿撰。文祿字世康。海鹽人。嘉靖舉人。所著有東
矩。文脈等書行於世。是編為其論詩之作。編首有萬曆
乙亥文祿自序。知其書蓋成於萬曆初年。全書都為一
卷。按其自序云。詩的者。詩之準也。非中的則非詩也。的者
何也。律即的也。射有的。兵刑有律。律猶的也。所以為準
也。唐科以詩取士。而中的者鮮。他可推也。余乃不計僭妄
表而出之。所以示之的也。是其書之作。意在示學者以為
詩之準的。其說謂詩之律為的。故其所論。以律詩為主。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旨謂詩以言志。所謂律者。非止律詩。即一字一句。亦
莫不有律。持論固未為不是。又其論杜詩意在詩前。故
能垂世不朽。今人心中多無主意。而專意作詩。惟求詞
句之工。直同文人學士之韻言。非真詩也。其說亦深中時
人之病。惟其間好以時文之法論詩。未免失之膚淺。如謂
七言律詩最難。如時人然。易得排比而散。須活動方妙。又
謂詩題必首句或第二句承出。方見題目。如杜題蜀相
祠。律詩首句曰。丞相祠堂何處尋。次曰。錦官城外柏森
森。此二句。猶時文之破題承題。則蜀相祠。方明白也。若

此之類。皆所謂鄉熟之見。夫以時文之法論文。已不
能得古人行文之法。若更以時文之法論詩。益去之千里。
固宜其勞而鮮功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談藝錄一卷 璧雪軒叢書本

明徐禎卿撰。禎卿字昌穀，吳縣人。天資穎特，工於詩歌。少與祝允明、唐寅、文徵明齊名，號吳中四才子。其為詩，喜白居易、劉禹錫、弘治十八年登進士第，與李夢陽、何景明遊，乃悔其少作，改而趨漢魏盛唐，銓練精整，名與李、何二氏相亞。年三十三卒。所著有迪功集，行於世。是編為禎卿論詩之作。全書都二十有三則，勒為一卷。考汪道昆何景明墓誌云：初獻吉從北地崛起，與江東壓下二三君子講業京師。至先生大悅之，相與道古，遂駢肩而進。其論世則用周秦漢魏，黃初開元，其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則左史屈宋，曾劉阮陸李杜，是禎卿論詩，是與夢陽、景明畧同。是編大旨，亦以夢陽、景明為宗。其推尊漢魏盛唐，而抑宋詩，謂世代推移，理有必爾。風斯偃矣，何足論。才故特標極界，以俟君子取焉。又謂魏詩，門戶也。漢詩，堂奧也。入戶升堂，固其機也。又其論詩之根源，謂情者心之精也。情無定位，觸感而興，既動於中，必形於聲。然引而成音，氣是為佐，引音成詞，文寔為功。蓋因情以發氣，因氣以發聲，因聲以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若此之類，凡其所論，皆近理。至其論作詩之法，首貴合度，蓋以格調為主，而不棄風韻，亦未為不合。惟全

書皆用駢語，往往詞勝於意，雖所論非為無理，然以文害意，轉使論旨多所隔膜，為可惜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詩評宗譜四卷天啟七年丁卯刊本

明王以臣撰良臣字忠亮海虞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天啟丁卯夏臣自序謂詩三百篇不出賦比興三首迨自屈大夫之後而漢魏六朝李唐諸公以至有明作者愈繁體格愈變言詩者不窮諸體之變無以得其全因於政事之暇取諸名家之所吟咏反復尋核更參以各家詩評彙而錄之以為是編其書都凡四卷第一卷取各家之作分別排比體為四十一有二格三言一字血脉格次一字每篇格次二字每篇格次數字通下格次鈎鎖連環格次雙批格次內割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次外割格次前散後散格次前多後少格次句相照應格次明暗八何格次與更比格次興兼賦格次接頂格次交股格次牙錯格次應字格次扇對格次四對格次折腰格次備齊格次歇後格次借韻對格次流水句格次錯綜句格次句中自對格次倒字押韻格次進退韻格次葫蘆韻格次平頭換韻格次促句換韻格次平仄各押韻格次公取古詩句格次破題格次用字格次三言格次九言格次一字至數字格次絕句格而以總論一篇附之卷末第二卷大抵通論作法至第五卷以下則揅指古今名家之作詳訂其源流品題其優劣今考其書

論詩格則因襲舊說橫立名目各選古詩以定之字聲附會多未逮宗第二卷統論作法其中如論聲簡片割竊各條雖間有可取然多隔膜往往茫然不得其要領第四卷詳論古今作者亦皆雜取前人陳言而參以臆見舛誤冗雜頗傷淺陋蓋不出當時習氣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四溟詩話四卷 海山仙館叢書本

明謝榛撰。榛字茂秦，臨清人。少一目，時稱眇君子。早工詞曲。年十六，作樂府商調。臨德間，少年爭歌之。已而折節讀書，刻意為歌詩，遂以聲律有聞於時。嘉靖間，挾詩卷游長安，脫禁錮，盧柟於獄，諸公皆多其行誼，爭與交歡。富是時，濟南李攀龍、吳郡王世貞輩，結社燕市，茂秦以布衣執牛耳。諸人作五子詩，咸首茂秦。已而攀龍名盛，茂秦與論詩，頗相刻責。攀龍遺書絕交。世貞輩咸右攀龍，交口排茂秦，削其名於七子五子之列。然茂秦游道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廣秦晉諸蕃爭廷致之。雖終於布衣，而聲價重於一代。事蹟具詳明史文苑傳。是編前有王洋漁序。乾隆甲戌，胡曾及乾隆甲戌沈維材跋。按沈氏跋云：前明謝四溟先生為趙番重各會刊其全集以行世。迄今又二百餘年，梨板無存，日就湮沒。行篋中有先王父一齋公手鈔四溟詩話，然非足本。河北觀澤使胡莊溪訪求全集，幸而得之。公子石齋據覽詩話，有契於心，因屬顧君稼梅繕寫發雕，而自為校訂。是其書蓋乾隆甲戌繡水胡氏據趙郎所刻今集本，及一齋鈔本校訂而重刊者也。惟趙郎本題曰詩家直說，是編據一齋

鈔本改題四溟詩話，為稍異耳。今考其書，大旨以嚴羽為宗，意主超悟。又論詩首重鍊字，亦多因襲方回、白、漫、陸、譔、理。惟尚七子結社之始，尚論有唐諸家，眾說紛紜，茫無適從。榛獨主選李杜十四家之最佳者，熟讀之以寓神氣，歌咏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因定為詩家三要。其後李王諸人論詩多心師其言。是李王諸人雖爭擯茂秦，然其論詩指要實自茂秦發之。此則治文學史者所宜留意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揮塵詩話一卷 葉雪軒叢書本

明王兆雲撰兆雲字元禎麻城人所著有明詞林人物考及王氏雜記等書行於世是編蓋兆雲論詩之作全書都為一卷種為三十有九則每則之前各附標題取兩宋以來下迄同時諸人凡涉於詩者隨筆載記而以己意品題之又或辨証訛誤記述異聞多是清考証如王建宮詞補訛一條錄忽地金輿向月殿畫作天河刻作牛紅燈睡裡看春雲蜂蟬蛺蝶薄鬆鬆教涵宮娥唱盡詞供御香方加減頻春來睡困不梳頭彈棋玉指兩參差宛轉黃金白柄長藥童食後送雲將水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十首謂今所刻建昌宮詞中雜以張籍白樂天杜牧之王昌齡劉夢得諸作後有好事者宜刊出之而以前諸作補入其彈棋玉指兩參差一首且足以見古人彈棋之法顧詩誤作蘇一條謂新繫青絲百尺繩何處春風吹曉幕及臨春風聽春鳥之詩乃顧況古意詩後人誤入東坡全集而題曰蟬聲歌灞橋雪一條謂灞橋雪是鄭康成後人乃誤為孟浩然若斯之類皆是証前人之訛誤惜其中亦間有可議者如楊升庵逸詞空同諸公詞辛幼安詞諸條所論皆為詩餘楊升庵逸詞一條所錄皆西江月是編乃不記其詞未免疏陋又

詩鬼過人一條所記皆齊東野人之語雖宋人詩話往往體兼說部然旁曼衍旁支終嫌其有乖著述之雅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榆溪詩話一卷 孫章叢書本

明徐世溥撰。世溥字巨源，新建人。年十六，補明諸生。時東鄉父南英以文名，與世溥約為兄弟。江左錢謙益、姚希孟、里中萬時輩，皆以杓斗歸之。為文才雄氣盛，一往自遂，而屢躋於鄉闈。入清，遂絕意進取。所著有夏小正解、榆溪集。及是，編行於世。其書都為一卷。有所見，則分別條記之，不類不次，核其所論，蓋始於三百篇，而下迄魏晉六朝，亦間及唐詩。按世溥雖長於為文，而於詩殊淺。其論詩以魏晉六朝及唐代為主，固未為不合。惟議論考據，時多隔膜之語。即其所論魏晉六朝之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亦往往未造六朝藩，而妄相標榜。如謂詩莫不出於三百篇，即以聲字言之，有雙聲，有疊韻，有間叶，有換韻，皆一開卷而得之。又如論古詩十九首，論曹氏兄弟之類，皆務為高論，是則所見均極膚淺，而茫然不得其要領。此外如蘇武、李陵之詩，其為後人偽作，前人辨之詳矣，是編乃不辨其偽，且從而品題之，亦未免疏於考証。惟其謂近代評閱家動曰某句伏某案，某句照前某句，使學者每為古文，未舉筆而先布問架，次設關鎖，甚更有特重出數字，以為照前者大可笑也。又謂十八拍淺俗之極，與悲憤詩尤不相類，當為後世儒所擬，則差為有見。

未可以其持論膚淺而少之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秋星閣詩話一卷 雲霄軒叢書本

明李沂撰沂字文山號壺庵昭陽人所著有壺山詩集若干卷行於世是編編首有張潮小引編末有李氏題識及張潮跋按李氏題識云余衰年閒散人事無所與邑中諸子不察謗陋以詩屬訂辛酉偶過維揚維揚諸子亦然余非敢曰知詩既家來質不敢不竭茲數則乃促膝相助之語慮其志也書而授之又張潮小引亦云昭陽李子文山因所稱善詩者也從而學詩者寔繁有徒應之不勝其應因有秋星閣詩話之編是其書寔李氏晚年旅居維揚時與諸生論詩之作其書都凡八則勒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為一卷而於每條之上各加標題首八字訣次勸虛心次審趨向次指陋習次戒輕梓次勉讀書大旨在為初學之士闡明作詩之法故謂學詩有八字訣曰多讀多講多作多改又謂詩能自改尚矣但恐不能自知其病必資師友之助故必待明鏡者妍媸不能自見也特惠自滿不屑就正於人若斯之類凡其所論皆為初學而發未免失之膚淺然其間排斥時人之剽竊糾彈作者之陋習如謂多讀非以勸襲意謂偷用字句又如謂限韻步韻皆所以害人不求詩工祇誇韵險率杜濬金桂人才情之類其言皆切近不更深中癥結是則足資後學

之深者張心齋跋謂其所為詩話皆實是實是可以遵行不同泛設者誠非虛譽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譚苑醍醐一卷說部本

不著撰人姓氏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鮮有著錄按明嘉靖間成都楊慎著有譚苑醍醐八卷然詳其內容定別為一書又考是編廣詩條考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艷非不清新而乏老成日人近藤元粹據此條謂其書為明人所作殊為有見是編為說部所載全書僅寥寥十則勒為一卷每條之上各附標題首總論次廣詩次猛燭次序映次斗音次古歌詞次古詩次翻案次百篇次願謝按說部所刻諸書多加刪節是編殆亦摘錄原書而成已非足本今據其所存各則觀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開卷第一條雖引蕭綸士論文之說以為總論然其書所論實不限於文自第二條以下即擬拾漢魏以來下迄唐宋諸家詩歌品題其優劣考証其故實是議論大體尚無鉅謬其謂子山之詩綺而有質艷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故子美稱之曰老成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艷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強作老成態度又綺艷清新際未之有持論亦未為不合又如猛燭條謂魏明帝樂府畫作不停手猛燭雖望舒猛燭即周禮所謂墳燭序映條引梁元帝纂要曰在白日映謂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映為日景之類考証尤確有根柢惟

惟其間如斗音晉齋等條雖有闕經義我是不切於談藝之體是則未免可義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詩源撮要一卷廣門廣牖

明張懋賢編次懋賢四明人始末未詳是編末有
至治壬戌楊仲弘舊序云余少年從叔父楊文圭
遊西蜀抵成都過浣花溪求工部先生之祠而觀焉
有主祠者工部九世孫杜舉也居於祠之後余造而
問之曰先生所藏詩律重寶不猶有存者乎舉曰
吾鼻祖審言以詩名於當世厥後言生閑閑生甫
甫又以詩鳴至於今源流益遠矣然甫不傳諸子而
獨於門人吳成節遂王泰傳其法故余傳之三子者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復先生之重寶而得之不易也今予自遠方而來敢
不三子所授者與予言之子其謹之哉余遂讀之朝夕
不置久之恍然有得益信杜舉所言非妄也京城陳
氏子有志於詩故書舉之傳余戒余者貽之據此則
其書之為元至治間楊仲弘得詩法於杜甫九世孫杜
舉記之以貽京城陳氏子輾轉流傳至於有明而懋
賢重為編次者似無可疑也然細考楊氏之序文既
但拙事尤荒誕殊不足以資憑信意者或元明間
好事者所為而託言得之於舉歟又考四庫全書

總目提要集部詩文評類存目著錄詩法源流三卷

云末有至治壬戌楊載舊序一篇與是編殆為一
書惟四庫著錄作三卷據提要云前二卷一為元
人論詩之語分標傳若金等姓名一為選錄漢魏晉
詩題傳若川次舟編卷末又有嘉靖癸未邱道隆
後序稱憲伯荆南王公用章取詩法源流增入古
人論述與詩足法者釐為三卷云云然則此書為王用
章所輯諸家著錄作傳若金撰者當以開卷第
一篇題若金名因而致誤耳其謂前二卷一為元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論詩分標傳若金等姓名一為漢魏晉詩題傳若
川編次及卷末邱道隆之序今皆不見於是本其所
同者僅所謂詩律及楊氏序意者是編或即用章
所據詩法源流而未經增補者耶其書摭取杜氏五
言律詩九首七言律詩四十三首分為二十有六格首
結上生下格次拗句格次牙鎮格次節節生意格次抑
揚格次自注為吳體格次接頂格次交股格次纖腰
格（又名開合格）次側又歸格次續腰格次首尾互換格
次爭鋒格次應句格正中之變次開合格變中之變

次疊字格次句應格次敘事格正中之變次歸題格次續意格次前多後少格次前開後合格次興兼比格次興兼賦格次正而變格次比興格次連珠格次一意格次兩重格次變字格次前是後虛格次藏頭格次先體後用格次變字起結格而於各句之下分附吳成等三人註釋核其所論大抵因襲前人緒論又參以臆見橫立名目叢脞冗雜謬陋殆不足辯

小庠說詩八卷道光十九年己酉刊本

清梁邦俊邦俊字伯明順德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道光戊申張維屏序及道光十九年己酉黃培芳序按黃氏序云梁子伯明著有小庠說詩八卷伯明為青崖中翰哲嗣故自稱小庠小庠既歸道山其從弟福草將取什半氏與十二石山齋詩話並傳又張氏序亦云梁君福草所撰十二石山齋詩話已不脛而走矣今又刻其哲昆小庠說詩小庠癖耽韻語著書未盡遽返蓉城故所說止此是其書蓋嘉道間邦俊論詩之作未及竣事而遽反道山至道光十九年己酉其從弟福草始取之以付手氏與其所著十二石山齋詩話並行於世其書都凡八卷大抵隨筆載記有所見則分別條錄之按邦俊生漁洋歸愚隨園諸家之後格調神韻性靈諸說紛爭正烈邦俊是編獨能就詩論詩不專主於一家如謂詩之有聲調稍樂之有律呂工之有規矩樂有殊說律呂之製則同工有殊材規矩之用則一是故詩之為道聲調所不能盡也沉於聲調者不可以為詩不嫻聲調者亦不可以言

言詩以聲調言詩譬之土偶之為人有形骸而無神氣神氣不充不可以為人去聲調以為詩如樵唱牧笛之聲嘔啞嘲折自謂悅耳求之太常協律之所掌不能與雅頌比次也若斯之類大旨意主折衷不拘拘於門戶之見至其謂寫景言情貴有意外意味外味又謂詩須有為而發古人登高而賦遇物成詩亦與會所到而然今人每故命一題強人作詩或擬樂府或次古韻或一飲酒必索句或一登臨必分題唱者既無意味和者更覺索然持論亦卓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有識惟其間所論往往不專於詩如霜淞雪淞白雨靚雨之涉於天文彙駢鄴都阿拉克俄羅斯之涉於地理虎不傷孝子則近於小說煎海僧居海島五百人同死則體同雜記曼衍旁支未免白璧之微瑕焉

寄園詩話一卷 雲軒叢書本

清趙吉士撰吉士字天羽一字恒夫浙江錢塘人順治八年舉人康熙間知交城縣以功擢國子監丞卒於官所著有萬善閣集寄園寄所寄及撫贛寄等書行於世是編舊在其寄園寄所寄及撫贛寄二書中非能別出成書亦無寄園詩話之名此本蓋日人近藤元粹自寄園寄所寄撫贛寄中輯出重為訂正者其書都為一卷前有吉士小序云放翁云六十年間萬首詩又云三日無詩便覺衰詩可須臾離耶况五七字耳而生平胸次直傳千古人品心術肩於是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在子林臥遠集疊五百律意不可盡盡知詩學無窮移情風雅者當有同心是其書之作蓋其平居隨筆載記而成或雜句法或錄異事或論優劣或正訛誤大抵揔括前人詩話參以子史及小說家言哀合成書非所自撰雖體例龐雜漫無持擇亦無所考証其所徵引如堯山堂外紀南濠詩話升庵外集稗史列朝詩集麓堂詩話侯鯖錄夷白齋詩話日知錄等雖不下四十餘種搜採不可謂不勤然詳其內容類以習見之說鮮有精義釋雜割裂博而寡要其間稍有可見者則各條之下皆一一標其處較明

人詩話類編之流差為有體總之其書蓋偶然鈔摘而成本非著作固宜其曼衍旁支有乖體例矣

月山詩話一卷 藝海珠塵本

清恒仁撰恒仁清宗室始末未詳是編為其論詩之作全書都為一卷大抵有所見則分別條記之總計全書都凡四十有二則自唐宋以來下迄有清諸家之作皆有所採錄或評騭工拙或者証謬誤詳其所論大體離合參半如謂子建七步詩世傳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一本云其向釜中燃豆在釜中泣其乃豆莖非釜中之物且其向釜燃不可作發端語世說新語於其向釜中燃句上多煮豆持作羹濃豉以為汁二句語始不突又謂李肇稱水曲飛白鷺夏木轉黃鸝為李嘉祐之詩王維取以為七言然考嘉祐集中寔無此二句且維為開元九年辛酉進士後二十七年嘉祐始及第上元初維卒年六十一至大歷中嘉祐為袁州刺史距維卒又十餘年其年輩相去甚遠維不當竊其詩句其說皆頗能辨析他如紀有清宗室詩人遺事數條亦多為其他詩話所不及足備學者之採摘然其間論謝靈運詩集落無田燕遵渚有來鴻杜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不必

用季札事之類則似確而固又其紀先世家御書之賜
及其幼時屬對等則殊嫌譏美未免有乖詩話之體
焉

集唐要法一卷 學海類編本

清卽廷極撰廷極字紫衡號北軒廣東人康熙間以門陰
授江甯府同知累官漕運總督卒謚溫勤所著有文廟從祀
先賢先儒考勝餘編及北軒集諸書行於世是編為廷極論詩
之作全書都為一卷大旨專論集唐之法謂詩必宗唐集詩
亦必集唐故為是編以闡明其法按集古人之句以為詩其體
據夢溪筆談云始自王荊公而夢花洲間錄則云宋初已有
之五石曼卿遂大著然傳咸言集詩經句以成篇則集詩之
體是權輿於晉惟諸家所集大抵不專於一代是編持論則專

以集唐為主今考其書首集唐總要次分句總要次平句分
韻法次仄句分類法次成詩要畧叙述頗具條理其謂集唐
當以七律為尚又謂全首須每一人湊集而成不可因字面犯
重或句法不對遂將古人原句改換若此之類固深得集詩之
法然詩以適性情尤貴自成一家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剽
竊前人成句集以成篇是直為人之臣僕又何貴乎為詩是編
乃教人取唐人詩集逐句拆散平句分韻仄句分類錄成二
編謂集詩之時先將起二句定局隨即選用四六二句依類寬
對自無不遇其謬陋殆不足辨惟古人既有其體亦不妨姑

存其名於此俾來者有所考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滄浪詩話糾謬一卷附錄一卷營雪軒叢書日本

清馮班撰班字定遠號純吟居士常熟人所著書卷首多自

著曰上黨從郡望也諸生為人落拓自喜動不諧俗時人以班

行第二稱爲二癡所著有定遠集及純吟雜錄等書行於世是

編舊在其所著純吟雜錄中日人西常氏道氏自其中摘出近

藤元粹復以之刻入營雪軒叢書中即此本也其書都爲一

卷而以其純吟集中關係於詩者數條附之編末爲附錄一卷

按明季詩人沿王李之餘波倚體競出推其淵源盡本滄

浪馮氏論詩力排嚴羽因作是編以糾其繆今考其書於嚴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之說詆斥雖不免失之於激如論建安體謂一代文章惟當舉

其宗匠子建公幹文章之聖不當兼言七子之類既不足以服

宋人之心又如辨須參活句勿參死句之類辨說亦欠明瞭

然馮氏學有本源論詩既多獨到論事亦達情理如其辨滄

浪不落言筌不涉理路及用事不必拘來歷之類皆確切不

易又如謂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玉台集北宋本正作一首

以辨永嘉陳玉南本之誤亦足資說者之一解總之其書持論

雖間偏駁然所得者多亦不失爲滄浪之諍友焉

滄浪詩話注五卷光緒七年辛巳刊本

清胡鑑撰鑑字衡齋長汀人始末未詳是編編有光緒辛巳汪琰序編末有光緒辛巳其弟胡欽後序據汪氏序云胡衡齋大令以名進士作令嶺南歷宰大邑簿領繁矣而不廢稽古交游廣矣而不忘向友又其弟胡欽後序亦云家兄衡齋先生射策少年歲花滿縣以純儒為循吏蘊經濟於文章乎此一編腹有萬物卷是其書蓋同光間胡氏以名進士作令嶺南時公餘之所作也全書都凡五卷首詩辨次詩體次詩法次詩評次詩証而以四庫總目提要附之編首答出繼叔臨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吳景仙書及湖南毛晉跋語附之編末按自宋以來作詩話者多矣然其中所舉古人詩句往往僅標目覽者非檢本集不知全詩識者病之南宋何氏竹莊詩話蒐輯前人詩評列其說於前而以全詩附之於後體例至善胡氏以滄浪詩話影響至鉅然於古人之詩往往不載全篇因仿何氏之意博考群籍以為之注今考其法取詩話中所論之詩採輯全篇附之句下並因詩以及作詩之人畧取其時代仕履附於句下惟其中所引人名如孫吳李廣之類凡無關於詩者則闕而不注又如詩話所論如人名字諱卦名及絕句折腰八句折腰之類凡未詳

其所指者亦多所闕疑不敢妄為之辭且凡所引據大抵原本史傳徵之本集援引既勤考証亦確非獨足便瀏覽詩話抑亦嚴氏之功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白石道人詩詞評論一卷附補遺補圖叢刻本

清許增輯增字遺孫號益齋仁和人累官至道員有榆園叢刻若干卷行於世是編即其中之一種也其書都為一卷而補遺五則附之編末大旨在撫指南宋以來下迄有清凡各家詩話筆記之涉於白石道人詩詞者綴合成編以為研究白石道人詩詞者考據品題之助按白石道人者宋姜夔字堯章之號也堯章字堯章鄱陽人寓居武康與白天洞天為鄰因自號曰白石道人工詩詞其詩風格高秀詞尤精深華妙音節文采冠絕於時前人詩話多所品題惟散在各書翻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非易學者病之是編雜取前人評論彙為一編用意至善足資取法今考其書引錄齊東野語硯北雜志詞旨詞源書史會要曝書亭集帶經堂集及香祖筆記諸書凡十有五條又引直齋書錄解題詞品硯北雜志式古堂書畫彙考及楊廉夫東維子集等書為補遺五則或評論優劣或考証異同或紀述遺聞或摘錄名句搜採大體尚稱詳核足為談藝者之一助惟援引所及往往漫無持擇如引書史會要謂陶九成稱堯章書法迴脫脂粉一洗俗塵引硯北雜記謂趙子固目姜堯章為書家

申韓引楊廉夫東維子集謂元松陵陸子敬取姜白石詞語名其軒曰舊時月色若此之類皆嫌其受衍旁支有乖體例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伯山詩話後集四卷續集二卷再續集二卷

咸豐元年
辛亥刊本

清康熙祥撰發祥字瑞伯亦字伯山泰州人始末未詳惟據是
編所紀知其髫年曾學韻語於鄉先輩朱景泗自貢入太
學之後始閉門吮筆輯詩話其書凡後集四卷續集二卷
再續集二卷按其後集自序云余詒古人之詩業已成集又續
集自序云余於丁未歲輕錄今話之後同人不我棄冒以佳
篇見寄公友為編輯復成一集再續集自序云謹以己酉冬
日以迄辛亥之春載投贈之作或流覽所及手輒錄之釐為
二卷據此知其書後集成於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續集成於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十九年己酉再續集成於咸豐元年辛亥此外更別有前集為
其道先丁未以前所作今未之見其書前集專論古人之詩
自後集以下則統論近人之作上自清初下迄嘉道之間凡涉
於詩者皆摘其菁華品題優劣其間於鄉人之詩及詩之
作於其鄉者所採尤多往往連錄金瓶口語至再與其他詩話
之兼涉者証為例稍殊今考其書不完詩法不拘體制所引
前人緒論較多而鮮有發明僅取時人投贈之作及流覽所及
彙輯成編體例頗傷龐雜近人詩話密藉詩簡以相標榜凡
親友投寄咸登簡編是直以詩話酬應之具矣今觀發祥

是編於親友投贈之作無不極意標榜其於鄉曲之間尤多
阿其所好取舍之間漫無持擇惟清初諸公之詩其書或有不傳於今者得是編以存其面目是則於藝林亦未嘗無
裨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矣今核其論潮流原則謂古詩成於漢近體成於唐論體

卷

徐而庵詩話一卷 瑩雪軒叢書本

清徐增撰增字子能號而庵長洲人所著有重編
靈隱寺志及說唐詩行於世是編為其論詩之
作全書都凡七十有二則勒為一卷大抵隨得隨
錄不類不次體例頗傷冗雜按增嘗與金人瑞遊
取其唐才子書之說選說唐詩二十二卷以分解之
說施之於律詩穿鑿附會久為識者所病是編大
旨仍以人瑞為宗故書中於人瑞之說所引獨多核
其所論類皆務為高深夸而無當其指摘前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論詩不出才氣聲調二端議論愈繁成就愈少
固未為不合然其謂作詩之道有三曰寄趣曰體
裁曰脫化作詩必須師承若無師承必須妙悟
又謂詩本乎才而尤貴於全才則仍不脫前人
藩籬至其謂王敦唐才子書論律分前解後
解截然不可假借又謂唐人不作次韻詩又律
多失銜均為解數故其說皆穿鑿附會於人
瑞極意標榜亦不免阿其所好之嫌且書中所論
多作道學家言如謂欲學詩先學道學子道剛性

情正性情正則原本得謂詩為清華之府衆妙之門
洗去名利則學可得其本之類尤嫌其迂腐雖其排
斥明人以禪論詩之失摹擬剽竊之病其間有可採
者然統觀全書品題議論多不得要領蓋猶不脫明
人習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主客圖考一卷豫章叢書本

清袁簡珍撰。簡珍，宜春人。始末未詳。按主客圖者，唐張為之所撰也。為唐末袁州詩人，與周祈齊名。其書書名卷類，諸家著錄頗有異同。宋四庫闕書目及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作唐詩主客圖一卷。宋史藝文志著錄則作二卷。又通志藝文志及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則作詩人主客圖三卷。是編都為一卷。題作主客圖者，殆取其簡稱也。考句圖之作，始於李唐，而其源實出於詩品。詩品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是。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其論古今勝語，已開摘句之風。唐人論詩，乃依其體而為摘句圖。宋史總目載有唐元兢詩文秀句。李涪買島詩句圖。今皆不傳。張氏是編，亦久已散佚。今所傳者，實出河間紀昀重編。蓋已非全本。其書取唐代詩家八十二人，分為主客，各依其類，摘句品題，皆用珍以其書摘句品題多足裨談藝之助。惟所選賢皆不詳其爵里，未免為白璧之微瑕。因考之史傳及各家專集，以為是編今考其書，首列張氏主客圖。

然後於圖中所選諸賢，一一詳載其爵里，方訂其著作，間亦摭拾各家名篇俊句，以補張圖之缺漏。拾遺補缺，大體尚稱賅洽。雖援引史傳，採錄章句，以自不詳其出處，轉難割裂，未免有乖體例。然大醇小疵，終不失為張氏之功臣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重訂全唐詩話八卷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刊本

清孫濤續輯詩話樂山浙西語水人是編前有宋咸淳間尤袤原序及乾隆甲午孫氏自序兩篇按孫氏第一序云全唐詩話六卷宋尤文簡公所編舊本流傳魯魚亥豕觸目頗多余心痼疾居披覽而刊其謬手錄一通重付剞劂又第二序云甲午夏秋以手鈔全唐詩話六卷重付開雕因憶全目之所見集中有未盡搜羅者遂信手拈而續之是其書蓋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孫氏據舊傳尤氏全唐詩話續輯者也全書都凡八卷前六卷為尤氏原書後兩卷為孫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續輯故前六卷題宋尤袤撰浙西語水孫濤重訂後兩卷題浙西語水孫濤續輯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詩文評類著錄全唐詩話十卷謂袤以先宗時卒而自序年月乃題咸淳時代殊不相及周密齊東野語載賈似道所著諸書此居其一則其書實是似道假手廖彞中所作孫氏不辨真偽而仍題尤氏之名未免失考其書擬指歷代史傳及諸家詩話之涉之唐詩而為賈氏原書所未載者彙為一編凡原書載其人而遺其事者續為卷七其人與事俱未及載者則續為卷八計卷七得五十三人卷八得五十九

一人首例諸帝下逮方外閭媛體例悉本賈氏原書增補缺漏頗稱核洽其於魚目混珠皆編入集中未嘗因人而廢言其辭然有當於人心雖其以張巡經文緯武忠義不著因取以冠之編首自序且謂儒者效法古人仰如泰山北斗當以志節經濟為上未免失之迂腐又如紀韓湘子之類往往雜以齊諧志怪之說亦嫌其疏於持擇是則未免可議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古詩十九首說一卷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刊本

清朱筠撰。筠字竹君，一字美叔，號笥河。乾隆進士，望為歸依。所居梅花吟舫，聚書至數萬卷，好金石文字。著十三經文字同異未成，有笥河集行於世。是編前有乾隆癸巳錢大昕序及乾隆壬辰徐昆序。按徐氏序云：歲戊子三冬，從笥河先生縱談今古，每說詩輒以十九首為歸，或一夕兩三首，或間夕一首，數夕一二首。至嘉平月八日之夕，說始竟。余次晨即別先生，元丑山居。庚寅來都，辛卯亦在都，未敢落筆。屈九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月先生奉命為智學安徽使，時又將別先生，因於別前數日，細意詳述，成若干言，用質同學諸君子。又錢氏序亦云：臨汾徐君后山，個儻奇士，余嘗見其傳奇數種，已心異之。茲所刊古詩十九首說，則體吾友笥河學士譙談之餘論，推衍而成，則其書蓋乾隆三十三年戊子，笥河以十九首教授弟子。三十六年辛卯，門人徐昆推衍其說，編次成帙者。其書都凡一卷，大抵首錄原詩，然後總結其意，依文訓釋。按古詩十九首，作者非一人，亦非一時，自昭明叙其次第，登之

文選，論五言詩者，莫不奉為主集。是編篇章次第，悉從文選，核其所釋，雖能原本訓詁，而無支言曲說之病。然其於燕趙多佳人等篇之分合，及生年不滿百，明月皎夜夜等詩之真偽，皆不加辨証，未免疏畧。蓋笥河當時不過為初學說法，僅就詩中大旨畧加註釋，本非經意之作。錢氏序謂其為笥河學士譙談之餘論，而徐氏推衍成篇者，誠非虛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全宋詩話十三卷 國北宋圖書館藏鈔本

清鍾廷璜撰。廷璜字退軒，始末未詳。是編前有嘉慶丁丑廷璜自序云：宋人詩十輩於唐，宋人之詩話其倍於唐也不可以數計。余既有詩話分體之鈔，因得窮覽宋人詩話及一切說部總類之書，劄而摘之，遂成鉅編。然采摭既繁，不無冗複，擬於歸耕之暇，細加刪潤，以遺餘齡。今年衰手戰，竟不能搦管，此恨殆將銜入九京矣。是其書蓋嘉慶中廷璜之所作。全書都凡十有三卷，體例悉倣宋西貢似道全唐詩話，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列諸帝，下逮方外閭閻，取兩宋三百餘年士媛之涉於詩者，各依時代，序其次第，然後摭拾史傳及諸家詩話筆記，逐條彙入，復遵漁洋竹垞兩先生之式，詩話之體，各注書名於下，其有不可尋屬者，則別為雜撮，總序數卷，以盡其餘。搜羅排比，皆粹然有當於人心，惟核其所輯，有史傳有專集，有地志有野史，有小說，有筆記，有類書，有詩話，或直錄原文，或稍加刪節，大率皆採錄前人舊說，鮮有出於自撰者。且網羅舊聞，亦間有疏漏，如宋人詩話中，

其未經援引者，即有十餘種之多，是其搜採之功，實有未逮。又其間援引既繁，冗複之處，亦往往而有。蓋據其自序所言，則其書本非定稿，猶有待於刪潤，乃以衰齡未盡厥功，則吾儕亦不必以一二微瑕而掩沒其書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若看詩論一卷知不足齋叢書本

清宋大樽撰大樽字左彝一字若香仁和人乾隆
舉人官國子監助教所著有學古集及牧牛村舍詩
鈔行於世是編前有嘉慶三年陳斌序知其書之作
蓋已在乾隆之末矣其書都為一卷大旨左闡明
詩道不以品題考訂為務核其所論蓋得失參半
其探源六義主於反本修古又力斥宋元諸家虛靡
及近世作者之剽竊如謂知始則知本約六經之旨乃
本也又曰古道必如何而復也三百後有補亡離騷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有廣騷反騷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樂府後有雜
擬非復古也勦說雷同也三百後有離騷離騷後
有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
外有樂府有建安體有嗣宗詠懷詩有陶詩陶
詩後有李杜乃復古也擬議以成其變也若此之類
持論固未為不合然詞勝於意雖極縱橫博辯之
致終是作論之體非論詩之體且況其所論多作
理學家言以為不見道不可以為詩故李杜以下
道隱而詩靡皆所謂膠柱而鼓瑟夫以理學之見

論文識者猶或病之大樽乃更以理學之見論詩亦
嫌其失之千里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中晚唐詩人主客圖二卷嘉慶十年乙丑刊本

清李懷民撰懷民名憲璽以字行號十桐又號石桐崑山人乾隆諸生工詩所著有十桐草堂集行於世是編前有嘉慶乙丑劉大觀序云余友高密李少鶴先生同官粵西時臨川李松園為寓公稱嶺南三友松園及余皆從少鶴學詩而少鶴又受詩法于其兄石桐先生石桐常哀錄貞元以後諸家五言律詩倣唐張為例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與前者字之因以石桐為張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少鶴為實客石桐少鶴通集前既與松園梓以問世今復有是書商定付刊則是編蓋乾隆間懷民所撰而嘉慶十年乙丑大觀為之梓行者其書都凡上下二卷大旨謂貞元以後近體稱量其體格可分二派一為張永新天然明麗不事雕琢而氣味近于道與本可以除妄結矯飾出入風雅一派為實長江力求嶮奧不吝心思而氣骨凌霄學之可以屏浮靡却惡俗振興頑懦因倣唐張為主客圖之志蒐集元和以後諸家

五律奉張籍賈島為主而入室朱慶餘李

洞升堂項斯馬戴及門趙嘏張祐等二十八人以次及馬按摘句評選始于李唐而其源實出于鍾嶸詩品詩品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龍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其論古人勝語已開摘句之風是編體例悉依唐張為主客圖惟張氏僅摘五言鮮錄全首是編則有類總集於選輯之中兼寓批評蓋選集之與批評其性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質本極相近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云辨茲清濁始無涇渭論之月旦類彼汝南此實評家與選家共有之宗旨是編雖體近總集而評隲高下多能與古人精神命脉相接非僅以格律對偶求工於字句之間者可比故附之詩文評類之間以備一格焉

夢航雜說一卷原刊本

清葛萬里撰。萬里字翼甫。自號夢航。逸父。此山人所著有別名錄。句圖等書行於世。是編為其論詩之作。全書都為一卷。大抵隨得隨錄。不類不次。故以雜說名其書。詳其所論。或証謬。或辨出處。凡所考據。多有根據。其間攻駁諸家之失。如謂列朝詩選。蘇平館娃宮中。路華吟一篇。疑是宋元人作。宋曾公惠。假彭吉。解誤刊張東海。牧翁與人小簡。極言此等詩。宜刊去。詩綜不知仍選之。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如謂明詩綜。書號多謬。論右溪作石溪。朱鎮山作鍾山。吳樞齋作梧齋。李義河作義河。且稱陸貞山有叔園著述。皆記憶之偶疎。凡此種種。類皆言之有據。足証前人之訛誤。此外如謂世傳楚女詩。莫知其姓名。寄語雙親。休看惡。入江猶是女兒身。一首。皇華紀聞云。韻學李德秀作。又謂汪克峰詩。規模在日句。間出新意。如屏張前世無聲畫。架插今生未見書。之規模。方蘇發。裝池政院無名畫。傳寫前賢未刻書。偶爾作官。差問馬。類然

對吾但稱貓之規模。陸游呼我不妨。類應馬達人何敢遽稱貓之類。亦多是實。採摘者。雖其於論詩之外。往往間及瑣事。如紀淨土往生佛。涅槃正法。及引居易錄。論福壽諸條。皆不免漫衍旁支。有乖體例。然詩話之中。兼及雜事。自宋已然。吾儕亦不必獨責是編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句圖一卷原刊本

舊題夢航逸父集。按夢航逸父者清萬萬里之號也。萬里字翼甫。山陰人。所著有別號錄。夢航雜說等書行於世。是編蓋蒐集李唐以來下迄清初諸家五七言律詩。揀拾其中名句彙集成編。全書都為一卷。取辭義相近者以類相從。釐為二十有六則。核其所採如杜甫朱希晦徐致中殷遙。晁補之汪克寬陳師道陸游李白王建張籍釋靈一釋簡長唐庚戴易子石蘇澹岑參吳梅村尹式王球張耒晁公翀薛能施愚山崔塗楊載丁鶴年賈島謝翱馬戴鮮于樞揭傒斯成廷珪藍智李頎田汝成石文府釋斯與黃庭堅劉廌之曾幾梅堯臣蘇軾朱玄晦楊萬里曹唐熊卓釋貫休李山甫吳融張道洽方干趙汝愚王安石汪堯峰方岳孫覿仇遠等總計全書都凡五十有九家。按崇文總目著錄唐元兢撰詩文秀句二卷。李嗣真實鳥詩句圖一卷。是為摘句成書之始。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宋以來此風尤盛。是編之作蓋承其餘風。惟古人摘句多加品藻。是編則僅摘錄古今詩人秀句。不加品題。核其所選雖揀拾未廣。所採亦未盡工。然其取前人辭義相同之句。分別排比。如杜甫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朱希晦水滿魚兒出。泥香燕子來。徐致中開門迎燕子。汲水得魚兒。及杜甫何時翠紅江村路。相送柴門月色新。蘇軾白沙翠竹江村暮。送我柴門月色新。之類。亦多足資比較。而完其淵源。是誠談藝者所不廢也。

懷古錄三卷東方圖書館藏舊鈔說集本

宋陳模撰模字子宏一字中行號可軒廬陵人慶元進士掌
執以學行薦除國子正開禧初召試館職時議開邊
模對策謂王恢首謀之戰不足以贖僵尸百萬之冤參
政李壁讀之嘆曰真館職也除秘書省正字歷知汀州
卒於官所著有東宮備覽四庫已著錄此外則有經
史管窺及是編行於世是編不見歷代史志及諸家著錄
亦罕見傳本惟東方圖書館所藏舊鈔說集壯字快
中有之其書都凡三卷編首有寶祐乙卯曾原一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及寶祐二年甲寅陳氏自序按曾氏序云淳祐戊申余
入京道洪州陳模子宏以詩來與語且相與評玉溪草
堂詩宏曰吾時能公晉重論與子合別九年予捧檄來洪
重與宏語出懷古錄上下古今文章闡紐文物臧否一一區
折深素不見真是非不止也則是編蓋淳寶間模晚年
之所著也今考其書上中兩卷多論詩詞至於下卷則專
論文章大抵皆以己意品題不能盡因襲前人陳說雖
其論詩稍嫌膚淺援引前人之作既不能該舉其源流又
不能簡擇其精粹且評論諸家得失亦往往失之於偏

不能窺得其要領然其論文則時多可採如論為文之道

有不害不繁者亦有不容不簡者常用之各得其當
以辨近人為文專以簡潔為工之失又如論模倣古人之
文宜脫胎換骨用其辭則不宜用其事用其事則不
宜用其辭以糾近人一心模倣古人之弊皆深切時病
蓋李氏之學本以政事文章為長於詩詞所見殊淺雖任
意雌黃亦難以為定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教器之詩話一卷說新本

舊題教器之撰器之名陶孫號臞庵福清人器之其字也少儻有大志韓侂胄用事朱熹貶外陶孫時遊太學首以詩送之趙汝愚死貶所器之以詩哭之侂胄大怒欲捕之器之變姓名亡命得免後登慶元進士累官至溫陵通判所著有臞翁詩集一卷四庫著錄於宋四家詩中是編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於錄疑其佚已久今傳於世者僅說部本此外及古今詩話本則出自說部其書都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五則勒為一卷按明人校刻叢書風氣往往於原本加以刪節竊疑是編亦非足本不足為明以來流傳之証今考其書雖所存不過五則然其間如柳里條謂古人稱妻曰柳里如今會稽人稱妻曰家里並舉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及南史張彪傳以為証又拜家慶條謂唐人與親別而復歸曰拜家慶並舉盧象及孟浩然詩以為証考証故實辨訂出處皆確然有據足為譚藝者之一助惜其間評論前人之作大抵多巧為形似之語如陶詩一條稱陶彭澤

之詩如降雲在掌舒卷自如之類往往茫然不得其要領惟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卷三十三載張舜民云史詩評及蔡條百納詩評卷六載劉堽隱居通議其評衡古人之作皆巧為形似之語則此亦當時風氣使然器之之作蓋有所本吾儕亦不必以白璧之微瑕而少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玄散詩話一卷說部本

不著撰人姓氏其書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見
著錄似當時原不甚流傳今說部所載不過四則按
明人校刻叢書多喜刪節竊疑是編已非原本又
考說部列其書於元劉斧青瑣詩話之後則其書作
者殆亦元明時人核其所記皆釋事而不釋義蓋取
唐以來詩人之作而叙其本事體例大體因循唐孟
榮本事詩其記縫衣詩自太宗宮人孟浩然後惟
謝幼詹懶向莊臺理曉粧為郎獨自製衣裳金針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入處心俱痛素練常時恨共長宋相戶敢辭纖手冷
芸窗思貼弱肌香縫成不恠無鴻飛言賦得宵來
覆妾牀為一時傳誦一條更直續孟氏之作而為之
紀他如第一則記試駕鯉魚函詩第四則記謝朓寄
蘇紫芳詩採摘遺篇綴述見聞多為各家詩話
所不及載雖摭拾未廣叙述亦間有疏畧然一鱗片
爪固亦譚藝者所不廢惜第三則記沈雲卿夢噉
羹甚寒仰見天上有無二兩字金迥秀解為之解
曰羹寒無火為美天無二字為人君告田有得獲

美人之喜是日雲卿果遇美人苗蘊因賦十三
繡傍金窗十六梳頭厭土大邦之詩以紀之一條頗近
齊諧志怪之談未免為識者所不取惟詩話稟志
怪思自宋已然孟榮本事詩亦有徵異一類則吾
儕亦不必獨責是編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蘭莊詩話一卷說部本

不著撰人姓氏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似在當時已不甚流傳今傳於世者僅說部本此外有古今詩話本則自說部本出非別有據按明高儒百川書志文史類著錄游文小史十三卷云國朝淳梁蘭莊子閱文振遺充彙編古今載籍託物興辭採其事蹟設為史傳以文滑稽聖門者也惜其散出故成此編足以見文字之愈出愈奇而游藝之學不可廢也自南北朝以迄於今作者五十二人今考是編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以蘭莊為名且書中所論始於曹子建又多以作者為標題與高氏之說頗近未知是否即自游文小史中摘錄而成惟說部到此書於西清後村漫叟諸詩話之後且詳其所論僅止於李唐之世則又似宋人所作此則猶有待於異日之考証焉其書前凡四則勒為一卷首曹子建次陶潛次劉太真次漢魏按明人校刻叢書往往於原書多所刪節今編疑是編亦非是本核其所論大旨謂學詩必以三百篇及漢魏間人為主方見古人妙處而無齊梁間綺靡氣味

其論曹子建詩質樸渾厚不著客語而永其氣調非後人所易到陳子昂李太白皆慕以為宗論鍾嶸詩品置淵明於中品其上品十一人如王粲阮籍輩皆未必果優於潛若此之類持論皆未為不合惟詳審其大體皆因襲前人緒論鮮有新意蓋不甚經意之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四六餘話一卷說郭本

舊題宋相國通撰國道始末未詳是編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皆罕見著錄今所傳者惟說郭本按其書語對條記詔聖間事儼文條記政和間事則國道之時代最早亦當在南北宋之間矣其書前凡六則勒為一卷大旨在評論宋人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今詳其所論多以遺詞屬對分工拙而所舉文章體式僅祭春牛文王牒儼文數種挂一漏萬既不能該括宋代典謨制誥之體且其中所摘例句又漫無持擇顧

嫌其捨精而求粗按六代及唐典謨制誥之文詞雖駢偶而格尚渾成至唐宋五代漸趨工巧宋代沿其遺風彌競精切宣和以來更用四六全文以對惟以切合為工組織繁瑣而文格轉卑王銍等導於前固必大等承其餘汲於後國相是編大抵皆因循時人緒論取四六論等書割剝成編持論淺陋往往不能窺其要領至於語對條記祭享來未開花如今多信去雖落筆未可輕梨之對及天生對偶條所舉三年太守舊日老翁相公公相子人王主人公泥肥

禾長水落石出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里無過北斗七星三四點南山萬壽十千年迅雷風烈風雷雨絕地天通天地人筵上枇杷本是無聲之樂草間蟋蟀還同不繫之舟諸對則類皆文人游戲之作頗傷典雅國道乃據以為法不免舛陋之譏矣

續本事詩一卷說部本

舊題聶奉先撰奉先始末未詳其書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皆鮮著於錄今傳於世者僅說部本按唐孟榮撰本事詩一卷昆公武郡齋讀書志謂五代時有處常子者常續唐書為二卷仍依唐例分為七章皆唐人之詩今考是編所記多宋人之作其非處常子所續至為顯明竊疑奉先蓋宋元間人故其所記止於兩宋又考其書禁酒條云余每讀嶺南南萬戶酒家可以日飲之則是編蓋奉先謫居嶺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時之所作矣其書都為一卷釐為十有五則其目曰市語曰甘肅路事曰禁酒曰軟紅曰水鏡曰紅麴酒曰葡萄酒曰笑寶曰醪醕曰詩媒曰海棠曰筆管詩曰白鴈曰薄尉曰槐黃按孟榮本事詩釋事而不詮義採歷代詞人緣情之作叙其本事分情感事感高逸怒憤懲異懲赴嘲戲七類是編雖名曰續本事詩然評其體例則頗異於孟書蓋其書既不以類別僅隨筆載記且事義兼釋不專叙本事全書除詩媒海棠筆管詩數條採趙德遠妻

王氏蘇東坡王倚之作而記其本事外其他各條大抵皆考証故是辨訂出處體例頗近於一般詩話似非專續續孟書者至其書中所記各條如軟紅薄尉各條雖亦稍能辨析然考証訓詁既無根柢持論尤傷淺陋勉強淡泊茫無體例蓋偶然雜記非經意之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續文章緣起一卷詩觸本

明陳懋仁撰懋仁字無功嘉興人累官至泉州府經歷所著有泉南雜志年號韻編析醒漫錄庶物異名疏等書行於世是編不見諸家著錄僅載於宋琰所輯詩觸中按世傳梁任昉文章緣起一卷四庫總目提要謂明陳懋仁嘗為之注故稱疑是編蓋書賈摘錄其注中之涉於文章緣起者竄為一卷詭立名目朱氏未及深辨而收之於所輯詩觸之中其書都為一卷大旨存續秦漢以來詩文之始以補任氏之所不及惟任氏之書四庫已譏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引據頗疏不足據為典要今觀是編搜羅排比漫無持擇其謬誤尤甚於梁書如謂二言詩始於黃帝時彈竹歌八言詩始於漢中大夫東方朔曲始於黃帝征蚩尤所作摑鼓之曲行始於馬援之武漢深行聯句始於晉司空賈充與妻李夫人聯句若斯之類考據議論多無根據或妄立名目或不辨真偽或舍本逐末或遺精取粗其糾駁殆難悉數雖其間如謂歌名九始於九招其後夏有九德九夏啟有九辨九歌楚辭有屈原九歌九章宋玉九辨王褒九懷劉向九嘆王逸九思所謂九者如函詩九畹非限於九

篇故屈原九歌及宋玉九辨俱十一章之類追源溯流尚無大謬然總核全書終嫌其取多瑣少蓋依託附會之作定不足語於著作之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答問二卷花雨樓叢書本

清王士禛撰張宗樞輯士禛有古權錄及漁洋詩話等書四庫已著錄宗樞字舍人海鹽人所著有帶經堂詩話若干卷行於世是編末有宗樞及蛟川張榮壽二人後序按榮壽後序云是編原在帶經堂詩話中為舍人張氏所輯則其書原在帶經堂詩話中光緒戊子榮壽校刻花雨樓叢書始自詩話中摘出別為一編先是宗樞方纂詩話得詩問四卷其友正齋處第一卷為即氏梅銘廷槐所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第四卷為長山劉氏大勳所問兩君皆從漁洋山人受業者至於二卷三卷一則為般陽張歷友寫慶所問一則為梁鄒張蕭亭寔居所答其問語與前卷意同宗樞既得其書爰擬指山人答問原文載於詩話復就兩家所答有可疏通而証明者取其一二附錄各條之後榮壽更就詩話所錄哀合編列立名目刻之花雨樓叢書中全書都凡二卷核其所論大旨原本漁洋而主於神韻雖隨問而答了無統系未必盡得詩家之三昧然衡論精核頗

具鑒裁於作詩之法如體格字例換韻五七言分界平仄抑揚諸端討論備至發矇啟聵固未嘗無裨於初學許高虛謂五七言之分設詩家向未之及自道山發其端至漁洋而大暢其說猶詞中小令慢詞之界得玉田秀水而始明其說雖不免過譽要亦深得是編指要之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詩譜一卷 學海類編本

舊題周紫芝撰。紫芝字少隱，宣城人。紹興中登第，歷官樞密院編修官，出知興國軍。為政簡靜，不擾而事無不治。自號竹坡居士。所著有太倉梯米集七十卷，竹坡詩話一卷，及竹坡詞三卷。四庫已著錄。是編即蘇軾御史台獄詞，其書凡有數本，詳畧互異，體例亦殊。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是書，題作烏台詩話。凡十三卷，謂為朋九萬所編。胡仔荅溪漁隱叢話所錄則作烏台詩案。凡三卷，有奇，皆與此本不合。意者此書或原有二種，一為直錄當時供詞，而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以詩語聯綴其間者，一為先列蘇詩，而以獄詞附注於後者。前者名本雖有詳畧，蓋由刪節而非出兩本。後者諸本則均經點竄，是編及所謂朋九萬本，殆皆屬於後者。至直錄當時供詞者，其來源亦不盡同。或如周必大老堂詩話所言，出於東坡親筆，或如胡仔荅溪漁隱叢話所言，出於御史台所存原案，是編都為一卷，首錄蘇詩，而以獄詞附注於後，更於其間撮拾王定國聞見錄、元城先生語錄、趙彥才詩話、胡仔叢話、東坡詩話及石林詩話等書之說，以詮釋之。據續宋紫芝後序云：翰林蘇公以元豐二

年八月十八日屬吏十二月二十七日獄成，就逮。有餘日。

凡御史追捕訊鞫之辭，率作詩語譏諷，故當時款牘好事者往往爭相傳誦，謂之詩譜。予前後所見數本，雖大概相類，而首尾詳畧多不同。今日趙居士攜當塗獄大夫家所藏以示余，比者所見加詳，蓋善本也。則是編蓋紫芝據儲氏藏本重加編次而成。今取其善，校之朋本，其所採錄既較朋本為多。如山村絕句杖藜裹飯去匆匆一首，及塔前古檣八月十五觀潮和李常韻題風水洞和劉道源詩射放鷹和劉放韻和李清臣韻送曾鞏通判越州和劉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源寄張帥氏等十首，皆為明本所無。其他文字之異同亦多，足資校勘。蓋可與朋本並存，為治蘇詩者之一助。惟朋本四庫列之史部傳記類，今以其書首蘇詩而後獄詞，與詩林廣記諸書體例頗近，姑附之於詩話文評中，俾來者考之。

詩談一卷 誤郭本

不著撰人姓氏其書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見著錄惟說郛中有之按說郛之載此書到之於十四詩四之後編首題宋闕名知其為宋人所撰又考其書中曾引宋沈存中夢溪筆談之說則其時代最早亦當在南北宋之間矣其書都凡五則勒為一卷似已非是本核其所論大抵摭拾諸家詩話參以唐宋筆記哀合成編然撮拾未廣所採亦未盡淹雜割裂未便無體例且凡所引據皆不加辨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如第一則引任昉文章流別謂三言詩自晉散騎常侍夏侯湛始四言詩自前後楚王傳章孟諫楚王戊始五言詩自漢騎都尉李陵與蘇武詩始六言詩自漢大司農谷永始七言詩自漢武帝柏梁殿聯句始九言詩自魏高貴鄉公始之類採本追源多失其真是編乃且錄其文不加辨析未免疏於考訂又如引白樂天論詩一則亦不著所出按世傳白氏論詩之作多出後人偽託是徵引其說乃不著其所出亦不足以觀人信此外引

沈存中夢溪筆談一則議論考據亦鮮有發揮惟記李良吉天若有情天亦老石曼卿對於月如無恨月長圓一條及記寇萊公水底月為天上月楊大年對以眼中人似面前人一條記時人軼事差足以資談助總之其書蓋摭拾成書實不足以言著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詩學要言三卷宣統三年辛亥刊本

清鄭啟祚撰啟祚字繼著號吉人番禺人性好讀書尤喜吟詠與邑人陳澧相友善諸子皆從之遊宣統三年辛亥卒於里年八十有二所著有耕雲別墅詩集一卷詩話一卷行於世是編末有其孫慶時校記云慶時少喜為詩然不肖學亦不知學先大父因輯詩學要言一書以授慶時念此書之有裨於學詩者不少而不忍秘也因以公諸世則是編蓋啟祚晚年課孫所作及宣統三年辛亥啟祚卒後其孫慶時不忍自秘始以付剞劂焉其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都凡三卷釐為學詩作詩兩篇上卷為學詩凡十有七則大旨在論學詩之綱領中下兩卷為作詩計中卷凡三十有一條大旨在論作詩之精神下卷凡二十有六條大旨在論作詩之格調大抵揅指古今詩話及諸家詩話彙合成編核其所採如秋星閣詩話後山詩話滄浪詩話說詩碎語珊瑚鉤詩話歐公試筆藝圃類稿藏海詩話對床夜話茗溪詩話洪北江詩話詩品徐而庵詩話金玉詩話志林漁洋詩話臨漢隱居詩話中山詩話存餘堂詩話麓堂詩話談藝錄許彥周詩話屏子詩話錄

天香雪移詩話履齋詩話海山詩屋詩話袁白齋詩話白石道人詩話唐子西文錄歸田詩話詩式六一居士詩話迂叟詩話誠齋詩話蔡寬夫詩話竹坡老人詩話石林詩話冷齋夜話凡此詩話吳禮部詩話等都凡四十種類皆習見之書且此編引或直錄原文或稍加刪節絕無發明考証蓋偶然摘鈔以課其孫本無意於著述其後人尊崇手澤因以梓行是不足與於著作之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法萃編十五卷雲南叢書本

清許印芳撰印芳字麟篆石屏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光緒十九年癸巳印芳自序云說詩以教人虞書言志後孔子之訓興觀羣怨溫柔敦厚孟子之訓以意逆志論詩人是皆詞約義精為千古說詩之祖後世尚五七言專其說者始於六朝之鍾氏詩評唐宋元明踵而為之以詩話著錄者無慮數百家大抵誤格調或病空疏瑣碎陳軌則或病膠固穿鑿如斯之類僅資流覽無取師法不佞今纂是編采擷菁英擇尤層萃為初學批卻導欵索隱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頃則是編蓋光緒十九年癸巳印芳病古今詩話之空疎穿鑿未盡可法校短量長采擷菁英之所纂輯也其書都凡十有五卷首錄詩序次錄漢魏六朝論文之論於詩有關係者次錄鍾氏詩品遞及唐宋元明以迄有清歷代詩話都凡十有餘種其目曰詩經序詩傳序與論詩文與吳質書與楊德祖書文章流別論宋書謝靈運傳論答陸厥問聲韻書所書文學傳論文心雕龍詩品樂府古題要解村山詩式與元稹論文唐人雜說二十四詩品唐人論詩雜文滄浪詩話白石道人詩話臞庵詩評宋人雜說談藝錄明人雜說藝圃類稿餘藻經堂詩話然燈紀聞師友詩傳錄古夫于亭詩話調譜談龍錄詩學纂聞說詩晬語按其所採或直錄原文或各加駢辭取古今評詩論文之語各依時代先後衷合或編搜羅排比隨稱詳賅雖其間摭拾百家矜示與博往往未能一一融貫然據其自序云詩文高妙之境迥出繩墨蹊徑之外然合繩墨以求高妙未有不墮入惡道者故知詩文之不可泥乎法之逆要貴得手法之意且貴得手法外之意乃善用法而不為法所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耳是其採擷亦自有標準與明人詩話類編等書之漫無持擇者固自不同也

詩史一卷燕京大學排印本

宋蔡居厚撰居厚字寬夫臨川人延禧子崇寧進士大觀初拜右正言進右諫議大夫後知東平府事蹟具詳宋史是編宋史藝文志著錄於文史類宋志以後惟千頃堂書目類書類所載司馬泰文獻堂編中有一詩史之目而不著撰人姓氏今文獻堂編一書已散佚不存不知其所收是否即蔡氏之書考光緒江西通志藝文畧詩文評類及撫州府志藝文志詩話類均著錄蔡寬夫詩史二卷註云蔡居厚撰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宋史藝文志是其存當時似無傳本諸志所載不過據宋志而著錄未必果見其書也又考厲鶚宋詩記事卷三十七謂蔡居厚著有詩話似亦失考蓋詩史中所舉人名無在熙寧後者其為居厚所撰無疑明月宿道人校刊阮閱詩話總龜其前集引用書目有蔡寬夫詩史後集引用書目有蔡寬夫詩話是詩史詩話本為二書大抵阮閱詩話總龜所引有詩史而無詩話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所引有詩話而無詩史至阮氏總龜後集所引蔡寬夫詩話則又據胡氏叢話

轉引厲鶚宋詩紀事引蔡寬夫詩話每誤作詩史失之甚矣是編為近人郭紹虞所輯撰拾詩話總龜前集說詩樂趣五代詩話及全五代詩諸書所引東晉成編總計全書所輯都凡一百二十有五則初為一卷搜羅排比頗稱詳核今據其所輯各條考之其內容多偏於論事蓋摭拾歷代詩人緣情之作而論述其事或因詩以見事或因事以紀詩與蔡寬夫詩話之專以論辭為主者性質體例顯然不同不知何以諸家稱引每多相混意者或以二書作者姓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相同引者不察輒轉因襲遂以致誤耶是編於諸家稱引之譌誤者皆別加案語附之各條之下考証真偽辨別疑似言皆有據誠蔡氏之功臣也

詩韻五卷附錄一卷嘉慶三年丙午刊本

清朱琰校輯琰海鹽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乾隆二十五年朱氏自序云近日場屋功令用詩學官弟子皆以詩為課坊間有詩法入門圖機活法二書初學者樂其簡便奉為圭臬蒙切懼焉爰取古今詩話之可法者八種彙而刊之曰詩學津選是其書原名詩學津選蓋朱氏深懼初學之誤於詩法入門圖機活法等書而師法不古也因取古今詩話之可法者京輯成書以為場屋程式之計其書都凡五卷取六朝以來下迄清初諸家詩話十有四種合而成書第一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為詩品二十四詩以詩式第二卷為白石道人詩說滄浪詩話藝圃類稿第三卷為談藝錄古夫于亭詩問答第四卷為樂府古題要解第五卷為樂府指迷詞旨文章緣起續文章緣起端溪硯譜又以漁洋詩話及說詩碎語二書附之編末不入卷次計其所採是較其自序之說多出六種未詳其故意者或其所輯初僅八種其後續有所得隨時列入自序乃不及改耶按清代場屋用詩於是詩法入門圖機活法等書層出不窮或競競於平仄之間以求合律而師法不古或指調綴字但取通融而不

求作詩之旨輒轉敗壞猥雜殊甚是編當採古今詩話彙而刊之以為初學取法搜羅排比差具條理雖所採各家或未能融貫且於其間雜以端溪硯譜亦與詩文無涉又明陳繼仁續文章緣起一書未見諸家著錄蓋書賈摘錄其所撰文章緣起注京集成編訛妄名曰朱氏乃未及深辨尤不免疏畧然詳其大體則終較坊間所出詩法入門之類為優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論一卷 說部本

宋釋普聞撰。普聞始末未詳。其書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疑其佚已久。今雖有說郛本流傳於世。然全書僅存二則。似已非完本。不足為其書明時猶存之証。今考其書。曾引石屋八峯春到了。雙澗雨晴初。小室鉤簾坐。人間無畫圖之句。按石屋者元釋清拱之字也。是編既引其詩。則普聞之時代。當已在元季。說郛本題作宋釋普聞者誤也。又考其書中。曾錄其自作送求僧行者。及十里沙堤水滿湖二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則普聞亦工於詩者。是編都凡二則。勒為一卷。大旨論詩以杜甫為宗。於東坡。魯直。荆公諸家之出於杜甫者。皆深致其推崇。其說謂杜詩備於衆體。東坡長於古韻。豪逸大度。魯直長於律詩。老健超邁。荆公長於絕句。閒暇清麗。各得其一體。而自成一家。又謂盡家鍊字。莫如鍊句。鍊句莫若得格。格高本乎琢句。句高則格勝。天下之詩。莫出乎二句。一曰意句。一曰境句。意從境出。故境句易琢。意句難製。魯直荆公之詩。所以能出

乎流輩者。蓋能得意句之妙也。若此之類。凡其所論。皆未為不合。惜其間擬拾近人之詩。而附以己作。多未能盡工。不免標榜之嫌。然序錄同時之詩。而附以己作。其來已久。唐宋人詩話說部。點綴以成佳句。標榜以借虛聲者。其類尤夥。是亦非普聞之創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比紅兒詩話一卷說郭本

宋馮曾撰曾始末未詳其書亦未見諸家著錄惟說郭中有之此外有古今詩話本蓋即自說郭本出按比紅兒詩者唐羅虬（一作虬）之所作也唐王保定撰言云虬州籍中有紅兒善音聲羅虬為作絕句百首號比紅兒詩聞見後錄亦云羅虬從事坊州有營妓紅兒先為郡將所辟人不取近則亦悅之郡將不能容則棄官去然於紅兒猶不忘也擬諸美物作比紅兒詩其詩說郭唐人說及全唐詩並收錄之詩凡百首前有羅氏自序云比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紅者為離宮妓杜紅兒作也美貌年少機智慧悟不與羣妓等清沈可培注云廣明中虬為李孝恭從事籍中有美歌者杜紅兒虬令之歌贈以絲孝恭以紅兒為副戎所盼不令受虬怒手刃紅兒既而追其冤作比紅詩詩中以歷代美人作比而以自言其不如紅兒因以比紅兒名其詩是編蓋就羅氏所咏而為之說故名之曰比紅兒詩詁全書都凡十有一則勒為一卷稽討故實考訂出處其體裁雖近於箋注惟箋注必以原詩為本更從而詮釋之是編則但論故實不加詮釋故得稱為詩話今考其書

如論北齊馮淑妃荀奉倩妻王獻之情人各條雖足備讀首之參考然凡所考訂皆不著出處釋難割裂壯無體例蓋由販鬻而來寔不足語於著作之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雪浪齋日記一卷說郭本

不著撰人姓氏其書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見著錄惟說郭中有之僅四則哀為一卷按明人校刻叢書風氣多喜刪節原本是編僅存四則殆已非其全且清初新城王士禛五代詩話引其書荆公問山谷云作小詞曾看李後主詞否云曾看荆公云何處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東流為對荆公云未若細雨夢回難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又細雨涇流光最妙一條即為今本所無音者明時或猶有全書而是編之非是本尤為明顯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據其所存四則考之其目曰用事曰小詩曰老杜句法曰小詞其中除用事小詩二則論玉溪生韓退之溫庭筠諸家之作為唐時人外其他二則皆論宋人今竊疑其書之作最早亦當在南宋之世核其所論大抵撮拾唐宋詞人之作分別為之論列或品騰其優劣或考訂其出處惜摭拾既嫌其未廣所採益不盡工如用事條謂玉溪生牡丹詩錦帳佳人乃越絕書中事退之燈花詩所用黃重事見前漢書之類考訂出處多未能探其本源蓋由敗壞而來不必盡見本書至其所採諸家之作既多瑣

見且採摭未精亦不足以資後學之觸發惟其間諸家詩詞之因襲前人句法差為可取總之其書體例根雜議論膚淺心是無足取今以其既非是本不能據其殘文而定原書之優劣姑附其名於詩文評中俾來者考之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紀詩不分卷 燕京大學排印本

不著撰人姓氏。歷代史志及晁陳諸家書目。亦鮮見著錄。惟宋阮閱詩話總龜前集稱引及之。然考其稱引書目。亦不言其卷數及撰人姓氏。是其在當時。名已不顯。故卷數及撰人。均無可考。且除詩話總龜之外。亦不見他家徵引。則自南宋以來。其書已佚。又考阮閱為元豐進士。建炎元年以中奉大夫出知袁州。則是編之作。最晚亦當在北宋之末矣。其書散佚既久。世無傳本。是編為近人郭紹虞所輯。全書都凡六條。大半皆阮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氏詩話總龜所引。今據其所輯各條考之。除卷二王平甫夢至靈芝宮詩一條之外。其他各條。所論皆東坡之詩。如過溪亭一條。為東坡詩題。詩戲張天驤一條。為東坡次韻送張山人歸彭城詩。又卷二十八引聽杭僧惟賢琴詩一條。且見東坡題跋卷六。按王氏集注分類東坡詩引趙次公語。謂此條出先生詩話。則此條亦見東坡詩話。至於王平甫夢至靈芝宮詩一條。雖不涉於東坡。然其事亦見王直方詩話。僅其所紀較彼書畧詳。總觀今存諸佚文之內。若覺其書所載類皆因襲前人舊曰

說或直錄原文。或加增改。其出於自撰者殊不多觀。故二編疑其書之作。當與東坡詩話等書同例。蓋並出時人之所纂集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閑居詩話不分卷燕京大學排印本

不著撰人姓氏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均不見著錄僅宋
阮閱詩話總龜多所稱引然考其稱引書目亦不著卷
數及撰人姓氏疑其在當時名已不顯且自總龜之後亦
不見他家稱引則其佚已久又考宋詩紀事卷九十一云
釋智圓字無外錢塘人俗姓徐自號中庸子居孤山瑪瑙
院與處士林逋為鄰友有閑居編書名閑居與處編正
同又智圓所撰有閑居筆記若干卷多論詩人逸事今
考總龜所引佚文論僧詩者幾居其半卷四十四且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林逋送通武詩與宋詩紀事之說正合意者其書或即從
閑居筆記中輯出如答喬詩話之輯自答喬筆記玉壺詩
話之輯自玉壺清話耶其書散佚既久諸家詩話鮮有稱
引是編為近人郭紹虞所輯核其所錄都凡十有二條大
率皆出阮氏詩話總龜惟骨休懷武昌故樓詩及惠
崇與寇萊公分題吟詩二條出於伍涵芬說詩樂趣
按是書佚文以總龜所引較多伍氏樂趣所引與之畧同
惟此二條總龜未注出處列之所引閑居詩話之後殆
亦詩話佚文故伍氏據之而屬之詩話未必別有所本

也今考其佚文雖僅十有二條其與他書相同者已過

其半如龐穎公病中不廢詩韓魏公和御製詩劉子
儀嘲夏英公富丞相贈劉堅詩石曼卿贈韓退詩諸
條之見於溫公續詩話楊大年嘲梁周翰朱昂一條見
於中山詩話至於龐穎公病中不廢詩一條且謂余時
為諫官云云更非溫公不能有此語故今竊疑其書蓋出
智圓筆記而復經後人竄竊為之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高齋詩話一卷燕京大學排印本

宋曾慥撰慥字端伯晉江人初為尚書郎直寶文閣奉祠博學能詩號至游子閑居銀峯集百家類說凡六百二十餘種又著有高齋漫錄及樂府雅詞二書四庫已著錄是編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皆罕見著錄福建通志經籍志載其著作亦僅有高齋漫錄一卷而不及詩話惟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前後集阮閱詩話總龜後集葛立方韻語陽秋及王楙野客叢書諸書時多稱引且據韻語陽秋卷十六稱曾端伯高齋詩話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審

部

其書為曾氏所撰按宋人詩話多從筆記中輯出如容齋詩話之出於容齋隨筆玉壺詩話之出於玉壺清話其例是繁而稿疑是編亦自高齋漫錄中輯出是以諸家著錄僅及漫錄而不及詩話惟今以諸家所引校之四庫本高齋漫錄絕無相同之語殊為可異意者或漫錄書早經散佚永樂大典所據已非完本故亦無詩話中語歟其書散佚已久諸家書目皆罕著錄故其卷數已不可考是編為近人郭紹虞所輯據茗溪漁隱叢話及詩話總龜等書之所稱引衷合成編總計全書所錄者

凡二十四有四條勒為一卷更據詩人玉屑詩林廣記竹莊詩話野客叢書雲麓漫鈔雲谷雜記宋詩紀事歷代詞話詞林紀事諸書所引校其異同搜羅考訂頗稱詳審今據其所輯各條觀之其考証故是辨訂出處如荆公桃源行白詩言琵琶及詩詠玉蕊棠花諸條雖間有可採惟其間品題議論既多失之膚淺援引前人之作亦多為明見之辭未能簡擇其精粹蓋其書本割剝曾氏漫錄而成非同詩話宜其瑕瑜之互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審

部

石室談詩二卷東萊趙氏樞書叢刊本

明趙士喆撰士喆字百潛東萊人崇禎三年庚午超貢由軍功薦舉准以知縣選用時二子濟翰已相繼食餼甲申後避跡於登郡松椒山二子偕隱高風亮節欽仰一時卒卿謚文潛所著有皇綱錄建文年譜逸史三傳藏書論斷正統論辨歷年詩史萊史遼宮詞及觀物齋詩文集等書行於世是編編首有序三篇一為金壇張明卿序二為順治己丑其弟士冕序三為士喆自序按士喆自序末題癸未仲春癸未為崇禎十六年則是編之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當已在有明末季矣其書都凡上下二卷釐為三篇上卷為總論二十四條下卷為論各體二十一條及論諸家二十一條大旨取詩理詩情詩法三者而酌之使歸於興觀群怨之旨更按時代以辨其體裁據諸家而衡其工拙核其所論大體揔括同時諸人論詩之說而以己意折衷之如謂王元美藝苑危言字字論家其所短者在深於法而淺於情重於詞而輕於理止取於留連光景之資於所謂興觀群怨者未嘗着眼鍾譚二子一掃文人之窠臼畧體格而尊性靈詩人之妙有在於牝牡驪黃之

外有弇州不能識而彼獨識之有通於性命經濟之旨者

弇州不能言而彼獨言之然意存矯枉太逞偏鋒又長於論古詩而短於論近體又未能近善又如論各體及論諸家等條亦皆斟酌於元美于鱗茂秦諸家之說持論尚稱平正惟其間折衷損益不免自相矛盾如上卷第二十一條既謂詩中稍涉道理者元美于鱗皆痛詆之儒者之語固不宜多用於詩佛老之語獨可多用手乃第十三條又力辨元美言作詩勿涉議論之非若斯之類則未免首尾兩端莫衷一是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石園詩話二卷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刊本

清余成教撰成教字通夫奉新人石園其號也嘉慶十三年戊辰舉於鄉然時藝非其所好乃專力於詩古文辭所著有石園文稿一卷癸未小草一卷石園集杜一卷石園集句一卷及是編行於世是編編首有序二篇一為嘉慶二十一年吳嵩學序一為嘉慶癸酉方觀序一為嘉慶癸酉劉子春序按方氏序云嘉慶庚申同儕十數人相與為文字之約每當江城晤對各出所有因敢以石園之年最幼而不推而畏之戊辰舉於鄉年來從詩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古文積累之餘為石園詩話取其有關性情學行之大者而錄之則是編蓋嘉慶間成教擅時藝而專治詩古文辭時積累之所存也又按劉氏序云石園詩話自唐而宋而元明而今各以卷次上下多寡不必盡同石園方先後付梓然今考是編都凡二卷所說僅限於唐人之詩與劉序所謂自唐而宋而元明而今者殊不相合蓋者或成教當時雖擬先後付梓而實未盡刊行歟是編所論大抵皆為唐人之詩且多人賦見者蓋讀書得間隨筆載記初非經意之作其謂陳子

昂首倡高雅冲澹之音一掃六代之纖弱上遏貞

觀之微波下決開元之正派繼往開來中流砥柱若斯之類其言固本為不食又其論唐人選詩集者唐人朋友兄弟詩黨為一集者唐詩人齊名者唐詩人以體名者之類亦足為談藝者之一助惜搜羅考據猶未盡完備如唐詩人以體名者所舉不過上官元知及三十六體三者疏畧之譏實所不免又往往好以人品定詩之優劣如謂宋之問附張易之而顯及左遷逃還匿於維陽張仲之家復令兄子頌其謀殺武三思事以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購不獨為當時義士所譏亦為後世君子所羞稱新唐書以之與沈佺期比肩有慚於沈多矣之類尤不免迂腐不足以為定論也

滇南草堂詩話十四卷嘉慶五年庚申刊本

清檀默齋輯默齋者檀萃之字也萃望江人乾隆進士官錄知縣所著有說蠶五經考粵蒙默齋穆天子傳注疏滇海虞衡志等書行於世是編前有錢序云默齋先生道行於滇二十餘年滇人士從之游門牆極盛開草堂行詩教與諸弟子言詩先生語之諸弟子錄而編次之曰滇南草堂詩話又按其書滇會篇云草堂自傷播徙荒陬行十餘年所與遊者皆老生伴侶患難相從之輩一知半解可為宣揚即為錄之不使其無聞故以語其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人以為教俾著於後世又云己酉之春移寓如意巷得屋九間前授生徒後安女侍中築草堂招諸老落成之而草堂之稱傳矣則是編蓋乾隆五十四年己酉間檀氏居滇築草堂為詩會時與諸老論詩之語而門弟子為之編次者也其書都凡十有四卷釐為九類第一卷為滇會第二卷至第五卷為滇宦第六卷為滇客第七卷為滇友第八卷至第十卷為滇徒第十一卷為滇庭第十二卷為滇淑第十三卷為滇外第十四卷為滇記又於每類之前各附小序體例畧倣隨園詩話凡所論

述悉為同時諸人之作同草堂諸老滇南流宦以迄及門弟子及淑女方外之流凡涉於詩者志著於錄或因詩以紀事或因事以見詩品題議論多溢美蓋檀氏學雖博洽而詩非所長故其議論多不愜當惟乾隆以來滇南風氣與夫當時詩人之軼事遺聞多賴以存此則有資於多聞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立德堂詩話一卷宣統二年庚戌刊本

清鄒以謙撰以謙字伯才號樵菴番禺人潛心經學兼好詞章性至孝母卒哀毀逾恆踰年而卒遺稿為白蟻所食蕩然無復存者是編本有宣統二年鄒慶時校勘記云立德堂詩話先師樵菴先生遺著也先生文學湛深夙耽吟詠時時託於詩以見志間且執筆為詩話近以慶時喜學詩每有所作輒寫寄慶時慶時方竊自欣幸而先生遽歸道山並其遺書亦並飽白蟻之腹茲復輯而刊之以存先生文學於萬一按慶時為以謙族弟嘗從學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以謙是編蓋以謙卒後慶時為之校輯而以付剞劂者也其書都凡九則勒為一卷按以謙夙耽吟詠鄒啟祚耕雲別墅詩話引其吟金魚投閒謝釣餌得所樂盤盂一詩云有如此胸襟更有如此文字乃食貧終老天之生才果何如哉又錄天香雲移詩話亦稱其作詩有淡致是以謙之詩固大聲於當時者然今觀其所作詩話不過寥寥數條揔括既嫌未廣所採亦不盡工且其所論半皆家人父子及親戚朋友之作或點綴以矜佳句或標榜以借虛聲諛言滿紙實難逃後人之譏誚至其議論亦

不免失之迂腐不能窺見要領觀其自題其書曰立德堂詩話意謂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三者之中尤當以德行為重不宜沾沾以文學自見也則其論詩之旨可想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酌雅詩話三卷雲南叢書本

清陳偉勳撰。偉勳自號酌雅主人。劍川人。是編前有道光己酉偉勳自序。知其書實成於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全書都凡三卷。按自文章正宗以講學為詩家正脈。白沙定山諸集更變。而厲至明葉廷秀等。而風雅掃地矣。是編承其餘風。專以講學之見論詩。其自序云。余非能詩者也。亦非知詩者也。何有詩話。顧嘗服膺思無邪之一言。以為是千古言詩極則。外聖人之言。舍性情之正。而言詩。必非佳詩。故嘗持此意以論列風雅。其論詩之大旨如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審

部

其病亦正坐於此。今考其書。謂世之邪說。一為釋教。一為淫辭。惑世誣民。莫此為甚。程子謂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騷騷乎入於其中。痛切甚矣。唐人詩中有贈某上人。某禪師之作。宜戒學者。今勿讀之。又謂茅草美人。離騷託興。其意在於愛君。三百篇中淫風不一。聖人未刪者。蓋欲以懲創人之逸志。以觀列國之盛衰。其必法韶武而放鄭聲者。正以其淫也。陶詩醇厚古茂。太初之音。詩與人均堪不朽。杜固詩中之聖。顛沛流離。不忘蒼生。所以可傳。太白東坡樂天之才。人間絕唱。但多贈妓之作。已

不免脂粉氣。若元楊廉夫。詩才冠世。張士誠據吳時。東南名士多往歸之。所不能致者。惟廉夫一人。其人品之高。卓尤有足多。惜多置姬妾。載與俱遊。至為耆舊八體詞題目。已多鄙褻。不止為文章疵類。故其書到朱子感興以闢異端。復以論瞿存齋所載鴛鴦傳一條。次之。其後以合程子淫聲美色以遠之之意。其他各條所論。亦多作理語。不知飲食男女。人之大欲。關雎房之樂。而列冠風首。是言情之作。聖人不廢。偉勳乃欲舉古今言情之詩。悉加刪汰。未免膠柱鼓瑟。故其人雖以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審

部

裁獄獄自命。然其論詩。實近迂腐。而不可為訓焉。

仁在堂論文各法六卷花雨樓叢書本

清路德撰德字潤生，藍屋人，嘉慶進士，累官至戶部郎中，以目盲歸里，主闕中各書院，以制舉業名於時。所著有檀花館集行於世，是編前有鎮海張壽榮序，云路潤生先生以制藝一道苦口良言，諄諄為學者告，其心可謂至而盡矣。顧其所發明指示，皆散在各集文後，非披閱全編，無由挈其要領，予流覽之下，因為分類輯錄，俾不至漫無統紀，是其書蓋克緒問壽榮就路氏制藝名集摘錄其說，分類編次之所成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其書都凡六卷，釐為兩篇，第一卷為作法總論，第二卷至第六卷為各法分論，大旨作法總論，皆通論制藝作法，及時宜流弊諸大端，各法分論，則分別各題，標其作法，分為十有九格，其目曰破承法、講末出全題法、領上法、出題法、截上題法、截下題法、結上題法、冒下題法、承上冒下題法、全偏題法、偏全題法、截搭題法、滾作題法、滾截兼行題法、比喻題法、贅斥題法、代述題法、長題法、全章題法，各格皆備，論作法間亦以四書各題附存於後，若網在綱，有條不紊，俾與子知。

一題有不可易之法，一法有不可混之題，按自元明以來，兼用經義試士，大旨以闡發理道為宗，厥後其法日密，其體日變，其弊亦日生，明洪永之世，風氣初開，文尚簡樸，至隆萬之後，以機法為貴，漸趨巧，是編推敲字句，推求語脈，以為程式制藝之計，既啟摹仿之風，復長傾詛之習，殊非論文之正，惟有清道，咸以來時文之風氣，頗可藉以考見，姑存之，詩文評中畧備一格焉可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古今文派述略一卷 四明叢書本

清陳康黼撰張振駮註康黼字次農號懷夫鄞人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以拔貢中試浙江鄉試好訓詁詞章之學而敷試禮部不獲售戊戌庚子之後任鎮海縣書院山長及儲材學室寧波府中學堂等校教席丙午如京師居一年授雲南昭通府恩安縣知縣宣統元年己酉兼護府篆旋以正通直行輒撓其志遂官晉省總督李經羲識其才留省任高等學校及法政學校教席辛亥秋民軍起義滇垣響應康黼聞道返里尋應浙江第四中學及第四師範之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主講經史古文多所啟迪卒年五十有五所著有摩崖甕鑊室文鈔若干卷遺言不計刻集今猶藏於家振駮為康黼同邑始末未詳是編前有民國二十五年丙子張壽鏞序云壽鏞景仰先生求其遺著而輒不可得一日弟子張令杭忽以其父振駮先生所注古今文派來曰此懷夫先生在浙江第四師範學校編以教學子者也則其書蓋懷黼晚年返里任教浙江第四師範時所作振駮手錄其稿而為之注民國二十五年丙子壽鏞校刻四明叢書得其稿於振駮子令杭因取之刻入叢書全書都凡七篇勒為一卷

其目曰周秦時之文派曰兩漢三國時之文派曰兩晉六朝時之文派曰唐及五代時之文派曰宋及金元時之文派曰明時之文派曰清時之文派上起周秦下迄有清各依時代斷代為說闡明源流品第優劣大旨在治理學經濟文章於一鑰而以理勝辭勝判為兩途持論尚無大謬惟必以辭勝者為美文理勝者為用文而於二者之中獨重理勝膠柱鼓瑟矣未造古文一藩籬按蓋康黼自戊戌庚子之後目睹國勢之危亟乃專力經世之學以斬瀟乎時會是編之所以獨重理勝者蓋亦有所為而發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游藝約言一卷 古桐書屋續刻三種

清劉融齋撰。融齋名熙載，字伯簡，江蘇興化人。融齋其號也。道光進士，累官至左中允。治經無漢宋門戶，自子史天文算法字學音韻靡不通曉。尤以躬行為主，秉性儉約，至貴不易其初。後主講上海龍門書院，以終。所著有四音定切、說文雙聲、說文疊韻、持志塾言、藝概、昨非集等書行於世。是編蓋光緒十三年丁亥先生捐館後，其子惺庵錄其諸同學以付剞劂者。全書前為一卷，大抵皆評詩論文之語，體例與所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藝部

藝概畧同。惟藝所論較有系統，是編則隨筆載記，不類不次，且於詩文之外，兼及書畫體例、珠璣龐雜，核其所論大旨，以情意為主，而不專尚法度。如謂文本於心，善為文者內出而無窮，不善為文者外托而有限，又謂作文作詩作書皆須兼意與法，任意廢法，任法廢意均無是處。若斯之類，其言皆未為不愜。此外如論辭必已出而力糾前人摹擬之習，及謂修辭有修潔之修，有修飾之修，潔者修之極，飾者潔之賊，諸條亦皆深中癥結。雖偶然劄記之作，不甚經意，

未免浸於持擇，如謂文之理法通於詩，作詩必詩，作文必文，非知詩文者之類，所見寔粗。任意增黃，是不足以為定論。然其書之作，蓋與其所撰藝概相輔而行，合而觀之，亦足見劉氏一家之學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藝部

論學三說一卷 學海類編

清黃與堅撰與堅字履泰號思庵太倉人順治進士康熙中
試鴻博授編修遷詹事書畫工詩所著有思庵集若
千卷行於世錢謙益稱其胡挫鉤鎖縹緲惻愴吳偉
業選要東十子詩亦以與堅為冠是編前有與堅小序
云余髫髻與學為詩中歲學為古文晚耽理學詩少殺古
文乃益進大約余所學先詩後文已又極詩文之要而歸於理
次第有然今適頽齡懼其奄促因舉三說條分縷次以
告於世是其書蓋與堅晚年自述其修學之涯王徑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舊都為一卷為三篇一理說二文說三詩說故以論學三說
名其書按與堅一生專精好學自幼而壯自壯而老官
柄間是編舉詩古文及理學之要條分縷次各為之說
大旨論理以伊川象山陽明之說為宗根本自然洞徹本
末論文以韓歐為主奉六經史漢本謂為文且求其達
致其潔論詩以三百篇漢唐為主謂鍊字不如鍊意必
情景豁達寄託深遠核其所論大抵皆得之體驗能深
得其中甘苦與輾轉因襲由取諸南而來者固自不同
惟其自序謂余所學先詩後文又極詩文之要而歸於

理其書之病正坐於此其文說云余論文先理學以理
學是非之正也若此之類其說多以講學之道為詩文
正貨而不能得詩文言外之致此則未可為訓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事以紀詩或因詩以見事凡所議論率無深解且於其

4

藥欄詩話二集卷之六

清嚴廷中撰。廷中字秋樵，宜良人。生平潛心詞翰，自入己庫，即取一切制藝文字，搜羅推燒之，而專致力於詩詞。通光中，累官至福山尹。是編蓋其論詩之作，其書不分卷，種為甲乙二集。大旨在推闡詩法，評衡得失。有所見則分別條錄之，不類不次，核其所論，如謂至性至情語，似易而實難，或以淺目之，非知詩者也。此種真摯語，在唐惟香山，在宋惟放翁。近代諸公集中，不多見此。其言固未為不合。然其謂在唐惟香山，在宋惟放翁，則未免所見過小。且書中所論諸家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作，類皆習見，議論亦多膚淺，不能窺其要領。惟其論工部之詩，壞於宋人之詩話，因之以誤後人。蓋宋人之於工部，專之過甚，不惜穿鑿附會，以為之說，不曰某字淵源於某書，即曰某句為一代之史筆。夫工部之詩，固冠絕於時，亦何至字字皆書，句句皆史。且工部當日下筆，又何必字字皆書，句句皆史。如此其不憚煩，後人誤信宋人之說，而不體此意，遂不學其沉雄闊大，而學其字字皆書，不遺其忠厚纏綿，而學其句句皆史。幾至堆砌率直而不自知。此非工部之誤後人，實宋人詩話誤之也。按前人謂詩亡於話，其言雖不免

失之於偏，然今觀嚴氏之說，其攻駁宋人詩話之失，皆深中癥結，亦可謂言之有故，執之成理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耕雲別墅詩話一卷宣統三年辛亥刊本

清鄒啟祚撰。啟祚字繼藩，號吉人，番禺縣南山鄉人也。性好讀書，尤喜吟詠。所著有耕雲別墅詩集一卷，詩學要言三卷。宣統三年辛亥卒，年八十有二。事蹟具詳番禺縣續志。是編編首有民國四年乙卯吳功溥序，編末有其孫慶時校記。按慶時校記云：先大父所為詩話原本四卷，都可萬餘言。三月十九之役，適付裝池，遂以失去。幸曾錄副寄沈君太侔，沈君又以視朱君通儒。朱君嘗摘登北京通報，惜副本亦已散佚，而通報全份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又不可復得，因而輯之，得五千言，十一僅存，至可寶貴。又吳氏序亦深惜其十失其九，未獲睹其全本，則是編是啟祚卒後，其孫慶時據北京通報所刊，掇拾成書，以付剞劂，蓋已非啟祚原本矣。其書都為一卷，按啟祚潛心詞章，與清儒陳澧相友善，學問亦有根柢，是編論其鄉人之詩，多足補志乘之所不及，其鄉邦文獻，賴之以傳者，固自不少。又其論古人為詩，皆發於情之不能自己，故情真語摯，不求工而自工，後人無病呻吟，刻意求工，而不知滿紙浮詞，時露矯揉痕跡，是之謂弄巧成

拙。又謂凡學詩萬不可存一擬學某家之心，宜各就性之所近，不能強亦不必強。若此之類，其言尤深得詩家三昧。非深知其中甘苦得失者，不能道也。惟往往於各條之中，附以己作，則不免自相標榜之嫌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藻川堂譚藝不分卷

清鄧綬撰字保之武岡人所著有雲山讀書記及是編行於世按其所撰雲山讀書記前有光緒十四年戊子鄧氏小引云宋明以來著述傳世若困學紀聞日知錄之屬分類煩繁殊異於古便學者之檢尋而已予謂言語文章其原麗道相為灌輸惟簡易為能通天下之理故於讀書所得分目為三曰內學言德行也曰外治言政事也其曰譚藝皆言語文學之支流詩文亦藝也因附錄焉則是編蓋同先間鄧氏所作藻川堂者其齋名也其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不分卷釐為四篇其目曰日月唐虞三代比興取古今言語文章之流別及詩文格律一一為之條析惜分類首既多未愜議論冗瑣尤少持擇日月篇源本經史謂古今善為文章者莫不淵源載籍取多用宏非是不能扶搖萬里而上下波瀾其言固未為不合乃論文之外往往漫衍而及於經義則不免自乖體例之議又唐虞三代兩篇所論多及後世詩文尤不知其於義何取惟其中持論亦間有可取如論文以陸機所云來不可遏去不可止東坡所云行乎其所以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以不得不止及思風

發於胸臆言果流於唇齒之說為千古為文不易之理而力斥後世剽竊之弊言皆中肯又如論古代詩文之體大雅諸詩昌皇雄博與商頌畧同而其文采亦比於商頌小雅諸詩慷慨纏綿與國風畧同而其辭章亦比於國風左國之文流而為國策仲連無忌之雄直上博邱明戰國之文旁衍為莊騷莊辛宋玉之逸群導源風雅若斯之類亦頗稱有見總之其書捃拾百家矜示輿博固未能一一融貫然擇其所長棄其所短亦未常不足為談藝者之一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陸樞書屋詩話一卷 雲南書本

清師範撰。範字荔扉，雲南趙州人。乾隆舉人，官望江知縣。性敏捷，偶然揮翰，動輒萬言。所著有金華山樵集，行於世。是編為其論詩之作，全書都凡六十有二則，勒為一卷。凡家世舊聞及友朋新作之涉於詩者，皆隨筆載記，以己意品題之。大抵隨得隨錄，不類不次，惟摭拾乾隆御製詩之足資典刑者，列冠編首。謂自古帝王能詩，未有如我朝之盛者。列聖相承，天章炳蔚，至今上以萬機之暇，製為初集、二集、三集、四集，頒示天下，即古來專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名家之士亦未有如是之富者。典型斯在，咸永津涯。按明清方志以御製編首，登之簡首，識者猶或非之。況是編以論文為主，非同頌聖之作，乃以御製各詩列冠編首，為古今名家之所不及，謾言滿紙，益難逃後人之譏誚矣。此外如論詩識不爽一條，謂同里金式昭立品端方，接人和粹，設帳三十載，癸未謁選，改教回滇，卒於新鄭，官有咏佛手柑一絕云：託根西土問誰栽，百卉曾經指點來。屈處原多伸處少，一拳半握行人猜。生景影況都被此詩道盡。又景忠庵夜坐有句云：代僕晨炊冰結瓦。

寬新夜坐雪堆屋，雖一時真事，終嫌寒苦之態逼人。若斯之類，持論既嫌迂腐，簡擇亦欠精粹，雖其中如論詩以溫柔敦厚為主，即間涉諷刺，要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之類，亦能源本三百篇之旨，然總核其書，終嫌瑕多瑜少。蓋師氏以敏捷博洽著稱，論詩是非其所長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童蒙詩訓一卷 燕京大學排印本

宋呂本中撰本中有童蒙訓及紫微詩話等書四庫已著錄是編明葉盛家竹堂書目始著錄之又楊士奇等所編文淵閣書目中亦著錄之均列入宋人詩話中按宋人詩話多由語錄筆記中輯出如唐子西詩話出自唐子西語錄客齋詩話出自客齋隨筆之類其例是繁是編殆亦由童蒙訓中論詩之語輯錄而成惟今世所傳童蒙訓三卷僅存其近語錄者至於近詩話者則悉經刪汰已不復存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童蒙訓條下云洛蜀之童蒙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分傳是書者輕詞學而重道學不欲以眉山緒論錯雜其間遂刊除其論文之語是其刪汰之故定由於洛蜀之分而刪節之本則當行於宋學盛行之後意者或因刪節之本既行後人以呂氏為詩學名家言多可採遂復撮其論詩之語哀輯而編次之以為是書歟其書某竹堂書目著錄作一冊文淵閣書目則注云已散是其散佚已久卷首亦不可考是編為近人郭紹虞所輯據苦溪漁隱叢話前後集詩人玉屑詩林廣記修辭鑑衡竹莊詩話詩話總龜及香齋續開諸書所引輯錄六十四則勒為一卷

並於每頁之下各附校勘搜羅考訂頗稱詳審今據其所輯各條考之知其書雖名詩訓實兼論詩文大旨持論以蘇黃為宗而取古今詩文名目及友朋新作一一條辨之蓋本中之詩雖得法於豫章然其所稱述初不專於一家以題議論亦多有根柢在宋人詩話中稱佳作讀者與紫微詩話合而觀之亦足見呂氏一家之學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文原一卷 學海類編本

明宋濂撰。濂字景濂，金華人。元至正間薦授翰林院編修。以親老辭不赴。隱東明山著書。歷十餘年。明初以書幣徵，除江南儒學提舉。命授太子經修元史。累轉至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以老致仕。卒諡文憲。所著有宋學士全集。龍門子。浦陽人物記篇。海類編等書行於世。是編載曾浩學海類編中。編首有宋氏自序云：浦江鄭楷，趙友同義烏劉剛楷之弟，相害從余學，已知以道為文，因作文原二篇以貽之。則是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一 部

編蓋濂為其門弟子所作。全書都凡上下二篇。初為一卷，而以後序一篇附之編末。大旨謂文以載道，當以六籍為其本根。六籍之外，則當以孟子為宗。而以韓子歐陽子次之。故上篇探本追源，謂其所謂文者，天生地載而聖人宣之。本建則末治，體著則用章。更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亘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文以載道，非經天緯地烏能語此。惟道未易明，必能知言養氣始為得之。故下篇專論養氣，謂人心先養氣，然後情深而後明，氣盛

而神化，乃可以與天地同功。核其所讀如謂人文之顯，始於庖犧之世。庖犧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遂成天地自然之文。又謂文氣自創，皆四瑕八冥九靈有以累之。其說皆未為不當。然必以天下之文盡歸之於載道，則未免刻舟求劍，失之於千里之外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一 部

文評一卷 學海類編本

明王世貞撰世貞有全唐詩說及詩評各一卷四庫已著錄是編為王世衡文之作全書都為一卷取字景濂王子充胡仲申劉伯溫高季迪蘇伯衡方希直解大紳楊士奇邱仲深李賓之陸鼎儀程克勤吳原博王濟之羅景鳴吳氏懌楊君諫羅靜正陳公甫祝希哲王伯安崔子鍾湛源明李獻吉何仲默徐昌穀鄭繼之王子衡康德涵王敬夫高子業夏文應王稚欽江景昭廖鳴吾郭价夫營道生李夢臣陳約之黃德兆黃勉之陸浚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江于順袁永之呂仲木馬伯循顏惟喬楊用修屠文升王允賓羅遠夫王思道許伯誠薛君采朱子价喬景叔吳俊伯歸熙甫盧少梗梁公實宋子相李于鱗等六十三家之文一一論其優劣大抵於每人之下各著數語以評衡之核其所論類皆得失互見褒貶並存惟於吳氏懌陳公甫何仲默徐昌穀王敬夫陸浚明江于順數家之作差無貶辭夫衡文之道難以空言且文人之作瑕瑜互見擬指零篇以定優劣昔人猶或病之今世貞乃欲以一二形似之語隨意取譬以定一家之得失固宜其

失之千里而不足以為定論且今考是編諸家書目皆鮮著於錄僅與全唐詩說及詩評二書同載於書目海類編之中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全唐詩說及詩評二書比割剝世貞藝苑卮言而成世貞著作初無此二名則是編之作殆亦割裂王氏卮言鈔撮成書未必果出於世貞之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南窗漫記一卷 船山遺書本

清王夫之撰。夫之有詩經稗疏四卷，已著錄。是編前有夫之自序。題戊辰天中日。按戊辰為清康熙二十七年。據其自序云：近則兩目皆瞶，杜鵑啼屋後樹，亦不復聞。疇昔所辱贈示之作，皆苦思索，不得一章。病中髣髴所憶，僅保殘數章句，悽然已乃還自哂，則是編之作，當已在康熙二十七年戊辰。蓋夫之晚年之所作也。其書亦名薑齋詩話。按夫之晚年所撰論詩之作，除是編之外，尚有詩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及夕堂永日緒論內外編二書。總名曰薑齋詩話。合之則為一編，分之則各自成書。是編即詩話之第三卷也。其書都為一卷。所論皆近事。蓋夫之晚年，擬指同時諸人及親友贈答之作，累合而成。或品隲其優劣，或考訂其淵源。今詳其所紀，既不能舉當時之流派，又不能擇諸家之精粹。其間點綴以成佳句，標榜以借虛聲者，亦所不免。且既名詩話，又及雜事，如紀南昌城北禪室有楊義，仍手書池開沙月白，門對杏榆清門聯，及紀王

澄川岳侯祠為賈死忠，為子死孝，大丈夫當如此矣。南人歸南北人歸北，小朝廷豈求活耶。極聯黃鶴樓，福衡洲上千年恨，崔顥樓頭一首詩。柱帖諸條皆嫌其曼衍旁枝，有乖體例。惟明清之間詩人之零章斷句，軟事道閑，或賴以得存，是則其書雖非夫之經意之作，亦談藝者所不廢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夕堂永日緒論內外編二卷船山遺書本

清王夫之撰夫之有詩經稗疏四卷已著錄是編前有夫之自序題庚午補天穿日按庚午為清康熙二十九年又據其自序云余自束髮受業經義十六而學韻語閱古今人所作詩不下十萬經義亦數萬首既來山中孤寂之暇有所點定因論其大約如此則是編蓋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夫之避亂衡陽山中時之所作也其書亦名蓋齋詩話蓋齋者夫之之字也先是夫之之撰詩話也每卷各立名目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之則為一書分之則各自成編其第一卷曰詩譯第二卷即是編也全書分為內外二編編為一卷取固秦以來下迄有明諸家之說凡涉於詩者一一為之條析按夫之之學以經義為長詩文亦為世所重其論詩源本於三百篇大旨以情意為主而力糾明人門戶之見及摹擬推敲之習謂合情而能達會景而生心體物而得神自有靈通之句化工之妙若但求字句之工巧則性情先為外蕩生意索然矣其言皆深中癥結此外如謂情景名雖

為二而實是不可離論以起承轉收之法說詩之失論宋人作詩必求出處之陋若斯之類議論亦多有根柢蓋夫之學問賅洽不由鉅釘而來既知其中甘苦然後定其是非自然深中款要雖其間持論往往牽涉經議於詩人之旨未能盡愜然瑕不掩瑜終非他家之所能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詩擬議一卷國立北京圖書館藏傳鈔本

清劉光第撰光第字裴村富順人博學能詩尤重氣節
光緒進士累官至刑部主事以陳寶箴薦加四品卿銜
參預新政孝欽后垂簾被誅為戊戌六君子之一所有有
介白堂詩集行於世是編未見刻本似當時是未刪刪
此本蓋先生舊友宜甯饒燮炯生先生據原稿錄副以
贈國立北京圖書館者也其書都為一卷大旨在取三百
篇之詩與魏晉六朝以來諸家之作相擬議故以詩擬議
名其書按喜怒哀樂者人心之所同也詩有情志之所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一
部

也情感既同則其發之於詩也亦往往相似此古今詩人之
作所以每多暗合非盡出於剽竊也前人取古樂府提籃
忘採桑昨夜夢漁陽與周南卷耳嗟我懷人置彼周行
相比較其情意之相似誠非偶然是編編輯師其意取六朝
以來諸家之作與三百篇辭旨相類者一一為之比擬如
謂卷耳一詩東原之說寔較朱傳為勝馬病僕痲蓋
遙念其君子行役景象如唐詩席人回樽勸童僕及杜
詩我行已水瀕我僕猶木末之意又如謂燕燕一詩與謝
康樂詩顧望脰未情汀曲舟已隱及王摩詰詩解纜

君已遙望君猶詩立辭旨畧同若斯之類凡其所
擬議大體皆得詩人之旨雖其牽強附會之處亦
所不免據其所長棄其所短比較研究要亦不失
為治詩之一法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一
部

詩古訓補遺七卷 西園讀書記本

清黃朝桂撰朝桂新安人始末未詳是編為其所撰詩書古訓補遺中之一種編中有光緒十九年黃氏自序云僕徵阮文達公詩書古訓刺取經史子書中詩書語彙而成編好古之士莫不家置一編矣惟其中尚多所遺即阮公即經引用等書宜補者仍多也今朝桂乃畧於阮公未經引用各種古書再加采輯集成此編則是編蓋光緒十九年癸巳朝桂病阮氏原書於古書中猶多遺漏因取阮氏未經稱引各書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加采輯之所成也其書都凡七卷義例悉依阮氏之舊惟於所引各書有節錄其上下文為義而中間斷不悉引者則用德清俞樾廣雅釋詁疏證拾遺之例並空一格使易識別核其所採大抵皆秦漢以來子史雜說如管子韓非子論衡法言風俗通義尸子琴操吳越春秋越絕書竹書紀年人物志列子中壘等書都凡十有三種其中於論衡法言風俗通義及琴操等書所採尤多搜羅排比雖足補阮氏之闕遺然其稱引之書既無時代之限制又無固定之標準且不辨真偽

不別精粗悉加徵引如列子琴操為後人偽托久成定讞竹書紀年之真偽亦眾說紛紛阮氏不加援引要非無故是編乃無一語為之考証而漫無採擇未免疏陋蓋摭拾百家以充奧博而簡擇寔未能精審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毛鄭異同疏正不分卷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書

清范迪襄撰。迪襄會稽人。始末未詳。是編亦未見刻本。今所傳者。惟國立北京圖書館所藏鈔本一冊。竹紙。朱欄。每半頁十行。行三十五六字不等。行書細字。筆乙頗多。似為范氏原稿。首首尾尾均有殘缺。今所存者。僅自國風邶風迄於齊風。其書不分卷。亦不錄經傳全文。但有所考証。則分別條錄之。大旨。在取毛鄭異同。一一為之疏証。或據陸德明。孔穎達。阮元。陳奐。李黼平諸家之說。以推闡其意。或自舒己見。以辨訂其說。如謂。悔予不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部

今上章既言送。此章自宜言行。不宜復言送。以辨鄭箋訓時為送之誤。又如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傳云。扶蘇扶肩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函言。言高小大小各得其宜也。箋云。扶肩之本生於山。喻恩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華生於隰。喻恩置有美德者於下位也。此言其用臣顛倒失其所也。范氏辨之云。木本生於山。荷本生於隰。原非失其所。鄭乃探下意以強釋上二句。失之不如毛之明簡。若斯之類。雖亦頗能辨析。然綜核全書。大抵多排鄭箋。而主毛傳。持論亦不免

失之於偏。如子宮不嗣音。傳訓嗣為習。箋訓嗣為續。范氏謂此詩刺學校之廢。自當責其不習。與不當。僅言朋友投贈之情也。此蓋誤信序說。而失之附會。轉不如鄭箋以嗣為續。以音為聲問。就相思之情而言。較為明快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部

書傳人物類聚不分卷 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純祖元年辛酉朴準源金祖淳等奉命纂輯準源字平叔號錦石潘南人治川紹之裔孫也英祖十五年己未生正祖時中進士以蔭連陞輔國階官三營大將軍遷至判敦寧府事純祖七年丁卯卒追贈領相諡曰忠獻其女選侍正祖冊為綏嬪即純祖之生母也祖淳初名淳淳字士源號楓巢安東人濟諫之曾孫也英祖四十一年乙酉生正祖九年乙巳登文科官至大提學領敦寧府事純祖時封永安府院君二十一年辛卯卒諡曰忠文是

編蓋純祖即位之年命準源祖純等之所纂輯也其書不分卷大旨存類取書傳人物自帝堯至呂侯文侯凡八十有八人各附傳畧撮為一編按自帝堯以至商周之世書傳所載歷代人物自天子以至庶人其類寔繁輾轉糾結時多譌誤是編恐始學之士或病其紛紜也因取書傳人物類聚而繫之核其所載大抵以見於書傳之先後為次搜羅排比頗稱簡核惜其於經傳所有虛名無可考証者亦牽連並入如謂四岳名未詳四岳官名一人總四岳之事又如謂三苗春秋傳謂之豷豷三苗

國名竄之於三危不知堯與治四岳傳云四岳即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舜與竄三苗於三危傳云三苗國名經室氏之後為諸侯是四岳三苗之非人名考之於傳顯然可徵是編乃列之於堯舜禹湯諸人之間是則耳目之前亦不免疏畧矣

梅氏尚書平九卷 查章閣寫本

朝鮮丁若鏞撰若庸字美庸一字頌甫茶山侯養其號也羅州人牧使載道之子英祖三十八年壬午生於廣州幼承庭訓博學好古長而精通名物訓詁百家技藝之學正宗十三年己酉登文科十六年壬子入為玉堂修撰歷官至承旨憲宗二年丙申卒諡曰文度生平著書二百數十卷總名洙水全書是編為其櫛室集之十六卷至二十四卷蓋侯養經集之一種也按若鏞自幼學於京師即肄梅氏之書及正宗十六年壬子春入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熙政堂會正案方潛心經籍博詢時英頌尚書條問數百餘條於今古文之辨垂詢頗嚴而若鏞方殷苦在家未克條對及正宗卒始著是編蓋不忘先帝之問也其書都凡九卷大旨以尚書初有伏生今文二十九篇並序一篇尋有孔壁所出四十六篇至東晉時梅賾復進孔安國古文尚書五十六篇一時古文尚書大行於世學者多篤信之至宋朱子始疑其偽嘗謂孔安國書是假書又曰孔書東晉方出此諸儒皆未之見可疑之甚此外前有吳才老後有吳

幼清皆力有成書力辨其偽惟清蕭山毛奇齡作古文尚書寬詞八卷於朱子之言侮慢詬訕無復餘地若鏞以漢唐以來學者能寫守古經未有若朱子者其於梅氏之書豈能疑於無疑因擬拾漢唐以來諸家之說取朱子所以起疑之端平心訂議詳其所論大抵精研密核辨論明快其謂毛氏之書本意非衛聖經凡朱子之言務欲舐排之以自立懺名而辨論豪快未易折說尤為持平大議謙之法首肯平允如漢人所謂廷尉平者若鏞可謂深得其道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尚書知遠錄七卷奎章閣寫本

朝鮮丁若鏞撰若鏞字美甫亦字頌甫茶山侯庵其號也羅州人牧使載通之子英祖壬午生於廣州幼承庭訓博學好古長而精通名物訓詁百家技藝之學正字己酉登文科壬子入為玉堂修撰歷官至承旨憲宗丙申歿諡曰文度平生著書二百數十卷總名澆水全書是編為櫛櫛堂集之第三十一卷至三十七卷蓋侯庵經集中之一種也其書都凡七卷大旨謂讀書之法必先知明訓詁訓詁明而字義通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義通而句可解句可解而章可析句解章析而後全篇之大義斯見群經皆然尤以尚書之中奇字險句為多兩漢名儒雖盡力疏解然訓詁未明議論先起詁釋愈多聖言益晦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梅賾蔡沉多取古註之善者而參以己見所謂多聞闕疑正在於此因遵夫子之教而為是編名曰尚書知遠錄者蓋有取於書之為教所以知遠之義也今考其書蓋與所撰尚書古訓相表裡取梅蔡二家之說與古訓同者合之其不同者則反復詳載或是古而非今或捨

故而詳新其有古今皆疏者則時附己見以疏通証明之統核全書雖大抵因循舊說鮮有新義又往往詳於議論而疏於考証蓋其書之作不過因知遠而王之所施之於今為甚梅賾初非有意於疏經也是亦勿容深責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尚書古訓六卷 奎章閣寫本

朝鮮丁若鏞撰。若鏞字美庸，一字頌甫，號茶山。及侯
廢羅州人。牧使載道之子。英祖三十八年壬午生於
廣州。幼承庭訓，博學好古，長而精通名物訓詁，百家
技藝之學。正宗十三年己酉登文科，十六年壬子入
為玉堂修撰。累官至承旨。憲宗二年丙申卒。諡曰文
度。生平著書二百數十卷，名曰測水全書，是編為其
堂集之二十五卷至三十卷，即侯廣經集之一種也。其
書前凡六卷，大旨謂五經之中，尚書最受殘缺，其卒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而不亡者，惟二十八篇，乃大禹時伏生所傳今文，其
後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傳其說。此外孔壁古文則
有馬融鄭玄之注，惜伏氏之學亡於永嘉，馬鄭之學
亡於有唐。今所行孔傳，蓋東晉時梅氏所傳，雖其
訓詁多有所本，然既是贗鼎，終難篤信。幸孔穎達正
義及他經注疏，於歐陽大小夏侯及馬鄭之說，猶間
有引用。因令其門人李昉就孔氏正義，撮拾兩漢諸
家之說，又史記說文諸書，凡載尚書之文者，皆搜剔
輯錄，以考其異同。至於左傳國語禮記論語孟子之

中間有引書者，亦加採錄，彙次編列。而於其間畧附
己見，以表示取捨之意。考訂引証，大抵頗稱詳核。雖
其所採歐陽大小夏侯及馬鄭之說，亦多有駁異，其處
在傳取見，未必皆深中聖人之旨。然多所闡疑，信而
好古，其纂輯之功，亦自不可沒。蓋與阮氏詩書古訓
同為學者所不廢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尚書補傳三卷金鶴鎮藏寫本四冊

朝鮮洪顥周撰夷周字成伯號淵泉豐山人為承旨仁謨之子正宗十九年乙卯登文科歷官大提學左議政及統祖之喪為審定陵地總護使事竣迄退拜判中樞之職由是引退來入都門憲宗八年壬寅卒於僑居年六十有九則其生年當在英祖五十年甲午也顥周與文衡東鉤韓其文章德業頗為世之所重平生最喜朴思庵蓋其性氣風節皆有所近也所著有東史世家諸子精言象數蒼華大東文集洪氏家言鶴周散筆戲記志疑及詩文集行於世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書都凡寫本三冊卷為三卷大旨在補尚書蔡傳之缺遺或據經而析其疑或立論而廣其意核其所論時多精神獨到之見如二典為謨朱夫子固言是正而集傳蓋命蔡九章所編者故其所言眾說而取捨未精演述舊聞而大旨反晦顥周以程朱之學補其缺而正其誤如洛誥之征毫二自寧周公而明裡康王之誥不採孔傳之類無一不明辨而昭析惟三韓學者治經多好為議論是編亦不見意存箴諫曲解經意如釋盤庚謂古語有之曰殷人先罰而後賞又曰殷人罰而不賞甚矣其誣也實

功而罰罪皆天則也尚書之傳於今嚴厲而可畏未若盤庚之尤者也君欲遷都民不肯適流言是脅動若彼其類也而諄諄開時若誘驕子及其事成而居尊也則曰罔罪汝眾其無然而已之類蓋皆未能盡脫三韓與子有之氣息難於治通聖教或不無裨益然其體象免為白圭之玷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書經淺說三卷 奎章閣藏書本殘卷

朝鮮趙翼撰翼字飛卿號浦浦豐壤人會樞密中之子宣祖十二年己卯生三十五年壬寅登科選入湖堂累官至左相孝宗六年乙未卒諡曰文孝翼生有異質五歲能屬文少貴從月汀伊根壽學禮凡音律書畫兵法卜筮之學無不洞曉晚年專心性理之學所著有文集十五卷是編為奎章閣舊藏寫本全書都凡上中下三卷惜上下兩卷久已殘缺今所存者僅為中卷始於商書湯誓迄於微子惟其於盤庚三篇及高宗彤日西伯戡桀微子各篇皆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錄經文不加訓解按趙氏是編成於仁祖十六年戊寅至孝宗六年乙未而上進經筵大旨意在箴規非以解經為主核其所釋皆就書經各篇章句辨析論難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句下解云自古言性始於此而此有道德心性微之語則見人有義理之心而不及其原本之所自至於天叙天秩則言此理之本於天也夏桀失為后之道己之伐夏乃責任之不得已故先言民生稟性之所自人君責任之所在乃推本之言又桀失其為后之道得罪於天而紂獻之責在於湯句下解云天降衷於民

使有恒性而立之君使終其獻紂獻之道正德厚生皆其事也故人君苟虐其民使民生困窮斯得罪於天若斯之類大體皆自抒己見循文為釋往往議論多而考証少蓋趙氏之學本以理性為主且經筵講章亦非詁經之體是吾人亦不足深責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經講義十二卷補遺三卷章句藏書本

朝鮮丁若鏞撰若鏞有易學緒言十三卷已著錄是編為與
猶堂集第一卷至第四卷蓋侯庵經集中之一種也先是正
祖十五年辛亥之秋內苑試射若鏞以侍從之臣參射不中
罰直北營復課以詩經條問八百餘章限四十條對若鏞更
乞展期二十日而卒業名曰詩經講義至純祖八年戊辰復以
講義之作惟問是對問所不及雖舊聞與敢述而因取詩
經遺意利為補遺其書都凡十有二卷而以補遺三卷附
之編末今考其原書以就正祖所問逐條講述已見議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考証時有精意如謂孔子輯詩三百今其數相符則其文
未嘗殘缺也經文既皆可信自義似若易言然其所以難解
者不獨美刺之事也風歌篇風而似雅桑扈以下雅而
似風魯商二頌頌而似雅則風雅之體亦難解也詩有六義
經三緯三宜其稱風雅頌賦比興毛傳所繫只有興而不
見賦比孔穎達以為言興以顯賦比此誤也三舉其二則其一
自顯而今舉其一何以顯其二字又云周南臣對曰二詩未必
皆后妃之自作也漢儒之宗齊魯者蓋以關雎為康王以後
之刺詩此固不經而其必為官人所作却無明據古人云婦

人之詩臣未之信也其說皆足備學者之一解雖補編之中

大抵皆因循舊聞鮮有新解如謂風有二義亦有二音
指趣迥別不能相通上以風化下有風教也風化也風俗也其
音為平聲下以風刺上者風諫也風刺也風喻也其音為
去聲安得以一風字兼合二義踳據之音乎易曰風行地上
觀先王以省方觀民孟子曰草上之風必偃此以風之流行
而得名也又如據左傳以卷耳為急隨之詩崔龜岡岵言
皇路之崎嶇也僕夫疲頓言輔佐之非人也若斯之類字
聲附會於經旨時多未愜然瑕不掩瑜宜其書之頗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正祖褒獎也

南溪先生禮說二十卷 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朴世采撰世采有範學全編六卷已著錄是編為世采說禮之作南溪者世采之號也編首有崇禎紀元九十一年戊戌門人清風全錄序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蓋已備矣然而邦家異體吉凶殊轍事端不窮而疑晦多門苟非深於節文儀則者其何以折衷於斯哉我文純公遠於禮平日與知舊門人互相問答者亦必引經據義各極其趣獨恨其言散見錯出未易有檢厚益全真卿講讀遺集之餘手自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錄群分類取之曰南溪先生禮說則是編蓋肅宗四十四年戊戌世采卒後厚齋全真卿取世采與知舊門人論禮之辭為之編次者也其都凡二十卷篇目次第一依文公家禮之序其有異同則參以五先生禮說全文元疑禮問解添入新目如書院禮王朝禮為家禮問解所無則依續問解之例列立一目之類其往復文字或有答而無問者或有問而無答者或有一事疊問者或有問同答異者皆一一載錄以備參考又其於問者姓名皆詳為紀錄並於其下注

明某年以為考閱先後之便至一目之中問答諸條亦各以類聚若一問之中或兼數事或通他條者則詳註見於某條以便互考編次頗緝有體今考其書大抵詳於議論而疏於考証故其大小二載記之出處亦未能詳意按世采精於當世之禮所著六禮疑輯三禮儀及家禮要解等書皆意在致用是編就古今疑禮立說訂議大抵情理曲當本末備舉多切於人家日用之需雖於古義鮮有闡發然與六禮疑輯等書合而觀之亦足見朴氏一家之學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喪禮備要不分卷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申義慶撰義慶始末未詳僅知其學出於金沙溪嘗為書堂教師是編前有光海君十二年庚申金長生序及仁祖二十六年戊子其子集序按集序云右申公義慶所纂述先君子修潛而升之者行於世有年惜其書早出間或添刪有未盡者先君子嘗以是病之仍不住修改蓋其所追錄視舊昭十二則是編蓋義慶所著而經沙溪金長生為之反覆詳訂重加增損至仁祖二十六年戊子沙溪子獨慎齋全集始以付剞劂其書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分卷都為一冊大旨以冠昏喪祭四禮通乎吉凶之需為有家日用之禮惟禮之為用易行於平閑吉常之時而多失於急遽凶變之際苟非素所講習是難合宜而應節故喪祭之禮在四禮之中為尤重且切是編祖述文公家禮博考經籍參酌古今諸家之說添補時俗日用之制自初喪至葬祭一切儀式靡不備述而以祠堂神主衣衾衰經及五服喪具發柩成坎立碑受吊陳饌等圖說附之卷首今考其書大抵以文公家禮為主而於其間多所損益凡可補者補之如初終楔處綴足易服用深衣

製有冒及設冰小斂後經帶之類可改者改之如孝子出入時所服墨衰既非古制又非國俗故代以方笠及生布直領之類可特者移之如遷主復履移於吉祭後之類此外如吉祭之所以補其缺改葬之所以備其變凡儀禮家禮今制國制有相異同者皆反覆詳訂以資參考雖折衷眾說未必悉合古制又祠堂之儀四時之祭以及墓祭忌祭之類皆非喪禮乃亦曼衍及之尤未免有乖體例然其於節文度數之異同繁簡變禮疑文之衡決難斷者皆詳加考校規模條例巨細不遺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足以成一家之言焉

詩傳講義四卷 奎章閣藏寫本

不著撰人姓氏是編為奎章閣舊藏寫本。版心墨印字畫工整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編首有集玉齋長方印就其繕寫莊績之跡考之大致當為正祖在東宮時講本其書都凡四卷而以詩序列之編首今考其書大旨皆宗朱子集傳而間採諸家之說以附益之如謂三百篇名篇之義初無定例多不過五少纔取一所謂五字名篇者昊天有成命是也所謂一字名篇者般賁黜是也至若黃鳥則取棘蠻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貌草蟲則章嘒嘒之聲瓜瓞取絲絲之形蛇捨番番之狀大夫與祝名而俱稱堂堊以祗字而單舉又如葛覃歸寧父母注謂春秋傳云杞相姬來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又曰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為夫人歸寧禮也今此文王之后妃則貴而能勤富而能儉締結既成漸濯既訖敬不泄於師傅孝子不哀於父母王業之基也若斯之類雖因循前人陳說大體尚無大謬惟其間往往好以意為解不求有據如關雎琴瑟友之注云八音之中金石匏土非無其器而和平之

音莫如琴瑟若五倫之內父子君臣無往非倫而親愛之情莫若朋友常棣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其是之謂乎又如以盧令令三章為語或玩物喪志之詩是則不詳論不完古義誠不免於臆斷之譏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名多識四卷 奎章閣藏寫本

不著撰人姓氏。惟朝鮮總督府所編朝鮮圖書解題作丁學祥撰。學祥初名學淵。字樸修。號西山。承旨若鏞之子。正祖十一年丁未生。哲宗五年壬子入仕。十年己未卒。官至直長。然考是編前有純祖五年乙丑丁氏樸修序。編末有純祖十三年若湖田夫斗陽跋。據樸修序云。余弟樸棗。春日讀毛詩。一日持詩名多識而請余為之序。又據若湖田夫斗陽跋云。近與丁西山兄弟証交。月地風朝。時或面晤。一日耘圃。予示余以詩名多識四卷。伯氏因山已詳為之序。則其書實學祥之弟所作。解題殆以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書不著作者姓氏。而書中又時有學祥按字樣。遂誤以為學祥所撰歟。然証之原書序跋。則其書本為樸修之弟樸棗所撰。而學祥或有所增刪耶。樸棗名學團。號耘圃。子始末未詳。其書都凡四卷。釐為八門。第一卷為識草。識穀。第二卷為識木。識菜。第三卷為識鳥。識獸。第四卷為識蟲。識魚。大旨本夫子多識於草木鳥獸之義。取禽經。菜譜。本草等書。參互較驗。按其名而類之。因其類而演之。徵引考訂。大體尚稱詳實。如辨陸氏以何彼穠矣之唐棣為郁李之誤。及論詩有三杞。鄭風無折我樹杞為柳屬。小雅南山有杞為山木。集于苞杞。隰有杞棘。為枸杞之類。徵

引發明。雖多出於陸疏之外。而足備識者之一解。然所言亦不免失之於疏舛。如以睢鳩為沸波。以葑菲為木類。若斯之類。皆東陳其疏漏。况考証名物而不詳比興之旨。核之古人詁經之體。尤未免可議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鄉禮合編三卷全章閣活字本

朝鮮正宗二十年丙辰李秉模等奉命纂輯秉模字
彥則號靜修齋德水人畏齋端夏之玄孫英祖四十
九年癸巳中進士尋登文科官提學遷兵曹判書正
祖朝拜左相陞領相十年丁未謫益山十一年戊辰
卒謚曰文肅先是正宗二十年丙辰值慈宮周甲之
期於奉壽堂舉行賀筵並招宴還曆以上文武官僚
於洛南軒以明虞庠養老之古義於是始命奎章閣
直提學李秉模同提學尹著東以下七人編輯此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頌之全國以期古禮之復興按是編編首正宗御制
給音云予又思之一曰禮行風動四方惟鄉飲酒近
之是禮也休老而勞農導歡而序齒明貴賤而辨隆
卑正身安國之要率是以興也予小子其敢不修述
焉然鄉約之於化民成俗亦屬為力朱夫子蓋嘗月
朝讀約三代之制如復可見予故曰因今之民變古
之俗被之以仁義示之以本寔鄉約之効不差於鄉
飲酒此規亦不可不講而明之機務之暇彙成鄉飲
儀鄉約條例欲其委曲周摯文質俱備是其作書之

旨畧可概見其書都凡三卷卷一為鄉飲酒禮卷二

為鄉射禮鄉約卷三為士昏禮士冠禮而以給音總
叙列冠編首今考其書大抵摭拾古今禮書及子史
政書之及於鄉禮者各依其類撮為一編如鄉飲酒
禮之據儀禮禮記閑元禮宋史禮志大明集禮國朝
五禮儀鄉約之據藍田呂氏鄉約及朱子增損呂氏
鄉約搜羅排比頗稱賅洽又總叙一篇於周禮鄉飲
酒禮之源起及歷代倣行事蹟網羅詳備尤足資讀
者之參考惟其中於古今異同之辨因革損益之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皆不加論斷但知排比舊文分類鈔襲是則未免可
議耳

明齋先生疑禮問答八卷 奎章閣藏本

朝鮮尹拯撰。拯字子仁，號明齋，坡平人。魯西宣舉之子。八松煌之孫。仁祖七年己巳生。孝宗九年戊戌以學行薦。顯宗五年甲辰任教官。叙右議政。皆辭而不仕。肅宗三十八年壬辰卒。謚曰文成。是編蓋尹氏平日與知友門人論禮問答之辭。而其門人為之裒集刊刻者也。全書都凡八卷。類例一體一依金文元疑禮問解而參以家禮源流。以序次之。如居家禮儀下附以居鄉鄉飲射之儀。居喪禮儀下附以居服中之儀。更以喪變節屬之五服之下。王家禮編之全卷之末。惟全書多以家禮為主。故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禮部

卷

問辭之出於家禮者。則只稱某條某文。而不書卷數。至問答疑節之已見問辭及備要者。則悉刪其節目之煩複者。此外於一目之中。更各以類從。俾便考覽。至於出後出嫁妻廢之服。疑變多端。混例難考。家禮以男為人後。女適人降一等之文。著之五服之下。而妾服亦係焉。是編亦倣其例。別立一目以次之。又國恤中之私禮。亦別立一目。而原集中四禮私儀一篇。附載於此。以備一家之言。其集中文義論難。有與問答殊異者。則別為一類。名曰禮書疑義。係之編末。編次頗稱有體。按尹氏學出於慎獨齋金集。及英甫宗時。於禮學涵養尤深。其編折衷古今。辨

皆等前車見雖其中

別異同。如問告一事。讀祝時。主人無跪伏之節。或是闕文歟。答云古禮以立為敬。東俗以伏為敬。非有闕文也。之類。雖不免屈古禮以從國俗。然如問國俗祭祀輪行。甚非正禮。何以則革此弊歟。答云輪祭雖非禮。而國俗既然。則為子孫者。雖其遠祖適主。只當依其主禰時所輪者而行之。恐不可以為非禮。或疏遠而自絕之。欲改此弊。當革輪行之規。而復古尊祖敬宗之禮。賢孝君子講而行之。豈不善乎。又如答冠禮父歿自為主人之類。其說亦殊明辨。蓋瑕瑜互見之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禮部

卷

得其梗概。因其取諸家之說。編為一書。是長生於文公之書。用力實勤。蓋至宣祖三十二年己亥始克成書。其子慎獨齋金集更為校讐。至肅宗十一年乙丑始以付剞劂。其書都凡十卷。而以圖說一卷揭之編首。按晦菴朱子於四書二經。下至周程張邵之文。無不註釋。惟於禮經則晚年始得施功。自以精力衰耗。其所編摩。至王朝禮十四而止。即所謂儀禮通解是也。至於喪祭二禮。則猶有未及其體用本末之粗完。而可以羽翼本經者。惟有家禮一書。長生深以朱子是編。出於草創亡失之餘。於儀度名物之際。猶不能無病。爰取諸家之說。摘要刪繁。纂注於各

家禮輯覽十卷圖說一卷 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金長生撰。長生字布九號沙溪。光州人。黃岡繼輝之子。明宗三年戊申生。幼而莊重。初從龜峯宋翼。弱受四子近思錄諸書。及長復師事栗谷李珥。備聞道義。尤精禮學。宣祖十一年戊寅。以遺逸薦。屢為郡縣令。仁祖時拜掌令。累遷至刑曹參判。九年辛未卒。謚曰文元。從享文廟。所著有經書辨疑八卷。近思錄釋意一卷。疑禮問解八卷。書疏雜錄若干篇。行於世。是編前有萬曆二十七年己亥長生自序。云余自幼讀家禮。嘗病其未能通曉。既而從友人申義慶講論。積有年紀。又就正於師門。遂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得其梗概。因共取諸家之說。編為一書。是長生於文公之書。用力實勤。蓋至宣祖三十二年己亥始克成書。其子慎獨齋金集更為校讐。至肅宗十一年乙丑始以付剞劂。其書都凡十卷。而以圖說一卷揭之編首。按晦菴朱子於四書二經。下至周程張邵之文。無不註釋。惟於禮經則晚年始得施功。自以精力衰耗。其所編摩。至王朝禮十四而止。即所謂儀禮通解是也。至於喪祭二禮。則猶有未及其體用本末之粗完。而可以羽翼本經者。惟有家禮一書。長生深以朱子是編。出於草創亡失之餘。於儀度名物之際。猶不能無病。爰取諸家之說。摘要刪繁。纂注於各

條之下。或詮釋章句。或考訂異同。訛者正之。疑者闕之。又取古今儀物之可徵者。別為圖說一卷。凡所徵引。皆一一著其出處。其有自序已見者。則別加憑字。以資識別。體例頗稱謹嚴。雖其中不免有遺漏。亦間有採擇。未必盡合朱子之本意。然其書之作。本以切於人家日用之需為主。不以注釋為要。則吾儕亦無容以此責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三禮儀三卷附改葬儀一卷奎章閣藏刊本

朝鮮朴世采撰世采字叔號南溪一號玄石潘南人。中峰潛之子。仁祖辛未生。戊子中進士。以遺逸荐。肅宗甲戌拜相。官至左議政。乙亥卒。謚曰文純。配食廟庭。從事文廟。少時就學於清陰金尚憲。明經達禮。學問純粹。當世推為儒宗。所著有義學全編六卷。及是編行於世。是編末有崇禎辛卯門人清風金幹跋云。我玄石先生博考經籍。撮為一書。名之曰三禮儀。先生易簣。藏在巾衍者有年矣。今門人李友李章精寫一通。克加校讐。託義興李成伸付之剞劂。以廣其傳。則是編蓋肅宗辛卯世采卒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後其門人李季章金幹等。托義興縣監李成伸之所刊行也。其書都凡三卷。而以改葬儀一卷附之。編末按冠昏喪祭四禮。皆有家日用之常禮。不可一日不修。亦不可廢一而不講。三朝學者。解釋四禮。大體悉本文公家禮。然其間或事與時變。不能無古今異宜之處。光海君時。沙溪金長生就申義慶所編喪禮。備要一書。重加增損。節目纖悉。上下通用。惟於冠昏祭三禮。未嘗輯有成書。世采深以好禮之士。拘於見聞。狃於傳習為憂。因博考經籍。撮為是編。宏綱巨旨。一以文公家禮為本。惟條目度數。兼採諸家之說。而參以時俗之制。大抵冠昏禮多用儀禮儀節。

祭禮多用祿儀要訣。雖輟轉因循。於古禮或未盡洽。然其書之作。本以應人家日用之需。通變達常。斟酌損益。於聖人制作之意。古今異同之辨。皆能各極其趣。亦未嘗不切於實用。惟編首所附圖說。類皆依傍前人。於三禮名物位置。多未能核舉。是則未免可議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人物不分卷全章閣藏寫本

不著撰人姓氏亦無序跋足資考証其書不分卷都為一冊意在撮拾春秋所載列國人物類而系之以為讀者翻檢之便按春秋一書於列國人物記載實繁或前後互易或紛錯並出始學之士多病其紛紜是以吾華學者多類而聚之使無錯惑焦氏國史經籍志有春秋宗族名氏譜五卷春秋諡族譜一卷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春秋名字異同錄五卷皆所以釋春秋之名氏惜今所存者惟歸一圖二卷是編之作意亦畧同惟彼書或釋異名或詳氏族是編則但取列國人物類而聚之大旨以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繫國而以帝王年次及見於春秋之年代分注其下首為周次為魯次為齊次為晉次為楚次為秦次為鄭次為衛次為宋次為陳次為蔡次為曹次為吳次為諸雜小國而以列國世系附之編首今考其書搜羅大體尚稱該洽分國編年條理亦殊謹嚴且凡人物之不在春秋之時而見於經文如有仍氏女元妻為樂正后夔所娶之類概不濫入其所處置亦井然有當於人心惟古人之氏族莫繫於春秋是編乃未嘗注意及此又春秋經傳於列國君臣名字或以地或以官或以名或以字輾轉糾結時多錯謬是編亦不能考核異同進而推求聖人筆削之旨

是則不免白璧之微瑕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補編三卷 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朴世采撰。世采字叔號南溪。學者稱之曰玄石先生。清南人。弘文館校理中峯將之子也。仁祖九年辛未。生於漢城。二十六年戊子中進士。以道逸推。肅宗二十年甲戌拜相。官左議政。二十一年乙亥卒。謚曰文純。少時就學清陰金尚憲之門。與尤菴宋時烈。明空尹拯尤相友善。學問淵博。性情溫雅。當世推為儒宗。生平著述多至百數十卷。是編以朱子纂述詩易發揮書禮而後聖門諸經之義。靡不煥然。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其於春秋。既不得夫子修明之旨。且至其傳義定本而疑之。讀者因此往往眩辭迷指。無可準的。世采有感於是。因就二程子及朱子全書。未摭整理。隨類附經。畧倣四傳之遺規。以為是編。其書都凡三卷。而以經傳大義。別冠編首。其例以傳為主。次附傳。次集傳。次遺書外書。大全諸類之屬。搜採大體。尚稱詳核。惟其間於大義所關。亦畧加去取。至於胡氏註中所引。程朱之說。其可用者。亦依本例附入。至於只解文義。無關大旨者。則皆勿錄。其有當移用於上下文者。亦

頗多。隨例去就。體例頗稱謹嚴。格胡氏於春秋作傳。固曰取註於朱程。然核其所釋。大抵不同者居多。且朱子所論。時見集注。胡氏皆缺而不錄。亦頗涉疏漏。非所以盡表章之道。則是難欲使世采之不為此書。其烏可得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論語手劄三卷 奎章閣藏鈔本

朝鮮丁若鏞撰若鏞有易時緒言已著錄是編為奎章閣所藏鈔本每半頁十行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字數同全書節凡三卷不釋全經但於論語各節中有疑義者則分別指出而以己見論倒之故以手劄名其書大旨有列諸家之說而於其下附加案說駁論引証考真舉其最明頗為明確其間持論亦時多卓見如論有子曰其為人父與子二人也事兄悌為仁兄與弟二人也事君忠為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若與臣二人也牧民慈為仁牧與民二人也以至夫婦朋友凡二人之間盡其道者皆仁也按說文云仁从二人親也若鏞之見與說文所釋適相吻合實深得仁字之本義也其中駁案考異亦往往出之臆見無所根據故贅為議論者多如論弟子入則孝節云汎之訓廣古無可據且廣愛眾非弟子之所能孔子謂於凡人當汎汎然愛之於仁者當切切親之非欲廣愛而適適也考劉寶楠論語正義曰廣雅釋言汎博也左傳襄二十八年引此文作汎愛說文汎濫也義亦通按博

與廣義同而若鏞謂古無可據者實出臆斷五訓

又如駁皇侃賢賢易色節云侃曰若欲尊重賢人則當改易其五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而是編謂為非也朱子曰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中庸亦以遠色為勸賁之事已分曉了變易顏色有偽為之者不若易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按侃為漢人云古未遠其言當有所據程伊川曰見賁而變易顏色與皇氏之意正同若鏞不能博引羣徵以証其非而膠柱鼓瑟必附會前人之說似尤嫌其武斷綜論其書實瑕瑜互見之作得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長短要在讀者分別取捨焉

中庸劄記二卷 奎章閣藏寫本

不著撰人姓氏據其書中各條按字上必稱臣則其為當時進士之書殆無疑義是編為奎章閣舊藏寫本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全書都凡二卷蓋取中庸章句而節講義大抵皆撮拾宋儒之說而於其下附以己見敷衍義旨擇舉要義雖時有精義如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云臣按凡人心當寂然不動之時只是渾然一心而已未有人心道心之分也至感而遂通之時此心之發或生於聲色臭味之私或原於仁義禮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之正生於聲色臭味者主於形氣而言故名之曰人心原於仁義禮智者主於天命而言故名之曰道心於是而有人與道之異名也然心之有此二名者只是主理主氣之分而言之耳其實自是一心初非有兩樣心故朱子曰心之虛靈如此一而已又曰人心道心實非有二心此言豈不明白哉生於聲色臭味者易流於欲故曰危原於仁義禮智者無形而難見故曰微精則於二指之間可以精察而無所雜也一則本體之正可以固守而無所遷也精者格致工夫也一者誠正工夫也既能精察而又能固守

則人心雖危而亦安道心雖微而亦著無不得其中矣若斯之類於宋儒性道之說孔門心傳之要多所闡發惟其引三山陳氏之說謂魯經公元年子思作中庸即周威烈王之十七年也夫中庸之出於子思固為允儒相傳之說然必謂其成於經公元年則未免附會總之三韓學者治經多詳於義理而疏於考証是編之作蓋亦不脫斯弊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中庸九經衍義二十九卷在章閣藏本

朝鮮李彦迪撰。彦迪初名迪，以中宗之命更名彦迪，字復古，號晦齋。又號紫溪翁，驪州人。生員滿之子。成宗二十二年辛亥生，九歲而孤，稍長，力學能文。中宗八年癸酉，中生員，十一年甲戌登文科，官至贊成。力學明經，雖無師承而學問純篤。明宗八年癸丑卒，年六十有三。宣祖朝追諡文元。光海時配食廟庭。從享文廟，是編蓋彦迪據真德秀大學衍義、丘濬衍義補之，而作全書都凡二十有九卷。凡原集十七卷，別集十二卷。大旨謂中庸為孔子告魯哀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以為政之道，而遂及於為天下國家之目，即所謂九經是也。其序首之以修身，而次之以尊賢親親，又次之以敬大臣體群臣，子庶民，來百工，以至於柔遠人，懷諸侯，由本而及於末，由近而及於遠，蓋與大學之八條目相為表裡。帝王為治之規模，靡不備具。彦迪以大學之書，數學者以修己治人之道，故詳於進修之功，而畧於為治之目。中庸九經則告人君以為政之道，故詳於經世之目，而畧於修己之功。一書之義，蓋互相闡發，由大學之道而欲收治平之功，不可不取中庸之九經以為設施之條目，由中庸之九經而欲盡修身

之道，不可不取大學之格致誠正以為進修之階級，其序有

不可亂，而功有不可闕也。然竊詳孔子之意，上文言好學力行，知恥而繼之以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下文言明善誠身，而繼之以學問思辨之說，其意亦可知矣。蓋必學以明善，然後可以誠身，而修身之道盡矣。上文所謂好學者，乃所以明善也，力行者，乃所以誠身也。明善者格物致知之謂也，誠身者克己誠意正心修身而總目之也。然則格致誠正之目，雖不列於九經之中，而其意已具於一章之內。又孔子既叙九經之目，而繼之以日所行之者一，蓋一者誠也，誠者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也。九經之道皆本於人主之心，人主之心一有未誠而不純乎天道，則九經者皆為虛文矣。彦迪有見於此，因敷衍中庸九經之義，上推先聖之遺訓，下參諸儒之論著，以及諸史百氏之說，間亦附以己見，隨其條目推而廣之。今考其書以講學明理，誠意正心為修身之目者，所以本之中庸之旨，而取大學進修之目，以明修身之道，必由此而進也。其以體天道畏天命戒滿盈等目，列之別集，附於九經之後者，所以本中庸行之者一之意，而明帝王修天職保天位之道，在於此也。詳其所論，雖才辭縱橫，足以自暢其說，然好議論

而不究其寔所謂東書不觀遊談無根者為吾華宋元以來說經之通弊彦迪本真氏之書行為是編固宜其於是經之本旨多未能盡也

孟子淺說二卷奎章閣藏寫本

朝鮮趙翼撰翼有書經淺說三卷已著錄是編為奎章閣舊藏寫本編首有趙氏己卯自序及乙卯孟子分類淺說自序按己卯自序云始翼於孟子書既據其已見類分之而又為之說名曰孟子分類淺說今二十年矣近見新學讀此書者既讀集注欲兼看淺說則以篇章換易不便於尋考乃復改之從七篇之舊則是編蓋趙氏據其舊作孟子分類淺說改從七篇之舊故不曰分類而但名淺說其書都凡二卷而以分類目錄附之編末今考其書僅逐章標舉大意於名物訓詁皆所弗詳大抵議論多而考証少蓋趙氏篤守程朱之學其分類淺說一書謂孟子言人性本善道來與失諸子論性皆不以為善寔昧於人性之本故聚孟子七篇之言性者為首卷次言修身造道之事次言心術次言人倫次言處身之道次言處世之道次言治道次言黜霸功尊王道次言闢異端明正道次言道統是編所論大體仍本斯旨其論孟子之學以性善為本以修身治國為歸持論固未

實不是惟尋繹語意雖明白易曉於書中義理
實未盡闡發且其說或如策論或如語錄蓋世俗
講章無復先儒詰經之體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樂和聲十卷 奎章閣藏寫本

朝鮮正祖御纂按本朝自建國以來廟樂唯雅俗
失所自宣祖下迄英宗皆輾轉因襲無所更革及正
祖即位深有慨於詩樂之謬思有以復興古樂於是
以律呂正義新法律數等書為本參証古今稽考聲樂
四年庚子更於奎章閣編纂詩樂之書選文士課講
制承親發疑難諄諄不倦並特賜鐘磬琴瑟必於內閣以
修正樂學纂成是編其書都九十卷卷為一節前樂
製源流次樂律本元次樂懸法象次樂器度量數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樂經合旋次樂經均調次樂歌擬譜次樂奏擬譜
次樂舞擬譜次度量譜今考其書斟酌古今稽考
異同或本之造化以溯其源或質之詩禮以正其緒或綴
拾先儒之說以証其是非得失大旨在乎先明詩樂因龍衣
之所以然次論樂律之本元次樂奏之譜調末論度量
衡之法度他如詩之為某世之作為某事而詠為雅樂
為俗樂以及雅樂何以不行廟俗樂何以不設便於禮
者靡非反覆考訂以求其寔雖其間所論亦未必盡居
於古樂然其書之作本不為考故之記誦與考訂蓋深

有慨於聲音節奏之錯謬。特欲以詩樂之編為和聲之階。是則其斟酌損益之功。是不可沒。吾儕亦不必以其不合古制而過議之也。

樂書孤存十二卷。奎章閣藏寫本。

朝鮮丁若鏞撰。若鏞有易學緒言十三卷。已著錄。是編為其所撰。與猶堂集第百六卷至百十七卷。蓋若鏞論樂之作。編首有若鏞小序云。嘉慶辛未冬。余在茶山草菴。顧病痺力屈。未可與勑敵苦戰。然古樂既亡。先聖道晦。不可以不辨。茲取經文數條。冠之在上。次以鄭呂之學。累加疏理。令李晴筆受名之曰樂書孤存。則是編蓋純祖十一年辛未。若鏞居茶山時口傳。而門人李晴之所筆受也。其書都凡十有二卷。大抵就聲律之製作。異同沿革。誤謬等。分別加以疏理。或引據古經。或參以舊說。如據堯典孟子論六律與五聲不同。據大師章論六律本起於鍾聲。及論鍾磬塤鼓琴瑟笙笛諸樂器之類。辨証是非。考証異同。大抵尚稱精核。雖抱殘守缺。其間持論如論六律之管。可執而不可吹之類。未必盡得古樂之真。然古樂之亡已久。其敢見他經者。惟虞周禮而已。秦漢之際。鄭氏五運之學。興然而大興。而陽翟大賈儼然儒宗。其為說雜林玉。霸混淆雅正。及漢末書若月令之類。多濫入聖經。聚轉相傳。儼為樂家之宗祖。承訛襲謬。牢不可破。學樂者欲學古樂。考之虞書周禮。則寂寥數言。邀焉無憑。欲學今樂。徵之呂覽漢史。百家眾說。則詳密周備。顯然有據。

是以譚樂之家不得不捨彼取此以立門戶不惜上誣先聖之學下欺來世之士其不善甚矣故欲躬蹈周品之跡親承虞周之緒與其綴誤以飾其偽曷若孤標一直以救其亡若鍾是編大旨即在於是雖節目虧落條理靡密而大綱既正本源頓清以之制數立均分調成文使八音克諧毋相奪倫則與彼膠漆古今萬籟真者固不可同日而語也

國朝樂章不分卷章閣藏印本

朝鮮英祖時洪啟禧律命膺金致讓具序等奉命纂輯是編末有英祖乙酉御製跋文云我東文獻疏漏考摭難便心恨焉昨因肄儀有大覺悟者樂凡十一聲而熙文繹成章外九章即九成之章也贊揚功德至理斯存與詩之周頌相表裡猗歟盛哉且列朝樂章其詩之周雅也宜乎特命一二卿宰敬輯作編名曰國朝樂章則是編蓋英祖四十一年乙酉因肄儀有感命啟禧等之所纂輯也其書都為一冊不分卷次僅為十有一類其目曰宗廟樂章文昭殿樂章列朝樂章列朝上尊號樂章列朝追上尊號樂章進聖呈樂章朝會禮宴儀通用樂章親耕樂章觀刈樂章親蠶樂章大射禮樂章按李朝自開國以來即制禮作樂世宗二十七年乙丑所製飛龍御天歌尤其著者是編摭拾李朝歷代樂章之和之管弦用之邦國者撮為一編搜羅排比頗稱賅洽雖其所詠大抵規模稍頽贊揚功烈然其間如熙文九章之中加入重光一章而以龍光貞明兩章合為一章

之類既足以觀歷朝樂章之沿革又如宗廟及壽
號等樂章於迎神尊幣初獻亞獻終獻諸禮均
一一註明亦足以觀一代之典制是亦學者所不廢也

墨池揀金附錄一卷寫本

朝鮮李壽長援壽長字仁叟號貞谷天安人顯宗
二年辛丑生肅宗時以寫字官累遷至察訪英宗十
年甲寅卒年七十有三壽長書法勻整有力肅宗每召
至禁中命書御製詩八章又以泥金臨鍾王帖書進
肅宗嘉獎不已清使年美亮見其書稱爲東國第一
手肅宗三十七年辛卯隨通信使赴日本日人携絹牋
乞書者日必數十人壽長或楷或草信手揮灑無不圓
勁是編爲其晚年所撰墨池揀金附錄編首有壽長

自序云余既挹拓漢魏以來諸家筆訣爲一書而顧
念吾東亦有其人情埋沒不傳乃取其有名稱者列
錄以備後之採擇焉是其書蓋作於既成墨池揀金
之後全書都爲一卷取三韓書家之有名者上自薦紳公
卿下及閭巷吏胥無不備錄自新羅高麗下迄李朝累
百千年之間得金生以下七十有四人名曰大東筆家今
考其書於三韓書家或詳其始末或考其淵源或論
其優劣或著其作品品端議論頗稱精該大旨論
書以二王爲主其論羅麗兩朝之能得王家正脈者

惟金生一人。此外則安平石岸可以繼之。至其餘各家。多崇南唐法。至李朝而崇南子日印。大抵體局不極風神氣骨。終之魏晉雄逸之韻。惟字畫剛勁。可適唐人持論頗極平允。雖搜羅或有未富。然創始非易。亦未嘗不可為設教之助焉。

中京誌十二卷 唐章闡撰 活字本

朝鮮金履軼等纂修履軼字公厚號江右安東人右相履軼之弟英祖丁亥生正祖庚戌登文科擢臺憲判書憲宗丁未卒諡曰文簡按中京者即高麗開城舊都也先是高麗太祖二年始自鎭原遷都松嶽之陽踰二府之地辟開京邑號曰開城至文宗之世乃以平壤為西京漢陽為南京開城為中京李朝太祖始都中京定鼎之後乃遷於漢陽是中京亦李朝之舊都也其地舊有志來創始於仁祖二十六年戊子留守金墳蓋就曹

臣俊所撰松都雜記增刪為一卷名曰松都志其後五十九年至肅宗乙酉留守李塾僉正朴來慶進士金始元留守嚴緝等復加增補為上下二卷其後五十三年至英祖丁丑留守吳遂采進士韓命相李景浩等更就乙酉以後之事纂成續志又二十六年至正祖壬寅留守鄭昌順取原續兩志合為一編而重增補其明年留守徐有防進士馬之光趙有善更補其闕畧為松京誌補遺一卷其後二十年至純祖壬戌留守金文淳蒐輯遺逸與補遺合編併為一書名

曰松都續誌其後二十三年至純祖甲申留守金履載始合原續各誌為一編而易名中京志其後七年留守徐嘉淳又續加編算至穆宗乙卯留守趙秉世始以付劄劄即是編也其書都凡十有二卷釐為四十有九門其目曰高麗紀年國朝紀事疆域沿革郡名城郭燧燧部坊官員姓氏戶口田制風俗土產山川名勝宮殿官廨陵墓學校祠壇祀典關防兵制職役庫料郵撥橋梁寺刹古蹟題詠人物才行忠臣孝子孝婦烈女附錄增補文科蔭仕司馬武科武蔭留守經

歷省事教授壽職而以序跋凡例地圖等列冠編首今考其書體例大抵一仍前規而若有變易如壽職壽至中乙亥優老之典故別立一門又如以樓亭附之宮殿之類皆異於前志雖分別類目或先後失宜或繁瑣無當如列疆域於沿革之前是未出京邑而先詳里至又如人物之外別分才行忠臣孝子諸目一似忠臣孝子非人物有其率陋之議誠所難免惟其於山川之道里建設之規模職官之異同人物之興衰與夫食貨之數經政之常皆能整齊故事排比舊文去取之間尚無可議又

其於疆域山川之外兼述宮殿陵墓蓋中京為前朝舊都其興王基業猶在允宜特筆紀之以列於古蹟惜其中紀載猶不免失之於簡不能望宋繁求朱彝尊之書也

江華府志二卷附錄一卷查章閣藏活字本

朝鮮金魯鎮纂修魯鎮字聖瞻江陵人預谷尚星之子英祖十一年乙卯生三十二年丁丑登文科官至吏曹判書正祖十二年戊申卒按江華在朝鮮京畿之域古名甲比古漢高句麗始置郡名曰亢口及歸新羅則曰海口新羅置鎮則曰亢口鎮高麗仍舊名而縣之及遷都則曰江華亦曰沁州其後置郡則改稱曰都江都沁都之稱蓋本於此其後改都置府李朝因之無所更易府舊有二志詳畧多有未當及正祖七年癸卯魯鎮來任留守深感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舊志之不得體要民風故實判泮無紀又以真殿舍奉奎閣外建俱在舊志既成之後不可無志因重加纂輯以為是編書成釐為上下二卷而以詩文之可備故實者若干篇列之附卷今到類目大抵皆昉於古今志乘而畧有更易卷上為建置沿革形勝姓氏風俗山川之卷城郭關梁鎮堡臺台烽燧坊里島嶼宮殿府廟學校祠壇亭台陵墓佛宇卷下為職制軍制貢士名宦流寓人物列女古蹟事宜是搜羅比大體尚詳備於舊志之疏畧亦多所是正按江華為李朝行宮是

編特立宮殿陵墓各門以詳其典制又古蹟一篇皆一指其為今何處非如他志之但舉其名其他各門亦頗實錄惟於府庫之盈絀稅之多寡皆缺而不錄不知倉儲一門寔志乘之所重若謂官府自有簿書不必贅述復奚賴於有志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朝鮮釋聖能撰聖能一作性能號桂坡智異山華嚴

寺僧肅宗時為八道都摠攝三十七年奉命築社漢

山城英宗乙丑以瑞胤代總攝始還故山是編末有

英宗乙丑聖能題識云此城之築寔出於肅廟近年

以來則便置之度外無復如當時諸相公之極意見夫

畫亦安知前功之不歸於畫耳賤僧猥被言相公

便令拋却山門本分竭力奔走於此事者已三十年

矣才卸重擔將還故山謹錄山城事十四條名之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北漢志是其書蓋英宗乙丑聖俞卸任摠攝將還故

山時因懼前功之盡棄故撰拾山城紀事以為是編

全書不分卷。釐為十有四目。首道里。次沿革。次山谿。

次城池次事寔次官員次將校次宮殿次寺刹次樓

觀次橋梁次倉廩次定界次古蹟而以輿圖三幅列

之卷首。今觀其書。今條載紀。雖畧具規模。惟率陋之

處似猶不免。如列道里於沿革之前。列定界於山谿

械池諸目之後皆嫌其先後失序又於戶口選舉風

俗物產人物諸大端皆缺而不錄尤不免疏畧然創

始非易書中如沿革事實諸篇皆頗有實錄非如

其他方志之但抄撮塞責者可比又如山谿樓觀古

蹟各篇多掇拾前人藝文附之各條之下間亦畧有

考証雖於方志之體客有未洽然其纂輯之功亦未

常無補於史乘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陽谷赴京日記不分卷朝鮮蘇祥永藏手稿本

朝鮮蘇世讓撰世讓字彥謙號陽谷晉州人儀賓都事自坡之子成宗十七年丙午生幼而秀異力學能文書法亦深得松雪之體燕山君十年甲子中進士次年燕山君以律詩取士列世讓之作於第一中宗己巳登文科入為玉堂正字累遷至議政府左贊成兼兩館大提學明宗十七年壬戌卒年七十有七所著有陽谷集及是編行於世是編為世讓任朝鮮進賀使赴北京時所作日記先是中宗二十八年癸巳十一月明世宗遣使來韓啟皇太子誕生中宗命差進賀使赴華進賀依例當於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二品中選任世讓以判尹受點赴華進賀因作是編以紀旅中見聞其書不分卷核其所記蓋始於中宗二十八年癸巳十一月十七日而迄於二十九年甲午四月四日往返幾及半載惟其中所載初非逐日為記但有所見聞則排日記之雖卷帙無多於途中地理形勢山川道里皆未及詳考蓋自所親見聞較確故其中記載故實語皆有據如紀到京之後赴下馬宴於會同洞館押宴太監黃錦禮部尚書夏言來轎來即於階前拱立迎入精膳司員外郎毛傑亦來序班等列立階上行向關五拜禮又進尚書行再拜禮後各就位設宴備呈雜戲行七爵乃罷

又行向關五拜而退太監先出尚書次出以及其他朝見辭關各禮皆有關典制足資學者之參考又如紀其遊大興縣成賢街國子監殿中位版題曰至聖先師孔子之位去塑像代以木主乃嘉靖初張孝敬建議改之又如紀辛巳年陪金陳兩太監頭目來華之太監鄭續來謁世讓令書本朝宦者生存姓名以答仁宗殿下之問若斯之類皆有關典實視剿襲傳聞而述新奇採摭故籍而談形勝者其優劣固可以區別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國朝五禮儀八卷

章開
藏印本

朝鮮成宗五年甲午申叔舟鄭陟等奉命纂修叔舟字泛翁号保閒齋一號希賢堂高靈人太宗十七年丁酉生世宗二十年戊午進士次年己未登文科內侍經幄外使四方勲名重於一時世祖受禪以協贊之功拜大提學兼領議政又以征女真大捷封高靈府院君卒謚文忠配享成宗廟庭所著有海東諸國記及正韻通考等書鄭陟字明之號整菴晉州人太宗十四年甲午登文科歷仕六代官至修文殿大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學年八十六卒謚曰恭戴是編蓋成宗五年甲午叔舟等奉命之所編纂也先是世宗繼太祖太宗開國草創之後毅然有制禮作樂之志因命館臣許稠等廣搜古今禮書參酌洪武禮制倣杜氏通典之體編纂五禮及世祖嗣位復命館臣姜希孟等續加編次摘其可以見諸實行者各為圖說輾轉因循未及脫稿至成宗五年甲午始命叔舟等完成之其書都凡八卷釐為五篇曰吉禮曰凶禮曰嘉禮曰賓禮曰軍禮今考其書大抵就古今禮書歷朝典制斟酌損益

合為一編搜羅考訂雖畧具規模然其間於古今異同之辨邦國典制之殊考証似尤多未逮蓋一朝之儀章度數創始繁難而是編之作意在使朝廷典制有所遵循本不以考訂典章為務則其制作之功亦未可沒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國朝續五禮儀五卷 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英祖二十年甲子命禮曹續編先是世宗繼太祖太宗開國草創之後毅然有制禮作樂之志因命館臣許福等編纂五禮世祖嗣位復續加編次至成宗五年甲午而全書告成惟草創初就其中典制不免闕畧及英祖即位深以時有推移禮有因革是以先朝舊制多不適於當時為憾於是乃命禮曹重加編次書成釐為五卷卷為一編首古禮次嘉禮次賓禮次軍禮而以序例攷異列之編首今考其書大抵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禮部

據古今禮書參之會典考之邦制以補原編之闕遺搜羅排比拾遺補缺於前編之疏漏多所增訂且各卷之中皆有圖說考異一編於古今異同之辨邦國典制之殊反覆攷訂尤便參稽詳其所續亦能因時制宜而不悖於古斟酌損益多切實用雖其中所錄五禮亦間有疏漏如吉禮篇之不載王后禮服制度及世子世孫章服又如嘉禮篇之不載世子世孫宴饗制度及世孫儀杖等增補似猶有未賅然太祖以來典章制度之因革多賴其書以考見之是則治

禮者所不廢也

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禮部

續五禮儀補二卷 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英祖二十七年辛未申晚等奉命纂申晚字成伯一作汝成平山人領府事思諱之子肅宗二十九年癸未生英宗三年丁未進士授登文科歷官兵曹判書吏曹判書拜右相累遷至領議政卒諡孝正是編前有英祖御製五禮儀備小識云五禮儀之成續編之實纂記定於續編之序文中而今因世孫章服之講定遵會典古文並與原書所遺者一例編輯則是編蓋英祖二十七年辛未申氏奉勅所纂先是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祖二十年甲子命禮曹編纂五禮續編後七年至二十七年辛未為更定世孫章服之實乃命申說等編纂是書書成釐為二卷核其所補不過吉禮嘉禮兩篇吉禮篇所補為四儀三官直殿圖說王后禮服制度王世子嬪禮服制度王世孫冕服圖說王世孫嬪禮服制度嘉禮所補為六儀執事官殿下視事服圖說王世子遠遊官服圖說王世子書筵服制度王世子冠禮前饋服制度王世孫講書服制度王世子嬪輦制度王世孫輦制度王世孫儀仗王

世孫嬪輦制度王世孫嬪儀仗大抵據古今禮書斟酌舊制畧加補綴雖於原書所遺增補或有未盡然凡其所補動皆諧於詩而不悖於古通其變而不失其常斟酌損益多能切於邦國典制吾儕與原編續編合而觀之亦足以見李朝一代之儀章度數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增修無冤錄二卷 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具宅奎增修具先明重訂宅奎初名命奎字性五號存齋綾城人草堂成之後生於肅宗十九年癸酉登四十年甲午文科從學霞谷鄭齊斗之門頗有時望英祖即位之後辛壬黨派崛起宅奎累官至於卿列二十年甲戌卒考無冤錄者明英宗正統三年己卯東國王與就洗冤錄平冤錄結案程式等書參攷損益編輯而成朝鮮世宗命崔致奎為之註釋英祖二十年甲子奎修續大典特命宅奎重加增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訓釋乃子允明與律學教授金就夏并共同校訂至正祖二十年内辰始印行問世即是編也其書凡為卷二上篇檢覆又別分條目曰檢覆總說曰檢式曰關文式下篇一為條例又別分條目曰胎傷死曰勒縊死曰溺水死曰毆打死曰口齒咬傷死曰刀傷死曰火燒死曰湯浴死曰中毒死曰病患死曰凍死曰餓死曰擗死跌死曰壓死曰鴆詭死曰人馬踏死曰車碾死曰雷震死曰酒食醉飽死曰虎咬死曰癩狗咬傷死曰蛇蟲傷死二為雜錄又往往于各條之下別分子目而以凡例

字訓附列編首不入卷次按編首凡例謂檢驗各項法式為此書之有義而條例次之雜論又次之與本書舊例不同蓋是編所重在於檢驗方式與夫防杜弊弊等法故於洗冤驗屍之理論根據反致忽畧如上卷各篇多因循元朝行會吏文斟酌損益而成雖例論詳盡增補極多惜皆無關實際未免失之瑣屑惟其檢覆條下檢式一則子目詳細且實為實際應用之法或於其間附加圖說以輔文字所不及其法至善惟蒸骨法向為檢驗胥吏用為檢驗腐屍之策是編乃付之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如且於凡例之中謂蒸骨法雖載法文最多不驗並無理論事實加以辨証即不引用乃以塗墨拭綿等簡便工法取而代之殊為失當至下卷條例大抵取自洗冤錄等書類分子目不厭其詳其所增補尤多可取至編首字訓所收多為檢驗所用術語音訓義訓兼而有之是則於讀是書者裨益良多

朱子言論同異考六卷 奎章閣藏本

不著撰人姓氏按編首年因輯元震序云朱子學而知者也故其言不能無初晚之異同而學者各以其意之所向為之取捨往往有以初為晚以晚為初而失其本指者多矣朱子之書既多失其指則孔子之書亦不可謂也而道於是乎不明不行矣尤翁晚歲深以此為憂既釋大全之書又欲考論其同異而輯正之既始其功繼到十餘條而止嗚呼其可恨也已元震自早歲即已受請朱子書反復涵養蓋用一生之力其於異同之辨庶幾得其八九於十於是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釋而會通之編為一書以續成尤翁之志則其書蓋創始於元震宋時烈而元震續成之元震字德昭號南塘清州人肅宗八年壬戌生年二十一從學於遂菴權尚夏之門四十二年丁酉以學行荐拜寧陵參奉英宗元年乙巳被選為經筵官禮遇甚隆二十七年辛未卒正宗朝追贈吏曹判書諡曰文純其書都凡六卷又於各卷之下別分子目卷一曰理氣理陰陽五行天地日月鬼神人物之性心卷二為性仁義禮智性情心性情仁敬誠忠才德人倫學大學卷三為論語中庸卷四為

孟子易書卷五為詩春秋禮周子書程子書張子書

治道卷六為科舉聖賢異端論人史傳文字類先生出題先生語默附論孟輯注或問按朱子言論前後多有異同或一得一失不可兩存或語雖不同而意是相通或本無異同而學者自誤作異同是編各隨所見疏而出之以備學者之考論今核其書於朱子言論或考其日月之先後或辨其初晚之得失或証其思想之離合或斷其義理之當否反覆參校分別異同大體尚稱詳核雖其間亦不免妄生分別如論理氣先後謂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先氣後理是就本原而言氣先理後是就重賦而言之類皆嫌未得朱氏之本旨然千慮一失智者不免則其書之作於治朱子之學者亦未嘗無取焉

四端七情分理氣往復書二卷 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李滉奇大升合撰。滉字景浩，號退溪。一號陶庵。真寶人進士。堉之子。溫溪瀼之弟。燕山君七年辛酉生。中宗二十三年戊子中進士。二十九年甲午登文科。選入湖堂。典文衡。累官至贊成。宣祖三年庚午卒。特贈上相。謚曰文純。配食廟庭。從事文廟。生平道學純正。為一代之儒宗。所著有啟蒙傳疑等書。大升字明彥。號高峯。一號存齋。華州人。中宗二十二年丁亥生。宣祖時登文科。侍經幄。官至副提學。大司憲。宣祖五年壬申卒。年四十有六。謚曰文憲。大升早志於志。雖無師承。而能自憤發。中年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遊於退溪李滉之門。力學明經。尤精於宋儒義理之學。所著有論思錄二卷。及高峯集若干卷。行於世。是編前有嘉靖三十三年甲寅雞林鄭之雲序。云嘉靖戊戌與舍弟之霖講學於家。論及天人之道。則之霖以幼學愚其無據。莫能窺測。余於是試取朱子之說。參以諸說。設為一圖。而又為問答。名曰天命圖說。日與舍弟講之。去年秋。退溪李先生誤聞不肖之名。常往來質問。是圖。退溪証以古說。參用己意。補其所欠。刪其所剩。卒成完圖。又從而為之說。附其後而教之。則是編蓋集退溪高峯往復辨論之書而成。至其辨論之端。則起於退溪為鄭之雲所作天命

圖說後序。其書都凡二卷。首為退溪高峰之四端七情辨論書。而以天命圖說十節附之編末。按四端者。蓋孟子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七情者。蓋子思所謂喜怒哀樂愛惡欲是也。詳其所論。大抵退溪主張四端發之於理。七情發之於氣。故謂四端七情。全存理氣之區別。高峰則謂四端七情。初無二義。不過理氣之共發而已。核其所論。大抵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雖輾轉爭辨。終無結果。然言非一端。惟求其當。更何優劣之足言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儒學經緯不分卷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申箕善撰箕善字言汝號陽園平山人汾涯最七世孫也哲宗二年辛亥生登李太王十四年丁丑文科二十一年甲申之變流於己島三十一年甲午有還官至參政大臣隆熙三年己酉卒是編前有丙申李庚植及金澤榮二人序按李氏序云學者明天地之理參人事之變以彌綸天下夫河圖洛書相為經緯而四象八卦五行五紀之象備焉十三經二十一代史相經緯而窮理盡性參天贊化之功用興焉經緯之義大矣哉陽園申公以宿學鴻儒嘗美師門經術之傳有自來矣公憂學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之雜而不純憫學者之僻而寡聞於是概述六人之蘊括盡今古之變作為儒學經緯一書則是編蓋李太王三十三年丙申箕善之所作也其書不分卷釐為五門首理氣次天地形體次人道次學術次宇宙述贊今考其書於程朱陸王之異歐西推算之奇以及歷代政令之因革五洲風俗之流變莫不辨其是非審其長短斟酌損益折衷至要俾學者得此一篇可以瞭然知天下之道按李朝一代學者議論大抵悉本宋儒箕善親炙師門尤精於宋儒性理之學如其論理氣之分即源於邵子河圖洛書之說謂天下之理氣無有不善氣原於理故其本也亦

無有不善然氣者動物也往來流行錯綜萬變於是乎有過不及之差而不善者生焉之類其是體尚稱近正惟必於其間雜以歐西推算之法及五洲風俗之異未免失之繁瑣且天圓地方乃自古相傳之說說是編乃謂天圓地方者蓋其德也圓動方靜方圓者乾坤之理也若斯之類牽強附會殆不可究詰是則未免可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範學全編六卷 奎章閣藏治字本

朝鮮朴世采撰世采字和叔號南溪學者稱之曰玄石先生羅州潘南人弘文館校理中峯濟之子仁祖九年辛未生於漢城二十六年戊子成進士以遺逸荐肅宗二年甲戌拜相官至左議政二十一年乙亥卒諡曰文純配康文廟世采姿稟端粹頗異庸俗少時就學於清陰金尚憲及博獨齋全集之門深得二老獎許與尤養宋時到明齋尹拯尤相友善學問精純性情溫雅當世推為儒宗生平著述甚富有祭儀正本居家要儀稽治錄六禮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疑輯心學至訣師友考証樂經遺編聖賢遺範日用諸訓學法總說四禮變節讀書記自展規解朱文拾遺先聖手筆理學通錄補遺伊洛淵源續錄三先生遺書中興遺蹟書院芳詠增刪濂洛風雅退溪語錄東谷續外別集牛溪續集詩文集及是編等凡數百餘卷其書都凡六卷釐為四篇卷一為洛書卷二為洪範卷三至卷五為皇極卷六為箕子按範與之書大畧有三一曰洛書二曰洪範三曰皇極是編以洛書原其始即孔氏所謂神龜負文有數至九大禹因而第之者是也

洪範名其義即蔡氏所謂洪範發於禹箕子推衍增

述以成篇者是也皇極演其數即韓氏所謂九章因呂律之變悟洛書之旨推數精辭因占致用者是也世采以朱子載洛書於易圖論洪範於尚書自相沿襲義理亦明皇極雖未及詳論亦可就書範已言之義推之因總其說以為是編而以其子之議論事是賢述列之編末核其所論蓋本劉歆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之說以闡發洪範九疇與易象合一之理雖大旨歸本於治法立意未嘗不善惟所列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圖既嫌其支離破碎至於範數之說尤為無理總之範學之說事既穿鑿理多窒礙必因循舊說割裂經傳未免牽強太甚矣

夙興夜寐箴註疏不分卷奎章閣藏印本

不著撰注者姓氏是編前有朝鮮英祖御製序云夙興夜寐箴
南塘陳柏所撰而先文純公李滉所進聖學十圖中之也昔年
故相盧守愼為湖西伯時亟章注解奉獻我聖祖則是編蓋宋
陳柏所撰而朝鮮故相盧守愼之所注釋也按柏字片鄉號
南塘天台人守愼字真松號蘇齋光州人甲寅生癸卯甲
子第一與李退溪同選湖堂迨尹任之士禍起被配珍島後召
還官至大提學領議政宣祖庶憲卒所著有蘇齋集若下卷及
是編行於世先是陳作夙興夜寐箴既成金華曹齊王先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以為其書甚切受用命上蔡書院諸生八寫一本置之坐右朝
鮮宣祖時文純公李滉重以之載於聖學十圖中及守愼被配
珍島始取其書亟章注解至宣祖時獻之於朝宣祖頗為嘉納
命校書付之剞劂至英宗時更於本書中附以箴圖命校書館
重印之其書不分卷自鷄鳴而起至日夕乾乾都凡二十有六
句釐七日曰夙興曰晨興曰讀書曰應事曰日乾曰日夕惕曰魚
夙夜大旨本源本宗儒性之學以發為箴規辭旨簡切工夫慎
密凡晝夜早暮之際表裡動靜之工靡不畢詳至於守愼之注
雖逐章注解隨文訓釋亦能撝括先儒之成說以闡發原書之

義旨是則於初學之士亦未嘗無裨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御定武藝圖譜通志四卷卷首一卷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正祖御纂是編前有正祖御製序云我國練兵之制三軍練於郊衛士練於禁苑其禁苑練兵盛自光廟朝然止弓矢一技而已如槍劍諸技聚未之聞焉宣廟購得戚繼光紀効新書遣訓局郎韓嶠遍質東來將士究解其棍棒等六技作為圖譜及至先朝已已小朝攝理廢務以竹長槍等十二技增為圖譜俾與六技通貫講習事在顯慶圖志而十八技之名始此肆予繩武儀式典刑人以騎擊等六技復增為二十四技已而命晚習考據者二三八哀合原續圖譜集括載例箋釋其源流評隱

續修四庫全書

藝文四庫

於制度名其書曰武藝圖譜通志則是編蓋正祖時命二三館臣據韓嶠圖譜及先朝續譜之所纂輯也其書都凡四卷卷一為長槍竹長槍旗槍銳鉞騎槍狼筈卷二為雙手刀銳刀倭劍卷三為提督劍本國劍馬上雙劍月刀馬上月刀挾刀藤牌卷四為拳法棍棒鞭棍馬上鞭棍擊球馬上才冠服圖說考異表而以凡例兵技總叙戚寧事實技藝質疑引用書目等列之編首不入卷次今考其書蓋取韓嶠武藝諸譜六技一卷並前後所增總二十四技分別為之圖說大旨謂兵技不出刺砍擊三法故以槍刀拳三技為首然後各以類從交戰出於倭劍因以

附之馬才近於擊球又次其下騎步冠服圖說則又次之各營技藝傳授不同則別作考異表附之於末搜羅排比頗稱賅洽至於器械圖式皆可取法其有勝於今式者則先圖華式次圖今式而以大和式次於今式之下雖其所釋大抵因循戚繼光紀効新書茅元儀武備志等書然考証源流辨章制度不但於擊刺之方法等釋詳明即於禁苑練兵之典制考証亦殊精審誠可舉五衛陣兵行圖說之為郊練指目者互相經緯矣

續修四庫全書

藝文四庫

增補山林經濟十六卷在書閣藏印本

朝鮮朴世堂撰世堂字季肯號西溪潘南人朴炡之子顯宗元年庚子由生員登文科官至判中樞府憲入者社致仕年七十五卒諡日文節一作文貞所著有辨思錄及是編行於世其書都凡十有六卷總為二十有六目首卜居次治農次種樹次養花次養蠶次牧養次治園次攝生次種德次治膳次救荒次辟瘟次避瘟次家政次求嗣次養兒次救急次四時算奉要次田家占僕選擇次雜方次格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次清齋位置次棋枰次筆訣次山野樂次東園山水詳其所記類皆農家日常生活必須之事而得之經驗者如治農之言擇種漬種分別五穀以及治蝗諸法治膳言果物菜蔬收藏之法凡其所論言皆有據無一非從實地經驗中得來可以一施之應用者又如種樹養花養蠶牧養等目亦皆以實用為主與纂錄前人成說徒作紙上之空設者迥然有別此外於民間風俗亦間有記載如農事一目之附以農諺四時算奉要一目之載其習

俗又如謂上元日未明拜祠堂爵獻時食菜飯乃新羅古事也其多有踏橋遊之類皆足為民俗學者參考之資惟角多移博亦往往有失龐雜如攝生種德亦謂射目雖為人事之要雜方一中之造墨槌魃洗書畫等法亦雜為藝術所重然其於山林經濟似無所關乃其曼衍及之未免有乖體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兗獻原覽不分卷奎章閣藏活字本

朝鮮張混編張混字元一號而已別署而已又號空空子結城人竹軒友壁之子生於英祖三十五年己卯家世寒微事親至孝長而苦志讀書兼擅書法博覽強記尤長於詩正宗十四年庚戌仕監印所司準校定御覽諸書凡其所校大抵皆為善本純祖二十八年戊子卒年七十生平著述極富今行者有詩宗唐律集英蒙津編近取編切用方音習數方圖及是編行於世至其詩集篋錄集三十卷及古文栢則庭下至訓大東政是騷壇廣樂初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字彙東民須知文壇姓譜琴儀圖式等書則悉為稿本猶未及刊行焉是編不分卷次釐為十條曰形氣曰創始曰邦都曰國俗曰誕育曰安性曰才敏曰壽富曰變異曰傳述別以教章補遺三條列之附錄今考其書蒐集古今典籍所載或傳說所得與及名物事類風俗人情之足資談助者各依其類分別附錄以便童蒙之翻覽搜羅排比厥功甚偉惟其所取材往往擇精不旁美惡兼收似不善於別裁如創始一條所載於一事一物之創始於何人何代皆觀錄記述其荒謬之

富固有足多惜其所錄大抵皆因循舊說之謬誤而未

能知以是正者又如邦都一條之於治地學者國俗一條之於治民俗學者皆極有裨益而誕育一條則或採自緯書或得之傳說即其誕之言亦以正史目之未免腐儒之見此外如壽富變異諸條亦大抵如是惟傳述一條記述中國以及東國之歷代帝王基業相傳其朝代國號以及在位年代等系統層層有如此世系圖表實為全書之精華總之是編雖體近類書詳畧失當然以供學者採取史料之用亦不無可取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莊子辨解不分卷章閣藏寫本

朝鮮韓元震撰元震字德昭號南塘清州人開國功臣領相尚敬之後肅宗八年壬戌生年二十一從學於遂庵權尚夏之門四十二年丁酉以孝行荐拜寧陵參奉英宗元年乙巳被選為經筵官文章浩博嘗與李龜岩論本然氣質之性往復爭辯而龜岩不能屈英宗二十七年卒英宗時追贈吏曹判書諡曰文純是編前有兩申元震自序云余少也讀莊生書雖喜其文章之古奇亦不能深解其意今年冬友人成君覽請授是書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取而讀之反復數遍似有得其要領者然後始見其為彌近理而大亂真也既而又取諸家註說而觀之蓋皆野書燕說耳殆如余前日之於是書也於是盡捨其說更以吾說授之既卒業君覽請錄其說遂令執筆書之盡內篇而止則是編蓋元震為門人成君覽講授莊子而君覽筆錄之成書者其書不分卷所注盡內篇而止蓋以內篇既明則其餘各篇不待解說而知矣核其所釋雖間亦能得莊生之微旨如謂莊生論六經之旨曰評以道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者

秋以道名分程朱未出之前能以一言提綱而論之未

若是之明且盡者也然則周之學不可謂不深矣其於聖人之意亦不可謂不知特於其本原上達處有所未及者之類持論固不為無見惟元震為三韓儒宗往往好以儒生之見論莊生之書或於莊氏破規矩而任自然之旨未能盡達或牽強附會臆為之解如謂虛物論一節言至人之道大而至人之所以大者在於虛萬物而為一虛一也物論猶言衆論也合衆論而虛一之也又如謂逍遙遊一篇大旨只一大字若斯之類皆不免望文生義失之曲解總之其書不過好為議論而徵實之學實有弗逮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列聖御製一百零四卷全帙藏印本

朝鮮李太王時鄭元容等奉命校輯元容字善之號經山東萊人敦寧府都正東晚之子正宗七年癸卯生純祖二年壬戌擢庭試憲宗七年辛丑拜右議政八年壬寅陞左相十四年戊申累官至領相至孝宗五年戊辰八入中書六為元輔蓋爵之尊福祿之厚為歷代冠十年癸酉卒諡曰文忠元容少嗜書至大槩不廢文章閑肆章奏條達朝廷大冊多出其手所著有遺稿四十卷黃閣章奏二十一卷北征錄十卷袖香編三卷文獻撮錄五卷藏於家是編蓋元容取歷代所編列聖御製重加校訂重輯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成先是仁祖九年辛未義昌君李珣奉仁祖命編集李朝太祖以降至於宣祖列聖御製付之剞劂藏之史庫其福昌君李楨朗善君李侯等復續加編錄至李太王時深以各編單行不免魯魚錯亂之敝因命元容重加校讐彙為一編書成都凡一百有四卷取太祖以下至於哲宗列朝聖製如詩書論莊箋疏祭文等類而繫之大抵以朝代為經以分類為緯搜羅排比頗稱賅洽雖朝廷大冊廟堂聖類皆以典雅條達為宗然御製之作多由群臣代擬文章優劣不免懸殊然且間詩文或有闕史事或足徵文獻固未嘗無裨於史家之參考且元容之於是編校

讐頗勤或考之實錄如太祖登白雲峰注云引手攀蘿上碧峰一菴高卧白雲中蘿實錄作藤卧白雲實錄作掛斗之類或參以載記如引柳希齡大東詩林成倪瀟齋叢話等書以校勘異同之類反覆考訂辨正異同其功尤不可沒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文苑補載續編十卷 奎章閣藏活字本

朝鮮哲宗三年壬子金興根等奉命纂輯興根字起卿號遊觀安東人領相左根之弟純祖二十五年乙酉登文科哲宗初年入相官至領議政卒諡忠文先是正祖十一年丁未選集館閣諸臣之作爲文苑補載四十卷別編四卷以爲士林摹擬之計及哲宗三年壬子復命奎章閣諸臣取正祖十一年丁未以後下迄哲宗三年壬子六十餘年間館閣諸臣之作續加編次而使興根等任考訂之職書成以活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印行之其書都凡十卷分類序次大抵仍從原編之舊惟斟酌損益亦間有更易如玉冊文之尊號坤殿冊封諡號領教文之登極王妃冊封儲闈誕生等文字皆不爲合編彙抄務從簡畧類目率多合併以視原編之分類稍肩體例龐雜者似畧爲有體又如頒教文中之垂簾撤簾雖非原編所載實爲國家罕有之盛事是編亦悉爲編入到之慶典類若此之類凡所處置皆極厚然有當至其所遺諸作並出館閣文士之手雖別擇未精疵謬不免然其

書之作本爲模擬程氏之計則吾儕亦毋容論其優劣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皇華集五十卷全庫閣藏印本

朝鮮英祖御纂先是世宗三十二年庚午明使倪謙司馬恂來
鮮報景帝登極時館伴諸人沿路題咏世宗命將唱酬諸什編
為一集取詩經皇皇者華之義名曰皇華集嗣後遂成定例世
祖二年丁丑陳鑑高閑來報英宗復辟之事四年己卯陳嘉猷
來五年庚辰張寧來九年甲申金湜張城來報憲宗登極成宗
七年丙申朴順張瑾來報世宗儲嗣十九年戊申董越王敬來報
孝宗登極二十三年壬子艾璞來報冊立儲嗣中宗元年丙寅
徐穆來報武宗登極十六年辛巳唐阜史道來報世宗登極三
十二年丁酉龔用卿吳希孟來報儲子誕生三十四年己亥華
察薛廷寵來報冊儲仁宗元年乙巳張承憲來致中宗之聘謚
明宗元年丙午王鶴來致仁宗之謚二十二年丁卯許國魏時
亮來報穆宗登極宣祖元年戊辰歐右援來致明宗之聘謚又
王璽來報冊儲六年癸酉韓世能陳三謨來報神宗登極十五
年壬午黃洪憲王敬民來報儲子誕生三十五年壬寅顧天峻
崔廷健來報冊儲三十九年丙午朱之蕃來報元孫誕生
光海君元年己酉熊化來致宣祖之聘謚仁祖四年丙寅姜
曰廣王夢尹來報儲子誕生十一年癸酉程龍自海路來按撫

島泉駐節廣州前後使節往還凡二十四回並仍世宗之例擬
拾其唱和詩文為皇華集一二卷至五六卷不等英宗四十九
年癸巳館閣諸臣命合為一編以付剞劂其書都凡五十卷大
抵以年為次首景泰元年庚午頒登極詔使次大順元年丁丑
頒復位詔使次天順三年己卯頒勅諭使次天順四年庚辰頒
勅諭使次天順八年甲申頒登極詔使次成化十二年丙申頒
冊立皇太子詔使次弘治元年戊申頒勅諭使次弘治五年壬
子頒冊立皇太子詔使次正德元年丙寅頒登極詔使次正德
十六年辛巳頒登極詔使次嘉靖十六年丁酉頒皇太子誕生
詔使次嘉靖十八年己亥頒冊立皇太子恭上皇太后恭奉號二
詔使次嘉慶二十四年乙巳賜謚使次嘉靖二十五年丙午賜
謚使次隆慶元年丁卯頒登極詔使次隆慶二年戊辰賜謚使
次隆慶二年戊辰頒冊立皇太子詔使次萬曆元年癸酉頒登
極詔使次萬曆十年壬午頒皇太子誕生詔使次萬曆三十年
壬寅頒冊立皇太子詔使次萬曆三十四年丙午頒皇太子誕生
詔使次萬曆三十七年己酉賜謚使次天啟六年丙寅頒皇太
子誕生詔使次崇禎六年癸酉奉安島泉聯屬國勅使核其所
錄類皆華使至韓與館伴諸臣相與唱和之作或成於道途亭

館之間或作人物接遇之際輒轉酬而不加別裁未免瑕瑜互見優劣並陳然皆趙孟頫於鄭詩鄭之七子者皆賦詩以觀其志且以徵其善惡存亡跡在八傳載之而美以為善於史事則是編之輯亦未嘗不可見兩國交立之關係是則治東亞史者所宜留意焉

文苑類聚四十卷目錄二卷別編四卷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正祖十一年丁未徐命膺奉命纂輯命膺字君受號保晚齋大邱人吏曹判書宗玉之子英祖十一年乙卯中生員三十年甲戌登文科膺官副提學吏曹判書奉使入燕還拜大提學累遷至判中書正宗十一年丁未卒諡曰文靖生平博聞強記著述極多是編前有正祖十一年丁未御製序云余自丙戌後間暇視膳靡暇靡皇既不能掃一室第一經則爰取東人文集庸資漁獵繙閱以時代為序記載以類鈔為要置瓶貯覽歷屢載始陳括義例錄梓頒行則正祖之有志於是編蓋始於英祖四十二年丙戌居東宮時其後廣搜博採載歷年所至踐阼之十一年丁未始命膺纂括義例錄梓頒行其書都凡四十卷而以目錄二卷例之編首別編四卷附之編末大旨在於撮拾館閣諸臣文章撮為一編以為士林之楷範核其所選大抵皆以體為別首玉冊文次頌教文次教命文次竹冊文次祭文次樂章次哀冊文次上梁文次賜祭文次賜額文次教書次不允批答次箋次表次辨誣次奏次咨文次國書次檄次露布搜羅靡比願稱賅洽按館閣文字皆有程式是編之輯雖僅為程式摹擬之計其意不過欲使處其職者不至憤憤焉自放於規矩外

然其中有選亦間有關係史事如國書中之答日本書回琉球書露布中之破平壤城假賊露布之類皆是實考証是則於治東洋史者亦未嘗無補焉

輯者中街集四卷李卓吾撰寫本

輯錄柳琴琴編輯柳琴字彈素自號幾何主人漢城府人友人柳得茶之叔曾隨吏曹判書徐浩修為幕官是編為柳琴選錄李德懋柳得茶朴齋家李書九田人之詩編次而成及其隨進賀副使徐浩修來華因乞西蜀李調元杭州潘庭筠為之評語並各撰序文列之編首其書都凡四卷卷為一集所題集名各因其人詩集之舊卷一曰李德懋青壯館集卷二曰柳得茶歌商樓集卷三曰朴齋家明叢初稿

卷四曰李書九薑山集按李德懋字懋官號烟庵漢城府人柳得茶字惠風號冷庵為柳琴之姪朴齋家字在先號楚城漢城府人李書九字洛瑞自號素玩亭京畿永平縣人四人詩文皆負時望就中李德懋尤卓然名家其詩格字法三唐造句堅老立格渾成不屑屑於櫛比字句亦不蹈於剽竊之習惟精神魄力未臻超然之境清快有餘韻味不足是其可議者柳得茶之詩李調元以為天才勝人鍛鍊成奇足令觀者眩目並譽為東國之文鳳

其言雖不免失之阿諛。然而得萃於四人之中。固以才氣見長。惟精鍊有過於德懋。故綺辭字句。往往有傷雅潔。是其微瑕。至於朴齋家之詩。則格調摹擬。蓋得香山。尤以七律為最工。然刻意摹擬。不免做作。往往遺其神髓。而得其皮毛。李書九之詩。則以五古為最工。元本陶謝。而時泛觸於諸孟之間。在四人之中。詩品為最高雅。惟其煅鍊之功。尚有未逮。故氣韻薄弱。不耐玩味。豈其工力。實有不逮。總之是編所選。多為四氏早年之作。工力造詣。皆未臻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純清之候。吾人但就是編所選三編。若即據此定評其人。之詩。似亦難免有窺竊測之譏矣。

昭代風謠九卷。附別集一卷。補遺一卷。查韋閣藏活字本。朝鮮蔡彭胤撰。彭胤字仲者。號希庵。平康人。縣監時祥之子。顯宗十年己酉生。幼而穎異。四五歲已出語驚人。時稱神童。肅宗十三年丁卯中進士。十五年己巳擢文科。官至參判副提學。英祖七年辛亥卒。生平世運平。較不容於世。棲遯下邑。散居山林者凡三十餘年。然孤高自賞。窮通憂樂。一一發之詩文。所著有希庵集二十九卷。是編前有英祖十三年丁巳李宜顯曹命教尹光毅高時彥諸人序。末有英祖十三年丁巳吳光運及十四年戊午崔景欽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人跋。按曹氏序云。有人手昭代風謠示余。求并卷之文。大抵不出於都下里巷之作。而希庵蔡公所東選。李達峰繼而刪正者也。則是編蓋彭胤晚年之所選輯。其後李達峰復繼加刪正。至英祖十三年丁巳始付剞劂者也。其書都凡九卷。而以別集一卷。補遺一卷。附之編末。大抵詩以體分。卷一為五言絕句。卷二為六言絕句。卷三為七言絕句。卷四為五言絕句。卷五為五言排律。卷六為七言律詩。卷七為五言古詩。卷八為七言古詩。卷九為附錄詩話。大旨在做三百篇之遺意。取問卷謳謠之自然者。合為一編。上起世祖

下迄英祖凡洪裕孫等百有餘人核其所採雖不無郊廟朝廷之樂又不以生地取捨似不足為觀風之助然不錄諸紳大夫之作而只求委巷匹庶之詩然諸家之作類皆發之天性宣導陶寫舉有平淡閒逸之意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要不失為風雅之本旨至於詩話一門所採雖不過櫟軒雜記數書未免疏漏然三朝詩話傳世無多則是編之輯亦未嘗不足資學者之參考焉

風謠續選七卷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千壽慶選輯壽慶字君善錦溪人家貧好讀書工詩嘗結茅屋於玉流泉松石之下自號松道人聚同人分曹賦詩幾無虛日是編即壽慶當時所手輯也先是平康蔡彭胤輯昭代風謠九卷上起世祖下迄英祖其後諸家繼起石落相望壽慶深恐歲月滋久篇什散佚為憾會正祖丁巳適值昭代風謠周甲之歲因復選是編以續前作書成都凡七卷皆以前編別集補遺詩話等篇合為一卷并之於前

僅於編首所載三十二家有原集者畧加蒐擇復有所選並別題新增以別舊錄其無原集者則一仍其舊以俟有得然後掇拾昭代風謠既成以後諸家之作自嚴漢南以下凡三百三家詩七百三十二首惟前編所輯皆以體分壽慶以各自為類往往一人屢見殊涉繁亂因改分類之體以人為經以年為緯諸家既以年齒為次姓名字號爵里並依全書體例書之按蔡氏之書倣之三百篇故各以體分惟一人屢見翻檢殊難是編於蔡氏之書仍循舊例以昭源

要僅於續選以人為主不分各體既便翻檢又不失原作之舊用意頗善惜其所採往往間及縉紳不似前編之但取委巷匹庶之作斯則未免有乖體例耳

風謠三選七卷唐韋瓘藏活字本

朝鮮劉在達崔景欽合選在建字德初號兼山江陵人玉川府院君敵之裔孫正祖十七年癸丑生李太王時官至上護軍十七年庚辰卒在建幼而穎異有神童之稱長而篤好詩禮尤工篆楷書供奉奎章閣編摩列聖御製頗著勳勞所著有法語及兼山筆記名若干卷行於世景欽爵里始末未詳是編蓋哲宗八年丁巳在建與景欽合選先是英祖十三年丁巳都養蔡彭胤採民間佚詩一百餘家成昭代風謠九

卷後六十年至正祖二十一年丁巳松石李壽慶復續選三百餘家為風謠續選七卷哲宗八年丁巳適續選周甲之期在建等篇什之散佚因繼千氏之前獨復加選輯書成都凡七卷宋正祖以來下迄哲宗民間佚詩自崔延禧以下凡三百有五家體例大抵一仍千氏續選以人為經以年為緯而不取蔡氏初選分體之例諸家之姓氏爵里亦依續選之例列之各家姓名之下體例頗稱謹嚴惟風謠之作宜以閭巷匹庶之作為主蓋鄉黨閭里小夫賸婦感於物而

發於思不能不有吟詠咨嘆之節此風謠之所以作也今考是編所採固多年浸簡遠發於天性足以追步風人之遺韻者然玉堂詞客縉紳先生之什亦多難之其間是則未免有承風謠之體矣

海東遺珠不分卷 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洪世泰選輯世泰字道長號滄浪南陽人翊夏之子孝宗三年壬辰生稍長淹貫經史及諸子百家之言尤工於詩音調氣格直逼盛唐肅宗八年壬戌從通信使赴日日人求其詩墨皆視為寶藏晚年築屋於白蓮峯下顏曰抑下亭終日嘯咏其中雖環堵蕭然亦不以為意左相崔錫鼎薦其才補吏學文官遷槐院製述官凡奏咨等文多出其手英祖元年乙巳卒年七十有三其編前有歲在玄默執徐之臘世泰自序云農巖金相公嘗謂余曰東詩之採輯行世者多矣而閭巷之詩獨闕焉派滅不傳可惜子其採之於是廣加搜索積十餘年而編之乃成則是編蓋世泰晚年所輯積十餘年至肅宗三十八年始克藏事其書不分卷擬拾李朝以來自朴繼妻以下四十八人之詩四百三十餘首撮為一編按蒐集李朝閭巷之詩合為一編除是編之外別有希菴蔡彭胤所纂昭代風謠刊行於英宗十三年丁巳是編較之蔡氏之作早成二十年而搜採互有詳畧且彼書以體為分是編則以人為主義例亦不甚相同雖彼書所採自洪裕孫以下多至百有餘人然創始非易其搜羅之功既有足多且核其所採披沙揀金務歸精約凡人所口誦者靡不

收錄蓋世本遂於詩學是編別擇去取頗稱精當若寫景之清圓抒情之悲切皆惟其所感而鳴之可謂不失風人之旨矣

文昌集不分卷全庫圖藏為本

新羅崔致遠撰致遠字孤雲或作海雲一說字海天孤雲其號也沙梁部人少精敏好學景文王八年戊子年十二隨海舶入唐求學十四年中進士調授江南道宣州溧水縣尉考績為承務郎待衛史內供奉賜紫金魚袋時黃巢亂起淮南節度使高駢辟為從事表狀書啟皆出其手嘗以討黃巢檄一篇而名震天下憲康王十一年乙巳始有歸國之志唐僖宗知之命其將詔書來聘新羅憲康王留為侍讀兼翰林學士除兵部侍郎知瑞書監致遠自得漢學溫書者深及還故國將行已志而

時衰季多疑忌不能容致遠既自傷小遇遂無意仕進挈家隱於伽伽山以終老焉高麗崔致遠時追贈文昌侯按唐書藝文志載致遠四六集一卷桂苑筆耕二十卷又其在宣州時曾集其公私所作為覆簞集八卷惟是編不見諸家著錄其書為寫本一冊不分卷次所錄惟致遠所撰碑銘四篇首新羅國初月山大學寺碑銘次有唐新羅國故康州智異山雙溪寺教誡真鑑禪師碑銘次有唐新羅國兩朝國師教誡大朗慧和尚白月崇光塔碑銘次有唐新羅國故曠陽山鳳巖寺教誡智証大師寂照之塔碑銘各篇皆有注釋亦不詳其作者疑當為後世大德

就各寺石刻。選其所撰碑銘。而加以注釋者。雖卷帙無多。然編羅散佚。或可資校讐。或足供考証。收輯之功。要不可沒。惜其中注釋。大抵循文為解。無所闡發。且考証之功。多有不逮。如遵不隨。於周詩句。引詩威儀。孔特。君子有孝子。而不引孝子不圖。永錫爾類。及韻叶吹簫句。不引伯氏吹笙。仲氏吹簫之類。皆嫌其耳目之前。不免疏畧。豈草創之作。猶非定稿。故難免白璧之微瑕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桂苑軍新集二十卷 金華周藏印本

新羅在致遠樓。致遠字孤雲。或作海雲。一說字海天。孤雲其號也。沙梁部人。少精敏。好學。景文王八年戊子年十二。隨海舶入唐。求學。十四年甲午中進士。調授江西南道宣州溧水縣尉。考績為最。後侍御史內供奉。賜紫金魚袋。時黃巢亂起。淮南節度使高勣。辟為從事。表狀書啟。皆出其手。嘗以討黃巢檄一篇。而名震天下。憲康王十一年乙巳。始有歸國之志。唐僖宗知之。命其將詔書。未幾。新羅憲康王留為侍讀。兼翰林學士。除兵部侍郎。知瑞書監。致遠自得漢典。誦書者深。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還故國。將行已志。而時值亂。世多致遠。不能忘。致遠既自傷。不遇。遂無意於進。學。家隱於伽伽山。以終老焉。先是致遠在宣州時。曾集其公孫所作。為續觀實集八卷。又唐書藝文志載致遠有四六集。桂苑軍新集二十卷。當致遠自唐還。至新羅之時。曾以續實集及桂苑軍新集二書獻之於朝。則是編亦致遠旅居中國時所作。其書節凡二十卷。所錄詩文。大抵皆以類別。蓋表。次。狀。次。書。次。表。曲。次。舉。牒。次。辭。詞。次。祭。文。次。疏。次。啟。次。謝。書。次。詩。次。致。遠。入。居。唐。唐。少。捷。文。科。學。問。大。草。皆。有。桂。苑。東。歸。之。後。唱。導。文。學。故。特。搜。羅。三。韓。文。

學及聖賢道統莫不自此立其基礎是猶為新羅人詩文集傳於今日之最古者不寧其所記述多足資校訂即就其詩文而論亦皆源本六朝取法盛唐雖有擬因襲在所不免然在三韓文士之中已不愧名家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海東曾溪第六世圓鑑國師歌頌奎章閣藏印本

高麗釋冲止撰冲止初名法桓號密菴俗姓魏氏名元凱定安人戶部員外魏紹之子生於高麗高宗十三年丙戌幼穎悟異常九歲就學過目成誦詩文皆負時譽十九歲擢文科狀元歷散華要官至翰林官出使日本少有出塵之志授禪源社就圓悟禪師祝髮為僧師事主法真造室及圓悟國師示寂眾舉為國師之繼遂開堂入院為曾溪第六世之住院忠烈王聞其德遣使迎之遇之以賓主之禮賜金襴袈裟璚纓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袂及白拂一雙十九年壬辰示寂年六十七賜諡圓通國師塔稱寶月所著詩文東文選多為著錄是編蓋其門人真同所集而忠烈王二十三年丁酉付之剞劂者也所存皆其出家以後之作既不編年亦不別體大抵以歌行為多詩格宗法唐宋風格清逸雅淡脫俗如某禪德請詩於冲止即賦詩曰春日花開桂苑中暗香浮動小林風今朝果熟沾甘露無限人天一味同詩成傳誦一時又如丙寅夏月初入甘露寺同袍又至元九年壬申三月初入定慧作偈亦同林等首自以曾溪境超脫蟬

說於塵俗之外而時常禪思深悟玄機之妙又冲止雖以釋流而作詩歌然其所詠時亦有闕史跡如盛德頌一十八韻中叙東征軍軍容之盛與夫子解軍需之艱難等皆足為學者研究之史料惟其詩體刻音筆擬唐宋風格故修辭續句斧鑿之痕往往未能盡除貌似神非難得其奧蓋效口唐宋而未能造其清醇是則未免可議耳

大覺國師文集二十卷外集十三卷全庫藏高麗刊本

高麗釋師隱姓王氏字義天避宗哲宗皇帝之諱故以字行高麗第十一代文宗之子母仁睿太后以文宗九年乙未生顯十九年乙巳祝髮為僧出居靈通寺時年方十一自是兀兀勤苦日進慧解性聰敏博聞強記貫通五教雖老師宿德以目數弗及文宗二十三年己酉賜號祐世授職為僧統宣宗二年乙丑微服入宋求法咨問法要極力華嚴有誡法師盡得天台之妙義十一年甲戌歸國齋聚佛教經典四千餘卷校正謬誤盡付刊布故教旨籍於焉大備肅宗六年辛巳示寂卅封為大

覺國師是編刻板舊藏慶尚南道陝川郡之海印寺蓋高麗高刊本也其書凡原集二十卷外集十三卷其原集所錄諸作大抵悉以體分首序次記次表次辭次狀次書次疏次祭文次真讚次示文次詩至外集則搜集關於國師之書記真贊詩及碑銘等而或按國師為麗朝天台中興之祖當其入宋求法之時發奮忘身尋師問道於天台一宗之經論盡得無遺及還故國乃盡力宣揚使一宗之興義逸而復轉是編序記表狀各類於天台一宗復祖之跡紀述孔多又其間於三韓佛教故實亦多所記述如新集國宗文類序一篇云自我海東浮石尊者求法

之後圓頓之教主盟諸宗者四百餘年矣我國一統三朝僅二
百載每年春秋於大內會慶殿請旨法師開設有大藏經會齋
等道場佈事又三年一度置仁王殿若百坐大會齋僧三萬人
以為恒式若此之類大抵皆有關於社稷足供治佛教史者之採
擇總之其書所錄詩文或闡揚佛理或紀述故實大旨皆以立
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則吾儕亦不容辨其優劣矣

稼亭集二十卷 奎章閣藏印本

高麗李穀撰穀初名芸白字中父號稼亭朝山人韓郡
吏自成之子牧隱李橋之父也高麗忠烈王戊戌生遊於
益齋李齊賢之門忠肅庚申登科癸酉歲元以進士
出身授國史院檢閱遷中書郎中累遷至都僉議贊
成事曾增修李齊賢等所撰之編年綱目及纂修
忠烈忠宣忠肅三朝實錄忠定王三年辛卯卒封韓
山伯諡文孝公先是李氏所作詩文為朴尚東之所
纂輯上梓者經年久遠原稿久已毀敗仁祖十三年其

商孫基作頌伯在任之時始為之重梓是編末有崇禎
乙亥李基作跋云既鳩材聚所重刊於達城客館閱
兩月工告訖功第編簡收集於散亡之餘詩文若干殘
篇無存目錄之下始記其數可知是編蓋據拾遺餘所
成與原板所輯非盡相同其書都凡二十卷首雜著
次記次碑次說次題跋次銘贊次書次啟次序次表牋
次疏語次青詞次祭文次墓誌銘次行狀次程文次詩次
詞而以年譜雜錄列之卷首不入是次按李穀躬研經
史學問淹博又時與中原文士交遊造詣既深文章

亦多與雅義奧辭散。顧負時名。第其為文。大抵議論
勝於文章。如原水旱云。古之人修人事以應天數。故有
九七年之厄。而民不病。後之人委天數而廢人事。故一
二年之災。而民已轉于溝壑矣。論修人事而不委之
天命。一掃腐儒纖縲之說。實有深見。又高麗
舊有送取童女之風。李穀上書請罷。而有代官官
請罷取童女書之作。迨至元三年丁丑。其事果行。若
此之類。既有關治蹟。亦足供史家考証之資料。惟其所
議論。往往失於泥古。且於考據。亦有未逮。如第問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八政。食居其首。而貨次焉。一文云。管子曰。湯以
山之金作幣。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蓋其初緣凶年
而作以救民耳。然則穀幣為本。錢幣為末。後遂重
其末而輕其本。何必按管子一書。本為偽體。今竟
動據為無妄。以為議論之據。未免失當。至於議論穀
帛錢幣之本末。亦失於拘泥。蓋因時制宜。其時不同。其
境各異。以其當時之宜。而應其需。斯為致治之要。若
必欲拘泥古制。固顧時宜。則未免失於執上談兵之
謬矣。

陶隱集五卷 查章閣藏印本

高麗李仁探。崇仁字子安。號陶隱。京山府人。高麗
恭愍王十一年壬寅登第。官長興庫使。兼進德博
士。後以與金九容鄭道傳等請罷北元使事。削職
流坐。尋召復。曾與政堂文學鄭夢周同修實錄。乃
以李仁任之姻屬故。再遭杖流。既而召復。辛巳間。與朴
永祥河崙等辨李興君環之真偽。坐証。夢周僅以身
免。其後數屢任要職。皆以故被廢。流刑。至恭讓王之
時。葬初之獄起。崇仁與其師李穡等。被坐清州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以水災遇赦。旋召還任職。最後以鄭夢周黨人故。被
流嶺南。初崇仁與鄭道傳同師李穡之門。才名相埒。
而所執各異。因之道傳時感不平。及李朝開國。道傳
陰遣其私人黃居正。害崇仁配所。而杖殺之。是編為
太宗四年丙戌。據近奉命為之編輯。刊行者。金書都凡
五卷。所收詩序。記傳贊狀跋表等。皆以體為別。
各附其類。不別以同傳鄭道傳權近三氏之序。附之
編首。按崇仁天資英銳。學問精博。故其發之於詩
文。大抵文辭與雅。襟度灑然。古律騷優。五律妙境。

其師李縉於崇仁之文推許備至嘗謂其求之中國亦不多見又中國文士大夫凡見其著作亦皆嘆服如周倬序論其詩謂其辭皆華而不浮質而不俚發奇麗於和平之中寓優柔於嚴政之外其言信非過譽惟崇仁思想文章皆受宋儒理學影響故為文則字法近四載道之說思想則楷程於濂洛之見蓋終猶不脫三韓學者之陋習春秋責備賢者吾儕亦不必為崇仁諱也

東國李相國集四十一卷後集十二卷奎章閣藏印本高麗李奎報撰奎報初名仁氏字春卿號白雲居士高麗黃驪縣人戶部郎中允綏之子九歲能文時號奇童稍長經史百家佛書通快無不遍覽高麗明宗二十年庚戌登同科進士之第後東京報變時命討之未及之官以充修製人皆避之奎報慨然投筆從戎為兵馬錄事兼修製嗣後累官至平章事學士才名振海內外朝朝玉堂出入鳳池眷遇之隆終始不衰高宗二十八年卒諡曰文順年七十有四

則其生年當在毅宗二十八年丁亥也按是編前首辛丑八月李常年序云其平生所著不啻一紙嗣子監察御史涵收拾萬分之一得古賦古律詩牋表碑銘雜文並若干首請為文集公可其請分為四十一卷號曰東國李相國文集又辛丑嗣子涵後集序云大人平生所著多矣然本不收蓄僅存十之二三故難於編綴凡大人所嘗遊踐儒家釋院及交遊士大夫間無不搜覓得詩文若干首分為四十一卷編成前集集成之後又得遺逸及近所著古律

詩八百四十七首。雜文五十首。成後集十二卷。大入初登第時。嘗與三五同年。將遊通濟院。聯鞍唱和。公詩一句云。蹇驢影裡碧山晚。斷雁聲中紅樹秋。聞此詩流。入於宋。大為其宰相所賞。是其書文集及後集並為高麗高宗二十八年辛丑。其子涵所編。然以奎報之作。多不著稿。故訛舛脫漏。往往而有。三十八年辛亥。大藏經之彫造既終。會分司大藏都監。重事改刊時。涵方為隣郡河東監務。故得以家藏本充校讎焉。據此則是編。編次及刊印之淵源。畧可概見。其書都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十有一卷。所收詩文。皆以體為別。曰古律詩。曰上梁文。曰口號。曰頌。曰讚。曰銘。曰韻語。曰語錄。曰說。曰序。曰雜文。曰記。曰牒文。曰雜書。曰書。曰狀。曰表。箋。曰啟。書。曰批答。曰詔書。曰麻制。官曰誥。曰碑。曰銘。曰誌。曰墓辭。曰祭文。曰道場。曰醮疏。曰佛道疏。曰釋道疏。後集體例同。全集凡為卷十二。曰詩。曰贊。曰序。曰記。曰雜記。曰問答。曰書。曰表。曰雜著。曰誌。而列以年譜。序文等。列之編首。不入卷次。按奎報學問淹博。於經史百家。佛書道帙。無所不讀。造詣既深。工力自純。故其所為

詩文。汪洋奔放。自成一派。不蹈古人畦徑。實至名歸。其所以能名振國內外者。信非偶然也。且奎報歷明宗熙宗。康宗。高宗四朝。舉凡王言帝誥。高文大冊。以及外國交聘。徵諸之文。皆出其手。於四朝治蹟。所關尤重。治東洋史者。寔可資為參考。惜是編為其子涵所編。大抵皆摺拾於散亡之中。意在存其手澤。故細大不捐。榛櫟不剪。分門別類。亦疎嫌其冗雜。如口號。道場。醮疏。佛道疏。釋道疏等類。所立名目。未免失之瑣屑。甚且九類。蓋皆編製上。未能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審者也

李參奉集四卷 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李匡吉撰匡吉字聖戴號月巖全州人西園真
陳之子其文章學問悉得自家傳為士林冠一時文士
學子從學於匡吉者甚眾成就人才冠為不少
就中以苑丘申大羽最能得其真與刑五年六十四卒至
純祖五年壬寅遺集始得刊行即是編也按文獻公季
晚秀序云國朝右文教三百餘年參奉先生生六十
四年卒又二十三年遺集行於世考是編刊行於純祖
五年壬寅上推二十三年即匡吉之卒年時為正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七年癸卯匡吉年六十四據此則其生年當在肅宗
四十六年庚子也是編都凡四卷卷一為詩卷二
為文卷三為書卷四為記書等按申大羽序曰先生少
則為傳覽書後論記書等按申大羽序曰先生少
而率禮蹈謙閑庭之行以睦長而博說詩書多識
前代載言漱六藝之芳津步先哲之絕軌栖遯蘅
華表植人倫道存林宗韻諧淵明可知匡吉詩文
皆導源於漢魏六朝三韓學者及詩文必宗唐宋
者其所師法已自不同故其詩文亦皆發揮性靈清

新世雅風度冲遠蒼鬱古勁雖不事藻麗而自
然高妙出塵不流於俗此其所以卓然不羣者也至
其思想則猶未能超脫於漢洛學派之外故其詁解
羣書往往仍以宋儒理學之見為本如讀老子云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所以此第二章即言美
惡善與不善也又曰道者路也人所共由也人之有道
猶夫道路然故以道喻道若斯之類大抵牽張附會
曲為解釋既不脫腐儒之習尤不免膠柱鼓瑟之譏
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恆所覆訖葉二十六卷附錄十七卷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許筠撰竹垞字端甫號蛟山陽川人宣祖二十二年己丑生貢二十七年甲午登文科官至判官善詩文
名震中國帝幻作無根之言顛倒朝野晚年為李
爾瞻之手足盡力於光海君廢母之事十年戊午伏
誅是編末有其外孫李必進跋云覆訖葉者外王
父蛟山遺稿也當獄成日知不能免乃命搜還吾家
者也王父宣廟己巳生甲午登第丁酉魁庭試光海
君戊午被誣遭禍蓋公早失嚴訓母夫人嬌愛之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加詢勅性復疏雋任誕自放托興烟花加以少捷鬼
科名騰藝苑沾沾得意傍觀者固已耽耽矣則是
編蓋光海君三年辛亥竹所自編而藏之於其外孫
李必進之家者其書依體為別釐為四部曰詩部
曰賦部曰文部曰說部文部之中又別分子目曰序記傳
書論說解辭雜文題跋請箴銘贊誄哀辭祭文
行狀碑神道碑碣墓表紀引雜記尺牘至於說部則
種為識小錄詩話屠門大嚼三種此外更有附錄十
七卷曰閒情錄與序跋等附之編末計全集附錄共

為四十有二卷許氏天資穎俊才氣逼人加以博覽強
記造詣亦深故其文章紆徐婉亮頗似弇州晚境
其詩亦遠瞻曠懷有華泉清致蓋符嘗以宣祖三
十年丁酉出使明朝與當時名士頗多往還觀摩
所得益有進境凡所為詩文皆有法度且說部中識
小錄一書多記李朝掌故足為史家參考之資料惟
閒情錄一編分隱遁高逸閑適退休遊興雅致崇
儉任誕曠懷悲事名諫靜養玄賞清供攝生治
養十六門並以觀花史觴書畫金湯等附之跡其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目已嫌繁瑣復自瑣屑電難內容亦大抵皆鈔撮
書雅籍類集成者拉雜因襲不過聊資談助是
不足以言著述也

芝峯集三十一卷附錄一卷查章閣藏印本

朝鮮李晦先撰晦先一作晦光字潤卿號芝峯集出
璿源兵曹判書希儉之子明宗十八年癸亥生年十
六中初試宣祖十五年壬午中進士請書法濫百家以佛
老為宗晚年復患加屏棄歸心濂洛性理之說詩文
皆有姓名於時栗谷李文成公亟稱道之仕宣祖及光
海后官至吏部判書仁祖六年以疾卒年六十六贈
領議政諡曰文簡是編為晦先詩文全集仁祖十一
年癸酉晦先卒後五年乃子聖求敏求等之所編次

續修四庫全書

集部

部

梓行也其書都凡三十有一卷卷一至卷七為五七言絕
律卷八為安南使臣唱和錄卷九為琉球使臣贈答
錄卷十為朝天錄卷十一為平壤錄卷十二為鶴城錄卷十
三為洪陽錄卷十四為皇華集次韻卷十五為禁中
錄卷十六為續朝天錄卷十七為新恩唱和卷十八
為昇平錄卷十九為皇華集次韻卷二十為別錄
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三為雜著卷二十四為宋新雜錄
卷二十五為讀書錄解卷二十六為題解卷二十七
至卷二十八為東嶺雜記卷二十九為聖語雜編卷

三十至卷三十一為剩說餘編而別以先生行狀墓誌
銘神通碑銘祭文等合為一卷附之編末按晦先之
文發於六經根於性理絕無浮華僻澀之處是編采
新雜錄云言者所以設教也學者因言以見道道得
則無事於言矣則其所為文章大抵亦不出唐宋以
來文以載道之旨至於其詩則簡古清新摹擬三唐
其中獻可替否皆詞意懇惻不違古君之體與無
病而呻吟者固自不同惟詩本性靈而晦先之詩絕
少抒憤之作以詩代言仍不離其載道之旨蓋晦

續修四庫全書

集部

部

先早年雖曾博覽群書致力佛老而晚年則仍歸
心於濂洛之門宜其不能盡脫三韓學者之氣習
也

陽谷集五卷蘇祥永藏手稿本

朝鮮蘇世讓撰世讓字彥謙號陽谷晉州人儀賓都事自坡之子成宗十七年丙午生幼而秀異長而潛心學問書法亦深得松雪之體燕山君十年甲子中進士次年燕山君以律詩取士世讓之作即居第一丙寅歷名書之獄起世讓連繫不得赴殿試至中宗四年己巳始登文科入為玉堂正字累官至判中樞府事明宗十七年壬戌卒年七十七所著有陽谷赴京日記及是編行於世是編編自有洪顯周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云蘇公之稿亦嘗以英廟時徵入禁中蓋有意表章之而卒未遑也其卷帙又散佚不全其子裔知禮寧洪中哀招補綴之為六卷其宗人始運亦湖南之才雋如學有文行者益搜公佚文與年譜狀誌合為三編而附之其下以克成全部則是編蓋世讓子裔洪中宗人始運之所編次全書都凡五卷而以續編一卷附之編末卷一至卷三為詩卷四為碑碣表卷五為祭文記序跋辭狀至於續編則為世讓之年譜狀誌等按世讓嗜書博覽篤志

經術造詣既深自不失於規矩其為文老成而有法度冲融舒徐氣順而聲中殊無時人尖新以為奇鉤棘以為古剛飾以為華之弊其詩宗法三唐亦頗似處或體物抒情或觸景興懷才華之美蓋有足多其見稱於華使及明禮部尚書夏言誠非偶然雖其內容稍嫌空虛然專就詩文而論固終不失為東國之大家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金陵集二十四卷 查章閣藏印本

朝鮮兩公轍撰公轍字元平號思穎別號金陵穎翁宜寧人刑曹判書大提學有容之子英宗三十六年庚辰生英祖八年壬子登文科經直閣官至吏曹判書大提學後入閣主詞壇凡朝廷金石琬琰之刻世家鐘鼎碑碣之銘多出其手蔚為一代宗匠憲宗六年庚子卒年八十有一謚曰文憲所著有穎翁續稿高麗名臣傳及是編行於世是編都凡二十有四卷詩文各以體分卷一賦詩卷二至卷四詩卷五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內製集外製集卷六箋狀啟卷七至卷九疏劄卷十書尺牘集卷十一序卷十二記卷十三題跋雜著卷十四雜著祭文卷十五碑銘卷十六碑銘墓碣卷十七墓誌卷十八墓表卷十九引狀謚狀卷二十曰得錄卷二十一詩童子問卷二十二請禮錄卷二十三書畫跋尾卷二十四書畫跋尾而以譜圖及曹江李林松等序列之編首按公轍嗜書博覽篤志經術尤醉心於虛陵之學至其文章則全法歐陽文筆老成條暢有法詩則力摹中唐亦尚能得其神似陳希祖

序謂其於詩經見海博於敘事見義法於公轍之作

可謂推崇備至其詩童子問一卷則皆抄輯

案實中可以有証者設為問答之辭以發明之如

謂馬端臨論詩序與朱夫子所論不同學者當作

云此說而從朱子正論取捨之間雖不無拘泥之見然

就其思想而論尚不失為一家之言惟讀禮錄一卷據

公轍自謂歲甲子余守制於廣州故庵琴奕之暇取禮

記讀之旋以病不能竟讀欲要有劄疑記錄而窮山

深谷無與往復問難者遂取故友李德懋懋宣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著禮記臆多其說而間附一二己意是其所論大

抵皆章句循德懋之說而無所發明其能不採

前賢之美尚不失與子者五風度耳

鳳樓集八卷 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俞軍煥撰。軍煥字景衡，杞溪人。縣監星柱之子。通經史精律曆算數之學。嘗從學於老洲吳熙常。問禮於淵泉洪龜周。願為二氏所重。憲宗十年甲辰，家軍朴岐薦於高朝，任全義縣監等職。後以故謫洪川，有還之後，遂不復出。以講學為事，從學者頗眾。至於其卒，未嘗一日廢焉。軍煥卒於哲宗十年己未，年五十九。則其生年當在正宗二十四年庚申也。軍煥幼居鳳樓山麓，時人因以鳳樓先生稱之。是編為其文集，乃軍煥既卒之後，其胤子大有為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刊行有八。為卷有八。卷一為書，卷二為書，卷三為序記跋題引銘箴，卷四為雜文，哀辭雜著，卷五為雜著，卷六為雜著，諸書記上卷七為諸書記下誌，卷八為行狀記述傳詩跋文附錄。編首金鶴鎮序文，則不入卷次焉。是編所收詩文皆以類別，每卷之中排比之次，復以編年為體。編年具分門別類之便。按軍煥就學於洪龜周吳熙常之門，其思想皆受二氏之影響。軍煥之文章取法乎唐宋，是編卷二答李公武文云：「愚亦不自量力，極力效昌黎。」文章亦然。先秦太高，明清太低，若斷自兩宋，迄於唐宋。

而斟酌損益於其間，則是亦聖人造律呂之意也。則其文章宗法於焉可知。至其思想，則格於宋儒理學之見，以程朱之學為歸。故其思想文章皆本於唐宋以後。

文以載道之旨。於漢儒之章句訓詁，馬鄭之學則深為詆斥。蓋猶未脫腐儒之習。故其所論往往失之於偏陋。惟以漢儒所學故持論亦尚能自圓其說。而有其一貫之思想，是亦不無可取耳。編中卷三送淵泉洪公如燕序，紀年為辛卯。首句曰：「崇禎甲申後一百八十有七年。」而發已祭老洲吳先生文首句曰：「維崇禎四年癸巳十一月丁酉朔九日己巳。」考軍煥生當嘉慶五年，送淵泉洪公如燕序撰於純祖三十一年辛卯。治為崇禎甲申之後一百八十七年。而祭老洲吳先生文成於癸巳，計時當在純祖三十三年。為崇禎甲申之後一百八十九年。始相符合。而文中謂為崇禎四年，而軍煥生於有清中葉，何能於崇禎四年撰文。況所紀年月甲子皆為純祖三十三年之甲子。其為誤誤不訛而明。第不知為軍煥當時筆誤，抑為傳鈔者之訛舛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月丁酉朔九日己巳。考軍煥生當嘉慶五年，送淵泉洪公如燕序撰於純祖三十一年辛卯。治為崇禎甲申之後一百八十七年。而祭老洲吳先生文成於癸巳，計時當在純祖三十三年。為崇禎甲申之後一百八十九年。始相符合。而文中謂為崇禎四年，而軍煥生於有清中葉，何能於崇禎四年撰文。況所紀年月甲子皆為純祖三十三年之甲子。其為誤誤不訛而明。第不知為軍煥當時筆誤，抑為傳鈔者之訛舛耳。

壺谷集十八卷

金章宗
或印本

朝鮮南龍翼撰龍翼字聖卿號壺谷宜寧人府使得明之士
仁祖六年戊辰生二十四年丙戌中進士二十六年戊子
試及第六年乙未為通信使從事赴日本明年丙申秋重試
舉狀元自是久在三司多所補益累官至議政府左參贊
文館提學肅宗九年癸亥東判禮曹十三年丁卯拜西館大
學士十五年乙巳定王子統龍翼抗言力爭肅宗不納龍
翼於明川十八年壬申卒於謫所年六十有五諡曰文獻所
著有箕雅及是編行於世是編為龍翼詩文集書凡十有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卷六 賦畧以休分卷一至卷四為七言律詩卷五至卷六為
五言律詩卷七至卷八為七言絕句卷九為七言排律卷十
為五言古詩卷十一至卷十二為扶桑錄卷十三為燕行錄
課製錄卷十四為儀文卷十五為卷十八為疏劄啟序記跋
祭文行誌墓表誌詞表雜著等按龍翼天姿穎異才氣過人
少年即擢高第出入金闕名騰藝苑造詣既深以度益嚴故
其詩為文章大抵矯達瞻麗詰皆勁直絕無佻巧之弊至於
其詩宋以盛唐為法因各述懷次北征韻等皆頗能得工部之
遺意雖一意摹擬不免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此遷詳立意

尚有馳騁自得之味是則與壽溪餘子之學步如郵者固自
不同況扶桑錄多有閑日本之詩文燕行錄多有閑吾華之
故事則尤可供史家之取材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破閑集三卷 奎章閣藏印本

高麗李仁老撰。仁老初名得玉，字眉叟，號雙明齋。平章事，顯之曾孫。毅宗六年壬申生，幼而聰悟，能屬文。善草隸。明宗十年庚子，擢魁科，補桂陽管記。遷直史館，出入史翰，凡十有四年。與當世名儒吳世才、林椿、趙通、皇甫杭、咸淳、李淳等詩酒相娛。時人比之江左七賢。神宗朝，拜禮部員外郎。高宗即位，累遷至秘書監右諫議大夫。七年庚辰卒，年六十有九。所著有銀台集二十卷，後集四卷，雙明齋集三卷，及是編行於世。按朝鮮詩學，始於三國，盛於高麗，其間作者，往往自成一派，兼備眾體，而於藻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品者，實鮮其人。仁老出入翰苑，深以名儒碩學之題詠湮沒不傳，為憾。因搜剔遺篇，掇拾精粹，而以己意加以品題，書成未及付梓。至元宗元年庚申，其子世黃始以付剞劂。其書都凡三卷，卷為一目，首詩話，次文談，次紀事。今考其書，取新羅以來，下及麗朝諸家之名章秀句，彙集成編，或因詩以及事，或因事以及詩。大旨以題詩又皆宗法唐宋，以雄傑樸直為宗，不以彫琢奢鑿為尚。如謂詩家作詩多使事，謂吳鬼簿、李商隱用事險僻，號西昆體，此皆文章一病之類，持論頗稱平正。雖其中紀事不免失之瑣細，如謂雞林舊俗，擇男子美風姿者，以珠翠飾之，名曰

花郎，國人皆奉之，其徒至三千餘人。若原常、春陵之養士，我太祖龍興，以為古國遺風。冬月設八開盛會，選良家子四人，披霓衣，列舞於庭，郭待制東珣代作賀表，又如謂文昌公崔致遠字孤雲，以賓貢入中朝，擢第遊高駢幕府時，天下雲擾，簡檄皆出其手，若斯之類，雖與詩文無涉，然或有關故實，或足資考証，是亦未嘗不足為談藝者之一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補閑集三卷 奎章閣藏印本

高麗崔滋撰。滋初名宗裕，又名安，字樹德，號東山。高麗名儒。門下侍中文獻公冲之後。明宗十八年戊申生。天資淳訥，力學能文。康宗時，登文科，補尚州司錄，尋入國學補學諭。高宗時，出牧尚州，剖決如神，秩未滿，召拜殿中少監。寶文閣待制，累遷至守太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宗元年庚申卒，年七十有三。謚曰文清。著有家集十卷，是及編行於世。是編前有高宗甲寅崔氏自序，云：古今諸名賢編成文集者，唯只數十家，自餘名章秀句，皆湮沒無聞。李學士仁老累集成編，命曰破閑，晉陽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公以其書未廣，命余續補，則是編蓋高宗四十一年甲寅崔氏因李仁老之書，拾遺補闕，續而成之。其書都凡三卷，取新羅以承下及麗朝諸家近體之優麗者若干聯，以己意品題之。大抵在糾彈詩家琢鍊之失，如謂今之後進，競尚聲律章句，琢字必欲新鍊對，必以類語生意，拙而純樸自然之風喪失盡矣之類。其言皆深中癥結。至於所採諸家清詞佳句，振拾既廣，別擇亦工，雖節取一二聯，亦往往可觀。惟嗜博貪多，不免失於曼衍，雖閨巷之瑣言，浮屠優妓之佚聞，亦並加收，補如紀成宗十五年八月車蓋幸東京，頒赦凡有奇才異能，隱滯丘園者，勅有司搜

訪無遺，並收籍內外義大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又如紀高敬縣少年及光化縣北採蓴人諸事，皆與詩入渺不相關，雖宋人詩話類書如是，然愛行旁支，終不免為白璧之微玷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東人詩話二卷 奎章閣藏仁祖十七年己卯重刊本

朝鮮徐居正撰居正字剛中號四佳大邱人牧使彌性之子世宗二年庚子生二十年戊午連中進士生員二十六年甲子登文科第三名官至大提學左贊成封達成君成宗二十三年壬子卒年六十有九謚曰文忠按居正為楊村權近外孫楊村一代儒宗居正盡得其學文章爾雅學問淵博凡天文地理醫卜星命之學靡不貫通所著有歷代年表東文選東國通鑑筆苑雜記東國輿地覽勝四佳亭集及是編行於世是編編首有晉山姜希孟及垂崖老人金守溫二人序編末有崇禎己卯廣陵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後人李必榮後序據李氏後序知其書初刻於成宗五年甲午是編蓋仁祖十七年己卯必榮之所重刊也先是高麗時李大諫眉叟作破閑集崔平章樹德作補閑集於三韓詩學多所闡發厥後百餘年間莫或繼者居正深懼東方詩學之湮沒無聞也因從政之餘手撰是編其書都凡二卷上自新羅文昌下逮李朝凡及於詩者靡不搜剔摘精會粹參以議論按居正學問賅洽是編以餘事為之持論雖不免失之於淺然其採掇前人論詩之語頗知別擇凡曼行旁支疏畧瑣細與詩文無涉者皆屏而不錄體例實破閑補閑等篇為謹嚴其紀錄異聞如辨唐

時高麗使過海有詩云水鳥浮還沒山雲斷復連賈浪仙詐為捐人聯下句云棹穿波底月船壓水中天麗使嗟嘆世傳麗使為崔文昌一事云余考文昌入唐為高駢言記不與浪仙同時或者以顧學士送文昌入唐詩有乘船渡海之語遂有此誤耳之類皆足資考証在三韓詩話中終不失為翹楚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惺叟詩話不分卷

奎章閣藏印本

朝鮮許筠撰。筠字端甫，號蛟山，陽川人。宣祖二十二年己丑生。員二十七年甲午登文科，官至判官。善詩文，名震中國，常幻作無根之言，顛倒朝野。晚年為李爾瞻之手足，盡力於光海君廢母事。十年戊午伏誅。所著有惺叟覆瓿稿二十六卷，行於世。是編即其說部中之一種。編首有許氏自序云：丁未歲，刪東詩訖，又著詩評二卷，書成，削其稿，只書二件：一在浪州失去，一在京邸遺佚。辛亥歲，佐罪成山，閑無事，因述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常談話者，著之於牘，命之曰詩話，則是編蓋光海君三年辛亥，許氏佐罪成山時，就其舊作詩評，重加纂集者也。其書不分卷，都凡九十有六則。自新羅以來，下迄李朝，凡海東人士，稍以詩見於傳記，或常所聞見者，悉如搜採，而以己意品題之。今考其書，雖摭拾未廣，所採亦不盡工。上下八百餘年之間，所得不及百條，未免有傷簡畧。且持論多無精識，往往失之膚淺。如謂崔孤雲學士之詩，在唐末亦鄭谷韓偓之流，率佻淺不厚。夫孤雲摹擬之弊，可議者固多，而許氏

之論，則大言無當。所見者粗，任意雌黃，實不足以為定論。惟三韓詩話傳世無多，是編所論，尚非得贗亂，是亦未嘗不可為談藝者之一助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歲化二十三
年丁未刊本

高麗尹祥撰祥字寔夫初名哲號列洞醴泉人高麗恭愍王癸丑生早歲受業於趙肅之門朝鮮太祖壬申中進士癸酉擢生員年二十四登第授善山尚山教師遷禮曹正郎以書狀官入燕還拜司藝知金山榮川大邱等郡事持權大司成官至藝文提學文宗初致仕還鄉以教授子弟為樂景泰六年辛酉年八十有三足編編首有成化二十三年丁未金宗直序云襄陽尹先生祥資稟純篤學問該通暨其平生所作亦不為少然而旋作旋棄不畜一紙先生之子前軍威縣監李殷余之同年進士也

卷部

謹收拾於散逸之餘得若干篇錄為一帙又編末有二十一年乙丑李光庭後序云先生有作旋棄之今始編輯出於其子知縣公季殷所收拾散佚者丁巳冬先生十世孫三徵甫袖先生遺卷訪不佞于莊園之空屬以校讎之役則是編蓋先生子季殷之所編次而十世孫三徵之所刊行也至其續集二卷據庚子知道獻後序云先生百孫進甫與昌東袖道善書示不佞曰願畧加纂次俾惠一言則為先生卒後五百餘年其孫之所哀集而刊行者也其書鄭本集及三卷續集二卷本集卷一為賦一首詩七十八首表箋十三首卷二為疏牒言四首書一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序二首記二首祭文七首策四首拾遺二首歌謠二首卷三為尹氏年譜墓碣銘聞見錄鄉賢祠泰安文常享祝文等蓋斯集之附錄也續集卷一為詩十八首箋表九首卷二為尹氏行狀行錄神道碑銘聞見錄上言等亦列為附錄按尹氏潛心經術篤守程朱義理精微文章亦雅故能奮起於鄉曲而蜚聲廟堂處甬監前後二十餘年提揭誘掖至老不倦當時名公巨卿多出其門師道尊嚴陽村之後一人而已其所為文章大抵平易簡當初讀似覺質樸細讀之則綽有餘味如禮書請文科試五經箋成均館闢佛疏之類無非義理之定蓋非徒事藻繪者所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動安居士文集五卷

朝鮮古典刊
行會景印本

朝鮮李承休撰承休著有帝王韵紀二卷已著錄是編前有至
正十九年韓山李檣序云前密直司使兼監察大夫李公將鉞
其先動安居士文集于梓因其姪婿兵部侍郎安君徵余言為
序是其書蓋至正十九年居士季子成均直講知製敕衍宗之
所編次刊行者也惟考衍宗動安居士雜著題識云家君平生
著述四六雜文去國投鄉之際歿失無餘則是編所存不過就
其殘餘畧加編次蓋已非完本矣其書都凡五卷首動安居士
雜著存晚年所著四六雜文十有四篇次動安居士行錄四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存古今体若干首按承休詩文偉麗性正直而無所求於世尤
酷好浮屠家言晚年事之益謹會以上疏忤旨歸隱於頭陀山
中即山間別墅啟其堂曰容安就山之三和寺借藏經繙閱其
中十年而南畢其雜著中如答滿月峯了了庵信和尚寄佛護
慧和尚上蒙山和尚謝賜法語諸篇皆深解禪要足以見其晚
年思想至於行錄四卷中如賓王錄之有關於史事病課詩求
官詩謝錢詩及各詩小序之有關於其個人行蹟多足供學者
之參考且所為詩文大抵皆思致不塵語意清峻有飄然世外
之趣雖未獲觀其全集然書鼎一臠中達皆甜

鱗片小而廢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退溪先生文集四十九卷別集一卷外集一卷續集八卷年譜

三卷言行錄六錄朝鮮宣祖三十二年乙亥陶山書院刊本

朝鮮李滉撰滉字景浩學者稱退溪先生余出真寶後移居安東又遷禮安父名垣滉其季子弘治辛酉生年二十有三始遊太學戊子中進士甲午登文科祗選補承文院權知授藝文館檢校丙申陞典藉明年遭內憂服闋後拜修撰出入三司屢對經筵辛酉以校理賜暇讀書湖堂明年遷司諫兼侍講院爾善迄暇還鄉欲事退休甲辰復拜爾善乙巳明宗即位李芑等士類咸遭排陷滉亦削官尋白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其寬命拜司僕寺正明年乞暇還鄉屢除館職皆不赴丁未以應教召還明年外補丹陽郡守遷豐基郡請修書院使學者有所依歸庚辰復以病辭教授于退溪之西壬子起復由弘文館校理拜大司成工曹參判其間屢以病引辭多居陶山從事著述丙寅拜工曹判書進兩館大提學宣祖即位除吏曹判書尋改判中樞以老病固辭宣祖許之擢紳大夫餞之于漢江濟川亭庚午十二月病卒年七十赴開宣祖震悼特贈政府領議政諡曰文純配食宣祖廟庭從享文廟所著有啟蒙傳疑

理學通錄等書行於世是編蓋宣祖三十二年乙亥陶山書院之所刊行其書凡文集四十九卷別集一卷外集一

卷續集八卷年譜三卷言行錄六卷總計全書都凡六十有八卷其文集卷一至卷五為詩卷六為教疏卷七為劄記延請義疏議卷八為辭狀啟辭書契修答卷九至卷四十為書卷四十一為雜著卷四十二為序記卷四十三為跋卷四十四為箴銘表箋上樑文卷四十五為祝文祭文卷四十六至卷四十七為墓碣誌銘卷四十八卷四十九為行狀其別集外集續集等編分類亦大体畧同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於言行錄六卷則為李氏父子權斗經之所纂輯釐為二十有二類按退溪幼而端序長益涵濡中歲以後尤絕意外慕專精宋儒之學而洞悉其微奧克續發越人莫之不測而謙虛卑遜若有所無者反復紆徐光明俊偉粹然為一代大儒今觀是集所載如西銘考証講義天命面說後序心經後論心無体用辨非理氣為一物辯証等於人情事理之微以至天地萬物之變靡不援今據古論証詳明能窮其極而究其深此外如與高峯先生奇大升論理氣各書以理氣八篇四端七情往復辯難尤能發前人之所

未發至其初為教疏亦多有同三韓之國政朝音不足供
此者之參考若其所為古今佳詩則多為少時所作蓋
以解事為之非其所長矣

白沙先生集六卷別集四卷年譜一卷附錄一卷補遺一卷
朝鮮李恒福撰恒福字子常號白沙慶州人高麗名相齊賢之
後參贊夢亮之子嘉慶丙辰生年十六遭母喪除服遊學宮宣
祖庚辰擢文科時年二十有五補承文正字尋賜暇讀書湖堂
入玉堂為正字遷著作乙酉拜吏曹佐郎知製敕其間出入三
司復為吏曹郎壬申之亂宣祖倉卒西巡百僚皆散獨恒福扈
從不離更請兵平亂及車駕還京以功拜右議政進爵府院君
壬寅春時事大變權臣文章指劾恒福遂自引退然恒福雖不
在位而禮遇猶隆凡朝中大事必以咨之及海光君嗣位廢母

之議起恒福屢進忠諫被竄北青戊午五月卒年六十有三尋
追諡文忠所著有四禮蒙訓一卷是編前有常棣二年己巳新
豐君張維序云近代故相白沙李公自壬辰來三遭大變而三
立奇節公才甚高學甚博顧所著述往往棄稿不收故存者不
能多昔叔孫豹論不朽立言最後焉文章又立言之靡者公之
所樹立自足以照耀千秋區區文詞之傳否不足為公輕重然
自慕公之風者謀之即陳蹤末迹皆欲其流傳永久況於精神
之所運言語之所發者乎公之沒已一紀家集尚未行會李公
顯英按關東與江陵李使君命俊皆故公客也慨然合筵索公

遺稿付剞劂而公諸子屬維引之維不佞弱冠以里中子獲及公門義不敢辭則是編蓋恒福卒後其門下士李俊命等之所編次印行者也其書凡本集六卷別集四卷年譜一卷附錄一卷補遺一卷都為十有三卷其本集前五言絕句次五言律詩次五言古詩次五言長律次七言絕句次七言律詩次七言古詩次六言次歌詠次長短句次箴次銘次序次記次跋次雜著次祭文次墓誌銘次墓誌次墓表次墓碣次碑文次遺事次行狀次劄次別幅別集首啟辭次議次簡牘次雜記次朝天紀聞及朝天日乘至於補遺則為詩文若干篇而以李氏神道碑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狀墓誌等列之附錄按東國詩壇群尚李唐恒福之詩亦未能出其藩籬惟托物遇興不以声律為拘亦不以浮誇為尚綽約蕭散風韵清高尚不失詩人之旨至其為文辭氣亦殊充沛藻思涌溢踴屬不羈尤長于疏奏劄啟辭簡意盡頗為時輩所推許今觀其集中所錄劄啟慷慨激切多能言人之所不敢言高風亮節有古大臣之風焉

霽月堂先生集七卷附錄一卷

朝鮮純祖
己亥刊本

朝鮮宋奎濂撰奎濂字道源霽月堂其號也恩津人吏曹判書國詮之子崇禎庚午正月十五日生於懷德莊舍早歲受學於宋浚吉之門年十九中司馬仁祖甲午殿試擢乙科第四分隸承文院權知正字翌年四月召入史局李宗朝累遷司藝應教出為舒川郡守及肅宗嗣位群小以禮論醜成士禍宋時烈宋浚吉皆受謫奎濂時為司諫草疏極言兩氏之冤為母所止不果上丁巳拜執義尋復拜司諫遂力陳二臣之冤卒被罷黜庚申改政除司諫修撰司成由禮議遷吏曹出為安邊府使忠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監司尋遷工曹判書陪太祖影幀至全州比還時東一變宋時烈被禍士流竄逐殆盡奎濂乃謝病隱居以書史自娛甲戌拜兩司長官及同中樞禮曹參判己卯年七十入耆社拜知樞議政府右參贊判書肅宗己丑徵疾卒於鄉舍年八十諡曰文僖是編末有其孫基鼎後序云我高王考文僖公府君遺集也原本岁久散佚所存者惟詩賦章疏及散文若干篇而已府君之德行氣像即此猶可徵其為一又烏可以泯沒而無傳乎於是予加梳櫛釐為七編付諸剞劂則是編蓋奎濂卒後其孫基鼎網羅散佚之所編次刊行者也其書都凡七卷第一卷為

辭詞詩第二卷至第三卷為詩第四卷至第五卷為疏第六卷為疏啟行狀墓誌銘墓碣銘第七卷為墓碣銘祭文序上標文銘雜著而以行狀神道碑銘致祭文挽詞等別為一卷附之篇末按金演自少即以詩文為世所知當甲申之變奎濂年十五聞皇都淪陷賦詩抒懷有中興雖有主恢復奈無期之句感慨悲憤溢於辭表蓋自兒時志慨已異常人其詩規摹唐人才調清逸綽有盛唐風韻其泉金相休氏題其遺詩詩云篇篇盡渾成句句無虧縫最是謙冲美出言淡不濃誠非虛美至其散文則用意深遠辭氣亦殊充沛蓋奎濂經史淹貫才氣縱橫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學子專用力於務本踐寔而深病世儒崇飾浮華之習含章自晦欽然若無初未嘗留心於立言然其事有意會發於文字皆未常離乎日用常行而平易雅馴雍容整暇無一句雕繪而寄趣深遠托意雋永固未可徒以文字評其優劣也

東溟先生集十一卷

丙戌刊本

朝鮮鄭斗卿撰斗卿字君平自號東溟子溫陽人叢桂堂之升之孫宣祖丁酉生年十四別試中選自是累捷場屋聲名日振詔使姜日居等來北渚金流玉為價相選一時能文之士與偕斗卿應辟為從事素慎己已別試擢甲科第一由郎署入台省王堂累官至禮曹參判弘文館提學顯宗癸丑殁年七十有七所著有詩諷八卷是編為斗卿詩集全書都凡十有一卷卷一為五言絕句七十三首卷二為七言絕句三百二十八首卷三為五言律詩一百四十八首卷四為五言律詩一百二十四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卷五為五言律詩一百二十九首卷六為五言排律十六首卷七為七言律詩九十九首卷八為七言律詩九十七首七言排律一首卷九為五言古詩五十二首卷十為七言古詩七十三首卷十一為七言古詩六十四首總計全集都凡古今各體詩一千二百零四首按斗卿生當仁祖顯宗之間當時詩人輩出斗卿早歲受學於白沙李恒福之門及冠詩文已負時譽車雲輅稱其詞賦似司馬長卿谿谷張維得其詩糊之壁上日夕諷誦以為求之盛唐亦不可多得其為當時名家推服如此今觀其詩体格高古確有大家風度大抵樂府學漢魏歌行擬李杜

五七言近體則力追初盛兩唐探源索流力挽頹風誠為當時作者所不及集中敘事擬古歌行各篇尤所擅長如西門秦女記行述懷行路難報恩行俠客篇莫愁歌之類皆激楚蒼涼風骨彌為道上在東國詩壇堪稱絕調其流播詞林仰邀審賞非偶然也至於五七言近體亦復接跡盛唐雖邯鄲學步亦率多可讀固不必求全責備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竹磬遺稿一卷

朝鮮刊本

朝鮮康復誠撰復誠字明之號竹磬系出信川移居岳溪為嶺南之世族父諱惟善號舟川弱冠成進士以學問鳴於時有文舉行於世不幸死於誣獄復誠蓋其遺腹子也以嘉靖庚戌生於外舅灘叟李廷慶之第少勵學好讀書七歲喪母執礼如成人蘇齋盧思慎見而奇之勉以努力經學宣祖己卯中司馬歷官參奉帥傳察訪等職被荐為長水縣監目覩海光亂政不樂居京師於是棄官南歸及仁祖反正除富平移星州當李适之變調兵食馳赴打街為一道先仁祖入加嘉獎賜馬以褒之卒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陞正憲拜和中樞以年老致仕歸隱善川舊墅甲戌以疾卒年八十有五其編為復誠詩文遺稿僅就其殘餘畧加編次殆已非完本矣其書都凡一卷首古今體詩一百十有六首次啟辭一首次疏一首次策問一首總計全書所載都凡詩文一百十有九首而以祭文兩篇附之編末按朝鮮人物考康氏本傳云見海光之亂政不樂居京師便棄官南歸及作廢母之論人皆歎其見機之早是復誠當海光之亂曾有廢母論之作為世所傳誦今考是集乃不見著錄知復誠生平著作散失必多今就其所存者觀之其詩皆規摹唐人畧能得其彷彿雖氣勢不免

失之於弱。狀物寫景。抒情寓意。亦頗嫌其平易。然聲調鏗鏘。亦不乏妙境。至於其所為文章。則体格簡古。辭氣充沛。頗能得古不家法。如次院從權。欲請人主一身宗社。臣民之所付托。執視之喪。亦不可與匹夫同。若矜守小節。不顧大體。終至於傷生而滅性。禮者天理人情之準則。過與不及皆非禮也。凡人執喪。漸敗成疾。則當用肉汁以助滋味。先儒成訓。昭載禮書。宜勉抑主情。俯從權制。援情度理。議論頗多可取。又如陳弊疏論當時軍卒之弊。使人民草衣木食。僅能為生。而身役田役。左攻右侵。捨逃亡之外。他無生路。若不於此時變而通之。以開可生之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則餘存之民戶。亦難支保。因條陳三策以救時弊。立說亦深中窺要。雖一鱗片爪。亦有可觀焉。

文節公金先生逸稿一卷

朝鮮刊本

朝鮮金淡撰。淡字巨源。號曰撫松軒。禮安人。縣監孝良之子。太宗丙申生。世宗乙卯登第。選補集賢殿正字。遷忠州牧使。政清訟理。境內多盜。民甚苦之。淡疾惡如讎。善治盜。連賊相戒不敢入境。州民賴之。歷守安東慶州。陞吏曹判書。世祖甲申卒。諡曰文節。是編前有先生裔孫金應祖序云。我先祖文節公金先生。於一時諸賢中。最見推重。惜其文章。無傳於世。先生之曾孫栢。最金先生幼。身始博考國史。參以東大選及列邑題詠。得詩文若干篇。甲申歲。先生六代孫金正。即塗深懼其久而失其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仍并取先生重試對策。率宗人鈐諸梓。則是編蓋先生曾孫玆之所編次。而六代孫塗之所刊行也。其書都為一卷。首七言詩五首。次疏七首。次策一首。而以御書一篇。及金氏神道碑銘。碑陰記。墓文。鄉賢祠奉安文。常享文。享時文。記。閏錄等篇。附之編末。按金氏詩文。旋作旋失。家集蓋無傳本。是編僅就各家選集。及各邑題詠。彙集成編。一鱗片爪。僅收拾於散佚之中。是不足以窺其全豹。按金氏賦性端雅。行己廉謹。其詩規摹唐人。深造獨得。其体宏而深。其辭典而雅。托物寓興。寄托遙深。且其用力於意境。不斤斤於藻飾。蓋三韓詩壇。啟於唐李。一時作者。群尚

麗縉金氏獨能矯時弊而以理趣意境為主此其所以能卓然自成一家者歟

霽峯集五卷遺集一卷續集一卷

崇禎辛未刊本

朝鮮高敬命撰敬命字而順號霽峯又號谷軒系出耽羅其先世賜貫長興遂為長興人父孟英官至大司諫以嘉靖癸巳生敬命明宗戊午擢甲科第一拜典籍遷正言奉使關西其還命以所賦詩寫進癸亥陞校理秋罷還鄉里凡十有九年至辛巳始起廢以書狀官如燕壬午拜瑞山郡守時明使洪憲王敬民來栗谷李珥為遠接使存敬命為從事官凡與明使唱酬多用敬命之詩宣祖壬辰與子從厚因厚共倡義旅馳檄四方戰歿於錦山訃聞宣祖震悼贈禮曹判書諡曰忠烈是編編首有

禎辛未莊應會序編末有萬曆四十五年高用厚跋按莊氏序云辛未元旦使君高諱用厚者携其尊人霽峯集來廷見之暇出示命乞并言於首又據萬曆丁巳尹璫正氣錄跋云先生胤子用厚氏早鐸大科能繼家聲出典大州首刊是錄又印詩集若干卷付於世則是編蓋敬命胤子用厚之所編次刊行也先是萬曆丁酉敬命既殉節於錦山其胤子用厚負其先人遺集徒步避亂當其時固不敢期性命之得命也及國運中興釋褐而立於朝萬曆四十四年自兵部郎出宰南原府始以付刻刷即是編也其書凡本集五卷遺集一卷續集一卷本集首門

人錄次古今體詩若干首遺集首為賦雜著記論銘說對書文
祭文墓碣銘表箋教書檄文古今體詩都凡若干首續集為古
今體詩四十餘首按收命當壬辰之變馳檄勤王殉節於錦山
高風亮節昭若日星本不以詩文為能事今現是編撫景咏物
大抵風韵流動如摩詰輞川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且詩境清越
動王憂國之思時時溢於言表至其所為文章雖不免有傷
易然規為禮部尚書書及檄諸道書等不惟有關時事足備史
家之採摘即其忠義感奮捐一生以衛社稷之心亦足後世取
法總之敬命之見重於世即其有正直忠義之節可以弘濟艱
虞至其詩文持其餘事耳

竹堂先生集十卷已刻本

朝鮮申濡撰申濡字君澤號竹堂高靈人歸來亭末舟
七世孫(朝鮮圖書解題本誤作趙光海君丙戌生仁
祖庚午進士丙子登文科由吏郎副提學累官至禮曹參
判嘗陪昭顯世子入藩陽復奉使至日本以文章知名
於時顯宗乙巳卒是編前有己亥八月玉川山人序云僕少
時遭亂流離兩湖之地得詩于道途羈役者弱冠已十
首矣及壯盡棄之已而釋褐以官僚赴藩又嘗奉使日
本與京師北抵蒙古界南達薊幽燕長城之外帝都之

內東窮湯海日光之下首尾數十年間驅馳撼頓三萬
餘里幽愁鬱悵不平于中者皆發之詩編為諸錄巾衍
常滿矣乙未丙申之歲詞賦朴真卿既歿而李氏元澤繼
而不幸自此詩道孤矣僕因擬終身廢之翌年春偶獲
羅謙宜江界極哀問距京千有四百里弟妻既亡獨有
老母弱息而存歿不相聞者數月竊懼憂傷亡悞至戰
性命乃復托于吟詠其年移配于湖西之天安郡至今
年七月始蒙赦令按己亥為顯宗十一年玉川山人為申
氏之號則是編蓋顯宗十一年己亥申氏之所自編也其書

都凡十卷。卷一為潘館錄、駒城錄、玉城錄、
卷二至卷三為海樓錄、卷四為銀台錄、玉川錄、銀台後錄、
錦江錄、卷五為駱亭錄、龍潭錄、駱亭後錄、湖行錄、駱
亭續錄、湖行後錄、駱居錄、卷六為燕台錄、卷七為雪山
錄、駱居後錄、松都錄、駱亭錄、卷八為清源錄、卷九為晚
率錄、卷十為養病錄、交州錄、今考其書，蓋依時期地名
分類編次，始於以宮僚陪昭顯太子入藩所作，而終于晚年
養病交州所咏。按申氏之詩，早歲規摹李唐，尤留心於石
丞工部之作，惟音清而病弱，語實而傷悽，是亦不能窺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人之蹊徑。中年以後，學詩于澤堂先生李植，乃盡棄昔日
所學，取昭明選詩、古樂府及詩歸等書，反覆沉潛，積而
有得，然後發之於詩。源委既別，風格自殊，雖氣勢仍不免
之於弱，然文辭典雅，聲調錯錯，其高者近于建安，其下
者亦侵淫乎潘陸，與並世詞人之但知摹擬唐宋者，固
自不同。且申氏驅馳萬里，遭時多困，悲鬱鬱之極，信
心陶寫，自不覺流之于蒼勁，衍放而不僅以雕鏤為能事
也。

優文集成十八卷 朝鮮刊本

朝鮮金鎮圭纂輯。鎮圭字達夫，號竹泉，光山人。國舅
光祿府院君萬基之子。孝宗戊戌生，文詞早成。肅宗壬
戌擢進士第一，又連仲生員試，丙寅擢文科狀元，歷官
吏部舍人、副提學、典文衡、學憲，遷至禮曹判書。性剛
直，敢言。於光廟、肅宗時，到極所宗仰，屢為之辯誣。肅宗
憾之，已巳母后坐廢，鎮圭亦被竄巨濟。在謫六年，召
還，又以忤倭相貶德山。丙申卒，年五十有九。謚曰文清。所
著有竹泉集三十五卷，行於世。是編蓋肅宗壬寅鎮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圭選集兩宋以來諸家所作駢優之文，而成其書。都
凡十有八卷。卷一為記、敘文，答詔、批荅，卷二為制、誥、
麻、卷三至卷九為表、卷十至卷十六為啟、卷十七為檄、
露、路布、致語、上樞文、勸農文、連珠，卷十八為青詞、疏、
祝文、謚議、墓誌、按鎮圭思慮明敏，綜理嚴密，其
居廟堂也，惟以持大体、振綱綱為務，言論鑿鑿，
動中款要，文詞典雅，尤精藻鑑。平居深以典範趙
文奎之優文類編，繁而不精，澤堂李植之優文程選
偏而多失，自是意益公之優文抄畧而不備為病，因

取兩宋以來下迄有明諸家駢儷之作摘其菁英刪其蕪雜分類編次案為一帙核其凡文中散句皆作單行至于駢文對句則並列為雙行以便讀者之觀摹搜羅排比頗稱賅洽按李朝一代館閣文字多尚駢儷是編之輯意在為館閣諸臣程式摹擬之計故于表啟兩類所選尤多雖其取去標準大抵皆以周琢藻備為尚格調未免失之於低且分列類目亦嫌其繁瑣然較之類編程選各編則終覺差勝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光國志慶錄一卷 朝鮮刊本

不著纂輯者姓氏按是編編本有李喬跋云皇明神宗皇帝萬曆十六年我昭敬大王之二十二年戊子謝恩使臣俞泓之還也山海關主事馬維銘贈以詩泓和之既復命並奏其詩昭敬大王命一時大臣詞臣及承文院提調諸公卿次銘韻以歌詠之仍下御製一首與小序示群臣所以誌喜慶也金章炳煥載在列聖御製集中人得以誦之顧群臣所作亦皆一世之精華而歲月既遠寢以散佚我皇上二十七年辛巳宗臣靈原正德得故遺本哀錄二冊以進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在命書局刊布以廣其傳名之曰光國志慶錄又用其御製一詩並小序以下之又考南廟御製詩序云璿象歸正慶溢宗祔奎章昭回聖德愈謙每一伏觀未嘗不欣誦欽歎也今者宗臣靈原正德以聖製及諸詩合為一部披閱再三激切於中謹以韵吟成一首少伸贊揚之誠據此則是編蓋肅宗二十七年辛巳宗臣靈原正德之所編次印行也惟考是編編首所載列聖御製中有英廟御製詩並序紀年為歲甲子仲春上浣則是編當已為英宗甲子以後重刊之本矣其書都凡一卷首列聖御製並序次馬維銘原韵次俞泓

和詩次虞守慎等諸朝臣應製和詩次頒赦時傳教次頒赦
教文次謝恩表先是三韓圖系因元咄之叛圖久被誣讞雖列
聖相承累代呼籲而二百年汚讞之恥足未能雪迄宣祖二十
二年戊子謝恩使俞泓還自燕京齎明神宗詔書及大明
會典以來始得復藩系之正而雪十三代之冤是以舉國歡
騰慶典無前宣祖特就山海間主事馬維銘贈俞泓詩御制
和詩而囑群下再述慶和肅英兩廟追念先烈復膺續舊勳
使是錄得流傳於百餘年後今觀是集所載前後宸翰及
臣工賡續之作雖意在歌頌功德千篇一律鮮有佳製然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紀藩系歸正事不惟足以雪三韓宗祊之恥辨百年疑信之誣
即治朝鮮史者亦有足資取証者焉

聖學輯要七卷 朝鮮英祖三十五年刊本

朝鮮李珥撰珥字叔獻號石潭學者稱栗谷先生德水人
康平公明晨五代孫父監察元秀要平山申氏博古通今
工書畫尤善屬文以中宗丙申生珥年十三中進士初試文
章日就聲聞籍甚十六喪母自傷早失所恃日號泣於墓
旁偶讀佛書有感於生死之說遂棄家入金剛山寺歸心禪學
至壯廢寢忘食者歲餘後忽悔悟盡棄所學而專心儒道
年二十三見退溪李滉於陶山明宗甲子赴司馬及文科初試
覆試皆列名榜頭人稱九場狀元出為戶曹佐郎明年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正言戊辰以書狀官入燕歷官史曹兵曹判書典文衡官至
贊成宣祖甲申歿年四十有九諡曰文成從享文廟是編前
有萬曆三年乙亥李氏自序及進書劄字按李氏自序云
臣按道妙無形文以刑道四書六經既明且備第惠金書
浩渺難以領要先正表章大學以立規模西山真氏推廣是
書以為行義博引經傳兼援史籍為學之本為治之序繁
然有條但卷帙太多文辭汗漫似紀事之書非實學之體况
人主一身萬機所叢治事之時多讀書之時少不撮其綱維
定其宗旨未必真能有得於是廢棄他功專事披要採摭精

英類今次第兩閱歲而編成。名之曰聖學輯要。則是編蓋宣
祖時李氏進御之作。其書都凡七卷。釐為五卷。曰統說第一。
合修己治人而立言。即大學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之意。曰
修己第二。專論修己之道。即大學所謂明明德也。其目凡十有
三。首總論修己。次立志。次收斂。次窮理。次誠實。次矯氣質。次養
氣。次正心。次檢身。次慎德。次輔德。次敦篤。次修己功效。曰正家第
三。專論齊家之道。其目凡八。首正家總論。次孝敬。次刑內。次教
子。次親親。次謹嚴。次節儉。次正功效。曰為政第四。專論為治之
理。即大學之所謂新民也。其目凡十。首總論為政。次用賢。次取
善。次識時務。次法先王。次謹天戒。次立紀綱。次安民。次明教。次
為政功效。曰聖賢道統第五。專論聖學淵源。即大學之定
跡也。今考其書。原本經傳。參之于史。於誠意正心修身齊家
與天用賢取善治國為政之要。靡不窮之極其深。而析之極
其精。以期達於豁然貫通之地。且凡其所論。言皆有據。而以
淺近平易。明白篤實者為準。則尤便於躬行實踐。雖凡有
所引。或斷章取義。或刪節語句。或非一時之言。而合為一段。
未免有違經旨。然大醇小疵。學者不免。則亦不足深責矣。

大典會通六卷。朝鮮李太王二年乙丑刊本。
朝鮮李太王二年乙丑。趙斗淳等奉命纂輯。斗淳字元七。
號心菴。楊州人。右相。二憂。堂泰采五世孫。正祖丙辰生。純祖
丙戌登文科。歷典文衡。哲宗朝拜大提學。癸丑入相。官至
領議政。李太王庚午殁。謚曰文獻。是編前有金炳學序。及
同治四年斗淳進書箋。按炳學序云。我朝之經濟六典。經國
大典。遠徵周官制度之書。近準大明會典六部。自我太祖獻
大王創垂大業。迄於世宗世祖。前聖後聖作之述之。粹厥群
彙。統為一書。無待乎斟酌損益。而結有續編於元陵甲子。通
編於建陵乙巳。特同時制宜。小有變通耳。上之二年春。因相
臣延奏。乙巳以後。教或之未遑刊布者。今開居補輯。同異條
例。一遵兩聖朝續增舊規。名曰大典會通。剞劂既竣。以臣炳
學為之序。則是編蓋李太王二年乙丑。斗淳等奉命之所纂
輯也。其書都凡六卷。蓋以經國大典續大典。大典通編合部。而
增補乙丑通編受教及東奏定式。今所見行者。會粹增補。通
為一書。其六典條目次第。皆一仍舊貫。首錄經國大典。次錄續
典。次錄大典通編。次錄增補各條。並於各段之首。分別標注
原續增補各字。以資識別。其官有增減。法有因革。亦

備書不遺而別注今革今廢等字以明其變遷今例古例
披羅詳賅分門別類條理詳明得此一書則於東國之良
法歷代之美制衙門之陞降法制之變遷謬例之釐正時
措之創因莫不瞭如指掌且其於財政軍政諸大端皆特為
留意舉凡戶曹賦稅軍制刑典及各種條例皆纖細不遺
治朝鮮法制史者實可資為參考雖其中史典一篇僅
詳於內官而於八道外官未能一一備錄然考三朝官制京
內官吏寔多於外官是則白璧微瑕亦不足為是編病也

時典隨錄一卷 朝鮮鈔本

不著纂輯者姓氏亦不詳其時代按李朝一代典章制
度自世祖六年始命宰城府院君崔恒從事纂修至
睿宗元年全書告竣名之曰經國大典及成宗二十三年壬子
以經國大典書成之後新科時政多為大典所未備復命廣川
君李克增等續加纂修成大典續錄六卷其後中宗三十八年
癸卯則有大典後續錄之作英宗二十年甲子則有續大典之作
正祖八年甲戌則有大典通編之作今考是編所據僅及英
祖甲子續大典則作書之時代其在英祖之末歟其書都

為一卷依經國大典及續大典之例釐為六典首吏典次戶典
次禮典次兵典次刑典次興典次工典次食典次貨典次
群僚之於武然簿錄絲絲管攝多岐且政有因革法有
變通臨時比照動致翻塗是編就經國大典及續大典二
書摘其合於時制者載錄事例採摭損益頗便翻閱其
於吏戶禮兵刑工各典皆首錄經國大典次錄續典後其所
載大抵詳於法例而疏於制度如吏典京官職在年未滿二
十者勿得授東班職職吏子孫勿得議政府六曹失行婦女
及再嫁女之所生勿叙東西班至曾孫女方許以上各司外用之京

外官本宗大功以上祖及女夫孫女夫姊妹夫外親。總麻以上妻親。父祖父兄姊妹夫並相避。出繼者本生親一体相避等條例。皆分列備載。而於內外諸衙門官制。反付之闕如。又如戶典戶籍。於每三年改戶籍。藏於本會漢城府本道本邑。及凡田分六等。每二十年改量成籍。藏於本會本道本邑等條例。皆分別詳載。而於戶口增減。田賦豐澁。反付之闕如。若斯之類。不免挂一漏萬。蓋其書之作。本為胥吏檢閱之計。鈔撮成書。寔不足語於著述之林也。

石谷封事一卷 朝鮮汝川龍門祠重刊本

朝鮮宋尚敏撰。尚敏字子慎。號石谷。恩津人。雙清堂愼之七世孫。仁祖丙寅生。顯宗庚子中。生員。以孝親故。旋里。從學于尤庵。宋時列之門。又學於同春宋浚吉。肅宗己未。尤庵同春之以禮誦被誦也。尚敏欲辨白師克述禮始末。以扶摘時輩奸邪之狀。詣闕上疏。大觸時諱。竟以此下獄。卒被杖殺。年始二十有六。庚申。群凶就戮。士論大伸。追贈工曹佐郎。從享懷川之敬節祠。是編編首有崇禎乙丑李敏序。編末有崇禎四年甲寅宋陣洙跋。按連洙跋云。石封事一編。石谷宋先生為師辨誣者。也。老孝閔文忠公屬龍年。溪李公始發梓于嶺。崇己巳。山虎奏毀版本。甲戌夏。更化門人中。用濟上疏。辨誣命復其版。而至今殆近二百年。未見重刊。舊日印本。存者幾希。士林痛其傳之不廣。今者汝川呂斯文。僭永倡論刊布。乃以滄州院財若干為資。而問郡諸儒。亦多出財。以圖印看。遂鐫字印。出于龍門祠。則是編蓋清咸豐四年甲寅。汝川呂僭永之所重刊也。其書都凡一卷。取肅宗五年己未。尚敏為其師尤庵宋時列。及同春宋浚吉。

訟竟所上封事及論禮論始末封事合為一編而以尚
敏使死事蹟及仲寬傳教附之編末即世所傳已未疏
是也惟已未疏始刻于老拳閣公尋為凶党所毀再刻
于更化門人申用濟倉卒梓行魯魚譌誤所在而有
是編就問氏原本詳加校讎于文字之異同字句之脫
誤皆一一註之書眉考訂校勘頗稱精審雖謂為已
未兩疏之定本亦不為過按肅宗己未之際禮論之
獄既尚敏目覩師門慘禍時不可測以為不白師寬
不可以為人不能釋禮論之始末不足以訟竟遂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然上疏備述禮論之始末又悉舉陳鶴穆等奸邪
誣害之狀辟嚴義正考據精博尊經翼傳作
邪誅奸剖析辨証既可以明証偽而明禮意忠憤
激烈尤可以警懦頑而感鬼神非辨義明信道篤
不為生死禍福所動者其孰能語此耶

正氣錄一卷

崇禎辛未
朝鮮刊本

朝鮮高敬命及其子從厚因厚撰子由厚用厚纂輯敬命字而
順號霽峯又號苔軒其先出耽羅星主及麗朝賜籍長興遂為
長興人父孟英官至大司諫以嘉靖癸巳生敬命明宗戊午擢
甲科第一拜典籍遷正言奉使關西及還命以所賦詩寫進癸
亥陞校理其秋以故罷還鄉里凡十有九年至辛巳起復以書
狀官如燕壬午拜瑞山郡守宣祖壬辰與子從厚因厚共倡義
旅馳檄勦王賊死於錦山訃聞宣祖震悼追贈禮曹判書謚曰
忠烈長子從厚字道冲號霽峯季子因厚善述抗鶴峯敬命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死節於錦山從厚因厚兄弟不旋踵亦先後殉義是編編首有
萬曆己亥尹根壽萬曆辛丑李廷龜萬曆癸卯李德馨萬曆乙
巳李恒福萬曆壬子柳根等人序編末有萬曆丁巳尹暄萬曆
甲午鄭經世萬曆乙巳申欽崇禎辛未孫元化等人跋案根壽
序云歲乙未余有嶺南之行回駐鳳城公之子由厚氏謬以余
為公之知己出示斯編而請名余題曰正氣錄而并誌其序又
之請乃未即就茲再數歲而由厚氏亦已下世今其弟用厚氏
又申前請余豈敢已諾於逝者乎又尹暄跋云先生胤子用厚
氏早錄大科能繼家聲以青錢選中之望出典大州首刊是錄

又印詩集若干卷行於世則是編蓋萬曆間敬命胤子用厚之所編次印行者也其書都為一卷首徵道內書次徵濟州書次徵諸道書次通諸道文次徵全羅巡察使書次與宰相書次徵道內書次再徵道內書次通諸寺僧徒文次徵濟州書次通濟州三家文次答李適書及覆而以賜祭祭文及碑銘謚狀等附之編末今考其書網羅壬辰之難敬命父子倡義師於湖南時與兵之徵往復結義之文及夫與人尺牘彙為一編不出於敬命之手即出於從厚兄弟之手雖文章平易不以彫琢為能事然其間所錄各篇既多有關史事足與正史合觀且忠義之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萃於一編其勤王憂國不計生死之心昭若日星不惟可歌可泣且於臣可以教忠於子可以教孝其文字之優劣固不足論也

己未疏一卷附錄一卷

朝鮮刊本

朝鮮宋尚欽撰尚欽字子慎號石谷恩津人雙清堂愉七世孫仁祖丙寅生顯宗庚子中生員以孝提里從學於尤菴宋時烈之門又學於同春宋浚吉肅宗己未尤菴之謫長髻也尚欽欲辨白師冤述禮論始末以扶摘時輩姦邪之狀詣闕上疏大觸時諱竟以此下獄卒被杖殺年始二十有二庚申事白追贈工曹佐郎從事懷川之政節祠是編都為一卷肅宗五年己未尚欽為其師尤菴宋時烈及同春宋浚吉訟冤所作短疏及論禮論始末疏合為一編而以尚欽杖死事蹟及伸冤傳教附之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末考其書紀事止於肅宗七年辛酉尚欽之冤獄既白朝議以大品贈職進封尚欽為工曹佐郎則其書蓋尚欽之冤獄既白以後其同門諸子或其後裔之所編次刊行者也先是顯宗三十八年己亥五月禮曹判書尹絳參議尹鐸以大王大妃服制問尤菴同春二子對以儀禮喪服疏有雖承重不得三年之文今大行大王雖已承統然於倫序自是次適則大王大妃之為禮不得過期年矣而鄭太和以下諸大臣專主時日制謂大王大妃亦當服斬自是各執己見具有論說也獨懋漸進往復論難有同聚訟始則因於服制之禮繼則構誣成獄其意每每

出於札文之外。不曰貶損君父。即曰降絕國統。於是尤菴同春等皆以此被逐。不得容身於朝廷。傾軋自擅。放縱無忌。終至釀成變亂。時士流之出於尤菴同春門下者。孰無伸冤救師之意。然或怵於黨人之威。或懼於同坐之罪。皆沮縮莫敢發言。尚歛以弱冠之年。獨能奮然忘身。以推本札論。極陳其師受誣曲折。草成一疏。自鄉里率一童僕。徒步入京。詣闕進呈。其風義誠有足多。今觀其言。札論始末一疏。援據指陳。都數萬言。首論大王大妃服制。上溯當日論難之旨。以為其師訟冤。不惟引今証古。論証詳密。且辭旨激切悲惋。尤足動人。其後歷數權奸罪惡。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盤盤有據。深中窺要。無一毫偏諛之辭。風骨峻厲。炯然有大臣風度。非徒以大字見長已也。

重峯先生抗義新編四卷 朝鮮刊本

朝鮮趙憲撰。憲字汝式。號重峯。白川人。應社之子。中宗甲辰生。資稟絕人。儀表儼然。稍長嗜學。明宗丁卯登文科。隸校書館。除定州教授。居三年。士風丕變。宣祖七年。以質正官至明宗。見其文物制度之盛。歸而上疏十六條。深中窺要。陞博士。丙戌上疏論鄭汝立之凶悖。時日本豐臣秀吉遣使來聘。憲上疏請斥絕之。乙丑又伏闕上疏。極言時政得失。三司斥以狂論。文章請竄。因流居吉州。冬鄭汝立謀反。事覺。與党伏誅。憲以先見之明得赦。壬辰日軍渡海。長驅釜山。陷東萊。車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西幸。憲聞變。立赴清州。與李瑞等謀舉義兵。不果。乃與門人士友數千人直抵懷德。壬辰戰殲於錦山。特贈吏曹參判。同知經筵。義禁府春秋館事。甲辰加贈吏曹判書。所著有重峯集二十卷。及重峯東還封事一卷。是編前有安邦俊序云。邦俊於先生雖未及登門覲德。而竊嘗景慕風義。自聞殉節以來。尤切山竹。其道聞事跡。世多未傳。恐或久而泯沒。積年搜訪。僅得封事雜著。總若干篇。分類為全集六卷。將數傳諸同以謀不朽。第百年論定之前。不敢輕以示人。於是撮其中舉義兵疏章書檄。附以碑文言行。別為一書。名之曰抗義新編。則是

編蓋憲殉節之後。安邦後之所編次印行者也。其書都凡四卷。第二兩卷曰諸絕倭。載辛亥丁卯間所上封事。及友朋間往復書札。第三卷曰舉義兵。載壬辰起兵後封事書檄。及幕下士所紀當時遺事。第四卷為附錄。載尹根壽所撰趙參判殉義碑。及安邦後所撰重峯先生遺事。而以畫工李澄所寫躬耕養親賓札。師奴持斧伏闕徒步過嶺等八圖。置之編首。今考是編所載。趙氏封事書札。及其生平事蹟。文章則風節後厲。出言不苟。行事則大義綱常。昭若日星。其奮忠行難之節。捨身就義之舉。不惟可歌可泣。足為後世取法。即春秋遵王之道。亦賴以復振。是則此書之纂輯。誠可以教君子以忠孝。正綱常而扶人紀矣。

尤菴先生事實紀一卷 大正十二年活字本

朝鮮金平默纂輯。平默字稚章。號重菴。清風人。純祖乙丑生。受業於李華西之門。李太王之時入仕。官至監役。辛巳上疏。辭氣抑揚。多峻激之處。奉命配島。壬午八月赦還。年七十卒。著有學統考。海上筆語。更張問答。賜舍雜錄。海上錄。大谷問答。三江問答。龜谷問答。辟山心說。淵源斥澤大義。南征紀聞。雨村手談。鷺江隨錄等書。及文集二十五卷。是編都為一卷。蓋輯錄尤菴先生宋時烈之言行而成。編末題崇禎紀元之五己巳六月八日戊申。先生受命并邑之三周甲也。後學清城金平默感古悼今。揮涕謹書於龍門之北山。則其書蓋同治八年李太王己巳平默之所撰也。按尤菴者宋時烈之號也。時烈字英甫。恩津人。睡翁甲祚之第三子。宣祖丁未生。仁祖癸酉魁生員。丙子之難。從扈南漢。和議既成。痛哭歸鄉。里。孝宗即位。召為掌令。拜贊善。祭酒。累官至左議政。肅宗己巳以禮論之禍。遠竄。尋賜死。及寃獄既伸。追諡文正。孝宗時配食廟庭。從事文廟。是編據李氏傳誌行狀。及其所著詩文。纂輯成書。詳其所述。大旨於學問事功二者並重。蓋時之論尤菴者。往往但以事功尊之。於其道德學問。

每多忽畧不知體用一源理事相涵斷無儉於此而豐於彼之理平默有感於是故其為是編於學問事功二者兼重用意可謂至善按尤菴學問純篤風骨峻厲粹然有儒日之風其為學也一以有宋朱子之教為主飭言動行躬行實踐當南宗禮論之興也能推本先儒之旨以辯是非直聳立朝不為權姦所屈不為刑戮所動其風義誠有足多是編於先生高風亮節道德學問叙述綦詳不惟世之欲考究宋氏之學者有所利賴則後世學者讀之亦足為立身處世之取法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景賢錄二卷續錄二卷補遺二卷朝鮮肅宗四十五年己亥刊本朝鮮金夏錫纂輯夏錫為寒岡先生鄭述弟子其始末未詳先是岳巖先生李楨取寒暄先生金宏弼及梅溪先生曾偉家乘遺文彙為一編成景賢錄二卷其後寒岡先生鄭述就李氏景賢錄畧去曾偉但取宏弼事蹟加以增補成景賢錄二卷又編次其遺文行狀年譜等為續錄二卷而毀於蘆谷稍舍之火僅年譜師友門人院齋三編偶存於灰燼之餘得載之先生文集中心其門人金夏錫得其遺稿校訂編次復加增補為補遺二卷與原續兩編合為一書即是編也按夏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景賢續錄考疑云鄭先生嘗著此錄甚備而失於蘆谷稍舍之火戊午春新安李淋以先生手草一卷見示以為其王父處士公受諸先生而藏之云處士公即先生門人蓋先生晚年有意重編而未及成帙以草本屬之公而公亦未克遂其志也謹就草本而考之諸條多不錄其文但貼標其義章彙行則是編蓋夏錫據寒岡先生晚年重編稿本之所增補校訂者也其書都凡六卷首原錄上下二卷其目曰世系事實行狀叙述詩賦文追雪褒贈加贈祀典請從祀而以諸賢詩附焉次續錄上下二卷其目曰遺文行狀遺事追補年譜師友門人書齋書院

又別有敘述。請從祀。祝文三篇。有目無書。次補遺上下二卷。其目曰遺事。敘述追雪褒贈。從祀須教。請降祝。請從祀。祭文。今考其書。詳搜博訪。於金氏一生篤志力行之功。道德學問之美。記述靡遺。讀者熟習而深思之。既足為修身立世之本。準此而力行之。尤足為君子忠君報國之道。其有裨於國家風教。誠匪淺鮮。名之曰景賢錄者。蓋欲使後學聞卷而知所景仰也。

忠武公家來六卷 朝鮮刻本

朝鮮李齊臣撰。齊臣字汝諧。德水人。文靖公邊之後。明宗乙巳生。讀書不屑屑於佔畢。而騎射絕倫。宣祖丙子。武科及第。權知訓諫院奉事。丙戌。以司僕主簿為造山萬戶。兼管鹿屯島屯田之事。齊臣以遠地兵少。屢請益兵。節度使李鎰不許。其秋。虜人果率兵來犯。李鎰怒。欲殺之。宣祖察其無罪。命從軍自效。無何以擊反。胡獻級。崇寧。金羅道巡察使。李浣。慶為本道助防將。尋以宰相柳成龍力薦。進級折衝將軍。權金羅道水軍節度使。時邊警已急。齊臣日夜修備禦。壬辰。以開山島前洋火搜之功。陞水軍統制使。宣祖戊戌之役。戰歿於舟中。宣祖遷使弔之。加贈左議政。並賜宣武功臣之號。封德豐君。謚曰忠武。是編前有崇禎紀元後八十二年己丑李奮序云。昔在宣廟龍蛇之年。公領舟師捍海。屹穩然為海上長城。公少讀書。通大義。不屑屑於佔畢。而今其札翰。咳唾之道。尚有一二存者。公重孫前新寧軍弘毅氏。遵其先君子之志。哀集戕編。公之五代孫鳳。詳節度湖南。將屬之以刊版。要為弁卷之文。則

是編蓋舜臣列難之後其重孫弘毅之所編次而其五世孫鳳詳節度湖南時之所刊行也其書都凡六卷卷一為遺稿凡文五篇詩四首卷二至卷三為紀述錄舜臣世系行狀及謚狀等卷四為教命卷五卷六為附錄載關於舜臣之序文挽詩題詠等今考其書所錄舜臣詩文雖不過區區五篇然其于舜臣之世系行狀碑傳墓誌以及舜臣殉難之後絲編之廢思詠之美搜羅靡遺后而觀之則于舜臣一生事功之標炳風骨之稜厲可概見且舜臣之所以為世所重僅在其能應機決策

捨身就義本不以字見長故其所為詩文悲惋激切無非忠義至誠之所發至于文辭則殊無可觀讀是編者雖以之為舜臣之事實是紀讀之可也

辛壬紀年提要原編九卷續編四卷補編二卷朝鮮寫本

朝鮮具駿遠纂輯駿遠字維文綾城人贊成思孟七世孫英祖乙亥生正祖丙午中進士以蔭仕官至主簿純祖甲戌殲是編蓋據全在魯所著爛餘及李鮮所著初從說稟集其中關於景宗元年辛丑二年壬寅辛壬之際老幼論黨派爭端之一切文字事定增補闕遺彙合成編者其書凡原編九卷續編四卷補編二卷總計全書都凡十有五卷按辛壬老幼論黨派爭端之事全氏爛餘李氏初從說稟集史氏之記注搜輯諸家之聞見類為該悉惟病其簡編浩汗

語類重複初從說一書漫事衍文所在尤多讀者雖傳聞強記亦不能得其要領駿遠有感於是因就兩家之書彙括其同異鈔節其肯綮以便考閱更旁搜博取以補其闕遺內家之書皆起於南宗庚子迄於景宗甲辰中間五十年凡時政之梗概詛微之顛末彙鈔為原編九卷洎英宗元年以後則有李氏之隨見錄止於壬子洪氏之成仁年表引而至於正祖癸亥又有修書雜志足以參攷故是編於中壬之大義翻換之重要二撮而書之為續編四卷復就諸家文集之先於壬寅後於乙巳而發揮大義不可泯沒者彙錄其全文為

補編二卷夫平士之獄由於定策是書之作由於平士之獄而誣師門崇私廟之類雖不問平士之獄者亦備書而不闕蓋以見士獄之禍有所兆也今考其書本之史乘參之載籍益以各家詩文及國家典章徵引所及不下數十餘種收輯頗稱繁富其間於有聞平士之獄之一切掌故逸事紀述甚詳定足以補正史之闕遺而供學者之參攷惟凡所徵引每每不注出處是則不免有非著作之雅耳

帝王韻紀二卷朝鮮古典刊行會影印本

高麗李承休撰承休字休休自號動安居士亦號頭陀山居士京山府嘉利縣人九歲始知讀書後三年投熙廟第三子圖靜國師(法諱鏡智)方丈國士邀世所謂名儒申請授左傳同易年甫十四慈父云祖見養於從祖母太僕卿林公敷之妃北原郡夫人元氏高麗高宗朝登第入頭陀山龜洞躬耕養母居十餘年安集使李深敦勸入朝以李藏用柳瑒等之荐元宗朝以書狀官如元尋事忠烈王為正言司諫以上疏言事忤旨罷歸頭陀山舊隱

居十有餘年而忠宣受禪懇諭徵之以詞林學士承旨致旨致仕忠烈王二十六年卒年七十有七所著有動安居士文集五卷是編蓋承休進衡之作編首有至元二十四年三月承休進呈表及其自序按其自序云自古帝王相承授興亡之事經世君子所不可不明也然古今典籍浩汗無涯而前後相紛如也苟能撮要以詩之不亦便乎覽謹據纂古圖採諸子史而廣焉若夫今之未著方策者姑以彰彰耳目所熟為据播于諷誦其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輒隨其事而春秋焉名曰帝王韻紀蓋忠臣孝子衡于君

父之義也。則是編蓋永休晚年進御之作。先是永休以上疏忤旨罷歸龜洞。雖述同去國而志在匡君。因于看藏之餘纂修是編。以供乙覽。元貞間奉勅命錢梓于晉州牧官。尋以年久而版朽字滅。其季男密直使李公言有重雕之意。而力有未及。永樂丁酉。監司廣陵李相國之副。始重刊之。即是編也。其書都凡上下二卷。上卷紀中國歷代帝王史事。從盤古自于金國。凡二千三百七十言。下卷紀東國歷代帝王史事。自檀君下迄朝鮮仁宗。凡一千四百六十言。今考其書。以七言韻語。紀歷代帝王相承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受興亡之事。其辭約。其旨暢。如珠之在骨。網之在綱。萬代相承。理亂終始。莫不畢核。且凡所引據。皆注出處。亦足資徵信。雖紀述簡畧。幾同歷代帝王世系。于重要史事。不免多所遺漏。然其書之作。意本在于匡君。但取其諷誅成章。不以述史為重。則吾儕亦無容深責之矣。

朴氏新羅璿源世譜二卷

朝鮮刊本

不著纂修者姓氏。按是編編首有屠維大淵宋東璿序。及岁辛丑。朴性文序。据東璿序云。今朴君永坤袖其新刊世譜。問序於余。曰。千流一源。萬枝同根。宗人性狀。博考各家譜牒。參証羅麗文獻。合世族序昭穆。此尊祖敬宗之事也。則是編蓋朴氏裔孫性文之所纂修。而永坤之所刊行也。其書都凡二卷。分列類目。都凡二十有一。其目曰。始祖王誕降事寔文。始祖王年譜。宗德殿節目。新羅一千年歷代圖。八大君國相公各派中世以上世系。新羅佐命功臣大部大人。新羅開國功臣二十大家。各派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貫圖。朴氏新羅名賢。朴氏新羅隱逸。朴氏新羅孝烈。朴氏麗朝封君。朴氏麗朝名賢。朴氏麗朝隱逸。朴氏麗朝孝行。朴氏麗朝節義。朴氏本朝封君。朴氏本朝名賢。朴氏本朝隱逸。朴氏本朝孝行。朴氏本朝節義。而以新羅故都王陵國崇德殿圖。列冠編首。以崇德殿大譜所任錄。附之編末。考朴氏之先。蓋出於新羅始祖赫居世。為東國大姓。蕃茂昌衍。二千餘年來。同源而異派。同根而異枝。內而朝廷外而八路。其貫至於五十。其麗不啻十億。惟各宗各派諸譜。皆以中葉襲封為中祖。而不及始降受封之祖。蓋中祖以上。其來久遠。不能歷系。漸至失傳。性文以聖朝

之末裔傷大猷之無徵慎源流之末詳於是參証三韓國籍博考百家世牒凡二十餘年而成是編其節目編次上自始祖下迄四十五世其間於失傳之先代號位官爵及各派中封君名賢隱孝烈節義諸公之事寔靡不畢錄搜羅排比頗稱詳核不惟朴氏一族之子孫官奉為家乘即治朝鮮史者亦未嘗不可資為參考夫以宋祖之文明程子尚難其無百年之家況以東國之一隅而朴氏二千年祖孫相望系如貫珠即此亦足以傳於後世矣

東槎集一卷

萬曆四十一
年癸丑刊本

不著纂輯者姓氏按是編編首有萬曆癸丑李廷冕序云皇帝紀元之二十九年辛丑冊封皇太子頒慶天下先聲到國中即選領接之旨廷于境不佞適忝文衡遂膺是命幕中僚佐咸聽自舉南郭朴說之東嶽李子敏鵠谷洪輝世以從事偕行南憲金餘慶五山車復元石洲權汝章以製述官先後隨來石峰韓景洪以名筆啟遞加平郡守而引達於十一月十七日辭陞疾驅而西不佞素多病途中積傷風雪至壬寅閏二月病甚連上三章乃獲遞遂命以義州迎慰使五峰李公代之蓋自受命比

還凡五閱月乃於其間得從諸君子相與作為古律長短歌詩學官朴希賢楊才世寓字官李海龍俱在引中類次而錄之于今二十年亦陳迹矣則是編蓋海光君五年癸丑學官朴希賢等之所纂輯也其書都為一卷錄古今體詩四百六十餘首皆宣祖三十四年西明使顧天峻崔廷健來報冊儲時賓接使者與其幕中僚佐如朴說之李子敏洪輝世金餘慶車復元權汝章韓景洪等相與唱和之作或成於道途客館之間或作於群居燕飲之際或登臨高興或思歸遣懷率意題詠不加別裁未免瑕瑜互見然體物寫志發抒性情亦間有清致且月錄

兩國交互之關係與夫使臣往還之逸事逸聞亦往往於其中見之學者與宣祖壬寅皇華集合而觀之亦未嘗無所補焉

詩經大旨不分卷道光刊本

清華于泚撰于泚字繁園號聚齋山東東平人道光乙酉舉義行所著有詩經人物輯畧及是編行於世其書不分卷首錄經文而於每什揭其總綱每章疏其大意故以大旨名其書核其所論大旨遠宗紫陽近承崑顧氏之說如紫陽謂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卿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至變雅則哀周卿士之作以言時之得失而邶鄘以下則太師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廟燕享之所用也顧炎武

亦謂二南也幽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附於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鴟鴞以下六篇之附於幽而亦謂之幽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于泚因之故曰二南正雅及頌入樂者也列國之風及變雅不入樂者也不知詩之入樂証之莊子墨子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左氏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之歌周南召南為之歌邶鄘衛為之歌王

為之歌鄭為之歌廣為之歌幽為之歌秦為之歌
魏為之歌唐為之歌陳及史記孔子世家詩三百篇
孔子皆弦歌之之說皆確然有據于泚於此乃不加
思考而妄從朱顧二氏之說未免失之疏陋此外如
謂七月之詩為周公述后稷公劉之德作詩以戒成王
故謂之幽風之類其所詮釋大抵皆因循前人陳說
鮮有發明蓋駁難而來非於詩果有所得也

王文簡公七古平仄論一卷衡園類存本

清王士禛撰士禛字貽上號阮亭自號漁洋山人山
東新城人順治乙未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卒諡文簡
著有漁洋詩話三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已著錄是
編衡園類存中全書都為一卷取唐代諸家所作七
言古詩排比鉤稽詳其平仄按康熙間蓋都趙執信
好為韻語嘗問聲調於士禛士禛靳不肯言執信乃
發唐人諸集排比鉤稽著聲調譜一卷於古近體詩
聲調之正變論述甚詳是編所論僅及七古平仄凡

五古及五七言近體皆缺而不論趙氏所謂靳不肯
言殆即指此而其鄉人于社澹園詩話乃云阮翁論
七古平仄不論五言似可從七言古雖始於柏梁間
作於魏宋其體裁至唐人而始具但就唐人立論可
也至於五言莫盛於漢魏莫工於晉宋鮑山概置不
譜而獨於四唐糟粕之餘廣徵博引是猶論腿脚不
論首腹腰履以上皆長物耶文簡知五言遠而難稽
多而難齊且不必有一定之式故不復置喙而但論
七言吾以此服其有灼見不知五言固遠而難稽多

而難齊不必有一定之式七言亦未必近而易稽少而易齊必有一定之式是不過欲為御覽曲諱而固為之辭耳今考其書於七言古詩平仄鉤稽排比雖尚稽稍核然其疏漏亦所不免蓋士禎論詩主於神韻本不以聲調為尚宜其所論遠不如趙氏聲調譜之精詳也

讀杜私言一卷尊水園集畧本

清盧世澐撰世澐字德水號紫房晚號南村病叟德州人明天啟乙丑進士官御史巡視漕運清順治元年赴福建道御史病亟不能行蒙恩以原官在籍調理卒於家所著有春寒閒記及尊水園集等書行於世是編即為尊水園集之第六卷按塔林堂書目著錄是編謂與錢謙益所撰讀杜小箋共為一冊則亦嘗摘出別行其書都為一卷釐為七目曰大凡曰論五言古詩曰論七言古詩曰論五言律詩曰論七

言律詩曰論五七言排律曰論摘錄先是世澐嘗選錄杜詩之佳者彙集為編成杜詩屑鈔一書是編蓋與彼書相輔而行凡其所論皆屑鈔中所選之詩其大凡十有一條大抵皆以發明屑鈔一書去取之意其曰論摘錄者則以屑鈔有摘錄一卷固就所摘錄之句以己意品題之核其所論雖不過數十百首然選擇精密評語亦頗稱實約能不失雅正風格其最實心處以淡遠幽樸為多視世俗品題杜詩惟知取其瑰瑋壯麗者固自不同蓋劇心嗜古有得於心自

非皮相之見所能比擬也

毛詩故訓傳箋二十卷 稽古樓刊本

漢鄭玄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不樂為吏造太學受業遊學十餘年始歸鄉里時大將軍袁紹總督冀州舉玄茂才表為左中郎時皆不就建安五年春寢疾時袁曾相距於官渡紹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六十有四所注有周易尚書儀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及是經各若干卷是編前凡二十卷惟今傳沈氏本及同治刊本並作三十卷考漢志毛詩二十九卷釋文隋志著錄則謂毛詩故訓傳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是其書實作二十卷作三十卷者非也其書發明毛義自命曰箋博物志云毛公嘗為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為敬推張華之言蓋以公府用記郡將用箋之意然康成生漢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殊無所取按說文曰箋表識書也鄭氏六藝論云註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是康成不過因毛傳而表識其旁如今人之簽記積而成帙故謂之箋實是無庸別為曲說也陸氏經典釋文叙錄云鄭玄作毛詩箋由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是其箋詩是以宗毛義

主然今考其書箋與傳義亦時有異同魏王肅作毛詩注
毛詩義疏毛詩問難諸書以申毛難鄭歐陽修引其釋衛
風擊鼓五章謂鄭不如王王基又作毛詩駁以申鄭難王
王應麟引其駁不若一條謂王不及鄭晉孫毓作毛詩異
同証復申王說陳統作難孫氏毛詩異同証又明鄭義袒分
左右垂數百年至宋鄭樵恃其才辨更發難端作詩辨妄
以攻毛鄭南渡諸儒繼之於毛鄭之說皆擊尤力然平情而論
鄭氏箋詩固不免於牽強附會曲解詩旨然其間訓詁名物
多存古義雖南渡諸儒亦不能盡廢端緒炳然其瑜終不
可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毛詩通議六卷乾隆五十五年戊申刊本

清胡文英撰文英字繩崖武進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乾
隆五十三年戊申文英自序知其為乾嘉時人按其自序
云余前輯詩經逢原詩疏補遺而意有未盡復為毛詩
通議則是編蓋繼其所撰詩經逢原詩疏補遺二書而
作全書都凡六卷不釋全經亦不錄經文但有所心得則
分別條錄之大旨謂毛氏當三家紛囂之時閉戶而集其成
厥功不可謂不偉惜歟傳之後其徒乃造自謂子夏所傳
一語以証毛公初非毛公之本意許叔重鄭康成並傳毛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許之斟酌盡善鄭之學有本原皆毛氏之功臣而為惜毛詩
者所不可偏廢因斟酌損益而為是編既以通序傳箋疏
之蔽且以解先儒疑同此異之公今考其書於漢唐以來諸
儒之說皆不主於一家疏証旁通大抵得失參半如謂毛詩
序義有師承者固多勦說悖理者亦復不少反覆煩重
類非一人之辭又謂毛詩後出其謂子夏所傳者乃後儒
偽託非毛公之意也若此之類皆頗稱有見此外如謂南有
樛木美文王美周公俱未可知但既曰南有則其為南國
之人所賦可知若眾妾至長官中未到南國何以知南國樛

本當謂采芣詩射義明言士不失職也諸說惑於衛序以為婦人之事試謂古之婦人有夙夜在公所辦事之理亦其攻駁衆說而斷以己意亦往往近理惟其間推究義義仍不免以意斷制之處如既知舊說以問雖當章末官諸詩屬之文王后妃之謬乃盡舉之而屬之於周公是則難免於五十步笑百步之譏焉

非詩辨妄一卷 劉下齋叢書本

宋周孚撰孚字信道濟南人寓居丹徒乾道二年丙戌進士官其州教授卒於宋孝宗淳熙初其行輩較鄭樵畧後是編蓋為非難鄭氏詩辨妄一書而作據其自序云撮其害理之甚者總而次之凡四十二事為一卷然考其書實為五十一事按周鄭二氏學本殊途鄭氏喜思辨周氏則惟知謹守古訓故鄭氏之書雖勇於疑古而少檢點周氏是編亦不免捨本逐末不能從根本上加以非難書中除論康成箋詩無預北海相事論

鄭氏釋於一篇之義各為總叙之隨文附會及引左傳晉數赤狄潞氏之罪曰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以駁鄭氏固無黎侯之說數條差為有理外此或則但舉出處而不加可否如謂鄭氏說葛覃喻女在母家形體浸日長大為歐陽子之說申言之何益及說雨無正之序牽強不通為蘇子之說申言之何益之類或言擅塞無關寔際如謂毛詩為子夏所傳及論卷數斯即斯舛舛之類或紐於成見徒為意氣之爭如確信詩序而不顧所安及謂鄭氏既非難毛鄭又稱其識理為非之類

大抵皆空言無據不足為鄭氏害理之証總之周氏是編不過欲謹守古訓於鄭氏之學寔未嘗瞭解然厯繼序因學紀聞集証乃謂淳熙間漁仲書為周信道季所駁旋即散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謂樵書未見傳本而字書歸然獨存豈非神物呵護以延風雅一脈哉烏呼識者難得二千年來儒者因襲固陋之習良可嘆也

毛詩譜三卷鄭氏佚書本

漢鄭玄撰清袁鈞輯玄有毛詩箋十卷已著錄鈞字東國一字陶軒號西廬乾隆拔貢嘉慶初舉孝廉方正主講稽山書院工詩古文解尤邃於鄭氏一家之學是編即其所輯鄭氏佚書中之一種按釋文叙錄云鄭玄詩譜二卷徐彥暢大叔求隱注隋書經籍志云毛詩譜二卷太叔求及劉炫注日本國見在書目云毛詩譜序一卷鄭玄撰大叔求撰唐書經籍志云毛詩譜二卷鄭玄撰新唐書藝文志及宋史藝文志則云鄭玄詩譜三卷孔穎達詩譜序疏云鄭於三禮

論語為之作序此譜亦是序類遊子夏序名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故名為譜其作毛詩正義以譜說散置風雅頌諸題下而條疏之其旁行者無從載自是而後傳本浸佚是以宋崇文總目不見著錄至慶曆間歐陽修自謂得其書於絳州其文有注而不見名字又首尾殘缺國譜志顛倒錯亂因取已所注詩圖十四篇以補其亡凡補譜十五補文字二百七增損並已改正八百八十三而鄭譜復完今世傳諸家輯本多以為據是編大體以歐陽氏補譜為本又從孔氏正義所錄重加校正國風相頌首尾俱全凡群書引譜有異文請字者

悉加參訂搜羅散佚考訂異同大體尚稱精核按鄭氏詩譜自歐陽永叔之後有清諸儒如休寧戴震海寧吳騷全船王謨山陽丁晏等皆嘗從事於校輯搜羅有証互有得失合而觀之則鄭氏之學幾乎備矣

批點詩經不分卷明吳興凌氏刊宋墨本

明鍾惺撰惺字伯敬竟陵人萬曆三十八年庚戌進士官至福建提學僉事事蹟附載明史文苑傳袁宏道傳中是編前有吳興凌濛初序及其侄杜若題識按杜若題識云仲父初成自燕中歸示余以鍾伯敬先生所評點詩經愛而卒業玩其微言精義皆於文字外別陳玄機因寄諸梨棗以公之知詩者則是編蓋鍾氏評點以示友人凌濛初濛初復授之其姪杜若以宋墨版印行之其書不分卷經文為墨印圈點評語悉用朱墨刊刻頗稱精美

今考其書大旨欲以意逆志以破漢儒之拘牽蓋惺本文士又為竟陵一派之宗主故其說詩意在評題與經生說詩之株守門戶斤斤於名物訓詁者固自不同其於經文之旁加以圈點且各附眉批旁注以摘發字句標示語脈雖不脫時文之習然其間品題玩味多出新意不肯剽襲前人擬之性情參之義理頗能平心靜氣以玩索詩人之旨於篇內微言詞外寄託未嘗無所開發如有狐思匪也木瓜篤友也君子于役閨思也葛藟歡依人也采芣有所思也丘中有麻遲所思也有同車懷佳人也豐失

看

約也。凡若此類，大抵為語無多，而領會要歸，表章性情，深得詩人之本意，雖平心揣度，不無臆斷之私，然千慮一失，賢者不免，必謂批點之法，非詁經之體，遂併其書而廢之，是則未免門戶之見，非天下之公議矣。

蜀石經毛詩方異二卷 釋經樓本

清陳鱣撰。鱣字仲魚，號簡莊，海寧人。嘉慶初舉孝廉，方正旋舉鄉薦，藏書甚富。阮元嘗書士紳室額以贈之。其嗜古篆刻，嘗作許氏說文正義，未成而卒。鱣為續成之。其書都凡二卷，據蜀石經毛詩殘本，句訂而字正之，以訂經文之異同。故以蜀石經毛詩方異名其書。按蜀石經毛詩殘本，其文字之異同，多是証舊本之譌誤，儀徵阮元作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時，加援引，固足為校勘之助。然其間校刻之疏畧，亦所不免。如邶風谷風首有恐有賴，兩有字殊訓，見於毛傳鄭箋及孔

氏正義，確然有據。唐開成石經，亦與今本無異。而蜀石經殘本乃作者有恐賴，不知有恐有賴。王對文為訓，蜀本無下育字，蓋由一時誤脫。世俗好異，不辨其誤，反據其非，以正今本之是，未免失之誕妄。是編取蜀石經殘本，据傳箋正義釋文，唐石經及諸家刻本，考其異同，訂其是非，不惟足証石經之譌誤，尤有裨於校勘。按蜀石經毛詩殘本，海寧吳憲為餘杭嚴杰皆有考証，其體例與是編畧近，而校訂互有異同。考陳氏與吳嚴二氏雖為同時人，然嚴氏之書據嘉慶十一年丙寅臧庸題辭，已惜其刻本求之數年，卒不可得，則其書當時或

本書刊行陳氏蓋未見兩家之書故不知而為此屋上之屋歟

詩序不分卷 明刊本

不著纂刻者姓氏編首有詩序書例其第一則云是編獨行於世家誦而久習矣獲本與詩傳同篆並刻以行按世傳明堂坊偽子貢詩傳及申培詩說二書皆以古篆刻之是編既謂與詩傳同篆並刻以行則亦為明時所刻矣其書不分卷首列篇目次為詩序其篇目次第偽詩傳有與舊本本抵牾者悉從其舊不依偽詩傳妄改惟各篇皆首錄篆文次為楷書釋文題曰附音則一本詩傳之例又於各篇之下間或附以續說考補續考等以補序之所不及今考其書謂詩序為孔子傳其大意而衛卜商子夏述之夫子夏之不序詩自昌黎以來學者考証久成定讞明人不學乃仍襲前人陳說謂詩序出於子夏且以古篆刻之不類漢代傳經悉用隸書故孔壁科斗世莫能辨謂之古文是編與偽詩傳詩說獨參用摺體且謂其同為漢代石刻而是編拓本較之詩傳唐滅未甚計闕文三百四餘字其誤妄殆無容辨至於其中續說考補續考各條則大抵原本註疏如桃夭篇續說云后妃贊助君子使天下有禮會娶以時故言所賦無妻曰鵲者慈目不寐目恒鵲鵲然故其字從魚

魚目不閉也。式微篇考補云。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王風篇續考云。成王作洛。王城畿內之地。謂之東園。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正。下列國風。以王書國。猶春秋稱王人也。凡若此類。雖所引前人緒論。為多。鮮有發明。然其訓詁名物。解釋疑義。皆以詩序為本。則尚不失為一家之學焉。

逸詩一卷 昭和九年景印原稿本

朝鮮申緯撰。緯有詩次。故二十二卷。詩經異文三卷。已著錄。是編前有申氏自序。云古者逸詩。自有其書。故釋文衛門篇下有云。逸詩本作癢。而今不可見。其逸詩之殘篇斷章。茲隨手采錄。繕寫一本。其似詩非詩。如誘蒼狸者。不敢輒收。棄亦可惜。並姑附見卷末。是申氏之意。蓋以詩三百餘篇。夫子之時。元數已然。夫子固未嘗刪詩。所謂逸詩者。自有其書。而散佚已久。斷章零句。猶時時見於他書。因隨手採錄。以為是編。其書都為一卷。據左傳。大小戴禮。論語。孟子。墨子。荀子。莊子。晏子春秋。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前後漢書。孔子家語。汲冢周書。列女傳等書。輯錄逸詩零篇斷句。五十有一條。搜羅旁討。雖尚稱勤摯。然其謂據釋文衛門篇下逸詩本。作癢。遂謂古者逸詩。自有其書。則未免牽強附會。毫無根據。不知詩三百篇。固非夫子之所刪。然古昔相傳。其數實不止此。故群經子史引詩。往往不見於三百篇。非三百篇之外。別有一書。名逸詩也。又三百篇雖出里巷歌謠。然其為體。與誘語自別。是編乃以但誘附之。卷末未免所附非類。按宋王應麟作詩考一書。於先秦逸詩。多所採輯。明鍾惺作

逸詩一卷更就其書畧加增補是編之作體例畧同於二氏雖說別去取較二氏為謹嚴然互相參照所遺尚多既申氏於王鍾二氏之書皆未嘗見至有此屋上架屋之舉耶

詩次故二十二卷附外雜一卷昭和九年景印原稿本

朝鮮申綽撰初名綱字在中號石泉平山人戶曹參判大羽之子早歲以文行經術有名於鄉里純祖九年癸酉申設增廣慶科親命赴試京師以對策擢魁科未及放榜聞父病猝重兼程馳歸未達而遭父喪以為終身之痛皆緣於科第於是絕意仕進止居墓下潛心墳典跌宕經史以為樂二十八年卒年六十有九是編編末有其弟絢後序申氏自序及其兄縉所撰墓銘按墓銘云作詩次故自春秋序漢以來至於唐有言詩者片句隻字擇

舛贗細書摭抄續二十年連累貫統為書偶家人失火并其草稿燒盡朋知莫不驚嘆君曰吾書雖亡吾心未嘗亡徐復尋繹又十餘年書再成是其書初稿已毀於火是編蓋其晚年之所重訂者也全書都凡二十有卷別以逸詩傳序引用書目合為外雜一卷附之編末不入卷次按三韓自新羅統一之後即於國學置毛詩高麗繼起亦置經學博士而以毛詩列選舉之日降自李朝始宗集傳漢唐古典鮮有問津者申氏博學好古妄情榮途能不為世俗所囿而獨倡樸學是編博稽三雅方之釋

名等書以訂其訛更取載記左傳史記前後漢書說文
文選諸書旁及子史雜說以廣異聞上有周秦下迄有
唐徵引所及不下二百餘種大旨以訓詁為主由訓詁以推
求詩人之義其意謂欲達詩人之旨必先明其訓詁訓詁
明則詩人之義自可知然欲明訓詁宜求之近古之言故搜
羅排比斷至有唐今考其書兼綜諸家之說不相攻擊亦
不相附合體例頗稱謹嚴逸詩一編探求逸遺亦裨於
學者雖擬拾前人陳說鮮有發明前劉賈穿亦間有
未當然講求古義羽翼聖訓之功鳴水以東終不得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推中氏為第一人焉

詩經異文三卷 昭和九年景印原稿本

朝鮮申緯撰緯有詩次故二十二卷已著錄是編前有申氏
自序云使三家在者未必其言盡得風雅之旨然去古未遠
且傳受有素參聽並觀拔尤從長有足以闡發幽微辨別
善惡而今不可得矣其散出於雜文或諸家傳注者亦多可
觀外此群籍所引或在三家之前或在三家之後皆足以溯
其源而達其流茲博採並收上自周秦下迄於唐其有異文
異辭悉著於茲是其作書之旨畧可概見其書都凡上中
下三卷依三百篇次序分別著其異文有據其所以異之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分為十類一曰古今二曰假借三曰隸變四曰音轉五曰形轉
六曰義轉七曰涉誤八曰師讀九曰俗寫十曰方言凡經文
散出諸家字有不同者皆逐條著錄之並於其下略疏
異義附以己說搜羅排比大體尚稱詳核惟其間徵引未備
考訂疏陋之處亦所不免如小雅巧言蛇蛻碩言蛇蛻詩考
引呂覽重己篇作蛇地大雅縣棊之腰腰腰腰詩考引玉
篇作師師若斯之類是編皆缺而不錄是耳目之前亦不免
疏漏又如北風二子乘舟養養條云爾雅作洋洋云思
也按爾雅釋訓洋洋思也邢昺疏引二子乘舟中心養養

意謂洋洋義義音義相同並未引詩作洋洋是編據之
以為異文不免疏於考訂是則千慮一失吾儕亦無容為
贗者諱也

詩傳蒙求分韻不分卷咸豐九年己未刊本

清黃中撰中字鏡卿江蘇松江人以繡學能文受知於山陰相
湯敦甫是編前有咸豐八年戊午上海劉樞序及黃氏自序按
劉氏序云先生年已六十有五讀書頭志樂此不疲又據黃
氏自序云余弱冠時喜讀毛詩取義類對偶之相合者彙集
之置諸對架閱四十餘年去夏檢搜殘編忽於書篋中得之
重加刪潤並摭拾左傳精句錯綜參互彙成一編名曰詩傳
蒙求則其書蓋黃氏早歲所作當時僅就毛詩義類加以彙
輯及咸豐七年丁巳年六十有四始取左傳精句補入之重加

潤飾以成是編其書不分卷分上下平三十韻每韻各為四言
對偶若干聯並於各目之下分別注其出處兼以音義加訓解
按元初吳伯秀作左傳蒙求一卷摭拾左氏精詞而展句撰
成對偶以供童蒙之求是編之作蓋師其意合毛詩左
傳取其義類對偶之類合者錯綜參互各以韻分今考
其書屬詞比事選詞造語組織渾成義類核洽固足為
幼學研賞之助然其中未解經義昧於訓詁之處亦所不
少如以邶北沫北對小東大東而不知邶北之名不見於詩
未免失於附會又如以胡胡有蠲對超超有鉅乃不知胡

峭者燭之者字非定字若斯之類是嫌其疏漏總之其書之作本不以治經為主不過藉以疏漏性靈為文章行文之助吾儕亦不必過責之矣

更定文章九命一卷昭代叢書本

清王暉撰暉初名集字木庵一字丹麓自號松溪子仁和人順治間諸生棄舉業杜門讀書工詩文所著有遼生集霞舉集等書行於世先是王弇州作文章九命一曰貧困二嫌忌三曰玷缺四曰僇蹇五曰流貶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無終九曰無後於古今文士傷時不遇深為扼腕王氏深懼後世之讀其書者或泥其言而視文章為不祥之物也因反其意而作是編其書都為一卷釐為九則首通顯二篇引三統全四寵遇五安樂六榮名七壽考八神仙九昌後列舉古今文士之聲譽壽考功名富貴奇思巧手顯采錄全足令讀者為之欣至次按清初華開修因弇州之說更作文章九命與弇州同者六異者三三通六窮雖三之數不足以敵六已足為古今文士稍增氣色是編以古今榮幸莫過於文士尤是為斯文吐氣惟人生世間大抵憂樂相共文章之士僇蹇不遇發為文章皆憂歎憤足以令人感歎者固自不少其稍有不如意事即窮困自傷溢於其定一似天之有意阻之俾不得與庸俗者流同其享者亦往

往而有王氏讀書萬卷著述滿家固宜置身通顯為朝
苑名臣乃伏處牆東以書生終老其遇亦可悲矣然觀
其作是編也迄無纖微不平之意介乎其中一反昇洲
之意而為文士吐氣雖其中如神仙壽考各篇不免附會
然其安貧樂道不以人世之憂樂為意其用心亦良苦
矣

論文偶記不分卷 致遜堂叢書本

清劉大櫟撰大櫟字才甫一字耕南號海峯桐城人
副榜貢生乾隆時以博學鴻詞徵再舉經學俱不
遇晚官黔縣教諭卒年八十有三大櫟學有根柢為文
喜學壯子尤力追昌黎嘗遊京師以文謁方苞苞大
驚服語人曰吾文何足算也子劉生乃國士耳自是
名大著姚鼐實從之遊世遂有桐城派之目是編前
有道光二十七年丁未黃秩模序及道光六年癸未李
璠序知其書始刻於嘉慶元年丙辰尋以版壞絕

少流傳至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宜黃黃秩模得其稿
於吳郡李璠因重加校訂付諸匠氏用活字版排印即
是本也其書不分卷且凡有所見則隨筆載記之
列為若干條以論為文之法按大櫟之文出入周秦兩
漢諸子及唐宋以來諸大家嘗為一代文宗故其持
論亦時多精核之語於古今文章之工拙繁簡源
流得失頗能一一別其白黑其言文章以創意造言
為宗又謂文字是日新之物若陳陳相因安得不目
為臭腐肉若斯之類皆不失為後世行文之龜鑒雖

其大旨不過為程式制藝之計規模未免失之淺狹
且於唐宋以來文章義法深錮腸腑故往往好以
神氣之說進窺古文不知神氣之說難以空言用為
初學植根之基尤非所宜且是則不免刻舟求劍膠
柱鼓瑟之譏焉

論文四則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楊繩武撰繩武字文叔自號皋亭先生吳縣人康熙
進士官編修秉志節通經術掌教敷文書院時一時名
士以從之遊大學士王扶深重之館閣大著作多出其手
及丁憂歸遂不復出所著有古柏軒集及文章鼻祖等
書行於世是編乃其論文之作全書都為一卷釐為四則
今考其書雖為科舉制藝而作故開篇即謂清具體
正皇上聖諭實為千古論文之極則也凡學者遵循
是旨深遠有得乃可以登作者之堂詳其所論規模

未免淺狹然其言天地之氣流而為川峙而為山翼者
能飛趾者能走得其秀者為人雷雨時至百卉盡放皆有
生意貫徹其中是之謂真若使刻木為人剪綵為花圖繪
之山川鳥獸雖窮形極相生意已盡焉得為真又謂八股
皆說經之文也故義必根經當熟復注疏旁參經解諸書
會通焉以折其衷乃為通經通經而後可以說經也諸
子之文鼓鑄性靈雕鏤物象或澆洋奇詭或奧衍峭刻
亦足以極文章之變所當判白純疵而後用之勿徒襲其
辭惟字以為工是本於經子長孟堅史家開山實為古文

章大宋故古人論文以西漢為最此如康莊得路不可不由
者其說皆深得文章之本源大旨在使人取格法於聖經
銘精理以立言持論大體近正雖不必以定法泥之然
操觚之士亦知所走趨矣

文頌一卷昭代叢書本

清馬榮祖撰榮祖字力本號石蓮江都人雍正壬子舉
人官知縣工古文辭善書法詞科掌錄稱其文清適深
亮是編為其論文之作全書都凡三卷彙為九十有六
則上卷曰體源曰神思曰風骨曰意匠曰養氣曰布勢
曰動脈曰運氣曰遣辭曰結音曰使事曰鍊字曰守法曰
曰識變曰取譬曰風格曰奇正曰賓主曰疏密曰離合
曰起落曰頓挫曰氣韻曰波瀾曰開遮曰縱奪曰往復
曰斷續曰標擗曰消納曰委曲曰翦截曰欲舉曰騰決
曰組織曰擺脫曰銓鍊曰刻轉曰聯絡曰剝換曰馴習曰
連揅曰淘洗曰興會曰風神曰風趣曰實境曰唱歎下
卷曰沈雄曰峻潔曰典稚曰清華曰淳古曰怪澀曰沈著
曰生動曰嚴重曰疏放曰通嫺曰超忽曰蒼潤曰清越曰
奇險曰輕澹曰鬱折曰沈澁曰雄擊曰頓暢曰奧澀曰樸
野曰蘊藉曰恣睢曰澹永曰跌宕曰瘦硬曰渾灝曰秀
拔曰排奐曰修遠曰大矯曰冲寂曰鼓舞曰停勻曰雄
挫曰閒適曰堅深曰清新曰古拙曰妙麗曰勁亮曰英
雅曰適逸曰復隱曰空靈曰神解曰飄渺按唐司空圖作

詩品一卷，分爲二十四品，各以韵語十二句體貌之。清人袁枚更續成三十二品，於風雅旨格備舉無遺，是編蓋師其意，用以品文，每篇各爲短頌十二句，以體貌之上，辨體裁，下窮筆術，奇思巧手，網羅排比，頗具匠心。雖其間議論大抵虛空，追攝幻等，結風然其已羅衆體，不主一格，於文章利鈍曲折之故，亦往往有會，是以本書不足備藝林之採摘焉。

續詩品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袁枚撰。枚字子才，號簡齋，錢塘人。少負才名，乾隆初試鴻博，報罷，旋成進士，改庶吉士，出知溧水、江寧等縣，並著能聲，年甫四十，即告歸，作園於江寧小倉山下，題曰隨園，以吟咏者作爲樂。世稱隨園先生，爲詩主性靈，務從其才力所至，古文駢體，亦縱橫跌宕，自成一格。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有小倉山房集、隨園詩話、隨園隨筆等書，是編前有袁氏題識云：余愛司空表聖詩品，而惜其祇標妙境，未寫苦心，爲

若干首續之，是其書蓋續司空圖詩品而作。全書都爲一卷，分爲三十二品，其目曰：崇意、精思、博習、相題、選材、用筆、理氣、布格、擇韻、尚識、振采、結響、取徑、知難、葆真、安雅、空行、回存、辨微、澄澤、齋心、矜嚴、藏拙、神悟、即景、勇改、著我、戒偏、劉忍、求友、拔萃、滅迹。各以韵語十二句體狀之，核其所論，大抵皆由重到自書，試而得於古今詩人，曲折利鈍之故，言之甚詳，雖其謂司空表聖詩品祇標妙境，殊非圖意，然其論近世詩人多辭寡意之失，亦真論不虛。古人法無一可，竟似古人。

何處著我，若斯之類，皆深得風雅之旨，所謂為蒼
繡出，甘苦自知。吾儕與隨園詩話合而觀之，亦足見
袁氏一家之學，續云乎哉。

春暉園賦苑危言二卷嘉慶十五年庚午刊本

清孫奎撰，奎通州人，以優貢入太學，工詩賦，而卒
不過於詩是編前有嘉慶庚午胡長齡序云：生戊
子奉諱兩歸，先生已老且病矣，猶朝夕過從譚藝
若往時，乙丑服闋赴都，時年先生遂下世，予婦為
經紀其喪，復挈其嗣孫來粵，出所著賦苑危言
相示，把卷默然，蓋即向時尊論文口談而筆錄
者也，因付剞劂，以廣流傳，則是蓋嘉慶十五年
庚午先生卒後，其門人胡長齡之所梓行也，其書

都凡上下二卷，雜採諸家論賦之語，綴合成編，或
紀述故實，或品隲優劣，議論則不著姓名，事實
則不著時代，要其出處，亦闕而不錄，且評其所錄
既不以時序，又不以人分，雜糅割裂，茫無體例，雖
其間如論古人作賦，未有一韻到底者，自坡公老饕
賦始創其體，亦不過偶然游戲，後人動輒學步，刺
刺數百言不休，直如跋鼉之進騏驎，又如論陳
仲良作仲秋教治兵賦，雖諸夏之用武，必仲秋
而治民，以夏對秋，正借用字也，若斯之類，亦未嘗

不足供談藝者之參考此外如紀天聖初甯貞固知貢舉舊制夜試以三燭為限長興二年改令書試貞固以量短難成賦不盡意失取士之道奏復夜試之類亦皆有照實故是則其纂輯之功亦正未可沒也

文法不分卷光緒十三年丁亥刊本

清郝朝昇撰朝昇字廷顯懷甯人姓末末詳是編
以論作文之法全書都為一冊不分卷次釐為五
十有五篇首先正論文諸法次單句體說次虛冒
體說次截上體說次虛字冠首截上體說次截下
體說次虛字冠首截下體說次截上下體說次虛
字冠首截上下體說次結上三種體說次過脉體說
次覆述體說次反揭體說次二板門扇體說次二
扇分輕重體說次截對二扇體說次三扇體說次

段落體說次二句滾作體說次多句滾作體說次
二句兩截體說次長兩截體說次順網體說次倒
網體說次立網發明體說次橫捋體說次淺深相
應體說次託言體說次記事三種體說次敘事體
說次敘事夾論斷二種體說次原叙體說次引証
六種體說次人名體說次詠物體說次枯窘體說
次鄙俚體說次游戲體說次口氣體說次疊句體
說次半面二種體說次比體二種說次興說體說次
正喻間出三種體說次攻辯詰問體說次短問答

四種體說次長問答體說次上偏下全體說次上
全下偏體說次上偏下偏中全體說次割上割下短
搭體說次長搭巧搭無情搭隔章搭諸體合說
次長割體說次長章體說次連章體說大抵皆
擬指前人陳說而附以己意參補之今考其書擬指
割裂規模淺狹既未究文章之本原且自單句體
說以下各篇類皆體例繁瑣或強立名目或妄生
分別尤不足以窺文章之體要夫古人文成法立初
無定格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未有能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一指其成式者自唐宋古文家唱為文法之說妄立
規律以眩流俗末學不察以為古法如是而不知
其為帖括之變相是編之作意在創為法度以
合程式雖為初學立法不得不然惟時文結習
深錮腸腑宜其所見之淺也

宋四六話十二卷海山仙館叢書本

清彭元瑞撰元瑞字寧仍一字輯五號芸楣南昌人乾
隆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卒謚文勤所著有
思餘堂稿若干卷行於世是編前有元瑞自序云予
撰宋四六選汎觀宋人書其中間及駢體多一時典
制議論流利屬對精切愛不能割輒鈔什篋積成
巨快畧以文體詮次則是編蓋元瑞既成四六選之
後取宋人子史雜記中有關駢體者摭摭而成其
書都凡十有二卷卷一至卷三為制詔卷四至卷六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表卷七至卷九為啟卷十為牒檄露布判說諭卷
十一為祝文青詞通場疏問堂疏樂語上梁文卷十
二為雜文散語摘句諧談其中制詔表啟樂語上梁
文六體編次畧依前選餘皆增補前選所無搜羅
排比引書至一百六十九種即片辭隻句亦蒐括無遺
雖雜採諸家評論率皆習見之語且其於宋人制
詔表啟之文但知較勝負於一聯一子之間不使人
鑒精理以立言未免捨本逐末之識惟元瑞天才敏
瞻博覽群書幼習詞科晚更內制於駢偶之文用

力獨深故其所錄間亦頗具鑒裁不同勳記或以見古人之巧思或以發前時之妙義攬各體之菁華存一朝之典故如制詔類載太祖是錄建隆元年七月甲申立皇后制之與今制不同表類辨劉子儀三入翰林未嘗成都及鄭州亦未嘗加兩學士與謝表蓬山已到應為風引而回長安甚遙但覺日邊之近不台又如紀范文正復元姓改鄭準一聯用陶朱張繇事為今集所不載及紀蜀中石刻東坡文字稿改氣處等或則有資些者之考証或則足

供初學之觀模較之其他論文之作但知抵牾前人陳說無所別裁浩博而傷猥雜者固為不同也

文章釋一卷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寫刻本

清王兆芳撰兆芳字漱敏江南通州人姓未詳是編末有兆芳跋云光緒二十有七年歲在重光赤奮由若夏五月辛巳門弟子請問文章之體兆芳遂著文章釋一卷秋七月既望三易稿矣召門弟子而示之曰勉為文章其入道哉則是編蓋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兆芳之所作也其書都為一卷集周秦以來文章之體一一探其源流自釋解故傳至於聯句凡一百四十有二體又別有判體一條以書已刊行不

能屏入則附之編末大旨謂文學之事通經學道儒與王同道文與相因乃自漢以來文章浸別於學術選文之籍罕錄講學之篇論文之作亦以詞章為計學者習聞其說從而求之翻不遑論學術兆芳深以為憾爰網學術於文章之中而綜釐大體分別為之詮釋按古者凡有文字著於竹帛皆謂之文章蓋命其形質則曰文指其起止則曰章是惟論文學以文字為準不以華美絢素為尚又文學之名始見論語游夏文學受之夫子所謂不

出六藝叔孫通以文學為秦博士漢有文學賈良之科與其選者咸為經明行修之士是古昔文學本以學術為質幹非徒以修辭傳藻為能事北茅之說固未嘗不是雖檢其所列不免引據疏漏體例繁瑣如史傳與別傳分為二類反駁與離騷別為兩體續書之體大抵因循原作而別立續之一名張邱建算經細草乃推算之草稿而孫樸細草之名若斯之類或妄生分別或強立名目皆無精理惟其間詮釋名義必原本訓詁以本于本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為宗其義取引申者亦必與本義相顧以明立體之原意且探源溯流源皆取信於可考流則標舉以明例凡所處置皆頗稱有體是亦未嘗無取焉

清寒詩話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秦朝鈞撰朝鈞字大尊金匱人始末未詳是編蓋朝鈞論詩之作其書不分卷凡有所論說則分別條錄之自唐宋以來下迄時人凡涉於詩者皆所論列而於同時諸人之佚事逸文記錄尤多頗足以資採摘惜於同時諸人無不極意推美而於其間附以己作未免失之標榜且體例龐雜漫無持擇名為詩話實兼說部之體如記濟南山水林泉之勝論明徐有貞建廟遷之議與石亨約私人迎正統復位執少保于謙陷以極刑鄭曉皇明雜記列有負於名臣之非論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文定相國之和平溫克不以意氣加人遇事有可否無喜怒憂國愛民孜孜奉公彷彿司馬文正之類皆與詩文涉不相離雖詩話之中兼及雜事自宋劉敞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等已有其例終嫌其曼衍旁支有乖體例又書中辨証僅兩條其論李義山少依令狐楚楚之子綯為補缺義山登第時綯有力焉後義山為王茂元婿綯乃深恨之以為負恩蓋茂元為李德裕之堂而令狐父子則為牛僧儒之黨李黨多君子牛黨多小人義山背牛向李可謂出谷遷喬固足補馮浩箋李之缺遺至釋王廙詩四

愁連漢水。謂四愁即張平子之四愁詩。乃以東西南北分。東泰山。南桂林。西漢陽。北雁門。時東漢天下漸亂。其以四方分四愁。即詩人我瞻四方。憂及靡所。騁之意。則支離無理。蓋考據訓詁。終非其所長也。

初白著詩評三卷。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刊本。

清查慎行撰。慎行初名嗣璉。字夏重。後更名字悔餘。號初白。又號查田。海寧人。少受學於黃宗義。遂於易經。無其所長。尤在詩文。性好山水。所至輒記之。吟詠篇什甚富。康熙間。以舉人特賜進士。官編修。告歸家居。弟嗣庭。獄起。盡室赴詔獄。世宗知其端謹。特放歸。卒年七十有八。所著有周易玩辭集解。經史正誦。人海記。黔中風土記。及敬業堂集等書。行於世。是編為海鹽張載華所輯。按其纂例云。初白先生博覽載籍。自漢魏六朝迄唐宋元明諸家詩集。尤為融貫。

每閱一編。必看評點。所謂一字不肯放過也。海鹽避處。就數十年間所見。自靖節李杜以下諸家。及漱奎律體評本。曾萃成編。俾學者玩味評語。窺見作者之用心。則是編蓋海鹽張氏晚年之所纂輯。其書都凡上中下三卷。所輯查氏詩評。凡十有二種。上卷為陶靖節。李青蓮。杜少陵。韓昌。白香山。中為蘇東坡。王半山。朱紫陽。謝皋父。元遺山。虞道園。卷下為漱奎律體。而以詞綜偶評附焉。卷中如靖節青蓮香山。紫陽皋父。遺山道園諸家。及漱奎律體。俱依查氏手蹟。纂集。其他諸家。亦參酌各本異同。詳為校訂。綴輯層萃。體

例秩然按查氏以詩名海內與王漁洋朱竹垞鼎峙藝林於漢魏以來諸家詩集用力頗勤每閱一編必著評語生平於蘇詩尤所篤好評語尤詳今考其書所著評語雖著語無多而品題藻鑒動中肯綮或直挾作者精要或別裁各家偽體大抵天才敏瞻出語精核如論少陵蓋以後詩及昌黎陸渾山火東坡謝人見和前篇遺山李峴園字看兩等作皆能發前人所未發此外於諸集文句之訛誤亦多所是正改訂十有六七蓋查氏學有本源不同於勦說宜其獨具鑒裁卓然自成一家之言也

養一齋詩話十二卷道光十六年丙申刊本

清潘德輿撰德輿字彥輔一字四農江蘇山陽人道光舉人博學工文章其學以克己有恥為歸尤喜言治術客遊京師聲名籍甚以大挑補安徽知縣未赴而卒所著有養一齋詩文集若干卷行於世是編為其論詩之作全書都凡十有二卷有所見則分別條錄之詳其所論大旨源本三百篇而推尊漢魏六朝之作始明言志之義而終之以無邪之旨其論作詩之道宜直抒己見純任天機若關靡駢妍求悅於人或分曾詠物或酬和疊韻纖瑣摹擬餽飮淺露

雖窮工極巧亦不足以言詩人之旨持論可謂近正至其於古今作者品題藻鑒亦多中窾會惟其間議論往往好作理語蓋潘氏之學出於宋明理學故其論詩一以風雅為歸不尚雕華矯枉過正乃若宋人語錄無復詩人比興之義若謂阮籍之虎司馬昭陳子昂之詔武惠王皆小人也論其詩之體則尚振於俗流論其詩之義則浸淫於隱怪凡此之類就詩論詩殊未得其平至於賦比興三體並行實源於三百篇緣情觸景各有所宜未嘗聞比興之必優賦之必劣況唐以前人非無賦體康宋以後人非無比興遺詩具在

不容否認潘氏乃劃界分疆謂唐以前比興多宋以來賦多且以此辨其氣韻之殊未免穿鑿附會總之潘氏是編固不免於瑕瑜之互見然若其所短取其所長亦未嘗不足以備談藝之助焉

策學例言不分卷致遠堂叢書本

清侯鳳苞撰鳳苞金匱人始末未詳是編不分卷書中分列六條論對策之法以為場屋程式之計按漢時考試發策以問使應考者對之謂之對策歷代因之無所更易清制策題多以時務經史為主懸為功令莫敢趨異是編大旨存闡述場屋對策之法使學者知所向方今觀其書皆教人預擬對策活法揣摩風氣如謂對策貴練習宜於平日擬定門例取經史三通等書可備策料者並舊策佳者逐門分摘每類集成一篇或數篇場中所問雖細目不

必盡同而大綱已得便可運用按場屋對策最刻本極迫促欲於俄頃之際上下古今發揮胸臆以仰答朝廷清問世無枚舉彌衡之敏才甯能吐曜而立辨勢必出於分門稍攝以佐一時之急惟對策之意本在使士子抒其素抱從容諷諫使其預蓄策料隨場應付是上以誠求而下以偽應欲量量蘇劉之出於其途幾於南轅而北轍是編所論多體類此其稱陋可想惟其間論作法謂策雖主於敷典亦須練詞以爭新選詞以取巧其要不過散整兩體而已整者用四六體之流麗者於駢要處作對偶實能異樣出色散

者用古文格局縱橫馳驟各見所長尤在論斷處見識力轉折處見精神參用古詞以逞奧博偶作唱嘆以取風致皆善於制勝者謂體裁謂出格三指策題本有不得已而用之否則斷不可用之類雖言以自淺近亦足以見一時之風氣姑存之以備一格焉

辭學指南一卷傳鈔本

宋王應麟撰應麟字伯厚慶元人淳祐進士由浙西安撫使幹辦公事累遷秘書郎應詔極論時政度宗即位擢禮部尚書東歸後二十年卒應麟九歲即通五經學問該博所著有深寧集玉堂類稿掖垣類稿詩考詩地理考漢書藝文志考証通鑑地理考通鑑答問困學紀聞小學紺珠及玉海等書行於世是編蓋王氏論文之作其書不分卷取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諸文體一一條析大抵首列各體程次論源起及當時科舉應

試之制核其所論於古今文章體式既未能該括無遺所載制誥詔表諸式尤未免近後至其於各體源流得失之辨則皆以文章緣起及文心雕龍之書為本而參以己意雖間有考証亦不免失之糾駁如謂銘始於黃帝漢藝文志道家黃帝銘六篇兩銘荀爽漢銘于盤武王聞書之言為銘十六又謂莊子曰黃帝張咸池之樂有咸氏為頌是為頌之所始凡若此類皆嫌其附會惟書中於歷代取士以諸體應試之制記述殊詳如謂宋政和辛卯始以制命題唐正觀末張昌齡召見試息兵詔顯慶四年進士試

關內父老迎駕表宋建中三年進士試歌器銘興國元年
試朱子銘淳化三年楊億於學士院試舒州進甘露頌端拱
元年王元之試詔臣僚和御製雪詩序之類皆有照掌故是
亦未嘗不足供學者之參考焉

四六叢話緣起不分卷二餘堂叢書本

清孫梅撰師範輯孫梅字松友號春浦烏程人乾隆進士
官太平府同知工詩古文辭有才子之譽所著有四六叢
話及舊言堂集各若干卷行於世是編蓋師氏就孫氏四
六叢話中摘錄各篇緣起彙集成編故以四六叢話緣起名
焉其書不分卷釐為二十篇其目曰選一騷二賦三制勅詔
冊四表五章疏六啟七頌八書九碑誌十判十一序十二記十
三記十三論十四銘箴贊十五檄露布十六祭誄十七雜文
十八談諧十九總論二十大旨以文選為宗取古今四六諸體

一一條析之核其所論於歷代文章體式頗能該括諸家推闡
精微品題深鑒格取渾成不斤斤以聲律章句分工拙持
論尚稱近正雖松友文士考証非所長故其於四六諸體源
流得失之辨往往不能窺其要領如論銘之起源謂孟堅有
燕然之作銘鋒直指抗難塞之威陵景陽成劍閣之章迅采
駉馳振聲書而龍揚論檄之起源謂劉生掉舌馮軾下城
韓信出奇俾檄畧地若斯之類追源索流皆不免失之紕繆
且其間議論大抵詞勝於意雖極縱橫博辨之致終是行
文之體非衡文之作然取法漢魏終勝摹擬調於後人其

所標舉神而明之存其人師氏意而輯之亦未嘗無
深意在焉

詩評一卷 張彥瑒撰

清黃景仁撰景仁字仲則一字漢鏞武進人乾隆時諸生
少有狂名工詩以奇肆新警見長嘗客於安徽督學
朱筠之幕性好奇遊廬歷九年巨儒彭蠡洞庭之勝年三
十五客死於解州旅次所著有西堂新集行於世是編
為其論詩之作全書都凡七則刻為一卷今考其書如論
李東川謂杜國詩之祖而李東川實可謂祖所自出後人
法門無所不備篇幅雖少而渾然元氣已成大觀論元
道山謂遺山詩學杜兼李天資才力為後起之勁微嫌其
成句稍多然不害為盤盤大手筆也若此之類品題藻
譽多具別裁其攻駁王士禛論歐陽文忠公七言長句高
處直追昌黎自王介甫輩皆不及之夫云愚謂歐王黑
派各有佳處不能較其優劣又謂王詩得辛味居多其
沈雄處要不減前人持論亦頗近正此外如愚見欲以岑
嘉州與李昌谷溫飛卿三家案刻似近無理然能讀
之爛熟試令出筆定有絕妙過人處亦惟能人能知之
一條尤足見景仁於唐代詩人之所服膺其所為詩奇
肆新警要非無故總之其書雖著語無多所論似亦

亦淺近然詳而考之六抵皆從甘苦中得來固非應聲之
見隨人以為是非者所可比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望雲詩話不分卷北京圖書館藏原稿本

清施山撰山初名學宜字壽伯一字子山會稽人博覽

群書敏悟過人所著有重霄閣詩集及雜記各若干

卷行於世是編現藏北京圖書館竹紙紅欄行書細

字時有涂乙之處疑當為施氏未定稿本考其書中

紀事如貧寒錢江一條題咸豐三年為宣恩令向梅

修題怪鳥圖一條題同治庚午知其書實是作於咸同

之間其書不分卷凡有所見聞輒隨筆載記其中記

時人遺詩雖有可採又如謂詩之畦徑雖不必如元白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過於分明然一篇造成或深或淺須自家講得過去

謂性靈與格調彼此宜兼不能為靈奇新穎之詞

不可與言格調之類說亦近正惟其間議論古人之作

類皆膚詞了無精議如謂陌上桑行者見羅敷下擔

將此詩少年見羅敷脫帽著情頭用此詩類則已

非少年若云老者見羅敷便不成詩又謂孔雀東南飛

為長篇之鼻祖其高妙處人人知之而其理亦有小乖

者如其事僅三二年扶床之小姑何以暴長如二十許人此

亦所風氏咬餅之類不得以古人寬之若斯之類所見是

類此外又好紀其自作且兼此仙倡和尤難免為識者之所識殆偶然雜記初非經意之作歟

全浙詩話五十四卷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刊本

清陶元藻撰元藻字望村一字龍溪會稽人乾隆時諸生嘗客兩淮鹽運使盧見曾所詩文皆負時譽歸里後於西湖築泊鷗莊以撰述自娛所著有泊鷗山房集鷗亭詩話越語遺編考越書見聞等書行於世是編蓋元藻晚年以詩教授里中時所輯全書約凡五十有四卷撮拾有關於浙江一地之詩話薈萃成編自各家詩話之外凡集部說部以及諸史地志甄錄殆徧徵引所及不下六百餘種搜羅排比皆井然有當於人心凡諸書所載有詩無話者及有話無詩者悉攝而不錄又如謝靈運孟郊羅隱陸游等十數人名重古今詩篇亦富故後人議論紛繁或同一詩而意見迥別或同一意而語言頓殊是編皆兼採並錄以爲人參考折衷之資此外錄同時詩家則悉採其已故者輯錄舊聞則悉存其舊不參己見若此之類皆深合著述之體惟擬拾百家矜示奧博採摭雖富未免細大不捐如采葛婦詩國人送從軍詩等條大抵皆出之小說家言而不能一加辨証未免可議

然上下千百餘年。一方文獻。粹然有徵。舊事遺文。多資考証。固亦談藝之淵藪矣。

三唐詩品三卷 欽定四庫全書

清宋育仁撰。育仁字芸子。富順人。是編為其論詩之作。取初盛晚三唐詩人。畧仿鍾嶸詩品之例。條其品目。定可稱者。分為初唐。盛唐。晚唐三品。品為一卷。各冠以序。辨章源流。妙達文理。持論頗精。有見每品之中。畧以高下部居。不由時代相次。計初唐凡十五家。曰陳子昂。張九齡。王績。盧照鄰。楊炯。王勃。駱賓王。宋之問。沈佺期。杜審言。張說。李嶠。蘇頌。蘇味道。徐洪。盛唐凡二十八家。曰杜甫。王維。李白。韓愈。李賀。李頎。孟浩然。王昌齡。儲光羲。韋應物。岑參。高適。劉禹錫。常建。劉長卿。柳宗元。孟郊。王建。白居易。張籍。元稹。李益。錢起。盧綸。李肇。王。顧況。元結。張祜。而以杜牧之司空曙。戴叔倫。權德輿。賈島。賈至。韓翃。戎昱。李紳。姚合。耿湋。趙嘏。劉商。許渾等十四家附焉。自序云。附十三家。疑三為四之誤。晚唐凡十二家。曰李商隱。溫飛卿。司空圖。韓偓。韋莊。方干。羅隱。聶夷中。陸龜蒙。皮日休。于濬。唐彥謙。核其所品。雖不免遺失。如列李益。錢起等。於盛唐。而以杜牧之。賈島等附之。之類。是亦

得其平又其於各人之下。一詳其源流得失之辨。其論某人其源出於某人。一似親見其師承者。亦嫌其失之附會。然其品題深鑒。頗具別裁。終非隨人以為是非者可比焉。

芙蓉港詩詞話一卷 可庵龐氏刊本

清徐涵撰。涵字仲未。晚號竹溪。竹溪人。邑武生。姚齊宗。甄庶紀。畧稱其精書法。四牘各臻其勝。山水酷摹襄陽。嘗遊雲間。誣為時輩推重。兼工詩歌。善騎射。鼓琴。振笛。倚聲度曲。皆稱能品。丁初。我常熟。藝文志著錄其所著竹林野語等七種。多未梓行。是編末有海隅龐輩後序。云是編虞已出。先集曾稍輯錄。流傳極寡。癸酉秋。日同里王君紀玉。以所藏舊鈔。全帙惠假。校讎一過。付諸梓人。藉廣其傳。則是編蓋海隅龐氏據王紀玉所藏鈔本刊行者也。其書都為一卷。摭拾時人詩詞。以己意品題之。按芙蓉港者。徐氏外弟朱石樵之所居也。其地水澗處多栽荷花。夾岸則徧植芙蓉。夏秋之交。佳景相接。石樵彈精詩古文詞。及書畫篆刻之學。日坐花香鳥語間。為清遠之遊。徐氏性喜疏狂。且芙蓉港距竹溪僅衣帶水。時相過從。作抵牾。抵牾之談。尤好以詩詞美句。為茶話之資。因取交游親串之作。并見聞之所得。摭拾成編。名之曰芙蓉港詩詞話。今考其書所記時人遺文。雖不無可採。

惟撫指既未廣所採亦不盡工且於交游親友之作無不極意標榜此在前人詩話固不乏其例然求善於選擇然後可以供後學之觸發徐氏是編是未之能焉

西江詩話十二卷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秋寶堂刊本

清袁君弘撰君弘字任遠自號妙寶堂主人新建人始末未詳先是君弘有西江人物志之輯倉促未克成書爰取西江人物之涉於詩者彙輯而為是編書成都為十有二卷凡晉唐一卷兩宋四卷元一卷清四卷而以仙道閭秀二卷附焉今考其書大抵擬指前人詩話隨標一二佳什體例畧倣全唐詩話而畧變易之按西江之詩導源於晉明芽於唐而大昌於宋是編自山經地志之外凡歷代詩話以及諸家載記甄錄畧備計其所輯凡得四百餘人其中見於通志者不過十之六七若晉唐之陶岷來鵬孫魴丘昶宋之袁陟李彭胡元宗曾絃李紱劉敏求劉攽曾慥等不見於通志者無慮十之三四搜羅排比既可徵文獻之闕尤足補志乘之漏纂輯之功誠有足多惟其於李唐一代西江詩人之有詩無話者悉錄其詩不知詩話與詩選詩鈔其體各殊不容相混又其於西江人士詩雖不佳而生平立德立功人賢名微者亦皆著於錄不知詩話之作蓋以詩傳人非以事傳人豈能

牽合若斯之類皆其可議者至於所引諸家評論或加以增損或參以己見則尤有乖著作之雅不得不以責賢者焉

湘綺樓說詩八卷民國二十三年甲戌成都日新社鉛印本

清王闓運撰王簡筆輯闓運有周易說十二卷已著錄簡字竹間西陽人宣統三年卒夔國變之後滯跡

長沙隱於醫闓運家人有疾嘗延其診治而喜其

醫宗仲景詩學淵明遂錄為著年弟子是編前有

民國壬戌竹間自序云丙辰師病請禱無靈哲人其

萎時戎馬在郊棘榛塞路湘綺樓為游兵屯幕所

藏書籍拋棄田間余拾遺整理凡有關說詩者別為

一彙已得四卷題曰湘樓詩話欲付梓未能也厥後奔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波燕趙游衍吳越少親筆硯昨歲歸田日事嘔吟進

思俾立命提之詞趨庭轉述之言博採增入哀然成

集則是編蓋民國十年辛酉竹間據舊輯湘綺樓詩

話增訂而成者也其書前凡八卷擬指闓運平日與

弟子時人論詩之語兼搜紀遊之作及先宣洩寒杜

若夜雪諸外集韻事層萃成編核其藏所輯大抵

先唐人近體次六朝古詩而以詩經評語殿焉按闓運

詩古文辭久為世之所重其論詩源本三百篇而推尊六

朝語皆近正所載軼事遺文亦多有闕史寔足資讀者

之採摘惟其於古人之作喜就其寄託之意附會事實如謂韓退之詩云草樹知春不久歸百般紅紫鬥芳菲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飛蓋刺當時執政之臣叔文任誼之屬其紅紫芳菲則劉柳之傳又謂杜少陵紫宸殿退朝口號詩戶外昭容此亦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題云口號則詩中有刺諷之意蓋內寵近大臣皆害君德故起句即言昭容也凡此之類皆未免味同嚼蠟至於論詩經各條亦嫌其失之粗淺蓋偶然評議非有意於著作固宜

其瑕瑜之互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戲言一卷 冒氏叢書本

清冒廣生撰廣生字臥隱號疾齋如皋人是編末有丁巳歲冒氏題識云刻哥黨譜及青田石考既成因思溫州戲學余素舉以與永嘉學術稱爲二霸有不可無以表章之發篋陳書撰成此卷則是編蓋民國六年丁巳冒氏之所作也其書都爲一卷取元明以來諸家戲曲分別條論之故以戲言名其書核其所論或辨章源流或品題優劣或考証是非或紀錄故實雖隨筆載記非有意於著述然取材繁富考訂精核能以衆說互相鉤貫以參考其得失如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竹枝女兒爲生旦唱答之先例及據宋陳旴樂書唐會要宋敏求長安志等書謂唐末昭宗光化中孫德昭之徒乃劉季述始作樊噲排闥劇爲唐代粉墨登場搬演古人故事之可考者又如謂五代伶官不盡搬演古人故事雜劇之名雖起於宋然以萍洲可談滬水燕談錄獨醒雜志夷堅志齊東野語霏雪錄程史貴耳集鶴林玉露諸說部考之此種雜劇大抵全用故事務在滑稽其源出於晚唐去今真正戲劇尚一閒也其說皆頗稱有見此外於永嘉諸人之作考訂品題尤稱詳贖如辨琵琶記作者

為高則誠而非高。試云：按張小山曲聯樂府詩三卷，前有燕山高試題詞，試別係一人，籍貫亦異，意試亦字則誠故，將氏所誤舉之類，尤足供史家之採摘，雖其品深優劣，於永嘉作者無不極意標榜，未免鄉里之見，然廣生學由根柢，不由鉅釘而來，於雜家言中，終不失為淹貫之作焉。

聽秋聲館詞話二十卷 民國二十年辛未無錫丁氏影印同治刊本

清丁紹儀撰。紹儀字杏舫，無錫人。官福建汀州府同知。補上洋通判。晚年以著書自娛。著有東瀛識畧八卷、國朝詞綜補五十八卷及二集十二卷。是編蓋丁氏論詞之作。其書都凡二十卷，凡有所見，則分別條錄之。核其所論，大半皆深摯詞家正宗，凡輕佻淺露之作，縱極可愛，亦屏之為外道。其淺淺者，則直斥之為粗俗。尤惡淺人讀古人詞，往往就其寄託之語附會為事，是如云東坡乳燕飛華屋一詞，楊漢詞話謂為酒間名妓之作，若果爾，豈不等於嚼蠟之類。皆頗稱

有見，且於其詞用功極深。書中新嘔、新韻、新用字與詩有別，皆扶蓋與實。又其於各家詞綜及詞律詞譜皆考訂極細，駁正甚多。其於先輩之遺聞軼事，亦多所紀錄。如顧千里之指摘袁綬階守財不達，使思適齋中月下笛一詞，詳其本意，若斯之類，皆足資採摘。此外如楊升庵改吳成之六醜為箇儀，而是篇自廖夢瑩中，齊東野語錄蜀妓之市橋柳而不知出自雪山集之紅窗怨，於詞家公案，多所發見。雖往往好為高論，如謂曹端伯樂府雅詞所選尚似柳七，黃九首名不蓋，而其定夫詞如黃柳尚不許其為雅詞，持論

未免失之苛然瑕不掩瑜李純客越縵堂日記稱其
俱有特識有俾倚聲為近世之佳書非虛譽也

三婦評牡丹亭雜記一卷明代叢書新編本

清吳人撰吳人字吳山武林人初聘黃山陳氏女同聘而沒
吳山得其所評湯顯祖牡丹亭還魂記密行細字紙光同
同若有淚迹惜僅存上卷其下卷已不可得後娶清溪
談氏女則雅耽文墨鏡奩之側必安書簾見同所評愛
翫不能釋暇日仿同意補評下卷抄芒微會若出一手
尋則亦病歿復娶古蕩錢氏女宜初僅識毛詩字不甚
曉解文義吳山令從崑山李氏妹葉妹教以文選古樂苑
漢魏六朝詩集唐詩品彙草堂詩餘諸書三年而卒業
啟篇得同復評本怡然解會請於吳山與金訓為梨棗
資以付剞劂即世傳吳吳山三婦評本牡丹亭也是編蓋
吳山摭拾原書序跋及友朋問答之辭彙集成編以紀其
事之始末而存身後之佳話其書都為二卷首錄吳山陳
同談則錢宜四人序跋題識次錄吳山或問十有七則次
錄錢氏林夕麗娘記及所摹麗娘圖像次錄馮嫺李淑顧
如洪之則諸閨秀題跋而以陳氏彌留時所作斷句附之
編末按臨川牡丹亭數得閨閣知音相傳當時畫江女
子俞二娘酷好其詞至斷腸而死其感人可謂深矣吳山

三婦先後為之校讐註點不惟玉簫象管出之佳人之
口其於湯氏之書校訂謬誤宜爾疑滯亦有資於學者
之參考是編搜羅排比雖不免失之標榜然其於三婦
評本之始末淵源紀述綦詳是則於治文學史者亦未
嘗無裨焉

笑贊一卷明治字本

原題清都散客述清都散客者明趙南星之筆名也
南星字夢白高邑人萬曆進士歷文選員外郎方嚴疾
歷觸時忌乞歸再起為功郎中主京察要路私人賂作
殆盡被嚴旨落職名察高光宗即位果拜在都御史進
吏部尚書銳意澄清起用廢錮中外方忻忻望治魏
忠賢矯旨削籍戊戌代州卒崇禎初追諡忠毅所著
有學庸正說及韻史等書行於世是編前有南星題詞
云書傳之所紀目前之所見不乏可笑者世所傳笑譚乃其

影子耳時或憶及為之解頤漫錄七十二則各為之贊則是
編蓋選錄古今笑譚而成初非出於自作其書都為一
卷錄世傳笑譚七十一則附以孟黃卿傳一篇而各為
之贊故以笑贊名其書按方者之世笑譚小道縉紳難
言南星蓋意有所鬱鬱故獨能纂輯是編藉此詼諧
幽默之辭以抒其胸臆搜羅之功誠有足多然笑譚之作
意取幽默辭多詼諧一經道破意趣便無南星笑贊
而論之未免蛇足惟其所為贊中多附載當時笑譚是
則未嘗不足以資採摘今考其書如第六第八第九

第十四、第五十九、第六十、第六十一諸則多同於笑府。第十一、第四十二諸則多同於笑得好。此外第三則見於宋沈傲謂史第十六則見於明屠隆清言第二十六則見於宋釋惠洪冷齋夜話第四十一則見於明李卓吾笑倒第四十二則見於元張然子樹亭錄第五十三則見於五代鄭文寶江南餘載第五十九則見於明陸灼艾子後語若此之類凡其所錄大抵悉有根據參互比較不惟滑稽解頤足資欣賞要亦民俗學研究之一助也

笑得好不分卷 傳家寶本

明石成金撰成金字天基揚州人始末未詳是編載傳家寶一二集中別有光緒八年壬午刊本扉頁正面題異談笑叢錄反面題新評笑得好作者亦易名指迷道人按石成金原名取義於點石成金雖含有道家意味然所謂指迷道人者似為評訂者之名未必即成金之號其書不分卷錄古今笑談而於篇目之下注其含義或作者姓氏又於各條之後附以短評按笑談之作或為文人遊戲或出市井流傳時地既殊轉變亦繁今以是

編校之馮夢龍笑府李卓吾笑倒其相同者如兄弟合體田兄弟合買靴裝做宋不識自妻扣除二兩一夜反有用糞換錢丟虱等雖不下二十餘條然大體多為各書所不載搜羅排比頗有足多惟其引用前人笑譚每多增綴如我不見了一條即笑府之解僧卒謂一卒官解罪僧赴成僧故點中道醉之以酒取刀斃其首脫己首反紐之而逸次早卒寢求僧不得自摩其首居然脫也而索又在項乃大說曰僧故在此我在那裡去了是編改為一呆役解罪僧赴府臨行恐忘

記事物細加查點又自己編成二句曰包裹雨傘初文
書和尚我途中步步熟記此二句僧知其果用酒灌醉
刺其髮以枷套之潛逃去後酒醒日且待我查一查看
包裹雨傘有摸頸上曰枷有忽驚叫曰噯呀和尚不見
了頃之摸自己光頭曰喜得和尚還在我却不見了此
外如鼻得更狠採之笑倒清客裝做未及不識自裏
採之笑子後語皆較原書為長又其於前人笑談往往
改頭換面多所變易如當門撒尿即從類談集所錄
迂仙別紀脫化之類雖不免有乘著述之體然古今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譚本無定格合而觀之亦未嘗不足以見其流變焉

諸史一卷徐文長先生秘集本

舊題明徐渭撰渭字文長一字天池晚號青藤浙江
山陰人諸生天才超逸詩文書畫皆工嘗客總督胡宗
憲之幕宗憲獄起渭懼禍發狂自殺不死殺其妻擊
獄久之得免所著有路史分釋筆元要徐文長集等
書行於世是編載徐文長先生秘集中全書都為一卷據
子史載記撮拾古今笑譚之足資解頤者一百十六則勒
為一編其中所採有引及袁中郎者按世稱文長致袁
宏道游越中得謂疎快以示徐涸陶望齡相與激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刻以行世按梁廷樞歷代名人年表稱文長生於
明武宗正德十六年辛巳卒於神宗萬曆二十一年癸巳
又據公安縣志稱袁中郎庚戌卒年四十三庚戌為萬
曆三十八年由此上推其生年當在穆宗隆慶二年戊辰
是文長卒時中郎年僅二十有六方於前一年中登進士
第名亦未顯文長何得錄其軼事且秘集別紀鄉試
飛紙一條紀年有萬曆乙未時文長卒已二年又末條
拱宸廟生紀年有萬曆丁未時文長卒已十四年足証
所謂秘集者實為坊賈偽託之作惟其書雖出偽託

但輯錄古今笑話多至數十百則亦足資學者之參考
考核其所錄雖大抵皆摭拾舊聞亦間有異同如第六十六則云劉子儀入玉堂望大用頗不懌稱疾不出
朝士問疾劉云虛熱上攻石文定在坐云只消解一服清涼散謂兩府方得涼傘也五雜俎記此事則屬之梅詢之類蓋笑譚多出傳說本有一種遊移性故同一笑譚可以屬之劉子儀亦可以屬之梅詢參互比較正足以觀其演變之迹焉

谿谷漫筆二卷

目錄經室藏鈔本

朝鮮張維撰維字持國號谿谷德水人判書雲翼之子孝宗之舅宣祖丁亥生少孤病脾穀年二十中司馬試二十四登文科被選入槐院為檢閱注書以壬子之獄坐罷奉母屏居海濱凡十有二年及仁祖反正奉教為禮吏曹郎尋拜吏判兼大提學辛未元宗追崇之論起維劾其非博考經史兼取先儒之論撰典禮問答八條上之丙子扈駕入南漢丁丑以禮判扈駕還都聞母訃告奔往安山經營葬事以感風寒得疾戊寅卒於京第年五十有二諡日文忠所著有文集六十卷行於世是編前

有乙亥張氏自序云余自幼鄙拙無它技惟以讀書著文樂事習氣所薰不得頓除覃思結撰伏枕呻吟之暇時時拈筆草小說瑣聞縱有一二發明者餘食贅行道聽塗說皆歸於德之棄矣則是編蓋張氏晚年所作其書都凡上下二卷大抵就讀書所得聞見所及隨筆載紀不分類次按張氏敏而好學於書無所不讀文章以義理為主不以雕琢為工今觀是編所載或紀述舊聞或考訂是非言皆有據如據史記始皇三十四年始有焚書之令三十七年始皇巡游海上至琅郡才士徐福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誅乃入海不還足徐福等之初入

海雖在焚書之前然自三十七年入海之後始不復見於史籍以証歐陽修今日歌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最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之誤又謂札死而不_而者三畏厭溺溺者出於不幸何可不_而溺非溺水之溺當是陷溺之溺之類皆足備識者之一解又如論近代文弊主於有明諸家明文未始不善但學之者蔑其本而竊其末遂影尋響剝皮割肉遂不可現及論文主於理理勝則文不期美而自美若此之類亦殊有見雖其間謬誤亦往往而有如謂左氏之文與戰國文本迥然不同決非春秋以後之人謂古詩當用古韵者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叶皆可用也之類皆未嘗深考惟瑕不掩瑜終不失為東國筆記中之白眉焉

儒胥必知一卷朝鮮利本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詳其時代考朝鮮圖書解題子部類書類儒胥必知下著錄新式儒胥必知一卷黃泌秀撰解題云倣儒胥必知改成新式成于李太王五年據此以推則是編之作最晚亦當在憲折兩廟之時矣其書前凡一卷卷為八類首上言類分為孝子旌閭忠臣旌閭烈女旌閭孝子贈職忠臣贈職孝行贈職子孫為祖先孝行旌閭上言子孫為祖先忠臣旌閭上言子孫為祖先烈女旌閭上言子孫為孝行贈職上言子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為忠節贈職上言子孫為孝行贈職上言等十有目次擊錚原情類分為祖先雪冤事擊錚原情為伸雪後復官爵原情以族人之子立后原情山訟原情等四目次所志類分為士夫以山訟事親呈單子圖形後題辭親審後題辭待本官遞歸親呈管門單子以奴名為山訟事所志振移傳音帝人與僑類山訟所志隻原情元告原情原情題辭債訟所志隻原情寬限題辭外邑人有班脉者頃役單子士夫家單差直頃役所志還上抄戶面所志牧府使都吏輩受

田所志折脚所志為親忠用全牛膏所志員役年老子
代所志家房逢賊後立旨田畝文券火火後立旨權
賣田畝不許還退所志歐打所志等二十有四目次單
子類分為子孫封宗家祭需單子聘儀單子走單門
下人聘儀單子等三目次告目類分為各司書吏公故
時告目走單問安告目走單歲時安告目外邑走以
房任干請事告目等四目次文券類分為家舍文券
田畝文券奴婢文券山地文券等四目次通文卷不分
子目而以凡例列冠編首吏頭案編附之編末按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韓文字體各不同若詩賦序跋表策書啟之類固為
學士大夫之所習然民間所恒用吏胥所必知者則別
有上言所志單子告目等體是編首于凡例之中詳其
法例如始面如何起頭如何結尾如何之類次則自上言
原情以至告目文券各立條目舉例以明之大旨所在為
吏胥程式摹擬之計使初為吏胥者有所取法不
至憤憤焉出于規矩之外惟文字淺陋分類繁瑣
然其于上言所志各類之書式熟讀莫不備載治三
韓民間文學者亦未常不可資為參考焉

西園文說一卷

清田同之撰同之字彥威一字在田一字硯思號西園
德州人康熙舉人官國子監助教祖實號山薑子詩
文皆組織筆富煥煉刻苦自成一家同之詩文講貫
均得之家傳自號小山薑是編前有題石承序云余
昔奉教於山薑夫子即得友小山薑硯思先生越今
余年八十因足疾鍵關先生亦七十矣一日扶杖而至余
雙膝足而迎遙然兩叟話舊述懷相視而笑莫逆
於心也袖出所著文說一冊囑余序則是編蓋同之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年以後所作全書都凡三卷取六經子史及古今諸家
之文一一為之條析或議論得失或評騭優劣大旨
論文以立意為主以辭達為歸其品藻古今則以六
經為宗尊選固而尚韓柳持論頗稱近正至其糾彈
時人之弊如謂書曰詞尚體遠吾觀在昔文弊於宋
奏疏至萬餘年同列書生尚厭觀之人主一日萬機豈
能閱之終乎其為當時行狀墓銘如時相諸碑皆數萬
字至今蓋無一人能覽一過者繁冗故也又謂秦漢
以前之文每家各有本色且莫不各有一段千古不可磨

滅之見故精光所注歷久而不泯於世。迨唐宋而下文人鮮有此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不過影響勦說如負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雖欲不朽。不可得也。若斯之類。其排斥史家浮誇繁冗之病。及糾強近人剽竊摹擬之失。皆深中癥結。雖其間援引前人之作。往往不能該舉其源流。又未盡簡擇其精粹。然綜觀其書。浸淫厭飲。終不失為深於文者之言焉。

西園詩說一卷

清田同之撰。同之字彥威。一字在田。一字觀思。號西園德州人。康熙舉人。官國子監助教。祖寔號小薑子。詩文皆組織繁富。煅煉刻苦。自成一家。同之幼承家學。尤工於詩。自號小山薑。所有西園叢書若干卷。行於世。是編前有張元序。按同之自序云。說詩者衆矣。余之不得已於說者。其故有三。今夫詩。譬猶南轅北轍。汎濫橫流。幾何不嘆望洋而悲岐路乎。是不得已於說。且吾家事也。念我先公主騷壇者數十年。垂之家法。門風不繼。誰之咎耶。又不

得已於說。矧余承藉家學。幾經甘苦。雖不副小山之實。而孤竹老馬。猶堪識路。泯前踪而述後蹟。非所敢也。更不得已於說。則其書蓋同之病說詩者家持一說。使學者莫望洋而悲岐路。因整齊先人緒論。微言而成是編。全書都為一卷。凡有所見。則分別條錄之。不類不次。其論詩以王漁洋為宗。篤信謹守。凡有攻漁洋者。必與之爭。故於前人論詩主格者。主氣者。主聲調者。皆深致不滿。大旨謂師三百篇。近於漢。師魏晉乃幾於唐。未有師宋元而翻合群雅者。其追源三百篇而專唐

抑宋以神韻為詩家之極則固未免失之於狹然其謂古人詩先有題而後有詩未有詩成後以題強肖者故說來雖極平淡無不入妙蓋與題有關是即解情至也又謂詩非無為而作情因景生景隨情變感觸之下即淡語亦自有致彼無情之言縱懸情擊鼓亦安能助其感靈哉況擬指事物以凌好句者則又卑卑不足道矣若斯之類其言皆確然有見蓋同之於詩新傳有自又好學深思以力充其所至故其為說多深中肯要焉

野鴻詩的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黃子雲撰子雲字士龍崑山人自號蟻邨一老是編前有乾隆二年子雲自序云念自成童以迄於今奔走海內外罹三十寒暑未嘗一日離風雅彈慮研精上下千百年風人意旨竊自謂有獲今既衰謝不能有用以彰明其說大懼所之不傳以貽私己矣想聞是據其所得公之同志則是編蓋子雲暮年所作其書都為一卷按子雲布衣能詩家貧好客客至具雞黍有留榻者則父子日夜夜讀日我父子只有一被供客

無以為蔽故且讀書耳有某中丞聆其名求見不可題一聯云空谷衣冠非易覩野人門巷不輕開其品格峻峭可揣而知是編為其晚年論詩之作意在自據所見示人以風雅之的取詩之格律作法及古今流別一一為之條析大旨源本六朝而以少陵為宗凡龍標太白昌黎東坡堅為麾斥自茲以下更不足論其謂古文自遷固揚馬至昌黎結穴詩自曹謝庾徐至少陵結穴雖確有師承足以振式浮靡而資益風雅惟統核全書終嫌其偏駁特甚且氣質真張欲以盡言狂談切

伏佑流遂謂古人有負才而欺世者三家曹瞞氣傑
驚而以詭異欺昌黎語瑰奇而以強梗欺義山韵名
逸而以荒誕欺夫韓李之詩誠不免於瑕疵然亦各自
成家必作之為欺世比之於曹瞞殊未得其平至其謂
孟子繼二帝三王之道而私淑孔子沉花繼兩漢六代
之詩而私淑子山孟子歿千有餘年而退之傳焉沉花
歿亦千有餘年矣而今得其傳者誰歟明以傳少陵之
詩為已任是尤不免自譽之嫌焉

漢詩總說一卷昭代叢書本

清費錫璠撰錫璠字滋衡新繁人熟古樂府蒼莽
中時有古音生平豪放不羈常登之眾投其詩於海
中痛哭而還有制鯨堂詩集行於世是編載於昭代
叢書中未見單刻之本據編末震澤楊復吉跋云漢
詩說十卷新繁費滋衡與錢塘沈方舟同撰前列總
說數十條自抒心得直湊單微洵能發前人所未發則
是編定錫璠與沈方舟合撰漢詩說之一卷編首總說
復古自漢詩說中錄出別為一書因以漢詩總說名焉

案方舟名用濟錢塘人康熙時國子生少以詩鳴足跡
半天下所著有方舟集行於世是編都凡四十有五則
勒為一卷今觀其書所論漢詩皆未見漢人得失是
未能深入堂奧然其謂詩主言情文主言通詩一言
道則落腐爛又謂世之說漢詩者好取其詩毫合
不傳曲盡隱微雖古人託辭寫懷固當以意逆志然
執詞指事多流穿鑿又好舉一詩以為此為君臣而
作此為朋友而作此被讒而作此去位而作亦多擬度失
本詩面目若斯之類則頗稱有見且自謂其說漢詩

力糾近人以圈點貫串等法曲為古人轉旋之聲亦深
切時病蓋錫璜為燕峰山之子燕峯以蜀人流寓吳
陵擅詩名於江左錫璜秉家學尤工樂府故其持
論皆深知其中甘苦故復言謂其能發前人所未發
亦未必皆虛美之辭也

樂府標源二卷 古愚叢書本

清汪汲撰汲字葵田涪陽人生平博極群書尤邃
字學著有古愚老人消夏錄七十餘卷及十三經
紀字若干卷行於世是編即其消夏錄之一種全書
都凡上下二卷取漢魏六朝樂府二一窮其源委核
其所論大抵皆以類相從先古辭後擬作剖晰頗稱
詳審其於前人譌誤亦間有考訂如謂舊說拂歌
淮南王篇為淮南王求仙禮方士與八公相仙去
其家臣小山之徒思戀其主所作乃後人附會之辭

又如辨長歌行為續命之長為前人謬說之類皆
足資參考惟凡所徵引均不著所出其間疏誤之
處亦往往而有約而論之畧有數端傷歌行為側
調曲而誤入雜曲石城樂為夜啼為舞曲而誤入
清商分類疏畧其失一也上留田行及猛虎行古辭
尚行是編乃首列魏文擬作又武德舞及雁門太守行
古辭均亡汪氏不知乃以擬作為古辭考証未周其
失二也古樂府之已亡佚者如嘉至陽根雲翹摩訶
兜勒等切韻而不錄搜羅未備其失三也此外如晉

書言揚歌濟濟舞歌六解獨錄舞歌六解晉歌為
唐字古通用也疑是風刺之辭樂府解題言石篇
晉樂奏魏武帝之辭首章言東臨碣石見滄海之
廣日月出入其中二章言農功畢而商賈往來三
章言鄉土不同人性各異四章言老驥伏櫪志在千
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也若斯之類雖耳目之前亦
缺而不錄是尤不免失之矣

唐人試律說一卷國朝名者述彙編本

清紀昀撰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河間人乾隆進士累
遷侍讀學士坐事戍烏魯木齊尋釋還復授編修官
至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生平貴徵儒籍旁通百家主
持風會為世所宗卒年八十有二諡曰文達有遺集若
千卷及閱微草堂筆記七種行於世是編前有乾隆己
卯紀昀自序云詩至試律而體卑雖極工論者弗尚也
然同源別派其法定與詩通邇來遺本大抵箋注故實
供初學之剽竊於抄襲誠便矣如詩法何今歲夏竄
張李生清彥甯津侯生希班延慶郭生庸及余鈔
子馬保善從余讀書閱微草堂偶取唐律粗為
別白舉其大凡諸子不鄙余言集而錄之集為一冊
則是編蓋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紀昀為諸生講說唐試
律之時李侯郭馬四生之所合纂集也其書都為一卷
體例略仿瀛奎律髓取唐代試律七十有六首各為之
說或標舉作法或箋注故實大抵隨說隨錄不類不
次按清初科舉增律詩坊間選本至夥然衆說淆亂
僅足供場屋剽竊之用唐賢軌度洵浹殆盡是編所

選雖不過七十餘首所採諸說亦不數家然持論刻覈
謂試律之作宜先辨體次審題次命意次布格次琢句
而終之以鍊氣鍊神考核源流新析格律發凡起例於
唐人試律之法度註釋甚詳與坊間選本之但為科舉
制藝而作者固自不同雖體例畧似總集然其大旨是
在於論試律之軌度故附之詩文評中以備一格焉

春秋大傳補說四卷 西夏經義本

清何西夏撰西夏萬縣人慶道間以隱君子皓首窮經足不履
城市所撰有西夏經義若干種行於世是編亦西夏經義之一
種其書都凡四卷釐為六篇卷一曰春秋序春秋釋例卷二曰
春秋說義卷三曰春秋前編補說卷四曰春秋中篇補說春秋
後編補說又於各篇之下間或別分子目大抵第一二兩卷皆
通論全經義例第三四兩卷則據經文舊次為之詮釋今核其
書大旨謂春秋者夫子因魯史之舊變史文寓褒貶辭微旨與
非僅紀事之書蓋夫子製以配經者也故研義義例以發明聖
意其論書法義例多依達公穀二傳附會之說而參以宋儒臆
斷之論更就已意穿鑿其間要其指歸不過以日月名字人爵
為褒貶故其春秋釋例一篇分為王臣諸侯名字號君稱臣稱
夷稱霸統邦事弑殺闕諱有畧及會諸例類皆用意苛深刻酷
過當又其以春秋之文因乎時變故分十二公為前中後三編
隱公至僖公為前編文宣二公為中編成公至哀公為後編自
謂編分前中後文以時易也則割裂破碎尤為不根總之其書
所論皆畧於考証詳於議論且大抵均以意揣量據理斷制而
不信左氏事定又往往不考典制不近情理以此說經而自謂

能得夫子筆削之旨恐未必然也

春秋經異十二卷 小意遺稿本

清張漪撰。漪字綠邨，直隸懷來人。縣學附生。所著有詩傳題辭故四卷、補一卷、論語異文集覽四卷、時藝四卷。及是編合稱小意遺稿。是編末有嘉慶十九年甲戌其父環跋，則其書當成於嘉慶初矣。全書都凡十有二卷，蓋以十二公各為一卷也。卷首附何休、范甯、杜預、胡安國諸家舊序。卷末附補遺刊誤，皆不入卷次。其書大旨在校訂三傳異同，而兼及胡安國傳及陸德明釋文。據張環跋云：原名廣春秋正經，核其題辭，係本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之例，而述是稿名以經異，乃得其寔。則

其書本名廣春秋正經，及漪既卒，其父環始為易今名，而以付剞劂焉。今考其書，以何休學在杜預、范甯之前，故以何氏公羊為主，而以杜氏左傳、范氏穀梁傳、胡安國傳及陸德明釋文校其異同，分注經文之下。其穀文異而云左傳同者，於公羊非同於穀也。其左文異而云胡傳同者，亦謂同於公羊，非同於左也。凡其所校訂頗稱詳審。又其於胡傳經文之異於三傳者，如文公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成十有六年秋會沙隨，叙諸侯之類，皆一一錄出。按胡氏雖趙匡熉助孫復之後，而傳春秋經文於三傳之外，間取傳聞之異，是編並錄其異文，頗資考証。惟

僅校其異同而不能訂其是非又或誤認缺文者文為異文如
隱公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列左氏作九年春天子使南季
來聘然今考諸左傳本寔無作天子者僅汲古閣毛氏刊本作
天子如是編蓋以汲古閣本誤文為異文矣若此之類則胥其
訛謬未免白璧之微瑕焉

魯史權二卷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刊本

清楊兆璽撰兆璽字誠之烏程人幼而好學年十三舉十三經
次年肄業上海廣方言館從休寧吳世榮南海馮峻光吳川陳
蘭彬三先生治群經尤殫力於春秋左氏傳所著有須臾積虛
文稿若干卷是編蓋其甲集也編首有同治十年劉瑞芬光緒
壬午許景澄二人并言及光緒甲申兆璽自序按其自序云余
十四肄業上海廣方言館越四年館遷於城南時督辦南海竹
儒馮公仿龍門書院學規設讀書日記使諸生記所心得余群
經並治每得一義疾書於冊經馮陳吳三先生評定久之成帙

爰擇日記中論春秋時事者別錄一冊署曰魯史權則其書蓋
兆璽早歲讀經筆記據劉瑞芬并言考之其時代當在同治初
年兆璽始弱冠至光緒十年甲申始錄出別為一書又十有四
年至光緒二十四年乃付之剞劂上距其書之成已三十餘年
矣其書都凡上下兩卷不載經文亦不標經文為題僅舉十二
公之名以為標題據左氏傳所載春秋時事著為評論而以馮
陳吳三先生評語列之書眉按兆璽名其書曰魯史權權訓水
上橫木以通行入其作權之義亦讀書欲觀其通之意今核其
書持論雖不拘於褒貶之陳說能順乎人情因乎時勢如論宋

穆公傳國與夷宣公之心甚公穆公之心甚私之類多能得是非之平惟其間亦不免以意為之如言宿之盟非隱之本心陰懷三懼顧考叔所行俱背聖賢論孝之道之類皆失之偏駁意在故為新奇之論以自矜高識此其可議者也

春秋例表三十八卷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刊本

清王代豐撰廖易文等編次代豐字仲章湘潭人王闈運之次子也幼承家學彈力經術尤邃於春秋惜不永年年二十餘遽卒易文清泉人王闈運自蜀還湘主講船山易文常執經業為王氏高弟子是編前有代豐自序及戊申冬易文序據易文序云湘潭王君仲章彈力春秋會稽諸例編為斯表年二十遽歿然窮究得失時有紕繆欲以愚管稍為增演去秋歸自京師奉命校讎時同學諸生治春秋者十餘人分篇編次日加探討則其書蓋創始於代豐及代豐既歿闈運諸弟子之治春秋者復

為之補闕刪繁至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乃克成書釐為三十有八卷卷為一表按廖序稱當時從事校讎者為同學諸生十餘人今考各卷所題編次者姓氏計有廖震興非之劉家惠梁鎮中廖元翹歐陽屬廖榮賀濟鑫史榮森蔡人龍鄧新林李池蓮廖如璧廖曹鼎陳炳森段家謙焦錦煌等十有七人又據廖序稱其書增多原表十四篇則代豐原書當為二十有四篇是編增為三十有八篇其目曰朝例第一聘例第二會例第三遇例第四盟例第五戰伐侵例第六義兵例第七次例第八圍取入滅例第九致至例第十失邑例第十一亡國例第十二敵國殺

執君大夫例第十三出入例第十四君臣相殺例第十五殺君
例第十六凶禮例第十七天王崩葬例第十八諸侯卒葬例第
十九吉事例第二十宮廟例第二十一昏禮例第二十二婦事
例第二十三歸例第二十四錫求祿乞例第二十五政役例第
二十六灾異例第二十七大例第二十八有例第二十九乃例
第三十及例第三十一之例第三十二自例第三十三遂例第
三十四用例第三十五以例第三十六猶例第三十七一見例
第三十八各篇皆先為小序以發其義例然後會粹經文列表
於後其有義不能畧者則彼此互見例可從同者則附之於後

大旨依違於前人臆斷之論及日月名字人爵等一字褒貶之
例分別事類以觀其會通詳其體例蓋與顧棟高所撰春秋大
事表畧近而皆不出宋程公說之春秋分紀按其書之成已在
光緒末紀與顧棟高之未見程公說書者不同不知何以必為
此屋下之屋且據其自序雖意在發明夫子比事屬辭之旨然
割裂繁碎彌難尋檢尤為識者之所不取也

春秋比辨不分卷 強恕齋四續本

清章謙存撰謙存原名天育字犀臺銅陵人嘉慶中舉孝廉方
正官寶山訓導所撰有強恕齋經臚文臚詩臚筆臚各若干卷
行於世是編蓋強恕堂經臚之一種也考書中自記作書年月
一為戊子春一為戊子長夏按戊子為道光八年知其書之成
當在道光八九年間矣其書不分卷僅釐為三篇其目曰春秋
妻母稱夫人比辨魯莊昏離比辨卿大夫稱字比辨大抵皆標
舉事例類聚經文而各為之辨其魯莊昏離比辨篇末云余治
此經比其寔而知其跡比其虛而求其情覺聖人之心隨處可

見若分句求之竟是斷爛朝報若以一字求之竟是刑名法術
家數絕無忠厚愷切昌明博大之氣其命意所在畧可概見今
核其持論多折衷三傳而斷以己意攻駁舊說亦往中理蓋既
不拘於宋儒苛深之論又能不廢夫子筆削之旨如妻母稱夫
人比辨云妻母稱夫人春秋通例也而先儒之論成風唐自啖
陸宋自程朱皆以為亂嫡妻之分而胡氏尤甚其言曰以妻膝
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妻母為夫人徒欲
崇貴其所生而不虞卑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職其父則無本謂
以妻膝為夫人為卑其身則是謂以妻母為夫人為賤其父則

非也。父不能使妻之子終職而不為君，能使君之母終職而不為夫人手揆之人情而不安，揆之天理而不順。恐先王制禮決不如此。又云王不稱天，喪貶之義安在？蓋王者本辭天王者史臣鄭重之辭，大義無關。若此之類，胥足以顯諸家釋經之論。惟卿大夫稱字比辨篇以閔公元年季子來歸之下，即書齊仲孫來，遂謂閔公幼弱危如朝露，齊不撫魯，伯業不成，欲撫魯則惟有歸季友而季友已奔，不能自歸，閔又寄命於人，不能召之而歸，所以有落姑之盟。其時必有召公盟者，當即仲孫亦未可知。是時齊侯必與季友同在落姑，是則全憑臆揣於春秋本旨，未能盡愜不免師心太過矣。

春秋實攝二卷

東方國書館藏諫牧堂鈔本

不著撰人姓氏，亦無序跋，足資參證。惟卷端題諫牧堂鈔，為晉愛藏本。又第一冊首頁有諫牧堂藏記白文方印，及白文繼震朱文又雲等小方印。末頁有守鹿楊氏世家朱文方印。第二冊畧同。惟首頁無諫牧堂印，末頁多東牧堂書畫記朱文方印。一又卷末覆頁有雲翁朱文印一，如其書為諫牧堂舊鈔，惜諫牧堂及其他諸印記皆不知為何許人。全書都凡上下二卷，分為二冊，竹紙無格，每半頁九行，行二十有六字。注文小字雙行，字數同，或體工整秀麗不俗，似非鈔胥手筆。詳其紙墨亦不類新鈔。意者其書或為清初經生所作，歟？書中時或粘以簽條，如隱公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條下，簽注云：伯左作帛，从公穀。又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原注云：魯僭天子之禮樂，用于太廟，以祀周公，已為非禮。後章公皆用焉，仲子以別宮故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聖人因事而書，所以正夫天下之大典。下有簽注云：周公廟祀之用天子禮樂，本出王室之賜，不得謂僭。僭字未安，餘論亦有未合處。若此之類，或以發明注義，或以駁正原注之失，足証其為後人簽注，未必為原作者之所題也。又書中文字之謬誤多於書眉更正之，則似

出原鈔之手此可據其字體而知也今考其書大抵據胡安國傳舉其條貫以統攝之故不盡釋全經惟就胡傳發凡起例之處標舉經文於前而以胡傳附之其下其於胡傳大致亦僅標識端委刪繁就簡但存其義例而已按胡氏為春秋作傳多以己意曲為之解持論務為深刻是編乃從而割裂之其於胡傳之失固無所糾正即於胡傳詞旨亦不免割裂失當誠不知其於意何耶也

春秋屬辭會義殘本一卷 東方圖古館藏傳鈔本

清陳用光撰用光字硯士一字實思江西新城人嘉慶進士由編修官至禮部左侍郎嘗督福建浙江學政訓諸生必本古儒先警戒之道又嘗為其師姚鼐書仕驥置祭田以學行名重一時所撰有衲披錄太乙舟詩文集及是編各若干卷是編未見刻本此本殆據原稿傳鈔者現存東方圖書館惜僅為殘卷故全書數猶有待於考證今所存者惟第八卷始於宣公元年終於宣公十有八年全書竹紙無格每半頁十行行二十有三字注文小字雙行字數同詳其字體殊欠整潔且通篇絕無校改

塗乙之處其為後人傳鈔之本蓋無可疑今核其書大抵首錄經文然後以左氏公羊穀梁三家之傳分繫其下其三家之中有無傳者亦於其下注明某家無傳其經文皆遵左氏而以公穀二家異文注之經文之下至於詮釋經旨則更於三家之外別採杜預何休范寧孔穎達陸淳劉敞朱子程子胡安國陳傅良張洽吳澂顧炎武方苞惠周惕孔廣森諸家之說以輔之而各依其派別分屬經文及三傳之下間亦自行己意以為之說故以會義名其書稽其援據諸家頗稱典博參考亦頗融貫詳其所論亦能兼採事定不盡拘於義例在說春秋家中亦非純

高堂談者惜其持論仍不能盡廢日月名字寔取諸例而用意深刻亦不出胡傳門徑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仍襲胡傳書即位與傳文之立一美一惡不嫌於同之說往往多所抵牾是則雖兼採左氏之事定亦終不出宋人臆斷之學也

馬志齋春秋解二卷

同治十年辛未刊
馬志齋經解本

清張應鑾撰應鑾字伊知南皮人皓首窮經學行端厚究心於宋儒之學於群經皆有著述而尤邃於易春秋所撰有馬志齋經解五卷是編蓋其經解中之一種也其書都凡二卷不盡釋全書但有所見則分條引伸標經文為題而註某年於其下核其所論大率依違於三傳折衷於程朱胡氏更參以宋以下諸儒之說而斷以己意按歸安錢振倫為馬志齋經解作序稱明季講學之習空談性命至叩以經義而茫然本朝群儒闡發漢學已無遺義近之談經者乃徒搜逸文碎事以矜其博先生伏處鄉閭無門戶之詬爭無聲華之馳驚而閉戶自精獨有以貫串全經之旨而持其平於應鑾可謂推崇簡至然今考其書大旨皆以意揣量據理斷制穿鑿於日月爵誥之間蓋猶未敢破除門戶如隱二年公會戎於潛解云會戎于潛盟戎于唐譏也莊之追戎伐戎譏也隱之會戎盟戎亦譏也又如紀履緌來逆女解云何以書譏不親迎也莊如齊逆女親迎矣又何以書譏娶仇女也若此之類皆立意苛深往往失之迂曲蓋尤不出宋人臆斷之學雖其中如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解云有書即位有不書即位何也行即位之禮則書即位不行即位之

禮則不書即位乃當日事寔非聖人筆削也其說亦間有可取然統觀全書瑜亮不掩其瑕也

春秋提綱不分卷

咸豐三年吳玉川校經堂文集本

清劉景伯撰景伯字石溪內江人道光進士二十四年甲辰官新都學使潛心經學尤邃於春秋所著有枕經堂文集四卷是編蓋其集中之一種也編首有咸豐三年丙陽馮世瀛序及景伯自序按世瀛序云今春同寓客邸所夕討論因出其所著春秋傳見示又景伯自序云余年四十一始治春秋求之十年而不得其要又五年始漸分黑白又三年於茲以異於儒先未敢問世丙陽馮君壺川屢促付梓則其書寔創始於道光十五六年間歷十有八年至咸豐初始克成書時景伯年已五十有九矣其書不分卷惟釐為二十有三篇首原作次明道次亂本次內亂次外亂次息邪次定亂次魯春秋次筆削次微辭次屬辭比事次五體次王正次年月次通表次興滅繼絕次朝聘次旅見次三傳次闢偽次讀法大旨在乎通論全經綱領故以提綱名其書詳其所論蓋本張子孔子作春秋後惟孟子知之及朱子左氏紀事八九分是之說故論事多據左氏主意則宋孟子其攻駁公穀以日月為褒貶之失及宋元以來廢傳言經經空疏之弊皆足破前人紛紜繆繆之論然開篇即謂孟子謂孔子作春秋而其自謂述而不作何也不能辭作之寔而又不敢當作

之名也。又云春秋不作，天道王法不立，邪說不息，暴行不懲，萬世之惑，平必不開。雖欲辭作者之寔，而不得也。不知孟子何嘗謂孔子作春秋，其言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所謂其義者，殆不止春秋之義，蓋晉之乘，楚之檮杌，與魯之春秋，一也。其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者，蓋孔子不過取史家之義，以成春秋。此所謂述而不作也。景伯乃不明乎此，必謂孔子不作春秋，則筆削之義不立，是大端已失。宜其屬辭比事以下各篇，猶穿鑿於一字褒貶之例，而不出來人苛刻臆斷之習矣。

春秋析疑二卷 咸豐三年癸丑刊 枕經堂文集本

清劉景伯撰。景伯有春秋提綱一卷，已著錄。是編蓋其所著枕經堂文集之一種。全書都凡上下兩卷。按編首馮世瀛序云：今春同寓客邸，朝夕討論，因出其所著春秋傳見示。上卷本孟子下卷誌其所獨見。析疑十六卷，亦猶是也。則其書本為十六卷。考景伯自序云：雖欲以所見成書，以異於儒先，未敢問世。香山河君雲咳，丹徒左君泰雲，甬陽馮君壺川，屢促付梓，摘選百餘篇，附以雜著，邪塞嗜痂者之請而已。則是編蓋其選本。馮氏所謂春秋傳上卷本孟子者，應枕經堂集之春秋提綱。至於下卷之誌其所獨見者，及十六卷本之春秋析疑，則似未梓行。此本之非全書，當無疑矣。又考景伯自序稱其摘選百餘篇，然其書所錄，寔僅九十篇。意者景伯殆與春秋提綱合而言之耶。其書不盡釋全經，但有疑義，則分別條析之。標經文以為題，間或以年月附注其下。大旨在辨析疑義，以正諸家之失。如隱六年秋，月云：首時雖無事，必書明天道也。無事而備書時月，天道王法，不可一日忽於人心也。又如桓公元年公即位云：凡即位不日，古者即位於正月朔也。或謂諸侯不奉正朔，自隱始。故十年無正，然左氏於元年釋曰：周正月，則魯周奉周正朔也。若此之類。

其攻駁諸家之指瑕也說固多中理然其間亦多於經義刻意推求往往失之迂曲者如開篇春王正月云于文書春正月足吳為繫以王以哀公十五六年而書春王正月知其為周公舊典也又如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暱引曲禮畋於鬼神曰天王遂謂於禮則周公創以尊天王以尊天子若此之類則未免畧於考証橫生議論於春秋之旨未能盡愜矣

春秋傳說辨正十二卷 東方園書館藏傳鈔本

不著撰人姓氏不著時代亦無序跋足資參證考其書所引歷代諸家之說其時代最晚者如戴東原孔廣森王引之凌曙等多為嘉道間人則其書殆成同間人所作歟書為竹紙所鈔每半頁十行行二十二字字體平常且多譌誤其為俗手傳鈔之本似無疑義全書都凡十有二卷蓋以十二公各為一卷書中不全載經傳之文但有所辨正者則標經傳之文為題意在折衷三傳使歸於至當集諸之說以辨正其得失間亦自出己見以定其是非大抵經文皆遵左氏惟紀子帛改從伯之類亦間

從公殺二傳其所辨正多用杜預孔穎達啖助趙匡陸淳孫復劉敞孫覺程子許軻胡安國高閌陳傅良張洽趙鵬飛家鉅翁吳澄李康汪克寬王樵諸家之說而別採清康熙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乾隆御纂春秋直解及乾嘉以來諸家之說以輔之徵引所及無虞數十餘家淹貫詳籍辨正非躐頗稱詳核在說春秋家中蓋非純尚空談者如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云不書即位者左氏以為攝公殺以為讓而杜預以為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即位此是解也故傳謂仲尼首絀隱公以明大法故削之義恐未安夫君行即位之禮則書不行則不書孔子安得而筆削

之乎又如公子益師卒引劉歆之說謂不書日者蓋日月不可必知也以駁三傳之失若此之類凡所辨正實皆中理至於訓詁亦頗知推求古義如引史記鄭世家以証籍生為難產引爾雅以証杜注食食肉為食肉不啜與之類亦足破家空疏之弊雖其間持論深刻好出新意之處亦所不免然統核全書終不免瑕不掩瑜之作焉

春秋胡問日至考三卷 光緒十五年己丑排印本

清王韜撰韜字元晦一字紫銓號仲弢一號篋園晚號天南遊

更官粵省以左祖太平軍去職當應西人之召遠適重洋同治

間歸自泰西主講上海格致書院能詩工駢文所著有書法戰

紀二十卷篋園尺牘十二卷瀛海雜志六卷篋園文錄外編十

二卷蘅華館詩錄五卷望廬餘談八卷遊宦調言十二卷淞隱

漫錄十二卷篋園西學輯存六卷篋園經學輯存九十八卷是

編即篋園經學輯存之一種也按篋園經學輯存總目後有光

緒己丑王氏題識云此皆余旅居海外時所作則是編亦屬稿

於英倫蓋韜既以編祖太平軍棄職適英人理雅各潛心經學

以幣來聘因索筆而渡居倫敦三年助理雅各譯成四子五經

更以餘力殫志經學討津沂源時有所著是編即此時所作也

其書都凡三卷大旨以西土算法推春秋胡問至日故書中多

與理雅各商榷文字考證之推算春秋曆日者始於劉歆逮晉

杜預作春秋長曆而僧一行趙東山繼之然其書皆以干支遞

推而以閏月小建為之遞就故推求往往未精清陳厚耀顧憲

滄姚秋農三家雖稍明曆法推算亦較預等為密然算法未精

各有得失是編大抵就陳氏之書正其謬舛補其疏畧更參用

西土算法詳為推考準冬至以定朔日依經傳以置閏月由日食以求歲正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日月考証頗稱詳核雖其間於經傳或未能盡合推算亦不免偶疏然生計數之下必欲求日月之無謬本末見其悉得則是書終不得不謂為有功春秋之學矣

春秋朔閏表一卷 光緒十五年己丑撰

印發國經學輯存本

清王韜撰。輯有春秋朔閏至日考三卷。春秋日食辨正一卷。已著錄。是編蓋其所撰發國經學輯存之一種。按韜自題其發國經學輯存目錄後云。此皆余旅居海外時所作。按韜始官於粵。以偏袒太平軍棄職。適英人理雅各以幣來聘。因索筆鼓輪而西。旅居英倫者凡三年。與理雅各相與譯四子五經。暇則泮泮源潛心撰述。是編之作。當即在此時矣。其書都為一卷。據春秋至日朔閏排列為表。每行一年。行○分十二格。目居其一格。過閏年則置十三格。大旨以冬至為經。朔閏為緯。續十九年為一章。故每半頁為十九行。始於隱公元年癸亥冬至。終於哀公十八年丁亥冬至。核其全書。於一歲周天之數不爽分毫。持之於經傳對勘。其所書日月或合或不合。瞭然如指諸掌。誠有裨於學者。按韜別有春秋朔閏至日考三卷。準冬至以定朔日。依經傳以置閏月。由日食以求歲正。於前人推算之誤多所是正。是表之作。大抵皆因循其說。其訂正舊說。如杜氏於襄公二十七年預置兩閏。陳泗源雖號稱曆算名家。然於此亦無異說。姚文僊更從而附會。創為三年連閏。一年三閏之說。不知春秋置閏雖多。終斷不至如是之甚。是表於二十七年。但閏十二月。

顧稱有見其他雖或合或不合然春秋所紀日名既不免失真後世欲據曆法上推豈能密合漢末去古未遠宋仲子以七曆考春秋已有不合者則韜在二千年之後更難求其悉合矣

春秋日食辨正一卷

光緒十五年己丑排印
張國經學輯存本

清王韜撰韜有春秋朔閏至日考已著錄是編蓋其所撰經學輯存之一種按王氏自題其經學輯存目錄云此皆余旅居海外時所作又吳寶忠之序張國經學輯存也亦稱韜中更憂患遊跡炎版荒域異民中言無與聽乃西士理君雅各獨潛心奎志於十三經於詩書禮春秋次第從事每至案頭辨析問難往復再三因是反得留心服杜鄭孔諸家之論述討津源時有著撰張國經學輯存六種即此時所作大抵屬稿於英土則是編亦韜以左袒太平軍罷官後應英人理雅各之聘旅居英倫時之所作也其書都凡一卷釐為十有二篇而以宣公七年六月癸卯朔日食圖及日食五表附之卷末大旨以中西日月對勘以推求春秋日食按韜嘗學西方算法於英人理雅各又其第一篇春秋日食說云今英國港氏以西法推算周以來日食以西字列為一表特其表多用西國日月余因據之以與春秋時日月相較故其書多用西法推求日食而以港氏日食表互相對勘論証頗精核考古者推求春秋日食定始於漢劉歆後秦姜炭唐僧一行宋衛樸沈括亦皆能據曆法以推步惟推算未精往往有合有不合惟元郭守敬以授時曆上推詳其交分

食限正其差誤載之元史最為精密清閻百詩江慎修梅定九皆有論說而江說尤為明允是編於此多所取資又其辨正諸家之失亦多能中理如其據閻百詩之說以辨襄公時一歲兩日食衛朴以為皆入食限之誤皆為必不可異之論其他以中西日月對勘而推求日食雖不能盡合然於讀春秋者亦未必無補也

枕蓀齋春秋問答十六卷 民國四年乙卯排印本

清胡嗣瑗撰嗣運字鵬南績溪人累官至通判所著有枕蓀齋詩經問答八卷已著錄是編前有民國四年其子榮璆序如是編蓋嗣運卒後其子榮璆奉遺命之所刊行也其書都凡十有六卷不全載經文亦不盡釋全經但有所論說則設為問答之辭以闡明經旨核其所論前五卷大抵皆依連三傳之說與孫胡臆斷之論而參以己意大旨惟在推求夫子筆削之義其間於諸儒穿鑿附會之論亦多所駁正如開篇即力破胡傳夏時冠周月之謬不彈繁瑣一再辨難可謂慎於始矣又如據文

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越四月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以駁胡傳上不索命於天子則不書即位之說而謂春秋十二公凡行即位之禮則書即位不行即位之禮則不書即位若此之類其攻駁舊說往往中理惟其間亦不免詳於議論而疏於考証如論隱公東莞而究之禍及論桓公伐楚草率收場而霸業轉盛文公必着着爭進之理皆不免虛談空論雖生臆解他如論春秋有以五官五色命名及春秋時女子通經學者於魯得三人之類亦嫌其漫衍於經義之外至於第十六卷則大都牽引時務以文飾經言則

尤非說經之正軌矣

求志居春秋說四卷 求志居經說本

清陳世鐸撰。世鐸字大冶，一字雪樓，懷寧人。道光進士，官古浪知縣。後擢同知，引疾歸。幼慧能文，長益淹博，性豪邁，居官以簡敏為治。晚歲潛心著述，所撰有求志居經說及求志居詩文各若干卷，行於世。是編蓋其所撰求志居經說之一種。全書都凡六卷，不釋全經，凡有所見，則分別條錄之，釐為二十有一篇。第一卷大抵皆就全經立論，其篇目曰詩亡而後春秋作說春秋筆削之迹可見說左傳說自第二卷以下皆詮釋經文之說，凡有所論，則標經文以為題，大旨本孟子之言，以尊王抑伯為主。

謂春秋之作，所以維王迹而存辭焉。湯文歷聖相傳，幾希之心，其筆削之迹猶可考見。又以公羊穀梁為釋經而作，左氏則非以釋經，寔自為左氏之春秋也。故其立論多採公穀二傳附會之說，與故孫諸家臆斷之論，而更以己意穿鑿之，不知有事蹟而後有是非，有是非而後有褒貶。若但取公穀二傳之義據書字以為褒貶，盡棄左氏之事蹟，則其所褒貶之故豈能究研而知之乎？如世鐸以經必一時無事，乃空書首月以備天道，其二月三月有事，則正月可以不書，是為通例。若隱之元年不即位而事起三月，亦虛以春王正月冠首者，孔子所持加也，何以知之？

世鎔曰以左氏所記各公之元年知之也其說之是非姑不論然其據左氏所記各公之元年以証隱元年春王正月為孔子所加又以傳非釋經是何異迷塗之人藉人為導得塗之後又鞭其人而逐之乎

麟旨不分卷 明刊本

明吳應辰撰應辰字璿卿一字武平自號解軒主人松陵人祖平山外祖沈端靖皆以春秋名家應辰朝夕問業稍長有聲庠序嗣遊國學每試皆冠其曹惟不得志於棘闈乃屏居金陵屹屹於著述是編即其屢試不售屏居金陵時之所作也編首有其舅沈演沈深及友人毛湛沈士端四人序皆不著年月其書不分卷亦不全載經文但採擬題各以一破題為式而畧為詮釋於下據篇首應辰自紀云雖錄疑匡解梅林止觀及指目等刻各有會心未稱全璧茲故哀以已見棠彼眾長是其命意所

在全為程式制藝之計擬題破題大抵皆因循匡解指月諸書至於其所詮釋則皆恪守胡傳惟胡傳詞旨有未暢者則畧陳已見以發明之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春秋類存目一著錄明陳子鼎麟旨定一書與是編大旨畧同且皆以麟字代春秋提要謂陳書成於崇禎庚午是編成書時代無考然據其自紀稱棠匡解等書之長而表以已見按春秋匡解相傳為邵德溥所撰德溥萬曆時人然四庫提要已疑其為坊刻偽託則是編亦成於晚明之世二書體例之相同殆事有偶然歟又考四庫總目提要譏陳氏之書命名已陋即在舉業之中亦為下乘

是編之弊正復相同蓋鄉塾場屋科舉之本亦不必論其持論得失矣

春秋要六卷道光十年庚寅刊五經要本

清李式穀撰式穀字海範仁和人邃於甲部之學所撰有易書

詩要各十二卷禮記要三十卷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

道光十年庚寅吳榮光所撰五經要序知式穀之書自後

為其同邑何元錫得之元錫客死廣州書將散佚南海葉夢龍

始為之合刻為五經要七十二卷是編即其中之一種也其

書都凡六卷第一卷為隱公桓公第二卷為莊公閔公僖公第

三卷為僖公文公第四卷為宣公成公第五卷為襄公第六卷

為昭公定公哀公書中自全載經文但有所論說則摘經文為

題而注某年於下大旨謂歷代說經之書無慮千百家而折衷
至當義精理粹者莫如御定各經惟苦其卷帙浩繁不便舟車
同舉其理之精者摘要錄存更採自漢以來諸儒之說以輔
之故名曰要今考其書大抵首列御纂春秋直解然後採諸
家之說以發明之雖程式制藝而作然其攻訐諸家之失頗能
錯綜當時之時勢平情而論往往中理如謂隱公元年春王正
月不書即位左氏以為攝公穀以為成公志意胡氏以為內外
無所秉承皆未當此蓋著其應即位而不行即位之禮也又如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謂公羊以為奔穀梁以為朝書伯見天子

之卿之重無輕來于侯國之禮也。又知爵尚在亦無奔理。又隱二年九月紀履緌來逆女。謂諸侯不越國親迎。以駁公羊譏不親迎之失。凡此之類。皆足破諸家紛紜之論。惟書中言春秋曆法時多疏謬。如桓公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云。此年正月不書王。知八月以魯所自用之商政數。當夏正之七月也。七月乙亥朔。則壬午為初八日也。又九月丁卯子同生。引直解云。又考九月亦乙亥朔。無丁卯。丁卯建酉月之二十四日也。其以正月不書王為魯用商正之是非。今姑不論。然即如其說。正月不書王。則經之八月壬午為魯用商正建申之月乙亥朔。遞推至下九月丁卯為二十四日。自應申月小建。而九月建酉為甲辰朔。故二十一為甲子。句二十四為丁卯。若如下解。申月戌月皆乙亥朔。則酉月必乙巳朔。而下句乙丑丁卯。乃二十三日也。夫數自一定。理無兩歧。其推算之疏謬。可知矣。

春秋公法內傳十二卷。卷首一卷。民國二年癸丑重印本。

清劉人熙撰。人熙瀏陽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宣統己酉黃傑序。知其書蓋屬草於光緒甲辰。寫定於丙午。至宣統元年己酉。其弟子黃傑始為之梓行。至民國二年癸丑。復用活字為排印。即此本也。其書都凡十有二卷。而以春秋公法內傳連指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大旨以泰西萬國公法為外交之圭臬。其間有世法有性法。世法由條約而成。性法由公理而定。性法者天下之達道也。非盡性之聖人。孰能條之。故言公法者。徵春秋將無所歸。因發憤而成。是編其論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云。春秋魯史元年。魯隱公即位之始年。列國編年。重分治也。春王正月。大一統也。蓋必與人人自治之權利。盡人人自治之分義。而後根深蒂固。由小康而至大同。孔子不得位而作春秋。取二百四十年君臣事迹。以闡公法。非一國之言。而萬國之言也。非一時之言。而萬世之言也。開篇即以是立論。其全書命意所在。可概見矣。案有清末葉。學者治經。多喜牽引時務。文飾經言。人熙是編。蓋援斯旨。以釋春秋。如隱公二年鄭人伐衛云。同姓相殘。伐薄乎入。爾然則處中國之時勢。其必輯和亞州。以固太平洋之藩籬。明矣。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云。世子國本也。古者重胎

教養不側坐不偏不視邪色不聽淫聲其既生也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故教諭而成德今歐州之英吉利其君愛德華爾曾卒業任水師兵官東洋之日本其世子亦於學校卒業蓋猶行我三代之遺法若此之類皆徒務空論往往漫延於經義之外且且率多憑私臆斷畧於考証隱公五年春公觀魚于棠云不書月盡一春之辭荒甚矣桓二年滕子來朝云滕侯也而稱子或以為時王所黜非也蓋自駁以省貢賦也若斯之類持論尤為無根至於達指一篇穿鑿附會於春秋本旨亦未能盡愜統觀全書皆牽於時務而害大義非說經之正軌也所以姑妄存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者不過聊備一格以見當時說經風氣之一斑也

春秋傳義十二卷 光緒十一年乙酉刊本

清姜國伊撰國伊岷陽人始末未詳所撰有周易古本尚書注詩經思無邪序傳儀禮注孝經述論語述注家語正大學古本述注中庸古本述注孟子述注及讀書別墅文存等書行於世是編前有光緒十一年國伊自序知其書是成於彼時全書都凡十有二卷以十二公各為一卷而以春秋義說列之卷首春秋補義列之卷末皆不入卷次大旨謂孔子東周禮而作春秋故曰志在春秋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吾學周禮吾從周是春秋所秉者為周禮無疑也夫禮以義起故春秋取義惟在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懲勸雖因書史舊文必有勸懲而後書蓋聖人以褒貶行天子之賞罰也國伊是編意在玩味經文以推闡其義更約義說列之編首今核其書經文大抵皆從左氏至於傳義則折衷於四傳之間而主於以禮說經按清順康間萬斯大為學根柢於三禮撰春秋隨筆十卷多以禮經說春秋雖較宋元諸儒空談書法者畧勝猶不免失之於牽合是編持論與萬氏畧同而疏於考証詳於議論凡所詮釋皆不如斯大之密且書中雖於四傳之失多所攻駁然其持論仍不出諸家深刻嚴酷之習謂春秋取義惟在懲勸於是深文周納憑私率斷拘於日月名字人爵

夏一字喪敗之義如云魯史紀事皆書時月日孔子或時或月或日皆義也之類幾於二百四十年之中無一曰偶免譏彈者如此說經又何異於老吏斷獄耶

春秋集傳辨異十二卷同治六年丁卯刊本

清趙培桂撰培桂字月亭漢南人咸豐初出知武安縣事嗣補汝州州同尋調陳留簿書之暇輒潛心經學專力著述是編前有同治六年培桂自序知其書寔屬稿於咸豐五年乙卯却蒙武安之後歷十有餘年至同治六年丁卯始排類成帙以付剞劂其書都凡十有二卷以十二公各為一卷而以凡例春秋三傳輯說王朝列國興廢說春秋提要列之編首皆不入卷次大旨在各三傳為一編而刪去公穀中設問之辭及其彼此重複者故謂之集傳大抵經文悉依左氏而以公穀異文附注其下

凡三傳解經而詞意不相抵牾者則集而合之其有難於兼並者則分採之各有所存惟各句之下或取左氏或取公穀皆一一標出處又凡補經補傳無經補傳無傳補經者皆分別標注以資識別其三傳解經詞意有不同者悉於集傳之下加以辨正謂之辨正而以名物訓詁列之書眉今核其書辨正三傳異同雖往往中理如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公羊以為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君子疑焉穀梁以為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之左氏以為陳亂再赴培桂辨異云國亂再赴似也故赴可二日卒不能二日也亦不能以赴之日為卒之

日也。至謂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則直書己丑卒可也。何必
費以甲戌？若云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之，則直書五年春
正月陳侯鮑卒亦可也。何必歧出二日？若此之類，其持論甚辨。
惟三傳解經各有家法，培桂必從而牽合之，割裂分配，宜其抵
牾而失當矣。

春秋左傳類編不分卷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刊本

宋呂祖謙撰。祖謙字伯恭，金華人。隆興元年進士，復中博學宏
詞科。官至直秘閣，著作郎，國史院編修。與朱熹、張栻、齊名，時稱
東南三賢。其文詞闡發詳博，凌厲無前。於易詩書春秋多究古
義，於十七史皆有詳節。卒謚成後，改謚忠亮。學者稱東萊先生。
所著有古周易、呂氏家塾讀詩記、春秋左氏傳說、續說、東萊左
氏博議、東萊集等書，行於世。事蹟詳宋史儒林傳。按宋史藝文
志：經部春秋類著錄左傳類編六卷。呂祖謙撰。直齋書錄解題
中興館閣書目均同。此本不分卷，與百宋樓所藏舊鈔本及張
金吾之說同。全書釐為十有九類：曰周、曰齊、曰晉、曰楚、曰吳、越、
曰夷、狄、曰附庸、曰諸侯制度、曰風俗、曰禮、曰氏族、曰官制、曰財
用、曰刑、曰兵制、曰地理、曰春秋前事、曰春秋始末，而終之以論
議。又於官制論議別分子目。官制自周至家臣，凡為目九。論議
自典禮至名臣，凡為目七。又以年表三十綱領，二十一則列之。
編首年表者，以魯紀年，而以諸國征伐會盟諸大事列之。其下
綱領者，雜採尚書、周禮、禮記、論語、孟子、國策、史、漢及晉杜預、宋
呂希哲、謝良佐之說，以發明全經綱領也。至於類編各門，則取
內外傳中事類而析之，以類相從，列之各門之下。按祖謙潛心

甲部之學於春秋左氏傳凡著三書一曰春秋左氏傳說續說
一日東萊博議一即是編惟是編朱氏經義考已注其佚四庫
全書總目提要亦謂其久無傳本此本乃猶存其全帙洵稱奇
秘然今核其書割裂分配彌覺繁瑣或重複糾結或互相抵牾
已嫌其治絲益棼稽其持論亦頗無可採視傳說博議二書不
如遠甚程端學春秋本義謂其為門人所編信不誣也

春秋左傳輯章三十卷 咸豐九年己未刊本

清年昌衡撰昌衡字午橋棲霞人是編前有丙午年昌衡自序
按丙午為清宣宗道光二十六年又考其書篇目下有昌衡題
記云癸巳之冬十有二月霞山年昌衡書此卷於麟祥書室時
年六十有一按癸巳為道光十三年據此知昌衡寔生於清高
宗乾隆三十八年癸巳而是編蓋其晚年之所作也其書都凡
三十卷而別以篇目一卷附之編首不入卷次起惠公之元妃
孟子止故韓魏反而喪之通十有二公二百五十五年釐為二
百五篇而於每篇之中摘取一二字以為篇目按杜氏春秋序

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
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是經者隨時以記事者也
丘明為經作傳故傳依經以成文惟丘明不敢與聖言相亂故
與經別行此不獨丘明為然他如羊公穀梁及毛公韓嬰之為
詩作傳莫不皆爾及杜預之流以經傳異處於省覽為煩因分
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以便翻檢然後經傳始合於
一編是編大旨謂三傳本皆別行以經入傳以傳附經已非三
傳之舊且此在公穀猶可在左氏則大不可蓋左氏錯綜出沒
神工天造規模甚大氣勢甚遠幾欲合十二公為一卷合三十

卷為一篇苟非心知其意輒茫然不見其端委彼以傳附經者亦知其不可如公穀之分句以附也故分年以附之不知分年以附其疏證正無異於分句以附也昌衡既苦舊本以傳附經之破碎難讀起止不明離合失措也爰潛心詳味理緒絜綱重加釐訂標其篇目以後左氏之舊稽其區劃篇目大抵以一年為一篇苟其事之相連或相類者固以一年合為一章其不相連或不相類者亦不別分章節核其宗旨蓋謂春秋編年年月即天然之章法雖欲分之無可分耳按昌衡以今本非左氏之舊必欲重為釐訂以還其本初其志誠可嘉矣惟必欲以一年

為一篇又各於傳文摘取一二字以為篇目則未免牽強附會妄為分析矣蓋古者經傳別行固為不可否認之事實然丘明作傳意在解經經既編年則傳亦隨時以紀事而事之終始必非年月之所能限故一事而分載數年或年終而事不可止者左氏之書不乏其例若皆以一年為一篇則其事之起止不明離合失措又何以異於以經附傳耶且史家編年與紀傳記事其體各殊紀傳紀事之體或以人為主或以事為經固可以自列篇目至於編年則隨時記事往往一年之中事不一國國不一事前後左右雖然並陳必不可以為篇目是編乃必欲為

編年之體釐訂篇目是於史家體例猶茫然不解其勞而無功也亦宜矣

左氏春秋聚十八卷卷首七卷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刊本

清張用星纂輯任炳南續輯用星字聯齋一字蘭坡嶧陽人潛心經學尤精於左氏春秋乾隆二十年乙亥邗江少宗伯謝溶生視學山左頗加賞識二十四年己卯溶生由山左移督豫章學政延之幕中四十七年壬寅卒炳南原名以標字平園為用星之侄官至明府是編前有嘉慶二十四年己卯炳南前序及陳師濂徐喬林二人序按炳南序云是書初稿成於乾隆庚辰後又時加改正至辛丑壬寅間始錄有定稿尚缺哀公二卷先叔易簣之夕敬以是書請先叔曰但有上函亦堪問世蓋先叔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初志取易傳學聚問辨之義釐訂經傳為上函顏曰聚易輯各公論斷及逐篇歸趣為下函顏曰辨時炳南以上函末為成書問缺哀公奈何先叔曰無難即女能成之炳南受命弗敢忘嘉慶丁巳客家一山南沙署中校錄隱桓莊三公辛酉以試官來江南又校錄閔僖以下數然不能不時昨而時輟也丙子春因公羈白下乃復從事校讎自春組秋原缺哀公勉為續成則其書蓋用星研究春秋經傳全部著作之上函哀公兩卷未成而卒炳南銜命續輯歷三十寒暑至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始克就事上距用星初稿之成幾千支再紀矣其書都凡十有八卷

少事簡則通一公為一卷多則一公分為二卷三卷不等而以

左辨隨劄一卷年表四卷定稿存原二卷及凡例全目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大旨以杜林原本誦習弗便歷代學者雖或仿世家分之以國或仿列傳分之以人以及其他類編事緯之書皆不免舉一而廢百因綜其事之始終文之起止聯絡貫串求其一事不斷隔而仍以經統傳從經聚聚之以成是編核其體例蓋倣古昔經傳分列之法年經事緯條析成篇大抵經依編年之舊傳用紀傳之體各卷經幾年傳幾篇皆於卷首列明並列本卷篇目於其後目下各注篇數目後列經經之下各注篇目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之數經後錄傳每篇標題上注篇數與卷首篇目下之數相符此為大數謂某公之第幾篇也每篇經幾條於各傳末注條數與經文各條下之數相符此為小數謂某篇之第幾條也經傳一一查對如網在綱有條不紊其一經兩傳三傳文當合者合之注合字於兩傳之間注經數於末傳之下中無他間隔者合字下接為下傳若有間隔則於合字下空一格接為下傳其兩經三經一傳文當合者仍之總注經數於末傳之下文當分者分之注經數於分處其他於無經之傳無傳之經等皆一一為之標識體例頗稱細密總之全書以經則其綱傳擬其目經傳

合紀各歸條貫此其以聚名篇之微意也至於卷首左辨隨割
則意在發明春秋旨趣惟畧舉大義不盡為說表則仿史例於
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條分縷晰聚括無遺定稿存原則以見用
墨作書義例且以當全書總目備讀者檢查之用統觀全書雖
分配篇目間有未安然於經傳原文不贅一詞不鼠一字而使
全書脉絡井然不紊亦未始非讀者之一助也

左氏摘奇不分卷國立北京圖書館藏刊本

宋胡元質撰元質字長文長洲人幼穎悟尚義行乾道間中進
士光宗時歷祕書省正字終敷文閣大學士按宋史藝文志著
錄西漢字類五卷注云宋胡元質撰元質字長文吳郡人官給
事中又經部春秋類著錄左氏摘奇十二卷則云不知作者姓
氏然考文獻通考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是編皆以為元質撰則
宋志云不知作者姓氏者殆失考歟其書不分卷與宋史藝文
志文獻通考著錄作十二卷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作十三卷者
均異惟細審今本首尾完具不似闕佚則亦未必非胡氏之舊
也編末有乾道癸巳元質自記云左氏摘奇皆手所約取綴木
於當涂道院與同志者共之知其書寔成於宋孝宗乾道九年
癸巳始刊於當涂道院善本書室藏書志著錄影鈔本左氏摘
奇十二卷即據原刊本影鈔者據此知直齋書錄解題作十三
卷三當為二之誤也其書蓋摘錄經傳中字句之古雅新奇者
索為一編故名曰摘奇惟於文句之下兼採杜預集解畧加詮
釋其謹嚴處視林銑之漢雋蘇易簡之文選雙字類要勝之遠
矣總之其書雖非說經之正軌然尚無荒誕之處宋史藝文志
入之經類似較直齋書錄解題入之子部類書者為是也故從

之以入經部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春秋左傳句解三十卷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明刊本

宋林堯叟撰堯叟字唐翁梅谿人始末未詳清乾隆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謂或曰南宋人其書都凡三十卷按清朱彝尊經義考春秋類第二十四著錄堯叟所撰春秋左傳句解四十卷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經部春秋類著錄元刊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七十卷皆與此本卷數不合考經義考引鄭珣之言曰堯叟字唐翁崇禎中杭州書坊取其書合杜

注行之則明末坊間於林氏之書每多刪並是編卷數殆亦坊刻刪並當已非林氏之舊矣今考其書解經皆依杜氏古注並

採止齋氏議論以附益之間亦自出新意以推闡經旨大抵逐句箋釋隨文為解故以句解名其書其所詮解雖不如杜注之簡奧惟杜注或有所不盡詳堯叟補苴其義使淺顯易明於讀

誠不無所益又於十二公之始必注明周王紀年列國紀年及列國之君易世嗣位之事使讀者即之以知時變亦頗稱有見

至於經傳異文亦往往分注於各字之下尤便於讀者按林氏是書自明王道熈趙如源有杜林合注之編或刪杜以就林或

移林以就杜而林氏之原書遂晦四庫全書亦但錄合注世人幾不復知有林書是編雖刻於晚明已非林氏之舊然僅存林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注使堯叟之面目不致見蒙於合注此其所以尤可貴歟

春秋左傳類解二十卷 嘉靖七年戊子刊本

明劉績撰劉績字用熙號蘆泉江夏人弘治進士官至鎮江知府所著有三禮圖六樂說管子補注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嘉靖戊子希玄子序末題希玄子書於寶賢堂考清朱彝尊經義考春秋類三十三著錄績所撰春秋左傳類解二十卷引曹溶曰劉氏左傳類解莆田洪珠為之序晉藩刻之於寶賢堂蓋即此本也其書都凡二十卷釐為二十有二類其目曰周魯宋杞陳滕薛齊紀晉號虞秦鄭許衛魯蔡吳越楚而以邾小邾附之魯邾附之衛又以凡例八風圖踰度分野圖杜預春秋序地譜世系列之卷首不入卷次體例畧同於元沙鹿齋履謙春秋諸國統紀惟齊氏之書以經文為主是編則並經傳中事類而析之以國為綱以年為緯各國之前並依經傳子史撮其興亡大畧以為之叙又經文及左氏傳之後間亦附以公穀二傳其經傳詞旨有未暢者則採先儒議論以為之解按春秋者古史記之通稱也至於春秋一經則聖人統諸國之史而作以同會異以一統萬之書也而後世說經者迷於一字褒貶之說惟以日月名字人爵等為褒貶而培擊左氏謂於經義毫無發明不知有事蹟而後有是非有是非而後有褒貶若但據書字為

褒貶則其所以褒貶之故又豈能研究而知之手是編獨能不承陋襲故力掃先儒拘例之失大旨謂理在人心而事本紀載得事之真而是非自分故專以釋事為主又不盡廢其義可謂善治春秋者矣

敬信錄四卷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寫刻本

不著纂輯者姓氏編首有乾隆己丑尹繼善乾隆十四年許雲鵬乾隆十六年許雲鵬及許寶善序編末有乾隆庚戌李奉翰跋考乾隆十四年許雲鵬初刊原序云閩中嚴仲文持具區周鼎臣所輯敬信錄一冊索序於余則其書蓋周鼎臣所輯又考編末敬信錄靈驗云嚴晚香閩人也僑居南橋鎮乾隆十四年春洞庭東山周鼎臣寓鎮適見感應篇陰陽文靈驗記等篇不覺心動發願彙集刊送因托晚香採輯晚香為之損益參訂萃而成集即題其編曰敬信錄是其書之纂輯雖創議於鼎臣至於採輯參訂則定出於晚香之手蓋始事於乾隆十四年己巳之春至是年冬而剞劂告竣按鼎臣具區人晚香字仲文閩人始末皆未詳又考乾隆庚戌李奉翰跋云敬信錄為具區周鼎臣所輯一刻於閩中嚴仲文再刻於心耕周氏雲章余於巡防之暇開卷莊誦見其字跡漫漶而前後次第未能盡一爰別類分章使各有條理並增刻數種付諸梨棗則此本蓋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奉翰所重編者也其書都凡四卷以太上感應篇冠首繼以帝君訓勸持誦感應篇文感應篇讀法纂要感應篇致福靈驗記準提神咒白衣大士咒文昌帝君本願真經文昌帝

君陰陽文陰陽文靈驗記文昌帝君勸孝文文昌帝君孝經唐
王中書勸孝歌明王文恪公原跋文昌帝君救劫寶章文昌帝
君救世文文昌帝君聖願十戒文昌帝君教字紙文惜字真詮
惜字十八戒文昌帝君戒淫文鍾離仙祖戒淫歌趙石麟先生
戒淫十八律過淫說文昌帝君功過格序太微仙君功過格文
昌帝君焦窗十則東嶽大帝回生寶訓圓明斗帝勸世文元天
上帝金科玉律元天上帝勸世格言關聖帝君覺世真經魏元
君勸世文純陽祖師延壽育子歌蓮池大師放生文蓮池大師
戒殺文呂叔簡先生居官刑戒袁了凡先生立命篇俞淨意公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過竈神記救竈篇戒口孽文戒賭十條勸戒溺女言損子墮胎
異報格言偶錄救五絕良方經驗救急方印施教信錄靈驗記
總計所錄都凡四十有六種視鼎臣原本僅輯錄太上感應篇
陰陽文功過格等八種者所增益已數倍又別有重編凡例目
次列之編首不入卷次今核其所輯皆先賢寶訓意在推闡福
善禍淫因果報應之理以教人正心修身專心向善大旨尚稱
近正惜其所輯錄雖較舊本為富然務在求博未免失於別擇
或真偽莫辨如文昌帝君教字紙文關聖帝君覺世真經之類
不惟皆後人贗作且亦非元明以前之舊籍或昧於源流如其

所輯既皆為道教經訓乃又以白衣大士咒等釋教經咒摭雜
其間未免昧於學術之源流然二氏之書多出偽託道流之作
尤多因襲佛說則其體例之龐雜亦不必過責且道家雖以鍊
養服食為重然不積德行善則不能為真仙此意抱朴子既已
言之至於感應篇陰陽文功過格諸書亦皆本斯意是編摭拾
宋元以來此種著書合為一編以明示因果報應之理合而觀
之則於道教之道德思想亦可以見其概畧是則周李二氏纂
輯之功亦未可沒正不必以其體例無漫而廢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老子道德經訂注二卷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刊本

清黃文蓮撰。文蓮字芳亭，上海人。是編前有乾隆庚子文蓮自序，知其書定成於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下距五十二年丁未刊行之時，已七年矣。其書都凡上下二卷，釐為八十有一章，蓋從河上公注本也。惟各章標題皆文蓮所改訂，不盡與河上公注本相同。其書大旨以五千言之說見於史記，然今世所傳已非其舊，寔出於漢人之采摭，蓋書經秦火之後，方策散佚，學者習知五千言之數，而網求不得，乃雜取其近似者以附益之。故今傳老子或彼此重複，前後淆雜，或支離淺薄，真偽莫辨。八十一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章之目，雖出於河上公注本，惟唐劉知幾已稱老子無河上公注。其他注家如傅氏徐氏之說，雖載漢書，亦不可得見。僅晉王弼注本猶存於今，然牽合上下篇以為注，亦不足以言老子之直義。文蓮深慨於經文之淆亂，與注家之失真也，因取經中淺薄支離之詞，畧為刪節，復於王氏以來注家之言，重加商訂，故以老子道德經訂注名其書。大抵首錄經文，次則訂正諸家注釋。如經文有淆亂之處，則更於其下加以辨正，而以刪訂原文附之其下。今考其書詮釋經義，大旨以道德分釋，故言老子者上下篇言道德各有宗主，不知道德二字其義固殊，然合而

言之，則其義寔相成。文蓮必謂其各有宗主，而以道德為絕然

不同之二義，則未免過矣。又注中多喜牽合儒說，如知劉氏取佛氏不壞不滅之說以解常道常名兩常字之非，而不知其以中庸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解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二句之失，是嚴於責人而疏於責己也。又其論今傳老子之非舊本及河上公注本分章之不足信，固頗具卓識。然其書分上下篇為八十一章，則仍從河上公注本而於舊本分章之失，如第二十章首句絕學無憂與前章末數句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為同等之排句，則絕學無憂當屬十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九章之末之類，皆無所辨正。且其刪訂經文亦往往失之臆度，是雖知舊本之失真，然以言訂正則考証之功寔有未逮也。

列子通義六卷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刊本

明朱得之撰得之字本思號近齋靖江人貢為江西新城丞邑人稱之從學於王守仁其學頗近於老氏有參玄三語莊子通義宵練匣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嘉靖甲子得之自序知其書寔成於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全書都凡六卷卷為一篇其目曰天瑞篇第一黃帝篇第二周穆王篇第三仲尼篇第四湯問篇第五力命篇第六又於各篇之下別分若干章舉原書文句以為標題而以劉向校上奏列子評通義目錄列之篇首不入卷次按漢志道家著錄列子八篇世傳張湛注本亦同是編篇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目大體同於漢志惟闕楊朱說符兩篇考其目錄則首尾完具不似闕佚不知何以於此兩篇獨不加注釋若謂因劉向有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不似一家之書之說故闕而不注則穆王湯命等篇子政亦有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之疑何以得之又存而注之意者或當時僅成六篇未及成書耶又考列子一書唐柳宗元已辨其偽至於晉張湛之注後人尤多疑之得之自序亦稱列在莊前故莊內篇多引其事即曰世無孔丘則其世之相後遠矣書不出於禦寇此亦一証夫禦寇者聖哲之徒也據籍所載義有未純故愚謂非列子自為也學者誠有得於言意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之表而法其為已知幾之功則世之先後與其言之所從出自不屑於多辯矣是謂列子之作雖不出於禦寇然亦多有精義要在學者之慎擇而取之稽其持論頗稱近理至於其書大抵於各章之後為作通義并加旁注以詳釋之今核其所注類皆名物則多仍其舊訓詰則多贅以自得之見大旨在自抒會心融會貫通領要標新往往能得言外之旨惟其間亦多自矜神解橫生揣度之處如篇首子列子居鄭國四十年傍注釋圖為業不知鄭國地名不當分訓又如將嫁於衛通義云女適夫家為嫁嫁則以彼為家故曰往無反期也不知郭璞引方言曰自可議矣

莊子解三十三卷

同治四年乙丑
刊船山遺書本

清王夫之撰。子啟增注。夫之有老子衍一卷。已著錄。是編為船山遺書第四十種。編首有康熙間王天泰序。及康熙己丑董思捷序。知其書建成於康熙初年。至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夫之卒後。其子啟始增加音註。以付剞劂。其書都凡三十有三卷。卷為一篇。大抵各篇皆首列通篇大旨。然後分段為解。至於其子啟所加音註。則用小字雙行。夾注於原文之下。間或別標增注二字。以別於父書。按漢書藝文志著錄莊子五十二篇。今所存者。惟三十有三篇。分為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其間支離淺薄。多後人依託之作。僅內篇差為可信。是編於外雜各篇。俱能辨其真贋。若讓王說劍。盜跖。漁父四篇。自坡公以來。皆以為偽者。固無論矣。他如論外篇云。外篇非莊子之書。蓋為莊子之學者。欲引伸之。而見之弗逮。求肖而不能也。以內篇參觀之。則灼然辨矣。內篇雖參差旁引。而意皆連屬。外篇則踏駁而不續。又如論列禦寇篇云。人心險於山川。一段。往往雜見他書。蓋申韓之流。苛察纖詭之說。與莊子之旨。顯相抵牾。凡其所論。皆頗稱有當。故書中後人偽作之。顯然可証。或與莊氏之說前後抵牾者。胥不置釋。其足與內篇相發明者。則雖為贋作。亦加詮釋。以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資參考。至其所詮釋。天旨主於言簡理該。涵泳本文。疏通大意。其子啟所增音註。亦頗知推求古義。明白簡當。讀莊書者。定可以資為參覽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資參考。至其所詮釋。天旨主於言簡理該。涵泳本文。疏通大意。其子啟所增音註。亦頗知推求古義。明白簡當。讀莊書者。定可以資為參覽焉。

讀莊子法不分卷 昭代叢書本

清林雲銘撰雲銘字西仲晉江人順治進士官徽州府通判所撰有莊子因抱奎樓集吳山穀音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張潮序末有張潮跋其書不分卷首為總論一篇次為襟說二十有六條大旨與所撰莊子因相輔而行意在示人以讀莊之法按漢書藝文志著錄莊子五十二篇今所存者惟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都凡三十有三篇雲銘論讀莊之法首辨定各篇真偽謂篇之有內有外有雜皆出於世俗非當日著書本意內七篇為莊子所手定者外篇雜篇乃後人取莊子雜著而編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次之者又謂讓王盜跖說劍漁父義無所屬而多疵昔人謂為昧者勦入非虛語也天下一篇則後人訂莊者所作是全書之後序耳其說皆頗稱有見惟其以內七篇是有題目之文為莊子所定外篇雜篇各取篇首兩字名篇是無題目之文乃後人編次則未免失考蓋古文作文大抵先有文而後名篇故群經及先秦諸子多取篇中一二字以名篇不足據有題無題以証其是否出於莊子之手也其襟說一篇備述莊子體例及讀莊之法大旨謂莊子另是一種學問與老子同而異與孔子異而同雖反覆數十萬言要其指歸不外齊死生輕仁義黜聰明後

人或以老解或以儒解或以禪解皆牽強無當不如選以莊子解之於同處而求其異於分處而求其合自有得於語言文字之外其說尤深具卓識歛縣張潮跋稱其運斤成風恣中肯綮不獨為讀莊子之法且可為讀一切書之法者非虛譽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西華仙錄不分卷 昭代叢書本

清王言撰。言字慎旃，錢塘人。韶年好學，博極羣書，年才終貢，即以著述為事。歛縣張潮稱其有老師宿儒所不逮者。是編前有張潮序及王氏自序，末有仁和項杰及張潮跋。據王氏自序云：新安張松如先生放劉向之傳列仙，凡以女身證仙道者亦采七十二人，名曰龜臺琬矣。循覽之下，不知身之在塵世也。偶翻載籍，後簡得三十六人，具列於左。則其書之作，蓋以補張氏所未備。猶神仙傳之有續傳也。按松如為張潮之祖，所著龜臺琬矣，刻在檀几叢書中。潮以王氏是編足補其祖之所不逮，因取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其書刻入昭代叢書焉。其書不分卷，載歷代女仙三十有六人。曰紫微夫人、九華安妃、靈昭夫人、明星玉女、太陰女、王觀香、二魚、李真多、周爰友、韓太華、張微子、傅禮和、劉春龍、郭芍藥、趙素臺、黃景華、張桃枝、趙愛兒、王魯連、郭叔香、孫寒華、李美子、魏存華、薛鍊師、茶姥、鮑姑、徐仙姑、盧眉娘、張仙姑、戚元符、蔡女、仙曹生女、班孟書仙、楊正見。大抵始於周秦，下迄李唐。凡張書之所不載者，胥旁搜遠輯，以補其未備。按神仙家說自昔有所謂西王母者，相傳為女仙首。與宋王公同掌仙班，於是女仙之多，乃不可勝紀。是編廣搜載籍，取歷代女仙事蹟，綴飾成書，雖其中

附會傳聞，亦所不免。然大體皆言之有據，不盡鑿空之談。纂輯之勤，誠有足多。惟其所載諸女仙，大致皆不出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所紀。豈王氏未見其書，而為此屋下之屋耶？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五經繫圖知左傳說不分卷 原刊本

清梁惠霖撰惠霖字可孫江都人始末未詳是編本名五經繫圖知經說則其所論初不限於左傳惟其他各經皆未見傳本意者或當時僅以左傳付之剽剽其他各經殆未及梓行歟其書不分卷亦不載經文但有所論說者則分別條錄之亦不加標題蓋惠霖讀書時札記之作也今核其所論多推求經傳字義於事實義例皆不甚闡發其間詮釋經傳中所用虛字頗能原本訓詁比較研究以求其確解如宣公十二年晉師救鄭傳內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

五經繫圖

卷 部

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寔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教蚺冒筆路藍縷以啟山林惠霖云霖玩文義似應照下句訓之以若教蚺冒于字作以字解文理才順而訓之不可為句乃傳於之字句絕杜注于字照爾雅訓作曰不知爾雅即于專越之意不作言詞解也若以于專越字加於民生之不易上斯為不詞即作言詞講亦不作之考聘禮聘在聘于聘註于當讀曰為言應視賓之禮而為之聘也又儀禮士冠禮宜之于假註于猶為也宜之見為大矣玉篇曰以為也詩瞻印曰天何以刺言天河

為刺也凡經傳言何以若此者皆言何為若此也據此于可以訓為以又訓為則于即可訓以也按于於二字古籍中多用作以字解如韓非子解老篇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於老子作以又書克典舜讓於德弗嗣盤庚歷告爾百姓于朕志康誥惟予茲不于我政人得罪于皆訓為以惠霖之說殊為有見又如謂僖公二十一年濟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洊也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僖公二十二年傳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報焉成公二年傳若知不能則如勿出今既過矣不如戰也昭公十三年傳二三子若能死七

五經繫圖

卷 部

則如達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六則字下似少一不字故曰霖按如即不如齊人語也出公羊隱公元年傳其說亦頗稱精審惟其他推闡經義之處則多因襲前人緒論鮮有發明蓋札記之作大抵得失互見本不足語於著作之林也

增訂春秋世族源流圖考六卷道光三十年庚戌刊本

清常茂傑增訂茂傑字秋厓祥符人潛研經學元運於春秋三傳所著有春秋女譜一卷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道光二十年庚子茂傑自序知其書寔成於彼時後十年至道光三十年庚戌始以付剞劂也按春秋之世自王朝以至諸侯大夫得姓受氏各有源流其人之見於經傳者不可殫數漢唐學者雖有世本世譜之作惜久已湮沒不傳清泰州陳原耀據孔氏正義旁參載籍成春秋世族譜一卷刊本亦不多觀乾隆末浦陽吳九成著春秋集義復取以刊附卷末茂傑家又藏有寫本惟不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著撰人姓氏後得嘉慶溧水張氏刊本知其即從集義錄出但僅著張道緒輯而厚耀之名反削而不存初以是書或有两本或張氏本於厚耀原書有所增益後復得浦陽集義原刻始知寔為一本而深惜其中尚有舛錯且不免簡畧因重加校訂前後竭三四年之力始克成書釐為六卷篇目大抵悉依陳氏之舊惟舊本自周魯下迄吳越著世次者凡二十國餘皆總彙為小國諸侯名號是編則復摘出號虞唐紀鄧燕邲小邾胡沈蕭十有一國續編於吳越之下其有卿大夫可考者亦俱附之餘仍彙為小國諸侯名號及小國諸臣名氏總附於後更摘出其

例

以爵稱以人稱及僅以國名見於春秋者附之卷末至其體亦全襲舊本仿旁行斜上之例畫為圖表先叙其君王世系而附以卿大夫惟舊本斷自春秋始迄春秋末止不復詳其始末源流是編則每國先自其始封起遞書至入春秋乃於爵名外別加界才以識之迨春秋之後則仍書爵名不加界方蓋既以考其源流又可以使審主無混淆之慮故易名曰增訂春秋世族源流圖考以示其體例之畧異於舊本也今考其書於春秋世族旁引曲證蒐羅頗稱該洽又其於舊本訂補缺尤多所是正其刪削舊本之重複者如衛析朱鉏成子為公孫剌之子子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叔黑背之孫鄭公子堅為鄭襄公之子既列之本支而雜姓及公子系中又復收入之類其訂正舊本之錯入者如皇武子鄭卿也誤收於宋之襄公二十六年晉成茅氏杜註茅氏戚東都此衛之地名也而誤以為人名之類凡此之類考訂皆極詳審足正舊本之失按乾隆中顧棟高作春秋大事年表有世系表二卷義例與此書畧同陳氏未見其書故兩書考証互有異同茂傑生道光之世當已及見其書取其善者以校訂陳書宜其多中肯綮然詳其書中所載如增訂無世次可考者各條亦多顧書之所不載者此則不獨有功於陳氏且亦足補顧

書之闕遺也。

春秋列國輯畧不分卷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刊本

清王文源撰。文源有春秋世族輯畧二卷，已著錄。是編戊戌四月，文源原跋及道光二十五年子槐廣跋，按戊戌為乾隆四十三年，知其書實成於彼時。又據其子槐廣跋云：先君子夢園性耽左氏，暇成列國世族譜畧，及百有二十四國輯畧，手自鈔錄，廣受而讀之，無力付梓。道光壬寅夏，吳夷冠據徒邑，廣倉皇出走，未及携帶遺書，歸里日，遍檢無存。茲世好陳少林三兄偶於市中獲睹此書，購歸，欲公同好，則是本蓋道光二十五年乙巳與春秋世族輯畧同為陳世珍之所校刊，少林者世珍之字也。

其書不分卷，依經傳前後備載春秋列國，而以有清州縣定其疆域，按世傳宋蘇軾春秋列國指掌圖說謂春秋之世見於經傳者總一百二十四國，文源以悉數其所列諸國，定止一百二十有一，其間闕畧既多，先後亦無次序，又郭鶴郝柏謫桓誤國，多注者之誤，必非坡公原本，因從注疏中重加採輯，以為是編。考春秋列國指掌圖說之為後人贗作，而非東坡之書，學者考証久成定識，文源謂其非坡公原本，猶棄不從，殊為有見。其於春秋列國搜採臚列，亦頗稱該洽，惟今考其書，編首題春秋一百二十四國輯畧，然悉數其所列諸國，則定為一百五十有四。

國未知於意何取。又其間臚列諸國亦不免疏漏。如以隱元年傳太叔出奔共國。又以莊二十四年經郭公為郭國之公。不知陸氏釋文云。共地名。莊二十四年亦歸于曹郭公。公羊連六字為句。釋文郭音號。考戰國策郭君注云。古文言號也。穀梁昭元會于郭。左作號。是共為地名。而非國名。郭為號之異文。傳注皆有明証。文源並以為國。是疏於考証矣。又乾隆間顧棟高作春秋大事年表。有爵姓存滅表一篇。義例與此相近。而考訂互有詳畧。顧氏大事表中。有亳。百濮。留吁。鐸辰等數國。是編皆闕而不載。是則未免失之於陋也。至其據有清州縣以定諸國疆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亦大體無誤。惟於賈不注有清州縣。考顧氏大事表云。今陝西同州府蒲城縣西南十八里有賈城。又謂弦為河南光州光山縣。按杜注云。在弋陽縣東南。今河南汝寧府光州西南有弦城。湖廣黃州府蘄水縣有軟縣故城。皆魏晉時弋陽郡境。考蘄水縣距光州四五百里。軟縣疆界豈得如此之廣。顧氏大事表云。蘄水縣西北四十里有軟縣古城。為弦國地。又河南光州西南有弦城。蓋因光山縣西南有僞置軟縣故城而誤。是亦文源考証所未及也。

春秋世族輯略二卷。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刊本。

清王文源撰。文源字夢園。丹徒人。乾隆四十四年己亥恩科孝廉。性耽左氏。尤工小楷。入晉人室。著有列國輯畧。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楊文鼎張金陳世珍三人序。編末有乾隆庚子文源自跋。據文鼎序云。王況居書語於鼎曰。予先君子夢園公。著有春秋世族輯畧二卷。釐定十餘載。手自鈔錄。將付梓以問世。道光壬寅。徒邑被夷禍。藏書家多散亡。鼎詢及是書。況居輒唏噓不置。然無如何也。陳生世珍好積書。尤酷嗜左氏。甲辰冬。覲得此書。校讎再四。剞劂而成。書則其書。定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成於乾隆四十五年庚子。未及梓行。而文源已卒。中經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之亂。稿復散失。二十四年甲辰。陳世珍購得其稿。始重加校讎。梓而行之。其書都凡上下二卷。稿其體例。大抵皆因循秦州陳厚耀春秋世族譜。仿旁行斜上之例。首周世次。國而以周之卿族附後。次魯。次衛。次晉。次虞。次虢。次蔡。次滕。次曹。次北燕。次鄭。次宋。次陳。次杞。次齊。次紀。次薛。次秦。次邾。次小邾。次許。次莒。次吳。次楚。次越。皆先叙其君王世系。次及其卿族。而以興廢說冠於各篇之首。其有考證。則列之書眉。按古之世族。莫繁於春秋。晉杜預既為左氏集解。又別據世本作世族譜。以

詳其世次惜其書自宋以來湮沒不見文源因從注疏中詳為採輯旁參國語國策公穀檀弓史記漢書及胡氏林氏諸傳注縱橫檢校各為之譜更取泰州陳厚耀春秋世族譜重為增訂以成是編今核其書臚採詳洽考據確核其中有足正杜氏之失補左氏之未備者又於陳氏臆斷之處亦多所釐定難以校陳氏之書詳畧互有不同然合而觀之則春秋世族之學庶幾乎可以大備矣

春秋女譜不分卷道光三十年庚戌刊本

清常茂傑撰茂傑字秋厓祥符人所著有增訂世族源流圖考六卷已著錄是編前有道光二十年庚子茂傑自序知其書寔成於彼時下距道光三十年庚戌刊行之時已十年矣先是茂傑既病泰州陳厚耀所撰春秋世族譜之疏陋爰重為增訂成春秋世族源流圖考六卷旁引曲證廣加蒐羅以期其詳備矣繼思各國既有譜系其王后及諸侯之夫人妃妻子女與夫各國諸臣之若妻若妾若子女旁及姊妹舅甥姻婭之屬若無譜以維繫之亦不免仍有遺畧爰復加蒐輯為是編其書不分

卷大體仍倣春秋世族源流圖考之例首周之王后而以周之王女附後次魯次晉次衛次鄭次齊次宋次楚次秦次陳次蔡次杞次紀次息次芮次許次鄭次小邾次邾次郕次邾次江次徐次邾次潞次附以曹賈吳皆先叙其君王之夫人妃妻子女而附以卿大夫之妻妾子女其偶見經傳而無名氏可稽或因人因地因事以為名者則曰各國無名雜婦女另為一篇仍分國按年編次附之書末今考其書搜採既極該洽分國編年為次條理亦頗稱謹嚴其於經傳所存虛名而無可考證者如桓六年子同生公與文姜命名之宗婦襄二年齊如魯送齊

姜葬之宗婦莊十二年陳使飲南宮萬酒之婦人成二年晉三子弔衛穆公哭於門內之婦人襄二十三年華范宣子如公宮之二婦人襄十一年鄭貽晉之女樂若此之類胥從積案又如之有仍氏女元妻為樂正后夔所娶之類雖確有其人然非春秋之時者亦概不濫入諸如此類凡所處置尤犁然有當於人心按茂條既增訂陳厚耀春秋世族譜惟彼書於各國世系及經傳所載卿大夫之祇稱官爵與字者叙次較詳其於王后及諸侯卿大夫妃妻子女則概附闕如是編之作正足補其闕漏於王后及諸侯卿大夫之夫人妃妻子女志願採無遺讀春秋者

合此二書互相參証則春秋世族之學幾乎備矣

左傳分國紀事本末十六卷 東方圖書館藏傳鈔本

清張問達撰問達字天民江都人所著有易經辨疑七卷四庫已著錄考康熙己未廣平莫如錫序其易經辨疑稱問達得力於陽明良知之學故其書黜數索理而談理一歸之於心則問達亦康熙間人是編未見刻本此本現藏東方圖書館竹紙黑欄每半頁九行行二十三字小字雙行字數同鈔寫工整第一卷前十餘頁雖有朱墨圈點然其他各卷皆不加句讀於書中謬誤亦不加校正疑當為問達同時人據原稿傳鈔而未經校正者也其書都凡十有六卷大抵倣宋袁樞通鑑紀事本末之體以春秋左氏傳文分國類聚每事為一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詳叙其始終首周天王傳次魯傳次鄭傳次衛傳次齊傳次宋傳次晉傳次秦傳次楚傳次吳傳次陳傳次鄭傳次莒傳次許傳次曹傳各傳之下復取其事類析為若干子目以事為綱以年為緯排比次序各以類從使節目相承首尾完具又於各傳之後間或畧附短論此外於各篇所引傳文之下間亦摺拾前人議論或自行已見以為之注解如魯傳隱公攝位篇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下注云禮諸侯不再娶惠公請於天王娶仲子故以桓為嫡仲子為夫人

又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句下注云隱公繼室之子以補祥之故
追成父志為桓少立為太子帥國人奉之又如歸昭篇冬十月
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句下注云隱攝位不敢為喪主又衛侯
來會葬句下注云諸侯會葬非禮也或以詮釋傳義或以發明
春秋褒貶之旨蓋類聚其事蹟又不廢夫子筆削之義也今考
其書節目詳具端緒分明誠有裨於學者雖其體例與宋章沖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畧同惟左氏之傳春秋或先經以始事
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絲牽繩貫脉終
潛通章書但依袁氏通鑑紀事本末稟集事類變經義以為史
裁於筆削之旨渺不相涉是編則於各事之中各存其義例於
經義史裁兩無偏廢是其所以異於袁氏而終不失為治經之
書也雖其間推闡經義亦往往憑私臆斷於春秋本旨未能盡
愜如前引隱公攝位篇既謂諸侯禮不再娶惠公請於天王娶
仲子故以桓為嫡矣又謂隱公以補祥之故追成父志故立桓
為太子是於經傳開篇已不免兩歧其說其他更無足論是則
白璧微瑕不得不以責賢者也

左湮類紀一卷 鶴壽堂叢書本
清王士禛撰士禛有春秋世族譜補正一卷左傳同名彙紀一
卷左女類紀一卷已著錄是編蓋其所刻鶴壽堂叢書第十六
種也考高郵張曾勣之序春秋世族譜云後附左湮類紀列國
有今郡縣考凡此皆李氏有志未逮之事存目無書望溪悉補
其缺按乾隆間泰州陳厚耀撰春秋世族譜一卷實應李蝶園
為之考訂士禛讀李氏書仍以為未備因重加考証成春秋世
族譜補正一卷又繼其有志未逮之業而作是編則其書之成
當與春秋世族譜補正及左傳同名彙紀等書同在光緒二十
三年丁酉之前矣全書都為一卷釐為二十有二類凡父取子
婦三條子娶父妾五條君淫臣妾二條臣通國母七條叔淫姪
媳二條姪報叔妃一條兄弟爭室一條兄奪弟室一條弟因兄
室一條主婦通家臣三條同姓通倫二條敵國肆虐二條易內
一條通室一條爭宮一條老淫一條奪二條淫三條爭一條奔
二條欲三條讓一條總計所紀都凡四十有六條於左氏所載
當時諸侯卿大夫淫亂之事搜採畧備各類皆不載傳文僅標
舉事要而註某公某年於其下雖分門類紀亦足以發比事屬
辭之旨然分類至二十有二未免割裂繁碎猶難尋檢又耳目

之前亦不免遺漏如桓公元年傳云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又二年傳云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若此之類是編乃缺而不載是則搜採之功猶有未逮矣

周末列國有今郡縣考一卷補一卷 鶴壽堂叢書本

清閔麟嗣撰王士濂補輯麟嗣字寄遠歙縣人始末未詳士濂有春秋世族譜補正一卷已著錄是編亦士濂所列鶴壽堂叢書之一種也考高郵張曾勣序春秋世族譜補正云後附左淫類紀列國有今郡縣考凡此皆李氏有志未逮存目無書望溪悉補其缺則麟嗣殆士濂同時人其書蓋與左淫類紀同為補世族譜之所未備者又考張序作於光緒二十三年則其書之成當已在光緒丁酉之後矣其書都凡二卷首為麟嗣列國有今郡縣考一卷次為士濂補考一卷今考麟嗣原書其所考訂

都凡十有五國曰周曰魯曰晉曰衛曰燕曰鄭曰吳曰齊曰楚曰越曰宋曰韓曰趙曰魏曰秦皆先言其封域分野及國都所在然後以其所有今郡縣繫之於下大抵以春秋為主而下推至於戰國之末故以周末列國有今郡縣考名其書士濂以其於諸小國往往失於考核因以暇日詳為補輯稽其所補者都凡九國曰蔡曰曹曰滕曰杞曰陳曰薛曰邾小邾曰許體例一仍麟嗣之舊合觀閔王二氏之書分別部居既釐然不紊搜攷考訂亦尚稱詳審惟其間脫漏之處亦所不免如邢姬姓侯國杜注在廣平襄國縣清直隸順德府邢台縣西南襄國故城即

其地又如號姬姓公爵杜注滎陽縣北為東號叔所封後并於鄭有故城在河南開封府汜水縣東十里近滎陽界又西號國清河南府陝州地若此之類不可悉數是耳目之前亦不免疏畧至於其書雖以司末名編然核其宗旨終為治左氏之書而作且張氏春秋世族譜補正序明謂其書之作為補世族譜之未備故以列之春秋類焉

左國志事不分卷 東方圖書館藏原稿本

清楊一崑撰一崑字無怪天津人自弱冠教書歷三十餘年於載記周禮爾雅儀禮等書皆有刪本所著有教書積德法及是編行於世是編現藏東方圖書館竹紙無格每半頁九行行二十五字小字雙行字數同字體工整並有朱筆圈點又首頁粘有紅紙籤條云丙戌十月初十日止十一月二十五日讀完十二月十五日溫熟按編首有嘉慶十年一崑自序則丙戌當為道光六年上距嘉慶十年乙丑不過二十年此本或即一崑當時授徒原稿歟據一崑自序云五經三傳讀書者之骨也讀書而不讀經傳第以朱注為讀書者之骨讀畢朱注遂有事於時文微論其其時文必不能工亦為無通日也是其書之作蓋有感於當時學者之但知有朱注而置左傳國語於高閣也因節取內外傳之文分類排比以為是編其書不分卷惟分國紀事釐為九篇首魯次齊次楚次吳越次鄭次宋次周次衛次晉秦皆先載各國年譜然後以事系年附之其後而以凡例提要列之編首今考其書體例與齊履謙春秋諸國統紀劉績春秋左傳類解等書畧近惟齊劉二氏之書皆以經傳為主且分載全文不加刪節是編則於經傳之外兼取國語中事類而行之以

國為綱以年為緯又多所刪節不盡錄全文雖紀事皆以左事為主頗能掃前人穿鑿附會之習然割裂分配既多失當又於經傳任意刪節往往失其聯絡蓋村塾課讀之本非有意於闡發經義者也

左女棠記一卷 鶴壽堂叢書本

清王士禛撰士禛字望溪高郵人生平儲書極富刊有鶴壽堂叢書三十餘卷皆撰學家經史考訂之作士禛自著亦附焉是編即鶴壽堂叢書第十五種也按張曾勅序士禛考証春秋世族譜云增出婦女一門後附左淫類紀列國有今郡縣考凡此皆李氏有志未逮之事存目無書望溪惠補其缺又是編編首有士禛題識云世族譜盡紀男不紀女得無略乎暇日倣其例分而次之則其書之作蓋所以補泰州陳氏齊應李氏春秋世族譜之缺遺也又考張序作於光緒二十三年則其書之成當

已在光緒丁酉之前矣其書都為一卷大體因循陳氏世族譜之例首周之后妃王女而以周之雜婦人附後次魯次晉次衛次鄭次齊次宋次楚次秦次陳次蔡次曹次莒次杞次許次邾次諸小國皆先叙諸侯之夫人妃妻子女次卿大夫之妻妻子女而以雜婦人附焉凡其所紀皆以見於經傳之先後為次女子皆以夫家為主其未嫁者則屬母家又經傳所引春秋以前列女概不濫入體例謹嚴搜採該洽誠足補陳氏世族譜之缺遺惟智者千慮不免一失故其間疏陋之處亦所不免如魯文姜莊公二十一年薨又季公鳥妻季妣使扶已示秦邁之妻譜

公若者。已昭公二十五年。若此之類。是編皆缺而不載。未免白璧之微瑕矣。

左傳同名彙紀一卷 鶴壽堂叢書本

清王士禛撰。士禛有春秋世族譜補正一卷。已著錄。是編蓋其所刻鶴壽堂叢書第十四種也。按光緒二十三年。士禛同里張曾勣序春秋世族譜補正云。凡李氏有志未逮之事。望溪悉補其缺。則是編之作。蓋所以補泰州陳厚耀春秋世族譜及寶應李蝶園世族譜考訂之未備。與世族譜補正左女彙紀等書同成於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之前者也。其書都為一卷。按春秋左氏傳於列國君臣名字。或以地。以官。以祖父。或名之字之。諡之。往往隨筆載紀。不一其稱。多者或至四五。前後互易。紛錯並出。

又或同名而易人。輾轉糾結。時多譌錯。始學之士。輒病其紛紜。是以往昔學者。多類聚而繫之。使無錯惑。焦氏經籍志有春秋宗族名氏譜五卷。春秋諡族譜一卷。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春秋名字異同錄五卷。皆所以釋名氏也。惜今所存者。惟歸一圖二卷。又明劉城有左傳人錄一卷。是編之作。意亦畧同。惟彼書主旨在類聚經傳異名。是編則集經傳同名者。類而聚之。凡同名者一百八十五條。同名而年代有疑者三條。男女同稱者三條。名字並同者四條。官名並同者一條。都凡一百九十有六條。各條皆先列共同之名字。然後以同名者分紀其下。而各注其

所見之年惟單名皆缺而不載又謚法如文武宣昭之類亦不
濫入體例謹嚴搜採該洽雖子南條下引國語楚語四陳夏徵
舒未免於例不純然千慮一失智者不免則纂輯之偶疏亦不
足為是編病也

春秋左氏傳注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後漢許淑撰清馬國翰輯佚唐孔穎達春秋左氏傳正義云許
惠卿名淑魏郡人按范曄後漢書范升傳云建武四年升與韓
歆及大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辨難知其累官至大中大夫考杜
預春秋左氏傳序云劉子駿剏通大義曹景伯父子許惠卿皆
先儒之美者也又考唐陸德明釋文叙錄云太中大夫許淑注
解左氏傳惟其書隋唐志皆不見著錄釋文雖載其書亦不詳
其卷數則其書之佚久矣是編蓋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本僅
據孔氏正義輯錄六則勒為一卷稽其所論大抵皆與劉歆曹

達之說畧同杜預春秋左氏傳序謂其大體轉相祖述者非虛
語也按後漢書范升傳云時尚書令韓歆上書欲為費氏易左
氏春秋立博士建武四年升與韓歆及大中大夫許淑等互相
辨難又續漢書律曆志云建武八年太中大夫許淑等上書言
曆不正宜當改更則許氏蓋長於春秋曆數之學與鄭少精賈
元伯為同輩且亦及見劉歆宜乎其注解春秋左氏傳多與劉
賈相同漢儒治經皆篤守師法於此而蓋信又以此是編所輯各
條校之杜注知杜於許氏之說多不從者惟昭公七年經登齊
平孔氏正義引許惠卿說以為與賈齊平則杜氏從之是則輯

本無多、雖不足以見許書之全豹、亦足以考見古人學術之淵源焉。

春秋世族譜補鈔一卷 嘉慶五年庚申刊本

清葉蘭撰。蘭字琪園，聊城人。是編附刻於秦州陳厚耀春秋世族譜之後。編首有陳氏原序及嘉慶五年葉氏自序。按其自序云：江南陳曙峯先生精於算術，所著春秋長歷十卷，外此有世族譜一書。原本正義，傍及他書，句稽排比，較如例眉，尤稱精核。惜南北流傳甚鮮，亟揭帑刻，成用廣流布。至補鈔一卷，則蘭讀左之暇，隨筆纂輯，則其書實葉氏請左雜記，蓋所以補陳氏世族譜之缺遺也。其書都為一卷，稽其所補，都凡二類：一曰王朝列國后妃諸婦，一曰重名。按陳氏世族譜紀男不紀女，凡王朝

列國后妃諸婦皆缺而不載。葉氏因讀左之暇，仿其體例為之補輯，首為周后妃，而以司之諸婦附之。其後次魯、次晉、次齊、次秦、次楚、次宋、次衛、次鄭、次陳、次蔡、次杞、次莒、次許、次邾、次小邾、次雜小國，皆先叙其妃妾，而以諸婦附焉。搜採排比，頗稱該洽。惟其間疏畧之處，亦所不免。如周后妃王姚、莊王姜、姚姓生子頹，見莊公十九年，是編乃不注其所見之年。又紀季姜始見於桓公八年，是編但作九年歸于京師。姜氏始見於襄公十二年，是編僅紀其襄十五年逆。又如魯諸婦，於臧昭伯內子昭公二十五年、公孫姑妻年女五年，見僖公季文子妻陳女六年，見文公皆缺而

不載若此之類不可悉數是則搜採猶有未司也至於重名一類則取傳中所紀同名者類而聚之稽其所輯都凡八十條按光緒間高郵王士禛撰左傳同名彙紀一卷與是編體例畧考其所輯左傳同名者都凡一百九十有六條已倍於是編則是編之疏漏尤不待言惟創始非易則其書之作亦未必無補於學書而是編與昔之考証焉

左氏奇說一卷 王崑山房輯佚本

後漢彭汪撰清馬國翰輯佚考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錄云汝南彭汪字仲博記先師奇說舊注又考唐孔穎達春秋序正義云中興以後陳元鄭眾賈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顏容之徒皆傳左氏春秋則汪蓋長於春秋左氏傳者與賈逵延篤許叔等殆為同輩學術淵源亦大抵畧同惟釋文叙錄僅謂其記先師奇說舊注正義亦但稱其傳左氏春秋至其書名卷數則兩家皆不著錄清朱彝尊經義考春秋類五著錄彭氏汪左氏奇說亦下標卷數惟引陸德明之說而注曰佚按朱氏之所著錄不過以釋文叙錄有記先師奇說一語因據以名其書非別有確據也又考其書隋唐兩志皆不見著則其佚已久是編蓋清馬國翰王崑山房輯本僅據孔氏春秋左氏傳正義輯錄二則勒為一卷一麟片爪既不足以規彭氏原書之面目且孔氏所引亦但著仲博之名而不標其書名馬氏乃據朱氏經義考臆斷之說不加考訂直以左氏奇說名其書未免疏於考証惟兩漢經師之說存者殊少是編輯錄彭氏之說雖僅二則且詳其所論於經義亦無關宏旨然魯殿靈光世之所珍輯錄成書亦足以聊存漢代經師之遺說於萬一是則馬氏搜輯之

功於學術亦未始無裨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緯史集傳四十卷 民國十三年甲子排印本

清陳省欽撰省欽字齊廷天台人同治四年乙丑進士後二年
出知將樂頗有政績平居憚心經史尤好春秋是編即其早年
治春秋之所作也編首有同治戊辰時貽吳棠同治七年儀徵
卞寶第二人序及同治六年丁卯省欽自序編末有民國十三
年其孫鍾祺後序據卞氏序云大令年未強仕叔是稿歷十稔
其用心可謂專壹用力可謂勤矣又據其孫鍾祺後序云此書
為王父齊廷公所著脫稿於同治乙丑不免表彰於海內者五
十餘年泉壤有知自當耿耿遂付手民印而行之則其書蓋創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始於清咸豐初而脫稿於同治四年乙丑又五十餘年至民國
十三年甲子其孫鍾祺始以付手民印行於世全書都凡四十
卷首附條例不入卷次大旨以春秋為魯史記後世雖列在六
經而實東史學固原本三傳疏解其義以經文為經更取漢魏
以後諸史擬其事依經文而類次之以為緯又或自抒己見以
為論斷如春秋重體元則以諸史紀元之說緯之春秋尊周室
大一統則以諸史正統之說緯之春秋討亂臣賊子則以諸史
逆謀反間正法伏誅之說緯之春秋無義戰凡書侵書伐書襲
書某師師戰於某皆譏則以諸史紛爭攻闢之說緯之春秋疾

諸侯僭大夫張陪臣執國命則以諸史州郡割據藩鎮跋扈閭
寺左右竊弄威福之說緯之若此之類皆經緯相宣有條不紊
故名之曰春秋緯史集傳今考其書於正史之外更旁搜雜史
野乘自戰國秦漢魏晉六朝隋唐五代宋元金遼以迄有明皆
一一究其盛衰治亂之原稽其因革損益之故分別引入傳中
附之經文之下詳畧相因洪纖畢具纂輯之勤誠有足多按漢
董仲舒嘗以春秋決疑事劉向嘗以春秋談世務是編之作殆
師其意難以史緯經不作代異黨同紛紜謬戾之論然微引燕
漫拘於褒貶又往往蔓延於經義之外蓋與說經之體相去遠

詩說十二卷第九第十兩卷原闕道光八年戊子藝
芸書舍徵宋刊本

宋劉克撰克侯安人始末未詳按清阮元學經室外集據其自
序在紹定壬辰考訂克當為宋理宗時人其書宋史藝文志焦
氏經籍志及朱氏授經圖均未之載清朱彝尊經義考始著錄
之云崑山徐氏傳是樓有藏本乃宋時彫刻惜第二第九第十
卷都闕前有總說緒尾吳龍庵先生題識尚存又考阮氏學經
室外集知阮氏所進呈者即據徐氏殘本影鈔者也是編前有
道光八年戊子平江孫保安序紹定壬辰劉氏自序卷尾有淳
祐六年克子坦跋按保安序云汪闌原觀察家藏宋槧劉氏詩

說舊闕第二第九第十計三卷鈕君非石從嘉興錢君夢虛處
借得鈔本宋槧本所闕第二卷在馬闌原因出所藏舊本屬余
影寫一通以所借第二卷屬為仿宋本寫之重付梨棗則其書
蓋道光八年戊子汪士鍾以所藏宋刻從嘉興錢夢虛鈔本補
入第二卷屬保安仿宋寫刻者也全書都凡十有二卷其第九
第十兩卷原闕蓋仍有待延津之合焉考錢塘丁氏善本書室
藏有明鈔本其題識云今此本有汪魚亭藏閱書印非惟第二
卷不缺第九第十亦全則其書世間固猶存有全帙惜汪氏未
獲一見至其刻本終非完璧為遺憾耳又考克子坦跋云家君

所著詩說每篇條列諸家解而繫已意於後其所纂輯家數視
東萊詩記加詳若全以錢梓未易遽集且以家君已說與書說
對刊則其書固已非克之原本今考其書首列總說若干條大
抵皆通論全經以發其義例然後依三百篇舊次每篇以經文
總列於前而疏明其大旨於後按宋儒說詩廢小序者朱子也
尊古注者呂祖謙也克之學出於呂氏故其詮釋詩旨多宗法
呂氏家塾讀詩記間亦參以朱子集傳其說皆以意斷制凡其
詳言之者均有類於當時之經筵講義議論多而考證少殊不
足以成一家之學惟其間如鄭風大叔于田今本脫大字與唐
石經合之類亦足資參証且宋人解經之書散佚已多則是書
之存亦自有其足珍者也

詩傳注疏三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謝枋得撰清吳長元輯枋得字君直號疊山弋陽人寶祐進
士為人豪爽觀書五行俱下應吳潛辟團結民兵以扞饒信尋
應試建康語侵貴似道誣以鄉居不法請居興國軍咸淳中赦
歸德祐中以江東提刑知信州元兵東下信州不守乃變姓名
入唐石山已而賣卜建陽市惟取米屨委以錢謝不取宋亡居
閩中留夢炎荐之不起福建參政魏天祐強之而北至都遂不
食死年六十四門人私謚文節世稱疊山先生有文章軌範疊
山集行於世是編原本久佚宋志及焦氏經籍志皆不見著錄
清朱彝尊經義考雖載其目亦不著卷數且注云佚元人解詩
之書雖間有徵引然刪節詳畧亦各不同此本為清吳長元輯
本刻入知不足齋叢書第十一集中長元字麗輝仁和人是編
編首有乾隆辛丑長元序知其書蓋從永樂大典各韻所載元
人詩經纂注中輯錄一百六十四條又歷搜諸書採錄一百三
十七條總計所輯都凡三百有一條編為上中下三卷以其脫
甚多故祇標篇目不錄經文今考其書大抵意在發明詩旨不
以訓詁為能事是以議論多而考證少按枋得生板蕩之朝抱
黍離之痛說詩見志於小雅哀怨之什恒多所致意蓋有所為

而發其意固不盡在於注疏也。惟觀其疏詩義尚不失其本旨。如解皇父之不遺一老刺似道誤國之姦疏我四章之詳明。愷惻亦深有契於孔興觀群怨之旨。非空作議論者可比。朱氏經義考引陸元輔之言曰。疊山詩傳疏發明透暢。大全中所採頗多者。非虛譽也。

解

毛詩舒氏義疏一卷 王函山房輯佚書本

舊題舒援撰。不著時代。清馬國翰輯舒援始末未詳。亦不詳其時代。按隋書經籍志。經部詩類著錄毛詩義疏二十卷。亦僅題舒援撰。而不著其時代。惟序次在吳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之後。魏安豐王元延明毛詩詁府之前。則其時代當在晉宋間矣。又考唐孔穎達詩正義序云。近代為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又詩正義及禮正義引舒氏說詩之語。一作舒瑗。一作舒緩。一作舒緩。是援或作瑗。或作緩。或作緩。疑莫能定。按援瑗緩三字。皆音近形似。故自來傳寫不一。其稱舒瑗者。則又因瑗之形誤。

是亦猶漢人侯芭之或作侯色。或作侯色也。其書自唐志以下。皆不見著錄。則其佚已久。此本蓋清馬國翰輯本。據孔穎達詩正義輯錄二條。禮記正義輯錄一條。勒為一卷。雖於舒氏原書百不存一。然稽其釋小雅節南山人之齊聖飲酒溫克云。包裹曰。蘊謂蘊藉自持。舍容之義。經中作溫字者。蓋古字通用。內則說子事父母云。柔色以溫之。鄭亦以溫為藉義。又如釋周頌臣如何。新禽云。三歲曰禽。其說皆本之鄭箋。以推闡其義。且訓話字義亦深合古人通假之理。而能推其本誼。按隋志於舒援沈重義疏之外。題毛詩義疏者。凡五家。今皆不傳。則是編雖僅存

一鱗片爪不足以窺其全豹然六朝義疏之文筆藉此亦可知其慨畧此其所以足珍歟

韓詩外傳旁注評林十卷 壽縣張氏寶詩藏明刊本

明黃從誠撰從誠蕭山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至正十五年乙未曲江錢惟善序又其首頁下端題韓詩外傳旁注評林翁見岡書堂藏板上端有從誠題識云韓詩外傳漢孝文時韓嬰所作其命意布詞屬世範俗皆順於道兒然孔孟家法又其言馴雅清婉有先秦風學士大夫尤喜道之不佞博採典籍訓詁於旁冠評於首亦庶可以便觀覽而助藝苑之藻績也是其作書之旨畧可概見其書都凡十卷每頁分上下二格下格全錄傳文而以訓詁注於字旁其傳文中有字異音別者輒於其字之

下別加音釋至於上格則全錄評語以發揮傳義故以旁注評林名其書按韓詩亡於南北宋之間但存其外傳漢書藝文志著錄韓外傳六卷然自隋志以後諸家著錄均較漢志多四卷此後人所分也是編釐為十卷蓋亦從唐以來相傳之舊也傳中雜引古事古語證以詩詞所採多與先秦諸子相出入是編博採典籍以為之疏解或訓詁字義或考訂音讀或詮釋文意或校勘異同如釋胡不遘死云遘連也匡坐而弦歌之云匡坐正坐也注死之日宮女縗經而從者十人云縗音崔經音牒鮑焦衣弊膚見云見音現解曹子仕於莒得樂三東方是之時曹

注一

子重其祿而輕其身云。親在則祿為重，身為輕。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云。親沒則身為重，祿為輕。校袁公問孔子篇公問孔子篇云。此與劉向說苑大同小異。又校袁公問孔子篇居下而好干上云。家語作上干其君，恕不量力者云。家語作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若此之類，訓詁則淺顯明易，切近不支。校勘則依據確鑿，足資參考。至於上格評語，則類皆掇拾前人緒論，以比附傳義，蓋意在推闡傳中屬世範俗之旨，且以助藝苑之藻績。故其所論雖鮮精義，亦尚能斟酌以持其平。惟書中凡所引據，多不著其出處，是其可議者。又其於傳中所引詩句，或注其篇章，或闕而不注，亦未免前後兩歧，自亂其例。然瑕不掩瑜，於讀外傳者終不為無裨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毛詩註疏鈔不分卷 明刊十三經註疏鈔本

不著撰人姓氏。編首題子貢詩傳，子夏詩序，朱熹集傳，考明史豐坊傳，稱坊為十三經訓詁類多穿鑿，世所傳子貢詩傳即坊編本。清儒毛奇齡因之作詩傳詩說駁義五卷，以辨其偽。是子貢詩傳為豐坊依托之作，學者考証久成定讞。其書自郭子章傳刻之後，明代說詩諸家以其言往往近理，多援用之。是編詮釋詩義，首採其書。按豐氏偽子貢詩傳，自嘉隆以來始盛傳於世，則是編之為隆萬時人所作，殆無可疑。其書不分卷，每頁分上下二格，下格為經文，注疏各篇皆首列詩傳詩序，次錄經文，而以集傳疏解各章之詩柄音切，分別夾注於經文之中。惟於名物訓詁悉削而不載，其於詩文篇次亦悉從三百篇之舊，不用詩傳升魯於邶鄘之前，降鄭於鄘曹之後，及大小雅各分為三之說。至於上格，則大抵自抒己見，或就三家之說論其得失，或各章大旨推闡舊說。今考其書，僅掇拾詩傳詩序及集傳之說，而畧附己意，乃以注疏鈔名其書，是其名編已為不辭。況詩傳一書之為偽託，久為學者之孰知，是編乃加考訂，遂據為典要，尤嫌其疏陋。至於上格自抒己見之處，亦不區區十數條，亦不足以暢明詩旨。辨正是非，總之其書蓋鄉塾陋儒鈔撮成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編體例龐雜詭陋殆難言狀明季經學至是而弊極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毛詩中鄭義一卷 漢學堂叢書本

魏王基撰清黃奭輯按魏志王基傳云基字伯興東萊曲城人也年十七入琅邪界游學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大將軍司馬宣王辟基擢為中書侍郎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數遷為荊州刺史賜爵關内侯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常樂亭侯母邱儉文欽等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領刺史進封安樂鄉侯平諸葛誕進封東武侯甘露四年轉為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景元二年薨追贈司空謚曰景侯又後漢書鄭玄傳云其門人山陽郝憲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考隋書經籍志著錄毛詩駁一卷魏司空王基撰殘缺梁五卷又有毛詩答問駁譜合八卷亡新舊兩唐志亦著錄基所撰毛詩駁五卷則其書唐初尚有完帙此本蓋清黃奭輯本題作毛詩王基申鄭義書名與隋唐兩志異按釋文叙錄云鄭玄作毛詩箋王肅更述毛非鄭荊州刺史王基駁王肅中鄭義黃奭改題毛詩中鄭義者殆以此為據歟其書據唐孔穎達詩正義及陸德明釋文輯錄十有五條釐為一卷其說皆依鄭駁王大抵先列兩家異之說然後加以駁詰稽其所論皆具根柢如采采芣苢一條駁王肅出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西戎之說充耳以素一條駁王肅玄統無五色之說侵錡及方一條駁王肅錡京之說不自為政一條駁王肅人臣不顯諫之說皆極精審惜所佚過多不能窺其全豹耳

讀詩知柄二卷 嘉慶十一年丙寅刊張應麟說本

清將紹宗撰紹宗字謙虛長白人嘉慶間主講梅城書院道光初移官邯陽所著有禮記通解二卷春秋見心四卷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嘉慶十二年丁卯紹宗自序知其書蓋紹宗主講梅城書院之所作也全書都凡上下二卷不載經文僅於各條之上標舉篇目大旨以意揣量不專於一家而於各篇中摘取經文一二句以為詩柄據以推闡詩人作詩本意所謂柄也者即詩人作詩本意如後世詩文歌賦之有題目也惟後世題目皆標於文字之前至於詩柄則寓於詩文之中或一二言或三四五六七八言或十數言或一二字或前或後篇各不同是編皆分別摘出以推求詩人立意之所在與夫選詞出語之妙今觀其書雖一如半解時亦有之如謂卷耳當以嗟我懷人一語為柄采采二句是引起此一語實彼同行句是我足懷人意思涉彼佳蕙我馬馳躋涉彼高岡我馬玄黃涉彼砥矣我馬瘠矣我僕痛矣七句當以遙指所懷之人而言較為親切但一層深一層耳又如謂采芣當以采芣采芣諸為柄六之字即指采芣采有蠟持結韻字即是疏采采二字也妙在六箇薄言字不慌不忙有意無意將當日閨閨婦女從容和譜一派光景在無

字句中傳出此等深文字殊不易得若此一類大抵詩論詩
循文為解往往能得詩人之本旨惟詩之為教含蓄蘊藉有斷
非一二語所能包括者是編必執詩中一二語以為解故多纖
巧能及影響臆斷之詞且其所言皆詳於議論而疏於考証又
時多坊選詩集之批語拘文牽義鉤剔字句終非解經之正軌
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毛詩十五國風義一卷 王禹山房輯佚書本

梁簡文帝撰清馬國翰輯按梁書南史本紀云太宗簡文皇帝
諱綱字世縵高祖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大監五年封晉安
王中大通三年四月昭明太子薨五月立為皇太子太清三年
五月丙辰武帝崩辛巳即皇帝位明年改元大寶大寶二年八
月侯景廢帝為晉安王禪位於豫章王棟幽帝於永福省王津
苦勸行款冬十月壬寅崩時年四十九所著昭明太子傳五卷
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法寶連璧三百卷謝客文涇渭
三卷玉簡五十卷易林十七卷沐浴經三卷纂品五卷彈琴譜
一卷新增白澤圖五卷及長春義記光明符經馬繫譜如意
方老子義莊子義文集各若干卷並行於世其長春義記以下
諸書並見於隋書經籍志惟隋志著錄是編及春秋孝經諸義
則不見於本紀考梁書本紀云帝博綜儒書善言玄理高祖所
製五經講疏當於玄圖奉述聽者傾朝野所著長春義記一百
卷行於世又南史儒林沈文阿傳云梁簡文引為東宮學士深
相禮遇及撰長春義記多使文阿撮異聞以廣之又許懋傳亦
云懋為天門太守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與諸儒錄長春義記
則是編及春秋孝經諸義大抵皆在長春殿義記一百卷中是

編隋志經部詩類著錄作二十卷其書久佚惟唐成伯璵毛詩指說引陳風義一條此本為清馬國翰輯本蓋即輯錄毛詩指說所引一條勒為一卷雖零篇斷簡已不足窺其全豹然觀其釋詩為思也辭也謂發慮在心謂之思言見其懷抱者在辭為詩在樂為歌於詩歌之關係言之殊詳則其書中要多精義即此一條亦足以知其大畧矣

毛詩周氏注一卷 王函山房輯佚書本

宋周續之撰清馬國翰輯按宋書隱逸傳云周續之字道祖雁門廣武人也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寧於郡立學招集生徒續之年十二詣寧受業居數年通五經并緯候名冠同門既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為之注高祖之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於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尋之高祖辟為大尉掾不就高祖踐祚復召之乃盡室俱下上為

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並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雙圓三義辨析精奧稱為該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時年四十七通毛詩六義及禮論公羊傳皆傳於世是但言其通毛詩六義傳於世而不著其書名卷數隋唐兩志亦皆不見著錄惟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錄則謂其為詩序義又顏氏家訓引其叢本音云周續之毛詩注訓及傳箋之字不止解說詩序也唐孔穎達詩正義於鄭氏箋下亦云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慧遠法師詩義而續之題已如此則其書之為注解全詩尤無可疑清馬國翰輯

本從顏氏家訓之說以毛詩周氏注名其書非無據也其書久佚馬氏從顏氏家訓北堂書鈔及匡謬正俗等所引輯錄六條勒為一卷其訓音義雖二顏皆有譏斥然其間如周南關雎註訓傳第一次行題鄭氏箋孔穎達正義謂續之題已如此亦足資考証且晉宋人手筆存世無多則一鱗片爪亦自有其足珍也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一卷 楊壽堂叢書本

清節洋林撰洋林字雪水高郵人潛心經史專力著述所撰有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一卷三禮經義附錄一卷呂氏春秋補校一卷何承天纂要文徵遺一卷唐月令續考一卷唐月令注續補遺一卷及是編行於世是編蓋清王士禛鶴壽堂叢書之第三種編首有道光二十四年八月洋林自序云洋林於嘉慶戊寅館於湖上借得友人毛詩注疏粗加結閱今年暮春更取案頭坊本檢對校勘記照改其在校勘記以外者另錄成帙名毛詩校字補則其書蓋創始於道光二十四年甲辰暮春而

嚴事於是年仲秋其書都為一卷上起詩譜序下迄商頌一依三百篇舊次大抵先錄坊本原文然後據汲古閣本及群經子史以校其異同正其得失今考其書蓋以十三經正義宋本學者既不可得見坊間所行多從汲古閣刊本翻刻然閣本譌畧已多坊本新增之譌益復滋漫因取坊本檢對阮氏校勘記摘其文字脫誤而為校勘記之所不及者另加訂正以為是編今考其書校勘異同訂正得失搜採該洽語皆有據如詩譜序衛侯之十四年據史記及鄒風柏舟釋文正義以證僖當作釐萬章父母雖沒猶歸寧引正義猶下有得字以證阮氏校勘記

但出此七字而不著校語之脫誤又如王風黍離而同於國風
焉條下云校勘記校云崔集注此下妄增九字非鄭意案集注
本止加七字更有二字乃陸氏校語也若此之類考訂胥極精
審非惟足補阮氏校勘記之闕畧於讀坊本者亦深有裨焉惟
當時宋刻單疏本毛詩正義猶未發見致泮林之於正義乃不
能得一佳本以校其異同為可惜耳

韓詩不分卷 鶴壽堂叢書本

不著撰人姓氏高郵王士禛望溪以之列入鶴壽堂叢書中按
鶴壽堂叢書中別有宋綿初庭園經說三卷其第二卷原闕今
考是編蓋即庭園經說之第二卷不知王氏何以析出別為一
書且不題撰人姓氏又據其書第一篇篇名以韓詩名其書亦
未詳其故按綿初字守端高郵人乾隆拔貢官訓導達於經術
尤長於說詩所著有韓詩內傳微因知錄庭園經說行於世是
編不分卷不載經文有所見則分別條錄之而於每條之上各
加標題大抵首先通論全經然後遇有疑義輒依三百篇舊次

為之疏解亦不盡釋全經蓋綿初讀詩時劉記之作也其書大
旨以韓詩為宗而斟酌於小序之間故開篇即論韓詩傳授淵
源而深有慨於後儒不知三家之為毛詩先河其書指趣畧可
概見矣按綿初於詩潛心三家選於韓詩其韓詩內傳微一書
尤為士林之所重是編持論多與韓詩內傳微相發明其論齊
風還篇子之還兮及揖我謂我儂兮謂釋文云還韓詩作嬖嬖
好貌儂韓詩作姦姦好貌其韓詩作嬖作姦而毛詩作還作儂
者蓋師有異讀聲近借字並引他詩及說文廣雅以証韓詩之
為古訓其來有自又如論雨雪瀼瀼見晛曰消謂曰當從韓詩

作聿聿辭也並引離騷注及爾雅釋親注引詩以証古人曰聿
通用若此之類多涉訓詁莫不據古人聲音通假之理以推其
本誼雖其所疏解間有不盡合於經旨者然其恪守家法語必
有據固為寔近理不失為一家之學焉

詩經附義不分卷 雙桂堂稿本

清紀大奎撰大奎字向辰號慎齋臨川人少習易學盡通陰陽
曆算壬遁之術乾隆舉人歷官昌樂什邡等知縣所至有政聲
擢知合州以病乞歸年八十卒所著有雙桂堂稿續稿遺稿行
於世是編即雙桂堂稿中之一種也其書不分卷亦不載經文
但有所論說則分別條錄之亦不加標題稽其所論凡小雅二
條大雅二條周頌二條召南一條大抵本夫子興觀群怨之旨
意主推闡詩義不以訓詁為能事又或借詩以立反覆發明務
在推求興衰治亂之理不盡疏解詩人之本旨故以附義名其

書觀其所論雖憑心揣度議論多而考証少然發明透暢寔較
諸儒之但知爭競異同者為有裨於人事其論械機榛格為文
王能親賢由是眾賢助祭於廟以人事神而祖考欣悅介之以
景福是受福本於得人也又如論周頌昊天有成命為康王郊
祀之詩研究義理既頗稱篤寔推求詩旨亦時有發明惟其間
論雨無其正為君不能修其德以事天則浩浩昊天不駿其德
於是咎徵見而饑饉降凡饑饉者皆由雨暘燥寒風之不以其
時是則本書洪範以立論未免茫昧無據失之穿鑿蓋大奎自
少習易邃於陰陽數術之學宜其以洪範附會詩旨總之其書

在經解中終為別體非說經之正宗也

詩經審鵠要解六卷 乾隆十四年己巳刊本

清林錫齡撰。錫齡字子九，漳浦人。所著有禮經審鵠要解、書經審鵠要解、易經審鵠要解。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乾隆己未錫齡自序及己巳再序。據其己未自序云：是役也，始於今歲花朝至九日竣事，再不憚，敲推閱兩月餘而繕寫成編。又據其己巳再序云：是書編成後，於甲子夏開雕，繞刻國風半本。忽有佐鐸侯屏之役，遂棄置不事。既而作字催在勤工人，亦刻國風下半本而止。其雅頌稿吩咐取來，刻成全部。歷十朔而竣事時，己巳六月也。則其書寔成於乾隆四年己未，歷時十載始刻成。

行世。釐為六卷。大抵本之金浦江經義詩經衍義，分全書為上下二格。如高頭講章之式。下格詮釋詩義，但就經文上下觀貼數字畧加貫串，使其順文成章，意達辭明，不煩刻誦而盡得其解。其經文之中有字異音別者，則於字旁別加音釋，更於各章篇目之下摘錄集傳中總釋全篇之語，即俗所謂詩柄者，以為之解體例。與含山朱氏詩經離句觀解畧同。至於上格則首列各篇全旨，然後循文疏解，附之其下。間亦摘錄序說以資參考。大旨在於闡明紫陽集傳，或參以先儒之緒言，或自抒一己之私見以折衷之，亦不過求其淺顯易見，便於初學之誦習，惜微。

寔之學既有不逮。發釋文義亦不免鄉塾之見。且增字解經已為識者之所不取。況是篇更於經文之中妄加觀解。割裂語氣。多失風人之旨。至於名物訓詁。則穿鑿尤甚。如釋周南螽斯首章云。和可致祥。自然之理。彼螽斯之羽翼。說說而和。集兮。形和則心和。心和而天地之和應之。宜爾子孫振振而極其多兮。使其不和。何以有此。次章云。螽斯之羽。由集而飛。聞其薨薨兮。和之見於聲者也。宜爾子孫繩繩而不絕兮。又如釋召南野有死麕。次章云。彼林有樸。樸小木之處。野有死鹿。欲取之者不敢。苟取必以白茅純束。裹之。況有此貞女。其色如玉。可要求乎。若此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之類。皆望文生義。毫無所據。惟大體較之朱氏觀解尚稱切近。又其解釋各篇全旨。如周南采芣云。此是時和人樂婦人。口英以適興之詩。要虛虛繪出太平無事景況。若此之類。亦間有可取要之其書。本為幼學而作。瑜不掩瑕。終難列於著作之林也。

敦煌本毛詩故訓傳殘卷 鳴沙石室古

籍書殘本

上虞羅振玉雪堂據法京所藏敦煌寫本影印。按敦煌所存群經寫本。以詩為最多。是編凡敦煌本毛詩故訓傳殘卷五。計唐寫本二。六朝寫本三。唐本甲卷始於召南。沙磧室如至熒句。迄於陳風。薨丘無冬。無夏。恒其會明。句。魏風以上無法。唐風以下則有之。雖字迹凡拙。不類通人手筆。全為閭里書師所寫。然以校釋文所載諸本。頗有勝處。蓋依據六朝善本所寫也。乙卷皆柏舟故訓傳第三。迄於龍有苦葉。招招舟子。人涉昂否。句。書法亦殊草率。二本均選用唐諫知其為唐寫本無疑矣。六朝本甲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卷始於小雅鹿鳴。鼓瑟吹笙。句。迄於魚麗。後題毛詩卷第九。鹿鳴一篇。字迹拙劣。似出鈔胥。以下各篇。則書法清勁。前後蓋出兩人之手也。乙卷始於小雅出車。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傳迄於華黍序。後題毛詩卷第九。字迹雖略。題甲卷。然固望而知六朝人手筆也。卷末有宣和年。淨土寺學生趙令全讀題款一行。則字體凡拙。蓋中唐以後惡札矣。丙本始於小雅青菁者莪。君子我心則休。六字。迄於南有嘉魚。之什十篇。篇章二百七十二句。及毛詩卷第十。後題書法在諸本中尤為精善。此三本者。均不避唐諫。詳其字體。當自六朝寫本無疑也。今

讀陰符經讀參同契合編四卷卷首卷末各一卷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刊本

清江紱撰紱初名烜字燦人號雙池婺源人家貧困傭於江西

景德鎮為畫院之役後之閩中館楓嶺浦城間從游者甚衆乾

隆中以諸生終其學博綜儒經以宋五子為歸固陸龍其著讀

禮志疑乃作參讀禮志疑多得經意又著易詩書四書詮義春

秋集解禮記章句樂經律呂通解理學逢源及儒先語語等二

十餘種後人合刻為雙池叢書是編亦其中之一種也其書都

凡上下二編上編為讀陰符經一卷下編讀參同契三卷而以

合編劉序讀陰符經陳序讀參同契陳序列之卷首合編吳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後列之卷末皆不入卷次按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宣城劉樹堂

合編序云雙池先生博極載籍以朱子為折衷旁及天文地理

兵法樂緯陰陽之學靡不精究顧乃抱其著作沒沒無稱於時

往余官浙長安趙展如中丞惜其遺文之零落謀剞劂於余余

亟燭背慙慙之則是編蓋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劉趙兩中丞所

刊上距汪氏之卒已百有餘年矣今考其書上下兩編皆先錄

經文然後分段梳櫛畧為之說大旨主於點綴義理而談理一

歸之於心力掃爐火之說未免主持太過然其謂陰符經沉隱

伏匿藏其意於不測即老子清靜無為知白守黑之意參同契

乃易及黃老丹經之說參合之而無不符合相契故其書推衍

斯旨而不出於人倫日用之間以為氣以成形理以成性理氣

相與為體其原皆出於天理則健順五常之德氣則陰陽五行

之秀皆有同符內之為修煉外之為權謀舉不失其正其說蓋

得力於宋明理學而於宋儒朱熹之說採摭尤多惟其間隨文

解義雖能巧合然其於道家設教之本旨則究為旁義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道書全集不分卷 萬曆十九年辛卯刊本

不著纂輯者姓氏明時清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今考其書編首有萬曆辛卯天柱山人金陽子丁應麟序稱金陵閻子鶴洲素志博雅仰慕玄修乃聚道教典籍自金丹正理及黃庭寶錄文始等書各有關於道德而效法於老子者共三十餘種鐫為一編名曰道書全集則其書實萬曆間金陵道流閻鶴洲之所纂輯鶴洲始末未詳其書蓋以歷代道經浩漫無紀河南舊刻金丹大全雖纂輯非不盡善然搜採未廣學者不免遺珠之嘆於是博稽經藏網羅道要類聚而成是編其書不分卷自

續修道藏書目

卷 部

金丹大要至黃庭經五臟六腑圖說計其所錄凡道書三十有六種曰金丹大要十卷曰金碧古文龍虎經三卷曰周易參同契通真義三卷曰周易參同契解三卷曰周易參同契分章注三卷曰玄學正宗二卷曰悟真篇注疏三卷曰悟真篇直指詳說一卷曰金丹四百字內外解一卷曰諸真玄奧集成九卷曰群仙珠玉集四卷曰玉峯註疏文歌曰老子道德經曰玄宗內典十一卷曰張洪陽注陰符經曰太上老君說清靜經注曰太上赤文洞古經注曰太上天通經注曰太上升玄消災獲命妙經注曰洞玄靈寶定觀經注曰玉皇胎息經注曰無上玉皇心

印經注曰老子說五廚經注曰崔公入藥境注曰青天歌注曰

譚子化書六卷曰三皇玉訣三卷曰規中指南二卷曰群仙要語二卷曰玉清金笥寶錄三卷曰中和集七卷曰呂純陽文集八卷曰文始真經二卷曰太上黃庭內景玉經注曰太上黃庭外景經注曰黃庭經五臟六腑圖說大旨以丹道為主而旁及其他道家方術參合同異總括條貫上起周秦下迄宋元於歷代道家之要籍搜採頗稱該洽按古今修玄道者咸宗老子道德五千言寔玄門之鼻祖第其言簡約其旨幽秘淺學之士殊難測渡於是歷世道流之慧黠者遞相發明其參同契及陰符

續修道藏書目

卷 部

胎息清靜等經皆所以闡性命之奧寓修真之方其後呂純陽張紫陽輩更撰指玄悟真等篇以開悟後人是編於此諸書胥加甄錄凡三元八卦之理七返九還之妙以及先天真一之道鼎爐採煉之要皆剖析無隱可謂集道書之大觀矣又考其所採諸書雖大體皆為道藏之所收然其中如諸真玄奧集成張洪陽注陰符經等均為道藏所不載幸賴是編以存於世至於其他各書之見於道藏者以道藏本校之亦多有異同如中和集較道藏本多一卷呂純陽文集較道藏輯要本多七卷此其最著者其他文字之異同則尤難悉數治道藏者定可資為參

考焉惟編次前後殊嫌雜亂又於後人依託之作皆不加辨証是則不免白璧之微瑕耳

宋槧本毛詩正義殘本三十三卷

昭和十一年日本東京文化學院影印本

唐孔穎達等撰穎達字仲達衡水人少聰敏記誦日千餘言隋

末舉明經場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秘書學士與議論

穎達為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玄

感家得免入唐累官國子司業遷祭酒當受太宗命撰五經正

義卒謚憲事蹟詳唐書本傳按舊唐志著錄孔穎達毛詩正義

四十卷宋文總目及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並同清朱彝尊經義

考詩部六引穎達自序云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

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辨詳得失至十六

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

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勅使趙弘智復

更詳正凡為四十卷則其書蓋貞觀間穎達及王德韶齊威等

奉勅所撰至貞觀十六年壬寅復奉勅與趙乾叶賈普曜趙弘

智等覆正之勅為四十卷按部經注疏以單疏本為最古八行

注疏本次之顧單疏本刊於北宋覆於南宋傳世絕罕此本藏

日本內藤湖南家昭和十一年東京文化學院選集良工假摹

影印板式若一點畫無訛紙幅標題咸存舊式此數百年孤行

之寶得以流播彌可珍也其書都凡四十卷卷數與孔氏自序

及諸家著錄悉同。惜首七卷原缺。今所存者。惟自卷第八至卷第四十。凡三十有三卷。分裝十七冊。又原本卷第十之第二十一頁。卷第十五之第三十二頁以下。疑當缺。卷第三十二之第三十五頁。卷第三十七之第四第五兩頁。亦均缺佚。板式高七寸四分。廣五寸。每半頁十五行。行二十五六字不等。首行題毛詩正義卷第幾。次行題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定。勅字另行。卷第四十末有端拱初刻及紹興覆雕銜名。取其列銜與崇文總目及玉海證之。正相符合。考崇文總目云。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太尉長孫無忌同。諸儒判定國朝端拱初。國子司業孔維等奉詔。是正。又玉海卷四十三云。端拱元年三月。司業孔維等奉勅校勘孔穎達五經正義百八十卷。詔國子監鑄板行之。詩則維等四人校勘。孫復等五人詳勘。今檢視此本銜名。勘官為秦爽等四人。詳勘官為孫復等五人。而孔維則為都勘官。且其後再列銜名。維已改書守國子祭酒。疑數月之間。校書官時有更迭。而維則進書時已擢守國子祭酒。故銜名畧有不同。非玉海誤記也。又考玉海載紹興九年九月七日。詔下諸郡索國子監元頒善本校對鑄板。今檢視此本。澤化進書銜名之下。又題紹興九年九月十五日。紹興府雕造與

玉海所載尤合。且詳摭各卷於標構等字。悉皆闕筆。則其書之為紹興九年據端拱元年刊本翻刻無疑。蓋在紹興重刊五經正義中。寔為成書最早者矣。按阮氏撰毛詩校勘記時。猶未及見此本。祇據山井鼎氏所引。時有不合。今以校阮本。足補阮氏校勘記之缺失者。無慮數十百事。且阮本記單行本與南昌本又不同。南昌本多漏落。非刪也。疏中音釋均雙行。十行本改直下。正風變風。正小雅變小雅。正大雅變大雅。均注於題下。十行本已去之。若此之類。皆是資校勘其餘佳處。尤不可悉舉。至其文字異同。吳興劉氏已有校勘記之作。茲不復贅。按內藤氏恭仁山莊四寶詩云。白首名場甘伏雌。保殘守缺慕經師。收來天壤間。孤本宋梨珍。篇單疏詩。夫以單疏本傳世之稀。則此書殷璠光之存。固宜乎內藤氏之愛玩。珍惜如膺九錫也。

毛詩單疏校勘記三卷 嘉業堂叢書本

清劉承幹撰。承幹字翰怡，吳興人。喜校刻古書，所刊有嘉業堂叢書若干卷，是編即其中之一也。先是宜都楊守敬，隨便東瀛，收得周易尚書單疏全部，以贈江陰繆荃孫。民國三年甲寅二月，承幹既為刻入嘉業堂叢書中，旋復得毛詩單疏於日本東京竹田井井居士家。一時嘆為珍秘，因從之影寫，以付剞劂。原書都凡四十卷，首七卷原缺，今所存者，自卷第八鄭譜變風起至卷第四十商頌止，凡三十有三卷。蓋宋紹興九年己未覆刊本，每半頁十五行，行二十五六字不等。承幹既刻其全部，於嘉

嘉業堂叢書

卷

部

業堂叢書中，因復取以校勘阮本，分條札記，以成是編。即以附之全書之末。按阮氏作校勘記時，此本猶未傳入中土，故當時祇據山井鼎所考文所引，第以展轉引據，舛誤觸目，是編根據原本，詳為校訂，凡其間遺失異字，皆一一與阮本互校，定其從違，鈎而計之，其舛脫異同，已不下數百字。多足補阮氏校勘記之缺失。又阮本記單行本與南昌本又不同，南昌本多漏落，非刪也。疏中音釋，鈎雙行，十行本改直下，正風變風，正小雅變小雅，正大雅變大雅，均注於題下，十行本已去之。若此之類，皆有俾於校勘，其辭佳處，指不可悉舉。惟其間校訂異同，亦不免疏

略。如阮本鄭譜明是其母弟也，單疏本明字下無是字，是義外之君，補人也。人單疏本作入，風雨之於直，云刺亂世耳。之單疏本作子，若此之類，凡其異字，胥較阮本為勝，是編缺而不錄，寔為疏漏矣。至大醇小疵，識者不免，其事終有功於經學焉。

嘉業堂叢書

卷

部

孟仲子詩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孟仲子撰清馬國翰輯考顧炎武日知錄卷七云詩維天之命閔宮傳皆引孟仲子曰正義引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習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為說則又有孟仲子之書是孟仲子或謂乃孟子昆弟或云乃子思之弟子又考呂兆祥三遷志云孟子娶田氏生子名仲子孟子譜云仲子名罍孟子之子也郝楚望孟子遺事從之闕里志亦云孟子墓在鄒縣生仲子罍當從學於公且諱貞默孟子編年略以母氏始以仲子李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子終則又以孟仲子為孟子之子按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言孔門傳詩系統云子夏傳魯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傳孫卿子孫卿子傳大毛公是以孟仲子學詩於李克而孫卿為其再傳弟子眾說紛紜皆無可據信何則孫卿猶及見孟子使孟仲子為孟子之子或從弟則孫卿不應為孟仲子之再傳弟子且孟子尚不及師子思連論其昆弟李克子思同時是李克亦不得為孟仲子之師總之孟仲子蓋周末魯人至其始末則文獻無徵已不復可考其著書論詩漢書藝文志亦不見著錄惟毛氏詁訓傳凡兩引其說則當時

或寔有其書惜漢以後已散失不傳是編為清馬國翰輯本編首有馬氏自序謂孫卿子即荀子名況於仲子為再傳弟子荀書引詩最多而引處往往稱傳曰故曰是知其語有所傳受荀子前卜序外無著書論詩者其為推本師說無疑也是馬氏蓋深信陸氏釋文序錄所載孔門傳詩系統以荀子孟仲子再傳弟子凡荀子書引詩稱傳曰故曰者皆孟仲子之說因據以輯錄得五十餘則合以毛傳所引二則編次成卷不知漢儒傳經之說有可信有不可信史記儒林傳記漢儒傳經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此可信者至推而上之謂詩至孔子子夏若干傳至某某者大率妄造假託釋文序錄所載傳詩系統之謬已如前論則其說寔未可信馬氏乃據之以荀子說詩皆推本仲子未免疏於考証惟今考其所輯各則說國風小雅多與序合說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與孟子合猶不失先秦師法且可以藉以考見異文逸句則尤有資於校勘固未可以其必為仲子之說而廢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詩傳綱領一卷 明推萬堂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惟題明竟陵鍾惺伯敬閱蓋鍾氏所刊古名儒毛詩解之一種也稽其內容蓋全襲明胡廣詩經大全卷首之詩經大全綱領按詩經大全為永樂間胡廣等奉敕所撰當時定為功令鍾氏生當晚明因取其綱領列入古名儒毛詩解中惟胡氏大全皆剽竊元安城劉瑾所著詩傳通釋而畧刪其冗蔓者則是編當亦為劉氏所撰今劉氏之書猶有傳本編首有詩傳綱領二卷上卷採諸家論詩之語下卷為諸國世次圖作詩時世圖等六則大全採其上卷仍名綱領至於下卷則別題

詩經大全

卷

部

詩經大全圖是以大全本綱領僅作一卷是編所採全據大全而仍題劉氏舊名全書都凡一卷蓋已非劉氏之舊矣其書大旨在於採錄各經傳及諸儒說詩所發要義以闡明全經綱領體例大抵先錄大序次採尚書周禮禮記論語孟子群經之言詩者及程子張子謝氏諸家論詩之語索次成編而以鄭箋孔疏朱傳及臨川王氏慶源輔氏安城劉氏諸家之說分別附注各條之下按自呂成公集諸儒之說以成一家之學後之說詩者罕用其體是編採輯說以闡明全詩綱領用意不可謂不善惟詳其所錄大抵習見者多且於劉氏原書考求世次源流諸條

悉從刪畧其於章句音韻所採不過寥寥數則尤嫌疏陋如此而言全經綱領誠不免於挂一漏萬之譏明人治經蓋多類此亦不必獨責是編矣

詩經大全

卷

部

讀毛詩日記不分卷學古堂日記本

清張一鵬撰一鵬字雲搏元和人光緒十九年癸巳舉人先是光緒初貴筑黃公體芳來藩於蘇州深感寒士得書之難因句費庫帑得閒款若干繪築堂於正誼書院之西偏聚書六萬餘卷於其中名之曰學古堂延吳縣雷浚為學長招諸生之有志於讀書者資以膏火定十三經三史通鑑說文文選等書為日課使諸生肄業其中每日各就所讀之書撰為日記月終彙呈學長評定是非並擇尤付梓名之曰學古堂日記是編即學古堂日記之一種蓋一鵬肄業學古堂時每日讀詩所記其書不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一 部

分卷亦不盡釋全經但有所見則分別條錄之而標舉篇目及所釋文以為題太抵首錄傳箋之說然後折衷異同更參以孔穎達毛詩正義李輔年毛詩細義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陳奐詩毛氏傳疏等諸家之述毛者著於篇定而從之其意有從違輒加辨斷又考訂鄭箋義例一曰補傳之例二曰申傳之例三曰易傳之例以推求傳箋異同之所自凡所處置頗稱有當如日月篇述不古處傳云逝遠古故也箋云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故處甚違其初時一鵬釋云此申傳例也逝遠毛用爾雅文爾雅釋言云遠及也故箋以接及訓遠古與故省文通假字故

有舊義論語故舊無大過鄭以初時語故字亦用舊字義耳又

俾也可忘傳無釋箋云俾使也一鵬釋云此補傳例也綠衣俾無訖兮傳云俾使也箋說本之又終風篇願言則嚏傳云嚏路也箋云嚏讀當為不敢嚏咳之嚏一鵬釋曰此易傳例也按鄭有以三家詩易毛之例此箋所云疑用三家說也說文口部嚏悟解乞也各本有詩曰願言則嚏六字今段氏刪之竊謂此必許君原本鄭君箋詩定本於此釋文云東本又作嚏又作寔鄭作寔按如釋文所云是毛本作寔鄭乃作嚏可以作鄭君易傳之証若此之類於鄭氏箋毛之例推求實頗稱詳審惟於鄭氏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一 部

易傳之例臆採猶未該備是則不免白璧之微瑕焉

讀毛詩日記不分卷學古堂日記本

清鄭鼎元撰鼎元字敷伯元和縣附生是編蓋學古堂日記之一種也按學古堂者蘇州正誼書院之藏書樓也先是自乾隆兩朝上溯清初吳中夙稱人文淵藪及兵燹之後已非復舊觀光緒間方伯青菴黃公深慨於寒士得書之難爰於正誼書院西偏建堂曰學古聚書六萬餘卷招諸生之有志讀書者資以膏火肄業其中定十三經三史通鑑說文文選為日課諸生各就每日所讀之書作成日記延吳縣雷浚新陽汪之昌為學長月終諸生彙呈所記各為評定甲乙並擇其明淨而有條理者

學古堂書目

卷一

付諸梓人即以學古堂日記名焉是編蓋鼎元肄業學古堂時每日讀詩所記其書不分卷亦不載全經但有所見有所疑則標舉篇目及所論經文以為題大旨折衷傳箋而撮取孔氏正義與諸家之說以闡明義其意有從違則詳加辨正定而從之稽其所論大體得互見如傳釋鄭風牆有茨云茨蒺藜鼎元引說文草部茨以茅蓋屋釋名茨次也次草為之也及書梓材莊子讓王以証古時茅茨土階即此茨也蓋室之陋者用茨惟室用茨故下文云不可埽不可裏不可束猶之叔孫氏之指櫬曰雖患是其可去乎之意又如傳釋齊風俟我於著乎而云門屏

之間曰著陳氏詩毛氏傳疏云著當作著今俗作者鼎元以說文無著字國語周語大夫士日恪猶位著注門屏之間曰著國與陳疏合然說文云著飲飲也似舉門屏之間不涉說文之辨積物也象形釋名釋宮室之什也所什立定氣之處也故著為著俗字著之亡段借字儀禮聘禮注既而俟於亡也舉經文絕似可証爾雅釋宮門屏之間謂之什與傳義合尤可為証此外如釋齊風四驪濟濟之濟濟為齊齊釋檀風中心是悼之悼為悼若此之類皆信而有徵或足以正傳箋之失或足以申毛鄭之義惟其間望文生義憑私臆斷之處亦往往而有如以鄘風在彼中河為紂都河北之河以鄭風無折我樹杞為喻段之多才之類均不免失之穿鑿總之其書疏解詩義雖不盡確切然語多徵實不作空談固猶有乾嘉諸老之遺風焉

學古堂書目

卷二

伊川詩解一卷 程氏經說本

宋程頤撰。頤字正叔，世居中山，後徙於河南洛陽。生於宋仁宗明道二年，卒於宋徽宗大觀元年。與兄顥同受學於周敦頤。年十八遊太學，哲宗初擢崇政殿說書。世稱伊川先生。卒謚正丈。所著有易春秋傳行於世。事蹟詳宋史道學傳。是編宋史本傳不見著錄。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經部詩類著錄伊川詩說二卷。云皇朝程頤正叔門人記其師所談之經也。清朱彝尊經義考據之亦著錄伊川詩說二卷。而附公武之說於其下。是編題曰詩解。僅作一卷。書名卷數皆異於晁志。然其書總名伊川經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說則晁志之題曰詩說者蓋因其總名而名之。故於書解亦題曰書說。又考是編卷首標題下有注云世傳胡氏本辭多不同。疑後人刪潤。今悉從舊本也。則是編通行之本蓋多異同。此本雖云悉從其舊。然其卷數或已經後人並為一卷而未及改也。其書不載經文亦不盡說全經。但有所解說者則標舉篇目以為題。大抵皆伊川為諸弟子說詩之語。當時弟子各記其說。相與纂輯成帙者也。按伊川之學以窮理居敬為本。以大學論孟為標旨。而達於六經。故其說詩一以聖人為師。謂三百篇為夫子之所刪訂。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故深信詩序美刺之

說其言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是其說詩旨趣畧可概見。今詳其所論。皆因循序傳。取裁毛鄭。雖範圍不出前人緒論。然觀其力闡古義。亦不失為篤信家法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詩義記講四卷乾隆八年癸亥刊本

清楊名時撰名時字賓實一字凝齋江陰人康熙進士御纂周易折中性理精義等書皆出其手聖祖甚重之歷官吏部尚書為雲貴總督尤有政績雍正時或誣以賊私革職乾隆初召入教皇子侍直南書房卒謚文定其學以存誠為主所著有易義隨記及文集等書門人輯為楊氏全書若干卷是編蓋其弟子夏宗瀾所記楊文定公詩易講授之一編首有乾隆癸亥尹會一雍正壬子齊安靖詩易講授序及雍正壬子名時詩義記講自序據安靖序云夏子起八負穎異之姿自吳走滇從先生受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經學歷八年馬今春將告歸示余以易義隨記八卷詩經語錄四卷名時自序亦云乙巳夏子起八來滇又四年己酉春余乃日以詩所一篇作講誦課程起八因記所講說并存己所推論參贊者以俟再加研訂則其書寔雍正七年己酉名時總督雲貴時所講授而宗瀾錄之成帙者全書都凡四卷不載經文但有所講說則標舉篇目以為題稽其所記或為名時說詩之語或為宗瀾與名時質疑問答之辭大旨以安溪李光地詩所本反覆推闡以發明詩旨蓋名時嘗遊學於光地之門而盡得其傳復沉潛諸儒之言故其說詩多篤守光地之說而斟酌於小

序未傳之間其謂小序之傳固非無自難以漢儒之增益附會

遂亂其真論固持平至其以古人既遠轉相授述其說未可全

信因謂說詩者當就編次之序求其詞義之歸則殊不然蓋三

百篇編次之序自秦火之後已非其舊更何由據之以求其詞

義之歸哉又其間議論亦往往得失參半如謂魯宋為王朝所

尊不陳其詩吳楚僻在蠻夷採風不及故詩止十五國風及釋

豳風鴉鳴鵲子之閑斯云繫實也言管蔡從祿父為亂不念文

武之勛勞如人家賣出之子不知有生身父母若此之類皆不

免於臆斷惟其引古詩三五為月望時以釋召南小星三五在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東及釋唐風澤陂為婦人思其君子之辭則語多有據是以發明師說焉

詩經緒餘十卷 東方圖書館藏原稿本

清閭汝弼撰汝弼爵里始末未詳考其書中所諸家之說其時代最晚者如王念孫廣雅疏証郝懿行爾雅義疏焦循毛詩補疏其時代皆在嘉慶道光之間則汝弼之時代當已在嘉慶之後矣此本現藏東方圖書館竹紙無格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六字小注雙行字數同字畫整潔疑當為鈔胥所鈔清本而非閭氏手稿惟其中多朱塗改之處或另加籤條如鳥類雕鳩條既別紙錄焦循毛詩補疏之說又將原本中引邵晉涵一段以丹筆鈎乙而於其旁另去邵氏說附焦氏說八字之類足証其書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雖經錄清蓋猶非定前人著述不苟於此可見其書都凡十卷卷為一類曰鳥曰獸曰畜曰蟲曰魚曰草曰木曰菜曰穀曰果每類之下皆先列物名而以篇名經文附注其下然後撮拾諸家之說以為之解考其所釋大抵皆因名責實舉漢唐以來下迄有清諸儒所考辨者均一一標理而刊定之微引之博辨析之精誠有足多如菜類釋鄘風桑中爰采唐矣謂爾雅唐蒙女羅女離菟絲郭注曰別四名孫炎曰別三名詩直言唐傳云唐蒙也是以蒙解唐郭注得之並引焦循毛詩補疏之說以為証又如釋秦風晨風隰有六畹謂陸疏之說以証駁與下苞棣樹

樛皆山隰之木不宜云獸若此之類胥能比類為解而與經義相証名雖其間貪多務博不免失於持擇又往往漫衍於經義之外如鳳凰神物世所罕睹乃亦連篇累牘辨其形義之類皆為可已而不已者然其微引既眾亦是資多識得失互見則在讀者擇之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詩音從古考殘本四卷 壽縣張氏寶詩藏原稿本

不著撰人姓氏此本現藏壽縣張氏寶詩藏原稿本
第五至第八卷都凡四卷起於小雅鹿鳴迄於商頌殷武自第
四卷豳風以上原闕猶有待於延津之合焉其書竹紙無格每
半頁八行行十六字音注小字雙行字數同書法工整而間有
鈎乙塗改之處其為作者原稿殆無容疑按壽縣張壽林寶詩
移藏詩題記云戊寅夏嚴肆書價携詩音從古考殘本肆冊來
求售其首冊原闕謂為光澤高澍然子侄輩所撰原稿首冊有
其題名惜丁卯華北事變時為清華大學教授朱自清所失則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其書蓋出於高澍然子侄輩之手按澍然字雨農著有詩音十
五卷今考是編於詩音分部多同於詩音則亦未必非高子後
人所作惟首冊已佚無從考其名字為可惜耳其推求古音多
因循高氏詩音之說以唐韻為本於經文各韻之下分別注明
其在唐韻何部今韻何部大旨擬取陳氏古音考以下諸家之
說定而從之凡字有本音轉音之別或一字可收入兩部三部
者皆詳為考証其前人所論意有從違者亦悉加辨斷凡其所
論皆無甚差謬如小雅鹿鳴篇首章云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
古音通即如此章之鳴草堂與黃將行協古本通前漢郊祀歌

寒暑不忒況皇章展詩應律銷玉鳴易林秋暴冬翔數被嚴霜

甲兵充堂萬物不生唐張籍祭韓愈詩北台臨稻疇茂野多陰

涼板亭作垂釣煩苦稍已平觀此則知凡東冬青蒸韻中字多

有可與陽唐韻通協者又如皇皇者華二章云戎字詩凡四見

疑古戎字有汝音故又訓為汝民勞崧高燕民韓奕箋並云戎

猶汝也元能謂來五經說曰此詩外禦其務當以左傳侮字為

據丞也無戎與常武以修我戎並當音汝崧高戎有良翰即汝

有良翰戎雖小子即汝雖小子可見古者戎汝同音今從熊說

讀戎為汝於古音義兩得若此之類皆信而有徵足証吳氏古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音考段氏詩本音之失雖其中分部亦間有未安然瑕不掩瑜
治詩古音者亦可資為參考焉

毛詩中成十卷 東方園書館藏傳鈔本

清汪龍撰龍字叔長又字藝泉安徽歙縣人乾隆舉人揀選知縣所著有毛詩異義四卷已著錄是編未見刻本原稿舊藏其弟子鮑才槃家輾轉歸廣東黃節此本蓋據黃氏所藏原稿傳鈔者也按鮑氏毛詩異義跋云又著有毛詩中成十卷與此書可相輔而徵引尤滿刊異義成倘不為博雅君子所鄙棄以次舉焉可也則其殆卒未刊行今觀是本多升筆鈎乙塗改之處則其書固猶有待於理董豈才槃雖受遺命而未及釐正以為定本歟其書都凡十卷大旨在於申明康成詩箋之說因以毛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詩中成名其書按汪氏之學出於歸安丁小正又獲交於金壇段玉裁師友淵源如此故其說詩多篤守傳箋而尤邃於訓詁通假之理然詳其所論雖曰中成亦但就其可以闡發者加以引申至其執膠之見則仍不苟同多掇取正義釋文與諸家之說以釐正之其說可兩通者則存而不論復考正鄭氏詩譜分系風雅頌之前持論大體與所撰毛詩異義互相發明無甚差謬如鄭風大叔於田將叔無狃句傳釋狃為習箋釋狃為復是編引釋言孫炎之說以証復亦習習之意陳風東門之池可與晤歌傳釋晤為遇箋釋晤為對是編引釋言以証遇亦為對偶

之義若此之類皆能原本訓詁因其可通而通之以申明箋義惜其說多因循前人緒論無多稍義且如釋秦風晨風隰有六駟仍從傳說以駟如馬偃牙食虎不知駟與下芭棣樹椹皆山隰之木亦未免疏於考証惟觀其篤守家法立言不苟則雖得失參半亦足資學者之參考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讀詩經偶錄二卷 東方圖書館藏原刊本

清金縢鐫撰 縢鐫字芑汀 爵里始末未詳 此本現藏東方圖書館 全書都凡二卷 起於周南關雎而迄於豳風狼跋 自小雅以下都闕 或當時僅成國風或小雅以下皆已殘佚 皆未可知 然考其書名題曰詩經偶錄 而不題曰國風偶錄 則當時所釋似為全經無疑 此本蓋已非完本而猶待延津之合焉 其書不載經文 但有所詮釋 則標舉篇目以為題 大旨從蘇轍之說 以小序第一句為國史之舊文 次句以下為後儒之附益 固以小序首句為本 揆之性情考之訓詁 以闡明其義 間或自抒新意 別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挾疏通亦未嘗無所闡發 如篇首釋賦比興云 賦以敷陳為義 比以方比為義 興者意況也 其說皆較舊說為近 是至其於序說皆獨採其可亦多能不激不隨 務持其平 雖中間冥思研索 務求古始亦不免得失相參 如其釋關雎后妃之德也云 淑女謂后妃也 行采可為宜 以薦宗廟者也 參差謂生異處也 左右謂后妃左右嬪御之人也 又如釋葛覃后妃之本云 締紵勤也 服之無數儉也 勤儉所以本業也 告師氏敬也 寧父母孝也 孝敬所以本德也 訓詁名物既失於懸解 推闡詩義亦嫌其穿鑿 較之序說附會抑又甚焉 惟詳其所論 皆能確守家法 故雖不

可訓亦終不可廢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詩說活參二卷 雍正二年甲辰刊本

清李灝撰。灝字柱父，一字滄江，南豐人。乾隆間以生員荐試鴻博，不過後官永寧訓導。所著有易範同宗錄、問荳堂集。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雍正甲辰李氏自序，知其書之成是在灝應試鴻博之前。殆其早年之所作歟？其書都凡上下二卷，不載經文，僅以詩之五篇題標目，而以綱領列之。編首大抵宗孟子以意逆志之旨，欲破漢儒之拘鑷，以推求詩意，故不主於訓詁名物，而主於涵泳文句，以推闡詩人之本旨。其論漢鑷之虐，尤其於秦餒謂毛鄭說詩必使風有貞無淫，雅有正無變，語語挾規。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言言主刺，非誇訕君父，即顯訐友朋，甚且不知其人，必曲鑿其人以寔之。世代不詳，必歸惡於一人一事，以塗附之。其弊不使三百篇概屬陳說，辭即狂夫淫女，皆奉為賢聖不止。其說皆深中漢儒說詩之弊，故其說詩多就經文活參之，以闡明詩人作詩之旨。其間如論風雅頌以音別，及辨先儒降黍離為國風之說，皆頗能破彼拘鑷獨抒己見。又如論葛覃云：「只就本文言采言刈，言獲言為，言服然後言告，言歸則非未嫁可知。序則觀面失之論，草蟲云：「序言大夫妻能以禮自防，味詩云：「未見而憂，既見而喜，則非言以禮自防也。若此之類，亦皆能就詩論詩，而一

掃前人牽強附會之說，惜於先入之見，猶未能盡廢。如據蘇子由春秋百七十餘國，而詩之存者僅十有三國，以証詩為夫子所刪。又其論周召二南，仍主文王后妃之說，如釋卷耳為文王拘幽之日，后妃驚念而作之類，皆襲前人緒論，而疏於考証，總之其書雖力言漢鑷之虐，然其論詩於漢儒之鑷，固寔未能盡破，蓋其學力猶有未逮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讀韓詩外傳一卷 曲園集卷本

清俞樾撰越有達齋詩說荀子詩說詩名物証古各一卷已著錄是編為曲園集卷之第十七種蓋俞氏讀韓詩外傳時隨筆載記而成大旨在校勘字句之訛誤不甚訓詁文義全書都凡二十有三條勒為一卷按韓詩亡於南北宋之間而外傳獨存是以治三家詩者群相推重然自隋志以後即較漢志多出四卷輒轉流傳訛舛尤多藏書之家皆罕得善本雖經清儒趙懷玉周廷家之糾摘亦不足以復其本先是編採錄趙周諸家之說凡意有違異者皆重加辨正其為諸家所不及者則詳為質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証以補其未備如故君子矯矯趨時周廷家校本云矯矯當為躡躡擔簦之矯俞氏校云矯矯並段字矯矯乃雙聲連語即文選射雉賦之揭矯語有倒順耳徐爰注曰揭矯志意肆也又曰楚辭揭矯字作括矯今按揭矯蓋有急欲赴之之意此云矯矯趨時矯矯之與揭矯聲異而義同亦猶楚辭之為括矯古義存乎聲不泥其形也又如於是靈公乃興師而從之趙懷玉校本云興本皆譌與今案文義改俞氏校云作興者是也與者舉之段字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為興是與舉古通用與師而從之即舉師而從之若此之類皆深合文字通段之理信而有

微是正諸家之譌舛雖其間如以不仁之至忽其親之仁為忍之誤以鮑焦衣弊膚見切等卷持疏之持為持之誤亦不免以意妄改疏於証據然瑕不掩瑜於讀外傳者固不為無補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增補鳥獸草木蟲魚疏殘本二卷

東方圖書館藏道光十三年癸巳刊本

清王象之撰泉之字漢桂清泉人此本現藏東方圖書館惟僅存殘卷自第三卷以下原闕而有待延津之合故全書卷數亦有待於考證是編編首有道光十三年癸巳泉之自序知其書寔成於彼時今所存者僅第一第二兩卷大旨以陸璣草木疏上下二卷不依經文次序顛倒錯亂後世刻本尤多謬誤雖趙佑丁杰及孫志祖諸氏並有參訂然於經次仍屬淆亂於經義既不甚浹洽於名物亦多混雜因博採羣書依經文次序冠陸疏於前列衆說於後增補訂譌以成是編而名之曰增補鳥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草木蟲魚疏者蓋所以不沒前人之苦心也今考其書第一卷起於周南關關雎鳩迄於麟之角第二卷起於召南維鵲有巢迄於壹發五縱大抵皆以經文篇第為序各標其目而解之惟自邨風以下均已殘闕書中各條後引陸疏悉據趙氏校正本間亦有所更易如周南關關雎鳩及爾雅疏刪之之類皆頗有見列入維鵲及鱣句是編據詩疏及爾雅疏刪之之類皆頗有見陸疏之下更博採諸家之說以解之更於其後附以己見詳其所釋類皆徵引繁富考証詳寔如據禽經以雉鳩為魚鷹據說文以辨麟屬二物之別皆有關訓誥且其說多折衷經傳序說固以發明經義其但徵故寔體同類書者固自不同雖愛博嗜

奇不免有傷冗雜如馬本常物乃亦繁文旁行異種橫增之類固為可已不已然能於名物詩旨二者兼顧亦未始非讀詩者多識之一助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毛詩注疏校勘記七卷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刊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本

清阮元撰元有三家詩補遺三卷已著錄是編前有阮氏自序云自唐後至今鈔版盛行於經於傳箋於疏或有意妄更或無意譌脫於是繆鑿莫可究詰因以臣舊校本授元和生員顧廣圻取各本校之臣復定是非則是編之成顧廣圻實與有力焉按廣圻字千里號澗菴元和人嘉慶諸生受業於吳縣江聲穎敏博洽通經學小學尤精於校勘當以邢子才日思誤書更是一適語自號思適居士是編多出其手故一時學者咸稱精確其書都凡七卷而以引據各本目錄列之編首不入卷次今考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其書援據所及凡經本二經注本三注疏本四引用諸家七搜採頗稱該洽書中撮取各本異文遺字及諸家校勘之說分別著之於篇定而從之若意有從違則更加辨斷以定其是非稽其所校大抵皆考証精審論斷明晰而其尤鑒人意者則在於發明經有經之例傳有傳之例箋有箋之例疏有疏之例凡其所校正皆通乎諸例而折衷之以定諸本之異同故無妄改之弊如穆序注今之次序進御正義序作叙此固古今字易而說之例也山井鼎考文古本乃用正義以改注又如桃夭序國無繇民也正義作國無繇民焉此由自為文之例也考文古本乃採

正義改也為焉若此之類均由不悉正義之例而誤也是篇於皆發凡起例詳為辨正其有俾於經學固不僅文字之校勘已也惟當時北宋寫本毛詩鄭箋及宋刻單疏本毛詩正義猶未傳於中土乃不克據之以補唐石經相台本及十行注疏本之缺失使成完璧為可惜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詩學識要五卷道光元年辛巳刊本

清楊登訓撰登訓字鑒泉春陵人嘉道間司鐸麻陽性耽吟詠有詩集若干卷行於世是編前有道光元年許邦光序及登訓自序知其書蓋登訓司鐸麻陽時之所作據其自序云忠孝大義根於性而發於情興觀群怨之理展卷躍如子與氏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學者尚可舍此以說詩哉是其說詩旨趣畧可概見矣其書都凡五卷釐為九類首論風雅頌各篇大義次釋獸次釋蟲次釋魚次釋草次釋蔬次釋穀次釋木大旨因循朱子集傳及欽定詩經傳說類纂其論風雅頌各篇大義皆不載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經文僅就各篇篇題畧舉數語以發明其義蘊更連綴其義案次成篇稽其所論類皆折衷集傳而括取其意雖多因襲前人緒論罕有新意然疏解簡明如桃夭宜家免宜多賢賦草蟲而念役詠采蘋以祭先殷需念夫標梅待嫁若此之類皆切近不支深得詩人之本旨較之連篇累牘爭競異同者固有裨於初學至其詮釋草木鳥獸則比類箋注大抵每條首錄集傳之說以姚鼐陽為主而微引發明間亦參以爾雅及陸璣草木蟲魚疏等惟考証既多疏陋詮釋亦不能盡本詩義故往往不精不詳又或駢拇枝指漫衍於經義之外如鷦鷯本家禽而繁文旁衍

牛馬常物而異種橫增是則尤為可已而不可已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多識考六卷 嘉慶十五年庚午刊本

清何震撰震上虞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嘉慶十五年何氏自序知其為乾嘉時人是編之成蓋在嘉慶十五年庚午其書都凡六卷以夫子有小子何莫學夫詩多識於鳥獸之名之語因以多識錄名其書據其自序云震少誦詩長遨遊四方耳聞目見與詩符合今讀禮家居偶檢毛詩手輯名類間証他書鳥獸草木之外有昆蟲鱗介亦附於後又云使徒咕嗒而不加詳考焉能見其物而即能呼其名乎是其作書之旨惟在多識故彙輯名物釐為六類一曰鳥部二曰獸部三曰草部四曰木部五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曰昆蟲部六曰麟介部按訓釋毛詩草木鳥獸蟲魚者自吳陸璣以後作者實繁是編彙輯名類而撮取諸家之說以為之解然微引既未及賅備且雜採衆說異同滋甚又不加辨斷以定從違如此而言多識誠不知其果何由而能見其物即能呼其名耶此外釋雀則引春秋運斗樞瑞光星散為雀釋鳥則引廣博物志鳥千歲而五色釋馬則引春秋說題辭地精為馬若此之類又往往擬拾緯書及小說家言於經義渺無所關核之誼經之古法尤乖體例總之其書精核不足既無資於博覽考証疏陋更無俾於多識惟排比物類體同類書蓋村塾鈔胥之學

非解經之正軌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毛詩述正二十八卷原刊本

清張其煥撰其煥字柏齡長沙人始末未詳考其援引諸家之說其時代最晚者如乾隆欽定詩義折衷焦循毛詩陸疏考証等皆成於乾隆嘉慶之間則其煥之時代當已在嘉慶之後矣其書都凡二十有八卷而以篇目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大旨在於鑄鑄衆說以歸於正各篇皆首列詩序次錄經文然後於各章之下各列輯註一門以訓詁名物輯註之外復分匯說微辭折疑悟言備釋擴義存稿數門大抵所謂匯說者蓋採錄舊說以發明經義微辭者蓋詮釋名物以推求詩人體物寫志之旨折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疑者蓋質疑辨難以考証舊說之非建悟言者蓋推敲文句以評衡詩人運調鍊字之法至於備釋擴義存稿三門則皆採摘前人緒論以備參稽非其書之所重矣惟各章除輯註之外其他各門皆不盡備具蓋視其詮釋之詳畧而任意標舉之今考其書於訓詁則參稽古義於詩旨則折衷於小序集傳之間更附錄舊說而衡量其得失融會貫通大體尚稱近正且凡所援據皆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詩旨剪裁貫穿如出一手其有疑義則別條出之詳其體例亦頗稱謹嚴惟其間亦不免泛濫以炫博往往失於別擇如引程大昌因爾雅釋荇菜為接于遂

謂漢之婕妤取義於此之說而以荇菜擬淑女之類皆嫌其委曲生解有傷穿鑿也如擴義一門所採諸家之說亦往往漫衍於經義之外是皆愛博嗜奇之弊也至於悟言一門鉤剔字句推敲語脈則尤不晚時文之習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影北宋鈔本毛詩三卷 靈峯草堂叢書本

清陳矩校刊矩字衡山貴陽人少躋場屋而志不稍衰光緒中

從使日本搜羅古籍刻成靈峯草堂叢書若干卷而以自著各

書附焉是編即靈峯草堂叢書之一種也陳氏從使日本時獲

之古寺中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歸國後以經筵務駐洋溪鎮

事頗簡暇爰以阮本校之影寫以付剞劂其書為古鈔毛詩鄭

箋殘本僅存四卷起自第四卷王風迄於第六卷秦風界長五

寸七分幅四寸二分每半頁八行行十八九字不等細注雙行

字數同第四卷末有文治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比校了大江公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朝十六字題識考文治二年當中國宋淳熙十三年審其字畫

亦殊古雅雖為北宋鈔本無疑據經籍訪古志謂山井鼎撰考

文未見北宋寫詩春秋唯以南宋附釋音本校之又曰北宋本

雖殘缺亦最可珍貴則此本蓋山井氏所不及見陳氏以阮本

校之於經序傳箋所遺字句及異文均以圈點別之大抵遺文

加圈異字加點其字體有古俗兼用者則不加改易以存其真

蓋日本古寫本及隋唐金石文字類皆如是也今其書與文

遺字多至六百餘言多是補唐石經及相台本之缺失且詳其

分卷之法亦多同古本則其所據必為六朝古本無疑足資經

學家校勘之助洵可寶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司馬彪莊子注不分卷問經堂叢書本

晉司馬彪撰。清孫馮翼輯。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為睦所責，故不得為嗣。彪由是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群籍。初拜騎都尉，泰始中為祕書郎，轉丞。注莊子，作九州春秋，續漢書。惠帝末年卒，時年六十餘。事蹟詳晉書本傳。馮翼字鳳卿，密陽人，為孫星衍從子，好古博涉，嘗從星衍輯神農本草經三卷、校商子五卷，又嘗採獲亡佚諸子傳，注手為編次，為逸子書七種，是編即其中之一種也。按晉書司馬彪傳，稱彪注莊子而不詳其卷數，隨書經籍志言阮孝緒七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錄本二十一卷。至隋而闕，僅存十六卷。而新唐書藝文志所載卷數，乃復與七錄相符，是不足於前而足於後，雖未免可疑。然隋唐人多徵引之。陸德明經典釋文所引尤夥。此外司馬貞殷順徐堅、歐陽詢、李善諸所著述，皆有所援據。足証李唐之世，其書尚全。大抵彪注之佚，當已在宋代。太平御覽以修文殿書為粉本，故雖引及之，亦未可執以証其未佚也。是編據拾隋唐以來諸家所引彪注，分別系之各篇之下，以存其舊。而於陸氏釋文，獨不加採擇，蓋以釋文既有專書，明人所刻莊子，又分篇臚列，為學者所易見，且其語不啻三倍於選注諸書，不必為陸作

鈔胥而重為編錄也。惟於他書所引與釋文同者，則仍將釋文

附注於下，以資參証。總計所錄凡一百一十四則，其同於陸氏者四十餘則，為陸氏所遺者六十餘則。搜採頗稱賅洽。考晉書本傳，列彪注莊子於官祕書時，至其卒年，則在惠帝末年。彪固與向秀同為郭象先進，劉慶義世說新語注言象注莊子多竊於向秀，今考是編，文選注彪人間世篇題注，與人群者不得離人數語，與郭注正復相同。豈象之所竊，是不僅向氏耶？又考王應麟謂彪注篇目，即本班固漢志五十二篇之舊，其說原於經典序錄，所謂五十二篇者，蓋內篇七，外篇二十八，雜篇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十四。解說三，較諸家注卷帙簡而篇目多，故其中字句往往異於郭本，且有增益之文。而莊子逸篇亦於焉可考。惟困學紀聞載莊子逸篇至三十九事，或專引正文而無註，或祇稱原注而不題彪名，是編於此，但採其有彪名者七事，附之編末，其無注及不注人名者，不錄。別擇亦頗稱謹嚴。至若選注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萬物而獨往數語，李善凡四引之，又復有彪注明文，自屬莊子逸篇，而稱淮南王莊子要畧，考淮南要畧雖擬莊之作，今其書具在，既未見此語，況彪又未注淮南，是編亦並存逸篇之末，而不廢淮南之名，尤為有見。又考左傳疏中引彪

注胥餘箕子名一語釋文亦稱馮夷為河伯彪注引清冷傳按
胥餘之注本於尸子清冷傳隋唐兩志均不著錄則彪注稱引
蓋極繁富惜逸簡零落無從窺其全豹耳

莊子注考逸不分卷問經堂叢書本

清孫馮翼輯馮翼字鳳卿瀋陽人為孫星衍從子累官至郎中
當從星衍輯神農本草經三卷校商子五卷又當採獲亡佚諸
子傳注手為編次成逸子書七種是編不分卷蓋擬拾隋唐以
來諸家所引莊子逸注分為臚列以存其舊稽其援引所及如
陸德明經典釋文李善文選注殷敬順列子釋文司馬貞史記
索隱廣韻玉篇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搜採頗稱該洽按自與干
之世競尚清談故司馬彪崔譔李頤李軌徐邈及孟氏等咸於
漆園之書或為傳注或為音釋雖世遠年湮逸簡零落幸唐陸
德明薈萃眾家以成釋文於魏晉以來諸家傳注徵引頗多自
陸氏以外司馬貞殷敬順李善諸所著作亦多有稱引而文選
注所引尤多皆可補釋文之闕是編擬拾逸佚或足以校勘文
句如內篇養生主第三為善無近名為惠無近刑無字選注引
舊注本作莫外篇馬蹄第九翹足而陸文選注引舊注本足作
尾陸作跬之類或足資考証訓詁如內篇齊物論何居乎釋文
引古注云居猶故也內篇大宗師第六箕子胥餘釋文引司馬
彪注云胥餘箕子名見尸子之類或可以考鏡源流如內篇人
間世第四文選注引司馬彪注解題云人間世篇言處人間之

宜居亂世之理與人群者不得離人與郭象注正復相近知象注不僅因襲向秀寔並襲彪書或彪注與秀義不謀而合若此之類皆賴是編以存六朝古注之概畧纂輯之功誠有足多惟陸氏釋文李氏文選注等書所引多有司馬彪注之明文馮翼既別有莊子司馬彪注之輯不容不知何以乃不加標注未免可議又其搜稽雖富亦不免間有疏畧如初學記引逍遙遊列子御風而行彪注云列子鄭人列禦寇也文選注引齊物論言未始有常彪注云常久也若此之類馮翼於莊子司馬彪注本既已採輯而此本乃闕而不錄亦未免為白璧之瑕焉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卷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刊本

不著纂輯者姓氏各卷之首惟題仁和惠棟箋德清俞樾續義歸安姚學瑛注編首有乾隆十四年惠氏箋序同治十一年俞氏續義序道光三年姚氏注序及康熙癸亥于氏贅言序編末有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張義澍跋及光緒庚子李詳後序按李氏後序云太上感應篇有惠定宇之箋俞蔭甫之續義姚鏡唐之注若援集解之例彙為一編俾學子有所省惕且於注書體例稍窺門徑庶不薄道家之言為短書矣吾友大興燕樵王君前客鹽城與言及此則欣然身任合併遂寫東以于鐵樵之贅

言附於其後名之曰集傳又李氏跋云戊戌之歲義澍官鹽城友人李君審言王君燕樵以欲刊感應篇集傳告義澍以為是風雨之鷄鳴也遂復傳金為助刊則其書之纂輯蓋創議於李詳字審言與化人燕樵名觀熙正定人其書都凡四卷而別附感應篇白文於編首不入卷次按太上感應篇一卷宋史藝文志已著錄之大旨言天道福善禍淫與道家玉鈴經易內戒諸書相近蓋亦宋以前古籍之幸存者是編取惠俞姚三家箋注分別系之各句之下更附以于氏贅言按惠俞二氏皆有清一代經師碩儒其所詮釋均確守漢儒注經家法訓詁名物舉有

是証徵引淵博文字雅馴如以書首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左氏傳閔子馬之言之類皆為確切不易之論鏡唐之注亦能推求義蘊切近不支至於于氏贅言則大抵自據其所見於書中微言奧義亦多所引伸雖惠俞二氏於書中所言務牽合儒家之說以為之解不免附會學術源流之嫌然瑕不掩瑜合四家之書互相參証則於天人感應之說幾乎備矣

黃庭經箋注不分卷光緒十七年辛卯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編首有光緒十七年辛卯牧齋主人自序編末有牧齋題識按其自序云道家以景林真人所授黃庭經為內景經謂黃庭經為外景經愚不揣固陋均為箋注以黃庭言簡而意賅首刊之以為葆生者勸則其書蓋牧齋所著牧齋郡人爵里姓氏均不可考惟據其自序在光緒辛卯知其為清德宗時人其書不分卷依經文逐句為之箋注而以色慾傷一篇附之編末考唐書藝文志載黃庭經一卷注云老子著惟經文皆七言韵語不類先秦文字牧齋自序辨之云查漢以前七言無長篇七言長篇自武帝柏梁始其為六朝時人偽託無疑也然黃庭經即託傳換驚書內景經則楊義和當有小楷以愚揣之內景經當由黃庭經推演而出其分內外者妄也兩經皆用古音與陳季立顧亭林毛詩古音昭合非唐以後道者所能為其於內外二經之時代及其相互之關係考訂頗稱精審至其箋釋經義大旨以臟腑服炁煉丹之事為主於經中譬喻如脾為中央土色故曰黃庭又名土釜之類詮釋殊詳其中尤足鑒人意者則為考訂古音之確有根據凡經文所用之韵皆據陳氏古音考及顧氏音學五書一一注其音讀末附色慾傷一篇

則所以發明孫國賢精之理以與經文相發明也總之其書考訂精審解釋詳明是其優點惟其所引証皆不標出處未免白璧之微瑕耳

莊子解十二卷 貴池先哲遺書本

清吳尚世撰尚世字六書又號羣玉少肆力於六經子史手自鈔覽至晚脫以左手作字名其居曰易老莊山房當路交重其博雅而剛介不阿於時食餼郡庠未貢而卒所著有易經注解禮記章句老子宗旨楚辭疏皆不傳惟此書獨行於世編首有章永祚及尚世自序三篇編末有湯其邦跋及宣統戊午劉世珩跋按尚世自序第二篇作於康熙五十三年甲午第三篇作於雍正四年丙午則其書之成當在康熙間矣全書都凡十有二卷而以貴池縣志人物志文苑傳篇目大意及莊子本傳列

之篇首不入卷次其於莊書內七篇定為三卷外十五篇定為六卷雜十一篇則依東坡所論刪去讓王盜蹠說劍漁父四篇而合列禦寇於寓言定為六篇三卷大旨病前人解莊評莊或但就其可解者解之其不可解者則以不解解之或都無甚語止濃圈密點以為贊歎段落句讀一切混過因就平日誦習所得重為箋疏或訓詁或詮品文字意在合道於文使全書理明氣貫文從字順有脈絡可推尋有意味可咀嚼其於齊物論以下疏解尤詳者蓋以向之解此俱未免不得其解故也今詳其書考訂篇目疏解文義雖時多平易切實之論惟喜以儒

說附會莊書往往牽合宋儒性理不免微失莊生之本旨品評文字亦有類諸子奇書等書不晚明人習氣至於每篇之末各附短論雖曰以意融會得其會通然博而寡要體同後儒釋經碎義則尤難逃蛇足之譏焉

求雨止雨法不分卷 同治九年庚午刊本

明吳廷舉撰清鄭慶松校刊廷舉字獻臣梧州人成化進士除順德知縣毀淫祠二百五十所正德中歷廣東副使發中官潘忠二十罪忠亦許廷舉他事逮繫詔獄劉瑾矯詔枷之成雁門旋赦免以討賊功擢副都御史宸濠逆有端疏陳江西軍政六事為預防計嘉靖初以右都御史致仕卒謚清惠慶松字友亭桂林人咸同間歷軍關中同治七年成辰解組是編前有嘉靖四年乙酉廷舉自序末有同治庚午方鼎錄後序及同治八年乙巳慶松後序知其書蓋廷舉晚年所作清咸同間慶松作軍

關中偶遇旱年連以求雨輒多奇驗及解組後見有因旱求雨不知其法而卒無應驗者因取廷舉原本重加校訂以付剞劂其書不分卷首為春秋繁露求雨節解次為春秋繁露止雨節解而以白玉蟾木郎求雨咒附之其後按求雨之法其來已久書有桑林之禱老莊有土龍葛狗之祀降及漢魏六朝其術尤繁是編大抵節錄春秋繁露所載求雨止雨各法而為之疏解辨方辨色卜日卜牲舉凡豆登酒醴之祀祝史修敬之詞以及暴巫聚蛇設壇念咒之法罔纖靡遺皆一一為之疏解揣其所述類皆原本陰陽五行之術因循方士黃冠之說蓋道家相傳

之方術也。

胎息經疏不分卷續說郭本

明王文祿撰。文祿字世康，海鹽人。嘉靖舉人。所著有廉矩、文脈、醫先、華度等書。行於世。是編清姚安陶璜收入說郭續編中。其書不分卷，大抵循文為解，意在闡發老子谷神不死之說。及道家存神養氣之理。按胎息經一書，道家相傳，以為內修之要典。而託之高上玉皇天尊，其說蓋本於老子谷神不死、綿綿若存之說。謂胎息者，行炁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胞胎之中，所謂結聖胎者，是於此致功焉。詳其所論，與抱朴子釋滯篇之言相近。與後世言胎息而兼及容成之術者，絕然殊塗，猶不失道家之

正傳。且文字簡潔，語多精到，似非唐以下道流所能為。且宋鄭樵通志藝文畧道家胎息類著錄元君胎息經一卷，疑當即是經。則其書亦未必非隋唐以來相傳之舊籍矣。至於王氏是編疏解經義，頗能推求義蘊，宣通疑滯，雖循文為解，不甚訓詁文句，然要言不煩，直指玄妙，固不似其他道流之連篇累牘、觀縷不休也。且其論胎息之理，謂神氣一也，從虛無中來，渾圓而無減增，故曰谷神不死，能無視無聽，不識不知，即固守以養。又云胎中嬰兒，神住氣住，能專氣抱神，如嬰兒然，即固守虛無，以養神氣。若此之類，皆不失黃老之本旨。雖其說多因襲前人緒論，

非出創見然稽其所論要皆篤寔近理固較後世道流以容成之術附會胎息之理者其善多矣

長春道教源流八卷 光緒五年己卯刊本

清陳教友撰教友字友珊中年感異兆學道於羅浮醪醑觀中自號羅浮醪醑洞主是編前有光緒己卯教友自序末有羅浮醪醑觀十八傳弟子張永閣跋據教友自序云余學道於羅浮醪醑觀中觀為全真之龍門派源出於邱長春暇因考史冊并取道藏諸書核之溯其源流輯為是編則其書蓋教友學道羅浮醪醑觀時所作全書都凡八卷釐為十篇首全真教總論次王重陽事蹟彙紀次邱長春事蹟彙紀上下次邱長春弟子紀畧上下次邱長春再傳以下弟子紀畧次邱長春後全真法嗣

紀畧次辨證次雜鈔又於各篇之下間或列分子目大旨存彙輯前人載籍以考核全真一派之源流按全真一教蓋道教之所謂北宗其源出於重陽而盛於長春其說先性而後命與儒家存誠之旨隱相昭合主孝弟明人倫而無煉養服食符錄禳禱未流之弊長春真人當元之興萬里應召發揮道力使荒僻絕惑咸為感動數傳以後自北而南其教累世而不絕是編擬拾全真一派諸真傳記碑刻文字以及詩文題詠分別排比彙次成編闡明教義考溯源流於重陽以下諸真體道應世之蹟紀載尤詳其流俗所傳有虛妄不寔者或紀載年月有差訛不

詳者悉於其下別加案語以為考訂若此之類較之其他道家傳記之因述託虛寄空為寔者其善多矣

周易參同契解箋三卷 萬曆四十年王子刊本

明張文龍解朱長春箋文龍字小乾潼關人少嗜奇書負塵表之氣恥獨以博士業稱嘉靖二十五年丙午舉於鄉四十五年丙寅以地方會審事久羈成都讀陳致虛參同契注而病其於真一大道時有抵牾因別為之解長春字大復自號符子烏程人萬曆進士官至刑部主事晚年閉關山中凡十有五載天下傳為有道所著有管子權行於世是編合文龍之解及長春之箋而為一書編首有長春契解序文龍契解自序文龍子惟任契解序及長春參同契解箋自序編末有長春契解跋後跋契箋後序張維樞契解後跋及楊慎古文參同契序按任契解序云是編也先大人所為參同契解近大復先生加箋焉者也雖之役行部吳越間聞大復先生閉關山中十五年天下傳有道因奉此解印證乞一言叙先生既為文又抒所自得標為箋并發以行又長春解箋自序亦云符道人既受命覺菴張公為其先君子小乾先生叙所著周易參同契解已報命尋奉書稍訂次間訢然會於中國從容詳摭十五年中山中特室所悟補行注所未備繁簡參差隨手箋錄因命曰契解箋放於康成附毛詩傳之例志因也則其書蓋長春因文龍之解附臆以補其

所未備箋注而并行之者也其書都凡上中下三卷釐為三十
有四章各章皆首列契文然後以解箋附之其下按參同契一
書後世道家推為丹經之祖然古本散亂經注混淆文龍之解
蓋據陳致虛注本分章意在迂曲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並於解
中摘錄陳注之近是者以備考訂大旨在黜彼左道湛陰曲傳
之塗掃其方士靈錄幻迂之言而歸本於易理至於長春之說
則依例一仍張書而補衍其所未備推求義蘊宣通疑滯蓋契
解中之近正者也

方壺外史書八卷 明陸萬間刊本

明陸西星撰西星字長庚自號潛虛子又號方壺外史淮海人
精研至道潛心著述所撰甚富南華經副墨八卷尤為當時
所推重焦竑作莊子翼多引其說是編前有崑丘外史趙宋序
趙子昂藏書跋及方壺外史首題玄律按趙宋序云頃者吾友
潛虛陸君博極羣書尚友千古於是摘取諸家之書各為測疏
旁通曲暢一旨同歸麗澤之餘頗聞法要爰請陸君謂宜梓傳
以惠同志君著述甚富予所取者書十種總若干卷則其書寔
西星友人趙宋之所纂輯取西星所撰道經測疏及其自著之

書凡十有四種合成一編釐為八卷卷為一集其目曰無上玉
皇心印妙經測疏黃帝陰符經測疏各一卷為乾集老子道德
經玄覽上下二卷為坤集魏伯陽周易參同契測疏二篇為離
集周易參同契口義三篇為坎集張紫陽悟真篇小序一卷為
屯集崔公入藥測疏呂真人百字碑測疏各一卷為蒙集張紫
陽金丹四百字測疏龍眉子金丹印證測疏丘真人青天歌測
疏各一卷為既集玄膚論金丹就正三篇金丹大旨八圖七破
論各一卷為未集前七集皆西星摘取諸家之書而各為之測
疏者至於未集所收三種則皆西星所自著也今考其書所取

類皆宣洩造化之理根極性命之源為道家不可不讀之書搜羅別擇頗稱精洽蓋老子之道德以及心印陰符兩經均為窮理盡性至命之書語高旨深殊難索解至伯陽之參同契紫陽之悟真篇繼相祖述而後黃老陰符之旨乃得煥然領悟惟呂諸真更加引伸其道益明西里摘取其書而為之疏解大旨以易參玄以玄准易所謂乾坤離坎咸恒既未一切古仙丹法莫不旁通曲証使諸家之說殊塗而同歸更附其自著之書以闡明諸家真旨凡諸火候消息藥材銖兩莫不准則陰陽符合卦氣蓋道家言之最有系統者也

化書新聲一卷 道藏輯要本

明王一者撰一清字岫雲自號休物子其質未詳考近野子姚孟昱序一清所撰道德經釋辭云休物子少習博學業初嘗繼有悟乎清虛不欲人間事泊其心迺遊跡太和之巖又一清所撰道德經旨意總論中亦自稱童叟知學長於玄章雖則心存至道意未釋然自知幻緣繫縛情見難忘於是數首冠披鶴氅東遊西浙遍歷三吳忽憶母老遂幡然歸米幾懸牌見字亦長成更歷三四寒暑始壯歲割恩離俗決志則一清蓋出儒入道者是編前有一清自序謂萬曆壬辰自京師奏皇太后請武

當山瓊台中觀道藏經回止三公岩大眾推管住持充都管隆冬稍暇輒玩化書多忘法曰化書新聲則一清蓋隆萬間道流其書之成當已在萬曆二十年壬辰矣全書都為一卷釐為六篇一曰道化二曰術化三曰德化四曰仁化五曰食化六曰儉化又於各篇之下別分子目逐章為解大旨在推闡無為之理以達大化之源按化書舊本題齊邱子稱南齊齊邱撰然考齊邱虛子陳景元跋稱譚景升在終南山著化書授之齊邱邱遂奪為己有則原書實景升所作是編卷首題筆實真人譚景升著者是也惟宋晁公武耶齋讀書志及諸家著錄並作六卷卷

為一篇此本僅作一卷而篇目與晁志同疑當為晁龍巖編
道藏輯要時所並今各篇仍自為起迄是其証也其書訓詁字
句疏解章義大抵皆切近不支淺顯明析而不離黃老道德之
本旨其論全書指要謂道者虛靜之宗天地萬物之本也術者
變化玄技大道之用也道不自見故必著而為德德者道之寄
也德不自有故必濟之以仁仁者德之上也仁無和也故能均
民之食食者民之天也食必節用故必平之以儉儉者無所不
有無所不化也合而論之則無非窮神知化体物知身其說尤
深切著明深得化書之奧義世之讀化書者定可資為參考焉

影宋紹熙本穀梁傳十二卷 遵義黎氏校刊古逸叢書本

晉范甯集解按晉書范甯傳云甯字武子南陽順陽人少篤學
多所通覽孝武帝時始為餘杭令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徵
拜中書侍郎出補豫章太守免官家於丹陽猶勤經學經年不
輟年六十三卒於家是編前有范氏自序畧云升平之末歲次
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于吳乃師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
講六籍次及三傳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
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
害也已於是畧名例數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

即大山其類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
未及終嚴霜夏墮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寔喪予何痛如之今
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又晉書范汪
傳亦云汪為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桓溫北伐以失期免為
庶人屏居吳郡從容講肄子甯最知名是其書蓋甯父汪北伐
失利屏居吳郡時之所草創而甯帥諸子弟卒成之也今書中
曰邵曰泰曰雅曰凱皆其子弟其稱先君者則甯父汪也又考
史稱汪以晉穆帝升平五年辛酉十月免為庶人辛酉於十二
次為大梁其卒年約在簡文之世據此以推則甯之撰次集解

當在豫章免郡屏居丹陽之時自序稱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從弟謂邵二子謂雍凱也晉書本傳止載子泰一人楊士勳穀梁疏稱甯長子泰字伯倫中子雍字仲倫少子凱字季倫蓋出於臧榮緒晉書父子祖孫同釋經傳可謂盛矣按南齊書陸澄傳云永明元年澄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虞氏穀梁澄謂尚書令王儉曰晉泰元舊有虞氏注遠顏延之為祭酒益以范甯又德明經典釋文叙錄云穀梁家范甯集注十二卷隋唐兩志亦著錄甯所撰春秋穀梁傳集解十二卷是顏延之立穀梁博士已用范氏集解為世所重迄於兩宋傳習漸希除注疏刊本外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世絕魁此本為宋紹熙間余仁仲萬卷堂刻本范書之不絕如綫定賴於此誠希世之瓊寶也其書都凡十二卷每公為一卷與諸家著錄皆同每半頁十一行行十八九字注雙行二十七字每章附音義每卷末有經傳注及音義字數又記仁仲比較訛余仁仲刊於家塾十二卷末記國學進士余仁仲校正國學進士劉子庚陳幾張南同校奉議郎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應行參校癸丑仲秋重校訖卷首有范氏自序卷末附何休公羊傳序公羊序末有紹熙辛亥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跋又范氏自序末及十二卷卷尾各有余氏萬卷堂藏書記長

方印范氏自序前第七卷卷端及公羊序末各有金澤文庫長方印原本舊為吳學士柴邦彥所藏文政間狩野谷望之與松崎懷室謀就阿波國學影摹之纖毫畢肖宛然宋槧後歸向山黃村光緒間宜都楊守敬從使日本從黃村求得之從惠星使遵義黎庶昌刻入古逸叢書行款悉依原本撫刻甚精按漢魏以來釋穀梁者有尹更始唐固虞信孔衍江熙等十家范氏皆以為膚淺因帥其子弟商各名例博採諸儒異同之說以成其父汪之志今考其書於先儒董仲舒京房劉向許慎何休杜預皆舉其名惟鄭康成稱君而不名蓋范氏世習鄭學故也又徐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邈江熙徐乾鄭嗣皆與甯同時而其書今多不傳幸賴范注得存其一其書折衷眾說頗稱矜慎至其持論亦往往密於何休之注公羊至於此本經文集注校之注疏本異同甚多而往往優於注疏本至於兩宋以來所傳經注本不必與釋文合而合刊注疏者往往改釋文以就之此本後有仁仲自記不以釋文改定本亦不以定本改釋文兩存之以俟知者則猶有漢唐經師家法而足資校勘焉

余仁仲萬卷堂穀梁傳考異不分卷

遵義黎氏景刻紹熙本穀梁傳附刊本

清楊守敬撰守敬字惺吾晚號鄰蘇老人湖北宜都人遂於興

地校勘之學光緒間從使日本訪求遺書所著有日本訪書志

叢書舉要觀海堂彙刻歷代輿地圖等書行於世是編附刻於

遵義黎氏影刊宋紹熙本穀梁傳後編首有光緒癸未守敬自

序知其書是成於光緒九年癸未按晉南陽范甯穀梁傳集解

自宋以來除注疏本外傳習甚希雖宋紹熙間有余仁仲萬卷

堂刻本亦不多觀康熙間長洲何燧得其殘本缺宣公以前已

稱希世之珍光緒間守敬訪書日本聞彼邦有范氏集解先本

穀梁傳集解

卷

部

為學士柴邦彥所藏文政間狩谷望之與松崎懷堂曾使人就

阿波國學影摹之纖毫畢肖宛然宋槧今猶藏向山黃村家守

敬因展轉從黃村求得之其書首尾完具無一字損失以長州

何氏校本照之有應有不應蓋何氏所見為其初印本此本則

仁仲覆校重訂者是以書中於何氏所稱脫誤之處皆挖補擠

入較何氏所見其善多矣時星使遵義黎庶昌方議刊古逸叢

書守敬因德惠重編刻入古逸叢書中校書既就深感於注疏

本脫誤之多也因以唐石經證經傳以唐宋人說春秋三傳者

佐之以宋監本注疏證集解以陸氏釋文佐之撰為考異附之

集解卷末其書不分卷但有異同則分別條錄之並詳加考証

以定其從違今核其書考訂異同頗稱精審多足正注疏本之

謬脫而補阮氏校勘記之所不及如桓公經三年與石經合注

疏本三誤為二七年集解不言朝各本朝皆誤為言莊公三十

二年集解解之各本解誤為不近人又妄增過字以足之閔公

元年集解言桓容各本桓誤為相襄公二十九年經九月與左

氏公羊合各本誤作七月若此之類讀注疏者定可資為參考

焉又其於此本之謬誤如莊公元年集解二十九年與各本同

誤三年經解鄭牛鄭上脫猶字之類亦多所是正其有功於校

穀梁傳集解

卷

部

勘誠非淺鮮也

春秋穀梁傳例一卷漢魏遺書鈔本

晉范甯撰清王謨輯按晉書范甯傳云甯字武子南陽順陽人少篤學多所通覽孝武帝時始為餘杭令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徵拜中書侍郎出補豫章太守免官家於丹陽猶勤經學經年不輟年六十三卒於家又考陸氏經典釋文叙錄及隋唐兩志均著錄甯所著春秋穀梁傳集解十二卷又隋書經籍志別載甯所撰春秋穀梁傳例一卷按范氏穀梁傳集解自序云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畧名例數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唐楊士勳疏云商畧名例者即范氏別為畧例百餘條是也據此則隋唐之世其書猶存惟兩唐志已不見著錄則其散佚已久惟楊氏疏中間有徵引四庫全書總目穀梁傳注疏提要云自序有商畧名例之句疏稱甯別有畧例百餘條此本不載然注中時有傳例曰字或士勳割裂其文散入注疏中歟則其書蓋因楊氏割裂其文散入注疏而亡矣是編為清王謨所輯錄楊氏疏中所引畧例別例共二十有四條釐為一卷搜採頗稱該洽詳其大旨皆研究書法商畧義例以折衷諸儒之異同惟范氏傳例多見集解王

氏自序乃謂其無容贅錄缺而不載是則未免功虧一簣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春秋穀梁傳注疏校勘記十二卷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刊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本

清阮元撰元有三家詩補遺三卷已著錄是編前有阮氏自序

云范注援漢魏晉各家之說甚詳唐楊士勛疏分肌擘理為穀

梁學者未有能過之者也但晉豕魯魚紛紜錯出學者患焉元

曾校錄今更屬元和生員李銳合唐石經元版注疏本及閩本

監本毛本以校宋十行本之謬元復定其是非成穀梁注疏校

勘記十二卷則其書之成元和李銳實與其役按銳字尚之一

字四香元和生員穎敏博洽尤精算學嘉慶中阮氏撫浙延至

西湖校禮記正義元輯時人傳銳之力為多其助元校勘是書

穀梁傳注疏

卷

部

殆亦在校書西湖之時歟其書都凡十有二卷而以引據各本

目錄列之編首不入卷次今注疏本多以是編分附各卷之後

而并為四卷蓋所以從注疏本卷數也今據阮氏自序及編首

引據各本目錄考之知其書援引所及凡單經本經注本單疏

本各一種注疏本五種搜採頗稱詳備至其校勘字句則以宋

十行本為主摭取各本異文遺字注之其下而參以諸家之說

以存論斷或詳其異同或定其從違校其所校大抵皆引據博

洽考証精確惟其間十慮一失亦所不免如范甯穀梁序釋穀

梁傳者雖近十家楊疏近十家者魏晉以來注穀梁者有伊更

始唐固廉信孔演江熙程闡徐仙民徐乾劉瑤胡訥之等阮氏

校云劉瑤隋唐志並作劉珽今考隋唐兩志既無劉瑤亦無劉

珽僅有春秋公羊穀梁傳十二卷晉博士劉兆撰嘉善盧文弨

謂劉瑤即劉兆今考之楊疏亦多引劉兆之說則文弨之言不

誤而阮校失之矣又當時敦皇卷子本集解及紹熙余仁仲重

訂本未出其間脫誤固苦無徵不信是則猶有待於學者之補

校也

穀梁傳注疏

卷

部

春秋穀梁傳注一卷漢魏遺書鈔本

魏麋信撰清王謨輯佚信事蹟不見於史傳麋唐楊士勳穀梁疏作麋孔穎達禮記正義作麋太平御覽引穀梁注作庾並誤考信蓋麋三麋字同族皆為東海人則字當以作麋為是麋麋皆因形似而誤其作庾者則因音近而誤也按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錄云麋信字南山東海人魏樂平太守注穀梁十二卷陸氏一代宏儒其說當有所本又隋唐兩志亦著錄信所注穀梁傳十二卷又有春秋說要十卷唐志作左氏傳說要卷數同冊府元龜作春秋要一卷一當為十之譌隋志又有麋信理何氏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漢議二卷魏人撰唐志作春秋漢議十卷麋信注鄭氏駁釋文有穀梁音亦稱信撰據此則信固邃於春秋三傳之學者惟是編諸家著錄皆不舉其書名考法京所藏敦煌寫本有春秋穀梁傳解釋殘本一卷僖公十四年冬蔡侯昫卒楊疏引麋信曰蔡侯昫父哀侯為楚所執昫不附中國而常事父讎故惡之而不書日也云云其注正在此卷中是麋注定名解釋矣又考南齊書陸澄傳云永明元年澄領國子博士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穀梁澄謂尚書令王儉曰晉泰元舊有麋信注還願延之為祭酒益以范甯恐不足兩立儉答曰穀梁小

書無侯兩注存麋畧范率由舊式是晉泰元間立穀梁博士已用麋注至齊猶仍其舊唐楊士勳為穀梁作疏於范注之畧者亦多引麋信之說以補之又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於麋書亦略有徵引則北宋初年其書猶存然北陳家書目均不及載豈天水初葉祕府僅存民間久已散佚歟是編為清王謨輯本蓋從楊氏穀梁傳疏鈔出二十有二條從陸氏經典釋文鈔出七條從史記鈔出一條都凡三十條合為一卷以校馬國翰玉函山房輯本各有詳畧惟二人皆不及見郭煌寫本之殘見不能取以參校合成完璧為可惜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讀左隨筆不分卷 民國六年丁巳鉛印無暇逸齋叢書本

清王元樞撰元樞字少樵自號無暇逸齋主人不詳其里貫先
宣間主講順天高等學堂潛心經史所著有無暇逸齋叢書十
餘種是編其第十一種也編首有光緒戊申及民國丁巳元樞
自序知其書是成於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之前又據其丁巳自
序云是為承乏順天學堂教員之作原名講義今改隨筆以勿
為監督所喜而僅止於傳公左氏下半冊詳吳越尤需彙集他
書參考弗克卒業重可惜也元樞謚字順天足五年講左傳全
文凡三過則其書蓋元樞課士之作初名左傳講義以不為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監所喜故未能卒業是編不分卷編首附友人吳增祺嚴復與
元樞書據嚴復書云承不棄鄙陋示以左傳講義二卷是其書
本作二卷至改名隨筆時始合為一編不復分卷其書不載經
傳本文亦不盡釋全經但有所見則分別條論之按元樞戊申
自序云余讀左傳綜其前後參考注疏並及各家有所見即有
所疑輒筆錄之謹案欽定學堂章程中學堂講左傳宜解說其
大事與今日世界情形相同者故於比附史事之餘間參時務
是其作書大旨畧可概見今考其書詮釋經義大抵皆以左氏
為主而參以公穀及唐宋以來諸家之說間以自抒己見如論

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之不足信云愚謂魯字即從古文作收

手文亦無似此及論隱公立而奉之立當指隱公奉當指桓公
奉為奉養之類雖不無獨得之見然每喜以經義比附史事附
會時務如謂曲沃伐翼定潁王章王反助之卒滅翼及命為晉
侯此與後三家分晉一轍唐之藩鎮擁立是類此又如論鄭人
來渝平云天下轉局未有不始於戰爭者如普法之戰而歐洲
之局一轉日俄之戰而亞洲之局又轉皆視戰爭為轉移也若
斯之類則雖曰遵守公令亦未免有乖說經之體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左傳釋地三卷 道光六年丙戌刊本

清范士齡撰士齡原名人炳字酉軒齊應人是編前有道光六年丙戌士齡自序謂少讀左氏傳於列邦地域茫然不識所在後館太原唐梅村署中籤閣積羣書足供涉獵所遇又多幽薈冀荆之士如漢陽張先登黔西李華封皆足跡遍天下縱談輿圖考核畧遍近復館遵義杜蘊堂公館考核視往年較晰兼向坊友假地里書鈔閱懷鉛握槊有舍必書數十年首於心者一旦南針指我矣緣秉筆而書曰左傳釋地是其作書淵源畧可概見全書都凡三卷體例畧倣爾雅釋地春秋釋地四書釋地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之舊故以左傳釋地名焉其書首列輿圖某地係古某國某國係今某地某地與今某地接壤皆一一標舉其他山川古蹟間亦附之於末俾讀其書者披圖而識列國之廣輪然後依左傳篇次列舉其國名地名而詳為之釋第一卷為隱公至僖公第二卷為文公至襄公第三卷為昭公至哀公其所釋左傳地域約及千條搜採尚稱詳贖詮釋亦大體無謬雖其間疏漏之處亦往往而有如蔡鄭地在直隸大名府長垣縣西北曲池魯地在山東曲阜縣東北四十里武父鄭地在直隸大名府東明縣西南與河南開封府蘭陽縣接壤龍曹也在泰山三博縣西南

邠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邠城蒲衛地在直隸大名府長垣縣西南若此之類皆見於傳是編乃闕而不載又如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隨晉地也並見於杜注是編亦缺而不釋是耳目之前亦多遺漏不得不以責賢者惟大醇小疵識者不免則其書於治左氏傳者亦未嘗無補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左腴三卷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刊本

清潘希塗撰希塗字懷卿會稽人著有天文萃要疆域總畧六書辨謠前明趙獻及是編行於世是編編首有道先戊申杜照序編末有道先戊申其子尚樸跋據尚樸跋云乾隆辛丑羅家難卷帙俱遭籍沒此書幸為友人借觀完壁以歸則其書實成於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之前至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其子尚樸始以之梓行焉其書都凡三卷取春秋左氏傳事類分別排比釐為十有四門曰歷年考曰五等錄遺曰委質編曰人英紀曰彤史貽芬曰廣輜輯要曰金湯篇曰敦盤司爵曰師貞分述曰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邦聯綜異曰陰禮數變曰國是統曰馴冰廣鑑曰襲錦各門皆前列小序然後分類引端條舉事要大抵前十三類為希塗之所輯至於襲錦一類則多摭拾錢塘馮李驊左繡之說非出自撰其名曰左腴者則取班史陸海足珍說文腹肥為腴之訓也今考其書體例蓋本於昌黎紀事必提其要纂言必鉤其玄及東坡讀一書當作數過讀讀一次當作一意求之說意在排比事類綜數名寔然割裂繁碎已嫌其彌難尋檢而分類立名又喜標新立異如紀春秋嫁娶之事則曰陰禮數變自序謂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化本房中皆陰教也作陰禮數變紀春秋亂政

則曰馴冰廣鑑自序謂取易經履霜堅冰之意若此之類命名已陋更何論其內容總之其書體例龐雜有同類書蓋抄胥之學是不足以言經義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春秋大義不分卷同治四年乙丑刊本

清魏鳳林撰鳳林慈谿人始末未詳所著有論語微言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同治四年乙丑鳳林自序知鳳林蓋咸同間人其書不分卷釐為六十有二條首論春秋全旨然後據經文以發明春秋大義據其自序云自來尊天子為古今一統大宗者莫過於春秋論語兩書顧春秋之義微而顯論語之言顯而微若非廣辭比事察其義理互見詳辨兼行不能由顯入微從微達顯故先儒講明理學於太極先天兩圖發明一本萬殊之理無微不入大義微言炳若日星一本萬殊之理即一人首出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庶姓繁衍之義余嘗讀春秋論語於獲貶互見詳辨兼行之處略見大義微言摘錄春秋大義六十二條論語微言六十三條是其書蓋與其所撰論語微言相輔而行意皆在闡明古今一統宗法是編大旨惟以尊王為主舉凡六十二條所論如隱公二年秋八月庚辰宋公和卒一條云宋穆公舍子馮而立其姪與夷昭宣公惡輒亂父子常經弑逆相尋多起於讓非所讓也又如四年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條云嫡庶長幼有定分衛人以晉為賢而立之不正也故晉削其公子而大夫稱人五年秋九月初獻六羽條云書初獻明前此用八佾之僭也若斯之類

一是皆歸之於尊王之義持論尚稱平允惟其詮釋經旨大抵折衷於三家如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則從左氏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則從公穀多不守專門家法又往往議論多而考証少甚且附會經義以就己說如開篇即謂春夏秋冬天之四時歷萬古而節無差忒書春於王之上所以尊天也明天子當上承天命敬授人時禮樂征伐王之大政大一統而權無旁落書王於正月之上所以尊王也之類皆不免懸揣臆斷之議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春秋歸義摘要十二卷道先八年戊子重刊本

明賀仲軾撰清范驤刪訂仲軾字景瞻衛輝之獲嘉人少而近
癖嗜讀書無他好十八歲里選萬曆三十一年癸卯二十四歲
舉於鄉三十八年庚戌成進士甫釋褐具疏批鱗忠直之氣中
外欽仰筮仕陝西醴泉令累官至武德兵備甲申之變投繯自
經妻妾四人皆從死所著有春秋歸義三十二卷總序雜說一
卷便考十卷及兩宮鼎建記等書行於世范驤字文白號默庵
海寧人諸生工書所著有默庵集若干卷行於世是編前有順
治戊戌張縉彥范印心二人序及崇禎十六年癸未仲軾自序

總纂圖書

卷部

原序作十有五年歲在癸未按十
五年為壬午疑五當為六之誤按其書之作據賀氏自序云
始於萬曆戊午成於崇禎甲戌蓋自萬曆四十六年至崇禎七
年凡十有七年始竣事又據范印心序云是書凡一再創厥
初則華亭陳徵君序行之繼則丹陽湯平子校刻先生復手自
改定予家藏其副今年備兵武林與方伯張大隱先生謀所以
不朽是書者家文白讀而愛慕其人病其序事過長為撮其指
要則是編蓋清順治五年戊戌海寧范驤病賀氏原書之繁瑣
因撮其精要存十有二卷而以燕南孫奇逢所撰殉義景瞻
公傳附之卷首不入卷次故以春秋歸義摘要為名焉按孫奇

逢殉義景瞻賀公傳稱仲軾作春秋歸義務求合宜筆削之

意翻駁古今成案獨伸胸臆之所欲言今考其書蓋取公穀左
氏胡傳參會之而酌以己意大抵力破諸家屈經從例之弊謂
諸儒說經執之太嚴求之太深遂使義例曲生某字某例某
例某用穿鑿支離附會膠固若法吏之深文巧詆及其例之不
可概施則又為正變之說極而至於正變之所不能通則又曰
美惡不嫌同詞其弊遂至曲經從例使正經之義為之猥碎直
同斷爛朝報不知春秋原本無例例者國史命名之常紀事之
體聖人不過竊取其義神而明之故其書取旨惟以尊王為主
舉春秋二百四十年之事皆歸於斯義書中首辨夏時冠同月
之疏誤次正創例說經之乖舛他如諸家所謂聖人竊南面之
權進退天子諸侯大夫以天子之權予魯及素王素臣以天自
處諸謬說悉矯其非而辨其惑凡其持論頗稱精當雖其間亦
多陳陳相因之論或懸揣臆斷之說於春秋本旨未能盡愜然
春駁正舊說時有特見其長固不可沒也

總纂圖書

卷部

春秋增註八卷 民國十二年癸亥刊本

清湯斌撰。斌字孔伯，一字荆峴，號潛庵，睢州人。順治進士，入翰林，累擢江寧巡撫，澄清吏治，江南北無一物不得其所。官至工部尚書，卒諡文正。性嗜學，竟日讀書，不妄交遊。其學源出孫奇逢，而能持新安荆溪之平。沈潛易理，究心聖賢之學，大旨主於刻勵實行，講求日用。所著有洛學編、睢州志、湯子遺書及明史稿若干卷行於世。是編前有民國十年睢縣縣知事馬維驥序，謂湯文正公手批春秋胡傳原本，藏於太原某家，賢裔湯樹環，湯在朗，湯在璋，湯原昇，湯原蔭，湯善師等多方購回，請邑紳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孝廉繼修編訂成書。又據編首陳繼修編訂凡例云：是編為潛庵湯子兩任觀察終養後所手著，原稿據胡氏安國傳本酌加評註，而所加不過十之三四，未及完備，則其書蓋湯氏晚年未盡之業。民國十年辛酉，其裔孫得原本於太原某氏家，始倩邑紳陳繼修重加編次，名之曰春秋增註，以付剞劂。書成釐為八卷，而以春秋列國圖說、春秋一百二十四國爵姓、王朝列國興廢說、王朝列國世次、春秋提要列之編首，蓋所以從胡傳之舊而補其未備也。又胡傳原本所附林堯叟音註亦悉從其舊，至於湯氏評註則附之胡傳之後。其胡傳原本有發明經義未盡

允愜，或詞旨繁冗，而為湯氏鈎勒刪節者，則悉從湯氏定本。今考其書大抵折衷三傳及胡安國傳，更旁採注疏及諸家之說，而以己意斷其得失，其間攻駁胡傳言多中理，頗能洗宋儒附會穿鑿之習。惟大旨仍不出名字日月褒貶之說，是猶未敢破除門戶之見也。又往往好為議論，體例在經義史評之間，尤非說經之正軌。總之其書既為湯氏未成之稿，本無異義可言，其為孫原以其為先世遺書，擬拾而刊之，寔未足以為斌重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春秋日食集証十卷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
張自力齋叢書稿本

清馮激撰激字涵初號清渠南通人廩貢生績學多才長於格

致考証之學所著有強自力齋叢書二十有一種凡九十有二

卷是編即其強自力齋叢書中未刻稿本現藏國立北京圖書館

館書凡十卷據黃舍人提算步至實朔依年條列以推求春秋

日食並摭拾諸家之說以定其從違按春秋曆術昔人推步者

夥矣其疏者如杜例顧表徒以經傳日月求之往往乖錯其精

者如元郭守敬據大衍授時以詳其交分食限而正其差誤清

儒閻百詩江慎修梅定九等亦並有論說惟立術多疏以之上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考朔閏猶易為力若以證春秋日食則推算繁重每多不應至

同光間西學東漸有識之士如長洲王韜等又有用今時憲術

參酌古法以上推者詳其所論雖較舊說為密亦僅推至平朔

食限而止靡有加矣是以歷代以來推証春秋日食有經誤傳

誤之爭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是編首採眾家之說以辨其得失

自杜預下迄王韜無虞二十餘家皆一一定其從違徵引詳備

考証精核更本黃舍人提算步至實朔依年著之於後大旨謂

距交入食限有入平朔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實朔食限而

食者故其推求日食以推至實朔交周為定凡其所論皆較前

人為密雖其間推証或未能盡合然千載之後必欲求秒忽之

無誤亦未見其能姑存之以備一說焉可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春秋列國世代使覽一卷 同治四年乙丑刊本

清孫湘撰湘字楚泉清苑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同治元年壬戌劉毓楠序云春秋一書頭緒甚繁列國世代紛紜讀者每難記憶吾友韻武同年經學淵博詢其幼時讀經均屬奉自度訓因出其所藏春秋列國世代使覽一書皆年伯楚泉公所手輯者列國紀年歷歷可考誠為讀春秋者所甚便也爰慙慙付梓公諸同志則其書定成於道咸間至同治初年其子恩壽等始為之梓行全書雖為一卷首列周之世代次列周之同姓諸國曰魯曰鄭曰晉曰衛曰蔡曰曹曰滕曰吳再次列周之異姓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國曰齊曰宋曰陳曰杞曰薛曰莒曰邾曰許曰小邾曰楚曰秦曰越皆依次叙其君王世代而以春秋時代為起止按列國世代之繁莫甚於春秋晉杜預既為左氏傳集解復別據世本作世族譜以詳其世代惜其書久佚清康熙間泰州陳厚耀撰春秋世族譜一卷於列國世次臚列甚詳是編體例畧同陳書惟彼書用旁行斜上之例以為譜又兼及卿大夫世族是編則分行直書且但詳諸國世代而不及卿大夫世次臚列世代甄別源流首詳同宗次及異姓列國紀年有條不紊搜採排比頗稱該洽雖其間於有世系可考者叙次較詳其無可徵考如小邾

越等國敘述殊東闕畧且於北燕虞虢諸小國皆闕而不錄以視陳譜之搜羅詳備者據精核殊有遜色然其書之作本在使讀春秋者之便於披覽而不以考証列國世系為務則劉毓楠序謂其手輯列邦世系井井有條列國紀年歷歷可考查閱既清記憶亦易者亦非虛譽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春秋傳質疑六卷 民國二十年辛未鉛印 退菴叢書本

清齊周南撰按光緒台州府志文苑傳云齊周南字首風河洲天台人與弟召南五人共業豐源書屋學行為諸弟率乾隆六年舉於鄉入都與周長發杭世駿張鵬翀胡天游輩倡酬甚相得三上春官不第選慈溪教諭弟子親經請業無虛晷卒年九十一著有春秋三傳質疑五卷綱目質疑四卷東野吟瑞竹堂稿是編前有姜炳璋序後有民國二十年辛未王文炳跋據王文炳跋云余以光緒癸卯需次吳門偶遊書肆得鄉先哲齊河洲先生所著春秋三傳質疑原稿一帙因校正付梓騰布於世

退菴叢書

卷部

亦藉以存前賢心血於不廢是齊氏原稿定未付剞劂光緒二十九年辛未天台王文炳得之吳門書肆始為之刊行焉其書都凡六卷卷一至卷四皆依經文為解卷一為隱公桓公莊公卷二為閔公僖公文公卷三為宣公成公襄公卷四為昭公定公哀公卷五至卷六則通論全經卷五為總論卷六為地里異同辨世卿氏族考編中皆不載經文但有所論說則分別條錄之而各加標題以便翻檢又考光緒台州府志齊氏本傳載齊氏所著春秋三傳質疑五卷豈卷六地里異同辨及世卿氏族考兩篇初本別行後始與是書合為一編歟其書大旨在折衷

諸說直抒己見因傳以及經名曰質疑寔所以釋疑如以隱公十一年事為春秋托始之故而不必如文定始於平王之說也以晉獻嫁姬之年定重耳出亡之日則左氏十七年奔狄者不與史記云暮年得國知其考據之疏也詳考烝嘗禘於廟而杜征南三年之喪猶奉祭祀者謬也諸如此類持論皆極平允不穿鑿不立異又間取二傳之精者以証左氏而不為二傳所惑說亦持平他如卷五論傳注之失亦時多獨得之見雖地里異同辨多從杜注世卿氏族考全襲馬氏圖譜然瑕不掩瑜其書終不可廢也

退菴叢書

卷部

春秋質疑十二卷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刊本

明魏時應撰時應字去遠豫章人考南昌縣志云魏時應字去遠萬曆乙未進士歷官南京通政使是編前有萬曆庚子柯挺及萬曆己亥田居中二序知其書是成於萬曆二十七年己亥間全書都凡十有二卷分十二公每公為一卷核其大旨蓋專為場屋揣摩而作語多凡陋義亦膚淺而田居中序乃極稱其書以意融傳弗泥於傳以神解經弗盡于經旨無與而不闡題稍僻而必刪今考其書體例與鄒德溥春秋匡解趙恒春秋錄疑畧同不過因比事屬詞之義為春秋制義擬題作解其所詮

釋義全本胡傳而敷衍其意既未嘗訂正以三傳亦不知訂正

釋義全本胡傳而敷衍其意既未嘗訂正以三傳亦不知訂正

以諸儒之說其中若一元也而明用編年得禮不同解一盟也而惡私惡渝非常謹始不同解諸如此類一步一趨莫非由康侯之義而推之是以詮釋經旨則陷常襲故如膠柱而鼓瑟標擬經題則摘僻搜奇等猜譏與射覆總觀全書直為科舉制義而設非通經之所尚也按晚明之世此類講章層出不窮名為發揮經義實是揣摩之本於聖人筆削之旨如風馬牛之不相及是編之作正可以為炯鑒居中以交游之故而盛稱之蓋亦可以見一時之風氣矣朱彝尊經義考春秋類三十八引劉芳

詰曰此為舉子業而作蓋深知其書者今附存於目俾學者可以見明季經學之弊焉

釋義全本胡傳而敷衍其意既未嘗訂正以三傳亦不知訂正

釋義全本胡傳而敷衍其意既未嘗訂正以三傳亦不知訂正

春秋見心四冊不分卷

道光六年丙戌
劉德盛經說本

清將紹宗撰紹宗字說盧長白人嘉慶間主講梅城書院道光
初移官柳陽所著有詩知柄二卷禮記通解二卷與是編合
刻為說盧經說行於世是編前有嘉慶十七年壬申紹宗自序
知其書蓋紹宗主講梅城書院時之所作也全書都凡四冊不
分卷次第一冊為春秋總論讀春秋說隱公桓公第二冊為莊
公閔公僖公第三冊為文公宣公成公襄公上第四冊為襄公
下昭公定公哀公今考其書首論全經指要以闡明聖筆削
之意然後依經文舊次詳為之解大旨在不惑於世儒之私見

經傳集解

卷

部

而獨伸胸臆以求獲見聖人之苦心故以春秋見心名其書其
春秋總論及讀春秋說兩篇尤為全書精華所在自員可以挾
麟經之秘自孟子而後捨此不足以言春秋稽其所論蓋多翻
駁古今成案如謂春秋無深刻隱語無種種凡例不以文字為
褒貶不以官爵名氏為貴賤又云後儒緣飾仲尼素王誣以命
德討罪謂其以匹夫竊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真對痴人說
夢其糾刻春秋一字褒貶之說及拘例解經之弊皆是破諸家
紛紜輳輳之陋又其論左傳非真出邱明之手故有經無傳者
有之抵牾迂謬者有之及論春秋諸傳惟左氏及見舊史雖嘗

最其事而不解其義開後人附會之端公穀襲左而加例胡氏
襲公穀而加繫於是聖人之經同射覆其說亦頗稱精核至其
解經則意主不惑諸傳先儒一字但情觀理聖人之心自可
得見其法尤善雖其詮釋經義或於春秋本旨未能盡愜或仍
不出前人門戶然其論往往甚精學者苟浸求鑒飲則於讀春
秋之法自可得之於意言之表不可因其說之或未盡善而廢
其書也

經傳集解

卷

部

麟經指月十二卷

萬曆四十八年即泰昌元年庚申刊本

明馮夢龍撰夢龍字猶龍吳縣人崇禎中貢生出知壽寧縣事才情跌宕善詩文所著有春秋衡庫別本春秋大全智囊智囊補譚駭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萬曆庚申按萬曆無庚申此庚申當為光宗泰昌元年考宋史神宗崩於泰昌元年庚申七月此序當成於七月初故仍題萬曆李叔元序知其書是成於明神宗萬曆末年全書都凡十有二卷而以便記歌訣及麟經指月發明十一則列冠篇首不入卷次大旨本胡氏傳而敷衍其意專為科舉制義而作稽其體例蓋本之明晉江趙恒春秋

麟經指月

卷

部

錄疑鄒德溥春秋匡解故就春秋比合各題每題擬一破題而各為講義詳加批點以為鄉塾揣摩之本按舊制以春秋一經可命題者不過七百餘條慮其易於弋獲因創為合題然比合之義紛紜淆亂試官舉子均無定見或謂非傳而兩扇者為比原係傳而從對者為合或謂凡傳而從合者須像傳不可疑於合凡合者須像合不可疑為傳諸如此類各家講章層出不窮是編於所謂比題合題者亦未嘗辨明不過於胡傳之中推求語氣牽合配搭聯絡成篇名為發揮經義寔則南轅北轍於經義了不相聞夢龍雖未必遽於經學然其人才情跌宕且觀其

所作衡庫大全二書亦不至荒謬至此豈或當時坊刻而託名於夢龍者耶

麟經指月

卷

部

讀春秋三傳劄記二卷同治六年丁卯刊本

清單為總撰為總字伯平高密人咸同間行教棲霞尋應中丞朝邑閣敬銘之召主講濟南書院所著有讀經劄記二種詩古文集若干卷行於世是編即其讀經劄記中之一種編首有同治丁卯朝邑閣敬銘序知其書蓋咸同間為總行教棲霞濟南時之所作全書釐為上下兩卷不載經傳本文亦不盡解全經但有所論說則分別條錄之亦不別加標題故以劄記名其書大旨在於折衷三傳而參以諸儒之說使其務當於義理如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則從穀梁以惠

讀經劄記

卷

部

公仲子為惠公母孝公妾二年紀履緌來逆女則從公羊譏始不親迎之說三年君氏卒則從左氏以為君之母氏凡此之類皆擇善而從不專於一家至其詮釋經傳義旨亦多綜諸儒之美以立說大抵抄襲陳言鮮有新義又喜推闡文法尋味於語氣之間如隱公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鄆左傳君子曰願考叔純孝也條下云通篇皆言莊公不孝篇終却嘆考叔純孝正是結盡通篇所謂神妙不測昭公元年條下云一句東上一句起下左氏常法及連用與字昌黎文本此之類皆不免以時文之法而掩經傳之識至於摘錄經傳中一二句以為論說如錄

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論曰後世求婚之道當準諸此及錄謀及婦人宜其死也二句論曰此千古姻鑑之類則與經義尤如風馬牛之不相及總之其書體例龐雜特譏讀之本非所以闡發經義者也

讀經劄記

卷

部

詩經傳說取裁十二卷

順治康熙間刊本

清張能麟撰能麟字玉甲一字西山宛平人順治進士官至川南副使所著有儒家理要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能麟自序謂五經皆紀聖人之言獨詩紀聖人之聲聖人之意寄於聲故入人也深感人也微深且微故可與言詩者益難秦漢迄今守前門稟師訓僅得子夏序為證嚮乃誤為傳習其言誤並聖人之意亦誤終身佔俸復錯簡於毛氏逐流志源莫得其解賴大道不閤有子貢詩傳與經文極符復得魯申公詩說相尋以類如夜汎大海而得斗極聖本傳說以博參於諸家名言感為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編成其自信是其作書旨趣畧可概見其書都凡十有二卷而以讀詩諸說列之編首大旨以子貢詩傳申公詩說為主而以詩測詩六帖詩說通詩故詩評詩圖畫詩心印諸家之說輔之各篇但標篇目不載經文其於三百篇篇次亦悉從傳說升魯於邶鄘之前降鄭於鄘曹之後大雅小雅各分為三曰正曰續曰傳又傳說於三百篇篇名有與毛本異者亦皆仍傳說而別注毛本作某於其下如定之方中作楚宮桑中作采唐靜女作妍女新台作親台之類今考其書僅取詩傳詩說二書合為一編更撮拾明季諸家說詩之言以闡明其義故謂之傳說取裁

雖詩傳詩說二書皆出豐坊妄造學者考証久成定讞能麟乃珍重取裁而信為聖門傳詩之真是誠不免好古而不知考古之譏惟明人說詩之書今多不傳如詩測詩心印詩傳意之類猶得藉是編以窺其概畧則其書亦可以不廢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詩經衷要十二卷道光十年庚寅刊五經衷要本

清李式穀撰式穀字海範仁和人選於甲部之學所撰有易經書經衷要各十二卷春秋衷要六卷禮記衷要三十卷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道光十年庚寅吳榮光所撰五經衷要序知式穀撰五經衷要既成稿為同邑何元錫所得後元錫客死廣州其書幾將散佚南海葉農部夢龍始為之剞劂以傳是編即葉氏風滿樓所刊五經衷要之一種也其書都凡十有二卷書中不全載經文但有所論說者則以篇題經文標目大旨以自漢以來說詩者幾千百家而折衷至當義理精粹者莫如康熙

欽定四庫全書

卷

部

乾隆兩朝御定之義惟其書卷帙浩繁不便舟車且寒士之力尤鮮能購因於御定各書中舉其理之精奧說之歧出者悉衷其要更採自漢迄清諸儒之說以輔之故以衷要名其書今考其書詮釋詩義雖大抵撮拾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及欽定詩義折中兩書精義而參用諸家舊說以輔翼之全為程式制藝之計然其間發明詩旨訓詁名物皆兼用毛傳朱傳鈎貫箋疏時亦自出新論且徵引該洽頗足自申其說凡書中改定舊說者必反復援據明著其所以然如辨葛覃序后妃在父母家志女功之事云既曰在父母家則後云歸寧者歸寧于何處何人也

朱傳謂既嫁而勤婦功是矣又云采芣而先言景正見勤婦功

者不以為勞而安于服習故觸景皆間情雅致也又如以言告師氏之師氏為禮所稱母者女子雖嫁後亦相從以教此外如釋肅肅兔置之肅肅為嚴整釋言秣其駒云貞女既不可求矣計其于歸將思秣馬以迎之而并不可能將秣駒馬待駒長而後迎而尚不知得否耳蓋惟悅之專目前不得則寧有待而猶恐其終不可求云爾駒小馬周禮曰攻駒禮月令曰繫鴈駒是小馬之拘而不可放者秣以待迎久俟之意也如斯之類其說皆頗為有見足於舊說之外備說詩之一解惟意主借詩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卷

部

立訓反覆發明務在闡明興觀群怨之旨故訓詁字句不免間傷穿鑿如釋左右芼之云為羹不一在左在右無不以苽菜芼之所以取其潔且順也釋其鳴喈喈云喈喈協也叶也非狀其聲謂其同聲相應也釋螽斯羽揖揖兮云揖揖讓也如人之揖讓也惟讓故能和上之逮下皆讓之由又揖亦與輯通乃飲翼貌若此之類則鑿空臆斷不明古人假借訓詁之理而欲義理之不謬無是事矣

三百篇聲譜不分卷續說部本

明張蔚然撰蔚然爵里始末未詳考其書中謂有閩人陳第者為毛詩古音考亦庶得搜摹古韻之路按陳第字季立號一齋連江人萬曆時諸生邃於音韻之學著有毛詩古音考及屈宋古音考等書其毛詩古音考編首有萬曆丙午秣陵焦竑序丙午為萬曆三十四年則蔚然之時代當已在天啟崇禎之間矣其書不分卷且雖名三百篇聲譜實不盡譜全經僅就古音與饗通用之樂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等詩定其音律又據其書中自謂嘗得儒先所傳古燕饗通用之樂載歌遺聲章分句析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字字律品因本之以為斯譜考史稱古者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迄於兩漢義理之說既勝歌聲之學遂微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即杜夔時夔已老久不肄業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白駒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至於晉時此一篇又復不傳是詩樂至晉已亡後世趙彥肅所傳開元十二詩譜雖稱舊譜實已非仲尼之真至於元熊明來所補新譜十七篇則更非古樂之舊矣是編既自謂據儒先所傳之譜而作故其所譜大抵皆據開元十二譜定其音律首為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次為間歌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台次為合

鄉樂闕雖萬章卷耳鵲巢采芣苢凡堂上之歌皆用黃鍾以象君室下合樂則用清商以象臣又於此十二篇之詩皆字定其音各以當時樂眼合四一上勾尺工凡六五譜之審音定律雖不盡合於宣聖弦歌之舊然使此十二篇之詩因之而可被之管弦則亦未嘗無補於詩樂之研究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毛詩多識十二卷 遼陽張氏排印本

清張玉綸撰。玉綸字繡江，遼陽人。始末未詳。是編編首有序二篇，一題自序，一題歲次重光太淵獻相月夢月軒後學張氏玉綸再序。以後序推之，則玉綸蓋道光間人。是編之成，當在咸豐元年辛亥七月也。又考其前序末云：或又曰此多氏之所識者。按清道光間，滿州多隆阿亦有毛詩多識之作，吳興劉承幹據盛伯熙祭酒藏本刻入求恕齋叢書中，書凡兩卷，在於曾風取校此編，不寧書名相同，其中文字亦多異，則其書之為多隆阿所著，殆無疑義。惟是編曹風以下皆完，都凡十有二卷，且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以二本互校，其間異同，大抵皆劉氏刊本，較是編為勝。豈是編為玉綸據多氏初稿傳鈔，其子孫不知遺誤，為先世遺書，而妄題遼陽繡江張氏玉綸著釋於編首歟？然其書之題玉綸著釋，雖猶郭象之盜莊多氏全書，乃得因是而傳，亦至可喜。其書曹風以下，條例與劉氏刊本全同。事依經文次第，以釋毛詩名物。凡草木鳥獸蟲魚之名，皆援古証今，以為之釋。原序稱考據之學尤貴多見，居近山川原隰之間，羽毛動植之物，日與耳目相習，留心察之，悉得梗概，是其所詮釋多由目驗，故往往視自來視名物者為切實，苟能以是編補劉氏刊本之所闕，使多氏之

書復成完璧，亦治毛詩名物者之一助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詩經兩歌不分卷 原刊本

清王鑒撰鑒字朗亭濟寧人始末未詳是編蓋為鄉塾幼學而作取紫陽詩經集傳中詮釋詩旨之語即俗所謂詩柄者行為七言歌詩以便童蒙之誦習其書不分卷釐為國風二雅三頌三篇每篇皆首作總歌然後分章題詠國風篇首為國風總歌次為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十有十五章二雅篇首為二雅總歌次為小雅鹿鳴白華之什彤弓之什祈父之什小旻之什北山之什桑扈之什都人士之什大雅文王之什生民之什蕩之什等十章三頌篇首為三頌總歌次為周頌清廟之什臣工之什閔予小子之什魯頌商頌等五章各章又視原詩篇次之多少行為長短歌一二首或五六首不等總計全書所詠凡長短歌八十有一首今考其書大抵各篇總歌及各章第一首皆詠篇目如國風總歌云國風正經惟二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終變風十三篇及周南第一首云詩有閑雅次葛覃卷耳樛木采芣斯聯桃夭兔置及采芣漢廣汝墳麟趾全之類頗便於初學之誦習至於分詠各章則全本紫陽詩柄行為篇章或每篇一句如周南關雎美幽閒既成締結賦葛覃之類或兩篇一句如樛木采芣斯連下賢之類

或每篇兩句如男女以正婚姻時自家及國桃夭詩之類核其所詠於紫陽詩柄固多賅洽而便於記誦惟其間過求簡約往往不能盡括全篇旨義恍惚迷離便童蒙習之益茫然不得其解是其可議者也

讀毛詩日記不分卷 學古堂日記本

清申漢元撰漢元字丰璽元和人先緒十七年辛卯舉人是編
蓋漢元肄業學古堂時每日讀詩所記而學長吳縣雷浚新陽
汪之昌為之選入學古堂日記者其書不分卷亦不盡釋全經
始於周南而終於魏風凡有所疏解皆標舉篇目及所釋經文
以為題大旨以訓詁名物為主不甚詮釋詩旨其說皆取裁毛
鄭而折衷於諸家之說博稽訓詁以歸於篤實雖範圍不出古
人然融會貫通要無枝言曲說之病其間攻駁諸家之失亦往
往中理如辨孔氏正義以窈窕為淑女所居之宮形狀辨鄭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以君子好逑為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及以死生契濶為從軍
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等皆足破諸家穿
鑿附會之陋至其訓詁名物亦多釐革眾說自出新論如謂述
訓匹匹又訓合好逑即好合說文莫作慕莽作𦵏莫莽雙聲韻
同莫莫猶莽莽廣雅莫莫妻莽莽均言茂是莫莫亦茂威又
如謂北風其喈喈當作颯玉篇颯疾風也此喈之本字愛而不
見當如說文引作儼而不見儼與愛同並訓隱謂隱蔽不見也
如斯之類大抵皆與經旨吻合是備說詩者之一解雖其間如
鄘風中藹之言傳云中藹內藹也是編乃以內藹為內中之藹

又如衛風永矢弗諼鄭箋云諼忘也是編乃謂諼字經用本訓
當訓為詐若此之類皆無確據然核其大體仍以篤實是之論為
多終非其他空談高論者比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讀毛詩日記不分卷學古堂日記本

清夏年銘撰年銘字頌椒浙江嘉興府桐鄉縣人邑廩生嘗肄業於學古堂值學長吳縣雷浚定十三經說文通鑑文選等書為諸生日課年銘因就每日讀詩所得撰為日記學長雷公為之選入古堂日記中即是編也其書不分卷亦不釋全經凡有所見則分別條錄之亦不另加標題稽其所論始於周南卷耳迄於衛風芄蘭都凡十有六則其說多博稽訓詁推求詩旨於文字通段之理考核尤詳如論周南樛木南有樛木云詩作樛木者正糾之段字二徐本說文於樛下云下句曰樛柎下云高

總纂卷一百一十五

卷

部

木也必後人傳寫之誤爾雅下句曰糾說文亦必作糾可知既玉裁解字注刪樛存柎并二義而一之失許氏之旨矣又如釋周南螽斯振振兮繩繩兮螽斯今云詩以螽斯之衆盛興子孫之衆多則振振繩繩螽斯皆當訓衆盛有駉振振駉傳振振駉飛貌羣飛亦有衆多義左氏僖五年傳均服振振杜注振振威貌盛即衆多也繩繩兩見於詩抑子孫繩繩韓詩作承承廣雅承繼也繩繼承承則衆多可知毛以和集訓螽斯集亦有衆多義廣雅釋訓集衆也螽斯同部字螽又讀如什三蒼什聚也聚即衆多之意也說文十部甚盛也小徐曰詩宜爾子孫螽

螽今螽螽與甚對義近甚音如螽螽即甚有衆多義矣若此之類其訂正訓詁於齊魯韓毛四家以至說文爾雅廣雅諸家之說無不博採可謂折衷同異自成一言之言矣雖其間不免失之臆斷如以周南卷耳之諸我字為語助詞之類然大體皆主於篤定固較後人之虛談高論者勝之遠矣

總纂卷一百一十五

卷

部

讀毛詩日記不分卷學古堂日記本

清錢人龍撰人龍字友愛吳縣優廩生富肄業於學古堂以經學受知於學長吳縣雷浚及新陽汪之昌是編前有己丑八月人龍自序按己丑為光緒十五年知其書蓋人龍肄業學古堂時讀毛詩日記而學長吳汪二公為之選入學古堂日記者也其書不分卷亦不盡釋全經據其自序云詩異文宋王應麟國朝馮登府陳喬樞李富孫輩考之詳矣異文中某為本字某為段字則諸家未專言也人龍以許慎說文解字讀毛詩凡毛用段字即撮取許書及他書引用本字者為証匪敢曰治經亦讀

學古堂書目

卷

部

書說識字之意爾是其書大旨在取裁傳箋參以許書及諸家之說以闡明三百篇段借之理凡毛用段字者皆詳為考訂以求其本字其重言形況之字皆依聲託義非古人段借之例者悉攝而不錄其間如証左右毫之毫之本字為現公侯干城干之本字為杆不可選也選之本字為算許人尤之尤之本字為就就通君子匪之本字為斐之類皆確然有証深合古人段借之理惟惜其臚採所及猶未盡賅備如邶風愛而不見說文人部愛仿佛也引此詩作愛而不見又竹部愛蔽不見也方言揜翳愛也郭注謂隱蔽也引此詩作愛而不見愛即愛愛或出

三家用本字也又如既詒我肄傳云肄勞也按說文云勦勞也毛傳與許書同是肄為段字勦為本字若此之類耳目之前皆不免遺漏此其可議者也

學古堂書目

卷

部

讀毛詩日記不分卷 學古堂日記本

清楊慶元撰慶元字良孚吳縣人先緒二十年甲午科副榜貢生先是慶元之肄業於學古堂也學長吳縣雷浚新陽汪之昌定十三經說文通鑑文選等書為日課使諸生每日各就所讀之書撰為日記月終彙呈權尤付梓名之曰學古堂日記是編蓋即慶元當時讀詩所記而學長雷汪二公為之選入學古堂日記者也其書不分卷亦不載全經但有所論說則分別條錄之而標舉篇目及所論經文以為題全書始於周南終於唐風自唐風以下皆闕而不論大旨在於闡明毛詩段備之制凡毛用

經義集解

卷

部

段字者皆折衷傳箋撮取說文爾雅釋文及諸家之說詳加辨証其間博稽訓詁以闡明古人文字通段之理大體皆信而有徵如召南于以湘之傳云湘亨也慶元釋之云韓詩作于以陽之史記封禪書自言亨陽上帝鬼神徐廣注曰陽亨者也據此則毛詩湘字當從韓詩作陽然說文無陽字南部有蒿字云蒿也彌部云藥亨也可証蒿為正字湘為段字韓詩作陽為後出字也又如召南甘棠召伯所憩傳云憩息也釋文云憩本又作惓慶元釋之云說文無憩字釋文作惓乃是正字憩其俗字也說文云惓息也小雅苑柳篇不尚惓焉大雅民勞篇汔可小惓

經義集解

卷

部

毛傳並云惓息也正義曰惓息釋詁文今本爾雅沿俗體作憩爾雅釋文亦云憩本又作惓當以作惓為正如斯之類凡其所詮釋皆深合古人段借訓詁之理雖其中亦不免憑私臆斷之處如謂鄘風大夫跋涉之跋當作跋之類往往於詩意未盡該洽然千慮一失亦勿容深責之矣

讀毛詩日記不分卷學古堂日記本

清徐鴻鈞撰鴻鈞字圭齋吳縣人邑附生富肄業學古堂而師事吳縣雷浚新陽汪之曰是編蓋其當時讀詩日記而雷汪二氏為之選入學古堂日記者也其書不分卷亦不釋全經始於周南而終於小雅凡有所推論者則分別條錄之而標舉篇目及所論經文以為題大旨在於折衷傳箋考定異同更參以陸氏釋文孔氏正義及唐宋以來諸家之說以定其從違稽其所論訓詁文字推求詩旨每每得失互見如召南羔羊素絲五紈條下云按五古文作又當讀為交午之午午者縱橫也儀禮大射

禮儀典

卷 部

儀度尺而午注一縱一橫曰午又特牲饋食禮午割之注午割縱橫割之是午有縱橫之義也說言五者謂縱橫縫之也傳以縫釋絨五絨既為縫則五紈五總亦當為縫而傳於紈訓為數數之為言族仍密縫之意也又如邶風北門王事敦我條下云傳云敦厚也然序稱仕不得志則訓厚是非詩旨釋文引韓詩云敦迫証以說文敦怒也詆也與迫義近如斯之類皆信而有徵是正傳箋之失惟其間亦不免穿鑿附會憑私臆斷之陋如衛風伯兮願言思伯箋云我念思伯心不能已訓願為念訓言為我鴻鈞辨之曰箋訓我念思伯是詩當云言願思伯不當云

願言思伯矣鄭說非也正義云毛於二子乘舟傳曰願每也則此願亦為每願言思伯者謂每我思伯也不知鄭說固非詩旨訓願為每亦嫌其不辭是蓋不解言字義而牽強附會之誤也總之其書不過讀書時劄記之作本不足以言著述固宜其瑕瑜互見也

禮儀典

卷 部

讀毛詩日記不分卷學古堂日記本

清鳳恭寶撰恭寶字永叔吳縣優廩生先是吳縣雷浚之長教學古堂也定十三經說文通鑑文選等書為諸生日課每日各就所讀之書撰為日記月終彙呈擇其明淨而有條理者付之剞劂名曰學古堂日記時恭寶方肄業其中是編即其讀詩日記而學長雷公為之選入學古堂日記者也其書不分卷亦不釋全經始於邶風終於陳風都凡八條每條之上各舉篇目及所論經文以為標目然後分別為之詮釋或考訂異文或訓詁字義大抵皆取裁傳箋折衷異同更參以德明經義釋文孔穎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達毛詩正義李黼平毛詩細義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及阮元毛詩校勘記諸書而定其從違詳其所論大體瑕瑜互見如邶風簡兮序仕於伶官阮氏校勘記據唐石經謂伶當作冷其作伶者俗字也是編辨之云伶字見說文不可謂俗字且說文伶弄也从人令聲徐鍇曰伶人弄臣也是伶官伶人等字本作伶說文水部冷水出丹陽宛陵西北入江从水令聲初無樂官之說又如唐風薳兮盈刺傳云兩手曰刺說文勺部刺在手曰刺陳氏詩毛氏傳疏謂在為兩字之誤胡氏毛詩後箋及馬氏毛詩傳箋通釋又以兩手為二升之誤是編辨之云此二說皆非

也說文十部奔兩手感也廣韻曰奔說文音刺據此則兩手奉物奔為正字奔刺同音故經傳多段刺為奔其說皆深合古人文字通段之理而足証諸家之失惟其間如以日月其怡之怡為溜之段字溫其如玉之溫為皿之段字若斯之類則皆發揮前人緒論殊少獨得之見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讀毛詩日記不分卷學古堂日記本

清陸炳章撰炳章字菊裳太倉州附貢生初貴筑黃體芳之廷學古堂於蘇州正誼書院也炳章亦肄業其中每日就所讀毛詩撰為日記彙輯成編以呈學長吳縣雷浚浚因為之選入學古堂日記中即是編也其書不分卷始於周南而終於衛風凡有所論說輒隨筆載記惟標舉篇目及所論經文以為題而不錄全經大旨折衷傳箋並撮取唐宋以來諸家之說以闡明之其傳箋之說有迂曲難通者則詳為辨斷以定從違惜徵實之學似感不足故其訓詁文字詮釋詩旨往往失之疏陋如釋周

禮記

卷

部

南卷耳不盈頃筐云竊謂不盈頃筐乃正言憂思之深云此米卷耳者志有所思所采者不能盈筐而復不覺頃其筐也不知頃筐者屬毛傳以為易盈之器輯說以為歛筐三家並無異說是編乃解頃筐為頃其筐失其誼矣又如釋邶風柏舟云柏舟惟北鄙兩見其中亦似有故衛封域在河內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其利松柏松柏之利既甲於九母舟楫之用自饒於一國此衛風竹竿篇所以又有檜楫松舟之云也其說亦嫌其附會他如論春叶韵音讀亦多陳因之論鮮有發明雖其中於傳箋之失亦間有所正如衛風自牧歸美傳云牧田官也是編駁之

曰爾雅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是牧為郊外之地經云自牧歸美猶云自郊外歸美與上文城隅意相貫注毛云牧田官似已非若斯之類特論固極精允然核其全書終為瑕甚於瑜之作焉

禮記

卷

部

公羊經傳異文集解不分卷原稿本

清吳壽暘撰。壽暘海寧人。始末未詳。是編未見刻本。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蓋吳氏原稿。猶未付剞劂者也。編首有壽暘自序。序末題嘉慶六年歲在重光。作重。海寧吳壽暘著於拜經樓。按拜經樓者。海寧吳爲藏書樓之名也。考疑年補錄卷四稱。爲字。榘。客號兔牀。海寧人。生於雍正十一年癸丑。卒於嘉慶十八年。癸酉。年八十有一。據此以推。則壽暘殆爲之子孫矣。又考是編封面題松霏夫子閱五字。則壽暘之學。蓋出於周春。按史稱周春字楚公。號松霏。晚號泰谷居士。海寧人。乾隆進士。官岑溪知

卷一

部

縣。潛心著述。四部七略靡不瀏覽。著有海昌勝覽。松霏遺書等。若干卷。是春與吳爲爲同時人。且同籍海寧。故壽暘得從學焉。是編據壽暘自序。知爲其嘉慶初年之所作。用竹紙精鈔。不加闌界。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小註雙行。字數畧同。書中多朱墨鈎乙改正之處。又或別加簽註。書法清勁。的是清初風格。且核其簽注。如此段在日鈔集注後。此條在本義後之類。全爲作者口氣。字體亦與本文相同。似出一手。其爲壽暘原稿。殆無疑義。又據其書首頁有白文吳雲之印。及朱文平齋兩方印。知其書曾歸吳氏兩壘軒。考五續疑年錄稱。吳雲字平齋。一字少甫。晚

號退樓。又號愉庭。歸安人。生於嘉慶十六年辛未。卒於光緒九

年癸未。是先緒初年。其書猶藏歸安吳氏兩壘軒中。全書都凡一冊。不分卷次。雖編首題公羊經傳異文集解卷上。惟核其全書。自隱公至哀公。皆不分卷。不知編首何以獨題卷上。意者或作書之始。本擬分上下二卷。後以字數無多。遂不復分歟。或由於鈔寫之脫誤。而未分卷下歟。此則有待於異日之考証矣。其書不載經傳本文。但摭取異文。依十二公舊次。分條臚列。而爲之詮釋。大旨以何氏解詁為主。而辨之許書。參以釋文。更博採賈景伯。徐仙民。下迄周春。諸家義訓之精者。而以己意定其從違。詳其所解。類皆引據博洽。考証精確。如羊之與祥。爲一字。說之于僂。無二音。王臣等子王臣。世室猶之大室。廣牆同用。取堅本通。他如甯俞甯速之字。召伯毛伯之文。犀王寔作留王。雨雪本書雨雹。若斯之類。凡一字之殊。一音之別。靡不窮究。以求合於古人通轉假借之理。纂輯之功。誠有足多。雖其間疏漏。亦所不免。如公羊出於齊人。其中異文。多因方言而殊。是編於此。似未盡闡明。是其可議者。然瑕不掩瑜。其書之作。於治公羊之學者。亦不爲無裨也。

卷二

部

春秋規過六卷 東方圖書館藏舊鈔本

隋劉炫撰。清邵瑛輯。按北史儒林傳云：劉炫字先伯，河間景城人也。少聰敏，與信都劉焯同戶讀書，十年不出。炫強記博識，莫與為儔。隋開皇中，奉敕與著作郎王邵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待。顧問除殿內將軍，坐事降名歸家教授。後召至京師，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煬帝時，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河間時，盜賊蜂起，教授不行。炫飢餓無所依，凍餒而死。門人誣曰：宣德先生著尚書述義二十卷，論語孝經毛詩春秋諸述義各若干卷，并文集行於世。瑛字桐南，號姚園餘姚人。乾隆四十九

春秋規過六卷

卷一

年甲辰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改內閣中書。著有劉炫規杜持平六卷，行於世。是編現藏東方圖書館。竹紙舊鈔，每半頁七行，行十九字。小註同。編首邵氏自序及第一卷前有柯達時印。朱文方印。目錄及各卷之首有蘊生珍賞之章。朱文長方印。考蘊生為梅植之字。植之江都人，道光舉人。少勤學，家貧無書，輒手自鈔寫。工書善琴，尤好為詩。有稽庵詩集行於世。是編書法勁秀，或出植之舊鈔。後歸武昌柯氏，展轉而入東方圖書館。歟。按孔穎達春秋左氏傳正義序云：其為義疏者，則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炫于數君之內。寔為翹楚。然聰慧博學，固亦罕儔。而探賾

春秋規過六卷

卷二

鉤深，未能致遠。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又考唐書藝文志：經部春秋類，亦著錄炫所撰規過三卷。惟本傳僅載炫所撰春秋攻昧十卷。春秋述義四十卷，而不載規過。隋志則僅載述義四十卷。於攻昧規過皆不載。清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証云：規過即在攻昧十卷中，及其中之一篇，非別為一書。唐日本國書目載述義止三十卷，近得其寔。疑本志四十卷并攻昧在其間，其說是也。又考宋志已不載其書，是其佚已久。是編為邵氏桂隱書屋輯本，蓋據孔氏正義輯錄一百七十餘條。勒為六卷。按杜氏作春秋左傳集解，往往重經從傳，先儒多集矢焉。炫著規過一書，亦所以規杜之失。孔穎達作正義，據劉義以為本，而於規過概以為非，蓋拘於作疏之體，故多曲附。紀昀編纂四庫，嘗欲作規杜持平，以釋兩家之紛，而以故未果。屬瑛代成之。瑛既奉命，因先就孔氏正義輯為是編，更本之而作規杜持平，故其卷數亦與持平相同。今核其所輯，頗稱詳盡。殘文殘簡，搜羅畧備。至於孔氏正義序謂炫規杜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而是編輯錄正義所引，乃有百七十餘條者，則多由劉書一條之內，連及數事。正義分載各注，遂視原書為多歟。至其

書得失則邵氏所撰規杜持平論之詳矣學者苟與是編合而觀之亦足以見劉氏一家之學矣

宋紹熙本春秋公羊傳解詁十二卷

揚州汪氏問禮堂影刊本

漢何休撰按後漢書儒林傳云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黨禁解又辟司徒辟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侍臣不悅之乃拜議郎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先和五年卒又考南齊書陸澄傳云永明元年澄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糜氏穀梁是六朝以來何氏公羊久置國學為世所重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云何休注公羊十二卷兩唐志亦著錄之惟兩宋之後傳本漸希除注疏刊本外行世絕矣此本為宋紹熙間余仁仲萬卷堂刊本何氏單注本之不絕如綫實利賴之蓋與仁仲所刻范氏穀梁傳同為希世之環寶焉其書都凡十有二卷每公為一卷與陸氏釋文及諸家著錄皆同足証兩唐志作十三卷者誤也每半頁十一行行十八九字注雙行行二十七字行款與所刻穀梁傳亦同每章附音義每卷末有經傳注及音義字數又記余氏刊於萬卷堂或余仁仲刊于家塾等字十一卷十二卷末記仁仲比較訛卷首有何氏自序序末有

紹熙辛亥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題記原本舊藏揚州汪士鐘問禮堂因影摹付刊行欵悉依原本纖毫畢肖宛然宋槧按何氏解詁釋傳而不釋經且多引緯說其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雖不詳所據然其詮釋條例亦時有妙義為治公羊者所不廢余氏據家藏監本及江浙官本參校付梓頗多釐正以校注疏本異同甚多而往往以此本為優其陸氏釋音字與正文不同者如隱元年婦子作通歸舍作吟召公作邵公桓四年曰蒐作曰廋若此之類皆兩存之不敢亦臆見更定之則尤稱粉煥誠不愧何氏之功臣也

重刊宋紹熙公羊傳注附音本校記揚州汪氏影刻宋紹熙本春秋公羊傳解詁附刊本清魏彥樞彥邵陽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同治二年魏氏自序知彥為咸同間人是編定成於同治二年癸亥又據魏氏自序云助予讀者仁和龔君橙也則其書之作龔橙蓋多所襄助橙自珍子字公襄後即以字行號石龍更號孝拱少以才自負應試久不過流寓上海治經宗晚周西漢是編即橙流寓上海時助校讀者也按漢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十二卷自宋以來除注疏本外單注本蓋尠傳習清嘉道間揚州汪士鐘得宋紹熙余仁仲萬卷堂刻本視為環寶因影摹重刊纖毫畢肖宛然宋槧以校注疏本異同甚多惟儀徵阮元撰春秋公羊傳注疏校勘記才校數條似未見其全書魏氏深以阮元未及全校為憾因與龔橙詳加校勘撰為校記並重印原書數十部而以校記附行焉其書不分卷惟就原書篇次臚列異同而以己意訂其是非大抵以閩本校經傳及注以通志堂本釋文校音釋核其所校考訂同異辨証非臆大體尚稱精審如隱公三年注非常可怪閩本怪皆作恠貶去名言氏者閩本言誤者四年注千舞閩本誤千無八年註八月西巡狩閩本作守十年注故同其文閩本同誤司十有一年注据莊公書閩本下有舞字若此之

類或足以正注疏本之譌脫或足以補阮氏校勘記之缺遺雖
所校僅限於閩本及通志堂本引據未免疏畧然即其所校者
論之於後之治斯學者亦未嘗無裨焉

春秋公羊傳注疏校勘記十一卷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刊

清阮元撰元有三家詩補遺三卷已著錄是編蓋其十三經注

疏校勘記之一種編首有阮氏自序云元舊有校本今更以何

煌所校蜀大字本宋鄂州官本及唐石經本宋元以來各注疏

本屬武進監生臧庸臚其同異之字元為訂其是非成公羊注

疏校勘記十一卷則是編之成臧庸實多所裒助按庸為臧琳

玄孫初名鑄字在東一字拜經武進人嘗從盧文弨遊學術

淵深尤精勘校阮元纂元輯經籍纂詁等書出庸搜錄者為

多是編亦屬客阮氏幕時助元搜錄者其書都凡十有一卷而

以引據各本目錄列之編首不入卷次按春秋公羊傳注疏注

為漢何休解詁疏則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亦不著撰人

名氏或云為徐彥所撰董道廣川藏書志謂世傳徐彥不知時

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阮氏自序云何休為膠西四傳弟子

遷於陰陽五行之學間以緯說釋傳疏不詳其所據徐彥疏崇

文總目始著錄無撰人名氏世傳徐彥所撰其時代里居不可

得而詳矣光祿寺卿王鳴盛云即北史之徐遵明不為無見也

蓋其文章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為者惟考疏中蔡邕王一條

全襲楊士勳穀梁傳疏則其時代當在貞觀以後董道之說不

為無理阮氏據王鳴盛之說以考為北史之徐遵明蓋未深考其謂何休為膠西四傳弟子多以緯說釋傳而疏不詳其所據亦非確論考董仲舒一傳戴公再傳睦孟三傳嚴彭祖四傳王中五傳公孫文東門雲其後傳授已不可考阮氏乃因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之說謂膠西四傳而至何休所未喻也又考徐疏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及文獻通考並作三十卷而今世傳本定止二十八卷阮氏自序謂其參差之由亦無可考蓋者蓋三傳與經文漢志皆各自為卷何休公羊解詁但釋傳而不釋經則漢末經傳猶自別行徐氏作疏或本以經文併為二卷

別冠於前後人又散入傳中故少此二卷歟至其所作校記則據唐石經經義釋文公羊音義重校注疏本監本閩本毛本及浦堂春秋公羊傳注疏正誤臚其異文遺字並振諸家校勘之語而以己意詳為辨斷以定其從違據其所校大抵皆援據博洽論斷精審如隱元年傳何以名唐石經作何以不名阮氏校云此設為問答之辭此問何以名故下答之曰非名也若作何以不名則與下為稱字意複此下字也一句為贅矣唐石經當衍又隱元年注邪異則我來奔是也阮氏校云鄂本製作鄭後仍作鼻按鼻是也則鄭皆非襄二十三年可証又僖公二

十年疏動作當先自克責阮氏校云監毛本克責誤內始則與襄九年注不合若此之類皆考証精審深合校勘家法惟未及取余仁仲校刊本公羊解詁以正注疏本之譌誤則未免可惜耳

左氏春秋杜註集解辨正二卷光緒三十三年丁未排印本

清廖平撰平字季平初名登廷字學齋四川井研人王闈運弟子治經主今文家法所著有四益館叢書若干卷行於世是編編首題丁未孟夏四益館述知其書實成於光緒三十三年全書都凡上下二卷釐為十有二篇每公為一篇而以井研縣藝文志經部所載廖氏自撰是書提要列之編首蓋所以代自序也其書大旨在於嚴於杜氏以例說經之失凡杜氏詮釋經傳有未愜者皆分別條錄之而為之辨証詳其所論類皆中理如論杜氏同盟以名不同盟不名三條皆為解滕薛杞三小國而廢

經傳集解

卷

部

曹莒以上并無其文所謂不同盟者謂小國不以同盟待之非為大國言也除三小國與秦宿更無不名之事杜氏不悟其理於各國之卒必推考其同盟本身無盟求之祖父之失又如論豫凶事非禮也六字文見說苑謂喪禮衰絰衰裳不豫制所以解天子諸侯大夫士必數月而葬之故杜乃以為子氏覺而弔喪之謬他如杜以帛君為伯尹之異文以帛為裂縞字是大次序諸侯上小國大夫亦同稱子矣君氏為子氏又何以解尹氏武氏連文之傳耶諸如此類於杜氏集解是多駁正蓋與其所撰釋例詳一書相輔而行同為杜學之箴砭焉治春秋左氏傳

考實可資為參考焉

經傳集解

卷

部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強恕堂刊本

江人明諸生長於箋疏

日鈔四庫已著錄是編

卷首附金壇王樵春

左氏春秋集說附記十

香齋類四十一著錄鶴齡

要視是編多二卷意者或

春秋之亂由於凡例之紛

例亦不可盡廢諸例而

卷
部

正左氏之闕謫其所以

且在公穀之先也今考

略其事跡於經文之下

數十家之論分注其下

於凡例則全據金壇王氏

思者十之三四故以集議

論儒膠固之說願知刊別

方氏林堯叟注釋之疏

三釋經義或未能盡愜下

免瑕瑜互見然蒼皇聚衆長策為一編治左氏春秋者亦可資焉

卷部

唱經堂左傳釋不分卷聖歎秘書七種本

清金人瑞撰人瑞本姓張名采後改姓金名唱一名人瑞字聖歎長洲人為人狂傲有奇氣清初以抗糧哭廟案與顧予成倪用賓等同被棄市嘗言天下才子之書有六一莊二騷三遷史四杜律五水滸六西廂因各為之作評又有聖歎秘書七種行於世是編即秘書中之一種也其書不分卷雖名曰左傳釋而實不釋左氏全書計其所釋不過鄭伯克段于鄢周鄭始惡宋公和卒三篇疑與釋小雅釋孟子等同為金氏草創未完之本而非其全書也按經義文章雖非兩事然左氏之書要以傳經

經義堂書目

卷

部

為本不以能文為宗自真德秀文章正宗兼錄左傳風氣所趨於是寧都魏禧大興王源之徒皆沿其波置經義而論文章人瑞生當明清之間且才情跌宕狂傲不羈不拘拘於章句之學故其作是編亦不過拾真氏之餘緒以作文之法評論左氏傳而不株守經學家法詳其所釋大抵皆鉤剔字句尋求語脈以推闡左氏文法而纖巧佻仄於經義是了不相關雖時時好出新意雜以議論亦不過體味於詞氣之間而罕所引據考証總之其書雖名為釋定等於評或論事或論文全如坊選古文之例不知傳以釋經置經義而論文論不免捨本逐末之譏明季

經學之弊至此極矣

經義堂書目

卷

部

春秋屬比攷例二卷

民國二十四年乙亥
陶風樓石印本

清王銘西撰按昆陵文錄陸鼎翰王君愚溪家傳云君姓王諱
西愚溪其字也自號大癡自幼受業於宜興歐西青同里許仲
青莊子珊諸先生之門所為文奧衍奇肆試輒冠其儕由是補
弟子員食餼而行省試卒不售勗力於經博採國朝諸家之說
尤服膺於莊方耕宗伯劉申受禮部自抒所見成春秋考証六
卷自餘諸經皆未成書旁及天文輿地曆算靡不研究是編前
有長沙王先謙批末有同治庚辰夏煒如跋陸鼎翰王君愚溪
家傳及民國乙亥柳詒徵跋按王氏批云現在經費不敷前刻
目錄所列必須刻齊方及新米若此稿早到優入之矣臨楮慨
惜又柳氏跋云去歲書肆以書來售予驚為南嶽遺珍亟購度
盍山甲庫頃始付手民發茲潛米是其書蓋銘西咸同間之所
作時值長沙王氏方有續經解之刻銘西因以其書寄之乃限
於雕費未付刻刷民國二十三年甲戌江蘇省立第一圖書館
獲原稿於金陵書肆館長柳詒徵驚為南嶽遺珍始以付手民
焉其書都凡二卷第陸傳稱其成春秋考証二卷未及此書意
者此書或即考証中之一篇歟又據王氏手批知銘西尚有春
秋五行災異卦爻屬比攷及考証地理一種前有現亦藏江蘇

第一圖書館後者則足未之見焉按銘西之學以禮求經以緯

說易而不囿於一師之說卓然與莊劉抗手是編依準左氏鉤
稽立說能於杜氏釋例之外卓然別樹一幟其名曰屬比攷例
者意謂考春秋屬辭比事之例也詳其所釋都凡五十有一條
大旨以杜預釋例為本而參以元趙汴以下諸家之說而以己
意加以補正按拘例以言固為識者之所病然為治經之便因
屬辭比事之法以為例亦未必無補於學者今觀是編所論全
是屬辭比事之法異同詳畧顧事實通論義頗糾核治較之諸
家之類例繁瑣者差為有緒故附會實繁雖不能免而宏綱大
旨則多可取治春秋者亦未嘗不可資為參考焉

春秋五行災異卦爻屬比攷一卷民國二十四年乙亥陶風樓石印本

清王銘西撰銘西有春秋屬比攷例二卷已著錄是編稿本現

藏江蘇省立第一圖書館先是同光間長沙王先謙之篆刻續

經解也銘西以所撰春秋屬比攷例二卷春秋五行災異卦爻

屬比攷一卷及考証春秋地理之書一種寄之先謙以雕板費

絀未能付梓復書深致惋惜其書尋亦散佚世無知者民國二

十三年甲戌江蘇省立第一圖書館獲春秋屬比攷例及是編

稿本於金陵書肆館長鎮江柳詒徵鴻為南獻遺珍始以付手

民至其考証地理之書則是不可得其書都凡一卷惟比陵文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錄載陸鼎翰所撰王氏家傳稱銘西自抒所見成春秋考証六

卷是編及春秋屬比攷例二書皆不見著錄或此二書與所謂

考証春秋之書同為春秋考証之分目歟按陸鼎翰撰王氏家

傳稱銘西頗力於經尤服膺於莊方耕劉申受兩家之學自群

經以至天方輿地曆算靡不研究其於春秋用力尤深是編以

緯說推闡五行災異因貫通之以為義例名曰五行災異卦爻

屬比攷者蓋所以考春秋五行災異卦爻屬辭比事之法也按

自董仲舒作春秋繁露多因陰陽五行之變明天人相應之理

何休承其餘風以緯說釋公羊於是學者解經每每喜言災異

蓋漢魏以來有此說也今銘西之所纂述意亦本此總其所論

都凡八條雖原本緯說不免附會然如日食星變等端大抵皆

為撫定之言引據與核推步詳密與空言災異者固自不同王

先謙稱其語入元微雷與珍藝莊氏夏小正各種並傳非虛譽

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春秋列國表不分卷

清馬驥撰

清馬驥撰驥字驥卿一字宛斯山東鄒平人順治進士官靈壁

知縣卒於官王士禎池北偶談稱其博雅嗜古尤精春秋左氏

學所著有左傳事緯十二卷及經史一百六十卷四庫均著錄

是編以舊作春秋二十國年表上自隱公下迄獲麟總二十國

之事雖足以紀春秋之大者然子男附庸表不盡錄因復作是

表以補其闕遺其書不分卷仿旁行斜上之例年經事緯以歲

之甲子列於上方而以列國分列於下首周次魯次晉次齊次

秦次楚次宋次衛次鄭次陳次蔡次許次曹次呂次邢次吳越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次滕次薛次杞次小邾次雜小國次蠻夷狄其紀事之法則

參經傳以立文上起隱公下迄哀公之孫凡會盟皆分列而備

錄之征伐則但記用兵之國他如日食星變閏餘等事則附之

於歲次之下按南史稱司馬遷作表旁行斜上體仿周譜馬氏

是編年經國緯一縱一橫寔深合古法且核其所紀亦具有條

理舉凡盟會征伐莫非讀左氏經傳者所宜詳春秋列國二百

四十年之事皆絲牽縷貫即篇章隔越者亦悉有脈絡可尋纂

輯之功誠有足多雖其間紀事似不免於疏畧又其於小國并

作一行亦嫌其糾結參錯雜出彌難尋檢惟格數寬狹分配匪

易總核全書瑕固不掩其瑜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春秋三發五卷 崇禎間刊本

明馮士驊撰士驊字仲先一字大遼古吳人其時代始末未詳按其書於單題傳題之外兼及合題考元制以春秋一經可命題者不過七百餘條慮其重複易於弋獲因而創為合題明沿元舊亦用合題之法知士驊之時代在元以後又是編前有士驊自序稱年來猶龍氏指月一書溯委窮源最稱詳匪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馮夢龍字猶龍吳縣人崇禎中由貢生官壽寧縣知縣則士驊亦天啟崇禎時人其書名曰三發蓋一以發單題二以發傳題三以發合題故以名焉凡發單題二卷發傳題二卷發合題一卷總計都為五卷其發單題及發傳題皆以隱公至文公為上卷宣公至哀公為下卷又別以單傳合三題發例列之編首不入卷次按自明因元制於單題之外兼用合題於是鄒德溥春秋匡解馮夢龍麟經指月等書出焉是編承其餘緒大旨在詳鄒氏之所略而約馮氏之所詳首發單題單訖而傳繼之傳繼而合訖之蓋專擬春秋各題而依題著說本胡氏傳以敷衍其意間或講完作文之法自序謂與鄒馮兩家之書發源本同指趣微別摘出發伏粗有一得之長務使開卷洞然循序漸進康侯復起不易吾言其是皆為科舉揣摩而作

非通經者之所尚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穀梁大義述補闕不分卷民國二十三年甲戌陶鳳樓石印本

清張慰祖撰。慰祖字伯愉，號研貽，吳江人。既入泮，從胡玉晉受經。小學尋入存古學堂，受穀梁而大好之。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取優貢第三，朝考第二，以教職用。河道總督任道鎔檄往河南，委辦河防，旋保知府，加運使銜。蘇撫端方咨送日本學習法政，歸國任河南地方廳高等廳推事。鼎革後，返蘇執行辯護士業。少年跌宕文史，初不株守樸學家法，角藝文場，聲華翹竊。民國十年卒，年四十有九。事蹟詳金天翹張伯愉先生傳。是編前有慰祖自序，末有金天翹張伯愉先生傳及民國甲戌柳詒徵跋。

穀梁大義述補闕

卷一

按金傳云：伯愉肄業存古學堂，以為三傳惟穀梁為得麟經秘意，而漢以來儒者尹更始、劉向諸家傳說多亡，孤經獨存。二十餘年來，已成絕學。道光中葉，丹徒柳興恩始獨探大義，惜其書未竟，因為之補闕，都七卷，頗甄采古籍，稍折衷焉。為呈督學使者龍芝孫瑞霖君，沒十有二年，而其書見於金陵市上。省立第一圖書館獲之，又柳氏跋亦云：今年春狀元境保文堂書賈以吳江張君慰祖穀梁大義述補闕寫本二帙來售，流布之責匪異人任矣。則其書蓋慰祖肄業存古學堂時所作。當時寫呈學使龍瑞霖，未及授梓。民國二十二年癸酉，江蘇省立第一圖書館

得原稿於金陵書肆，館長柳詒徵始以付剞劂焉。其書不分卷，而金傳謂其都為七卷，未知其據。按丹徒柳興恩撰穀梁大義述，分述七類，今行於世者，有木犀軒本及續經解本，木犀軒本最略，續經解本較詳。然兩本皆祇六類，其述古訓一類，僅凡例、舉論五兩則。續經解注曰：原闕其他六類中，亦多但引前人之文，未下己意者。續經解皆於述曰下注闕字，蓋其書本與恩中年撰著，遭亂散佚，晚理舊業，已未克觀成。是編本柳書之意，以補其闕遺，體例一仍柳書之舊，逐條標舉，而以補闕附之其下，且別題補曰二字，以資識別。今考其書，拾遺補闕大體多合經

穀梁大義述補闕

卷二

師家法，雖其間或未能盡符原書，惟趣如述師說，因學紀聞佚卒條補曰所者，斥之之辭，猶言某佚也。云云，即未詳原書注疏考証佚卒條公所述說，蓋此雖闕遺，宜曰說見齊侍郎召南考証佚卒條，不必別為之說也。此外於古訓一類，亦未及補。然其發揮穀梁善於解經之說，如序述六善及竟而親迎王使榮叔來錫公命諸條，均與柳氏本鄭氏六藝論以治是經之法，後先一貫，不可謂非柳氏之功臣也。

穀梁折諸六卷卷首一卷歌足齊刊本

清張尚瑗撰尚瑗字宏遠一字損持號石里吳江人康熙進士
改庶吉士散館外補江西興國縣知縣初從朱鶴齡遊講春秋
之學事蹟詳國朝詩人徵略卷十五及國朝學案小識卷十三
先是尚瑗既從同里朱長孺遊長孺作讀左日鈔十二卷尚瑗
因亦作讀三傳隨筆積累既久卷帙孔多乃排纂而各為專書
易名折諸蓋取揚雄群言淆亂折諸聖之意以為名是編其一
種也其書都凡六卷而以先正評說八則列之卷首不入卷次
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尚瑗作三傳折諸凡左傳三十卷公

經義四庫全書

卷

部

羊穀梁各七卷視此本多出一卷意者四庫殆併卷首而言故
以為七卷歟其書不載經傳本文但有所論說則標舉傳文以
為題然後摭漢魏以來下迄清初諸儒之說以推闡其義間
亦自抒己見以定其從違核其所論於禮制曆法之類詮釋頗
精密且引據典核足資考証凡傳說之與經義無悖者皆撮指
先儒論釋以發明之蒐羅舊籍多為摭寔之言其傳說有偏曲
窒礙者則據理駁正之如攻駁成公元年正月作丘甲傳謂古有
四民有士民有農氏有工民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之謬若此之
類其立論皆頗稱近理雖取材過廣而無所別擇未免曼衍於

經義之外然披沙拾金往往見寶於治斯學者亦未嘗無裨焉

經義四庫全書

卷

部

公羊穀梁異同合評四卷嘉慶十二年丁卯刊本

清沈亦然撰亦然字韞山號梅村德清人乾隆舉人官豐潤知縣著有寒夜叢談寄傲軒隨筆五硯齋詩文鈔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嘉慶丁卯亦然自序知其書定成於嘉慶十二年丁卯全書都凡四卷大旨謂春秋公羊穀梁二傳雖皆以空言說經然其間亦時存妙義因並錄二傳而辨其異同評其得失今考其書所論計凡三百七十有四傳皆首列經文次錄公穀二傳然後以己意附之其下其一家有傳一家無傳或皆有傳而簡略無深意者比自闕而不論其辨別二家異同得失大體尚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稱持平而無所偏重或彼優於此或此優於彼或彼此均優或彼此都失皆一一斷以己意以定其從違其二傳之說有必不可從者則取左氏之說以證其疏陋雖去取之間未必盡當然其攻駁二家之失頗能鍼砭俗學破除錮習如論隱公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公羊入者何得而不居也穀梁入者內弗受也二傳皆空解入字之義空言釋經不足為據又如論九月紀履緌來逆女云公羊既云婚禮不稱主人稱諸父兄師友而又曰何以不稱母未免自生枝節穀梁以國氏者數語解亦不確若斯之類其指陳二傳空言說經之弊皆深切著明是其書之作

於春秋亦不為無功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首光十五年乙未紫
花館重刊本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之所刊行也。先是源嘗詳點春秋三傳名曰文章練要分六宗
百家而以左傳為六宗之首公穀為百家之首。茂叔風衣既取
其左傳評本而單刻之。茂因復刊是編亦仍其單行而別題公
穀讀本焉。其書都凡二冊不分卷次第一冊為公羊傳第二冊
為穀梁傳大旨在以文章之法取公穀二傳詳點而去取之故
不論全書僅就公穀二傳選其情詞跌宕者若干篇標經文為
題而註某年於其下然據傳文圈點評論間亦畧加註釋而以
總評附之篇末按自真德秀文章正宗以左傳入選學者沿其
餘波遂擅經義而論文章寧都魏禧於左氏文法推闡尤詳源

少與禧遊。習聞其論。復由左氏而推及公穀。詳其所論。類遺譌鍊詞之事。推求文法。尋味語氣。如坊選古文之例。殊非說經之體。惟以其所選全為公穀二傳。難以集名。姑仍四庫之例。附之春秋類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詩經說約二十八卷 崇禎刊本

清顧夢麟撰夢麟字麟士太倉人崇禎刻貢集三吳名士為應社詩文雅馴為時所宗學者稱織簾先生鼎革後絕迹城市潛著述有四書說約四書十一經通考織簾居詩文集及是編行於世是編清朱彝尊經義考已著錄全書都凡二十有八卷大旨以諸家詩說卷帙浩繁難於披尋因採擇諸說輯為一編名曰說約言約取其說之善者也每篇首列經文次摘採諸家之說融會訓釋以歸於至善又次則附以已見或訓詁文字或訂正音讀或詮釋詩旨大抵皆以朱子集傳為宗而折衷於毛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鄭諸家之說核其所取雖僅採集傳及大全合纂成書然別擇調和頗具苦心故其持論類皆和平能無區分門戶之見且又時時自出新論如衛風伯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朱氏集傳云殳長丈二而無刃夢麟釋之曰禮書云細而能擊則非竹不可許慎謂積竹為之是也詩云伯也執殳為王前驅又曰彼侯人兮荷戈與殳殳亦殳也又如馬得援草言樹之背朱氏集傳云援忘也援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夢麟引古今注辨之云合歡樹似梧桐與萱全別若斯之類皆是為說詩者備一解朱氏經義考引吳周瑾之說曰是書亦舉子兔園冊也然於經義頗

有發明可謂持平之論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詩經詩約不分卷 嘉慶元年內長刊本

清李源撰源字巨濤天津人弱冠為文有奇氣五試禮闈皆不獲售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始以第四人魁其經歸班復學博仕益肆力於經籍文詞不懈乾嘉間歷官閩中居恒潛心著述所撰有五經說約若干卷行於世是編編首但題詩經不著書名亦不著撰人姓氏卷首有乾隆壬子賈允龍覆札及嘉慶元年丙辰李氏自序知其書實出源手又考賈氏覆札云客冬奉寄五經說約來杭展閱之下恍遇舊知是其書實成於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之前即源遊宦閩中時所撰五經說約之一種也全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書都凡四冊不分卷次是編蓋以漢興詩有四家齊魯韓三家其亡已久毛傳悉本小序說多可據鄭箋孔疏訓詁尤詳朱子集傳於序說雖多詆斥然其合者亦十之六七自明季科場專用朱子集傳而序傳箋疏皆廢帖括家拘守一編往往昧於經義因會萃諸家之說而約取其精義考疑徵信以歸畫一大旨以紫陽集傳為宗其集傳之說有未愜者則掇拾毛鄭諸家之說以考其異同辨其謬誤今考其書雖尚知推本注疏鑄錯群言以自為解說然未能深研古義故其所訓釋類皆陳因之論顛頑模校紛紜雜糅於詩義每多未暢蓋猶不脫科舉制藝之

習首鼠兩端依違無定又何貴乎宋注疏耶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三百篇物考不分卷舊鈔本

不著撰人姓氏考之朱氏經義考及諸家書亦罕見著錄其書
竹紙舊鈔不加隙界每半頁十行行二十五字書中間有增訂
簽註又函風東山至小雅皇皇者華數篇有朱筆圈點行款整
齊書法清勁似非鈔本所能為首頁有明志堂白文方印及南
海康有為更生珍藏清白傳家兩朱文方印知其書蓋明志堂
舊物後歸南海康氏考明志堂為清曹垂璫室名垂璫上海人
順治康熙間以詩詞名於時著有竹香亭詩餘若干卷據此以
推則是編定明清間舊鈔又考其書所引諸家詩說其時代最

豐坊集書目

卷 部

晚者為豐坊曾詩世學於清代諸儒絕未徵引且考証輿地率
引明一統志故竊疑是編蓋晚明時人所作此本殆即作者手
稿草創初就而未付剞劂者耶其書不分卷亦不錄全經大旨
在鈎貫箋疏析衷衆說以詮釋三百名物凡草木鳥獸蟲魚之
屬天文輿地服飾禮樂器具車馬兵制之類皆一一為之考訂
又於名物之外兼及經義大抵以小序及偽子貢詩傳為主而
雜採三家及朱子集傳王質詩總聞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
等諸家之說以發明之雖其詮釋詩旨既不出前人範圍且並
豐坊偽詩傳亦不辨而濫收之尤不免失於別擇之譏惟考訂

名物多引証賅洽言言徵實如考証草木鳥獸則據陸疏而決
別疑似考証輿地則旁採爾雅說文水經方志以詳其方位考
証天文服飾禮樂器具之類則原本三禮究其源委若此之類
視明李詩之家但知鉅弄聰明空言無據者勝之遠矣

豐坊集書目

卷 部

毛詩均譜十二卷光緒十三年丁亥刊本

清郭師古撰師古字退庵永新人同光間舉人隱居玉屏山敦行好古不求人知善化瞿鴻禨視學河南邀至幕中復偕至江南是編前有光緒十二年瞿鴻禨序知其書蓋光緒初師古從幕江南時之所作也是編初名古均譜後以唐虞以前雖有用均之文無金書皆均惟詩為商周之音金書皆均均之古無如詩者於是因尋聲分類列詩均於前而以同聲之字彙編於後纂輯而成是書因以毛詩均譜名焉其書都凡八卷大旨在辨明某字當諧何聲某聲當入何均某均當入何部故本諸說文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以字定聲以聲定均均以定部而以三百篇為宗自關雎以至殷武分部排比雖其命名同於段氏六書音均表初名然其指各別蓋意在辨韻故專取諧聲聲為四部曰鳩曰舅曰谷曰筐蓋其書以毛詩為主故以毛詩之先後為均之次第如鳩字在毛詩為第一章第一均即以為均部之名並以為均部之首其他同部之字見於毛詩而諧聲同者則作大字高一格編於前其見於毛詩諧聲不同而均同者以小字注於各均之下其不見於毛詩而諧聲同者亦作大字低一格編於後今考其書分部辨均然章編實秩然不紊使讀者開卷而得其本音徐而証

之它誼亦鮮有不合者其用心不可不勤惜但知分部辨韻而疏於考証於古音之岨嶠難通者尤未能疏通証明之是則考核之功猶有未逮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詩經去疑大全八卷雍正九年辛亥刊本

清王文烜撰。文烜字遂升，上元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雍正九年辛亥文烜自序，知文烜為康熙間人。又據其自序云：「予以舌耕為業，時與諸弟子講解經義，因是次第編輯五經講義，而門下士治詩者尤多，故先取前章毛詩講說訂為是編，則其書蓋雍正間文烜為諸弟子講授詩經時之所作也。其書都凡八卷，而以朱子詩集傳序列之編首，以全詩提綱及賦比興大義冠於上格，至其本文亦分上下二格，如高頭講章之式。下格全錄朱氏集傳，上格則為文烜所輯詩經去疑大旨，皆本朱氏集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而敷衍其意，先簡括全篇大義，以為全旨，然後分章解說，依文訓釋，雖間亦參合歐陽氏本義、蘇氏詩解、嚴氏詩輯、朱氏疏義，以及黃氏通解、徐氏六帖、沈氏說通、姚氏疑問、陳氏心印、顧氏說約等諸家之說，融會貫通，於義理大要惟在發明集解，且凡所引據皆不標其所出，亦嫌其有乖著作之雅。又時時好為議論，疏於考証，故其註釋詩旨亦不外拘文章義例、別字句、摩仿語氣、尋求脈絡、為程式制藝之計。雖曰解經，實與經義南轅北輒，惟自有制藝以來，坊間詩經講章率多剽竊集傳於先儒傳注多置之不論，是編雖仍以集傳為主，然頗知融會衆說，以發

揮之，是其所以略勝於其他鄉塾講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
鈔本西園讀書記本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音

更撮拾公羊穀梁及國語中人名地名推而衍之推俞氏原書凡人名對六十有四地名對五十有七總計凡一百二十有一條是編所增凡人名對三百六十有而地名對二百二十有九總計凡五百九十有一條視俞氏原對增蓋數倍纂輯之功良有足多且春秋三傳所載人名地名最為紛雜初學每苦艱於記憶是編分別排比既足備作文摺撫之用又便於初學之記憶用意不可謂不善惟支離破碎體同類書於經義了不相關且於所錄人名地名但注其所在之國而不標其年月使讀者無從參証蓋文人遊戲之作終難與於著作之林姑存之

以備一格焉可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四傳權衡不分卷明刊倘湖樵書本

明來集之撰集之字元成蕭山人崇禎進士官安慶府推官所著春秋志在十二卷已著錄是編與志在同為集之所撰倘湖樵書之一種編首有集之自序謂向者作春秋志在固已舉其大端茲又取四傳而權衡之權衡之者將以準其是非也是其書大旨在取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及胡氏四家之傳而權衡其得失故以四傳權衡其書按清朱彝尊經義考春秋類著錄集之所撰四傳權衡一卷是編不分卷亦不論全經但有所論說則分別條錄之而注某年於各條之下詳其所論雖曰權衡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是非寔於四傳之得失是所攻駁惟取四傳而銖之兩之折衷之求其必合於經義者以為之說凡此傳所引而彼傳或殊此傳所進而彼傳或退之排詆紛紜然淆亂者皆比經發義錯併成文斟酌之以歸於至當其有經意顯白本無義例而諸傳曲為之說以致失寔滋疑者則悉從刊削其或經有微文前後互見為諸傳所未見者則以己意表而出之按集之撰春秋志在謂春秋之志在乎褒貶是編與志在相輔而行故其立論雖於諸傳苛刻嚴酷之說畧有平反然大旨仍不離於褒貶且又時時好為議論而疏於考証如論莊公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

齊無知弑其君諸兒及莊公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提出奔陳之類往往蔓延於經義之外蓋猶不出明人臆斷之學而未嘗知三傳之古義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公羊穀梁春秋合編附註疏卷十二卷三餘堂刊本

明朱泰禎撰泰禎字道子一字白岳海鹽人萬曆四十四年丙辰進士官至監察御史所著有禮記意詳四庫已著錄是編前有林鈺序云白岳朱年兄以禮經知家閭博無所不觀其於春秋即黷門不逮也丙辰蒞我巖邑棠公穀而表章之兩家之同異全鑄互紹燈月相映噫盛哉按丙辰為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知其書定成於其成進士之前全書都凡十有二卷而以范甯春秋穀梁傳解詁序及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序列之編首不入卷次大旨謂春秋公穀二家於宣聖微言大義各有所闡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發苟能挹彼注茲同歸於中通則聖人筆削之旨庶幾可以大明固不必入室操戈奴主相位使經義因之而晦於是彙編公穀二傳附之經文之下更撮拾漢何休晉范甯及唐楊士勛三家註疏稍稍為之詮釋按春秋事蹟二傳多據傳聞拘於義例左氏則多據簡策詳於敘事惟經文簡質非左氏無以明其事迹有事迹而後有是非有是非而後有褒貶是編乃但就二傳書字之例以為褒貶而盡廢左氏不知泰禎果何由而知其褒貶之故耶且其書所載全為舊文於二傳異同是非皆不加考証是讀者雖欲就二傳之說析衷同異擇善而從亦不可得總

之其書猶不脫明人鈔撮之學欲理之寔反勢之蓋詁經者之所不取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左類六卷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刊本

清高士奇撰士奇有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左傳姓名考四卷四庫已著錄是編前有康熙戊辰張英及陳廷兩序知其書實成於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之前先是康熙二十四年己丑士奇以春秋侍講禁中既奉敕纂春秋講義用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四傳附於經文之後更搜羅往說折衷群言而為之論斷以日奉宸覽又自為書曰春秋地名考略曰左傳姓名考曰左傳紀事本末是編則其最後所作也其書都凡六卷每二公為一卷大旨在採輯左傳中單文隻字理震聲異是備時文摭摭之用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者合為一編名曰左類者蓋取其詞旨古奧如刀之有環示之有秀穗也又據陳氏序云高澹事澹人成左類文具而未有名余適在內名之以左類昔毛生與十九人俱其謂公子平原君曰使遂得早處囊中當脫穎而出今字句之在書渾渾耳豈謂耳忽擲之以出殆猶錐之脫穎者然故直名之曰類也是其立名之由來略可知矣按左傳中單詞隻語皆古奧琢鍊且善為文者皆即字句而生文生文以載字句者文之器也是編就左氏傳中摘其字句而一一為之註釋含英咀華固可為行文之助惟意取詭麗無關經義雖其所註釋於杜氏之疏陋間有

駁正如膳生下注云膳生生之難也杜氏謂寤寐而莊公已生非也之類亦足資考據然破碎支離體同類書終非註經之所尚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讀左一隅三卷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手稿本

清姚東升撰東升字曉山繡水人始末未詳是編現藏國立北平圖書館編首有楊炳圖序及嘉慶張國赤舊若東升自序知東升是乾嘉時人是編蓋成於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其書都凡上中下三卷合為一冊用竹紙鈔寫不加闌界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四字小註雙行字數略同書法草率中多鈎乙塗改之處首頁有曉山手稿朱文方印知其為東升手書稿本其書不盡釋全經但有所見則錄經文於前而著說於後大旨謂左氏解經多未恆經義又有後人所增差誤脫落蓋滋轉轉讀者不得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其解非強傳以合經即強經以合傳故其解說總不甚悉因自抒己見取左氏傳之謬誤一一為之辨正其攻駁左氏之失如哀叔伯姬之類于賈逵之行詁為迂晉趙氏范氏所陳氏之類于權奸雄點輒為美道儒如約婦意如之類有文訛註貶義宋司馬司城之類闕文忽起褒辭申御廩定后乙亥嘗知用鄧子合曹南盟之類二事乃合為一事公在乾侯每年異解一事竟屢出異辭此外或遇空起事前後絕無關係如以齊桓伐衛為取賂齊桓會鹹為謀王室之類或訛訂成文妄指當時行事如城小穀為管仲私邑城緣陵為遷杞之類凡其持論大抵近

理頗能洗左氏附會穿鑿之習惟矯枉過直往往併左氏事是亦疑之是則師心太過未免流於偏駁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左傳博議拾遺二卷金陵叢書本

清朱元英撰元英字師晦金陵人康熙四十八年己丑進士是編前有康熙四十三年元英自序云左氏依經立傳原本附末繼而不斷與經相發而其自相抵牾或好事而失之誣者後之君子皆能言之英竊取東萊呂氏之義讀其書拾其所遺者因而完焉今年夏客濟南無事日有札記月而要之錄為二卷是其書蓋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元英未成進士時客居濟南之所作也全書都凡上下二卷不錄經傳本文亦不盡釋全傳但有所論說者則擇舉經傳以為題而注某年於其下大旨仿東萊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博議之體以訂正在氏之疏謬故以左傳博議名其書核其所論總十二公凡摘取一百一十事得文一百一十有一按宋呂祖謙撰東萊博議於經義多所闡發元英指其闕遺專究左氏其說皆原本經文參合眾解於左氏穿鑿附會或自相抵牾之處多所訂正惟時時好出新意不顧所安如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元英則以不日為特筆識左氏不解聖人之意又如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請觀周樂歌小雅有周德之衰一語元英以為訓詁之失而引九章算法以差分為衰分之類皆憑私臆斷未愜經旨不知矯枉過直反

自流於偏駁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左傳人名辨異三卷金陵叢書本

清程廷祚撰廷祚原名默字啟生號綿莊上元人潛心經學於天文輿地食貨河渠之學靡不完其源委乾隆中以諸生召試鴻詞科未入等自此遂不應鄉舉閉戶窮經晚年自號青溪居士卒年七十有七著有易辨言三十六卷四庫已著錄是編為金陵叢書中之一種按廷祚有春秋識小錄九卷凡春秋職官考略三卷春秋地名辨異三卷左傳人名辨異三卷是編編首有廷祚自序云作左傳人名辨異而無春秋識小錄之名疑其書初本單行後始合職官地名二者為一書焉其書都凡上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中下三卷體例略倣春秋名號歸一圖以人繫國而以異名分注其下上卷為周為魯為晉中卷為齊為宋為鄭為衛下卷為楚為秦為陳為蔡為曹為鄭為莒為吳為紀為號為州皆首叙一人二稱者以次逮一人八稱者搜採頗為該洽核其所錄與春秋名號歸一圖互有出入按春秋經傳稱謂舛異往往一人之身而名號錯陳一篇之中而判若甲乙孰也志父也一人而兩名也孟也秋也卷也一人而三名子產之與子美一人而兩字為父獵之於孫叔敖東郭實之於大陸子方兩名相懸是則一人紛紜轉轉使讀經傳者不能融會貫通進而推求聖人筆削

之旨甚或誤執季孫附會尹氏橫生異解牽合正經是編取經傳異名彙列而分辨之雖鈔撮排比似無關於經義然讀春秋者得據以考核異名其功固不可沒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左傳經例長編不分卷國立北京圖書館藏原稿本

清廖平撰平有左氏春秋左註集解辨正二卷春秋圖表一卷
春秋三傳折中一卷何氏公平解詁三十論三卷已著錄是編
現藏國立北京圖書館用紅格竹紙鈔寫每半頁十一行行二
十有四字小註雙行字數同書法工整點劃不苟封面左方有
紅簽題謹擬左傳經例長編恭呈鈞鑒受業廖平謹呈知其書
蓋廖氏鈔呈當時掌使者其書不分卷而不釋全經核其所論
日過春王正月不書即位攝也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夏四
月費伯帥師城郕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鄆秋七月天王使宰桓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來歸惠公仲子之贈紀子伯莒子盟於密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公子益師卒八月紀人伐夷總計不過十則且公子益師卒應
在秋七月天王使宰桓來歸惠公仲子之贈後是編乃置於夏
四月君氏卒之後故竊疑其書是廖氏草創未成之作故大旨
在推求左氏釋經之例各條皆首錄經傳後然分列正義辨正
旁証傳例補例史例存異闕疑各目以闡明其義其中攻駁杜
氏推究傳例言多可據如駁杜氏誤據史法以說經之失謂傳
中有史法例但可以說不見經之事與經史相同之傳至於經
文當全以經例法之不可參用史法若此之類皆足為說經者

備一解惟其書既為未成之作則吾儕亦毋容議其優劣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咸豐二年壬子刊本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義情事不免或殊門弟子各行其師說當時已無定論後儒若
千百年之後欲懸斷聖人筆削之指論說益紛宋明安國爲經
作傳意主規諫明代立於學宮用以取士於是學者多畧經而
詳傳不知胡傳之說張弼已有異議穿鑿附會頗乖經義清聖
祖欽定彙纂特命儒臣詳爲考証大義昭然炳若日星惜其書
卷帙浩繁學者每難卒業因撮錄大凡融其精要以便初學之
記誦其書分上下兩闕下闕專錄全經舊則意尊欽定春秋傳
說彙纂所載諸家之說撮其簡而賅者以爲之解上闕則擇鑒
凡例及聖祖御筆以發明宣聖筆削之旨雖全書範圍不出

古人然融會貫通要無枝言曲託之病誠不失爲課讀之善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清沈澄本撰澄本字醒庵吳興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嘉慶十
九年甲戌王以銜序按以銜為澄本表弟知澄本亦乾嘉時人
矣初澄本以左傳一書其事既繁其人亦雜或一人而名謚互
見或一族而世系紛如縱橫轉轉每為幼學所苦爰於課徒之
暇將春秋之人隨時手錄而以名某字某及係某之子與孫依
杜注載之其下而為圖以別之名曰春秋世族圖考書成釐為
二卷而以凡例若干條列冠編首不入卷次其體皆旁行斜上
仿周譜之例首為周世系圖次魯次晉次齊次宋次鄭次衛次

卷
部

楚次秦次陳次蔡次吳次越次邾次許次曹次莒次杞次號次
滕次薛次虞無紀諸小國皆先叙其君王世系次叙卿大夫而
附以后妃列女凡內外傳及公穀二傳所載義舉春秋者無不
備錄他如檀弓家語史記諸書所載其有氏族可歸者亦皆列
入以通譜系其無關於春秋者雖春秋時人亦不濫入他如經
傳所引古人亦悉不登錄其有仕於他國者於本國有所表見
則到於本國如楚巫臣奔晉仍列于楚是也於所仕之國有所
表見則列於所仕之國如雍子楚人奔晉列于晉是也若本國
及所仕之國皆有所表見則分列兩國如仲由并人仕衛既入

於魯復列於衛是也核其所載以人繫氏以氏繫國類聚群分
頌稱該洽大抵以杜預春秋世族譜為本而搜採視杜為詳其
於諸人名謚亦全以杜氏集解為據其杜所未注或注而未協
者則採他說以補正之考訂亦頗不苟惟其間疏略仍所不免
如周世系中於武氏南氏渠氏家氏等皆缺而不載又如周世
系中宰孔見於僖公九年傳是編乃誤五年若此之類皆不免
失之疏漏又其書多襲秦州陳厚耀春秋世族譜而凡例中乃
無一語及之亦不免有掠美之譏焉

卷
部

春秋穀梁傳音訓不分卷道光十一年辛卯刊十一經音訓本

清楊國棟撰國棟有春秋左傳音訓及公羊傳音訓已著錄按國棟有十一經音訓之作蓋以群經煩多幼學已苦於難以編讀更益以諸家注疏尤使學者有望洋興歎之感爰就各經畧加音訓以為童蒙誦讀之本是編其所作音訓之一種也其書不分卷釐為上下二冊上冊為隱公至文公下冊為宣公至哀公又別有輯說十有七則附之編首撮拾史志所載穀梁家傳授淵源及王接荀崧啖助歐陽修劉世安胡安國朱熹郝經吳澂諸家所論三傳異同得失使學者於誦習經傳本文之先得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知其大要意至善也其書大旨既為童蒙誦讀而作故其所訓解但求意達辭明不以考証訓詁為務體例與左傳音訓及公羊音訓全同倣旁注之式訓解注於經傳之旁音釋附於本字之下核其所注大抵訓解以范甯春秋穀梁傳解詁為主惟稍稍削其繁無音釋則本之陸德明經典釋文以直音反切之法注其音讀雖辭旨簡核頗便於童蒙之誦習然過求簡約往往割裂語氣失注疏之本義使幼學讀之轉滋疑惑且全書幾全龍衣范氏解詁了無新意蓋然鈔撮之學無所考証鄉塾誦讀之本誠不足語於著作之林也

春秋左傳音訓不分卷道光十一年辛卯刊十一經音訓本

清楊國棟撰國棟崇陽人始末未詳所著有十一經音訓是編即其中之一種也按是編編首題道光歲次上章攝提格壯月開鐫據此以推則國棟殆嘉道時人矣其書不分卷釐為八冊第一冊為隱公桓公第二冊為莊公閔公僖公第三冊為文公宣公第四冊為成公襄公第五冊為襄公第六冊為襄公昭公第七冊為昭公第八冊為定公哀公而以輯說若干條及春秋列國圖說春秋提要列之卷首大旨以杜氏春秋左傳集解卷帙浩繁難以備讀因刪繁就簡但存其音訓凡例俾初學之士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便於記覽體例倣前人所注之式以訓詁注於經傳之旁音釋注於字下凡例冠於書眉今考其書特為童蒙而作故其音訓頗為簡略大抵以杜氏春秋左傳集解為主而參以胡安國林氏史記之說及陸氏釋文中間於公穀異文如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注云邾儀父公羊作邾儀父蔑公穀俱作昧及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注云君公穀俱作尹之類皆分別注明其於杜氏之闕謬間亦有所補正如謂寤生為生之難歸飲于廟曰飲至虞與應適若此之類多為撫定之言雖連篇累牘皆鈔襲陳言而不標所出又往往疏於考証然音

釋簡明計日可誦為初幼學者計亦未嘗無俾特詳讀之本終不足以言經義耳

春秋公羊傳音訓不分卷道元十一年辛卯

清楊國棟撰國棟有春秋左傳音訓已著錄按國棟實病群經

注疏卷帙浩繁初學之士難以卒讀爰取諸家音訓刪繁就簡

纂輯成書總名十一經音訓是編與左傳音訓同為其中之一

種其書不分卷都凡上下二冊上冊為隱公至文公下冊為宣

公至哀公又別為輯說七則列冠編首體例與左傳音訓全同

首錄史志所載公羊家傳授淵源及諸家通論全經之語為輯

說七則核其所採尚稱簡當足備初學之參考使其於誦讀經

傳本文之先得識全書大旨意至善也至於經傳音訓則倣旁

注之式以訓詁注於經傳之旁而以音釋附之字下大抵訓詁全以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為主而刪其繁蕪大旨惟求意達辭明俾學者易於瞭解故不煩詳釋但取其簡核音釋則多以陸德明經典釋文為本用直音或反切之法標明音讀俾初學易於誦習今考其書雖辭旨簡約頗便童蒙然注釋多者不過十餘字少則僅二三字而已往往於經傳之旨未能闡明恍惚迷離使童蒙讀之益茫然而不得其解且其書全據何氏解詁鈔撮而成凡何氏之說有未愜經旨者亦不加辨正以視左傳音訓於杜氏之闡詁尚畧有訂正者抑又下焉總之其書不過

為重家固不足語於經義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春秋公法比義類微六卷宣統三年辛亥排印本

清藍光策撰光策字子彥四川資陽人光緒十四年戊子舉人是編前有張百熙序及樊增祥覆書知其書是成於光緒末年先是戊戌之變立憲議起有志之士群主牘啟新智昌明古訓先策既潛心於泰西萬國公法以春秋一書為孔子自撰法律憲典範圍百代言公法者微春秋將無所歸於是貫穿經傳甄錄法典發憤而成是編其書都凡六卷釐為上中下三篇每篇分為二綱每綱復分若干目卷一曰上篇名義凡十有二目卷二曰上篇律意凡十有四目卷三曰中篇文誼凡十有四目卷四曰中篇外權凡十有六目卷五曰下篇戰利凡二十有三目卷六曰下篇締和凡十有六目總計凡六綱九十有五目而以凡例列之卷首自序附之卷末大旨主於尊君權而固民志推求經義歸之立憲各條皆首述經義次錄泰西公法然後著論以推闡其義條舉件繁詮釋殊詳惟大抵皆取春秋經義以比附泰西公法如以即位比於加冕之類多穿鑿附會於春秋本旨未能盡愜又時時好為議論而略於考証按自有清末葉西學東漸學者治經輒喜牽引新學先策是書其病亦在牽引公法以害經義蓋一時風氣使然亦不必獨責是編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春秋世族志畧不分卷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原稿本

清姚東升撰東升字曉山秀水人始末未詳考其書中多引秦州陳厚耀春秋世族譜按厚耀康熙丙戌進士則東升之時代當已在康熙之後又考國立北京圖書館藏有東升所撰讀左一隅稿本自序題嘉慶強圉赤奮若秋則東升蓋乾嘉時人矣是編現藏國立北京圖書館用竹紙鈔寫不加闌界每半頁十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秋世族譜而旁參他書以補正之體例亦略仿陳譜首周世族次魯次晉次齊次宋次鄭次衛次楚次秦次陳次蔡次吳次越次邾次許次曹次莒次杞次滕次薛次諸小國惟但卿大夫而不載王侯世系是其異於陳譜者核其所譜搜採尚稱該洽又於陳譜之疏畧如周卿大夫之周公忌父召公莊諸人悉為增補徵引所及似較陳譜為詳備惟千慮一失智者不免故其間脫漏亦復不少如周卿大夫召氏下注云召公次子考陸德明經典釋文曰召公長子繼燕次子繼召無次子繼召之說是編乃注曰召公次子未知何據又考原氏據鄭氏通志云文

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以邑為氏後加伯為原伯是編乃但注出文王而不引鄭氏之說亦未免疏略他如召桓公唐石經作蘇公祭叔正義云或是祭公弟是編皆不加徵引是耳目之前考核猶多不逮總之其書蓋東升草創未完成之稿固宜其多所闕略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春秋左傳類對賦注不分卷康熙間刊本

清高士奇撰士奇有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左傳姓名考四卷左穎六卷已著錄是編前有皇祐三年辛卯徐晉卿序及士奇自序按士奇自序云余閒居鵠水不接人事日以書卷自娛因按本傳條注其下庶幾十二公之事可一覽而得是其書蓋士奇晚年閒居鵠水時之所作也按春秋左傳類對賦者宋秘書徐晉卿之所作也惟焦氏經籍考不載其書據晉卿自序謂藏於巾衍傳之曰雲則宋時其書寔未行於世元至大中江陵路總管太原趙嘉山始錄諸學宮俾諸生受而習之夫春秋之教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比事屬辭左氏時國史猶存故其所述獨得其宗所疏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盟會征伐朝聘燕饗以及卿大夫往來問答之辭文采爛然有事同而辭異者有事異而辭同者錯綜變化間見層出初學之士少能鉤貫徐氏此賦都凡萬有餘言配儼工妙天輔地設庸次比耦絲牽繩連宏綱大義披卷可求惜每句下止表年而不注事後生初學未覩全傳徒說其律切仍茫然不知其所賦之事士奇既善其書復病其簡約也因詳為註釋以成是編其書不分卷惟就原賦分逐句為解大旨據左氏傳而節錄其大要分別附之各句之下排比傳文標識端委使

初學讀之不致茫然而不得其解誠徐氏之功臣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春秋平議一卷光緒十六年庚寅刊本

清朱駿聲撰駁聲有春秋亂賊考一卷春秋三傳異文數一卷

春秋左傳識小錄二卷已看錄是編前有光緒十六年庚寅李

威鐸序云余官京師哲嗣仲武孝廉以先生未刊稿本春秋三

書見示曰春秋平議曰三家異文數曰春秋亂賊考惟平議一

書能持左公穀之平正杜何范之失寔讀春秋者不可少之書

也是其書初無刻本光緒十六年庚寅李威鐸得其稿本於先

生哲嗣仲武處始為之刊行焉其書都為一卷大旨以春秋一

經聚訟紛然左氏公羊穀梁三家各有是非杜預何休范甯之

春秋平議

卷

部

說尤不無偏袒出入主無所適從因取三傳參合杜何范三

家之解詳為推考以冀能持其平故以春秋平議名焉其書首

論左傳次及公穀釐為三篇曰達膏肓曰攻墨守曰治廢疾核

其所論於左公穀及杜何范三家之失皆有駁正頗能一洗諸

家穿鑿附會之習如駁左氏隱公七年滕侯卒不書名未盟也

云此類實闕文也滕至魯僖十九年盟齊之名始見於經宣公

之謚始見於傳距此已七十五年矣又閔二十六年而昭公又

見於傳則此滕侯之世次且闕何況於名舊史已闕何關於倒

之類其說皆確然有據又如論公穀二家專以經中助語之詞

釋經之意及駁穀梁以隱元年歸惠公仲子之賵與文公九年

僖公成風為一例桓公二年紀侯來朝以月之為惡桓公羊以

隱公四年驪帥師伐鄭貶與弒公不稱公子若此之類持論大

抵近理李氏序稱其能持左公穀之平正杜何范之失者非虛

譽也

春秋平議

卷

部

春秋舉例一卷 味經齋遺書本

清莊存與撰存與有春秋正辭十一卷已著錄是編為味經齋遺書中之一種蓋與其所撰春秋正辭相輔而行者先是存與既因元趙汭春秋屬辭彙括其條正列其義為春秋正辭九則意有未盡復推尋宣聖屬辭比事之法求精於繁辨異於同發凡起例以為是編其書都為一卷釐為十例其目曰春秋貴賤不嫌同号美惡不嫌同辭曰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曰一事而再見者先日而後凡曰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曰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曰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以見罪惡也曰擇其重者而譏焉曰貶必於其重者曰譏始疾起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焉每條皆首列凡例然後引証經文而加以詮釋核其所論又抵以公平為宗而參考何氏解說以闡明其義間或取資於左氏拾補於穀梁反覆經文以條列其目屬比其詞終牽繩貫若網在綱條理頗為明晰考據亦尚稱精核雖其間持論稍拘又喜言褒貶往往失之於苛然較之破碎繳繞橫生異議猶說經之謹嚴者學者苟優柔磨鍊識其類例由是以挾發經心亦庶幾無偏惑非方之誚矣學者苟與其所撰正辭一書合而視之亦可以見莊

氏一家之學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春秋要指一卷 味經齋遺書本

清莊存與撰存與有春秋正辭十一卷春秋舉例一卷已著錄是編為味經齋遺書之一種蓋與正辭舉例二書同為存與註釋春秋之作按存與潛心六藝始入翰林即以經學受知於上其治春秋主公羊家法既仿何氏公羊釋例趙氏春秋屬辭之體作正辭十卷舉例一卷復以餘力纂輯是編其書都為一卷大旨任反覆經文參合眾解以推求全經要指使初學之士先能貫通全經識其端委然後進而追尋宣聖筆削之旨庶幾乎可以率詞揆方各得其序核其所論如謂春秋以辭成家以象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垂法示天下後世以聖心之極故善說春秋者惟止諸至聖之法而已聖人因魯史而作春秋文有再龍事有不再見明之至也事若可類以類索其別文若可貫以貫條其異人事雖博無所不存也又云春秋詳內畧外詳尊畧卑詳重畧輕詳近畧遠詳大畧小詳異畧常詳正畧否春秋非紀事之史不書多於書蓋天子博列國之載因魯史以約文於所不審則削之而不書讀春秋者宜即其所不書以知其所書即其所書以知其所不書若斯之類其說皆簡潔有當於全經旨要多所闡明雖範圍不出古人然融會貫通示初學以治經之途徑纂輯之功亦未

可沒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春秋序題不分卷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傳鈔本

明陳其猷撰其猷字勇石河南杞人始末未詳是編現藏國立北京圖書館考之朱彝尊經義考及諸家書志皆不見著錄殆邨就揣摹之本而未付剞劂者耶其書不分卷都凡十冊鈔本細字白紙藍行每半頁十一行行二十四字書法凡拙且書中鮮有鈎乙淫改之處其為鈔本所錄副本殆無疑義按宋制春秋義題聽於三傳解經處出靖康初改用正經出題尋以春秋正經可命題者不過七百餘條州郡問目重複甚多慮其易於弋獲復聽於三傳解經處相間出題而創為合題之法元明因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之無所更易於是坊間講章層出不窮是編蓋其類也按其書首頁題春秋序題而各冊卷首題義皆著春秋題索是其書亦名題索詳其命名取義則其書指趣已不難想見蓋其書之作本為場屋而設非有意於詁經故其體例誕妄已極止鈔撮經文之可以命題者而以足資引用之語附之於下然後每題綴一破題條分大義各為之說大旨以胡傳為主間或參考諸家之說以發揮之牽合搭配勉強湊泊名為發揮經義定則割裂經傳於聖人筆削之旨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又往往註注作文之要以備士子揣摩之用即在坊本講章之中亦落下來明季經

藝講章之弊至此極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春秋經傳集解考正七卷 北京國立圖書館藏鈔本

清陳樹華撰。樹華字芳林，元和人。是編現藏北京國立圖書館。竹紙，無欄，每半頁十一行，行二十字，小注雙行，字數略同。字體工整。間有朱筆勾讀改正之處，詳其紙墨，似出傳鈔。非陳氏之原稿也。據編首樹華自序，知其書實成於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全書都凡七卷，別有論例十四則附之編首，不入卷次。大旨以春秋左氏傳俗本承譌，文義益晦為病，因取宋慶元重彫淳化元年監本春秋正義，南宋相台岳氏集解本，及元明諸刻本，參以陸氏經典釋文，悉力互勘，準古酌今，期歸至當，詳其所論，大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抵以考証異同，審定句讀為主。至於音義之失，亦間及之。其所引據除唐石經及宋元明刻本之外，凡注疏子史說文及諸家載籍，徵引經傳文句，有不同者，亦悉加采擇，援引頗稱核洽。又於梅賾偽古文尚書等偽書，置而不論，尤為矜慎。至其校勘異同，亦多精審。如論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以唐石經校三傳誤據臧本，入明嘉靖間西安王克惠等補刻正左傳誤字計九十餘條，其中唐刻誤者，定止數條。且於石經與監本異同之處，轉致疏漏，是編於此，悉加釐正。亦足資考核。惟其書既專論文字，乃如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條，引正義以証手

文之必有之類，往往自亂其例，是則未免可議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春秋實解不分卷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
申裁川遺書本

清王尚際撰尚際字季平號裁川天水人潛心經義所著有十三經管見及諸經實解各若干卷是編前有道光中張澹序及民國二十年辛未金樹仁序末有民國二十一年壬申汝翼後序按汝翼後序云先裁川公春秋實解一書成於清道光中海內名公屢謀行諸世辛未春始付梓今冬方蒞事是其書定成於道光間未及梓行而尚際已卒民國二十年辛未其曾孫汝翼始與其所撰易解等合刻為裁川遺書若干卷是編即其中之一種也其書不分卷亦不錄經文但有所論說則分別條錄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之大旨在貫串全經以推求宣聖筆削之旨故以春秋實解名其書今考其書意在折衷衆說以歸於至當如謂春秋一書左氏公穀家說各持董胡踵興日益龐雜治春秋者不以傳解經恐經傳不合則屈經從傳不免主傳客經之病故其所解說大抵皆排比經文以尋其端委或錯綜當時事勢平心以想見聖人之心於諸家刻酷之論概所不取持頗稱確切惟其間亦往往好為流於高論不顧所安如謂左傳非邱明所作戰國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因春秋以作傳得稍掩其筆削於己無害必不去也故春秋經秦火而獨全之類皆不根之論全憑意揣

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春秋體注大全合參四卷

康熙五十年辛卯

清周熾撰熾字旦林銅陵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康熙辛卯周

氏自序知其書成於康熙五十年辛卯全書都凡四卷第一

卷為隱公至莊公第二卷為閔公至文公第三卷為宣公至襄

公第四卷為昭公至哀公又別有凡例二則列之編首不入卷

次按周氏自序云春秋之大義微言闡明於文定欲聞經教須

研胡傳不當句求解字未釋說經傳參考諸解謬成體註一

書置之於後俾後生小子由此淺見陋說知所從入是其書定

家熟讀之本大旨原本胡傳而敷衍其意故分其書為上下

春秋體注大全

卷

部

二格如高頭講章之式下格為春秋經傳參訂讀本前列經文

後附胡傳間或參合諸家傳注以復明其意上格則為周氏體

註合參就春秋經文可作制義比合各題者截其中一二字為

目而各以一一破題括其意更擬拾胡傳及諸家之解以註釋

之其間於立題命意所在推究尤詳又往往講求作文之法以

備場屋揣摩之用大致拘文章義鉤剔字句純以時文之法商

榷經義其凡例二則所論亦皆春秋經藝之文體文格如謂作

春秋文第一要有斷制如元史斷獄一定不移第二要有波瀾

如抽繭剝蕉逐層深入之類其體又在講章之下蓋科舉揣摩

之本非詁經之所尚也

春秋體注大全

卷

部

春秋體註三十卷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刊本

清林雲銘撰湯慶孫補訂雲銘字西仲侯官人順治進士官徽州府通判著有楚辭燈莊子因梔金樓文集吳山穀音及是編行於世慶孫字修來高平人自號高平外史是編前有乾隆癸丑慶孫自序謂茲因坊友欲刻全本春秋註解不揣固陋因取林西仲原本而妄為增訂則其書蓋乾隆五十八年癸丑慶孫據林氏原本增訂而成其書都凡三十卷而以春秋興廢體註凡例春秋綱領春秋提要春秋列國圖說附之編首不入卷次按自至元延祐中復秋舉之法春秋以胡安國傳為主懸為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令明季因之無所更易清聖祖康熙三十八年己卯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十八卷綴胡傳於三傳之末而詳為考証凡胡傳中有乖經義者悉加駁正嗣後春秋經題遂以左傳本事為主而參以公穀之義是編專為科舉而設故其立論悉宗彙纂分註解與經傳為上下二闌如高頭講章之式下闌首錄經文次錄左氏以明事之本末更參以公穀以發明其經義又以胡傳雖多可議然士子習之既久難於驟更因亦綴於三傳而稍稍削除其有乖經義者至於上闌註解則大抵據經題以為之解如某題某句要發某字要說之類皆參酌諸家之說以貫串之

而以書法列之名題之下總之其書蓋全為鄉塾揣摩科舉之本限於科律鮮有發明是非詰經之正軌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敦煌本莊子郭象注殘卷 鳴沙石室古籍叢殘本

晉郭象撰家字子元河南人辟司徒掾稍遷至黃門侍郎東海王引為太傅主簿事蹟詳晉史本傳此本現藏法京上虞羅振玉段以影印列為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之一其書所存凡殘卷三甲卷為刻意篇首尾完具乙卷為山木篇自夜行畫居戒也至篇末丙卷為徐無鬼篇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至篇末皆佚其前卷中世民字均缺末筆治字則否知其為唐太宗朝寫本也其甲卷與丙卷字體相類行款亦相似殆出自一帙乙卷則別為一帙以校今本字句之間頗有異同如刻意篇教誨

總修唐書

卷 部

之人尊主強國之人避世之人養形之人等句今本均脫也字此專引之士不專引而專等句今本專均作道吹煦呼吸今本煦作吻又如刻意篇注使萬物各得而不自失者今本得字下有其一二字無所執為今本為字下有也字所謂自然也今本然字下脫也字忘而有之耳今本耳作也若斯之類皆足資校勘上虞羅氏曾校之今本撰校勘記一卷刊於群書點勘中按今本莊子每篇皆首尾銜接不分章節此本則除刻意為一章外山木及徐無鬼二篇每篇皆各分數章且均跳行以別之此則足証後來各本不分章之失是編雖殘缺不完亦自有其珍

貴之價宜矣

總修唐書

卷 部

閒情雜著一卷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刊通一齋四種本

清方內散人撰散人姓氏未詳亦號通一齋主人南昌人也所著有三教宗旨南北合參通情十詠各一卷已著錄是編亦通一齋四種之一編首有光緒癸卯夏敬莊序謂散人於其著作不甚愛惜多不存稿敬莊於其函中錄存若干首與同門諸子校訂付諸剞劂顏曰閒情雜著則是歸盡光緒二十九年癸卯散人高弟西昌夏敬莊與其同門熊兆璣等之所纂輯也其書都為一卷總其所集凡詩文五十有四首其目曰靜室八箴曰視日聽日言曰動日行曰住曰坐曰卧列子虛夢一段註並書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後念佛偈答八弟簡庭和簡庭八弟題牧牛圖韻三首題簡庭八弟指月圖遠色歌聖學歌和跋公寄廬見懷元韻步跋道人元旦感事韻並東劍臣四首石隱園聯句重遊廬山海會寺贈至善和尚二首鹿洞有感二首觀音橋題壁和題壁自題壺天石隱圖二首代友題夏芝舫動靜交養圖十一月十五夜相傳為月當頭友人約飲醉後復劍臣步月訪跋道人即步元韻讀跋道人除夕諸作憤時感事滿紙牢愁大減林泉清致爰口占二律調之題借指圖六首寄贈何道姑五首嶺西寺十絕核其所詠或述懷遣興或酬唱贈答或體物以言志或敘事以

明理大抵皆託詞譬世清吟喻意要其指歸大過在於剖析道家修煉養生諸大端而參合三教言皆不據蓋道家典籍中之篤定近理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南北合參一卷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刊通一齋四種本

清方內散人撰不著姓氏按散人有三教宗旨一卷已著錄是編蓋與三教宗旨同為通一齋四種中之一種編有散人自序謂丁酉冬有同志者輯余之危言賸語欲焚梨棗並以序請余則是編之作蓋在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之前矣其書都為一卷釐為十有一篇首三元兩派總論次道派源流次北派小周天火候辨惑論次南宗門戶暨天候辨惑續論次南北二宗小引次北派九律次南宗九律次邱祖小周天歌訣次子午卯酉歌訣次丁熊二真人合傳次熊敬中夫子傳大旨謂南北二宗入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門雖殊其歸則一故參合兩派微言融會貫通自樹一幟按洗心居士通一齋四種序云先生為志好道內典丹經靡不研究時尋繹其尊人所得熊澹庵先生真傳秘錄証以師友所談玄要遂得北派真傳自是壹志玄修上蒼垂佑假以奇緣獲遇真師復得南派正法是先生於南北二宗俱得其真訣故是編於二家之說精參互証破其拘執立論頗稱透澈如謂北派清淨真傳大非頑空枯坐及搬運諸家可比其一已取坎填離反還妙義亦即自身中裁接之法又謂南宗秘訣體南神交男不寬衣女不解帶仍與清淨一致迥非御女採戰諸邪術可比若斯

之類皆非空言臆斷橫生揣度者可比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道情十詠一卷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
刊通一齋四種本

清方內散人撰散人南昌人姓氏未詳所著有三教宗旨及南北合參各一卷已著錄是編為通一齋四種之一編首有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得一山人序及侍鶴山人鄭官應題詞按得一山人序云方內先生半生以來唯以生死大事是究殆於三教典籍靡不讀於諸家字匠罔不參者歟久之融會貫通確有所得近見異學爭鳴正道日晦杜門謝客靜養林泉暇時爰將所得著為歌詠又考貞一居士通一齋四種總序云吾弟方內散人於學庸周易濂洛關閥之書與大道藏內典靡不博覽而窮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研壬寅春友人邀遊滬上閉關養靜靈意漸啟閒情歌詠直抒心得是其書蓋光緒二十八年壬寅散人閉關滬濱時之所作也全書都為一卷釐為十章曰定志歌曰悔過歌曰積德歌曰破障歌曰訪道歌曰窮理歌曰盡性歌曰了命歌曰辨命歌曰還虛歌核其所詠大旨在推闡道家參修之秘訣繁徵博條理秩然先求定志以為超凡入聖之基繼則改過還善破除障礙以還我真樸更進而訪窮道理以臻於盡性至命還虛之極致指階淺入深之路開由漸而頓之門言簡義賅盡妙極玄且講究修德行善處處不離性道蓋性命雙講尤重德性兩端誠不

失為有本之學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問答法語一卷

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
刊通一齋四種本

清方內散人撰散人姓氏未詳亦號通一齋主人南昌人也所著有三教宗旨南北合參通情十詠閒情雜著各一卷已著錄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西昌夏敬莊合刻散人所撰三教宗旨等四書為一編顏之曰通一齋四種是編亦附之其末焉其書卷尾有夏氏題識云問答法語皆諸友疑難之處先生或証以諸家語錄或印諸心得而莊稟命謬演為問答者也則是編蓋散人平居與諸弟子解釋疑難之語而敬莊奉命演為問答彙輯成編者也其書都為一卷總其所錄凡問答三十有二則大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旨在詮釋道家修煉養生之理或疏解經義或宣通疑滯舉凡改過遷善因果報應之理起居調攝除病延年之方煉氣凝神服食導引之術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要靡不剖析無遺其中如論治心病之法首宜立志俾得專一又宜絕慾以固元陽三曰細心以益智慧四曰忍耐以養嗜慾五曰忘己以去私心六曰養氣以保真機若斯之類皆言簡而易行又凡其所論古人有言之者則一一注其出處以資讀者之參考其古人之說有未盡核恰者則印証心得自行己見雖問答之語體同創記不免稍嫌龐雜然要其指歸其理定一家之學較之道家荒誕之

說蓋頗為篤實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三教宗旨一卷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刊通一齋四種本

清方內散人撰方內散人亦號通一齋主人南昌人姓氏未詳考西昌夏敬莊之序散人所撰閒情雜著也謂師生於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又云方內夫子生有異秉幼好玄修平日於三教經典靡不精心研究手批諸書丹黃滿架入庠後即絕意進取一意參訪幾三十年盡得南北二派真訣又考得一山人之序散人所撰道情十詠也亦謂先生醫術了熊兩真人暨父師之遺澤先叔之教言厥後復游同郡熊礪隱熊敬中兩夫子之門終日講易談玄壯歲廢棄科舉游歷山川遍訪賢哲於三教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典籍靡所不讀久之融會貫通將所得著為歌詩欲補救於一時是先生之學行畧可見矣按散人所著有南北合參道情十詠閒情雜著各一卷與是編合刻為通一齋四種四卷是編前有侯卯散人自序至書蘭閣滄瀟靜室餘閒爰取諸家之流弊而一一辨之顏曰三教宗旨是其書是光緒二十七年壬寅散人閉關滄瀟之所作也全書都為一卷釐為二十有四篇其目曰至道不分門戶論讀書宜知變通說覺為靈性至訣道貴守一論讀大學中庸兩章讀君子有三戒章讀孟子魚我所欲章讀悟真外篇論儒門性理諸書讀鄧厚庵先生遺著論濟一先

生所著諸書西遊衍義非邱祖所作論修淨土說參話頭說神仙四等淺說煉己有兩說不同論煉性辨鑄劍辨訪道論訪護法論平等非平權說儒家宜熟讀諸篇佛家宜熟讀諸篇丹經宜熟讀諸篇今考其書大旨主於三教歸一之論謂至道不分門戶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釋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老子曰得其一萬事畢教雖分三厥旨維一於是融貫三家指出教外別傳核其所論大抵以學庸周易悟真養源諸經互相印証以闡明性命雙修之理雖其間牽合三教不免附會學術之嫌然其說多切於事理且義境透澈文筆簡潔亦道書中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不可多觀者也

修真秘要一卷正德十年乙亥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見著錄是編卷首有正德八年乙亥文林郎知直隸常州府靖江縣事關中王蔡序卷末有正德十年乙亥雲崖道人跋按王氏序云予觀修真秘要一書言簡而旨深功廉而效大誠修身延命之術也予得此集蓋石自私遂捐資鈔梓以廣前人修己治人之意是其書蓋正德間王氏之所刊行惟原序題八年乙亥考正德八年為癸酉乙亥為正德十年証之雲崖道人跋題十年乙亥知王序八字為十字之誤又考王氏之得此集既在正德初年則其書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殆元明間道流之所作歟全書都為一卷所言皆調攝疾病養生延命之術如治久病黃腫治肚腹疼痛治肚腹虛飽治左癱右患之類都凡四十有九條每條皆一圖列首然後詳述養生攝之法頗合古人左圖右書之意核其所論大抵皆本之道家導引氣之法蓋人稟陰陽之氣以生其本始未嘗少欠一與物接則乾元之祖便為七情所耗是以氣滯血凝百病以生故道家以養氣為攝生之要訣藉導引使一氣流行於上下則百病自除而修齡可期是編雖雜採前人緒論無所論斷然其說皆簡明篤實無神仙家荒誕之談要其指歸蓋不出道家導引之

術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道言內外秘訣全書不分卷明刊本

明彭好古輯好古字伯錢自號一壺居士楚黃人潛心道要所著有金丹四百字注解金碧古文龍虎上經玄解銅符鐵券各一卷又與王道淵等合注杜公入藥鏡合解一卷是編前有好古自序題丁酉仲夏廿六日書而不著年號考道藏太玄部唱字帙中有南昌混然子王道淵所撰道玄篇一卷卷首有洪武壬申嗣天師張宇初序云混然子勤於論著予讀其言久矣間會於客邸勿遽未遑盡覽據此知道淵蓋明洪武間人好古嘗與道淵合解入藥境則是編之成當在明永樂十五年丁酉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其書不分卷釐為內外二編上編之中復分為五類一曰經類二曰書類三曰歌類四曰詞類五曰詩類總其所輯計歷代道書五十有九種內編凡經類十有三曰陰符經道德經清淨經定觀經度人經消災護命經赤文洞古經大通經五廚經日用經玉樞經心印經胎息經書類六曰傳道集靈寶經法華經玉清金寶經錄金丹四百字指玄篇歌類十有九曰破迷正道歌醉思仙歌瑤華歌敲爻歌谷神歌還丹破迷歌靈源大道歌太空歌石橋歌青天歌還丹口訣歌羅浮翠虛吟前快活歌大道歌通闡元樞歌金丹歌得道歌利感歌詞類凡七闋曰沁

園春步蟾宮三字訣百字牌水調歌頭醉江月一枝花詩類凡

一篇曰白玉蟾五言古詩外編凡道書十有二種曰金碧古文龍虎上經浮黎鼻祖金鑰秘訣明鏡匣金靈歌火蓮經參同契銅符鐵券石函記悟真篇還金術地元真訣答論神丹書其中除火蓮經銅符鐵券地元真訣數種之外多見於道藏核其體例大抵經書皆真錄本文詩詞則選其精要文辭有隱晦者則或重訂其篇章或稍加注解附益其間大旨在於闡明內外二丹之玄妙於內外道言最有精義之經典搜羅頗稱核備上自三清四御下逮五祖七真之書無弗備具凡築基鍊己之方抽鉛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添汞之法移神換鼎之術以及性命雙修之理靡所不詳雖其考訂或有未周體例或有未洽但輯內外道言以為一編斯亦可謂鉅觀矣

琴火重光一卷 高親如藏舊鈔本

明陳自得撰自得字竹泉福建人本書首題明福堂竹泉陳自得著惟考其所著曰直指及鉛汞與旨二書自序皆作福建陳自得序又本書陽春子序亦云陳竹泉先生閩人也福堂蓋福建之說以特性極純將冠始學詩年二十四五頗究性理天人之學既而為文詞序記以自研究礪明景泰間太守太尹咸以明經舉不就惟留心醫術以活人癸酉歲邂逅外丹之事獲覩點化黃白神效遂起隱事之執弟子職三載餘家貲寶物器玩琴書一為之空然無所得知為丹偽人乃退而日夜尋究自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是知識曰長乃形諸歌詩以寫其懷所著有養道策黃白直指鉛汞與旨及是編行於世惜其書行世絕歟僅以數爐火專家轉相傳授奉為枕中鴻寶是編為舊鈔本現藏高親如處序跋兩篇之後有玉峰山人印及陽春子印各二枚其為玉峰山人親手校正之本編首有雍正二年玉峰山人陽春子序編末有玉峰山人陽春子跋據陽春子序云先生南呂一枝花有入道斯道四十餘春句深歎學道苦心但按之明文癸酉為景泰四年至成化三年丁亥僅十五年耳何以有四十餘春之語及讀至辛酉年過至人親傳口訣句乃知丁亥已前之養道策雖連

篇累牘先生尚無所過而琴火重光中則曰敢道無自悟又曰首師不信有直傳其為辛酉過師後所作無疑則其書之成當已在明孝宗弘治十四年辛酉之後矣其書都為一卷凡詩賦七十有八篇其目曰鉛汞賦一首咏鉛銀砂汞四首咏坎離震兌四首金火條目二十四首西江月二十八首黃鸞兒七首曲十調大旨在於闡明外丹黃白之術按仙家丹法大別有四天元謂之神丹言其神妙莫測也地元謂之靈丹言其奪造化靈氣也人元謂之還丹言其還我固有也黃白謂之金丹言其點石成金也地元能點金又能服食黃白止能點金不可服食此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者之所以異也是編西江月第七闕云以石成金恰易將人服食終難是其所論全為黃白丹法殆無疑義明清道流外丹諸書常引是編詩詞以証其說是其書在歷代外丹著作中實佔重要之地位詳其所論首就鉛汞坎離震兌四者全始要終直言直引以總其綱次舉金如條目以列其目扶破幽隱蓋丹經中之頗具條理者也

讀道藏記不分卷道藏精華錄本

清劉師培撰師培字申叔江蘇儀徵人生於清光緒十三年丁亥卒於民國八年己未生平潛心經學於書無所不窺治經之暇間以餘力研究道家經典是編前有庚戌孟冬師培自序謂余以庚戌孟冬旅居北京白雲觀乃段閣全藏日盡數十冊每畢一書輒隨筆記錄未足為定稿茲先差揀若干條錄成一帙以公同好之士則其書為遜清宣統二年庚戌師培旅居白雲觀時之所作當時每讀畢一書輒有筆記是編僅其中之一部分蓋草創未盡之稿也其書不分卷都凡三十有六篇其目曰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四注上清大洞真經玉訣音義黃帝陰符經集注黃帝陰符經疏黃帝陰符經注黃帝陰符經解黃帝陰符經注解悟真篇注釋周易圖太易象數鉤深圖元始上真衆仙記三茅真君加封事典金蓮正宗記陶真人內丹賦谷神賦靈台經廣黃帝本行記穆天子傳漢武帝內傳列仙傳歷世真仙體道通鑑華陽陶隱居傳紫陽真人內傳西嶽華山誌太華希夷志金錄齋誦儀宋真宗御製景靈宮集太上靈寶五符序登真隱訣黃庭內景五臟六腑補瀉圖上清後聖道君列紀洞玄靈寶三師記太極圖仙公傳南嶽九真人傳太極祭鍊內

法黃帝太乙八門入式訣核其所記自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

經四注至宋真宗御製玉京集屬於洞真部自太上靈寶五符序至黃帝太乙八門入式訣屬於洞玄部其他二洞四輔則皆未之及焉按師培一代學者是編每書各為題記或誌其序跋或撮其要旨皆足資讀道藏者之參考而其尤屬人意者則在其甄引異同考証非題如謂陶真人內丹賦賦及注文均出一手並以注引吳筠李淳風之言證真人為陶植謂歷世真仙體道通鑑首卷之軒轅黃帝傳即錢遵王敬求記所著錄亦即孫淵如所刊之書而顧千里序及孫氏平津館藏記皆未知彼傳即通鑑之首卷又如據甄靈寶大洞論第十一章太平御覽六百七十三引五符經以証太上靈寶五符序即古五符經確係六朝以前古籍若此之類凡所考訂皆確然有據雖記於中撮舉道家旨要或未盡核洽然大醇小疵其書終為治道藏者不可不讀之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道藏輯要目錄不分卷道藏精華錄本

清蔣元庭編纂先是嘉慶間元庭編纂道藏輯要既成刻板於京師及送板南歸又值元庭北上卒於京師故外間傳本極少吳錫守一子以其書之不易見也因取其目錄刊於其所輯道藏精華錄中其書不分卷按二十八宿之名稱釐為二十有八集依次編目總計全書凡著錄道經二百八十種以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丁未續修道藏目錄校之其中新增者約百餘種且多為明清間道流之著作頗足以補萬曆藏之闕遺又考其書體例大體皆因循蔣氏原目惟原目按二十八集分集編次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是編則按原書次序著錄而標注所屬之集名於其下又原目著錄各書皆不注卷數是編悉為增注且於各書作者姓氏亦詳為注明此外於原目之疏畧亦悉為訂正如斗集二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太上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太上說東斗主算獲命妙經太上說西斗記名護身妙經太上說中斗大魁保命妙經原目但著錄五斗經不載子目柳集一至柳集六靈法大觀六卷所收凡懺法三十有二種是編皆一一注其子目原目亦但錄總名不載子目若此之類其所著錄皆較原目為詳審是實學者之參考雖其疏畧之處亦所不免如氏

集三元始天王大洞玉經下所附洞經亦讀為清金本存所撰書凡三卷鬼集全華宗旨一卷為清屠乾元等輯柳集懺法大觀六卷為清靈山子張持真所輯之類是編或不著其卷數或不詳其作者是則但據原目略加增注未及一一勘對原書宜其疏漏之不免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懺法大觀六卷道藏輯要本

清靈山子輯靈山子紫雲洞回道人弟子也姓張名持貞始末未詳是編前有回道人序演文字題詞嘉慶庚亥蔣曰綸序及嘉慶丁巳蔣予蒲序按蔣曰綸序云庚申秋靈山張子來都攜其丁巳年在山左偕余子所刻懺法大觀一書余讀之竟如觀道門譜系如誦三洞真文其子蔣予蒲序亦云今靈山子彙集懺法大觀予披讀編纂夜以繼日相與推敲訂正梓行以公天下即懇靈山子董其事是靈山子蓋乾嘉時道流是編寔成於嘉慶二年丁巳矣又考回道人序云靈山子欲編其目曰大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成余所獲懺法尚未周編弟有此齋室懺法亦可謂鉅觀何弗即以大觀顏之靈山子欣然受命是書本名大成後以師命更名大觀全書都凡六卷所輯懺法為數凡三十有二其目曰紫府玄祖法懺玉清天寶法懺上清靈寶法懺太清神寶法懺太上老君專懺東華木父寶懺西華金母寶懺玉皇上帝寶懺后土上帝寶懺三光普照寶懺大梵斗姥心懺碧落慈航寶懺太乙救苦寶懺天官賜福寶懺地官赦罪寶懺水官解厄寶懺九天雷祖法懺北極蕩魔寶懺五德歲君寶懺東嶽聖帝寶懺玄帝元君寶懺呂帝無極寶懺關帝忠武寶懺大羅八洞寶懺

玉京四相寶懺祖真傳薪心懺大羅領班寶懺三茅真君寶懺昊天收瘟寶懺水府獲國寶懺火官錫福寶懺天醫濟世寶懺今考其書所輯諸懺大抵皆明清間道流柳守元孟珙等所撰上自三清四御下逮雷瘟水火以及五祖七真無弗備具按懺之為言謂懺除罪障隨喜福德也故道家懺法皆所以禮禱至聖先真而悔其既往之愆防其未來之過凡其所述總切於身心而馴致於性命較之其他道書尚稱平正所搜採所及多至數十部誠可謂集明清間懺法之大成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春秋公羊傳六卷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

宋葉夢得撰夢得字少蘊號石林吳縣人紹聖四年丁丑進士

南渡後官至崇信軍節度使事蹟具宋史文苑傳著有春秋傳

二十卷春秋考十六卷春秋傳十卷四庫已著錄是編蘊藏

國立北京圖書館卷首有學部印知其為遊清學部舊物用竹

紙抄寫每半頁九行行二十字二十一字不等字體凡屬殆出

抄胥之手其書都凡六卷大旨在於揆摘公羊是非而至於信經

不信傳按四庫著錄夢得所撰春秋傳二十卷提要云宋葉夢

得是書本三十卷又夢得自記左傳四百四十二條公羊三百

春秋傳

卷部

四十條穀梁四百四十條今據永樂大典所載參以程端學春

秋辨疑通加檢核左傳闕九十一條公羊闕六十五條穀梁闕八

十四條蓋已非完帙謹依類排次釐為左傳十卷公羊穀梁

各六卷是編分卷與四庫本無殊殆即據四庫本春秋傳抄

出單行者歟其書於公羊之說昌言排擊如於何氏之注尤多

所攻駁如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條云何休曰王者然後改元立

号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等經之弊莫甚於此王者以正朔一

天下故巡狩之所謹者協時月正日而已乃若各隨其即位之

年一二以數之此天子諸侯之所同也初未嘗為之禁自漢以

後天下始一於用天子之年非禁其改元也禁改号也而何休

乃因其時所見為說言諸侯不得改元立号方春秋時安得所

謂号哉又如辨會與盟不同之類持論皆頗舛傳辨雖其間亦

不免矯枉過直疏於偏駁然其於經旨或合或離是則在讀老

之善擇焉

春秋傳

卷部

春秋胡傳書鵠會要四卷

乾隆三十二年
辛卯通堂刊本

清周夢齡撰夢齡字遠莊楚陵人工於詩文沉潛力學是編前

有乾隆辛卯桐城曾啟序知其書定成於乾隆三十六年辛卯

全書都凡四卷卷一為隱公莊公桓公卷二為閔公僖公文公

卷三為宣公成公襄公卷四為昭公定公哀公而以例言八則及

及論作春秋三經書鵠之作折衷精當頗便初學夢齡深以其

未及春秋僅成例畧十有二條不足以暢明經義為憾因補其

缺遺纂成是編故仍以書鵠名焉其書條例悉仿林氏三經之

例而以林氏例畧分錄各卷之前全書分上下二層下層前列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經文而以胡傳分注其下其胡氏無傳者則以三傳及先儒注

疏補之上層則就經文可作判義比合各題選一破題為式並

撮拾胡傳及諸家之解以申明其義其間於立題命意及作文

之法講究尤詳大旨全在取便應試之用故經文悉遵學宮正

本揣摹題意亦皆原本胡傳以為舉業正鵠核其所論雖限於

科律多因襲前人緒論鮮有發明惟間或參合先儒注疏以疏

通經義所引除程朱之外如晉在預唐孔穎達宋劉敞許翰家

鉉翁王孫高閔張洽趙鵬飛元程端學李廉明汪克寬李本諸

家之說多足補胡傳之所不及是則較之一般鄉塾講章各有

勝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高麗刊本

魏修國全書

香

部

七卷三十有四篇。第八卷二十有六篇。全書分上下二層。下層選錄左氏傳文。且畧爲注釋。上層則輯錄諸家評論。間亦自抒己見。核其所輯。以汪道昆孫應鱉二氏之說爲多。大旨在講究方法。評論事理。如椒舉如晉求諸侯篇。許云。凡人持己所長。則易於忘備。虞人之所難。則怠於修德。斯二者皆取敗之道也。又引汪道昆之說曰。辭令議論能品。此外如楚子合諸侯於申篇。亦引汪氏之說云。叙事議論能品。小國習之以下。妙品奇法。若斯之類。大抵議論多而考証少。於經義鮮有發明。惟孫應鱉所撰春秋節要。朱氏經義考已稱未見。獨賴是篇而存其大畧。則

其書亦未嘗不可資爲參考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左傳條貫十八卷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刊本

清曹基撰基字德培晚號玉坡老人長洲人是編前有康熙壬辰曹氏自序知其書定成於康熙五十一年壬辰時基年已七十餘矣其書都凡十有八卷大旨以左氏書以事繫目國事繫於二公之編年首尾懸隔前後錯綜緒閱殊苦其煩因仿國語之例分國類叙一國之下凡事之係於其國者悉為編入使一國之始末聯絡條貫瞭然不紊而仍不失編年之舊其分國紀事卷一為周卷二至卷四為魯卷五至卷六為鄭卷七為衛卷八為齊卷九為宋卷十為秦卷十一至卷十四為晉卷十五至卷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十六為楚卷十七為吳越卷十八為曹齊魯鄭紀和陳梁許潞其他弱小之國見并於強大之邦者則即其事之相屬者隨所屬之國附載之不另列專目今考其書取左氏傳文按年順月分屬各國以國統事以事繫日分列排比條理秩然使讀者無披檢之勞而各國之事始終畢見纂輯之功誠有足多又其紀事雖宗左氏然於公穀之辭義可採者間亦因事附見以備讀者之參考其法尤善按明孫匡儀名乾有左傳分國紀事本末之作體例與是編畧同惟孫氏之書提頭處過多甚且另為標目不盡依編年之體往往失其聯絡是編體例雖因循孫氏但

能於分國統事之中不失其條貫此則較孫氏之書為優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左傳說三十卷卷首一卷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原稿本

清王象撰，象字世甫，自號雌黑居士，桐人。由進士出守山東昌樂縣，弗得於監司，請改教職，得大同府教授。是編現藏國立北京圖書館，蓋王氏掌教大同時，以左傳譯兒輩，手自寫定者。竹字墨書，每半頁八行，行二十四字，小注雙行，字數略同。據其自傳，稱歷時十有四年始克成書。凡為卷三十，計隱公一卷，桓公一卷，莊公一卷，閔公附僖公二卷，文公二卷，宣公二卷，成公二卷，哀公五卷，定公二卷，哀公三卷，年表一卷，經文二卷，而以蘇子瞻春秋列國圖說諸侯廢興目錄春秋提要引用先儒姓氏

卷部

卷部

自序發凡及雌黑居士自傳列之卷首，不入卷次。按其自序云：傳以翼經，自漢以來，註左氏者多矣，皆說其義例而不及其文辭。然左氏之文，實千古史家之祖，其法嚴而善變，古今來名公巨卿，無不各其英咀其華，而皆得魚而忘筌，非不愛之，特以文辭非古人之所重，故不敢以讀古人，且不欲自讀，遂使初學之士望洋而嘆，二千年於茲矣。春秋之義，非小子之所敢知，且諸家之說，既已班班若彼，後之人苟欲聞春秋之義，將於彼乎求之，亦無庸小子之嘵嘵，惟其文辭則小子之職，亦區區之心，所不能自己者也。是其書大旨在於講究左氏文法，以為初學揣

摩科舉之助，其說蓋以左氏之文，或當為一篇，或合數事為一篇，一篇之中有段落，段落之中又有小段落，因就左氏全書逐段逐句為之解說，如謂有經無傳者，故補其可補，是之為裁補法之類，舉凡追叙、插叙、暗寫、點睛、虛是、變幻諸法，皆逐段標明，詳為之說。於左氏文法，諱釋頗稱詳審，惟經義文章雖非一事，然左氏之書，要以經義為主，不以能文宗為是，編乃以批點時文之法，評論傳文，未免捨本逐末矣。

卷部

卷部

讀左比事十二卷

光緒二十六年
年壬寅刊本

清劉濤撰濤字美震黃岡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劉氏自序云
濤年十二從先大父受左傳越二十年家中落乞食四方歲時
歸省猶得終年撫撫所得進質膝前以承訓誨而大父慈愛慘
慘白矣歲乙丑棄養祖澤之淹實為人後者之責也不揣穉昧
謹追索往昔舊訓補綴成篇顏之曰讀左比事時年七十有四
按乙丑為同治四年時濤始追索舊訓以為是編至光緒二十
六年壬寅全書告竣以付剞劂濤年已七十有四矣其書都凡
十有二卷十二公各為一卷書中載經傳全文但有所論說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則分別條述之而各加標題於其上按自昔相傳謂詩以道志
春秋以紀事故以屬辭比事為春秋之教是編大旨在舉左氏
二百四十二年之所紀與諸史所載興亡成敗之事大致相似
者一為之比類故以讀左比事名其書核其所論如舉古人
之身生而有文皆畧得形似以証左氏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母
曰為魯武夫人之出於附會又如向姜不安於室苦人入向歷春
秋兵事多緣女禍之事是以証春秋女禍之甚因周平王崩赴
以三年三月庚戌歷舉平王以下天子之喪或赴或不赴諸侯
或會葬或不奔之事是以周室之衰削浸衰若斯之類排比

事類皆確然有見惟其間摭拾諸史事類頗傷其漫又畧於考
証而詳於議論如鄭莊驚妻氏名曰寤生條論命名之不宜苟
莊姜美而無子條論子安親美非佳事之類皆往往受延於經
義之外欲以論左氏之是非亦徒成其龐雜而失於經義終無
補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批點春秋左傳綱目句解六卷 光緒十年甲申刊本

清韓美重訂美字元少別字纂虛長洲人康熙間會試殿試皆

第一累官至禮部尚書卒諡文獻有懷詩文稿行於世是編

蓋據羅文恭公節本重加校訂全書釐為六卷卷一為隱公至

閔公卷二為僖公文公卷三為宣公成公襄公卷四為襄公昭

公卷五為昭公卷六為昭公定公哀公體例畧倣朱文公通鑑

綱目之式以六十甲子列於逐年之首而於其下列周王及列

國紀年然後選錄經傳以經為綱傳為目惟羅氏原本例以一

事之首尾共載一處是編但於注中詳具本末以見事之終始

批點春秋左傳綱目句解 卷一

又舊本於左氏原文每每妄加刊削是編則悉錄全文其左氏

議論有未妥者則分別論述之於本文之末又每篇皆逐段逐

句詳為解釋凡舊本音釋用借音或雜以方言者亦悉為訂正

而改用釋文音切若此之類凡其所訂正皆較舊本為有當惟

每篇之末各附總評所採呂東萊孫月峯鍾伯敬茅鹿門諸家

之說為多又文中均依孫月峯批本標其字法句法以為家士

學文之助核其所論大批皆講究左氏文法要其指歸以蓋以

衡文為宗不以疏義為主按自真德秀文章正宗始錄左傳徵

之往古蓋其倒是編之作不過沿其餘波以文章之法點論經

傳妄加去取與說經之體相去遠矣

批點春秋左傳綱目句解 卷一

陸氏春秋左氏傳異文輯一卷經玩本

清沈淑撰淑字季和常熟人所著有春秋左傳分國土地名二卷左傳職官一卷左傳器物宮室一卷已著錄是編蓋其所撰陸氏經典異文輯之一種與左傳分國土地名等書同刻於經玩中據編首經玩題辭云病中無賴檢故紙得陸氏經典異文輯諸稿蓋乙巳夏秋文苦雨而為之不可以為訓也考左傳職官卷末有雍正乙巳沈氏自序知是編亦雍正三年乙巳之所作也其書都為一卷不錄經傳全文但撮指陸氏釋文所舉異文依十二公二百四十年舊次分條擄列每年皆先經後傳以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陸氏所舉異文分注原文之下核其所輯大體尚稱精核批比異同條理秩然雖其間疏漏謬脫亦所不免如隱公三年傳得保首領以沒脫沒本亦作殲一條五年傳敝邑為道脫道音導本亦作導一條七年經冬天王使凡伯來聘脫凡字本作汎音凡一條若此之類是耳目之前亦不免遺漏又如隱公三年傳百祿是荷釋文云荷本又作何何可反是編誤作是何本又作荷河可反五年傳秋猶說文作猶下多殺也二字六年傳鄉通本又作嚮條下脫同許諒反四字此則傳寫之謬誤不得不以貢噴者然雖小疵其撰輯之功終不可沒也

三傳異同考一卷道光十二年壬辰刊本

清林昌彝撰昌彝字惠常侯官人著有左傳杜注勘謄一卷已著錄是編卷首有道光壬辰陳壽祺序卷末有道光壬辰林氏自序據林氏自序云道光癸未以後治三禮兼治三傳博考眾說頗有冥悟因著於篇是其書定成於道光三年癸未至十二年壬辰之間其書都為一卷大旨以春秋書法微而顯志而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詞況邱明高亦之論各以意解其事以為三傳安得無異同之說因就其辭義之互異者條舉件繫以成定編更博考眾說參以己意以定其從違今核其所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論孰別異同考証得失如謂隱元年春王正月左氏云不書即位攝也杜預釋之謂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即位公羊以不言即位為成公意穀梁以為成公志其辭亦同按春秋據事直書公行即位之禮則書即位不行即位之禮則不書即位聖人無以意筆削之意公羊皆不及左之正又如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左氏云卿為君逆也程子曰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其所館無妄室廟社稷遠通他國之禮明國君本使卿逆女故左以為不識公羊云讒始不親迎也穀梁云逆女親者也使大夫不正也皆與左異不可從若此之類持論大抵近正陳壽

其序謂其特識在胸折衷至當近代萬斯大惠半農二家春秋說不得專美於前者蓋非虛譽也

春秋三傳經文考異一卷 雍正七年己酉刊經玩本

清沈淑撰淑字季和常熟人所著有春秋左傳分國土地名二

卷左傳職官一卷左傳器物宮室一卷已著錄是編與左傳分

國地名等書同為沈氏所撰經玩中之一種按沈氏經玩自序

云病中無賴檢故紙得陸氏經典異文輯諸稿蓋乙巳夏秋文

苦雨而為之不可以為訓也又考其左傳職官卷末有雍正乙

巳沈氏後序知是編亦雍正三年乙巳之所作也其書都為一

卷不載經傳全文但取左氏公羊穀梁傳三詳加校讎凡經文

有不同者則依十二公舊次分別條錄之按三傳經文頗多違

異蓋三傳多出口授衍久脫久假字誤字勢不能免是編搜採

異文分別排比頗稱詳核治春三傳者定可資為鉅助按道咸

間仁和趙坦作春秋異文義例與此相近而搜採考證則較

此為詳如桓公十八年左氏公會齊侯於濞公與夫人姜氏遂如

齊穀梁同公羊公字下無與字莊公六年左氏春王正月王人

子突救衛正月公穀作三月十三年左氏齊侯宋人陳人蔡人

邾人會于北杏公羊和作邾婁穀梁齊侯作齊人二十年在氏

齊伐魯公羊同穀梁成作我三十年左氏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公穀○作○若此之類是編皆闕而不載未免疏漏惟創始匪

易圖說不雅後來居上事所宜然則沈氏纂輯之功亦自有其足多矣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十二卷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世德堂刊本

明周統撰清周夢齡用統齡增輯統字學之虛後人自攬敦厚堂主人夢齡統齡其裔孫也夢齡字遠莊楚陵人著有春秋胡傳審鶴會要四卷已著錄統齡為夢齡之弟字問表兄弟皆沉潛好學尤致力於春秋是編前有萬歷戊子京山郝敬序又有論畧若干則題嘉靖壬辰九月敦厚堂主人學之輯其下有乾隆庚子周氏昆仲跋語知其書蓋明嘉靖十一年壬辰周統流寓荆南時之所作至清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周氏昆仲始增補之以付梓人全書都凡十有二卷十二公各為一卷而以春秋

圖考春秋論畧列之編首不入編次其書合三傳為一編分上下二格下格以經文為主然後以左傳列首以公穀二傳附之其後其有經傳無者固但錄經文不敢遺漏至於無經之傳如左傳首載惠公元妃孟子之類凡先經以始事者亦附之經文之前惟事係附錄與經不屬及公穀傳內或誤或複者則間從省焉上格則掇拾先儒之說以發明義例推究文法注解字句詮釋經義惟徵引所及僅限於杜何范胡四家未足以暢明經義周氏昆仲因取唐孔穎達楊士勛啖助趙匡陸淳宋孫復劉敞杜諤孫覺程子蘇軾蘇轍陸佃葉夢得許翰高閑陳搏良朱

子呂祖謙張洽趙鵬飛黃震家鉉翁元吳澄程端學李原明注
克寬湛若水李本魯爾康諸說及各家評語增補之今考其書
全錄三傳舊文而於其異同是非皆不加考証蓋猶不明人
鈔撮之學惟其徵引諸家之說時有精義則治斯學者亦不始
不可資為參考也

精選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句解八卷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明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朱氏經義考及諸家書目亦罕見著錄是編現
藏國立北京圖書館據該館目錄著錄為明刊本觀其版式行
款亦頗近是考宋史藝文志著錄呂祖謙門人張成招撰標注
左氏博議綱目一卷竊疑是編蓋當時坊間據成招標改訂者
也其書都凡八卷按呂氏博議通考作三十卷此外諸家書目
所載又有二十五卷二十卷十五卷諸本而坊間所刻則多為
十二卷蓋其書輾轉翻刻久失其真至於是編僅存八卷不知
為何人所選不惟篇目不完字句亦多脫誤如藏傳伯諫觀魚
篇公行布樂觀魚者布樂為如棠之誤鄭伯侵陳篇謂成于陳
謂為請之誤齊魯難入許篇戰則避惠而居前而後之誤善
處無功者莫如鄭也無為有之誤若斯之類皆疏於校勘其書
於每題之下節錄左氏傳文以注其出處並總括全篇大義以
明其旨要其於東萊原父亦逐段逐句為之解釋或疏解音義
或徵引典故大抵隨文行義鮮有發明如周鄭文惠終篇以名
分主張藏傳伯諫觀魚篇以獨理心三字為經以長信樂三字
為緯之類凡其所釋皆不免失之空疏惟其間徵引故實注解
字義尚稱篤實亦足資初學之參考是其書固未嘗無功於呂

氏也

陸氏春秋公羊傳異文輯不分卷雍正七年己酉刊經玩本

清沈淑撰淑字季和常熟人所著有春秋左傳分國土地名二

卷左傳職官一卷左傳器物宮室一卷春秋三傳經文考異一

卷已著錄是編蓋其所撰陸氏經異文輯之一種與春秋左

傳分國土地名等書同刻於經玩中按沈氏經玩自序云病中

無賴檢故紙得陸氏經異文輯諸稿蓋乙巳夏秋交苦雨而

為之不可為訓也考左傳職官卷末有雍正乙巳沈氏自序知

是編亦沈氏雍正三年乙巳之所作也其書不分卷亦不載經

傳全文但振拾陸氏經典釋文音釋所舉春秋公羊經傳異文

就十二公舊次據列成編且僅錄異文不辨是非又三傳異文

已詳三傳經文考異者亦不復載核其所輯大體尚稱該洽惟

陸氏釋文音釋多與正文不同如桓公四年秋曰蒐釋文云曰

庾本又作搜亦作蒐所求反簡擇也之類是編乃不加辨正又

其所錄異文多並載音釋而隱公五年自陝而西音召公主之

釋文云召公上昭反又作邵音同是編乃但云召公又作邵桓

公元年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釋文云越本亦作粵音

同是編乃但云于越本亦作粵若此之類亦不免自亂其例然

搜採完備於後之治斯學者亦未嘗無俾焉

重刊北宋鄭春秋公羊疏殘本七卷吳興劉氏集

不著撰人姓氏按宋董道廣川藏書志云世傳徐彥所作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因之題為唐徐彥儀徵阮元校勘記序則用王鳴盛之言謂即北史之徐遵明蓋以其文字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為者惟德清俞樾茶香室經說據成公四年鄭伯堅卒疏云左氏作堅字穀梁作賢字今定本亦作堅字謂定本乃唐初顏師古所為作疏者得見定本則其為唐人無疑決非北史之徐遵明是徐氏之為唐人殆無可疑至其事迹則史無可考矣是編為吳興蔣孟頻學部舊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1

藏吳興劉承幹借鈔一過刻入嘉業堂叢書中惜僅存前七卷且其中卷二又闕尾頁卷三又闕前半卷七中闕二頁又闕首尾其完整者寔僅四卷其行款經文注文疏文均接續僅空格為記者錢氏十駕齋養新錄云唐人撰九經正義宋初邢昺撰論語孝經爾雅疏皆自為一書不與經注合併南宋初乃有併經注正義合刻者又云予三十年來所見疏與注別行者唯儀禮爾雅兩經皆人世希有之物然則此公羊疏單行本竹汀亦未之見雖殘闕亦足珍矣惟今考其書或有當空不空者又有提行者如桓六年末尾八年中間且有年代缺標題者如桓四

年之類疑是當日坊刊官本簡易便覽之刻故與他書不同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北宋黎春秋公羊疏殘本校勘記一卷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本

清劉永幹撰永幹字翰怡吳興人喜校刻古書所刊有嘉業堂人書若干卷是編即其中之一種也先是吳興蔣孟穎學部得北宋黎春秋公羊傳疏於京師一時學者嘆為珍秘永幹因從蔣氏借鈔一過列入嘉業堂叢書中其書不著撰人姓氏據黃適廣川藏書志知為徐氏所作而不詳其時代德清俞樾茶香室經說據成公四年鄭伯娶齊女疏引定本以証序為唐人頗為有見又方郡山讀書志直云書錄解題及文獻通考著錄其書並作三十卷惜是本末數卷已佚今所存者惟其前七卷且其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中卷二又闕尾頁卷三又闕前半卷七中間既闕一頁又復闕其首尾其首尾完具者是僅四卷永幹既依其行款重付刻因復取之與儀徵阮氏注疏本互校分條札記以成是編即以附刻於全書之後焉按徐氏公羊疏畧陳二志及文獻通考並作三十卷而今世傳本均作十八卷阮氏謂其畧差之由已不可考然據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云唐人撰九經正義宋初邢禹撰論語孝經爾雅自為一書不與經註合併南宋初有併經註正義合刻者今方是編即為徐疏之單行本不與經註合併意者其畧數畧差之由殆因徐疏本自為帙數另以經傳

併為一卷別冠於前後人既以疏散入傳中故少此二卷耶惜是本已僅存四之一不得見全豹一解此疑為憾耳然此公羊單疏本即竹汀亦未之見則雖為殘卷亦自足珍永幹既編取阮氏春秋公羊註疏校勘記以附之於書中缺字缺行以及半頁全頁之佚悉為校訂並考其異同詳其是非條分縷析終然不索誠可謂徐氏之功臣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陸氏春秋穀梁傳異文輯不分卷

雍正七年己酉刊經玩本

清沈淑撰淑字季和常熟人所著有春秋左傳分國土地名二

卷左傳職官一卷左傳器物宮室一卷春秋三傳經文考異一

○卷已著錄是編蓋其所撰陸氏經典異文輯之一種與春秋

左傳分國土地名等書同刻於經玩中按沈氏經玩自序云病

中無賴檢故紙得陸氏經典異文輯諸稿蓋乙巳夏秋交苦雨

而為之不可為到也考左傳職官卷末有沈氏自序題雍正乙

巳則此謂乙巳夏秋交者亦雍正三年乙巳矣其書不分卷亦

不載經傳全文僅據陸氏經典釋文音釋所舉春秋穀梁經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異文彙輯成編按沈氏別有春秋三傳經文考異一書於三傳

異文雖校殊故是編於穀梁與左氏公羊異文皆不復錄惟據

拾陸氏釋文所引諸本異文依十二公舊次分條臚列且但錄異

文不加考訂核其所輯搜採尚稱完備如莊公十九年傳不以難

介我國也今本介作適是編引釋文云適或本又作介蓋○爾

字古文作尔介古文作尔形似易混也又如廿三年經曹伯亦

作射是編引釋文云射姑本或作亦亦與宋本相合若此之類

皆足資學者校勘之助惟於釋文與今本不同之處不加辨明

未免可議又書中或但錄異文或並載音釋前後兩歧亦不免

自亂其列總之其書不過鈔胥之學條例之疏陋自所不免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春秋備覽二冊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刊本

明魏諫吉撰考清朱彝尊經義考春秋類三十五引黃虞稷曰諫吉柏鄉人嘉慶戊戌進士歷官兵部右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又考是編前有嘉靖戊午諫吉自序及南郡曹忬刻書序據曹氏刻書序云忬既請於祝川先生刻春秋大旨矣先生曰大旨與備覽雖有繁簡不同要之皆本諸家註疏與經傳互相考訂必二者合觀則義愈明而旨趣益暢子宜併付諸梓忬授命遂以委之教諭錢萬選等俾合刻之知諫吉字祝川是編之成蓋在嘉靖初年至嘉靖三十七年戊午督學曹忬始與大旨

經義考

卷一

合刻之其書不分卷釐為上下二冊朱氏經義考著錄作二卷者蓋未深考也書中不載經文亦不盡釋全經但有所論說則分別條錄之而標舉十二公及經中字句以為題大旨在本諸家註疏與經傳互相考訂以推求宣聖筆削之義詳其所論蓋以左傳為案以經文為斷撮拾諸家注疏之有關於經要而且切者著之於編名曰備覽者意謂經義隱微未易窺知採擇衆說備學者之覽而有得也其說大抵因循前人緒論鮮有新意胡傳議論多而考証少且用意苛深不出胡氏門徑據一字褒貶及名子日月諸例以推求聖人之心往往懸揣意斷不顧事

理之安蓋鈔胥之學終無補於經義也

經義考

卷一

毛詩異文補一卷雍正七年己酉刊經玩本

清沈淑撰淑字季和常熟人所著有陸氏毛詩異文輯一卷已著錄是編蓋其所撰經典異文補之一種雍正七年己酉與所撰陸氏經典異文輯春秋左傳分國土地名左傳職官左傳器物宮室注疏瑣語諸書合刻為經玩八帙考沈氏經玩自序云病中無賴檢故紙得陸氏經典異文輯諸稿蓋乙巳夏秋交苦雨而為之不可為訓也又考左傳職官卷末有沈氏自序題雍正乙巳則是編亦雍正三年乙巳沈氏之所作矣其書都凡一卷不載經文但摭拾經傳子史及說文爾雅引詩字句殊異者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併為一編惟陸氏經典釋文所舉異文已別詳其所撰陸氏毛詩異文輯一書者則不復錄更以諸書所引逸詩附之編末大旨左考核異同以補陸氏經典釋文之所未備按自王應麟詩攷集毛詩異文於一編分齊魯韓三家各自為類後之學者多依其例是編之作乃依經文次序總錄毛詩異文而不拘於三家乾隆間吳縣嚴蔚作詩考異補體例與是編畧同惟以兩書互相參照則是編遺漏實不勝每舉且以校王氏詩考亦無多出入至其編末所附逸詩亦多採自王氏詩考總之其書皆出鈔撮蒐輯既疏考証尤少正不必牀上施牀惟其所輯錄大

抵皆原本經史不取雜說此則較之鍾惺逸詩雜採偽詩擬作勉強湊泊者差為可取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陸氏毛詩異文輯一卷雍正七年己酉刊經玩本

清沈淑撰淑字季和常熟人所著有毛詩異文補一卷己著錄

是編蓋其所撰陸氏經典異文補之一種雍正七年己酉與所

撰經典異文補春秋左傳分圖土地名左傳職官左傳器物官

室注疏瑣語諸書合刻為經玩八帙者也按沈氏自序經玩云

病中無賴檢故紙得陸氏經典異文輯諸稿蓋己巳夏秋交苦

雨而為之不可為訓也又考其左傳職官跋題雍正乙巳則是

編亦沈氏雍正三年乙巳之所作也其書都為一卷不載經文

但據唐陸德明經典釋文音釋解詩所舉異文案為一編搜

羅排比大體尚稱該洽雖所輯文或並錄音釋如卷耳我姑酌

彼金罍注云說文作斂音同云秦以市買多得為斂榘本注云

馬融韓詩本並作利音同之類或釋文本有音釋而是編但輯

異文不錄音釋如關雎君子好逑釋文云本亦作仇音同鄭云

怨耦曰仇是編但云本亦作仇輾轉反側釋文云本亦作展哲

善反呂忱從車展是編但云本亦作展呂忱從車展若此之類

未免自亂其例又釋文所引經文有與今本不同者如葛藟是

刈是獲釋文云文本亦作刈魚廢反韓詩云刈取也是釋文所

據毛詩本作艾是編於此乃不加辨析亦未免疏略惟其間於

釋文所舉異文多方訂其原委如謂漢廣休息作休思見韓詩
柏舟棣棣作逮逮見孔子閒居采菽作采叔見左傳之類皆確
然有據是則非盡鈔撮之學矣

羅排比大體尚稱該洽雖所輯文或並錄音釋如卷耳我姑酌

彼金罍注云說文作斂音同云秦以市買多得為斂榘本注云

馬融韓詩本並作利音同之類或釋文本有音釋而是編但輯

異文不錄音釋如關雎君子好逑釋文云本亦作仇音同鄭云

怨耦曰仇是編但云本亦作仇輾轉反側釋文云本亦作展哲

善反呂忱從車展是編但云本亦作展呂忱從車展若此之類

未免自亂其例又釋文所引經文有與今本不同者如葛藟是

刈是獲釋文云文本亦作刈魚廢反韓詩云刈取也是釋文所

據毛詩本作艾是編於此乃不加辨析亦未免疏略惟其間於

楚辭讀本不分卷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世
春堂刊莊騷讀本

清方人傑撰錢樹本參訂人傑字星坡新安人樹本字根堂號
韻素金山人是編為樹本所刻莊騷讀本之一種編首有乾隆
三十七年壬辰樹本序云余欲合刻二書未果適得星坡方先
生評閱莊騷舊本增其丹黃未竟遽遊道山二書遂湮沒不傳
良可歎也余故更為參訂以公同好名之曰莊騷讀本則其書
殆康熙間人傑之所作未及觀成而遽歸道山乾隆三十七年
壬辰樹本得其遺稿深以殘闕不傳為憾爰重加參訂而付之
剞劂是編即其中之一種也其書不分卷所輯至離騷至招隱

楚辭讀本

卷

部

士都凡四十四有四篇其目曰離騷經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
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遠遊天問九歌卜居漁父大招
招魂九辯風賦高唐神女惜誓弔屈原服賦哀時命招隱士篇
章次第皆異於舊本大抵以意為之鮮有依據又以大招為屈
原作招魂九辯皆宋玉作尤嫌其疏於考証今核其書所載旁
批類皆雜採前人評誦而參以己見更於每篇之末各附總評
大致拘文章義鉤剔字句纖巧佻仄全以時文之法評誦古書
又於篇中妄言創意精神費之處悉加圈點尤為無謂至於注
釋音義皆列眉端亦頗嫌其疏畧蓋學熟課蒙之本猶不脫明

人空疏之病姑存之以備一格可也

楚辭讀本

卷

部

楚辭二卷馬程氏朱墨本

明閔齊伋撰齊伋字遇五烏程人世所傳朱墨本及五色本皆始於齊伋謂之閔刻是編亦閔氏所刻朱墨本之一編末是署皇明萬曆庚申烏程閔齊伋遇五父校按萬曆無庚申此庚申當為明光宗泰昌元年考明史神宗以庚申七月崩帝光宗立改元泰昌則是編之刻當在庚申七月之前故仍以萬曆紀元焉其書都凡上下二卷以離騷至漁父凡二十五篇為屈原所作定為上篇自宋玉九辨至王逸九思皆繼屈子而作則定為下篇其篇次前後則一以舊本為據無所移易大旨在以選詞

楚辭集

卷 部

遺詞造語鍊字諸法論騷取楚辭各篇一一加以批點各篇皆首錄原文然後以王逸所作小序附之其後按黃伯思東觀餘論稱逸註楚辭序皆在後如法言舊本之例不知何人移於前則齊伋以逸所作小序移之篇末是深得叔師之遺意今核其書於楚辭音讀皆附注於各字之旁大抵皆用直音之法而參以反切惟詳其所注均以紫陽集為本無所考証發明又其於諸本字句異同亦皆參互考訂分注各字之旁惜不標出處未足依據至其評語則類多推敵文義尋求語脈分別標之書眉又每篇各為總評列之篇末大致詞文章義我獨別字句罕有新

意蓋公安境陵兩派盛於明末是編純以其法評論騷人之旨雖空言詮釋未必果為騷人之本意然就文論文玩味於詞氣之間亦足備一家之說焉

楚辭集

卷 部

楚辭句解評林十七卷附錄一卷萬曆十五年丁亥刊本

明馮紹祖撰紹祖字繩武武林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萬曆丁亥紹祖自序知其書是成於萬曆十五年丁亥全書都凡十有七卷又以史記屈原列傳章句楚辭章句及楚辭章句總評列冠編首為附錄一卷其書始於屈原離騷而迄於王逸九思篇章次第皆一仍王逸楚辭章句之舊蓋以王氏去楚未遠古文不甚脫佚其所詮次自較後人之隨意臆斷者為可信也其注分上下二格下格全錄王氏章句惟間以己意別加旁注又於每篇之末備錄各家評語至於上格則雜採洪慶善朱晦菴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家注解及鍾惺劉勰王世貞張之象諸家評語分別條錄之而附以楚辭音釋今校其所注大旨本之王氏章句雖間亦摭拾諸家之說以附益之然大要仍不離於王氏且徵引宏富考辨與核於王氏章句寔多所闡發又其編首附錄有載史記屈原列傳以考原之事蹟次錄歷代楚辭家書目各附題要以詳其源流末附各家總評以明全書之旨要其用意尤善治楚辭者寔可資為參考雖其所註釋大抵多因襲前人陳說罕達新意其於全書音義考校尤疏僅據洪朱二氏之說畧加細繹故其所釋往往扞格而難通然大醇小疵識者不免是書之作亦未

必無功於王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七十二家評註楚辭十九卷附錄一卷讀楚辭語一卷康熙十四年

乙酉有文
堂重刊本

明陸時雍撰時雍字昭仲橋李人崇禎貢生輯有古詩鏡及唐詩鏡各若干卷採摭精審詳釋詳核世稱為明末諸選中之善本是編蓋時雍以王逸楚辭章句大都謬誤朱子楚辭集注亦多未洽爰撮拾諸家之說參以己見而重為之疏書成釐為十有九卷而以附錄一卷讀楚辭語一卷列之編首不入卷次其篇次前後頗異於舊本首離騷次九章次遠遊次天問次九歌次卜居次漁父次九辨次招魂次大招次反離騷次惜誓次吊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屈原賦次招隱士次七諫次哀時命次九懷次九次九思其說以九章為離騷之疏遠遊乃從離騷中倚闥闔登扶桑一意逗天問九歌卜居漁父則原之雜著故變亂舊本篇次以就之核其所論雖全出臆測未可依據然其謂招魂以招魂為義大招寒儉苦澀斷非原作離騷名經乃後人尊之不應以騷為經其餘諸篇為傳若此之類則說皆可通足証舊注之謬誤至其註釋騷旨則雜採王師叔洪慶善宋晦養周孟侯諸家之注而以己意一一疏通證明之名篇皆先列舊註然後以己疏附之於下並題陸時雍曰四字以資識別今考其所疏推尋文義頗

能求騷人言外之旨與拘言詮涉理路者固自有珠如謂離騷鴉鵲先鳴是賦而非比鴉與雄鴉為數良媒之不偶非所以為刺虬龍鸞鳳飄風雲霓皆言役使侍衛之盛於騷臣無與凡斯之類皆能一掃舊注之牙釐而深得騷人之旨雖其間師心自用亦不免臆測又往雜採拾孫文融張道先李浩生李又新張泰先諸家評語標之眉端尤嫌其冗碎然合而觀之亦自瑕不掩瑜至其編首附錄及讀楚辭語則皆撮拾前人陳說及時雍讀騷札記吾儕亦不必規規爭其得失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離騷經纂註一卷興讓堂刊本

明劉永澄撰永澄字靜之一字練江寶應人萬曆進士補順天儒學教授歲課程飭行簡北方學者稱爲淮南夫子其學以刻苦自勵爲歸以裨益身心世道爲驗動必以古人爲師官至兵部主事年三十七卒學者私謚貞修先生所著行劉練江集若干卷行於世是編前有吳郡姚希孟序謂入明有劉子靜之者起淮揚間弱冠升朝引天下之事爲己責又攻苦問學被服造次動以聖賢爲期神太勞志太果工力太猛卒以清羸不勝磨而死死之日海內豪傑恨不能百身贖而余伯舅文起先生知

離騷經纂註

卷

部

靜之最先故其切也既詮次其道事又檢錄遺笈得其離騷註一卷手自點定則其書蓋永澄卒後長洲文震孟點定其遺稿爲之刊行者也其書都爲一卷取離騷全文逐節詮釋大旨據王逸楚辭章句及朱熹楚辭集注之說融會貫串而自以新見疏解之所注推尋文義然牽綴貫於騷人寄託之旨雖間亦有得然徵實之學究感不足故時時以臆測之見妄爲新解如謂閔宮詩美魯公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碩人詩美莊姜曰齊侯之子東宮之妹邢侯之婦諱公維私然則離騷未作之先已有鋪張貴族以美其人者矣味原自帝高陽至靈均無非誇誦之

辭安知非原自美以感動其君子又如謂皇覽授子于初度兮初度即孟陬庚寅謂不撫壯而棄穉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上不字爲抑詞下何字爲揚詞故字書曰人氣向上則散去爲何若斯之類其說皆不免武斷蓋永澄刻苦自勵而世不能盡其用且痛心時難恥爲小人之節故其書率皆借抒牢騷未必盡屈子之本意也

離騷經纂註

卷

部

繡像楚辭五卷 崇禎十一年戊寅刊本

明陳洪綬撰洪綬字章侯號老蓮諸暨人國子監生工書善畫尤精於人物與北平崔子忠齊名時人稱為南陳北崔崇禎間召入供奉申申之後混跡浮屠間縱酒自放所著有寶編堂集若干卷行於世是編前有崇禎戊寅羅明祖序及洪綬自序按洪綬自序云丙辰洪綬與來風李學驤戲為此圖時洪綬年十九風季年未四十則是編之作是在萬曆四十四年丙辰蓋洪綬早歲所作也其書都凡五卷而以洪綬所繪九歌圖及屈子行吟圖附之編首不入卷次按王叔師天問序謂原既放逐見

繡像楚辭五卷

卷

部

楚先王廟壁畫因書其辭呵而問之是天問一篇本由圖畫而作後世讀其書者往往就其所咏人物繪之為圖如宋李公麟之流皆有所作惜一鱗片爪未盡核備洪綬因就叔師章句參以紫陽集注廣為此圖雖所繪惟九歌圖九幅屈子行吟圖一幅仍多闕佚然洪綬頗工於人物故是編所繪咸極工妙衣紋圓勁情狀如活清蕭從雲離騷圖幾全襲其遺意大略為推轡之始寔未可以摹寫未備而少之也至其書注釋則自離騷至漁父凡二十有五篇蓋僅注屈原諸賦而宋玉景差以下諸篇皆弗與核其所注大抵意取折衷故合叔師章句及紫陽集注為

一編又或擬指諸家之說參以己見分別列之書尾惟其書既不以注釋為主則吾儕亦不必斤斤論其優劣

繡像楚辭五卷

卷

部

楚辭述注十卷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刊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字孟鳴莆田人萬曆進士由刑部郎歷知廉州安慶所著有毛詩多識編考工記述注檀弓述注宙合編杜伯子詩鈔等書是編前有萬曆辛亥方承意黃似鳳郭喬泰三家序知其書集成於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全書都凡十卷所注自離騷斷至大招而以賈長沙以下諸賦別為一編其篇章次第皆一仍叔師章句之舊蓋既不以補遺宗又以叔師自謂為南陽人與原同里編次必有所據也其注據林雁辰之說分離騷全篇為十八段其他各篇亦各隨其長短分別段釋大旨折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衷於王叔師章句洪廣善補注朱紫陽集注三家之說而別採同時諸家論著以附益之至於音釋叶韻則一以紫陽集注為本擬指各家評論之有闕章旨或指示文法者分別列之書眉今核其書註釋騷旨類皆因循前人緒論無所考証發明又往往好以時文開合承接之法評論古人之文不知楚騷之體自與時文不同寄託之言尤與普通行文之法有別恍惚汗漫翕張反覆迴出蹊徑之外兆珂乃欲以時文之法求之誠未免刻舟求劍之譏然其訓詁字義悉有依據其就諸本字句異同參互考証訂謫補遺亦頗謹嚴是則終異於同時諸人之穿鑿附

曾忠情氣韻古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續離騷七卷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刊本

明黃道周撰道周字幼玄明史作幼平此據明據學彙一字騷
若號石齋一號參玄漳浦人登天啟二年壬戌進士第歷應吉
士散館補編修以終養歸尋丁內艱負土築墓終喪內舍掌補
三年庚午起原官疏救錢龍錫詔降三級瀕行上疏諍刺大學
士周延儒溫體仁削籍為民九年丙子起右允中十一年戊寅
進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未幾楊嗣昌奪情入閣道周上
疏劾之上怒謫戍辰州衛越年起復以病歸南渡後起禮部尚
書南都覆唐王以為武英殿大學士率師至婺源以清順治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年丙戌卒於軍中年六十有二諡曰忠烈所著有易象正義二
易洞璣洪範明義孝經集傳春秋揆及石齋集等書行於世是
編前有萬曆戊申黃應舉序兩篇據其第二序云余治漳浦初
校多士得黃生於廣泉中真第一心異其人亟欲見及召對多
士獨不見黃生問眾人知其喪有子也越五使召黃生越數日
至果白衣冠涕涕出其袖中書文如離騷使余讀之生年方二
十頃雖如我孤後於我而如此者其才使然也是其書萬曆三
十三年乙巳道周年二十丁父憂時所作全書都凡七卷釐為
二十有三篇首離騷上經次離騷下經次九章次九辯次九訴

次天問次號招次廣招次禮而以叢騷十有四篇殿之於末按
衆集屈宋諸作定為楚辭自劉向始後人或謂之騷故劉勰品
論楚辭有辨騷而漢魏詞人亦多擬作惟自賦體既變鮮有全
集皆作此體者是編文體全襲楚騷蓋道周少負奇節動與世
侮又年始及冠即抱困極之痛悲鬱怏怏莫可與訴因感於屈
子之失時不遇遭憂而作辭也爰仿其體續為是編今核其所
詠大都情思悽惋意志高潔雖其詞氣傲睨迥肆仍不出明末
佻薄之習然情真語摯終不似其他擬作之無病呻吟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離騷經訂註一卷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刊本

明趙南星撰南星字夢白高邑人萬曆進士歷官文選員外郎方嚴疾惡觸時忌乞歸尋再起為功員外郎主京察要路私人貶斥殆盡被嚴旨落職名益高先宗立累拜左都御史進吏部尚書銳意澄清魏忠賢矯旨削籍戊戌代州卒崇禎初追諡忠毅所著有韻史學庸正說等書行於世是編前有萬曆癸丑南星自序云余林居無事諸生就學余乃合離騷與屈子傳刻之則其書蓋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南星以觸時忌乞歸居林下時為諸生講授之作全書都為一卷注前冠以史記屈原列傳大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旨本之王逸楚辭章句而稍加刪改故以離騷經訂註名其書惟核其所釋雖曰訂註寔於王氏之說鮮所更易其間如釋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云言已平日培植群賢序所謂率其曠良以厲國士者也釋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云言已雖斥棄憂病絕落亦何傷乎但惜一芳萎絕而衆芳隨之如衆草之蕪穢之類融會貫通雖較舊說為明快然其大意因仍不離王氏章句之旨又其訂正王氏訓詁之失如釋騷為披取釋薜為白芷之類亦大抵因循洪興祖補注而無所發明至於任注覽觀也觀是編作觀五十畝為畦畝是編作步自足

殆由於傳寫之譌誤非其所注果異於王氏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離騷解一卷 梅莊著本

清謝濟世撰濟世字石霖號梅莊湘源人康熙進士授檢討雍正間官御史直聲動天下以劾田文鏡遣戍又以注大學不宗程朱坐怨望論死得旨寬免高宗登極授湖南糧道復坐事解任事白改授驛鹽道所著有區區十經史評西北域記等言內外編等書行於世是編為其所撰梅莊雜著之一種編末有乾隆辛酉濟世自跋知其書完成於乾隆六年辛酉蓋濟世授湖南糧道坐事解任後之所作也全書都為一卷分離騷全篇為十有四章逐章疏解其大意而不甚訓詁字句大旨以離騷為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屈子終其一生始末以立言蓋其被放將賦懷沙時所作又謂原之一生寔疏於懷王而放於襄王史記誤以離騷為懷王時見疏之作中間又雜入離放流一段後人因疑懷王時原已被放無奈十八年有諫張儀之事三十年又有諫曾武國之事於是造為十六年被放十八年召用之說不知被放在襄王之世離騷乃放後之作其說雖未必是亦足備說者之一解惟其間往往疏於訓詁又好以臆測之見妄為新解如謂楚稱秦為羌羌者賤惡之辭也又如釋夕餐秋菊之落英落為摘落語詠謂余以善淫語詠為造作謠言以詠害之啟九辨與九歌兮九辨

為辨九州若斯之類大抵皆以意為之不知其何據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屈辭洗髓五卷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刊本

清徐煥龍撰煥龍字友雲荊溪人好讀書悟性超拔惟進取之際恬退特甚自康熙五年丙午鄉薦之後屢授春官遂杜門樂道專心著述所著有大易象解詩經辨補等書是編編首有康熙戊寅同學諸飲序編末有康熙戊寅其侄徐瑤跋按儲序云友雲好讀書年踰五十杜門南郭註周易二年而成註詩一年成又以其隙成屈詞註家負無力梓行余以屈詞卷帙煩簡力請刊布友雲重余請不得已應焉則其書蓋煥龍晚年所作全書都凡五卷所注自離騷斷至漁父惟屈原所作賦二十有五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篇故系辭於屈以別於後人擬作其曰洗髓者蓋明乎其書意在探討屈子之精神非欲得其皮毛而已也其書取屈原之文逐句註釋又每篇依其章節次序疏其大意分別列之書眉大旨折衷於叔師章句及考亭集注而以己意一一疏通之雖融會貫通於騷人言外之旨間亦有得惟微實之學似感不足故所釋類九章鑿如釋天問歛利維何而顧菟在腹云其利物者維何而與下地顧望之菟常在其腹釋啟棘履商九辨九歌云言啟憂勤庶政中義賓之夏律萬化蕃昌而九土咸辯合秋令之商音百物成就而九叙惟歌若此之類往往贅舊注之失又

如謂九歌曰九而篇有十一者國瑞禮魂特附之九歌之後不在九歌之中九章為原之雜著後人輯之有九因索為一卷因九章之類尤不知其何所根據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屈子黃五卷嘉慶三年戊午刊本

清張詩撰詩字原雅嘉定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其從叔祖張大受序稱原雅平生不趨時而好古研精刻苦思以著述傳世發雖種種桎梏之不厭嘗於詩古文外取屈子二十五篇一一會其大意蟬聯而註解之名屈子貴則原雅亦好學深思之士也又據其書凡例云是編雖屬稿於辛巳夏而斟酌融貫則歷三年六脫稿始成則其書之作蓋始於乾隆二十六年辛巳至二十八年癸未始脫稿焉其書都凡五卷惟注屈原諸作自離騷迄於漁父而宋玉景差以下諸篇皆弗與篇章次第皆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仍紫陽集注之舊按楚辭一書文重義隱寄託遙深自漢以來諸家訓釋大抵詳於訓詁未能隱指其旨詩深感於諸家註釋未有聯絡於屈子之意無從尋其端緒因仿紫陽注詩於訓詁之後別加詩柄之法就離騷全篇融貫通以為之解大旨本紫陽集注參以諸家之說依全篇次序段落循文衍義以貫串之但求意速辭明不以訓詁為主其音切注釋則十九皆從紫陽且僅就奇難之字於第一見處附之實解之下餘不盡贅又以卜居漁父二篇為家誦戶習之作亦不復加注釋今校其書蓋專為家塾課讀而作徵實之學既感不足於篇內微旨尤多未

實或妄加親貼或割裂語氣往往失之穿鑿不知騷人之作寄託遙深循環反覆錯變化迴出蹊徑之外強為貫串反未必能得騷人之本意惟其所註釋頗皆原本訓詁以究其脈絡是亦未嘗無裨於幼學之誦讀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楚辭注一卷 東方圖書館鈔本

清龐塏撰考嘉興本集鶴徵錄云龐塏字齊公號雪崖直隸任邱人康熙乙卯舉人由刑部主事李模內閣中書張星耀薦舉鴻博授檢討改工部主事出為建寧知府著有叢碧山房集又考朱竹垞叢碧山房詩序云檢討任邱龐君善古今詩集平生詩為叢碧山房稿誦其詩雅而醇奇而不肆合乎唐開元天寶之風格北地言詩者未能或之先也夫編未見刻本諸家書目亦未見著錄此本為東方圖書館所鈔編首不著書名亦不分卷次疑當為龐氏未定之稿東方圖書館蓋據其原稿傳鈔者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也又考是編卷尾題康熙甲申秋日叢碧山房主人龐塏牧翁識十八字疑其書稿未當有龐氏題識惜原稿散闕僅存其末行至書名卷數皆無可考良可惜也按甲申為康熙四十三年知其書蓋龐氏戊午應舉鴻博之後所作其書首離騷次九歌次天問次九章次遠遊次卜居次漁父次招魂次大招所注皆屈子之作其宋玉景差以下諸篇則闕而不注篇章次第悉依舊本每篇皆循文為解又於各段之下分別疏其大意按龐氏工於詩文所作皆平正冲澹不求文飾故其所詮釋大抵詞旨簡直但求辭義通暢不斤斤於訓詁於騷人言外之旨往往獨

有會心惟其間亦不免累於師心失之臆斷如改馭舊說謂招魂朕幼清以廉潔兮乃自叙招魂之由開口道出朕字亂詞又道出吾自明明自招硬坐宋玉代更自稱不知何說之類類皆以意為之無所依據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屈原賦注七卷廣雅書局刊本

清戴震撰震有毛鄭詩考証五卷詩經補註二卷已著錄是編前有姚江盧文弨序云吾友戴君東原既著詩補傳考工記圖句股圖記七經小記諸書又以餘力為屈原賦二十五篇作注是其書之作是在既成詩經補注諸書之後全書都凡七卷而別以序目列冠編首不入卷次按漢書藝文志著錄屈原賦二十五篇自離騷迄漁父皆屈原所著書是漢初傳其書是無楚辭之名故漢志列之賦首至劉向始哀集屈宋諸賦定名楚辭是編但為屈原賦二十五篇作注而宋玉景差以下諸篇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弗與弗故名曰屈原賦以從漢志之舊至其篇次賦全同舊本按戴氏一代大儒尤邃於聲音文字之學於治經之暇以餘力為屈賦作注宜其能得騷人之旨與空際鑒者固自有別今核其書訓詁字句則簡賅切當詮釋文義則疏通明暢其中如釋三后之純粹兮三后指楚之先君而昭顯者夏康娛以自縱謂康娛連文篇中凡三見不應以為夏太康安妃之所在若此之類說皆確切不易他如謂九歌東皇等篇皆就當時祀典賦之非祠神所歌九章無次第不盡作於頃襄王時其說雖異於王氏章句亦足備說者之一解盧氏稱其指博而辭約義創而

理確者誠非虛美之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屈原賦音義三卷光緒十八年辛卯廣雅書局刊本

清戴震撰震有屈原賦注七卷及屈原賦通釋二卷已著錄是之作約與彼二書同時今書釐為上中下三卷不載屈原賦全文惟就屈原賦二十五篇中摘取單字連語而詮釋其音義蓋戴氏之作屈原賦注及屈原賦通釋也僅訓詁字義詮釋賦旨而不及考其音讀故復作是編以補其未備焉按戴氏一代大儒尤精於解音文字之學今方是編詮釋音義皆確然有據於古韻方音之殊亦多所證明如離騷離騷錫子以嘉名字余曰靈均以及名叶叶戴氏釋之曰名讀如氏按名於唐韻見十四清均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十八韻一收聲音一收古齒音顧炎武云耕清青韻中往往讀入真諄臻韻者當由方音之不同未可以為據也今吳人讀耕清青皆作真音於古韻方音之別詮釋極為詳審又其間或就諸本異同參互考訂亦頗詳悉如辨離騷俗本不撫壯而棄穢之誤云按王逸云言顧君撫及年德盛壯之時又文選注云撫持也言持威壯之年此漢唐相傳舊本無不字之証洪興祖作補注不詳按此字為人所加而云謂其君不肯當年德盛壯之時棄遠穢倭也宋以來遂無異說蓋由美人二字失解故改古書以就其誤而不顧失立言之體若此之類其校勘異同者証非

題皆是証舊本之譌誤惟往往不注某字出某本則未免為白璧之微瑕至其訓詁字義則多因循屈原賦注及屈原賦通釋二書蓋是編之作本以音為主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離騷賦補注一卷道光末刊本

清朱駿聲撰。騷聲有說文通訓定聲已著錄。是編前有騷聲自序。云道光丁未十月。養疴居內。日卧誦屈賦。間起讀王叔師注。有不泯於心者。忘其年。輒為補訂。是其書定成於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之冬。全書都為一卷。大旨以王逸楚辭章句。於離騷一篇。訓詁多未核洽。故逐句補注。以訂正王氏章句之譌誤。其書首列離騷原文。次列王氏章句。而後一一疏通證明。繼之以補注。並增題補曰二字以別之。蓋仿宋洪興祖楚辭補注之體。使與原文不亂也。又其間於諸本字句異同。亦多所考訂。如文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選汲古本。多依唐本。避諱於世字氏字。皆易以時字人字。是編於此悉為訂正。至其所補注。亦皆徵引宏富。考辨典核。多足補王注之未備者。按騷聲遠於小學。尤精音韻。故其所訓詁。雖未必盡得騷人之旨。然其間於古人聲音通轉之理。及雙聲疊韻之詞。詮釋皆極精洽。如釋朝騷此之木蘭兮。騷當作撰。拔取也。騷當作陞。高車也。說文陞升高階也。乃升高車之轉注。又如謂偃蹇游逍遙為疊韻連語。猶豫客與為雙聲連語之類。凡其所詮釋。語皆徵實。終異於陋儒之懸斷也。

屈辭精義六卷民國十三年甲子
掃葉山房石印本

清陳本禮撰。本禮字素村。自號耕心野老。江都人。是編前有嘉慶辛未本禮自序。云今春雪窗呵硯。不憚眼昏筆拙。復檢舊讀。研其精義。正其譌誤。探賾索隱。畧為詮釋。又據編首自識云。是書草創於春夏。裁汰於秋冬。稿凡五易。是其書定成於嘉慶十六年辛未之冬。全書都凡六卷。卷首冠以史記屈子列傳。及沈亞之外傳。以考屈子事蹟本末。次以屈子諸賦。而宋玉景差諸篇。弗與。故以屈辭精義名焉。考其篇次。亦頗異於舊本。卷一為離騷。卷二為天問。卷三為招魂。大招。卷四為九章。卷五為九歌。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卷六為遠遊卜居漁父。其說蓋以漢儒去古未遠。說較可信。故本太史公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之語。以離騷列之首編。次二招。又以哀郢為九章之篇名。因以繼二招。九歌為巫覡祀神之樂章。遠遊為莊生世外逍遙之語。皆騷之逸響。卜居漁父為騷之變體。則置之九章之後。不知史記為紀事之文。非同薄錄。本體乃據之定篇。次之前後。未免累於師心臆為變亂之譏焉。至其以九章之文。應分為懷襄兩世之作。惜誦抽思。思美人作於懷王時。哀郢以下作於頃襄王時。則較舊說為有據。然此說實本明黃文煥楚辭聽直。非其創解。且又以橘頌為屈

子早年咏物之什以橘自喻體涉於頌與九章之文不類而移附於末則疏於考証矣至其所注皆推尋文意以疏通其旨又每篇各分若干章而各為總論詞義淺近頗稱簡要大旨本之王逸洪興祖朱晦庵黃文煥林雲銘諸家之說而附益己見以為之箋惟其說多疏於考証往往恍惚汗漫失所依據姑存之以備一解可矣

楚辭節註六卷乾隆六年辛酉刊本

清姚培謙撰培謙字平山自號鱸香居士江蘇華亭人雍正間由諸生保舉人材以居喪不赴所著有增輯左傳杜注經史臆見樂善堂賦注類腋朱子年譜李義山詩箋注文心雕龍箋注松桂讀書堂集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乾隆辛酉張奕樞序知其書實成於乾隆六年辛酉全書都凡六卷惟注屈原諸賦而宋玉景差之作不與又據明黃維章及清林西仲之說以招魂為原自招大招為招懷王者故取兩篇附之編末其篇次前後一依朱子集注之舊首離騷次九歌次天問次九章次遠遊

次卜居次漁父而以招魂大招殿焉核其所注大旨以朱子集注章條明晰意趣通貫無復可以擬義因就朱子原文節繁舉要而成是編其有本文隱奧註語須加引伸者則間採王氏章句以發明之惟天問一篇朱子集注多所疑則別以王氏章句補其未備又或旁搜載籍以闡明之而另題附注二字以資識別體例謹嚴與明代諸人妄改古書以情損益者固自不同至於字音則除分系本字之下外更以劉維謙楚辭叶音一卷附之編末以便讀者之考核總之其書雖所注甚畧又多因襲前人陳說無所考証發明然逐句有訓詁每章有總註汰其冗

蕪節其精要亦自瑕不掩瑜也。

楚詞釋十一卷先緒十二年丙戌
專經書院刊本

清王闕運撰。闕運字壬秋一字壬父號湘綺湖南湘潭人著有詩經補箋二十卷已著錄按史記但稱屈原著離騷漢書藝文志亦僅以屈原賦別為一書而不曰楚辭至劉向始哀集屈宋諸賦定名楚辭是編名曰楚詞釋蓋襲劉氏之說而易辭作詞考說文云辭訟也詞意內而言外也蓋古者辭指獄訟言詞指文詞言其義絕殊至秦漢以降始誤詞為辭楚辭為騷人之所賦則其字當作詞不作辭王氏易辭為詞是深合古義其書都凡十有一卷始於離騷迄於大招而以高唐賦附之編末蓋僅

以屈宋之作為限於賈誼淮南王等賦皆闕而不注以求合於楚辭之名焉今考其書大旨以王氏章句為主而摭拾諸家之說以發明之故各篇皆首列王氏序注於前然後附以己說或補其疏漏或正其謬誤核其所釋訓詁字句疏通文義大抵皆明白簡要切近不支能深得騷人言外之旨惟其間亦不免累於師心往往以臆測之見固為新奇之論如謂屈原以離騷經以三字名篇猶莊子之有逍遙游不知離騷之不稱經徵之史漢皆確然有據闕運乃據王氏章句之說以為屈氏之舊未免疏於考証又如謂九歌十一篇者禮魂為每篇之亂國魂為舊

祀所無不在九篇之數不知古人以九紀數是其大名之名
運乃必強為之說以求合九篇之數未免失之拘泥總觀全書
寔瑕瑜互見披沙揀金則在讀者之審擇焉

楚辭評註十卷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刻

清王蘭撰朱軾校注王遠考音韻字源直自號裝溪在史竟陵

人軾字若瞻一字可亭高安人有周易傳義合訂校補禮記纂

言儀禮節要春秋鈔等書四庫已著錄遠為王蘭之侄字帶存

是編前有王蘭自序題驪園大荒落仲冬長至日知其書寔成

於乾隆二年丁巳全書所注自離騷至招隱士都凡三十篇楚

為十卷其目曰離騷第一九歌第二天問第三九章第四遠遊

第五招魂第六卜居第七漁父第八九辯第九大招第十惜誓

第十一兩屈原第十二服賦第十三招隱第十四篇目次第頗

異於舊本凡東方朔嚴忌王褒劉向王逸之作皆闕而不錄其

說據司馬遷史記及劉勰文心雕龍以招魂為屈原所作九辯

大招則俱非原辭故於九辯以上二十六篇皆題原作又以王

氏章句以惜誓屬之賈誼而不載兩屈原鵬鳥賦二篇殊非確

論其編末所錄東方朔七諫王褒九懷及逸所作九思諸篇或

詞氣平緩或填寫成語皆無病呻吟有累篇帙因悉從刪畧至

其註釋駢音每篇各有總釋然後分節評註大抵先審音讀次

釋文義其中考訂音讀之責均由其侄王遠任之雖審音於魚

侯蕭尤之類審音或未盡洽惟其於古音方言辨訂頗詳如謂

離騷名與均韻本不通。然今楚音于真大庚有蒸侵等韻都無分別。古人以方音為詩。非如後世按譜而求之類。其說以音確切不移。至於訓詁字句。惟尋辭旨。則皆為王氏評註。間或附以朱氏校語。核其所釋。大旨存折衷王氏章句。及紫陽集注。而參以己見。每節皆於訓詁之外。一一評其大意。雖詞旨淺近。語多簡質。惜仍不免拘於騷人比興之體。而失之穿鑿。如釋離騷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云。以美人稱君。本詩簡令卒章。其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殆若多安此騷胎也。親而媚之。故目以美人。尊而嘉之。故目以靈修。不知詩人寄興義。不一端。未可強為比附也。

離騷集注二卷。元祐三年丁丑。崇文書局刊本。
清龔景瀚撰。景瀚字海峯。蘭縣人。乾隆進士。嘉慶間官台州知州。早遷至蘭州知府。所著有清靜齋文鈔若干卷行世。是編前有乾隆五十九年景瀚自序。云乾隆戊戌館於永定。讀之數月。頗有所得。顧因循未及筆之於書。今歲受兗等方學詩賦。授以是篇。因公餘筆其大義。則其書蓋乾隆五十九年甲寅。景瀚在永定之所作也。全書釐為二卷。自帝高陽之苗裔兮。至謫余櫟之浪浪。為第一卷。自既歟。杜以陳辭兮。至廟未變局。顧而不行。為第二卷。今考其書。蓋取離騷全篇。逐句詳釋。又分一篇為十有八章。每章之下。名為考其大義。更於全篇之末。附以總論。大旨謂注楚辭者。以王叔師楚辭章句為最古。至洪興祖補注。朱晦庵集注。而繁然大備。惟其於離騷一篇。自隨文訓詁。未能貫通其意義。因集三家之注。而以己意疏通之。以為是編。其名物音訓。大抵王洪兩家註釋已詳。則一仍其舊。罕所發明。惟逐章推尋文義。以疏通其旨。然聯繩貫脈。結井然於騷人言外之旨。多所闡明。雖其間仍多因襲前人之謬誤。如以恐美人之遲暮。為憂其君之類。未免可議。然大醇小疵。識者不免亦不必獨責是編矣。

楚辭辭一卷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刊本

清朱冀撰葉字悔庵一字而閑自號秦餘山樵吳門人是編前有康熙丙戌朱氏自序兩篇據其第一序云載在丙戌秋冬之交忽疽發於腰脅間足不能窺戶者兩閱月每借讀騷以自遣往往於吟唱之餘為大夫設身處地沈思冥想至忘寢食久之欣欣若有所得於是興會所至忘其固陋隨得隨書并不計辭句之工拙則其書實作於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全書都凡一卷而以管規總論及林仲西總評列之編首不入卷次據其凡例云楚辭全帙均屬三閭絕唱為予止辭離騷蓋楚辭中最難

楚辭辭一卷

卷

部

讀者莫如離騷一篇大夫畢生忠孝全副精神俱萃於此章法大則除國亦大魚龍出沒變態萬狀令人入其中而茫無津涯至其餘諸篇縱有異同所爭者小不敢多舉筆墨惟九歌山鬼一章翻見與舊說全別特附篇末是以其書雖仍襲楚辭之名然其所辭實僅限於離騷一篇而以九歌山鬼兩附焉其書封題之上高自標榜題別開生面四字如林西仲之著楚辭燈自負為千百年眼也今考其書蓋深詆舊注之唯雜而欲自出新裁以為之解大旨以守死善道四字為全篇脈絡而推尋文義鉤尋字句以疏通之核其所釋於舊注以求女媧求君之說及

及林西仲以靈修為君稱浩蕩為放縱之義雖多所改駁然因之乃謂朱子未嘗詳楚辭集注乃彼人所依託則未免疑所不當疑此外詆訶舊說亦往往涉於輕薄又其與西仲均以時文之法解古書乃於林氏之說闢之甚力亦未免同浴而譏裸裎之譏矣

楚辭辭一卷

卷

部

楚辭叶音一卷乾隆六年辛酉刊本

清劉維謙撰維謙字讓宗自號雙虹半士雲間人所著有毛詩叶音辯譌已著錄是編附刻華亭姚培謙楚辭節注之後未見單刻者據姚氏節注例言云古韵通轉楚辭與三百篇一也其中自有條理即不以今韵叶之亦似無所不可若齟齬不合之甚者仍當依朱子又或稍有變易總期於諧暢而已別為叶音一卷附後是培謙既成楚辭節注以其中古韵通轉有與今韵齟齬不合者因別以維謙所撰叶音一卷附之其後其書都為一卷不載楚辭原文惟取各篇叶音與今韵不合者一一注其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音讀大抵皆用直音之法其直音有不能切當者則以四聲反切之法補之按維謙作毛詩叶音辯譌意在折衷陳第毛詩古音考及朱熹詩集傳是編之作大旨與所作毛詩叶音辯譌略同蓋以陳氏屈宋古音考及朱子楚辭集注為本而畧變易之其間如又重之以修能陳氏能讀如泥是編讀如奈之類固較陳氏之說近於古音然古無韵書各以方音取讀方音南北互殊不免大同而小異如離騷降讀戶工切能讀奴來切皆為古音至於塵錫予以嘉名與字余曰靈均則方音矣是編於此乃不加考核未免疏畧又凡其所注皆但用直音不加考証亦不

知其何據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離騷注一卷 文莫室刊本

清王樹枏撰樹枏字晉卿河北新城人所著有爾雅說詩二十
二卷已著錄是編以後漢王逸楚辭章句宋洪興祖楚辭補注
朱熹楚辭集注及錢果之以下諸家箋註於離騷一篇多未盡
詳核註釋多未能得其旨意因隱括舊說自以新意疏解之今
考其書取離騷全篇逐句註釋大抵徵引宏富考辨典核訂謬
補闕是能補舊注訓詁所不及其攻駁王氏章句之失如謂王
氏於離騷下加經字不知此乃後世祖述其詞尊之曰經非離
騷原有經字太史公謂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不言為經其証甚明又如王氏章句解重之以修能云修遠也
言又重有絕遠之能其說殊為不詞樹枏釋之曰修能猶賢能
魏都賦本前修以作系劉逵云前修謂前賢也修飾修美皆順
善之意此與下文修名好修之修同義此外如彼堯舜之耿介
今據文選射雉賦注釋耿介為專一以証王氏章句解耿為光
介為大之失何傑紂之昌披今據文選五臣注釋昌披為亂
以証王氏章句解猖披為衣不帶貌之失若斯之類其說皆確
然有據雖其間仍不免拘於前人比興之說如引詩彼美人兮
西方之美人兮釋思美人之遲暮謂原以美人喻君之類皆嫌

其附會然核其訓詁則終較舊注為優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刻
屈辭沈賢附刊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概皆用直音之法其直音有不能切當者則以四聲反切之法輔之大旨本之方亭楚辭集注而旁採陳第唐本畧諸家之說以補益之其間如謂能叶音耐葦叶音姆之類說雖可通然核其所釋仍不出前人叶音之說於先秦古韻寔未嘗深考未免捨本而逐末且凡所音釋皆不注所本亦嫌其不足依據又自謂他書常見之字皆不復釋以求簡明是則刪汰過甚反失疏畧不知屈子之文多以方音取讀如離騷以名叶均名於廣韻凡十四清均見十八韻以名叶均者蓋方音耕清青韻多讀入真諂臻韻也是篇乃以其為常見之字闕而不釋未免疏於考

証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經琅玕十卷卷首一卷崇禎間醉研堂刊本

明黃道周撰道周字幼玄按明史作字幼平此據明儒學案一字蟬若號石齋漳浦人天啟進士崇禎中官右中允福王時累遷至禮部尚書南都覆唐王以為武英殿大學士卒謚忠烈工書善畫以文章風節見重於時著有易象正義三易洞璣洪範明義孝經集傳春秋揆繆離騷及石齋集各若干卷是編前有鄭向玄序云甲申歲予輯四書琅玕總為石齋先生獎許嗣將有事於易詩值世事浩繁筆慵硯蕪客歲夏詩解先就牧主手輔蓋以夙所受教於先生者出以質天下將使天下讀予書無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異讀先生書也是其書實尚玄及熊九岳所作而托名於通周者按尚玄字幼白富沙人九岳字寅牧潭水並立雪於通周之間其書都凡十卷而以例言考自學詩總論及詩經圖考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全書分上下二格如高頭講章之式下格以經文為主每篇之前首列全篇大旨然後於各章之下分注其比興之體並訓詁其字義考証其名物詮釋其章旨標擬其詞句更以子貢詩傳及子夏詩序附之各篇之末又依竟陵鍾惺評本於經文之旁各加圈點至於上格則皆擬指諸家之說分條彙列釐為剖明參微特解筋脉參証附參附辨駁諸子目或

推闡詩旨或發明傳序今核其書大旨在折衷詩傳小序及案

陽集傳間或參以己意而詮釋詩旨仍以因襲舊說者為多且其豐坊偽子貢詩傳亦不辨而濫收之又往往拘文牽義鉤剔字句不脫時文之習惟其謂讀詩與他書別惟誦詠浸漬乃得之則頗稱有見故其推闡詩旨亦多足破腐儒之陋者如周南卷耳全旨云此詩以嗟我懷人句為主首一嗟字末一吁字相照正是懷之永而且至於傷也采采卷耳以下皆是托言非寔事所謂思之變境也一室之中無端而采物忽焉而登高忽焉而飲酒忽焉而馬病忽焉而僕痛俱意中志成之旋妄滅之可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詩地理續考一卷學海堂四集本

清潘繼李撰繼李南海歲貢始末未詳是編載於學海堂四集中未見有單行者先是儀徵阮元總督百學建學海堂於廣州城北越王台故址復彙集諸生論經之作及詩古文辭為學海堂集十五卷嗣後督撫學使亦續有選集光緒初陳蘭甫金錫齡等續編四集乃以是編列入第五卷中其書都為一卷而以小引一篇列冠編首大旨以宋王伯厚詩地理考一書徵引雖博而得失並存因重加考訂以補其未備惟今考其書雖名曰續考實僅據毛鄭所言曉以今地蓋襲王氏之名而不拘王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之例也按伯厚作詩地理考全錄鄭玄詩譜而旁採爾雅詩文地志水經以及先儒之言薈萃成編其間採錄遺文累而不斷往往得失互見是編雖意在增訂王氏之缺遺然核其所考不過據毛鄭之說釋以今地於王氏之失殊少訂正如釋大雅韓奕引箋云梁山今在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釋之曰梁山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西南卻陽縣北韓國都在今韓城縣南十八里不知王肅燕北燕國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之說考之潛夫論及水經注皆確有明証乃據鄭等之說以梁山為夏陽之梁山未免有乖地理之實又如式微首章胡為平中

露二章胡為平沚中是編引毛傳以中露沚中為衛邑釋之曰在今衛輝府濬縣亦嫌其穿鑿附會失之臆斷惟其間據毛鄭而曉以今地亦足謂說詩者之參考故仿四庫著錄方黎如離騷經解之例析出別為著錄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考証一卷學海堂四集本

清陶福祥撰福祥番禺舉人始末未詳先是儀徵阮元之總督兩廣也始建學海堂於廣州城北越王台故址集多士習經傳於其間道光間選集諸生經課詩文勒成學海堂集十五卷嗣後稍撫學使續有選集是編即載之學海堂四集中其書都為一卷而以自序冠之編首按說詩諸書之專訓名物者以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為最古惜入元之後其書已亡世傳輯本約陶毛兩家毛本後出於陶氏之謄錄雖多校正然序次仍從陶本舛誤之處亦往往而有是編大旨在考証兩本之得失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使復陸疏之舊今考其書以詩類諸書所引陸疏為主再考之各書所引以為之証其舊輯脫落者竄入者淆亂者與各書所引殊異者則補其遺刪其偽正其誤考其異分別條錄釐為擬補擬刪正誤考異四篇各以輯本原文列前而別加按語於其後以定其是非從違其中如草蟲一條則據釋文爾雅以証大小長短如蝗句上有一名負鑿四字鴉鳥一條則據詩經詩緯以証鴉鳥似雁而虎文諸句為後人竄入若此之類其考訂以自確然有據雖編次不依經文之先後猶不足以言定本然言言徵定亦足以訂正舊輯之謬誤矣

詩經摘要四卷道光十六年丙申重刊本

清周憲田撰憲田字彥震玉峯人始末未詳是編蓋其所撰五經摘要之一種按五經摘要編首有乾隆五十四年己酉沈初序謂許穆堂侍御主講玉峯書院刻有四書便家行世歲戊申又刻五經摘要一書係周子憲田輯錄而侍御復參閱定正者也是其書定成於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全書都凡四卷而以朱子詩集傳序及詩經摘要凡例七則列之編首不入卷次大旨以朱子詩集傳參考眾說獨得詩人之旨因本其說而旁採諸家傳注以發明之刪繁摘要俾初學之士可以得其指歸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分上下二格如高頭講章之式下格以經文為主而集傳訓詁詩柄附之各節之下至於上格則備錄章旨篇旨今核其所選大體悉本紫陽集傳其毛鄭以下諸儒之說有與集傳殊異者則悉遵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以析其中蓋自雍正五年丁未以康熙欽定詩經傳說彙纂頒行天下於是朝廷取士於詩經試題悉遵彙纂以紫陽為主而參以四家之說是編意在取便利科舉故其立論悉遵彙纂雖所採前人緒論為多又於草木鳥獸之名皆不加訓釋未免疏畧然其詮釋詩旨類皆原本注疏詞義簡賅較之坊間講章差為可取姑存之以見科舉家解經之

體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長曆一卷附補遺一卷長曆考一卷春秋陰春秋日食
波本後附
竹書鈔本

清孔繼涵批校繼涵字莊谷曲阜人乾隆進士官戶部郎中深
於三禮尤精天文算術校刻微波榭叢書七種及算經十書皆
稱精本所著有紅欄書屋集行於世考晉書杜預傳稱預耽思
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
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惟考之預所作集解序則盟
會圖長曆皆釋例書中之一篇非別為一書自隋志以後始並
著於錄至明復佚惟永樂大典中尚存數篇是本蓋繼涵據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樂大典輯出梓而傳之者全書都為一卷按曆法之亂莫甚於
春秋蓋諸國各自為曆有不同也左氏作春秋傳雖紀事博洽
然其談曆則多差謬劉歆造三統曆以修春秋亦多殊謬杜氏
是編著為曆論極言曆之通理以宣明春秋歷數雖其間曲循
傳文以干夫遞推而以閏月小建為之遷就推求未精不免為
識者所譏然唐一行合朔議詆其日子在其月則改易閏餘以
求其合使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之誤則未得
其意而妄有所譏蓋春秋時史官置閏多所違失預固言云未
必得天蓋春秋當時之歷本如是也此非預自抒所見蓋改前

曆之經第據經傳所載日辰與夫當時議論以相發明爾且長曆閏月相距遠者亦不過四十餘月未有如一行所云七十餘月之多也裏二十六年閏十二月二十七年十一月又頓置兩閏一行以為近則十餘月者論亦疏畧夫比年而閏甚且比月而閏即非時人子弟亦知不可嘗謂杜氏乃懵然如此耶總之凡預所次比悉據當時實事非以為是而從之不可歸過於杜也

春秋世系表不分卷

北京圖書館藏
原稿本

清同治葉撰權藻字松廬楚南人始末未詳是編為權藻原稿現藏國立北京圖書館按編有凡例云是編原始於咸豐壬子四易稿矣尚以未博為憾又其凡例末自署咸豐九年太歲在己未孟秋知其書之作蓋肇始於咸豐二年壬子至咸豐九年己未而全書告竣其間雖四易其稿猶有未慊故未嘗以付剞劂其書不分卷都凡六冊按春秋之世自王朝以迄諸侯大夫得姓受氏各有源流其人之見於經傳者亦不可殫數是編以經傳為主旁採國語史記諸書詳加方訂以為斯表其體畧仿

杜氏族譜及唐書世系表旁行斜上之例以類排比釐為四十有九篇首紀年次王朝世系次魯君世系次晉君世系次衛君世系次鄭君世系次蔡君世系次曹君世系次齊君世系次宋君世系次楚君世系次秦君世系次陳君世系次吳君世系次越君世系次莒君世系次杞君世系次滕君世系次薛君世系次許君世系次邾君世系次北燕世系次西虢君世系次郕君世系次胡君世系次沈君世系次鄧君世系次小邾君世系次虞君世系次唐君世系次紀君世系次紀臣次春秋小國爵姓具

有者四十四國次春秋小國有爵無姓者八國次春秋小國有

姓無爵者三十九國次春秋小國爵姓具亡者二十國次春秋附庸九國次春秋小國諸臣名氏次春秋四裔次春秋引古國五次春秋引虞夏時國一次春秋引夏時國十四次春秋引夏商時國三次春秋引商時國六次春秋諸侯朝聘次春秋諸侯會盟次春秋諸侯征伐次春秋到國職官次春秋列女又或於各篇之下別分子目今考其書搜採頗為該洽考訂亦尚稱精審其攻駁諸家之失尤多中理如辨虞思姓姚至胡公乃賜姓為而史記乃云胡公之前已姓姁桓六年經書葬人殺陳陀莊公二十二年傳云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所立者厲公是五父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即仇厲公即桓之子躍而史記乃謂蔡人為仇殺五父而立仇是為厲公厲公立七年躍林杵臼二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利公立五月卒之類皆是証舊史之失又如辨駁序本穆子之豎當列雜姓氏而陳厚樸世族譜乃系諸穆子之子桓十八注王子克莊王弟子儀而陳譜乃分子克子儀為二人公子逐仲逐也而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之叙魯執政也則曰自僖公十七年至文公七年為公子逐自文公八年至宣公八年為仲逐之類於舊譜之謬誤尤多所是正惟多務博往往失於持擇又篇目過繁割裂分配頗嫌失當是則不便白璧之微瑕焉

春秋三傳揭要六卷卷首一卷通光十六年丙申刊本

清周憲田撰憲田字容震玉峯人先是雲間許穆堂侍御主講玉峯書院刻有四書便蒙行世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復梓行憲田所輯五經揭要一書是編蓋其中之一種也其書都凡六卷而以春秋王朝世次及各國世次例之卷首不入卷次大旨為科舉而作合三傳為一編提要鉤玄句解字櫛以便初學之誦習全書分上下二格如高頭講章之式下格以經文為主而摘錄左氏及公穀二傳之說附之其下蓋自清聖祖康熙三十八年己卯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書成朝廷取士於春秋經題遂依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纂纂以左傳本事為主而參以公穀之義是編意在為科舉揣摩而設故其立論悉宗彙纂以左氏為主而略取公穀之義以附益之至於上格則擬拾先儒箋注之可以發明經義者分條錯舉或注解字句或訂正音讀或詮釋經傳或推究文法以便士子之參証稽其所採太抵以晉杜預宋胡安國二家之說為多今考其書全襲類纂限於科律鮮有發明雖揭錄三傳舊文然於三傳之異同是非皆不加考証蓋抄撮之學非詁經之所尚也

春秋例表一卷光緒七年辛巳四

川傳經書院刊本

清王闓運撰闓運有春秋公羊傳箋十一卷穀梁申義一卷已

著錄是編蓋與其所撰公羊傳箋相輔而行編首有王氏自序

謂夫子作春秋以撥亂進退褒貶生死存亡專在三科治之且

一予一奪不出一字一美不惡不諛同詞惜後世傳者觀聽不

決守文失據顧此遺彼亡而為有有而為亡雖何休之注亦若

有疑而鮮通因詳考諸例總為斯表其書都為一卷分類排比

凡為表二十有八其目曰五始首時例表第一九旨例表第二

七等進退夷國例表第三朝會遇聘例表第四錫求告言例表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第五致至例表第六盟例表第七取獻乞例表第八戰伐侵例

表第九義兵例表第十圍入滅例表第十一列國殺執君大夫

例表第十二立納潰辟降例表第十三奔入出歸例表第十四

君臣相殺表第十五凶禮例表第十六薨葬例表第十七大國

卒葬例表第十八小國卒葬例表第十九大夫卒葬例表第二

十吉事例表第二十一宮廟例表第二十二氏自禮例表第二十

三歸例表第二十四婦事例表第二十五力役例表第二十六

都邑例表第二十七災異例表第二十八各表之前均冠以小

序以註釋其例然後綜核經文例之為表大旨本於何體公羊

傳注而以己意附益之按何休春秋公羊釋例古今聚訟彌集
其牴牾是編因循其說總以為表雖割裂分配於聖人筆削之
旨未盡賅洽然排比經文標識端委於治公羊之學者亦未嘗
無裨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春秋左氏古義輯說長編原本三卷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原稿本

清王繩生撰繩生里書未詳是編現藏國立北京圖書館書

皮有紅紙簽條書受業王繩生謹繕呈鈞詒知其書蓋王氏

原稿全書竹紙紅格工楷繕錄每半頁十一行行二十四字

小注雙行字數亦同惜其書已殘缺今所存者惟第一卷至

第三卷都凡所釋傳及隱公故全書卷數猶有特於異日之

考証其書首錄左氏傳文而以杜氏集解及陸氏音義分註

其下然後綴拾周秦以來諸家遺說以闡明左氏古義核其輯

旨在探輯周秦以來諸家遺說以闡明左氏古義核其輯

春秋左氏古義

卷一

引尚稱宏富考辨尤多典駁如論繼室以聲子生隱公之繼

室者即再娶也本傳昭公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

不腆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兩人以備內官此繼室之証

傳備詳之即史法也至春秋之說諸侯以不再娶一娶九女

以婦姪從杜預例云古者諸侯之娶嫡夫人及左右媵各有

姪婦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恩蔭

實繼嗣也當時雖無其人必待年長而送之所以絕淫逸塞

非常也夫人喪不更聘必以姪婦繼室一與之繼終身不

二所以重婚姻之禮因人倫之義此即春秋之說禮制詳二

傳師說杜蓋用二傳經例以說傳文至云元妃死次妃攝

內事猶不得稱夫人蓋即雜記所謂攝如君之義也又如不

書即攝也謂傳言不書即位者言經不書也即經例也云

攝者明公即位之故是史法也若斯之類其論經例史法說

多可通惜其存者不過十一不能窺其全豹良可憾耳

春秋左氏古義

卷二

左傳輯要二卷 民國十年辛酉

面排印本

清林紘撰。林紘字畏廬，一字琴南，別號冷紅生，福建侯官人。生於清咸豐二年壬子，卒於民國十年甲子。生平譯著甚富，以詩古文辭名於時。所著有畏廬文集、畏廬詩存等書行於世。是編前有林氏自序及附記一篇，知其書蓋林氏晚年所作。全書都凡上下二卷，按春秋左傳，本以釋經為主，不以作文為宗，乃目真德秀以左氏之文，遂入文章正宗，後世文人遂相沿而論文，清初寧都魏禧桐城方苞於左氏文法推闡尤詳，是編蓋其說取左氏之文點論而去取之，上卷自楚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武王侵伐至厲公誅三卻凡三十有七篇，下卷自魏絳戮揚子之僕至白公勝之亂凡四十有六篇，總計全書外選共八十有三篇。每篇皆先錄原文，以己意評點之，然後以文章之法逐篇細疏，大旨以杜元凱謂左氏之文或先經以記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之說，不惟解經實已開後世行文之理。輒所謂先經者即文之前步，後經者即文之結穴，依經者即文之附聖以明通，錯經者即文之旁通而取証，因本其說以點論，蓋左氏之文，其核其所論大抵皆古文起承轉合遺調鍊詞之法，於經義殊少發明，據其

條例本當歸之集部，惟其所論僅及左傳，難以集名，姑仍附之春秋類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北齊人書左氏傳宣統元年己酉石印本

清楊守敬影印。編末有道統元年己酉守敬跋謂原卷舊藏日人相本。政矩家守敬從宋藏以宋畫古泉宮圖舊拓式梁祠畫象及古印古錢等易得之。據歸滬上。不忍自秘。因付石印。以傳於世。惜原卷已殘缺不現。今所存者共一百四十六行。行十五字。計分三段。第一段三十六行。自桓二年傳官之失德起。至下無觀。止。第二段八十八行。自桓三年經起。至六年經九月丁卯子同生止。第三段二十二行。自桓十五年傳。至桓十五年傳。起。至十六年傳。初七月公至自伐。鄭止。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皆出格。猶是古策書之式。其注末每多之也。等字亦是六朝舊習。已見經典釋文。茲不具論。其經傳之中。雖多筆誤俗體。然大抵可望而知之。至其佳處。則有非唐宋元本所可擬者。如杜注故曰其有後於書。不作臧孫。意取於戰相仇心。不作怨。見獲而死。不作而免之類。皆較今本為長。又如左傳三年秋齊侯送姜氏于譚。按經典釋文齊侯送姜氏。本或作送姜氏于譚。是陸氏以無于譚二字為正。孔穎達正義從之。唐石經以下皆同。此本是陸氏所見之一本。可知為六朝之舊。按水經汶水注引傳文作齊侯送姜氏于下譚。鄭氏蓋因杜

預以下謹釋譚地。故增下字。以証謂之。夏暉音同耳。非傳文

有下字也。余以為鄭氏陸氏所見有于譚二字者是。陸氏二氏所見是。本無于譚二字者非。蓋古者經傳別行。若傳無于譚二字。則不知所送為何地。自合經傳之後。始因于譚二字。已見於經文。不煩別擬。遂有刪傳文于譚二字。陸氏不據未合之本。而據已合之本。不免失擇。又傳請為左矩以下。五矩字。皆同釋文本。注疏本。唐石經本。宋元本並作矩。杜注矩十陳則矩是。而非非。此所謂一字千金。絕非唐宋之本所能及也。且詳其字作。頗為豐腴。絕似日本黑田氏所藏齊天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佛經。故知其為六朝人所寫無疑也。

董道卿日乘十三種不分卷

大連滿鐵圖書
館藏原稿本

清董醇撰醇一名惇字韞卿一字醒卿江蘇甘泉人道光間由

進士出官戶部主事咸豐初簡放湖南糧道歷遷至戶部尚書

生平講求經濟性尤好學所著有荻芬書屋全集若干卷行於

世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用竹紙紙本手鈔每半頁二十

行行十七八字或二十一二字不等小字雙行字數畧同行書

細字整潔可觀其為董氏手寫厚稿似無可疑其書不分卷都

凡十有三種分為二十有二冊自第一冊至第四冊為隨輶載

筆第五冊至第八冊為權衡全案第九冊至第十冊為勸筆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思第十一冊至第十二冊為轉漕衛湘第十三冊至第十四冊

為秋隴瑣記第十五冊為武隴瑣記第十六冊文緣瑣記第十

七冊為奉諱歸里第十八冊為魏闕重瞳第十九冊為量入為

出第二十冊為牛佛名經第二十一冊為還讀我書第二十二

冊為乾我馳驅今考其書大抵皆董氏日記分別事類逐日載

記故以日乘名其書其中隨輶載筆皆紀其在戶部為主事時

事余備錄為附津迎憲度隴三記問津記都凡五編第一編記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查辦長蘆事件始於閏五月二十八日止

於六月二十四日第二編記丙午收買天津商米事件始於十

一月二十日止於十二月十八日第三編記二十七年丁未賑

收海運商米事件始於正月二十二日止於六月初五日第四

編記二十八年戊申賑收海運南糧事件始於正月二十二日

止於七月十六日第五編記咸豐二年壬子賑收海運南糧事

件始於正月十五日止於五月二十五日迎憲記道光二十

九年己酉查辦山西運城事件始於閏四月初六日止於六月

二十三日度隴記己酉庚戌間查辦甘肅事件始於己酉十

月初二日止於庚戌二月初六日權衡全案記同光間任戶部

尚書時事始於同治九年庚午四月丁酉止於光緒八年壬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十二月三十日勸筆免思記簡放湖南糧前後瑣事始於咸豐

元年辛亥正月元旦止於三年癸丑八月十八日轉漕衛湘記

說咸豐初出官湖南糧道時事始於咸豐二年八月十三日止

於三年癸丑十月二十三日秋隴瑣記歷年秋闈瑣事始於

咸豐十一年辛酉七月初十日止於同治十一年壬申十月初

五日武隴瑣記咸同間武隴瑣事始於咸豐九年己未十月

初四日止於同治七年戊辰九月初四日文緣瑣記同光間

科場瑣事始於同治十三年甲戌止於光緒七年辛巳十月初

六日奉諱歸里紀記咸豐間奉諱施里時事始於咸豐三年癸

丑十月二十四日止於五年乙卯十二月初一日總閱重脩紀
咸豐五年乙卯返都以後瑣事始於咸豐五年乙卯十二月初
一日止於七年丁巳二月初五日量入為出紀道光末收支情
形始於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六月十六日止於三十年辛亥九
月二十四日千佛名經為平居瑣記不分年月遠請我書紀光
緒九年癸未致仕後瑣事始於光緒九年癸未正月元旦止於
十三年丁亥十二月二十日乾我紀歷年行程及旅中瑣
事總計全書所紀實始於道光二十三年癸卯而迄於光緒十
三年丁亥蓋董氏三十七歲至八十一歲時之所記也今考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書不寧可以見董氏中年以後行蹟即於晚清史事關係亦鉅
其中如隨船載筆權衡金粟轉漕衡湘諸篇紀轉漕諸事精細
簡要更於漕運外兼及河道源流水利原委考証頗具深意又
如秋闈瑣記及文緣瑣記諸篇於鄉試會試殿試等規例以及
歷年間中瑣事紀述詳若此之類皆其有關於史事者至於
宦遊所經皆考其沿革訪其名勝於山川脈絡風土人情靡不
詳為剖析亦有資於考証且其書除隨船載筆遠讀我書數已
收入秋芳書屋全集外其他各篇多未見刻本則是編之存尤
有足珍矣

明狀元圖考三卷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刊本

明顧鼎臣撰鼎臣字九和崑山人弘治進士第一授
修撰累遷禮部右侍郎尋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
學士入參機務卒於官諡曰文康著有未齋集行於
世是編前有萬曆己酉沈一甫及湯賓尹二人序知
其書蓋萬曆三十七年己酉鼎臣之所撰也全書都
凡三卷而以明朝建該事儀及採用書目列之編首
不入卷次其書撰擬有明一代曆科狀元行事各為
圖考第一卷自洪武四年至宣德八年凡四朝一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有八科第二卷自正統元年至正德一十有六年凡
六朝二十有九科第三卷自嘉靖二年至萬曆三十
有五年凡三朝二十有九科總計全書所紀凡十二
朝六十有六科各科狀元皆先為圖以繪其異兆然
後考之史傳徵之載籍以叙其里貫詳其始末援引
之書多至七十餘種搜採之功誠有足多惟核其內
容有黃輿結字者有宅兆靈者有命造殊尤者有
夢寐預占古識徵應者有星躔示象而人合天符者
大旨在說明科第之榮事屬前定用以助勉士子使

生信心雖其間明亦因累顯厥靈真不免失之荒誕
然其所載廷試事儀及歷科狀元始末皆本之史傳
不盡子虛烏有之談是則有關文獻於學者亦未嘗
無補焉

於越先賢像傳贊二卷咸豐七年丙辰刊本

清王齡撰任熊繪齡字嘯篁蕭山人熊字渭長浙江
山陰人工畫人物花鳥有名於同光間著有劍俠高
士先賢等傳是編前有咸豐七年王齡序及光緒三
年沙家英序吾居近湘湖夏則多於湖上讀書山之
品不齋而吾皆以為好亦如古之人或理學文行武
烈節義行事不概同而皆有以自立於天地間與其
者山水不如寫古人余乃隨擬一人行事以為贊謂
長因以為圖日或三四或五六初以為長夏消遣計

稍二月得八十人謂長以事入城余亦遂輟懼伏也
文容莊聲君梓之成本則其書蓋咸豐間王任二氏
旅居湘湖時之所作也其書凡像贊各二卷上卷自
越大夫范公象至梁十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特進
開封錄尚書事忠武王公琳下卷自陳侍中德子
虞公嘉至明巡撫忠惠祁公妻商夫人景蘭計周一
人漢十人吳五人晉十六人宋三人齊二人梁三人
陳一人唐四人吳越二人宋十有二人元二人明九
人周女一人晉女二人宋女三人元女一人明女三

人總計約八十人大旨在撰述古聖先賢行蹟繪
為圖像而各為之贊凡理學文行武列節義之士靡
所不載搜採頗稱謹嚴按任氏性情志趣不與今人
想能而獨於古之英奇曠俊磊落抑塞之士相契若
平生嚮慕亦多在於是故其下筆縱橫變化任言
繪靡不畢肖至於王氏之贊雖隨手掇拾無意於文
辭之修飾而於善善從長信而好古之義亦多有取
焉

湘潭縣志四卷同治十三年甲戌刊本

清唐昭儀撰昭儀字友石湘潭人是編前有同治十三年昭儀
自序云國朝本聖人之意凡節烈貞孝婦女雖世遠年湮俱准
旌表二百餘年以來潭邑沐旌典者二千六百有奇於戲感矣
同治八年重修邑乘係不揣固陋分纂此志閱四年而稿成則
其書蓋同治八年己巳昭儀奉命纂修湘潭縣志時之所作創
始於同治八年己巳至同治十二年癸酉而全書告竣凡四
卷種為二類自第一卷至第三卷為節孝志第四卷為順淑志
考潭邑舊志之有列女昉自明然其所載不過數人清雍正

元年庚卯詔旌節義立祠建坊潭邑節孝沐旌典者七十餘人
實繁無力者紀之於志數次修輯人數漸增至嘉慶二十二年
丁丑已七百餘人道光九年己丑江蘇巡撫陶澍澧會昭武進
陽湖例凡數百十年未經旌表之貞烈節孝婦女皆索題請補
邑中得激曠典者自道光十三年癸巳至同治十二年癸酉五
次彙詳合前後專詳凡二千六百有奇較之前志所增已近二
千名矣是編以奉旌年次先後詳冊為序如係明季婦女而受
清朝追旌者則仍列於明代之下其有清一代節孝婦女則依
彙詳次序每屆彙詳必先節烈而次節孝是年例各以類從

其於各人行蹟有事是者則紀其節畧其有存疑事定難稽者則但紀其守節之年又如節孝可嘉年例符合未及舉報已經採訪者亦悉登於前以待將來之採擇搜羅採訪頗稱詳核又凡所引據皆一一標其出典其為新採者則另題新採二字以資識別體例尤稱謹嚴至其於舊志之譌誤如庠生唐登樓妻鄭氏十六歲守節明旌而通志已來俱列國朝而以為乾隆間旌之類悉為辨正則尤足以訂正舊志之失雖其間分列類目或有未安敘述亦不免稍嫌簡畧然瑕不掩瑜終不失為地志中之上乘焉

新安女史徵不分卷乾隆三十七年

清汪洪度撰洪度字息廬歙縣人幼執經於吳嶽中

施虹玉兩先生暨年即工制舉業嘗偕弟文治讀書

焦山一試而見賞於學使名俱列首時人有二汪之

稱既而困躓場屋屢試不售遂專精古學旁及詩詞

書畫是編即汪氏當時極意之筆也編首有序五篇

首康熙癸巳陳鵬年序次繹東山序次康熙丙戌樹

琪序次乾隆三十七年壬辰阮學濬序次其孫淳修

序據康熙序知其書蓋洪度康熙間之所作又據乾

隆壬辰阮氏序云新安汪息廬先生為女史徵一書

梓行歲久板刻漫漶先生從孫默人司馬重授之剞

劂知是書蓋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先生從孫默人之

所刊也其書不分卷都凡四冊大旨在於採摭新安一

鄉婦德以闡揚節義而補志乘所不及凡新安婦女

之若節奇行可以為閭閻者悉分篇備載而附列其

母程儒人及庶母蘇儒人生母袁儒人行實於後按

汪氏世有婦德先生之父隱居養母厥婦相之敬事

無違教諸子馴馴有家法新安稱內範者莫不歸之

又考史家叙傳不之兼及先人之例汪氏之詳其母亦猶是也故其書雖兼及先世閭閻殊無虛張家世之嫌其書大抵採諸近代一篇一格文章典雅不惟有以廣石渠之傳表先人之美尤足以續成鄉先賢未盡之緒焉

崑山人物傳十卷雜志一卷順治十二年乙未刊本

清朱應鰲撰應鰲字巨濤自號古吳樵史亦號東城野史崑山人是編前有順治乙未應鰲自序知其書定成於順治十二年乙未按崑邑南朝梁置山川秀麗素甲於吳幅員廣大倍于七邑自唐割東南為華亭宋割五鄉為嘉定明割三鄉為太倉地雖漸削人物不讓於昔惟邑中志乘自宋凌萬頃創修之後元楊德顧仲瑛明顧潛皆嘗續修掌故寥寥散佚不傳迨方矯亭撰人物志周世昌撰崑山志及張元長著梅花草堂人物傳其於人物雖取捨特慎要多疏畧且歷時既久徵文考獻多闕焉未備應鰲嘗從遊於元長而親炙其學深感崑邑人物傳之不可久闕也因爰於乙未歸休之暇從事續修以補史乘之所不及凡九閱月三易稿而全書告竣都為十卷別有雜志一卷附之編末體例大體因循舊志釐為十類其目曰節行曰文學曰名蹟曰隱逸曰政績曰孝友曰藝能曰名宦曰烈女曰游寓核其所載雖上起漢唐下迄明清然自元明以上多本之梅花草堂人物志僅

續採明末四十餘年近事以鑽成元長未盡之志標
舉類目分條彙列或考之史傳或徵之傳聞文筆以
簡不以文事蹟以核不以泛網羅故實以信而有徵
足資傳後惟排比不依年分類每多乖謬差為可議
至其卷末所附雜志亦分為五類首建置沿革次學
校興廢次風俗典型次水利彙考次田賦遺則則叙
述簡單非其所重也

闕里述聞十四卷補一卷同治七年戊辰刊本

清鄭曉如撰曉如曲阜人是編前有同治丙寅蔣超伯及鄭高
憲序按郭氏序云鄭君籍曲阜於孔氏為世姻因得盡觀孔氏
之世籍為闕里述聞十四卷則其書之作是在同治五年丙寅
之前矣其書都凡十有四卷卷一至卷二為孔子世家卷三為
孔子世家考餘論條辨卷四為聖門弟子考卷四補為聖門故
交入廟從祀考卷五至卷十三為孔門後學入廟考而以宋韓
氏傳宋謝氏傳宋陸氏傳明方氏傳吳氏傳附焉卷十三補
為孔門後學改祀罷祀未復考卷十四為皇朝太學釋奠考每

嚴道官釋奠考臨雍釋奠禮儀考月朔釋奠考賓興釋奠考月
望上香考闕里釋奠考孔林釋奠考因事祭告考直省釋奠釋
菜考皇帝親詣太學釋奠各樂章補錄皇朝經筵釋奠考卷十
四補為聖廟殿廡位次考大旨左紀述先賢後聖之行蹟聖廟
之規制以及釋奠釋菜之典禮核其所紀大體尚稱詳核舉凡
識緯傳疑之說釋官信筆之談皆刊而芟之僅據尼山家牒為
綱以歷朝之史籍為佐以仙源之志乘為補更以諸賢之附傳
為條枚其間於聖跡之傳疑從祀諸賢之疏畧尤多所辨証惜
其於釋官野史之說雖知屏絕然於史實之譌誤則猶多未及

辨正如紀尼山之先世謂伯夏生紀紀字叔梁未知孔氏之父
是名鄒叔紀春秋左氏傳紀之甚明是編乃仍襲史遷之誤未
免可議又若漢君唐君宋道輔宗翰皆關里之支庶而歷
代之間人是編亦扶而不載疏漏之譏誠所不免矣

進饗儀軌三卷卷首一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高麗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考其書卷一致詞制較御製萬慶殿進饗時親
上致詞云國王臣奉遇光緒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奉裕獻聖
則其書蓋光緒十三年丁亥高麗士人之所作也是編現藏大
連滿鐵圖書館書為大型收心高市尺八寸餘寬六寸餘每半
頁十二行行二十有二字全書都凡三卷總為二十有五篇卷
一為傳教廷說樂章致詞箋文儀注事目啟解啟目移文不關
卷二為重目甘結饗品器用卷三為修理排設儀仗儀衛內外
須圖安諸工匠修樂器風物賞典財用而別以擇日座目圖式
列之卷首大旨叙述朝鮮內庭進饗一切儀軌按高麗內庭
進饗之儀大王王妃殿內進饗於正月二十七日辰時於萬慶
殿行之夜進饗於同日夜二更行之大殿會酌於正月二十八
日辰時於萬慶殿行之夜饗於同日夜二更行之王世子會酌
於正月二十九日辰時於萬慶殿行之夜饗於正月二十九日
夜二更行之並先期於正月初十五十七十八二十二五日
習儀五度禮節殊為隆重是編於歷次進饗之排設儀仗饗品
器用儀注事目歌舞樂章致詞箋文以及內外賓客問安諸臣
靡不究源盡委備載無遺而其足饗人意者尤在樂章樂器

數篇於佳饌時所用歌舞敘述甚詳並各繪圖式附之編首不
惟有關史事之考証即吾國古昔歌舞亦可藉以考見如謂宋
時樂譜有仙呂宮廷壽樂又有長壽樂用於慶節上壽慶朝作
壽延長樂四隊並立循環而舞之類研究吾國古代樂舞者
實可資為鉅助焉

許注孫子兵略不分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寫本

清許震撰震字鐵峯丹徒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許氏註孫子

兵畧完篇感賦七律六首其第五首云壯志徒懷仰空瞻觀

四境幾人同讀書有得分明託索隱期開振古蒙鍾鍊不嫌三

復稿抑亭已費十年工今當虎躍龍騰日馮籍傳為北海融則

震蓋以不得志於時故發憤而注是書歷時十載稿凡三易始

克成書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竹紙朱欄每半頁八行行

二十五字鈔寫工整絕無鈎乙刪改之處疑當為許氏所錄清

稿而未及付梓者也其書不分卷都凡二冊上冊為始計篇作

戰篇謀攻篇軍形篇兵勢篇虛實篇軍爭篇下冊為九變篇地

形篇九地篇大攻篇用間篇而以讀孫子當言七則及註孫子

兵畧完篇感賦七律六首列之編首大旨謂讀孫子不可求之

於章句之間而當求之於書外若泥於章句而依法效則必

債事故每篇先總其大要以發明其章旨然後逐句為

解以闡明其意義大抵猶文為解淺顯明白惟意在經世故

往往喜以今人之事附會古人之書如謂槍砲雖精兵不可以

操必勝蓋槍砲之術能者也藝也譬如匠人能執斧斤者知兵

者智者也謀也乃大匠之所以指揮羣工也孫子兵法教智者

也運謀者也用智者不能責以格砲探法之能否而能者必責以奇正虛實之變化凡其所論迂闊大體如是蓋鄉野陋儒之作不足以語於著作之林也

食物本草會纂十二卷康熙三十年辛未刊本

清沈李龍撰李龍字雲時西湖人是編前有康熙辛未李龍自序云余年來二豎為祟切知病由口入故於日用飲食間殊切戒嚴但苦綱目太繁而他本太簡因廣輯群書除近時坊刻十餘種外博求往古如淮南王崔浩之食經竺暉之膳錄養療孫思邈之古今食治孟詵之食療陳良士之食性晉殷之食經心鑑異居中之食經通說陳直之奉親養老吳瑞之日用本草汪穎之食物八類算原之食鑑周憲王之救荒本草一一窮搜摘其精要益以見聞著為是編則是編蓋康熙三十年辛未李

龍彙集諸家之說而成者其書都凡十有二卷種為十有一類其目曰水部火部穀部菜部鱗部介部禽部獸部日用家鈔脉訣秘傳而以食物本草圖一卷列之編首按明李時珍集諸家之長撰為本草綱目復於綱目內擇其切於日用者為食物本草後之作者多據其書而為之圖然鉤飾雖工未暇晰其形似是編於草木鳥獸鱗介諸口類皆詳考互訂擬有通真又其於天壤間食物之有關日用者皆細分品類詳為備載其無關日用及怪誕罕見者則概從簡略又於烹飪一事多得之目驗且於每類名題之下俱用細書備載諸家註釋及生物原始

尤有裨於讀者惟其於採用諸書或標其姓氏或概從刪節殊嫌有乖著作之雅又其於新奇典雅堪佐詩文採用者皆旁加圈點以備文人不時之需不知其書之作本以備四民日用而設乃又以為詩文採摘之用亦未免自亂其例至其書末所附日用家鈔及脉學秘傳則大抵皆因循前人緒論更不必論其優劣矣

醉古堂劍掃十二卷 日本排印本

明陸紹珩撰紹珩字湘客江蘇松陵人其祖先有天隨先生者號劍古堂紹珩其裔孫也生平好讀書才氣縱橫天啟間與友人何其孝落魄京邸遂放浪名勝以遣其鬱抑之情時東林黨漸之爭日甚紹珩既不得志因博採史記漢書世說等書擇其清言以為是編書成釐為十有二卷卷為一類其目曰醒曰情曰峭曰靈曰素曰景曰韻曰奇曰綺曰豪曰法曰情今考其書大抵以意趣相合者擬議分類類各有引引各遵典故細釋明白其名曰劍掃者蓋以其書比劍欲一掃塵世之汙穢也核其所輯徵引歷代典籍凡五十餘種其中有問答有散文有詩歌長者百五六十十字短者不過六七字而矣體例繁雜搜採頗稱博洽至其內容則皆隨類而錄世疾俗之談風雅綺麗之辭如謂今世昏昏逐逐無一人不醉無一日不醉以及我輩寂寞處懷下視一切人世俱若蟻蟻頭愧不堪寓目之類多意存警世惟其間往往任意刪改前人陳說而不注其所本如各詳是處事第一法諫退是

保身第一法 涵容是處人第一法 涵脫是養心第一
法 第一法一條即據呻吟語一書刪改且類本免探
義又如書中引杜甫詩為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
死不休乃誤為李白詩亦未免有疏畧失者之嫌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浮邱子十二卷 石印本

清湯鵬撰鵬字海秋湖南益陽人道光三年進士初為禮部主
事年甫二十負氣自喜為文章震耀奇特諸公異其才選入軍
機章京歷遷至戶部四川同郎中京察初鵬在軍機得見天下
奏章又歷戶曹習吏事慨然有肩荷一世之志每致事大吏多
所請論者有明林七經補疏止信筆初稿雜記見聞事是諸作
及四書藝六卷古今體詩三千餘首是編前有同治乙丑熊少
牧序知其書寔成於咸同之間全書都凡十有二卷釐為九十
有一篇凡為目六十有七其目曰則古三要十蔽甲權乙權白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術訓始訓終辨訓訓化玄理甲匡乙匡甲綱乙綱釋切甲私乙
私儒解直解禮解仁解訓勞訓通商變商特三疾五習仁解九
才八抑審類誣誣原愛原憎四辨相經左評柄官訓名釋用三
衡釋和厚宗原輔原傳原封審任訓吏訓使訓令訓吏醫角刺
盾辨荒訓廉訓退訓厚原教辨著儲武釋愛原刑植節甲戒乙
戒甲慚乙慚樹文而以上元梅曾亮戶部郎中湯君憲志銘及
桐城姚瑩湯海秋傳列之編首不入卷次今考其書標類立目
每篇凡數十言總凡四十餘萬言大旨皆通論治道學術經義
為端自成一子稽其所論類皆先立一意為幹然後分力為數支

文之中又有支焉如此支復為幹支幹相演以遞於無窮凡軍國利病吏治最人事情為開張形勢弄蹟要眇言之旨深切著明而無疏闊大畧之弊誠韓非子所謂能自樹立不無所因循者也

明齋小識十二卷道光十四年甲午刊本

清諸聯撰聯字晦香有浦人少負雋才礪落不偶世不喜事生產習射馬雄心四逞時偕市上遊俠輩爭聘北里南院間既而稍自悔從雲壑葉補博士弟子十一試秋闈不第遂走兩浙作幕游計奉與世枘鑿不相納返里授經為治蓋風流跌宕抑塞磊落之致消磨殆盡矣是編生平文學韓歐詞兼蘇柳皆以不自收拾隨手散盡惟有長齋齋詩集若干卷行於世是編前有道光十四年甲午陳琮及魏容二人序知其書蓋晦香返里後於謀徒之暇輯邑中瑣言逸事萃集成編者其書都凡十

有二卷每卷之下又各分子目若干其書用筆記之體分條雜記名曰小識蓋取先曉端木之意明齋者其室之額且以自號者也故其書卷一雜記條云先曉端木氏云曉者識大不曉者識小知燕管窺測皆所不廢故如陸應陽之樵史何三畏之雲間志略范濂之據目抄李廷昱之南湖舊話皆以耳目所及紀家鄉瑣事余生也晚知識禱昧顧自東駿受書從諸先輩遊即喜聽遺文軼書三十年來日累月積每一凝想縹緲在目忍久而忘之因作小識起於乾隆乙酉從我生始也其書大旨存紀鄉邑掌故以補志乘之所不及詳其所載凡鄉邦之山川人物

輿地風俗以及郵序歌詠之章間卷詠諧之辭靡不備載或勸或懲或為談助事非一例文非一體雖體例龐雜不足以經緯史然裨官野乘亦古人之所不棄也

古今書抄三十二卷大連圖書館藏萬曆壬子刊本

明袁宏道選集屠本峻編次柴懋校訂宏道中郎公安年

十六為諸生即結社城南為之長詩文主妙悟舉萬曆進士知

吳縣時日與士大夫談詩說文履官至稽勳郎中本峻字幽曼

南東人以蔭歷太常典簿辰州知州生平喜讀書至老尚手不

釋卷一時詞家俱奉為宗酒懋晴字士德是編前有萬曆壬子

宏道自序云古今典籍如許閱者已不勝汗牛充棟之嘆矣倘

無裨於事豈不徒竭精神哉壬子夏余納涼於蒲碧室有客持

寶顏堂秘笈經濟籍數書揖余曰某生平好讀書奈病忘旋得旋

失請先生勿倦精神視群生如赤子想云何開方便法門令吾

輩得讀書捷徑三昧一切見聞共遊博物圖何如余曰善哉遂

以所書書刪其繁冗補其缺畧共得三十集目之曰古今書抄

則其書蓋若古今典籍之繁夥因取寶顏堂秘籍刪繁補缺

集而成是編全書都凡三十有二卷釐為三十有七類其目曰

隱逸首策群書品藻書畫金湯護書山林友議處約隱覽名園

文字飲閒人忙事燕閒類纂羣經佩廣放生卦觀燕史圖書麈

部觥述牡丹榮辱志祝史索隱香樹茗葉野菜詠丹青志西堂

日抄蜀都雜抄老餘雜抄樂府指迷園閣談言漫錄園語霞史

閑空言疑仙傳父子語父子外語權子雜類子雜類三事逆
直偏言谿山餘話每類前後多有本跋序跋核其所輯大抵上
起秦漢下及晚明其間雖不少文學掌故及清新雋逸之作然
亦多索然寡味瑣細不文之辭如聞人忙事之類尚不失其雅
至於燕居類纂廣放生論之類則皆俚俗瑣事不足以登大雅
之堂矣惟凡所徵引皆一一標其出典此則終勝於明人類書
之任意刪改焉

新鐫寶鑑必用增補秘笈新書十二卷別集三卷萬曆十六年
宋謝登山編次明李九我增補吳道南重編登山名杉得字君
直弋陽人寶祐進士著有文章軌範登山集等書九我始末未
詳通南字會南崇仁人萬曆進士授編修累擢至禮部右侍郎
卒諡文恪著有日講錄河渠志巴山草畧谷集等書是編編首
有萬曆戊申羊城吳道南序云秘笈新書宋登山謝公集也公
因國運式微煒燁頻虧未遑剞劂余祖草廬公錄有一部以爲
家寶則是編蓋萬曆三十六年戊申道南據其家藏抄本重加
編訂以付剞劂者也其書都凡十有三卷釐爲七十有八類其

目曰三公三少左右丞相樞密院掌樞屬結事中左右史翰
苑經筵諫院御史台總樞書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
九卿太常寺宗正寺大理寺司農寺太府寺秘書省國子監太
學武學將作監軍器監國史院太子六傅東宮太宗正司王府
屬官六院四轄三衛親王殿學士閣職開府議同三司武臣正
任官觀奉使都督制置宣撫宣諭總領發運使京尹留守經略
使安撫使總監司轉運使提刑提舉都大提舉茶馬都統都鈐
轄諸路將太守通判教授幕職官曹官縣官總監當官科甲事
契慶項宣賜恩陟公恩人事世家通問又有別集三卷釐爲三

類其目曰君道爵祿類姓其書大旨在乎職官故定故標題
有管輅必用之語正集自三公九列百司庶府以及通問廣明
公德若舉諸類歷不悉具採逸典於西陽訪遺編於汲冢述
性靈敷寫諸家搜採雖煩編核治然別集所載君道爵祿之類
皆割裂瑣碎多所挂漏總之其書斷非坊得所為殆後人假其
名以取重適南蓋未及深考也

臨池瑣語一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寫本賜書堂在清陳昌裔撰昌裔字觀樓海康人生平於書無所不讀自經史子集以及乾象坤輿之奧六書四聲九賦五刑之屬星算醫卜百家眾技之流靡不貫穿於胸中由諫垣而出為觀察尋即歸賦遂初所著作經典釋文附錄測天約術呂氏春秋正誤楚辭正義新論正誤淮南子正誤及賜書堂集各若干卷合刻為賜書堂全集若干卷是編亦全集中之一種也此本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竹紙鈔寫不加欄界每半頁九行行二十有一字文體工整而平庸殆出鈔胥之手考其書末題受業徐聞李梓瑤校刊知是編蓋據李氏校刊本之所鈔也其書都為一卷不分篇章但有所見則分別條錄之亦不加標題總計全書所錄者凡十有五則大旨在乎推闡古今書大要不標奇不立異凡其所論語多持平如開篇論懸腕引王應麟說謂作題頭書須平懸肘高提筆乃得寬展字漸大則手須漸低至屏窠大字則須五指緊撮筆頭然後指揮如意第二則論執筆要緊當以大指食指著力捻

管中指輔之餘二指則拒定中指使五指密不洩
然後一身氣力皆從掌心透入指端貫於筆鋒之末
第三則論作字必用中鋒以下論八法論結構皆條
理井然足為初學津梁惜於古今書家派別章法未
及詳論差為可議耳

顧仲芳事物百詠圖譜二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嘉曆二十四年印本

明顧正誼撰正誼字仲方松江華亭人號亭林仕為中書舍人

畫山水得元人精意稱華亭派著有亭林集詩史及顧氏叢書

行於世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版刻精美紙墨清新編有

有序兩篇一為陳繼儒序不紀年月一為馮大受序末署嘉曆

丙申上元日據陳氏序云仲方顧先生吾鄉之禮樂名家也生

平嗜文史癖泉石其綺歲聲已藉藉晚益名噪都下所著有陳

玉稿筆花樓新聲公卿士大夫得其片言無不以為青鳳毛白

狐腋也先生以乙未產簡書餉邊出入諸將軍戰壘及胡沙宿

莽中黃雲凍月落漠漠上為一聽蘆葉醉葡萄雨歸買醉狂

順河流南下途次寂寞困於叩舷之暇賦詩以消客况不一月

而得百篇則其書畫顧氏自塞外買舟南旋時之所作也其書

都凡上下二卷上卷凡詩四十有四首所詠凡四十有三題下

卷凡詩五十有六首所詠凡五十有三題每詠一題皆上頁為

圖下頁為詩圖既精美詩尤工麗核其所詠或為景色如新月

隔簾看雪上林看曉雨中望桃花之類或狀草木鳥蟲如鸚鵡

瑩蟬燕海棠杏花茉莉之類或紀事物如圍棋走馬燈關雞關

草初織走索鞦韆之類或叙故事如美人換劍愛妾換馬之類

草初織走索鞦韆之類或叙故事如美人換劍愛妾換馬之類

大抵皆繪影繪聲描寫之類按昔人論詩以詩物為難蓋以其
不關情性無裨風誼有類刻畫或偶體裁用事太定則能創而
無文命意涉虛則凌厲而不類是編寫物詠事在若遠若近之
界有意無意之間格追梁宋而音律近於李唐才情實異可謂
斷輪之妙技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筆花樓新詞圖譜不分卷大連海濱圖書館藏

明顧仲方撰仲方有事物百詠圖譜二卷已著錄是
編前有陳繼儒序云顧仲方先生以雕龍繡虎之才
入為鳳閣侍從長安諸薦紳咸束錦交先生片言尺
楮往往為寶時因杯酒間忽動鄉國之想迺請作江
南春新樂府使一片燕塵頓豁而身游於小桃弱柳
隊中至於詠物閨情各抒才韻繪擬所至生氣湊合
可以奪畫工之權結思人之冲又考是編編末有五
律登跋紀年為庚寅五月知其書蓋萬曆四十八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庚寅仲方侍從長安時之所作也其書不分卷惟其
首頁題雪窗而不著書名疑其書當非完帙今就其
存者考之全書所詠都凡十有三題其目曰詠桃花
曰詠芙蓉曰詠竹曰詠歌曰詠舞曰金索掛梧桐春
景閨情曰夏景閨情曰秋景閨情曰冬景閨情曰桂
枝香看景閨情曰夏景閨情曰秋景閨情曰冬景閨
情每詠一題皆上頁為圖下頁為詞核其所詠或描
摹事物或抒寫閨情詠物則繪影繪聲生氣凌溢抒
情則纏綿婉轉悽麗欲絕至其按詞作圖尤能奪天

天工之巧爲閨人之思左圖右事深得古人之遺意
王穉登跋謂其詞足令燕落梁間雲停酒畔曉風殘
月之句諒可適於清喉霓裳仙足之音庶克謂於妙
律於仲方之作推崇備至誠非虛譽也

卷

部

撮要精義中譜一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舊鈔本

不著撰人姓氏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白紙墨標有直行而無中縫每半頁八行行二十有三字字體拙劣文字淺陋殆非通人手筆其書前凡一卷不著頁數有頁亦不著書名開始即論蟋蟀品類始於鐵彈子疑其前當有缺佚此本殆已非完帙矣其書分條載記都凡四十有三條其目曰鐵彈子烏頭金翅烏頭銀翅海獅形齋頭線土狗形白麻頭青麻頭黑黃形硃砂頭粉底靴馬蜂串三色形紅頭紫梅花翅加皮形紅麻頭線白土蜂形紅翅形赤鬚一頭線鴛鴦牙星頭玉尾重牙直紫八

卷

部

魚鰓八脚論頭說論頭鰓說論顏色並項腿說論牙說收悲率
 法收三尾法養悲率法喂水法下三尾法悲率初次開口演門
 法陰天出門法悲率受傷治法悲率總名共計十不門而以門
 悲率雜記一則附之編末大抵先辨品類次論選擇調養之法
 核其所記蓋得失參半按咸豐間長白麟先作螭蟬秘要分析
 品類多至六十餘種是編所紀乃不及其半又每類以自繫之以
 詩淺近拙劣於取象察色諸端皆恍惚迷離惟其論頭鰓鰓
 論顏色並項腿論牙諸則皆言之詳詳為彼書之所不及又末
 則紀北京門螭蟬必用門棒在門盆邊上吧吧亂敲之類亦足

酌考風之助則其書雖出俚巷世俗之手亦未嘗不足以貢學
者之參考焉

蟋蟀秘要不分卷 咸豐刊本

清麟光校訂不著撰人姓氏光字石蓮長白人好讀
書史喜談今古少困文闈乃由國子監教習歷任工
部員外郎任張城藩陽時俱有政聲後陞都察院銜
史一等記名放甘肅平涼府守護理平慶涇道篆通
曉清文長於詩律有著書春堂詩集是編前有石蓮
自序及其闘蟋蟀四律咏養二律又有福萱興善跋
按石蓮序云有精心之士方古窮微成蟋蟀秘要一
集義旨淵源精微畢闡余每披覽不勝嘆服其妙誦

因為之序以誌余之同癖云是其書蓋石蓮據舊本
重加校訂序而行之者有考其書中偶成一律下題
咸豐四年小陽月石蓮麟光題於書春堂則是編定
咸豐四年甲寅麟光之所校訂矣其書都為一卷分
條載記首辨名類次記品類末論選擇調養爭鬪諸
法按蟋蟀之有譜蓋始自宋賈秋壑之立半間堂其
後養者日眾形色之論記述愈多是編總其優劣詳
為之論其間考証異名雖不免附會紀述調養之法
亦不免固執其說然其分析品類異類上品凡十有

七種中品凡十種下品凡七類又其論選擇之法於
論聲辨色取象察形諸大端論之皆極詳審誠所謂
難卜道亦有可觀矣

五功必要一卷大連圖書館同治十年辛未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考是編編首有同治辛未孟冬浙省鳳凰大寺
同人序云我浙杭甬庶久稱穆氏親睦鳳凰古寺向駐掌教申
明教規講習五功是以家喻戶曉雖未能悉遵夫天方典禮而
高曾規矩傳守勿忘自咸豐戊午年間兩遭兵燹經籍俱成灰
燼肅清後又復元口丁零生機支絀以致念禮齋謀朝之五功
雖屬遵行勿失而其中之節目條件概從缺畧末等世務踈跼
未嘗聞道深恐愈趨愈下不獨墜緒難延而異端滋害洵非淺
鮮亟求有道者為之開示第言之而不詳詳之而不盡即詳盡

焉而未能體認真切又恐旋得旋忘其將何以訓後乎用是深
懼廢墜懇請掌教洪道楊師協同景山張師詳解真經另集成
帙是其書蓋咸豐八年戊午亂後浙杭鳳凰大寺同人請掌教
洪道楊師之所纂輯也其書都為一卷釐為三十有九篇其目
曰學問根源大小淨洗法以媽納以思畧目五時納媽事畢意
勒哲布月事宜指而巳乃月事宜勒點咭月事宜兩節拜規天
課條規朝天的條規主沐阿拜規拜規矩修補中差錯堪
拜事十八款補拜條件病人禮拜規矩客途禮拜規矩堪齋事
十八款不堪齋事八款堪齋必要罰贖三款不得已堪齋四款

沐浴門小淨原始大小淨義水井水斷法食過之水小淨天命
四件小淨聖行十八件小淨嫌疑十件大淨指揚門月經衛生
產淨垢汚朝拜門拜格乃馬事朝拜條例補遺父母求饒拜按
清真禮法原有全經是據天方經典撮指其有隱五功節目者
彙輯成編搜採之功要有足多又以經文漢字語音不同特提
綱挈領節譯其一二而於其下詳加註解其他則用漢字音譯
使通經者以經文為據否則察註解便知經義用意尤善考
天方經教漢譯者殊不多觀是編於念禮齋課朝五功典禮註
釋詳誠不失為天方教重要之典籍焉

萬曆陝西通志三十五卷卷首一卷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刊本

明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李思孝修威寧王紹先等纂思孝直隸
東明人萬曆中由進士受命巡按陝西案陝西通志自嘉靖二
十一年壬寅中丞趙廷瑞重修之後未經纂輯者已六十餘年
思孝愍志之年久失修也因捐續錢謀之撫陝大中丞顧其志
設局重修延鄉縉紳王紹先比部周宇司農馮從吾侍御主其
事紹先尤奮勉將事畢寒暑寢食以徇之周馮二公亦多所屬
定編次有緒而紹先以積勞歿其弟紹徽踵而成除圖考列之
卷首不入卷次之外勒為三十有五卷其為類曰建置沿革天

文疆域山川風俗物產戶口賦鹽法茶法封建職官城池兵
防屯田馬政水利公署學校科目鄉舉祠祀寺觀陵墓古蹟帝
王名宦人物列女節婦隱逸仙釋方伎藝文又或於各志之下
別附子目其書但分細目不更列總綱以資統繫然亦列類目
尚稱完備大抵因循舊志或據子史及郡邑志乘纂輯成書不
以己見更易一詞且凡所引據皆一一標其出處深合著述之
法今攷其記載最足稱者厥為鹽法茶法水利數門舊志殊少
注意是編既考於昔復詳於今窮源盡委紀載無遺寔勝舊志
一籌按陝為古昔帝王發祥之所史事斑斑可攷是編於歷代

古蹟陵墓紀載尤為詳審。紀物產亦頗能舉其特有者。非如他志之駢列名物。有似類書。若此之類。是其可稱者。然其間率陋之處。亦往往而有。畧而論之。約有數端。職官一門。僅載明代官制。而於歷代官師姓氏。皆付闕如。此其一。方志人物。宜較史傳為詳。是編人物各傳。率多略述數語。存其詳。而刊其事。定其非。良法。此其二。藝文一門。所錄詩文。頗傷冗濫。此其三。然大醇小疵。亦自有其可取者也。

道光卷陽縣志四卷 光緒三十年甲辰重刻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刊本

清卷陽縣知縣譚瑞修。閩中黎成德等纂。譚瑞字石甫。廣東南海人。道光九年辛巳舉人。十七年丁酉。奉檄來宰斯邑。時卷陽前志。自雍正九年辛亥。邑令范昉纂輯之後。其大修者已百有餘年矣。道光初。邑守苗臨澧。雅嘗慕輯。而未觀厥成。及譚瑞蒞治斯土。始設局重修。蓋繼雍正范志而作也。全書都為四卷。卷一曰輿地部。卷二曰建置部。卷三曰人才部。卷四曰藝文部。又於各部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編首。今考其書。分為輿地。建置。人才。藝文四部。分析似難周密。如風俗為人事。乃附之輿地。北丁兵防紀事。非營建。乃列之建置。皆嫌其所附非類。有非志體。又人才部中有缺官一目。榜缺官皆他邑人士。未官斯土者。人才則皆邑之人氏。蓋即他志之人物。與秩官無涉。是編乃以秩官附之人才部。非其類矣。他如疆域之列於輿地部。建置沿革列於建置部。既嫌其兩概。且未出縣名。先懸縣名。亦未克可議。多於志山川則雖列無紀。有似簿籍。不能詳其脈絡。志風俗則不過數行。且徒託空言。無聞是際。亦未免失之疏畧。惟考訂尚稱精核。時加案語。以作存疑。建置一部。大體亦尚有要錄。非苟而已。是則其書雖多率陋之處。亦終不可廢也。

光緒新續畧陽縣志一卷光緒三十年甲辰刊本

清畧陽縣知縣桂超修部陽懷貢生侯龍光纂桂超

內務府鑲黃旗貢生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奉檄來守

斯邑是編蓋續道光譚志而作先是畧陽前志重修

於道光二十六年丙午邑守譚瑞及桂超來攝縣篆

邑志之不修已六十餘年矣其間遷新城而返舊城

且屢經兵燹事多可紀桂超深懼志久不修文獻之

就湮沒也因亟延邑紳留心采訪繼舊志而為續編

凡為卷一為目一十有七曰輿圖曰沿革曰

建置曰職官曰宦績曰孝義曰齒德曰科名曰仕宦

曰節烈曰銘曰記曰序曰引曰詩曰災異今考其書

蓋所以續丙午譚志凡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以前事

蹟已詳於譚志者是編概不復贅惟續入二十六年

丙午以後近事故曰新續畧陽縣志稽其所續以藝

文人物為最多職官科名次之沿革建置又次之凡

其所續大抵皆有關於文獻又舊志輿圖僅得其形

似視同弁髦是編另繪新圖用比例開方之法頗稱

精核惟方人物官較吏傳為詳是編仕宦節烈各傳

率多略述數語每每存其虛評而刊其事是似非志
體又凡所引據皆不標其出處亦有乖著述之法總
之其書不過根據當時採訪冊倉卒成編實不足以
言著述也

康熙城回縣志十卷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刊本

清署城回縣知縣王穆纂修。王穆字靜淵，雲間人。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奉檄出宰西鄉。五十四年乙未，調署斯邑。案城回前志修於明嘉靖四十五年丙寅，邑宰楊守正寔纂輯之。及王穆權篆斯邑，邑志之不修已一百四十餘年矣。邑之士紳數以修志請。王穆因自簿書之暇，蒐羅討論，設局重修。始事於五十五年丙申之春，至五十六年丁酉之冬，而全書告竣。都凡十卷，分爲九門：曰輿地，曰建置，曰食貨，曰水利，曰官守，曰人物，曰節孝，曰詩歌，曰藝文。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其書分門

康熙城回縣志

卷一

別類，粗具規模。食貨志於丁漕雜稅，輿地志於天中經緯，紀載亦尚稱詳備。又物產一門，但舉斯邑特產，亦不似他志之駢列名物，有似類書。惟輿圖爲志地者之所重，而是編乃付缺如。學校與一邑教化關係至鉅，是編僅學校列爲子目，附之輿地，不惟附非其類，且並學額學田等，亦缺而不載，寔爲疏略。又其所載禮樂祭儀，皆國之常經，十邑雷同，陳陳相因，登之簡冊，殊爲無謂。他如附災異於建置，亦嫌其所附非類。至於藝文之外，復出詩歌一門，人物之外，復出節孝一門，一似詩歌非藝文，節孝非人物者，同類復出，寔立体之未安者。又藝文所錄詩文，大都流連

風景之作，亦有傷冗濫，是皆酌衷之未當者也。

康熙城回縣志

卷二

道光紫陽縣志八卷卷首一卷

光緒八年壬午補刻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刊本

清紫陽縣知縣陳僅等修邑人楊松雲曾補堂等纂陳僅子餘

山浙江鄞縣人道光十五年乙未由舉人來守是邦紫陽舊

有志來創於康熙六年丁未邑令朱允治再修於康熙二十七

年戊辰邑令沈麟及陳僅來攝斯篆志業已百六十餘年闕焉

莫繼矣陳僅曜年久失修文獻之無徵也於是創議重修屬邑

紳採訪蒐集輯延楊松雲曾補堂兩孝廉董其事越二年未成

而陳僅奉調安康繼任武進吳純賡續其事成書八卷卷為一

志一地理志二建置志三食貨志四職官志五選舉志六人物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志七紀事志八藝文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序例與

圖列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其書大抵因循康熙戊辰沈志凡康

熙二十七年戊辰以前皆一仍沈志之舊而別題舊志二字以

資識別亦所以別不設前人之美也紫陽縣治居禹山之中為

川楚孔道自明以來兵寇相仍足編地理一門於道路險要紀

載特詳亦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也惟於層巒疊嶂不能詳

其脈絡志山川則羅列無紀有似簿書又全書不知列表不能

惟沿革無表即職官選舉亦不知用表以省簡牘閱之殊不醒

目他如藝文不載書目所錄詩文亦頗傷冗濫學校列之建置

戶口列之食貨

新修立體之未協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民國肇陽縣志六卷卷首一卷民國十四年乙丑石印本
 民國肇陽縣縣知事楊家駒修補用四川直隸州州判陳振紀等纂家駒字右龍安徽合肥人民國十二年癸亥奉命來攝斯篆肇陽縣志創於康熙六年丁未邑令朱允治歷二十餘年而再修於邑守沈麟又一百五十餘年而三修於邑令陳僅更八十餘年而有是編蓋已四修矣全書都為六卷卷一曰地理志卷二曰建置志曰職官志曰賦稅志卷三曰兵防志曰學校志曰選舉志卷四曰人物志上卷六曰人物志下曰紀事志卷六曰藝文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序例目錄輿圖列之卷首不入卷次今考其書搜集材料頗稱豐富蓋自國體鼎革舊志体例多不適用而是編大體仍用舊於民國新政亦無不括可謂善於因襲如建置志之慈善兵防志之郵傳學校志之學校學款選舉志之議員紀載皆極詳備卷首疆域四鄉各圖皆用新法測繪開方比例亦殊詳核兵制邊防胥關重要歷代規畫頗具深心是編特立專目以載之亦較舊志為有見

沿革職官選舉皆用表以省簡牘年經事緯尤井然有當於人心惟邑之物產本無奇特可紀乃亦勉強湊合駢列名物有似類書實屬無謂又書成於民國當方志學倡明之後既知藝文與文徵之別而藝文所載詩文殊嫌冗濫是則尤可議矣

順治扶風縣志四卷 順治十八年辛丑刊本

清扶風縣知縣劉瀚芳修。邑紳馮文可等纂。瀚芳字東齋。大興人。順治十六年乙亥。由副貢奉檄來守斯邑。案扶風前志。自明崇禎十二年己卯。邑令宋之傑重修之後。更二十餘年。而瀚芳蒞治斯土。愍志之失修也。爰於簿書之暇。設局重修。延邑進士馮文可主其事。書成。都為四卷。其為類曰輿地志。建置志。職役志。秩官志。人物志。藝文志。各志之下。又列分子目。都凡三十有三類。而以圖繪列之編首。今考其書。雖為瀚芳之所修。然稽其內容。紀事是止於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則瀚芳之後。官斯土者。當續有增補。其書之成。當在康熙末年矣。大抵紀事一仍崇禎己卯宋志之舊。凡屬前言之可采者。悉為錄入。對舊志之訛誤。間亦有所訂正。或加案語。以作存疑。又舊志但分知日。不列大綱。是編則以綱統目。綱舉目張。較之舊志。頗稱明備。賦役一門。於里戶田賦。既考於昔。復詳於今。將當時奉行款項。核定登記。亦足資考証。惟疏於考証。往往以昔扶風之境宇事。是為今扶風之境宇事。又以昔扶風所屬茂陵之境宇事。是為今扶風之境宇事。是殊嫌其乖錯。又秩官一門。但載文職。不列武弁。未免有遺珠之憾。藝文一門。不載書目。所錄詩文。亦頗傷冗濫。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邑之物產。本無奇特可紀。勉強湊合。尤為無謂。至於體例之可議者。如以風俗列之輿地。以市集災祥列之賦役。以雜志列之藝文。皆嫌其所附非類。斯並立體之未協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乾隆扶風縣志十八卷卷首一卷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刊本

清扶風縣知縣熊家振纂修家振字筠莊奉新人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奉檄來知縣事又七年至四十四年己亥奉大中丞畢沅之命重修邑志於是設局重修發起凡例歷一寒暑削稿乃成爲篇十五爲卷十八其爲類曰圖記曰地記曰戶口城市鄉村記曰倉貯田賦記曰古跡記曰壇廟記曰寺觀記曰陵冢記曰金石記曰官記曰科名記曰舊志傳記曰傳記曰列女傳記曰藝文志人記案此編蓋乾隆正九年辛亥邑令張晏度所修縣志而作上距張志之成已四十餘年矣其書條例頗異於舊志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惟分例類目尚稱詳審於舊志之訛誤亦多所攷証如漢孝武帝起陵於槐里之茂鄉故曰茂陵因陵置縣故曰茂陵縣初魏太常後亦隸右扶風臣瓚曰茂陵去長安八十里此宜在興平列於祀典舊志以邑有茂陵山遂以漢之茂陵縣當之殊失攷証是編辨之極允又於各記之下間或別加案語以作存疑亦深合著述之法他如古跡金石各記紀載皆頗稱詳備金石記於斯邑金石文字皆一一詳其所在攷其年代並照錄原文尤足資攷証纂志人記一門爲斯志之創體爲舊志提綱振領推源溯流立意至善惟扶風自戰國以降屢經兵燹著之史乘是

編乃闕而不錄未免有遺珠之感學校於一邑教化關係至重是編乃僅於戶口城市鄉村記中畧述學廟聖祠學舍書院之所在亦嫌其疏畧又藝文爲志地者之所重是編亦付闕如似尤可議斯則白璧之微瑕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嘉慶扶風縣志十七卷卷首一卷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刊本

清扶風縣知縣宋世榮修扶風縣學教諭吳鵬翔等纂世榮字
尚勛浙江臨海人乾隆五十三年戊申舉人嘉慶十九年甲戌
奉檄來攝斯篆按扶風前志為乾隆四十六年辛丑邑守熊家
振之所纂輯更三十餘年而有是編蓋世榮病前志之疏略因
邑紳之請而設局重修者也主其事者為學博吳鵬翔參互攷
訂凡五閱月而全書歲事除以序目凡例列之卷首不入卷次
之外釐為十有七卷卷為一類首與圖次疆域次山水次賦役
次城廨次祠祀次陵墓次古蹟次名宦次官師次人物次選舉
次方技次仙釋次列女次紀事次舊志序又間於各志之下附
以子目如橋以梁附之山水土產附於賦役之類其書太抵因
循乾隆辛丑熊志惟增補訂訛於舊志亦多所是正如扶非茂
陵熊志雖辨之已審而猶以太白山駱谷關入扶邑是編悉為
清釐即古稱美陽而不在境內者亦概不濫入顧稱謹嚴又舊
志佚官失載殊多是編廣事搜羅或錄自碑刻或採之鐘記鱗
次補入寔較舊志為詳備他如地理以圖為明曾舊志自境圖
城圖而外列隋恭陵及唐法門寺圖多出想像無可徵攷至於
八景尤涉俗套是編概為刪去別繪二十九里圖開方比例殊

便省覽紀事一門於歷代兵事災祥紀載頗詳備敘述亦殊簡
淨惟以學校列之城廨似附非其類又以志乘之載藝文皆
錄多聘博殊失体裁因以前人序記題詠分別附之各條之下
斯固較他志之濫錄各家詩文者為有見然因此遂並藝文一
門而廢之使邑人著作無所攷見斯則未免矯枉過正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康熙洋縣志八卷卷首一卷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刊本

清洋縣知縣鄒溶修。邑貢生周忠等纂。鄒溶字南谷。江南吳縣人。康熙二十四年乙丑進士。三十年辛未。奉檄來攝縣篆。系洋縣志。乘創始於明隆慶六年壬申。邑守閻邦寧。寔纂輯之。至是而後。蓋已兩周甲子。未經續修。雖有謀者。率中寢而未克成。編及鄒溶蒞治斯土。愍邑志之年久失修也。於是設局重修。書成。釐為八卷。其為類曰輿地。曰建置。曰食貨。曰人物。曰藝文。又別分子目四十有二。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圖序批。徵文。獻引。延賓啟。凡例。纂修姓氏。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其書大抵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因循壬申閻志而增訛補缺。規模略具。崇溝洫經界。為邑志之所重。斯邑田畝。惟賴堰渠。是編於溝洫堰務。紀載綦詳。他如鹽政。漢屬各地。與他處迥別。而斯邑又較他邑更難。是編既攷於昔。復詳於今。窮源盡委。核寔登載。若此之類。是其優點。惟建置有學校一目。崇學校非建置所能括。殊覺附非其類。又祀典一目。亦附之建置。按所謂祀典者。乃祭祀之一切儀制。與建置毫無關係。考其內容。乃為祠祀。而非儀制。附之建置。固無不可。然名寔不相符矣。即云祠祀可名祀典。然所載各寺。寔多淫祠。出乎祠祀之外者。是則未免可議矣。此外如以秩官附之人物。搜

秩官為他邑人士之未官斯土者。人物皆斯邑人士。兩者判然殊塗。歧類同出。尤乖例志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光緒洋縣志八卷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刊本

清洋縣知縣張鵬翼纂修鵬翼字子漁四川茂州人同治十二年癸酉拔貢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奉檄來署縣事時洋縣志乘自康熙三十三年甲戌邑守鄒溶重修之後已二百餘年未經纂輯及鵬翼來尹是邦始繼甲戌鄒志而作是編先是前邑守陳澤春已倡修於始李嘉績復繼其謀採訪延詢已有成緒而未及現成鵬翼懼其事之中廢也爰於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三月設局纂修踵成其業分列類目凡三十二篇圖二曰疆域山川圖城郭溝洫圖表四曰畧度表紀事沿革表職官表選舉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志十五曰土地志山川志田賦志祠祀志學校志營汛志衙署志寺觀志風俗志水利志墓冢志古蹟志金石志食貨志藝文志傳十一曰官吏傳先賢傳忠節志孝友傳義行傳逸民傳藝術傳列女傳釋老傳拾遺傳敘傳都為八卷其書分門別類既較舊志為周密搜集材料亦尚稱詳備圖表與志相表裏是編依志土地山川城署水利繪為各圖以開方為經緯頗便審覽非如他志與圖之視同弁髦沿革職官選舉皆用表以省簡牘年經事緯亦深合志法他如田賦水利各志皆頗實錄尤有足稱惟分田賦食貨為兩門而食貨志所載僅錄三省邊防備覽民

食要略一篇殊為無謂又風俗志亦徒務空談無關實際且並代蛟說亦錄之未免參雜不倫藝文志不載書目所錄詩文亦頗傷冗濫是其可議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洵陽縣志十四卷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刊本

清洵陽縣知縣鄧藻纂修。夢琴江西浮梁縣人。乾隆四十三年戊戌由進士奉檄來知縣事。纂洵陽舊有志。乘創修於明萬曆中。邑令南兆其後。清康熙中。邑守李宏勳復續修之。迄雍正間。邑守葉時沛更加補葺。惟二書皆未付梓。不過因南志之舊。稍加綴集。及夢琴蒞治斯土。會大中丞畢沅檄所屬修其志。乘夢琴既病。舊志之荒略。復懼文獻之無徵也。於設局重修。成書十有四卷。卷為一類。一分野。二沿革。三疆域。四建置。五賦役。六祠廟。七秩官。八選舉。九宦績。十人物。十一風俗。十二祥異。十三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錄史十四古蹟。又或於各志之下。附以子目。而以輿圖列之。編首。今攷其書。優點首在攷証之詳審。如南志沿革。載春秋時為庸國。楚并庸後。為巴蜀地。秦為洵關。屬上庸縣。魏晉為洵水縣。唐武德元年。屬山南西道。八年。省洵城。置洵康。清陽二縣。其說杜撰。舛錯。不知何據。是編考訂。史碑刻。徵之案牘。以釋其失。顯之精核。他如據宋書。以究通志避諱之非。據後漢書。西城以証西縣之誤。據梁書。洵州以補官績之遺。考訂皆極允當。又如雍正葉志秩官。自康熙四十九年至雍正七年。知縣僅得一人。其闕軼可知。是編悉廣搜博。採為之增補。亦較舊志為詳備。惟錄

史一門。漫引諸書之涉及洵事者。夫使其言為可用。則何不各繫各門。使其言為不可用。而姑以是備一格。則無所取矣。是猶雜錄志餘之類。寔出俗例。入學校列子目。而學類不登於篇。藝文亦無專門。似皆可議。斯則不得不以責賢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光緒洵陽縣志十四卷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刊本

清洵陽縣知縣劉德全等纂修。德全湖北穀城縣人。光緒二十五年己亥由進士奉檄來攝邑篆。案洵陽前志自乾隆四十九年甲辰邑守鄧夢琴重修之後更一百一十餘年。而德全乃設局重修。草創初就。會德全奉調他適。繼任安化李丙炎始觀厥成。以付剞劂。釐為十有四卷。為志凡十有三。曰分野。曰沿革。曰疆域。曰建置。曰學校。曰壇廟。曰賦役。曰秩官。曰選舉。曰人物。曰列女。曰藝文。曰雜記。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輿圖列之編首。今攷其書體例之所以異於舊志者約有數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端。舊志學校附之建置。是編則特立一門。此其一。宜績風俗舊志皆特立一門。是編則以宜績附之秩官。風俗附之學校。此其二。藝文舊志無專目。是編則特立一門。此其三。祥異錄史古蹟舊志各立專門。是編則以祥異附之雜記。而錄史古蹟皆從刪削。此其四。凡其所處置大抵皆較舊志為有條。又舊志學校列為子目。而學額不登於篇。是編學校一門於當時學額紀載甚詳。亦殊有見。惟其書成於光緒。方志學大盛之後。而沿革之前有分野。輿圖仍襲用舊志。僅得其形似。不知開方比例之法。又以營制列為子目。附於學校。人物之外復有列女。是則立休猶

有未精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道光石泉縣志四卷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刊本

清石泉縣志知縣舒鈞纂修舒鈞字魯一甘肅秦州人道光二

十八年戊申奉檄來知縣事案石泉為晉長樂縣地西魏改曰

永樂尋改曰石泉唐曰武安尋復故名元省明復置清屬興安

府邑舊有志明以前已不可考迄於有清康熙中邑人張峻

雖嘗纂輯亦但存鈔本未付剞劂及舒鈞蒞治斯土邑志之不

修又百餘年矣舒鈞懼志久不修文獻之無徵也於是設局重

修凡八閱月而全書告竣釐為四卷卷一為輿圖地理志建置

志祠祀志卷二為田賦志戶口志官師志卷三為選舉志人物

志卷四為史事節錄事宜附錄而以告示附之編首其事書搜

集材料殊虞缺乏今考其內容率陋之處不一而足卷而論之

約有數端全書脈絡繫乎篇間今駢列名目無所統攝近於簿

書之流殊非著作之雅一也志地之書往往相於積習動以訛

思澤之言冠於編首識者猶或非之是編乃更以告示列冠編

首不知於意何取是不如取其事實依類附之各志之中二也

史事節錄一門漫引諸史之涉及斯邑者而漫節錄之夫使其

言可用則何不分繫各志使其言不可用而姑以是備一格別

又何所取意三也他如人物率多畧著數語存其虛辭而刊其

事實又凡所引據皆不標其出處及其他乖於著作體例者復
難一二數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乾隆平利縣志四卷 乾隆二十年己亥刊本

清平利縣知縣黃寬纂修黃寬字芷卿江南武進人乾隆七年壬戌進士十七年壬申奉檄來宰斯邑案平利漢西城縣地晉置上康縣南朝宋廢齊復置梁改曰吉陽西魏改曰吉安北周從廢唐置平利縣元有明初復置清屬興安府邑舊無志及黃寬蒞治斯土儉得前邑令稿本惜其未有成書恐年久不修文獻之無徵也於是廣搜博採纂輯成書編其為卷四為目二十有八曰分野疆域建置形勝城地山川古蹟為第一卷閔梁公署學校祠廟田賦倉儲戶口堤堰為第二卷兵防職官選舉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材仕籍名宦人物考義列女風俗為第三卷土產災祥藝文為第四卷又於分野形勝之下各附圖繪其書分列類目尚稱詳備惟不列總綱以資統繫案平利僻在山隅幅輳遼濶而舊聞放失志乘久缺黃寬不憚繁勞創為志乘條分縷析畧具規模搜羅之功要不可沒然創始匪易故率陋之處亦往往而有舉其尤者約有數端山川志但知分別條錄紀其所在不能詳其脈絡一也風俗為志地者之所重是編由元旦以至除夕紀述雖詳盡無如所紀時序皆各地所同陳陳相因殊為無謂二也土產宜紀一邑之所特有是編乃免強湊合侈陳名物有似類

書雖多亦奚以為三也志乘之作所以志也乃是編並里巷而不能詳未免疏略四也人物之外復出考義列女二目一似考義列女非人物者立體未安五也若此之類似皆可議固難為之曲諱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光緒續平利縣志十卷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刊本

清平利縣知縣楊孝寬修。邑人李聯芳纂。孝寬湖南安福人。光緒二年丙子南元。三年丁丑進士。十四年戊子。奉檄來攝斯篆。業平利前志。修於乾隆二十年乙亥。邑守黃寬。其後百數十年。未聞繼者。同治五年丙寅。邑守謝恩浩。雖建議重修。旋以丁難。去官。其事遂寢。及孝寬蒞治斯土。以縣志失修。久益無攷。於是設局重修。適邑人李聯芳。官贊以丁。歸里。因延之到局。東筆纂修。成書十卷。分爲九門。曰分野。曰地理。曰建置。曰田賦。曰官師。曰選舉。曰人物。曰土產。曰藝文。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附之各志之下。而以輿圖列之編首。業平利縣境。自嘉靖慶八年癸亥。移縣治於白土關。疆域既異於昔。光緒十七年辛卯。孝寬奉郡文。測繪地輿。凡八閱月。而勘量始竣。適值修志。因校對舊志。補缺正訛。故是編地理一門。較之舊志。差爲詳審。惟修志於勘量地輿之後。而縣境各圖。仍按舊法。測繪。僅得其形似。不知刊比例開方之法。未免可議。且書成於光緒中年。而地理之上。猶存分野。又方志人物。宜較史傳爲詳。昔賢論之孰矣。是編人物。率多畧述數語。且不載出處。使後人無所覆按。亦非良法。至於兵防。其職官無涉。而附之官師。風俗。其土產無

關。而附之土產。尤立休之未安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乾隆岐山縣志四卷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刊本

清岐山縣知縣平世增等修。燕山胡文銓農部纂。世增浙江山陰人。乾隆三十八年癸巳。由舉人奉檄來攝邑篆。案岐山漢雍縣地。北周置三龍縣。隋移於岐山南十里。改為岐山縣。明清屬陝西鳳翔府。邑舊有志。自順治十四年丁酉。邑守王穀重修之後。已百有餘年。未經纂輯。乾隆中。鎮洋畢沅巡撫陝西。病舊志之舛陋。因諭世增重加甄輯。延燕山胡文銓農部為之編訂。旋以檄委辦理。滇銅未盡厥功。臨泉郭履恒由三水調署斯邑。始踵成之。釐為四卷。卷一為地理建置祠祀。卷二為田賦官師選舉。卷三為人物。卷四為雜記。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其書分列類目。頗傷簡陋。搜集材料。亦未盡詳備。故率陋之處。往往而有。舉其大者。約有數端。全書不知列表。非惟沿革無表。職官選舉亦無表。閱之殊不醒目。其失一也。地理志列疆域於沿革之前。是未出縣名。先臚縣境。未免先後失序。其失二也。學校於一邑教化。關係至鉅。是編僅附之建置。敘述亦嫌其簡畧。其失三也。藝文既列之雜記。而其他各門亦多載之。既不便披閱。又不免自亂其例。其失四也。風俗列之官師。參雜不倫。殊乖志體。其失五也。惟引據皆一一標其出典。深合著述之法。又於舊志之疏畧。亦多所增補。如山川一門。西京廬山。棋盤山。東京廬山。等皆舊志所缺。而是編為之增補者。是亦非無足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舉。卷三為人物。卷四為雜記。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其書分列類目。頗傷簡陋。搜集材料。亦未盡詳備。故率陋之處。往往而有。舉其大者。約有數端。全書不知列表。非惟沿革無表。職官選舉亦無表。閱之殊不醒目。其失一也。地理志列疆域於沿革之前。是未出縣名。先臚縣境。未免先後失序。其失二也。學校於一邑教化。關係至鉅。是編僅附之建置。敘述亦嫌其簡畧。其失三也。藝文既列之雜記。而其他各門亦多載之。既不便披閱。又不免自亂其例。其失四也。風俗列之官師。參雜不倫。殊乖志體。其失五也。惟引據皆一一標其出典。深合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述之法。又於舊志之疏畧。亦多所增補。如山川一門。西京廬山。棋盤山。東京廬山。等皆舊志所缺。而是編為之增補者。是亦非無足取也。

光緒岐山縣志四卷 光緒十年甲申刊本

清岐山縣知縣胡昇猷修。邑人張殷元纂昇猷字鴻賓。四川漢縣人。成都府學廩貢生。光緒四年戊寅奉檄來守斯邑。是編蓋繼乾隆己亥平志而作。先是岐山縣志創於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邑守韓廷芳再修。萬曆十八年庚寅。邑守于邦棟三修。於清順治十四年丁酉。邑守王穀四修。於乾隆三十八年癸巳。邑守卓世增至此編則五修矣。全書都為四卷。其為類曰地理志。曰建置志。曰祠祀志。曰田賦志。曰官師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藝文志。曰又分別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輿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列之編首。其書大抵因循舊志。惟增補正訛於舊志間。亦有是正。如舊志以藝文附之雜記。而其他各志亦多載之。是編改雜記為藝文。各志所載詩文亦概為檢出。寔較舊志為有體。又舊志地理引用之書說多互異。是編皆親歷攷証。以求微寔。他如以井鬼為雍秦分野。非指一邑悉從刪略。亦頗稱有見。惜於舊志率陋之處。猶未能盡除。如沿革官師選舉之不知列表。學校之附之建置。皆酌衷之未當也。田賦志宜窮源盡委。並詳古今。而是編僅據採訪冊。載當時數目。不能觀其沿革。未免疏略。又是編既多因襲舊志。則何者為舊志。何者為新增。似宜分別注

明是編乃不加識別。使後人無從攷証。若斯之類。則未可議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康熙增補沂陽志不分卷 雍正十年壬子刊本

清沂陽縣知縣吳定修纂輯宸悟字萃亭一字丹來江南宜興
歲貢初仕舒城教諭康熙五十年辛卯十二月陞任斯邑攷沂
陽舊有志宋經明李兵燹之後散軼而不復可攷迄於有清順
治十年癸巳邑守王國璋復蒐輯舊文成書七卷於邑中風土
民情固已瞭然可睹然官師人物似猶簡而未詳康熙五十七
年戊戌春宸悟既蒞治斯土病王志之疏畧也爰於簿書之暇
為之增補其書蓋所以補王志之缺畧故凡王志之已詳者是
編概不復贅惟就王志之畧者增之闕者補之今攷其所增補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據目錄所載都為六類曰建置補曰官師補曰流寓補曰人物
補曰選舉補曰藝文補然稽其內容選舉補之下寔有田賦補
一類而目錄無之意者當為書成之後復加增補者故不載於
目錄其中以藝文人物兩類增補最多官師選舉兩類次之田
賦建置流寓三類又次之攷其所增補雖大休有關於文獻足
補王志之缺畧且引據皆標其出處又間或別加案語以存疑
已此之類皆深合著述之法惟藝文一門所補詩文頗傷冗濫
且並各處匾對及自做詩文亦錄之無論如何難逃後日之
誹誚謂之瑕瑜互見也

道光沂陽縣志十二卷卷首一卷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刊本

清沂陽縣知縣羅曰璧修沂陽縣志郭維城等纂曰璧雲南
景東廳人嘉慶九年甲子舉人道光六年丙戌大挑一等十年
庚寅十二月奉檄來宰是邦下車伊始索閱舊志有邑令王國
璋所修邑志一卷遜其詞曰石門遺事成於順治十年癸巳更
六十餘年至康熙五十七年戊戌而有邑令吳宸悟補志惟僅
補職官人物藝文數門其它俱仍其舊至是而後邑志之不修
已百有餘年及曰璧蒞治斯土愍志之年久失修也爰創議重
修書成都凡十有二卷卷為一志曰地理志曰建置志曰典紀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志曰田賦志曰學校志曰官師志曰人物志曰選舉志曰烈女
志曰藝文志曰紀事志曰祥異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
各志之下而以序纂修姓氏舊序凡例目錄圖繪列之卷首不
入卷次其書分類不務新奇搜集材料亦尚稱詳備太抵合於
已成成兩志而參以府志隣志纂輯成書惜誇多聘博往往無
所別擇如學校志並祭典禮樂一一詳紀自謂極有端倪足資
攷証無如所紀各節千邑雷同非斯邑之所獨有雖詳載之亦
奚以為田賦志重在窮源盡委是編但知鈔錄賦役全書不能
並詳古今規其沿革似屬可議又風俗為人事乃列之地理

防非營建乃列之建置亦未免附非其類至於疆域列之地理沿革附在建置是未出縣名先列縣境尤覺有乖志体惟與圖為志地者之所重舊志止只疆界城邑一圖僅得其形似是編增繪畫宮書院各圖差為詳備又舊志不載物產是編取析邑物產之最著者特為標出並以蠶桑法附入頗稱有見則亦非無善足稱也

康熙隴州志八卷卷首一卷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刊本

清隴州知州羅彰彝修隴州同知黃士瑋等纂彰彝字松山浙江錢塘人康熙五十年辛卯由貢監來牧是邦案隴州西魏始建隋廢唐復置改曰沂陽郡尋復曰隴州宋曰隴州沂陽郡治沂源金移州治沂陽元還治沂陽明省沂源入之清因明制屬鳳翔府州舊有志創於順治十八年辛丑州牧黃雲然遭康熙十三年甲寅之變殘燬無存及彰彝蒞治斯土悠舊聞之放失於是蒐其殘篇輯其遺簡設局重修延鐵

鎮黃士瑋主其事歷暮月而全書告竣上距辛丑黃志之成蓋已五十餘年矣除以輿圖列之卷首不入卷次之外凡為卷八卷為一志曰方輿志曰建置志曰田賦志曰官師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藝文志曰祥異志又別分子目四十有六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其書大抵採用舊志事蹟回鮮所增補論述亦少有竄易僅官師人物略有增補且沿訛襲謬不知通變稽其得失可得而論封建非當時所有論其茅土之分則宜歸於沿革論其簪纓之衍則宜歸於

人物不應別為一目附之官師此其一田賦志應隨
列歷代數目以資比較不應但據賦役全書錄現在
數目此其二學校於一邑教化關係甚鉅不應附之
建置此其三官師志多所遺漏如秦裕伯明初知隴
州卒於官著之明史文苑傳是編乃付缺如未免疏
略此其四要之此書一依辛丑舊志之舊而畧有增
補弁首又未叙明述而不作實未審其故云

乾隆隴州續志八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刊本

清隴州知州吳炳修隴州同知任雲書等纂吳炳字蔚然江西

南豐人乾隆二年丁巳進士二十八年癸未奉檄來知州事三

十年乙酉一統志館徵取州邑志來吳炳因蒐討史冊訪之故

老取其有闕隴地典故者參互攷証纂輯是編蓋續康熙五十

二年癸巳羅志而作也凡羅志已詳者概不復贅讀者証之缺

者補之別為一書故名續志除以序凡例纂修姓氏與圖列之

卷首以雜紀列之卷末不入卷次之外釐為八卷卷為一志首

方輿志次建置志次田賦志次祠祀志次官師志次選舉志次

人物志次藝文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其書蓋續康熙羅
志而作故於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以前事蹟凡舊志無所脫誤
者悉不復贅惟正其缺誤而補入五十二年癸巳以後近事今
考其書優點端在增補訂訛正舊志之非誤如舊志紀略稱秦
符登為符璽王之子沿革內載隋大業三年置沂源南由二縣
職官內載元阿黑伯為監州是續辨之頗稱允當又或別加案
語以作存疑攷証皆極精審他如官師一門舊志每多失載是
續攷之史籍徵之碑刻悉為增補亦較舊志為詳備祠祀建置
是編別立一門亦較舊志為有體惟以風俗附之方輿志以墨

校附之建置志以兵防附之官師志則未免參雜不倫有乖志
体矣

康熙重修麟遊縣志五卷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刊本

清麟遊縣知縣范光曦修麟遊縣教諭羅魁等纂光曦浙江鄞
縣人康熙四十年辛巳由拔貢來攝新篆案麟遊隋始置縣唐
高祖輔政獲白麟於宮中因以名縣兼置鳳樓郡尋改郡曰麟
遊復改郡曰麟州旋廢州存縣明清屬鳳翔府邑舊有志創修
於明萬歷四十六年戊午邑守崔如嶽更三十餘年至清順治
十四年丁酉再修於邑守吳汝為又更五十餘年而有是編蓋
已三修矣其為類曰輿地曰建置曰祠祀曰田賦曰秩官曰人
物曰藝文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輿圖列

之編者全書都為五卷今攷其書除秩官人物略有增補之外
其餘各志皆一仍順治丁酉吳志之舊事蹟既鮮有增補論述
亦少所更易故弁首仍題渤海吳汝為纂輯亦所以不沒前人
之功也惟蒐集材料極感缺乏大抵就當時採訪冊鈔襲成編
攷核之功寔有不逮他如田賦風俗各門皆公牘累累鮮有案
錄殊乖志体又徵引皆不標其出典且其書既多因襲吳志則
何者為吳志何者為新增似宜分別標明以資識別是編乃參
雜並列尤非著述之法他如体例之蕪雜或所附非類或後先
失序若此之類往往而有總之其書不過因舊志而略加增補

本不足以言著述則亦不容深責之矣

光緒麟遊縣新志草十卷卷首一卷 光緒九年癸未刊本

清著麟遊縣知縣彭洵纂修彭洵字古香四川灌縣人光緒八

年壬午奉檄來守斯邑下車伊始即索閱邑志案麟遊前志自

康熙四十七年邑守范九職重修之後其未經纂輯者幾近二

百年矣彭洵慨邑志之年久失修復病康熙范志之疏畧也爰

於簿書之暇設局重修纂為是編凡為卷十為志九曰地輿志

曰建置志曰田賦志曰官師志曰士女志曰選舉志曰雜記曰

天台山志曰志源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

序凡例輿圖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復以麟山十二景圖附之編

末其書分列類目既較舊志為周密蒐集材料亦較舊志為詳

備是輿圖為志地者之所重是編用開方比例之法繪製新圖

頗稱精核又如舊志田賦國俗公牘彙纂殊失志體是編概為

刪除凌墓古蹟僅載其可考者其漫無稽者如哲靈清同哲王

墓之類則悉不瀝入里野古以國語非一邑所能當是則畧而

不言凡所處置皆犁然有當於人心惟職官選舉不知列表以

省簡牘閱之頗不醒目風俗列之田賦並附以臆說自謂足民

而後可以言禮樂不知志載風俗首重徵實不尚空論且風俗

輿田賦何涉岐類混同未免有乖志體他如寺觀列在既列之

地與同廟又列之建置亦嫌其兩岐若此之類皆未當者也

乾隆南鄭縣志十六卷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刊本

清南鄭縣知縣王行儉修南鄭縣儒學教諭李或等纂行儉字模國江蘇溧陽人乾隆三十六年辛卯舉人五十三年戊申奉檄來知縣事案南鄭為秦南鄭邑秦置縣歷晉宋以迄隋唐相承不改明為漢中府治清因之邑舊無志乘及行儉蒞治斯土以邑無專志則紀載闕如文獻典章將無所徵信爰於簿書之暇設局創修凡九閱月三易稿而全書成事釐為十有六卷其為類曰輿地曰建置曰職官曰食貨曰選舉曰人物曰古蹟曰紀事曰藝文曰雜識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其

書雖前無所成而薈萃古今分列綱目規模粗具且凡所引據必標列書名其有清訛剽竊案語以為駁正以無稽之說疑誤後來蓋深合著述之法惟案南鄭城濱漢水浮漢而下水盛時可通夏口為斯邑特產藥材所由輸出是編物產門於邑中特產約村紀載素詳非如他志之駢列名物有似類書惟南鄭古來兵事上之要區號為重鎮自戰國以降史事斑斑而是編於兵事乃不立專目寔為鉅失且南鄭為攻守要害自蜀漢時魏延將琬費禕相繼鎮此是編職官一門乃但紀文職不及武弁又無武備志以資調濟尤為最大疏陋他如學校列為子目而

附之建置、又不載學額、風俗為人事、乃列之輿地、且但存空論、無閱故實、皆嫌其牽強不倫、有乖志體、然創始非易、其功亦自不可沒也、

民國續修南鄭縣志七卷 民國十年辛酉刊本

民國南鄭縣知事郭鳳洲等修、清山西知縣藍培原纂、鳳洲字瑞浦、直隸高陽人、北洋大學畢業、民國五年丙辰、奉命來攝縣篆、案由鄭舊志創、清乾隆五十九年甲寅、邑守王行檢實纂輯之、自是而後、未聞繼者、迄於光緒二十年甲午、候補知縣孫萬春、始踵修之、更二十餘年、而鳳洲蒞治斯土、以共和改造、制度革新、事多可紀、復病光緒甲午孫志之缺畧也、於是設局重修、延藍培原等主其事、網羅搜採、未及觀成、會鳳洲以疾歸里、繼任白河、紫守愚、復續續從事、成書七卷、卷為一志、一輿地志、二

建置志、三政治志、四人物志、五風土志、六紀事志、七藝文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輿地志中、今考其書、大體仍用舊志例、而於民國新政、亦無不括、可稱善於因襲、舉凡賦稅、教育、郵電、實業諸端、志中紀載、皆極詳備、頗有足稱、又南鄭自古為兵事之要害、舊志武備不立專目、殊為缺畧、是編特立武備一門、亦較舊志為有體、他如志山川、則一一詳其脈絡、以今証古、輿地城池河渠各圖、則不列編首、而各以事類次之、以便檢閱、亦足資取法、惟志中風土一門、雖為志地者之所重、惜其所紀、多陳陳相因、千邑雷同、又其書成於民國、其方志之

學已倡明之後乃猶不知藝文與文徵之別斯則未免可議矣

乾隆鳳翔縣志八卷卷首一卷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刊本

清鳳翔縣知縣羅鰲修 旴江周方炯等纂 羅鰲字立峰 江西南城人 乾隆十年乙丑進士 二十八年癸未奉檄來攝斯篆 三十年乙酉奉詔徵天下府州縣志送入史館 鄧守達靈附因有重修郡志之舉 檄所屬州縣修其志 來羅鰲既奉檄命爰設局重修 延旴江周方炯主其事 先是鳳翔前志修於雍正十一年癸丑 邑守韓鏞至是已三十餘年未經纂輯 是編蓋因雍正舊志正訛補缺 纂輯成書 總綱八 細目九十有五分 為八卷 大綱曰輿地 建置 田賦 官師 選舉 人物 藝文 外紀 而以序 凡例 目錄 姓氏 圖繪 列之卷首 不入卷次 按方志為古之圖經 輿圖尤為志地者之所重 舊志但繪疆域城池二圖 不過得其形似是編增繪文廟學宮名勝各圖 披覽之下 恍如同歷 頗得古人圖經之遺意 又縣志職官紀載應始於知縣 舊志乃於知縣以上職官亦牽連載入 未免有乖縣志之體 是編官師一門於舊志所載職官之與斯邑無涉者悉為刊落 只載知縣以下職官 頗稱有見 選舉一門舊志多所遺漏 是編悉以為增補 頗稱詳審 凡此之類悉較舊志為有體 惟賦役一門為志地者之所重 宜窮源盡委 並稱古今 是編所載僅以當代為限 不能攷其沿革 未免

可議至(其例之非謬如以風俗附之輿地學校兵防列之建置校類混同殊無區別是尤立休之未安也。

乾隆續商州志十卷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刊本

清商州知州羅文思纂修文思四川合江人乾隆三年戊午解元十八年癸酉奉檄來知州事時州志自乾隆九年甲子州牧王如玖重修之後雖不過十有餘年惟其書綜覈未備多所缺略文思既蒞治斯土懼載筆久疏將使後之識者無所徵信於是設局續修成書十卷卷為一門曰疆域曰建置曰田賦曰食貨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典禮曰藝文曰雜錄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其書蓋集乾隆九年甲子以後事條例悉依乾隆甲子王志之舊增補正誤彙成一書微通鑑續編

之例名曰續商州志凡舊志之已詳者概不復贅惟間於前志之訛陋者加以補正又凡無事可續者則不存其目節婦一門則僅載其已旌者凡所處置皆犁然有當較之合舊志為一編新志既行舊志遂廢者其善多矣惟其書之成上距甲子之歲不過十有餘年寔感續無可續故稽其所增補大抵以藝文為最多官師選舉人物次之又其書体例既一仍王志之舊乃更於人物之下新增典禮一門未免自亂其例且所載皆國之通体非商州一地之專方之志体以有未安又官師舊志但紀文職不及武弁又無武備志以資調濟寔為疏略是編官師一門

亦不為增補，尤屬可議。總之其過取官文書，綴錄塞責，寔不足以言著述也。

民國寶縣縣志十六卷 民國十一年壬戌排印本

民國寶縣縣志知事曹驥觀修。邑人強振志等纂。驥觀字道符，贈泉人。前清舉人。民國十一年壬戌奉命來攝斯篆。案寶縣縣志創於明萬曆三十六年戊申。邑守朱炳然繼修於崇禎十三年庚辰。邑守嚴夢鸞三修於清順治六年己丑。邑守薛光前四修於順治十四年丁酉。邑守周恒五修於乾隆六年辛酉。邑守何錫爵六修於乾隆二十九年甲申。邑守許起鳳七修於乾隆五十年乙巳。邑守鄧夢琴及驥觀並治斯

土。邑志之不修已一百三十餘年矣。驥觀懼志久不修，文獻之無徵也，爰設局重修。延邑人強振志主其事。書成都凡十有六卷。卷為一類，首地理，次山川，次建置，次學校，次賦役，次官師，次祠祀，次選舉，次人物，次列女，次藝文，次風俗，次古蹟，次金石，次軍事，次祥異。又於各志之下，列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編首。案自光緒中葉以後，新政已漸推行，若自治、郵政、議政、公債、交通等，是編皆未言及。實為鉅漏。又其書成於民國，而地理有星野、藝文不載書目，尤屬可議。他如

學校所載樂器祭儀自謂極有端倪不知禮樂祭儀國之常經非一邑之所專載之邑志殊非體例又風俗志於時令禮俗節記載亦極完備無如皆各處普通習慣紀之殊為無謂惟其書紀事兼採許鄂二志之長下筆不苟其苦心亦自有不可磨滅者如賦役志於民國成立後之丁漕雜稅記載甚詳古蹟金石各志考証亦殊詳審核是則差為可取耳

乾隆縣志十八卷卷首一卷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刊本

清康熙知縣李帶雙修吳縣張墳墓帶雙字晉升海鹽人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奉檄來軍是邦考郡縣之有志始於明嘉曆二十九辛亥邑人劉紹周侍御定纂輯之其後繼修於清順治十四年丁酉邑守陳超旌三修於康熙九年庚戌邑守梅過四修於雍正十一年癸丑邑守張素至此編則為五修上距祭五張志蓋已四十餘年矣今書凡十有八卷其為輯曰地錄曰大白山靈感錄曰政錄曰古蹟徵信錄曰金石遺文錄曰起井丹三法書足傳錄三書二馬二邱三王傳錄張氏傳錄曰張氏道

統錄曰郭伯玉以下諸人傳錄曰烈士傳錄曰儒儒傳錄曰諸異傳錄曰忠志傳錄又或於各錄之下附以子目而以序目與圖列之卷首不入卷次今考其書雖大不甚多於別志而為層以前別志所有者有之別志所無者增補十之二三若為層以後文獻可徵者亦悉皆著錄其體例與別志亦判然殊塗其特創之例足以資後人之法者厥為因襲收書例以一邑名家世系繫衍者集為一傳凡有閭閻之事故並附列之如張橫渠為閩中正學之宗故是編特立張氏傳錄張氏道統錄以紀之頗稱有見惟太白山靈感錄多採子史雜說殊非志體然瑕不掩

瑜終不失為才志中之佳作也。

光緒乾州志編十四卷卷首一卷 光緒十一年乙酉刊本

清乾州直隸州知州周銘旂纂修。銘旂字楹臣，山東即墨人。同治進士。光緒九年癸未，由鄒州知州調署是邦。據乾之有志，始於明崇禎六年癸酉。州牧楊殿元定創修之，其後再修於清雍正四年乙巳。州牧科斯呼朗及銘旂蒞任，州志之不修，又百六十餘年矣。銘旂既廼舊志之疏漏，復懼年久不修，文獻之無徵也，爰於簿書之暇，設局重修。凡五閱月而書成，釐為十有四卷，分列類目，為圖六，曰星野圖、吾度圖、州屬疆域圖、州境疆域圖、城郭圖、八鄉圖。為表三，曰紀事沿革表、職官表、選舉表。為志七。

曰土地志、田賦志、祠祀志、學校志、藝文志、金石志、古蹟志、為傳二。曰官吏傳、曰人物傳。又或於各類之下，別分子目，而以家範紀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其書大抵因循雍正科志條理，然頗具規模。方志為古之圖經，輿圖尤為志地者之所重。是編於此特加詳焉。先州屬次州境次鄉村，間方經緯，非如他志輿圖視同弁髦。沿革職官選舉皆用表，以省簡牘。年經事錄，犁然有雷。其他土地學校各門，於舊志訂訛補缺，亦有補於文獻藝文事載書目以遵史例。金石與文獻關係至鉅，是編特立專目，以紀之。若此之類，尤深合史法。惟田賦一門，紀載殊嫌簡略，不能重。

詳古今、觀其沿革、又地理與建置、互相混淆、亦未免有乖志體、斯則未免可議矣、

光緒乾州志稿別錄四卷 光緒十一年乙酉刊本

清乾州直隸州知州周錫爵纂修、錫爵字梅臣、山東即墨人、同治進士、光緒九年癸未、由鄆州知州調署是邦、持躬旃有乾州志稿十四卷、乾州詞難士女錄一卷、已著錄、是編之作、蓋以歷朝掌故詩文、有非志乘所宜書、而又有關文獻、足補志乘之缺遺、故於正志之外、別為一編、依次彙輯、凡成書四卷、名曰別錄、其為目曰事錄、文錄、詩錄、異錄、又於文錄之下、別分子目、今考其書、事錄所載、大抵皆歷代掌故、述異紀、兵起、自兩漢、下迄同光、雖其事或非職方之所宜書、然蒐訪詳備、足資參証、列

之正志之外、既無乖於志體、又足補志稿之遺漏、至於文錄詩錄、則取歷代詩文之有關於地方故實者、而文辭不涉及鄙冗者、分類編次、詳為採錄、其篇幅過長者、則擇尤節錄、宋唐劉知幾擬取古史奏疏論著、別為一編、論者是題之、清儒章是齊、亦嘗言方志藝文與文徵之別、銘旂功師其意、故於正志曰藝文、僅列錄書目、而以詩文列之、是編較之他志之藝文與文徵無別者、頗稱有體、後之修志者、足資取法焉、惟異錄一門、多採裨官野史之說、雖云用廣見聞、亦採風之所不廢、然聖人語常不語異、況是編所錄、多說鬼搜神之語、齊東野人之語、妄誕不經、於文

感寔風馬牛不相及必取而登之²殊為無謂是則未免可議矣

乾州殉難士女錄一卷 光緒十一年乙酉刊本

清乾州直隸州知州周銘旌奏修旌旂字櫺臣山東即墨人同治進士光緒九年癸未由鄒州知州調任是年旌旌旌有乾州志稿十四卷乾州志稿刊錄四卷已著錄是編之作蓋以同治元年壬戌以來事匪回逆相繼擾境男婦之殉節者更僕難數例宜載之志稿人物傳中惟其事蹟多不盡詳且人數過多難以具載故取其事蹟較著者具詳志稿而別為乾州殉難士女錄一卷備列姓氏里居以補志乘之遺漏今考其書所紀自同治元年壬戌起至九年庚午止首列士民次為婦女依姓日

採訪條例分為打仗身亡不屈自盡凡三等按乾州當秦隴之衝隋唐以來吐蕃回紇款款不時至五代迄宋兵燹相仍明季寇亂被害尤酷當其時也生靈塗炭冒白刃而不辭捨身以殉難者不知凡幾顧其人其事率皆不傳即聞聞中如實凡雙烈者亦何從無之乃竟寂然無聞良由往昔志乘所紀但知擇其傳聞較著者至於事跡之未能盡悉者則付之闕如宜其湮沒而弗彰也同治以來事匪首難逆回逆蹂躪州境將及十年詞難士女²連章累牘猶恐不能盡之旌旌旌取事跡較著者具於志稿更別為是編以紀其姓氏詳其里居使抗節捐軀之

士不至於因志乘而之不載而湮沒無彰其法至善後之修志者足資取法焉

道光榆林府志五十卷卷首一卷

清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刊本

清榆林府知府李熙齡纂修熙齡江西南城人以進士奉檄於道光十九年己亥來守斯郡考榆林為古雍州地隋始置榆林郡宋沒於西夏明置榆林衛清初仍明制設衛雍正九年辛亥升府領榆林懷遠定邊靖邊四縣乾隆元年丙辰復以葭州神木府谷屬之八年癸亥以靖定二縣改屬延安府榆林領四縣一州改榆郡自升府以來已百有餘年而修輯志乘之事迄

無人為之創始及熙齡蒞治斯郡深歎郡之不可無志也爰設局纂修越年餘而書成凡為卷五十為志十七曰繪圖曰沿革表曰輿地志曰建置志曰紀事志曰祥異志曰德音志曰封建志曰職官志曰選舉志曰兵志曰食志曰風俗志曰名宦志曰人物志曰藝文志而以凡例攷案列之卷首不入卷次考其書體例先總叙全府各縣以次叙府縣縱橫經緯整肅然有序首列考案以考其郡領各地某者為古某地考

核尚屬精詳。沿革以圖表明之。瞭然在目。深為得體。職官志並附裁革文武官舊制。於職官興廢。紀載甚詳。頗有足重。兵志紀載武備之事。兵額軍器。皆稱詳盡。尤以食志戶口一門。逐年於各縣人口。排比紀錄。足為比較之資。倉儲一門。各縣分紀。亦甚詳備。又如鹽茶。皆為是郡之特產。則多立鹽法茶法二門。以紀之。風俗志習尚禮儀。一門。雖簡而要。其餘名宦人物。亦網羅之功。亦有可取。惟於沿革表之外。復有沿革一門。列

之建置志。既嫌其重出。而先出疆域。次述沿革。復嫌其後先失序。餘如學校墳墓二門。列之建置。亦屬所附非類。職官志近代文武職一門。並巡撫總兵。皆入志中。亦有乖府志之體。風俗志方言一門。所紀雖皆為是郡方言。然寥寥無幾。終難免掛一漏萬之譏。藝文志雖搜羅甚多。然多詩文之作。而於著述。反致闕如。然則郡前無志。乘創始為艱。固未足以深責之也。

榆林府志辨訛不分卷咸豐七年丁巳刊本

清楊江撰。楊江字芎坡。陝西榆林人。道光舉人。是編蓋楊氏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客居長安時之所作也。先是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榆林府知府李熙齡。創修府志。楊氏適以客遊。未暇與其役。及府志告成。楊氏深以其書僅以府屬各志為據。互相譏証。穿鑿附會。在所不免。為病且忝為鄉人。既未克獻替於前。若更不能校正於後。恐異日蜀堯承問。將無以為答。因畧辨數條。而冀後之修志者。有所更正焉。書成未及付梓。至咸豐七年丁巳。其弟埤春始刊行之。其書不分卷。有所見

則分別條錄之。首榆林總辨。次榆中辨。次龜茲辨。次新興辨。次榆溪塞辨。次榆林關辨。次榆林地名不可考辨。次辨隋唐勝州榆林在府谷北河套中之訛。次朔方辨。次唐宋豐州辨。次榆林人物混入延綏辨。次附辨。次碑辨。次雜辨。次補遺。都凡一十有五則。今考其書。考古証今。或經身歷。或參之史策。奏疏。大抵皆足正道。光府志之疏失。而其最足饜人意者。厥為辨榆林一郡之沿革。如榆林龜茲新興諸辨。及辨隋唐勝州榆林在府谷北河套中之訛。皆考訂精核。使歷代古地古蹟。不至流於混同。又其補道光郡志之缺遺。如榆林人物混

入延綏辨及補遺所錄皆足補府志人物之疏漏總之是編之所辨訂雖僅限於沿革人物然考証詳核言之有據其辨訂之功要不可沒也

河套圖考不分卷 咸豐七年丁巳刊本

清楊江撰楊江字芍坡陝西榆林人道光舉人楊氏有榆林府志辨訛已著錄是編蓋其咸豐元年辛巳客寓岐山時之所作也按黃河自寧夏橫城堡西折而北逕三受降城南至廢東勝州西折而南入府谷黃甫川東其中謂之河套周迴數千里明鄭汝璧著有河套圖考一卷其書久佚惟延綏舊志有河套圖考一卷榆林在套之南境道光二十一年辛酉榆林府知府李熙齡創修郡志於河套往跡乃未之考及楊氏以河套為邊防重地慨故迹之將湮慮空言之無補爰就

諸志各史粗集大致歷時數年始獲成書名曰河套圖考咸豐七年丁巳其弟輝春以付梓人其書不分卷其目曰圖曰河套總纂畧考曰河套畧說曰套南各縣沿革表曰長城考曰夏州城考曰詩城彼朔方考曰禹貢渠搜考曰水名考曰邊牆考其書大抵因循延綏鎮志首列陝西河套全圖及清代河套南北總圖俾讀者可以總覽大勢次列秦晉魏周隋唐宋金元明清各國以觀其沿革開卷犁然頗稱有體河套紀事畧考一篇始自三代下迄明末據延綏鎮志而錄其大畧年經事緯治河套史來者寔可資為參証其他河套畧說

長城考夏州城考各篇亦皆取其見聞無異古今相符者考証尚稱詳確惟於河套地理如山川水利等未及一一詳紀疏畧之譏誠所不免然即其所載已足補志乘之缺漏則其書要不可廢矣

乾隆直隸商州總志十四卷卷首一卷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刻乾隆九年甲子刊本

清商州知州王如玖纂修如玖字堅吉順天宛平人雍正四年

丙午奉檄來攝州篆考商州舊志自康熙四年乙巳州牧王廷

伊重修之後四〇〇八十餘年自雍正三年乙巳奉

旨為直隸州新事日增舊志漸易如玖既愍舊志之闕略復懷

典刪之放失也爰於簿書之暇設局纂修刪繁補缺重加釐正

成書十有四卷凡為志十一曰星野曰疆域曰建置曰田賦曰

食貨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曰雜錄又於各志之下則

分門別類另立子目而以叙凡例與圖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其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書條例大抵因循通志而於舊志訂謬補缺多所增補

分類立目亦尚有依其疆域志沿革一門列表以省簡牘年經

事緯瞭如指掌深合志法且別出歷代沿革考証一門考証舊

志之得失亦頗稱有見藝田賦一門於州屬各縣里甲戶口地

糧民丁各門分別紀述皆於舊志以後之事詳為記載食貨志

中積貯轉運各門為舊志所無是書詳加考述尤有足取又商

州以鑛冶為其特產是編別立鈔法抗冶二門以紀其事處置

亦殊得宜物產一門亦非如他志之分類駢列巨細無遺頗足

見其特產至於援引各書悉註出處亦深合著述之法惟疆域

志山川一門所紀河渠悉仍通志自謂蒞任十餘載多方董率所開河渠較昔已有數十倍之多而志中乃無一紀載猶謂欽使商州人士親舊日規模而知興水利既不紀新開河渠則人民何由而知興水利哉況邑志之不憚屢修者正以其年久變遷耳今有變而不紀誠不知於其意何取也他如兵防武備附之建置條例尤有未備餘如藝文志雖自謂嚴加裁汰然考其內容亦僅蒐集唐宋名家詩文而於本朝著述亦僅附舊志序數篇而已雜錄一卷所紀災祥紀事拾遺等門多錄自通志舊志無所增補亦殊嫌其率陋也

康熙鄆州志八卷 康熙五年丙午刊本

清鄆州知州顧耿臣修鄆州貢生任子嶠纂耿臣字介菴浙江嘉善縣人順治十五年戊戌進士十六年己亥奉檄來知州事按鄆之有志始於明萬曆十二年甲申州守閻思孝實創修之其後八十餘年未嘗續修及耿臣蒞治斯應州志之年久失修復懼舊聞之放失也爰於簿書之暇設局重修延州貢生任子嶠主其事書成釐爲八卷卷爲一志曰輿地志曰建置志曰田賦志曰秩官志曰人物志曰祠宇志曰記異志曰藝文志又別分子目六十有四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其書分列類目粗具規模凡所引據皆一一標其出處而深合著述之法然疏漏之處亦所不免畧而論之約有數端風俗一門所載不過數目皆存其空無關事定其失一也學校列之建置僅紀修建年月未免參雜不倫輕重失宜其失二也武備附於建置且所載不過數條殊嫌其簡畧其失三也鄆州屢受洛水之患是編之於水利紀載殊爲簡漏其失四也州志與省志體例自殊所載職官宜以州牧爲限是編乃並憲職亦並錄之不免張大複沓之譏其失五也藝文志中雜錄詩文奏疏頗傷其支蔓其失六

也。若此之類，悉屬紕漏。惟田賦一門，於是州地種、起運、地稅、鹽法、市稅等項，詳載無遺，則亦非無可取者也。

光緒重修葭州志不分卷 光緒二十年甲午刊本

清葭州知州李壽昌修葭州學正戊子科優貢史鳴鑾等纂葭昌字仁山河南寧陽人光緒二十年甲午由監生奉檄來署斯篆考葭州前志自嘉慶十四年己巳州牧高珣纂修以來迄今已八十五年矣其間秩官更易文獻繼起者實繁有徒壽昌懼其年久失修將湮沒無傳也因商之正鄉書院山長任佺設局重修延邑紳史鳴鑾等主其事不數月而書成不分卷次其書蓋因高氏前志畧加補充凡其山川形勝舊志已詳者悉不復贅僅就嘉慶十四年以後之秩官文獻總行科名補缺去冗編輯成書而附刻於高志之後今考其書分列類目首輿圖次知縣次學正次吏目次營制次十總次額外外委次武進士次舉人次武舉次副貢次選貢次歲貢次廩貢次大賓次賓賓次介賓次醫學典科次陰陽典術次正司次道正司次孝子次節婦次烈士次烈婦次災祥次藝文次詩而以原任葭州史目秦公暨德配趙儒人墓碑記及重設正鄉書院生童膏火章程紀綴於篇末按舊志成於光緒甲午西學逐漸昌明之時而輿圖不用比例開方之法草率繪成殊為不當又其書既所以續高志而作條例復多異於高志且大抵駢列人名了無事理

有類名冊按光緒中葉新政次第施行行政設施寧無一事可紀是編乃概從闕略豈除人事變遷而外皆無足紀耶其簡陋草率可想見矣他如災祥一門多屬迷信之說茲則連編累牘皆為齊階志怪之言尤為失宜藝文但載萬曆勅陝西延安府葭州白雲山白雲觀住持及道衆人等上諭一篇既無涉於藝文復嫌其搜集之疏略又以詩共藝文並列一若詩非屬於藝文者尤屬可議至於編末墓誌一文純為自頌功德之辭無關文獻列之編末亦殊無謂若此之類種種謬誤不一而足蓋其成書草率不事覓求湊泊篇章敷衍塞責而已實不足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列林也

乾隆卅州志二十五卷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刊本

清卅州直隸州知州王朝爵修陽湖孫星衍纂朝爵字敬餘人乾隆四十四年己亥由監生來攝斯篆為政仁慈吏民愛之卒於官卅民入財市奠旬日不絕按唐林罕曾作卅志其書早亡為志謂嘗見元志其撰述時代及人名亦不可考迄於明弘治間侍郎州人閻奉恩正德三年戊辰卅縣儒學訓導州人池縣嘉靖三十年辛亥州牧高化復相繼纂修清康熙治七年庚寅州牧蘇東柱更就弘治間志續加增補及朝爵來牧是州州志之不修又一百二十餘年矣適大中丞畢沅開府秦中檄所屬各府州縣修其志乘朝爵孫志歷時愈久採輯愈難爰設局重修延陽湖孫明經星衍主其事書成都為二十有五卷分部二十有部五州縣一州縣故治今治二山屬三水屬四鄉屬五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國六署屬七儒學八廟屬九墓十古蹟十一恩澤十二五行十三大事十四官屬十五地丁錢糧十六經費十七兵十八驛十九名人二十節婦二十一科第表二十二風俗土產二十三石刻著述題詠二十四序錄二十五而以輿圖附之編首其書搜訪周備考証精詳按陽湖孫氏為有清一代大儒尤邃於輿地考據之學以之任編纂採集之責其書之精博自不待言今考

其書敘論斐然。幾於言皆有據。而其最足慰人意者。厥為州縣山水各屬。於州治之沿革。地理方位。山川脈絡。考訂備極詳備。蓋其於稽古。尤有所長。其餘各屬。大抵亦皆有實錄。非苟而已。州治有三屬縣。是編卷一至卷四。皆並及之。季以三屬各請自為一書。故自第五卷以後。遂專志州治。據州志宜並詳所屬。是編體例。前後兩歧。未免自亂其例。又第六卷國屬一篇。以宜併入沿革。較為有體。此外各人一篇。亦不免間有疏漏。如弘治正德間。開奉恩池。皆為州人。而纂修志乘者。是編乃無一語及之。未免可議。然瑕不掩瑜。名家手筆。與奉行故事之作。自異。其趨。又考其書。編首有州牧張曾序。序是如此。編蓋明初所撰。卒之後。曾序之所持行也。

道光鄆州志五卷 道光十三年癸巳刊本

清直隸鄆州知州吳鳴捷纂。州同譚瑞等修。鳴捷字蔗鄉。安

徽歙縣人。嘉慶六年辛酉進士。道光八年丁亥。奉檄來知州

事。考鄆縣志。自康熙五年丙午。州牧顧耿臣續修之後。乾

隆中任明經。曾有鄆坊通志稿本。而未付刊。則是自顧志迄

今。郡志之不修。已百六十餘年矣。鳴捷治斯土。乃延譚瑞

等設局重修。閱八月而書成。凡為卷五。為志四。曰輿地志。曰

建置志。曰人物志。曰藝文志。而以輿圖序。目錄。凡例。職名。以

及捐修名次等。列之卷首。不入卷次。於各志之下。別分子

目。類相從。考其書。大抵因循顧志。增補改訂。刪繁去冗。成

星野之說。本無足徵。占驗之說。尤涉怪異。舊志列之卷首。

殊非志體。為書概為刪略。頗稱有見。又如鄆郡屢受洛水之

災。是志山川則附洛水考一文。錄自任明經鎮志稿本。州縣

既具識。越徵引復不沒前人。餘如村莊市鎮地丁里甲解鋪

倉庾等門。紀載皆較舊志為詳備。而風俗一門。既無殊於他

邑。樂典樂章。又為國家之通禮。十邑雷同。為編概從刪略。尤

為有見。惟輿地志中。疆域先於沿革。不免失序。且紀事物產

列於輿地。地丁里甲兵防學校墳墓等。列之建置。皆於體例

有乖。綜觀其書。僅有四志。而為目四十有三。依類分目。自難免於牽強。是則立體之未協者也。

光緒綏德州志八卷卷首一卷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刊本

清綏德直隸州知州孔繁樸翰林院庶吉士山西遼州直隸州知州高維嶽纂纂撰字厚菴山東曲阜人賜同進士出身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奉徵來收是州考綏德舊志自順治十八年平五州牧王元世定創修之其後再修於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州牧吳忠誥及繁樸蒞治斯土州志之不修又百二十餘年矣中經同治六年丁卯之亂典籍散失繁樸深嘆不及時補綴代述年湮一州故寔將胥籍淪沒爰有志於重修會邑人高維嶽致仕歸里因延之列局總司編纂始事於光緒二十八年壬寅閱兩載而書成釐為八卷卷為一志首地理志次建置志次氏族志次武備志次秩官志次人物志次藝文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序例目錄修志姓氏與圖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其書首列歷代沿革地圖而各條以說此為普通志之所無開卷犁然深合古人圖經之遺意按州境經同治丁卯兵燹之餘案牘多成灰燼田賦倉儲職官科貢無可徵攷是編本之舊志旁稽諸史考之碑碣搜訪之功要有足多他如綏境為產鹽之所舊志但載鹽課而未載產鹽廠窰不免缺略是編特詳紀鹽廠鹽窰鹽票所從來及當時更改地段情形物產一門亦詳誌

所產豐畜。用運之寔。綏境歷代多兵戎廢興之事。是編武備一志。上紀往事。繼以同治猖獗。匪特陷情事。若此之類。皆較舊志為有體。惟志成於光緒。方志學（四）國之後。而輿圖仍用舊法。不知比例開方。地理猶存星野。又學校志詳載先賢位次。及禮樂圖譜。斯並開國之通典。非一州所得專。牽連並錄。殊為無謂。然瑕不掩瑜。其書亦未可廢也。

乾隆三水縣志十一卷 乾隆五十年乙巳刊本

清三水縣知縣葛德新修。陽湖孫星衍纂。德新字心銘。山西浮山人。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由監生奉檄來攝邑篆。按三水縣志。創修於明萬曆九年辛巳。邑守秦渠再修於清康熙十六年丁巳。邑守林達泰。其後百有餘年。未聞有續修者。乾隆四十七年壬寅。邑侯齊曉航攝篆於茲。嘗有志於重修。未竣事而公有石泉之補。德新承繼其任。適大中丞畢沅檄所屬修其志。乘德新因設局重修。延陽湖孫星衍主其事。書成九十有一卷。釐為十四部。縣譜一。故城二。鄉鎮亭堡砦三。山屬四。水屬五。城署關橋坊古趾六。壇廟寺觀墓七。職官八。地丁錢糧九。兵防十。名人十一。列女十二。科貢十三。圖序十四。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其書條例雖異於他志。然條理秩然。搜訪周備。蓋陽湖孫氏為有清一代大儒。尤邃於考據之學。以之任編纂採香之責。宜其書之精博矣。今考其各志。簡而有法。叙論斐然。幾於言皆可據。其書不列藝文一目。或有詩文。皆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亦較他志之濫收詩文者為有體。山川地理。皆詳列方位。紀其脈絡。亦不似他志之駢列無次。分星之說。為志乘之通病。是編悉從刪略。尤具卓識。惟學校為一邑教化之所關。是編敘述。殊嫌其

簡略又地丁錢宜并詳古今是編所載僅限於當時制度不足以觀其沿革此其千密一疏能不為之太息也

同治三水縣志十二卷卷首一卷

同治十二年癸酉刊

清三水縣知縣姜桐岡修邑人郭四維纂桐岡字鳳泊山東棲霞人同治元年壬戌舉人二年癸亥進士八年己巳奉檄署萊州邑時三水縣志自乾隆五十年邑侯葛德新重修之後又八十餘年未經纂輯其間輿廢沿革急宜為之採葺桐岡有感於是因設局重修延邑人郭四維總司編纂肇始於同治十年辛未小陽上弦脫稿於嘉平既望共為十有二卷其目為縣圖星野疆域城池縣治建置鄉鎮舖舍壇廟古蹟山川戶口田賦習文學校風俗物產墳墓閭閻職官兵防人物孝子義行封贈眉

壽忠義科名節烈藝文又或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序舊序纂修姓氏凡例目錄列之卷首不入卷次按姜氏自序稱其書成於同治十年辛未然稽其內容紀事定止於十二年癸酉則書成之後繼任蔣居仁當續有增補其書不列總綱以資統係分列類目粗具規模其所紀述大抵因循前志凡所引據採自某書皆標其出典不掠人美有足多者惟志載星野識者所病乾隆葛志併而不錄頗具卓識是編復據康熙林志補入殊為無謂輿圖為志地者之所重是編乃仍襲舊圖不知比例開方之法未免率陋又列疆域於沿革之前是未出縣名先牖縣

境四至八到。不知其所據。亦嫌其後先失序。他如壇廟所紀禮器樂章。皆國之通典。非一邑之所專。人物之外。別出孝子義行。眉壽忠義等目。尤不免重床疊屋之譏。藝文一門。分目至十三類之多。詳列文体。已至全書之半。支蔓破碎。尤屬可議。斯皆通例之所無。不足異於大雅之林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乾隆韓城縣志十六卷 卷首一卷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刊本

清韓城縣知縣傅應奎修。署興安府通判錢坫等纂。應奎字文軒，河南汝南人。乾隆四十七年壬寅，由舉人奉檄來守斯邑。按韓城前志，自康熙四十二年癸未邑宰康行綱重修之後，已八十餘年，未經纂輯。其間時事日殊，人才輩出，當補入者，不啻十之五六。應奎既蒞治斯土，適大中丞畢沅檄所屬修其志乘，因與邑紳徵文考獻，設局重修。屬嘉定錢坫主其事，成書十有六卷，其為類

舊聞曰舊序曰古鼎考曰碑刻考而以序纂修姓氏目錄星野圖考輿圖等列之卷首不入卷次今考其書內容與卷首所列目錄每相應如書中各目多列大綱以資統涉而目錄則但列子目疑卷首目錄為最初所定義列其後體裁或有更革乃未及修正故不免兩岐今考其書條理多出於嘉定錢氏之手錢氏為有清一代學人故其書搜集材料頗稱完備考訂尤極詳審而其最足厭食人意者厥

為釋地一門於斯邑沿革山川道理紀載甚詳職官選舉皆列表以省簡牘年經事緯亦粲然有當於人心聞人列女兩門搜羅宏富紀述詳實尤有足多惟全書體例多異於他志未免標奇立異之處如地理與建置不分學校風俗列之地理皆嫌其所附非類有乖志體又藝文一門分目至十八之多既非專論文體之作既非專論文體之作則條分縷析殊嫌其繁瑣且所錄詩文亦有傷冗濫

如序跋類乃並司馬遷史記自序亦錄不知於意何取斯則未免可議矣

嘉慶韓城續志五卷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刊本

清韓城縣知縣冀蘭泰修。常州廩貢生陸耀通纂。蘭泰山西平遙人。嘉慶十九年甲戌。由舉人奉檄來攝縣篆。時韓城縣志自乾隆四十九年甲辰。邑守傅應奎重修之後。未經纂輯者。又三十餘年矣。蘭泰深恐年久不修。文獻之無徵也。爰於簿書之暇。設局重修。延常州廩貢生陸耀通主其事。書成釐為五卷。卷一為宸翰紀。卷二為續文官表。續武官表。續循吏傳。續科貢表。續例員表。續封蔭表。卷三為續賢良傳。續孝友傳。續義行傳。續方技傳。卷四為續列女傳。卷五為刊誤補遺。其書以乾隆傳志為本。續入乾隆四十九年甲戌以後近事。而斷至嘉慶二十二年丁丑為止。其山川建置田賦等。凡傳志已詳。而無所更易者。概不復贅。故名曰續志。其傳志有援據偶誤。或疏漏宜補者。則別為刊誤補遺一卷。又乾隆四十九年甲戌以後。有應入續志。而單文隻義。不能別成一篇者。亦附錄焉。今考其書體例。一仍傳志之舊。稽其所續。以人物為最多。科貢次之。職官又次之。大抵皆有關於文獻。刊誤一門。於舊志訂謬補缺。亦皆言之有據。惟列宸翰紀於簡首。考其所錄。皆乾嘉兩朝。邑人王杰所受殊恩。似宜並入王杰傳。

中。不應別立一門。是編乃以之列冠簡首。未免非其例矣。

民國十八年己巳排印本

民國卯乾區行政長兼卯縣縣長劉必達等修。華溪史秉貞等纂。必達字明甫。浹西華陰人。同州中學校畢業。民國十七年戊辰二月奉命來攝邑篆。按卯自民國九年壬子改州為縣。縣志猶付闕如。州志則自清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州牧王朝爵重修之後。未經纂輯者。亦一百四十餘年矣。必達既蒞治斯土。適浹西有政府徵求各屬志書。必達深恐再歷多年文獻益不足徵。於是周咨博訪。設局重修。延華溪史秉貞總司編纂。書成未及梓行。而必達以事解職。繼任天津趙晉源復加重理。而付之剞

卷部

刷。凡爲卷二十者一類首沿革次疆域次地理次軍事次職官次建置次戶口次財政次交通次農業次教育次警政防團次自治次風俗次社會次物產次人物次祠廟次藝文次雜記。又或於各類之下別分子目而圖繪列之編首其書分列類目大抵照豫陝甘新志材料所訂體例而畧加增益自先宣以來新政次第施行是編於各項新政若交通實業教育自治等皆各立專志以紀之大體而無不括按卽邑舊志直隸州鎮澤化長武三水三縣故舊志山川村堡人物耆及三邑是編所錄凡採自舊志者除卽邑之外概不濫入頗稱核定社會一門爲斯志

之制體於濟貧、公廩、等社會事業。記載殊為詳備。其他各類亦皆有表錄。惟志成於民國。際茲方志之學業已倡明。而輿圖不知比例。開方地理猶存星野。未免可哂。又凡例積選採諸書。文字有過於高古難讀者。酌加改易。古今尤無此體例也。他如職官、但紀文職。不列武弁。亦嫌其疏畧。蓋倉卒成書。率陋之虞。固難免也。

卷部

乾隆長武縣志十二卷附後一卷嘉慶二十四年己卯增補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刊本

清長武縣知縣樊士鋒修陽湖舉人洪亮吉等纂士鋒字龍泉山西臨汾人邑貢生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八月由靖邊縣知縣調任斯邑按長武古隸於邠明萬曆十一年癸未始置縣志乘之作則清康熙十五年丙辰邑守張純儒始創修之及士鋒蒞治斯土邑志之不修又百有餘年矣通州守王公續修州志敬所屬各縣修其志來士鋒修因設局重修延陽湖洪孝廉亮吉主其事相與發起(凡例)未竟厥功而亮吉南旋復延扶風李孝泰交廣續從事肇始於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之冬至四十八年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癸卯十一月而全書告竣釐為十有二卷縣境沿革表第一縣境山川表第二縣境故城今城表第三縣境橋亭鎮堡寺廟表第四縣境衙署坊市鄉遞表第五縣境道里表第六縣境地丁銀糧表第七秩官表第八科貢表第九九品表第十藝行表第十一列女表第十二而以輿圖列之端首其書條例頗異於其他志乘全書皆用表以省簡牘不以文字見長年經事緯而縣之沿革疆域山川賦役兵夫職官貢舉名賢列女無不賅舉獨得保存故寔之法亦方志中之別開生面者以視虛載案牘詳文節婦姓名累冊不休者反不如列表之有功於史學也惟方

志人物宜較史籍為詳是編但存姓名而刊其事未免可議又於丹店指為劉黑闥投唐處於城濠則云當涇漆黑諸水所經泥沙易淤每歲挑濬按劉黑闥始終未為唐臣亦未嘗至丹店何云降唐此考古之訛也長武城距高原上涇水在北漆黑水在南距城俱二三十里之遙城濠終年無水淤沙挑濬之說則似諸水逕濠所致此則據今之謬不得不為之指摘也又考編末有後附一卷為嘉慶二十四年己卯邑侯李大成之所續刻首為縣志摘訛辨次為李氏所為碑記詩文則此本蓋嘉慶之補刊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宣統長武縣志十二卷 宣統二年庚戌排印本

清長武縣知縣沈錫榮修邑人王錫璋等纂錫榮字吉卿浙江山陰人候選知府補用直隸州宣統二年庚戌由郿縣知縣調任斯邑按長武縣志自乾隆四十八年癸卯邑事守樊士銓重修之後嘉慶二十二年己卯邑守李大用雖加增補然僅限於職官其他建置賦稅選舉人物皆付闕如是邑志之不修寔已一百二十餘年矣其間興廢沿革事多可記錫榮深以志久不修舊聞之放失為憾於是設局重修近邑人王錫璋等主其事書成釐為十有二卷其目為縣境沿革第一縣境山川第二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境故城今城表第三縣境橋亭鎮堡寺廟表第四縣境衙署坊市驛道表第五縣境道里表第六縣境地丁銀糧表第七表第八科貢表第九九品表第十表第十一列女表第十二而以金石錄藝文附之縣境橋亭鎮堡寺廟表之後今考其書體例大抵皆因循乾隆樊志之舊各門皆用表以省簡牘不以文字見長又各表皆以前志各條列之於前而以續表附之其後又舊志疆域城池各圖率皆簡畧是編特加另為細增用比例開方之法頗稱詳確惟自光緒中華以後新政已漸推行若郵政學堂勸學所等志中皆未言及實為鉅漏蓋但知因襲

而無所通變宜其書之疏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民國安塞縣志十二卷卷首一卷

民國三年甲寅鉛印本

民國安塞縣知事安慶豐修邑人郭永清等纂慶豐字熙軒陝西綏德人清舉人民國元年壬子奉簡命來守斯邑考安塞古為隄地秦漢以來置高奴縣隋唐五代皆為金明縣宋始置安塞堡元初升為縣明清因之屬延安府民國初縣屬安塞縣有志始於清順治十八年辛丑邑守李璋定創修之其後二百餘年未有修者而同治六年丁卯同變之亂舊志原板復被焚燬反正之後民間藏本亦蕩然無存迨慶豐蒞治斯土既愍典籍之無存案卷之散失復懼志久不修文獻無徵史事之無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聞也爰於簿書之暇設局重修延邑人郭永清及其二子超群超倫主其事越三月而書成凡為卷十二卷為一志首地理志次建置志次秩官志次選舉志次田賦志次風俗志次鄉賢志次烈女志次物產志次紀事志次藝文志次拾遺志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以類相從而以凡例序文纂修職名總目列之卷首不入卷次案安邑舊志散佚無存是編蒐求考覈有如創修分門別類秩序井然纂集之功要有足多與圖用比例之法山脉河流清晰詳核尤足為法又民國以來新政次第施行是編秩宜一門於科員警察長校長等概行列入殊為有見風俗

志習尚禮儀一項多為安邑特有之風俗紀載之餘間有許論隱寓提倡革新之意裨益後世亦有足取惟學校列於建置人瑞列於選舉未免附非其類有乖志體况秩官志有文官而無武升考安邑自同光以來兵燹匪亂連年蹂躪武備之事不可無紀是編乃以民團警兵附之田賦似嫌其率陋至如風俗志所載時令又為全國普便之習諺方言亦難免掛一漏萬之憾物產志連篇累牘詳列名目有如類書無關特產紀事志雖錄歷代事蹟抄襲史書方之志體似有未安又歷代祥異所紀多迷信之談至於藝文志一門但錄有關於地方政治風化之詩文而不載書目則猶不知文徵典藝文之別其識趣可知矣總之其書之成未及百日既無舊志足以因循搜集考訂創始寔難難間有率陋之處亦無容深責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嘉慶中部縣志四卷 嘉慶十二年丁卯刊本

清中部縣知縣丁瀚修。邑人張永清等纂。丁瀚字默甫。江蘇無錫人。嘉慶九年甲子。奉檄來宰斯邑。時中部縣志自康熙三十二年癸酉。邑宰李煦創修之後。已百一十餘年。未經纂輯。丁瀚深以年久失修。舊聞之放失為憾。於是設局重修。延邑貢生張永清等主其事。肇始於嘉慶十二年丁卯春。不數月而全書告竣。都為四卷。卷一為輿圖。地輿志。建置志。卷二為祀典志。賦役志。風俗志。職官志。卷三為選舉志。人物志。節孝志。卷四為藝文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其書倉卒成編。率陋之處。在所不免。舉其尤者。約有數端。學校列之建置。僅紀其修建年月。未免輕重失宜。此其一。祀典志所載。札樂祭器。皆國之通典。于邑雷同。非中部一邑之所專。此其二。邑志物產。當舉其特有者。是編乃巨細不遺。有似類書。此其三。風俗一門。所紀皆普通習慣。殊嫌其無謂。此其四。祥異荒政。列之風俗。未免所附非類。有乖志体。此其五。人物志之外。別出節孝志一門。重床疊屋。一似節孝非人物者。此其六。藝文志不載所錄詩文。頗覺冗濫。此其七。若此之類。皆其疵漏。惟賦役一門。紀載尚稱詳審。地輿建置。人物各門。所載亦尚無鉅。是其纂輯之功。亦未可沒也。

光緒靖遠縣志稿四卷 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刊本

靖遠縣知縣丁錫奎修。己丑舉人白翰章等纂。錫奎字蘭臣。甘肅秦安縣人。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以進士奉檄來守斯邑。按靖邑前志。自嘉慶二十二年丁丑。邑令黃沛重修之後。邑志之不修。已八十餘年矣。迨錫奎蒞任。圖經典籍。散佚殆盡。錫奎深以志乘久缺。文獻無徵為懼。爰就簿書之暇。設局重修。延儒學訓導白翰章等主其事。書成凡卷四。為志十二。曰輿地。曰建置。曰戶口。曰田賦。曰風俗。曰兵防。曰職官。曰人物。曰藝文。又於各志之下。別分細目。其書体例。精審周詳。以類為條。分纂併類。頗有足取。稽其內容。大抵酌採嘉慶黃志。並偷郡保安各志之可為印証者。蒐集考訂。編集成編。凡所援引。概註出處。語皆有據。不掠人美。深合著述之法。又星野之說。寔出俗例。是編病其附會。略而不錄。亦殊有見。輿圖悉用新法。清晰醒目。頗稱詳審。沿革概取其確而有徵者。舉凡通套之語。皆從刪略。又如校舍列於建置。而學校各條。另為一志。尤較他志。淆混依附者。為有体。職官人物。舊志採輯頗多牽混。如寧夏人趙爵督將軍。舊志作安邊人。是書悉為更正。雖其炳燿史冊。亦弗敢攀。可稱謹嚴。又其書於之兩岐。無從斷定者。則兩存之說。如沿革志中。引府

乾隆宜川縣志八卷卷末一卷乾隆十八年癸酉刊本

清宜川縣知縣吳炳纂修吳炳南豐人乾隆二年丁巳進士十三年戊辰冬奉檄來攝縣篆按宜川為魏定陽邑漢置定陽縣晉省西魏置義川縣北周改曰丹陽隋復改曰義川宋人曰宜川明清因之屬延安府邑舊無志乘及吳炳蒞治斯土適大中丞陳公撫陝檄所屬修其志乘吳炳因於簿書之暇范閱羣書凡繫斯邑典故悉搜錄復取通志郡志參互考證訂謬補缺凡三易稿而成書八卷惜是本自第四卷以上皆闕無從觀其全本今據其殘存之五卷考之第四卷為祠

重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祀志第五卷為官師志第六卷為選舉志第七卷為人物志第八卷為藝文志又於各志之下列分子目而以雜記後序列之末卷不入卷是與圖地理建置田賦各志皆散佚全書條理秩然蒐訪亦尚稱周備選舉一門歷舉各代科目次第名氏殊有資於考證惟職官志徒載姓氏不詳其就任年月且但載文職不詳武弁未免疏畧藝文志中雖採奏疏又非盡專指一邑者似無收入之必要不免張大冗濫之譏又雜志志餘為志乘之謬習是編雜雜記一門類紀事而非紀事尤未免有傷蕪雜總之是書蓋瑕瑜互見千密一疏固不足

以為詬病也

重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嘉慶洛川縣志二十卷卷首一卷 嘉慶十一年丙寅刊本

清洛川縣知縣劉毓秀纂修。毓秀字芝亭，江西廣信府上饒縣人。乾隆三十六年辛卯舉人。嘉慶三年戊午，奉檄來知縣事。八年癸亥，接運滇銅。十年乙丑回任，考洛川縣志。自明萬曆三十年壬寅，邑守蕭九成始創修之，其後再修於清順治十七年庚子，方伯陳煥及毓秀皆守斯邑，邑志之不修，又一百四十餘年矣。會大中丞方公巡歷茲土，深以舊志之疎畧為病，毓秀因搜訪裒輯，設局重修，成書二十卷，為類凡十有八：首星野，次建置，次疆域，次山川，次城池，次公署，次封爵，次職官，次學校，次祠祀，次寺觀，次物產，次風俗，次選舉，次名宦，次人物，次藝文。又於各志之下，間或別分子目，而以叙目。凡例原叙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其書大抵因循順治陳志，訂補缺粗，其規模搜集材料，亦尚稱周備。按舊志學校僅紀建修年月，凡所不備，是編悉為增補，詳載無遺。又風俗物產教養攸資，舊志多闕而不載，是編亦悉採各志補入。且凡所引據，皆一一標其出典，若此之類，固較舊志為有體。然疏陋之處，亦所不免。舉其尤者，約有數端：志以輿圖為主，是編僅繪總圖一幅，不過畧得其形似，其失者一。地理建置二者頗多

混淆，立体未安，其失者二。學校祠祀二門，詳載儀制，殊非一邑所專，其失者三。藝文一門，雖採奏疏詩文，頗傷支蔓，其失者四。綜上諸端，胥其紕漏，固不得不以責賢者也。

康熙延綏鎮志六卷

光緒七年辛巳補刊康熙十二年癸丑刻本

清延安城堡同知譚吉璉纂修。吉璉字舟石，浙江嘉興人。康熙九年庚戌，由弘文院中書舍人出為延安城堡同知，來守延綏中路。考延綏之有志，自明時巡撫都御史王汝梅、榆林兵備副使趙雲翔始立意創修，而未及成。書萬曆三十六年戊申，巡撫都御史鄭汝璧、涂宗濬、劉敏寬、榆林兵備副使劉餘澤復相繼纂修，鏤板以行。兵燹之後，復散佚不全。及吉璉蒞治斯土，鎮志之不修已七十餘年矣。吉璉愍典籍之散失，懼文獻之無徵，爰請之上憲，設局重修。未期而卒業，都凡六卷，分為二十有四司。

重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其目曰圖譜、曰天文志、曰地理志、曰建置志、曰祠祀志、曰兵志、曰食志、曰官師志、曰人物志、曰選舉志、曰紀事志、曰藝文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按延綏鎮者，榆、綏舊塞也。昔秦開榆中地千里，大約直抵河南朔方北地。新秦中而計之，非專指斯土，即隋之榆林郡亦復如是。古今異地，凡非鎮治者，是編概不濫書。如榆中男、北地太守、朔方節度使之類，皆從刪略。又舊志載延慶兩府及州縣，是編亦從刪汰。所載惟自定邊至黃甫川三十六城堡而已。蓋州縣各有志，不容混淆。凡所處置，頗稱謹嚴。又舊志有河套圖考一卷，是編特立河套一門。

於邊牆河套禦邊紀載備極詳備。凡志之為邊陲要區者，其

志乘皆宜奉為楷模。又延綏自明末以來，屢經兵燹，是編兵志一門，於兵制馬政軍器烽火考古証今，紀載甚詳。紀事志年經事緯，尤足資參証。惟風俗景致率多畧著數語，刊其事寔不免疏漏之譏。歲時所紀自元旦以至除夕，率皆各地所同，雖多亦其以為藝文分志。自二十六類之多，既非專論文法之作，則條分縷析殊嫌其繁冗。綜此諸端，胥其可議。又考其書卷三之更二，末有光緒七年辛巳楚南蘭亭氏譚仁芳題記一則，謂鎮志重修成於城堡同知譚公吉璉之手。官師志武職姓氏載至康熙十二年止。後來者缺焉。府志修於道光二十一年，雖續有開列，未能與鎮志合為一書。余講武餘閑，依次查考，遂補刊於後。是知其書凡紀康熙十二年癸丑以後之事，皆光緒七年辛巳楚南譚氏之所增補也。

重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乾隆永壽縣新志十卷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刊本

清永壽縣知縣蔣基修、江蘇鎮洋縣貢生王開沃纂修。蔣字亦堂，江蘇元和人。乾隆四十年乙未進士，五十年丙午奉檄來守斯邑。按永邑舊有志，自康熙七年戊申邑令張煜修輯之後，迄今又百二十年未嘗纂輯。迨蔣基來守斯邑，慨邑志之失修，爰於簿書之暇，設局重修。延鎮洋貢生王開沃主其事，趙二載至乾隆五十六年辛亥而全書告成，都凡十卷，分爲十有四門：曰天象、曰地輿、曰古蹟、曰建置、曰風俗、曰土產、曰賦役、曰祀典、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曰別錄、曰補遺。而於各門之下，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別分子目，以類相從。考其書內容，大抵因循康熙張志，增訂諸案，次而成編。案輿圖者，志地者之所重，而疆域圖爲舊志所無，是書爲之增繪，並以勾股法計里開方，縱橫經緯，山川城鎮，瞭然在目，頗稱精詳。又其各類，凡有所紀，言皆有據，事徵博引，考証周詳，間或附加按語，亦多具卓識。且引錄必標出處，亦屬有體。惟學校列於建置，已非志體。若謂學校之營建，事屬建置，則書籍目錄集，又何涉於建置？可謂名實兩乖。且其書中，即一蠲之徵，亦不憚詳紀，尤爲無謂。又如風俗土產等條，亦雜引羣書，殊嫌其龐雜無厭。夫志之所以紀土產者，蓋重其爲一邑之特

有者也。今乃雜引他縣志乘，殊同類書，尤屬可議。如祀賦役，則於賦役全書，全國皆然，何勞邑志爲之轉載？祀典則但錄廟宇壇壝地址，以及修建情形，與建置無殊。果必涉於典禮耶，雖觀其書，實瑕瑜互見之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光緒永壽縣新志十卷卷首一卷 光緒十四年戊子刊本

清水壽縣知縣鄭德福修邑板貢生趙奇齡等纂修

安徽涇縣人光緒十一年乙酉以舉人奉檄來守斯土按察邑

自乾隆五十六年辛亥邑令將舊志修邑志之後迄今已九十

餘年未有修者德福蒞任三載乃延邑人趙奇齡等設局重修

志踰年而書成都凡十卷分爲十有四門曰天象曰地輿曰古

蹟曰建置曰風俗曰土產曰賦役曰祀典曰職官類職官表曰

名宦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曰別錄又別分門以類相從附於

各門之下而以序例圖纂修姓氏目錄列之卷首不入卷次今

續修四庫全書目 卷 部

考其書大抵因循舊志體例或間有增補而已其於顧志之失

疎於更正疆域等圖皆仍其舊僅新增觀音泉等圖頗爲粗率

他如志書成於光緒中葉際茲方志學倡明之後而輿圖乃不

知比例問方同新法繪製殊屬卑劣將志學校列於建置是事

改置祀典仍未合體所惟所記事實較詳於舊志耳又於學校

一目中雜以崇祀一門目二者混淆製學校爲二亦不知所取

義謂爲錯簡則其頁目依次排比未有漏誤實不解其故也其

從祀崇祀二目雖爲新增然亦爲各邑皆然似屬無謂按同光

之間西法東漸行而是編於新政設施概無所紀是其大酒差

有可取者則職官類中之職官表尚爲周詳又別錄中紀兵一

目對於同治初亂所紀尚稱詳切而已餘觀其書因襲者多採

補者大無可免於率陋之譏也已

續修四庫全書目 卷 部

雍正宜君縣志不分卷 雍正十年壬子刊本

清署宜君縣知縣查遠等纂修。查遠浙江仁和人。雍正六年戊申。以三原縣縣丞。來署縣事。按宜君為漢左馮翊郡。魏初縣地。東晉置宜君護軍。後魏改宜君縣。又置宜君郡。隋初廢郡置州。唐貞觀州縣俱廢。尋復置縣。明屬延安府鄜州。清因明制。無所更革。邑舊無志。來。迨查遠蒞署斯邑。憫邑志不修。文獻之湮沒無聞也。爰設局纂修。草創未成。而改調他任。雍正八年庚戌。吳縣沈華奉署斯邑。復賡續之。未及終編。雍正九年辛亥。又奉移武功。不欲其事之中廢。爰於簿書之暇。董理

卷

部

成書。不分卷次。分類三十有四。曰沿革。曰疆域。曰風俗。曰形勝。曰城池。曰鎮堡。曰古蹟。曰山川。曰公署。曰學校。曰坊表。曰倉場。曰籍田。曰驛鋪。曰關梁。曰戶口。曰地畝。曰站支。曰鹽法。曰兵制。曰祠祀。曰寺觀。曰墳墓。曰職官。曰宦蹟。曰進士。曰鄉舉。曰貢選。曰武科。曰武職。曰人物。曰封陞。曰物產。曰藝文。以而輿圖及序列之編首。跋及後記。附之書末。按沈華自序。謂分類三十有六。然考其內容。實只三十有四類。或為沈氏之筆誤歟。是書體例與其他志書。頗有不同。然分類亦尚稱完備。言簡而意賅。是其優點。蒐集材料。亦甚詳盡。惟形勝一門。

只城據山巖。地當孔要八字。空洞簡陋。毫無事實。戶口一門。原為人口統計。而是書但記丁稅銀數。於人丁數目。反致闕如。物產一門。雖不必駢列名物。然是書只列虎鹿野鷄榛子核桃五種。復無說明。則珠璣其簡陋。藝文一門。建國或為修建祠廟之記。或為疏奏之文。或為遊興遣懷之詩。多無與於邑之政教風習。是不知文徵與文獻之別也。

卷

部

萬曆富平縣志十卷

附本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重刊萬曆十二年甲申

明富平縣知縣劉克修頻陽孫玉揚纂劉克修字景澤號鍾所新安人萬曆八年庚辰由舉人奉檄來宰斯土。案富平自晉始置縣其後代有吏革明屬西安府邑舊有志創於嘉靖間縣丞李業惜其辭皆勦襲州志不足以盡一邑之文獻且下距劉克之蒞治斯土已二十餘年興廢沿革亦多可紀者劉克有惑於是爰於萬曆十一年癸未延邑人孫玉揚設局重修始事於癸未六月至十二年甲申正月而全書告竣總為十卷卷一為地圖考卷二為地形志卷三為建置志卷四為祠祀志卷五為官守志卷六為鄉序傳卷七為選舉考卷八為田賦卷九為習俗志卷十為溝渠志其書但列總綱不列細目王漁洋嘗言志書中文簡事核訓辭爾雅無如康對山之武功志他若王漢陂志鄒最淫野志高陵韓五泉志朝邑喬三石志耀劉九任志鄒張光華志華孫立山志富平皆媲美對山者是其書蓋深為時之所重考其所紀載條理井然而簡嚴古質卓然自成一家誠如王氏之所論凡山川城郭古蹟宅墓皆括於地形官署學校則歸於建置祠廟寺觀則總以祠祀戶口物產則附於田賦藝文則散附於各條之下以除冗濫官守則善惡並著以寓勸懲宏綱細

目包括畧備蓋方志陋習多誇飾風土而此志獨能提其綱要故文省而事不漏在明季方志中可以謂之魁楚矣

萬曆富平縣志

卷

部

乾隆富平縣志八卷 乾隆五年庚申刊本

清富平縣知縣喬履信修。洛陽張維圖等纂。履信河南商水籍。僱師人雍正十三年乙卯。由進士奉檄來攝斯篆。適值上憲奉旨纂修通志。檄郡邑修其志來。故履信下車伊始。即謀修志之舉。時富平前志自明萬曆十二年甲申。孫立山撰次之後。越六十餘年。至清順治初。韓斗山復續修之。成書若干卷。而未經刊行。考其歲月。距今已八十餘年矣。以八十餘年中。創隨時異事。與年集履信懼年久不修。文獻之無徵也。於是設局重修。閱歲而全書告竣。釐為八卷。卷一為曰圖增。星野。建置。卷二曰山川。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河渠。賦役。卷三曰鄉甲。學校。典禮。卷四曰職官。卷五曰選舉。卷六曰名宦。卷七曰人物。卷八曰祥異。藝文。又間於各志之下。附以子目。其書大抵因循舊曆甲申孫志。及順治韓氏志稿。正訛補缺。蒼萃成編。措其得失。蓋多可論。并鬼為秦蜀二省分野。非富平一邑所能當。而是編星野。乃首例并鬼二宿。其失一也。山川一門。考數每多失寔。如謂玉鏡山即寨字記所云明月山。在縣西二十里。是以明月即頻山。頻山即土門。是則頻門非頻山。是編誤而為一。未免疏陋。其失二也。名宦宜附之職官之後。是編乃別立一門。列之選舉之下。殊嫌其兩櫛。其失三也。典禮一

門所載多全國通制。不專於一邑。其失四也。藝文不載書目。所錄詩文。亦有傷冗濫。其失五也。惟鄉甲一門。為斯志之創體。於鄉堡戶口。里巷風俗。紀載綦詳。立意至善。建置河渠。賦役諸門。皆依據事實。頗有足錄。是其優點。要之其書蓋得失參半之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乾隆富平縣志八卷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刊本

清富平縣知縣吳六鰲修戶部江南司主事胡文銓等纂六鰲字拊堂江西宜黃人乾隆四十二年丁酉由舉人來知縣事時富平縣志自乾隆五年庚申邑守喬履信重修之後已三十餘年未經纂輯六鰲既奉檄簡調斯邑臨行謁巡撫畢沅畢公囑其留心志事故蒞治之始即申諭邑中縉紳設局重修閱數而歲事釐為八卷卷為一志首地理次建置次貢賦次水利次職官次選舉次人物次藝文又間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圖繪列之編首其書大抵因循乾隆庚申喬志間亦有所更易茲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集材料頗稱豐富各門皆依據事實而不虛凡所徵引皆一一標其出典深合著述之法而其最足令人饜足者尤在考証之詳明不誘俗說凡舊志之考覈失寔者皆於前証刪削之處別加案語如地理志玉鏡山一條下加按語云賈志土門山一名玉鏡山在縣東北魏書地形志土門縣有土門山故城在縣北然則土門山或更兼玉鏡山之目喬志謂玉鏡山即寰宇記所云明月山在縣西二十里者是以明月即頻山頻山即土門仍混為一山矣殆沿前志而誤又如土門山一條亦加案語以証土門之非頻山諸如此類所在皆是水利一門記載亦殊詳

核頗能補舊志之所未備惟藝文不載書目所錄詩文亦頗傷冗濫兵事武備皆為志之所重而是編乃付缺如尤為鉅漏又風俗為人事不當列之地理未免所附非類有乖志体斯並酌衷之未當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光緒富平縣志稿十卷卷首一卷光緒十八年壬辰刊本

清富平縣知縣樊增祥修。旌德譚慶等纂。增祥字雲門。湖北施南人。光緒十二年丙戌。由進士奉檄來攝縣篆。時上距乾隆四十三年戊戌。邑守吳六鰲之重修邑志。已百有餘年。中經同治初元回捻之亂。地方凋敝。文獻無徵。及增祥蒞治斯土。懼不及今修輯。舊聞將益放失。不可考也。於是設局重修。延旌德譚慶主其事。編輯未及匝月。會增祥奉調長安。繼任焦雲龍。復慶續將事。甫四閱月。增祥膺內難。雲龍復調治長安。譚慶亦叠遭期功之喪。其事遂輟。旋因邑紳田補山之促。更就採訪所及纂輯

富平縣志

卷

部

成書。通漢南劉鏡事。撤來知縣事。譚慶以書相附。乃集手民付之剞劂。都為十卷。卷一為地理志。二為建置志。三為風土志。藝文志。金石志。卷四為經政志。卷五至卷六為人物志。卷七為人物志。官師志。卷八至卷九為節孝志。卷十為故事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纂修捐梓姓氏自錄。則言宸翰列之卷首。不入卷。其書大抵因循前志。間亦有所更易。或補其缺漏。或正訛誤。舉其優點。約有數端。舊志與圖失之粗劣。僅得其形。似是編用開方比例之法。為繪新圖。較為詳核。此其優於舊志者一也。舊志星野多出附會。是編悉從刪削。易之以星

度。頗稱可見。此其優於舊志者二也。舊志藝文。但錄各家詩文。頗傷冗濫。是編做漢書藝文志之例。僅錄書目。深合志法。此其

優於舊志者三也。金石文字。與史事所關至鉅。舊志缺而不錄。寔為鉅漏。是編悉為增補。頗稱有見。此其優於舊志者四也。其他各門。記載亦皆頗有寔錄。實而不虛。復於其間列表。以明升降遷遷之迹。最繁複錯綜之數。如地理志。則有沿革表。人物志。則有科目表。選舉表。仕宦表。節孝表。故事志。則有職官表。職官斯土者。是編乃以職官表列之。人物志。未免所附非類。又節孝亦人物也。乃於人物之外。刻出節孝二門。一如節孝非人物者。亦嫌其有乖志例。志餘雜志之名。寔出俗例。是編故事一門。踵行此例。似亦可議。然瑕不掩瑜。終不失為方志之佳作也。

富平縣志

卷

部

嘉靖高陵縣志七卷

光緒十年甲申重刻嘉靖二十年辛丑刊本

明呂枬纂修呂枬字仲木高陵人抗涇野學者稱涇野先生正德三年戊辰登進士第一授編修累官禮部侍郎立朝持正敢言學守程朱與湛若水鄒守益共主講席三十餘年卒年六十有四四方學者咸設位持心喪謚曰文簡所著有周易說翼尚書說要毛詩說序禮問春秋說志四書音問宋四子說說涇野子內篇涇野詩文集等書是編亦先生之所纂輯也案高陵自秦始置縣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高陵即其地也後漢為左馮翊治三國魏改曰高陵其後代有更革明復曰高陵屬西安府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舊志創於弘治三年庚戌邑人劉傑惜其書多所挂漏先生既病舊志之疏畧復懼文獻之無徵也因有意於重修宏治十四年辛酉既舉於鄉即事斯志往來京師篋載以行入翰林後越秦晉歷海河奔馳千里稿未成志垂四十年至嘉靖二十年辛丑草創粗就會將江津孫效賢以蒲城儒學教諭陞知高陵開志於先生刊而行之凡為卷七為目凡十有二曰地理志曰建置志曰祠廟志曰戶租志曰歷數述曰禮儀抄畧曰職官考曰官師傳曰人物傳曰科貢間傳曰邸宅陵墓其書詞簡而事該僅立六綱不分細目而條例僅嚴一循古文無復分門立類之

規較他志之條例龐雜者差為勝之地理建置戶租各門皆依據事實而不虛王士禎謂其文簡事核訓辭爾雅之與原對山武功縣志韓五泉朝邑縣志改義非虛譽也惟禮儀抄畧所錄多國家通制非高陵所獨有乃亦別立一門此則如幾所論天文諸志誤學史記者也又藝文所以考一邑之文獻是編乃缺而不錄是則不得不以責賢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雍正高陵縣志十卷 雍正十年壬子刊本

清高陵縣知縣丁應松修。邑人樊景顏等纂。應松字錦持。一號易東。浙江嘉善人。雍正九年辛亥。由舉人奉檄來守斯邑。案高陵縣志。前有嘉靖二十年辛丑。邑人呂柟所纂高陵縣志七卷。與路田之志三原。對山之志武功。並見稱於時。越三十年至隆慶間。邑人呂幼開更重修之。述及有清。康熙四十二年癸未。邑侯王基溥復加補輯。又十四年至康熙五十六年丁酉。邑侯熊士伯更擬重修。延邑人樊景顏主其事。未及觀成而卒於官。及應松蒞治斯土。懼其事之中輟也。於後延景顏續從事。書成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釐為十卷。卷一曰地理志。卷二曰建置志。卷三曰賦役志。卷四曰官師志。卷五曰選舉志。卷六曰至卷七曰人物志。卷八至卷十曰藝文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圖繪列之編首。其書文簡事核。詞辭爾雅。蓋猶紹呂涇野之遺意。分列類目。亦尚稱完備。渠堰水利。與民生所關至鉅。舊志所載。殊嫌其簡畧。是編地理志所增治水職官。受水利夫。用水則例。於斯邑水利。紀載最詳。其他各門。大抵亦皆有實錄。實而不虛。惟星野一門。多出附會。物產一門。侈陳名物。禮儀一門。抄撮汎濫。且所載皆國之通禮。十邑雷同。殊為無謂。藝文一門。不載書目。

所錄詩文。皆紀事詠物之作。亦不免失之冗濫。且自錄所作詩文。無論如何。要難逃後日之誹謗。又其書雖成於雍正十年壬子。然稽其紀事。實止於乾隆十二年丁卯。則壬子之後。官斯土者。當續有增補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光緒高陵縣續志八卷 光緒十年甲申刊本

清高陵縣知縣程維雍修。所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史館編修。邑人白遇道等纂。維雍字峻卿。福建歸化人。光緒五年己卯。奉檄來攝斯篆。案高陵前志。重修於雍正十年壬子。邑守丁應松。及維雍蒞治斯土。甲子再周。蓋已百五十餘年。此百數十年間。興廢沿革。文獻缺略。苟不愈加修補。將湮沒而不彰。維雍有感於是。因倡議續修。延邑人白遇道董其役。書成。都為八卷。凡為目十。曰地理志。曰建置志。曰祠廟志。曰戶租志。曰禮儀抄略。曰官師傳。曰人物傳。曰科貢間傳。曰邸宅陵墓。曰輟錄。而以圖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繪列之編首。其書蓋依范氏後漢書之例。輯為續志。故其條例一以嘉靖辛丑呂志為準。惟不載歷數官職考二篇。蓋謂其已詳於呂志。無容再贅也。然名為續呂氏之書。而呂氏所錄。此志仍多錄之。蓋病涇野之畧。而欲以詳贍勝之。特以涇野名重。不敢訟言相攻。故諱曰續耳。又雍正壬子志。凡有徵引。皆標其出典。是編倣呂志之例。引用諸書。或足以己意。皆不注其所出。使後人無從考証。則益啟杜撰之門矣。於舊志之訛誤。亦多陳陳因相。不知有所更正。如禮儀抄略之多載通行典制。不專繫於一地是也。惟觀其所敘錄。視冗濫之輿記。尚為有法。雖去涇

野之筆力甚速。亦自有其可取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乾隆涇陽縣志十卷 乾隆四十二年戊戌刊本

清涇陽縣知縣葛晨纂修。葛晨浙江餘杭人。乾隆九年甲子舉人。三十五年庚寅。出宰平利。縣三十八年。癸巳題補涇縣知縣。四十一年丙申。調任斯邑。考涇邑舊有志。創於明成化間。鄉先達侍御李錦。憲纂輯之。嘉靖二十六年丁未。邑守連應魁。重為刊刻。并附拾遺二卷於後。萬曆初。邑守傅好禮。復延邑人魏恭襄作新志六卷。逮大有清。康熙九年庚戌。邑守王際有。更取萬曆傳志而續修之。乾隆十二年丁卯。邑守唐秉剛。復就王志加以增補。此涇邑之前志也。及葛晨蒞治斯土。上距前志之纂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輯。又三十餘年矣。興廢沿革。事多可紀。葛晨懼又缺之無徵也。於是設局重修。成書十卷。凡為志八。曰地理志。曰建置志。曰貢賦志。曰水利志。曰官師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藝文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輿圖列冠編首。其書蓋取康熙庚戌王志。及乾隆丁亥唐志。循其條目。詳者存之。複者去之。更益以丁亥以後三十年來近事。正訛補缺。薈萃成編。凡地理。建置。貢賦。藝文等類。變革不常者。皆一仍其舊。官師。選舉。人物。各門。增補較多。惟其書既多。因循舊志。畧加續補。則何者為舊志。何者為新增。似宜分別注明。以資識別。是編乃茫然

無考。寔非其例。至其体例。既一以舊志為準。不過續修而已。則亦無容議其優劣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宣統三年辛亥排印本

周斯億等纂撰

人來守斯邑時逢

重修之後未經纂

中經同治壬戌之

商之邑之士紳謀

人周斯億董其役。

貢賦水利秩祀

又於各志之下別

卷部

關訪列之卷末

体例多不適用大

因襲如學堂農桑

堰水利尤三致意

表以省簡牘年經

門但錄書目而別

別者為有体、惟其

猶存星野輿圖仍

署局等觀風俗全

金石之附於地理亦立体之未協者也

卷部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刊本

旗

人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由廕生奉檄來守斯郡案鳳翔郡志自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郡守朱琦重修之後其未經纂輯者又五

十年矣。其間興廢沿革。事與年增。皆有待於續修。茲靈阿蒞治。

斯邦因廢肆搜羅重加纂輯延肝江周方炯等董其役肇始於

乾隆三十年乙酉之秋至二十一年丙戌之夏而全書告竣都

凡十有二卷。今爲大綱十二。首輿地。次建置。次祠祀。次田賦。次

聖師次學校次人物次選舉次列女次藝文次紀事次祥異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記。又於各門之下。統以細目。而以序。凡例。目錄。姓氏。圖繪等刻。

之卷首不入卷其書体例大抵因循舊志間亦有所更易瓊集

材料亦尚稱豐富惜其輯所依據故凡所徵引皆不標其出處

使後人無從考証賦役一門僅以賦役全書及乾隆三十年乙

國奏銷為定餘概不贅不知志載賦役宜並詳古今考其沿革

是編乃於乾隆以前情形。皆付闕如。寔為鉅漏。藝文一門。全錄

詩久不載書目。且分類至二十有二。亦嫌其繁瑣。惟學校為教

化之李非如城池脩葺之建置而已舊志附之建置未免本末

倒置是偏特別立一綱殊若有見又選舉門舊志僅載明以來

科貢是偏則上推至漢亦多所增補是則較舊志為優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白水縣志四卷 乾隆十九年甲戌刊本

清白水縣知縣梁善長纂修。善長字慶菴。一字崇一。廣東順德人。乾隆四年己未進士。十五年庚午。奉檄來守斯邑。案白水縣志。創於明萬曆三十七年己酉。邑侯劉夢陽。至順治四年丁亥。邑侯王永命。復纂輯之。及善長來攝斯篆。邑志之不修。已踰百年。苟不亟加修補。將湮沒而不復可考。善長有感於是。因取兩舊本。細加參酌。重為纂輯。成書四卷。分為八綱。首地理志。次建置志。次食貨志。次官師志。次選舉志。次人物志。次藝文志。次雜志。又於大綱之下。繫以子目。其書大抵因循順治丁亥王志。所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收既失之冗濫。休例尤嫌其龐雜。如星野之說。以二十八宿割屬九州。往昔學者。聚訟不決。秦占井鬼。既已疑似。白水一邑。而亦占井鬼。更牛之毛。矣。是編既知其悞。恍乃仍於星野一門。首列井鬼二宿。且於凡例中。牽強附會。強為之解。抑何不思之甚。又疆域列之卷一。地理志中。建置沿革列之卷二。建置志中。是未出縣名。先臚縣境。四界八至。不知為何地而言。端緒殊覺倒置。物產宜紀一邑之所特有。是編乃侈陳名物。有似類書。他如金石文字。與史事之關係至重。邑人著述。與文獻之關涉尤深。是編既不為金石立志。藝文一門。亦不載書目。定為鉅漏。風俗

為人事。乃附之地理。戶口與食貨何涉。而列之食貨。皆概免所附。非類。有乖志體。惟舊志不載科貢。是編悉為增補。又地理建置各門。於斯邑山川墳土。習俗往蹟。蒐羅尚稱詳審。是則差為足取耳。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清鄧縣知縣汪以誠修武功孫景烈纂以誠字櫟存江南江寧

縣人。乾隆十五年庚午舉人。三十九年甲午奉檄署蒙斯邑。四

十年乙未十月授定崇鄆縣志創始於明嘉靖十二年癸巳邑

人王九思寔纂輯之再修於萬歷二十四年丙申邑侯王九集

三修萬曆四十六年戊午邑侯劉鏤四修清康熙二十一年壬

成邑一溪康如璉五修於雍正十年壬子邑侯嘗一佐及以謫燕

治斯土邑志之不修已四十餘年矣以訪懼年久失修舊聞之

放失也於是創議重修延武其孫景列董其役始事於乾隆四

續修四庫全書

十一年丙申春二月至冬十有一月而草創初就累烈猶以在

未愜於心挾之箠里重經筆削始付剞劂得書六卷卷一為賦

理卷二為建置卷三為田賦官師風俗卷四至卷五人物卷六

為選舉雜誌其書所不類不以編錄目之例但列大綱不

今姑目然不濬不銑
有法斤山川古蹟宅墓
打方城

縣城官署學打貝勒方建置督督打不古天女山川之脈絡

急勢而弗諒是絲猶有持諒持以何何理有絲苦作服以

陽中興言惟虞三孟工樂志真并立真志果志乃三乃志樂

志士之志

於九思九澤致景仰。

功志作評蓋潛心斯道者故能佳軌康氏武功志王氏前志詞

簡而事核。然一意為文。疏陋之處。亦為所不免。如志風俗。則徒

托空論無開寔錄其金石皆付缺如亦不足以考一邑之父

歌又疆域列之卷一建置沿革列之卷二是木出縣名先疆縣

堯舜酌哀之未當不得不以賢者也

總修四庫全書增補
老

--

--	--

[illegible]

--

[illegible]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 22(4) 397-414

民國平民縣志四卷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排印本

民國平民縣縣長楊瑞璽修。文獻委員會會長邑人霍光緒等纂。瑞璽以字行。華州人。民國二十年辛未四月奉命來攝縣篆。平民縣治創設於民國十八年己巳。舊無專志。文獻之徵尚付闕如。及瑞璽蒞治斯土。爰與邑中士紳共謀創修。延邑人霍光緒主其事。凡三閱月而觀厥成。都為四卷。提綱挈領。計分輿地建置。田賦河防。灘地官氏。人物藝文。災祥雜記。郡為十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其書分列類目。似有周蓋分類過簡。是不足以盡一邑之文獻。案光緒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緒中葉以後新政已漸推行。况是編成於民國二十一年申國體既殊。制隨時異。若自治郵政交通職貢公債宗教與其他一切新政。是編皆未言及。寔為鉅漏。藝文不載書目。僅濫舉詩文。此在有清初葉。尚屬可原。際茲方志之學。業已倡明之後。猶不知藝文與文徵之別。未免可哂。且輿地有星野。卷末有雜記。尤屬結習未除。惟輿圖用新法開方比例。差為可取。河防灘地二志。為斯志之創體。蓋自大河西徙。河防灘地遂為秦晉交涉之大問題。而與斯邑關係尤重。故是編特立專志以紀之。用意亦殊可取。又向來方志人物列女。往往判然兩途。不知列女亦

人物也。何得分列兩門。是編並為一志。亦頗稱有條。總之其書僅取官文書錄。塞責且成。書倉卒。寔不敢謂為佳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雍正渭南縣志十五卷 雍正十年壬子刊本

清渭南縣知縣岳冠華纂修冠華字子賓四川鹽亭人康熙四十四年乙酉舉人雍正六年戊申奉檄來宰斯邑考渭南縣志創修於明嘉靖二十年辛丑紹興府知府邑人南大吉再修於於萬曆十八年庚寅山東布政司參議邑人南軒三修於天啟元年辛酉禮部尚書邑人南師仲四修於清順治十三年丙申邑守尚九遷及冠華治斯土邑志之不修又七十餘年矣其間制隨時異事與年增冠華惻惻焉惟文獻之失傳是懼於是加意採訪纂輯成編得書十有五卷凡為志十有二為目九十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有七大綱曰輿圖志輿地志建置志食貨志職官志祠祀志政教志選舉志人物志節烈志藝文志雜志其書分列類目頗稱完備蒐集材料亦殊豐富方志為古之圖經輿圖元志地者之所重舊志惟縣境縣城有圖縣則闕焉是編增繪學宮文廟各圖以資考核殊為有見山水一門於渠道之通塞原泉之盈涸紀載綦詳亦深合志法政教一門為斯志之創體夫政治為萬民之攸繫學校為人材之所出是編特立專志紀載詳審用意至善且資取法惟星野首列并魁二宿多出附會輿圖載八景尤不免方志之陋習金石文字與史事關係至鉅乃缺而不錄

亦嫌其疏略舊志藝文僅載書目序記詩賦各以類附頗稱有體是編乃彙為一門不知於義何取又於人物之外別出節烈一門一似節烈非人物者重床疊屋殊乖志體凡此之類寔全書之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道光渭南縣志十八卷道光九年己丑刊本

渭南縣知縣何耿繩修泰興縣知縣桐成姚景衡等纂耿繩
字玉民山靈石人道光二年壬午進士六年丙戌奉檄來攝新
纂案渭南漢新豐縣地符秦始置渭南縣後魏改置渭南郡及
新豐縣西魏改縣曰渭南北周郡廢明清屬西安府邑之有志
原於明嘉靖二十年辛丑太守南大吉越五十年至萬曆十八
年庚寅太守任參議南軒復纂續編又三十一年至天啟元年
辛酉參議子南齊中更為增訂又三十六年至清順治十三年
丙申邑守尚九遷重加纂輯又七十七年至雍正十年壬子則
邑守岳冠華修之又四十七年至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則邑守
汪以誠修焉汪志之後又五十餘年而耿繩蒞治斯土懼年久
不修文獻之無徵也於是設局重修延桐城姚景衡董其役閱
半載而歲事凡十有八卷為圖十有一曰縣境總圖縣城圖神
川鄉圖石泉鄉圖下渭鄉圖仕原鄉圖宋縣境圖古蹟圖渭水
圖表四曰沿革表職官表裁官表選舉表考十有二曰疆野山
川建置賦稅祀祠陵墓古蹟金石藝選述寺觀校祥雜志傳九
曰官師鄉賢忠孝宦業文苑篤行外戚藝術節烈其書體例大
抵以嘉靖辛丑南志為宗紀事則多因循乾隆戊戌汪志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輿圖悉依開方比例之法別其道里遠近鄉里非總圖所能詳
則為增分圖頗稱詳核宋之縣境及古蹟諸圖亦足資考古者
之功沿革職官各表依據事定以明升降變遷之迹復因沿革
表但能載其廢置分合至縣域所及古今不同非表之所能詳
者則別加案語以明其原委他如削星野以屏附會刪八景以
歸麗謹水利與山川相表裡金石與古蹟相附錄又其所徵引
皆注出處凡所處置皆深合志法惟金石文字與史事關係至
鉅是編金石一門止標本題不載全文似屬可議又改藝文為
著述用意亦嫌其晦僻斯並白璧之微瑕也

光緒新續渭南縣志十二卷 光緒十八年壬辰刊本

清渭南縣知縣嚴書慶修戶部福建司員外郎邑人焦聯甲等纂書慶字少雲山東濟南府歷城人光緒十七年辛卯二月由監生未和縣事時渭南縣志自道光九年己丑邑守何耿繩重修之後又六十年未經纂輯矣其間兵燹頻仍舊聞放失書慶下車伊始邑之士紳即以續修邑志為請於是設局重修延邑人焦聯甲等主其事先是前邑侯徐一鶴嘗有修志之議未及舉辦即已卸任代任王兆慶趙嘉聲相繼屬辦亦未蒞事而聯甲等與其役因就兩年以來採訪所得纂輯成書都凡十有二卷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卷一曰輿圖志卷二曰輿地志卷三曰建置志卷四曰祠祀志卷五曰食貨志卷六曰官師志卷七曰選舉志卷八曰人物志卷九曰節烈志卷十曰藝文志卷十一曰雜志卷十二曰修志源流人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其書大抵因循舊志蒐集材料尚稱豐富各志皆依據事實而不虛疆域鄉里市鎮遷徙不覺則詳為記載用資考核載時風俗物產今昔無易則不復贅述以省簡牘山川水利有陵谷變遷之不同則窮源盡委以明渠道之通塞原泉之盈涸拾同之亂邑中建置焚燬殆盡歷年經營規模略具則詳其興廢沿革之迹卷末列修

志源流一門推源溯流立意尤善凡此之類皆其優點惟志列八景定俗例舊志悉為刊落頗稱有見是編又從而增補殊為無謂又舊志著述但錄書目深合志法是編乃於著述之外別藝文一門不寧重床疊屋有乖志体抑且所錄詩文亦不免失之冗濫金石著述於一邑文獻所關至鉅乃付之雜志斯亦立休之未協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乾隆盤屋縣志十四卷乾隆五十年乙巳刊本

清盤屋縣知縣楊儀修江蘇鎮洋縣知縣韓祥王開沃等纂楊儀字翊亭直隸新城人由舉人出宰湖北黃岡縣乾隆四十六年辛丑調任斯邑旋復調署三原富平兩縣五十年乙巳正月回任先是楊儀奉調三原繼任莊所李帶雙以盤屋縣志自乾隆十四年己巳邑侯鄒儒重修之後又三十餘年未經纂輯因從邑人士之請設局重修延鎮洋王開沃主其事於乾隆五十年乙巳夏開纂通楊儀還蒞斯土相與商訂至仲秋而藏事得書十有四卷卷為一志首地理次建置次古蹟次賦役次祠祀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次職官次選舉次人物次風俗次物產次藝文次紀兵次祥異次拾遺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其書大抵因循乾隆己巳鄒志而於舊志之訛誤多所是正以歸謹嚴凡舊志之事非經証如穆王宴仙女之類迹涉鄰封如舊志甘泉宮黃陽宮之類與天下多詩文澆漓習俗悉為剝去頗稱有當又地理以井鬼非獨秦分故不載星野尤深合志法準堰水利關係民生舊志不載圖說未免失之疏漏是編會萃諸渠列為全圖載之卷首源流支幹無不瞭如指掌至其補舊志之遺漏若職官之或有其人而失載者則有唐時戴休琰李曾等十

一合尉或非其人而誤引如宋何承裕之謫為趙隣畿是也又舊志地理古蹟人物兵事所引故實紛紜舛錯不可枚舉是編亦悉為改正且其所引據皆一一標其出典凡此之類皆較舊志為有裨惟志物產則駢列名物有似類書志藝文則不載書目但錄詩文是其可議者耳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乾隆補修盤屋縣志十五卷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刊本

清盤屋縣知縣鄧秉綸補修事綸字繩生貴州貴陽人乾隆五十五年庚戌由舉人奉檄來守斯邑時盤屋縣志自乾隆五十年乙巳邑侯新城陽儀重修之後不過數年而書版已多損蝕破壞及秉綸來知縣事有感於修舉之難廢隆之易也因命匠補刊俾無殘缺更就原書補其遺漏而續入乾隆乙巳以來近事書成都凡十有五卷卷為一門曰地理建置古蹟賦役祠祀職官選舉人物風俗物產藝文紀兵祥異拾遺旌表殉難士民錄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圖繪列之編首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其書條例一仍乾隆乙巳楊志之舊故卷首仍題知縣楊儀重修亦所以不沒前人之苦心也各門紀事多無所更易僅於舊志之遺漏間或有所增補如選舉志於乾隆十七年壬申科舉人增入晏士仁一人之類惟既於原志有所增補則何者為原志何者為新增似宜分別註明是編乃不加別識是其疏畧至其所修補者僅職官選舉人物數門皆於原志之末續入乾隆乙巳以後近事而別題修補二字以為識別頗稱有條總之是編之成上距乾隆乙巳不過數年是感續無可續故其所增補亦不過數條條例既一仍舊志不過就原書補刊而略加修補

則亦無容議其優劣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民國盤屋縣志八卷

民國十四年乙丑西安藝林印書社排印

民國盤屋縣縣知事龐又中修清賜進士出身內閣中書任肇

新等纂文字少淹河南嵩縣生員民國十二年癸亥由岐山

縣縣事調署斯邑時盤屋縣志自乾隆五十年乙巳邑侯楊儀

重修之後已一百四十餘年無復繼者且民國肇興政體變易

興廢沿革尤多可紀及文中治斯土懼年久不修文獻之無

徵也特謀興修適邑紳路孝愉王驥等於邑中掌故徵輯已具

草案預董其成於是設局纂修延邑人任肇新總司編纂書成

釐為八卷卷為一志曰地理曰建置曰田賦曰教育曰官師曰

人物曰選舉曰雜記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其

書條例大抵以孫西華鄠縣志為準其所以異於舊志者約有

數端以古蹟列之地理一也改賦役為田賦二也增教育一門

三也以祠祀附之建置四也改職官為官師五也藝文附見於

各志之下六也物產附之田賦七也風俗附之教育八也紀兵

祥異拾遺統之以雜記九也案光緒中葉以後新政已漸推行

況是編成於民國之後乃於自治郵政公債與夫各種雜稅及

其他一切新政皆未言及是為鉅漏記事詠懷詩文各以

類附之各志之下固較志為有体然並藝文志亦付之缺如則

類附之各志之下固較志為有体然並藝文志亦付之缺如則

未免矯枉過正之嫌總之其書不過敷衍功令固無優點之可言也

藝文四庫全書

卷部

乾隆臨潼縣志九卷 乾隆四十年丙申刊本

清臨潼縣知縣史傳遠纂修傳遠字伯猷武鄉人乾隆三十九年甲午由進士奉檄來知縣事案臨潼春秋驪戎國秦為驪邑漢置新豐縣唐析置會昌縣奉省新豐改會昌曰照應宋改曰臨潼明清因之屬西安府邑舊有志自康熙四十年辛巳邑守趙于京重輯之後又七十餘年未經載筆會巡撫畢沅纂修西吳府志撤府屬州縣修其志乘傳遠因該局重修稿凡具適傳遠廣薦北上大興徐煥章某州張在田相繼來攝邑篆復加校訂以付剞劂凡為卷九一為地理建置卷二為紀事古蹟卷三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為祠祀陵墓卷四為賦役卷五為職官卷六為選舉卷七為人
物卷八為藝文卷九為志餘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
之下而以圖繪列之編首其書規模悉遵康熙辛巳趙志之書
舊即其所未載及載而弗詳者加以增補依類彙討端委必盡
蒐材料亦尚稱詳核趙志惟華清宮記最為詳密其他各門不
免稍略是編悉為增補又如沿革趙志名其列而源流分合及
是在各處所皆未分條指晰使讀者茫然其是編詳為補苴亦頗
稱有當其他各門亦大體無遺惟金石文字與史事所關至鉅
是編乃缺而不錄藝文不載書目所錄詩文尤失之冗濫志餘

所載亦嫌其與古蹟無多差別是其可議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光緒臨潼縣續志二卷 光緒十六年庚寅刊本

清臨潼縣知縣安守和修內閣中書邑人楊彥修等纂守和字
煦齋定西人光緒十三年丁亥奉檄來攝斯篆先是臨潼前志
自乾隆四十一年丙申邑侯史傳達重修之後迄今已百數十
年未經續修興廢沿革事多可紀及守和蒞治斯土懼年久不
修文獻無徵將無以信今而傳後於是設局續修會邑舉人楊
彥修解組歸邑因延之到館總司編纂書成都為上下二卷凡
十有三曰建置祠祀田賦官師選舉孝義殉難士民為上卷殉
難婦女節孝已旌節孝已故節孝生存貞女壽婦為下卷其書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蓋所以續乾隆丙申史志而作故名曰續志惟所載門類條目
與前志間有異同凡前志之已詳者皆一仍其舊不復贅述若
前志所不載者則分類纂入較之治舊志於一壺而不標明某
為舊志某為新增者其善多矣稽其所增補大抵以人物官師
選舉為最多其他各門不過略有增補惟縣所依據故往往不
注其所出且其書之成上距乾隆丙申史志已百數十年而人
物所載不過孝義殉難女節義貞女壽婦數門寔不足以賅括
全体人百數十年來邑中文獻寧無足取是編乃盡缺而不錄
不為藝文立志尤不知其於意何取總之是編不過就舊志略

有增補殊不足以言續修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康熙三原縣志七卷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刊本

清三原縣知縣李瀛修。邑人溫德嘉等纂。李瀛字三山。號敬園。浙江山陰人。康熙二十六年丁卯舉人。三十三年甲戌進士。三十八年己卯奉檄來攝斯篆。考三原漢地陽縣地。符秦於戲縣。山北置三原護軍。後魏改置三原縣。唐改曰池陽。又改曰華池。尋改華池為三原。明清因之。屬西安府。邑舊有志。創於何時。已不復可考。可考者。則明成化十七年辛丑。毘陵朱昱所修三原志十五卷。惟鏤板之時。多雜入偽作。弘治十七年甲子。邑守林洪博復加增損。去其偽作。釐為十六卷。旋以林公奉調。未及觀。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成正德四年己巳。邑守王堯臣始僦工刻之。後人又或相繼續刻。有嘉靖十四年乙未以前宦績科目。是其証也。及李瀛來宰是邦。上距正德己巳。王公定本。已百九十餘年。失於編載。李瀛深於前之雖傳而幾泯。後之欲傳而莫考。於是設局重修。延邑孝廉溫德嘉。貢士焦之序。草創之。書成。都為七卷。卷為一志。曰地理志。曰建置志。曰賦役志。曰官師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藝文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其書大抵因循舊志。今列類目。亦尚稱完備。沿革一篇。敘述詳核。而無附會附之弊。又於國之常典。凡諸邑之所同者。皆

不濫登。如學校之聖賢位次。蓮豆詩歌。皆直省通行。自有專書。是編悉為刊落。頗稱有見。其他各門。大體亦多詳審。無可議者。惟閏中歷代都會。邑為近郊。勝蹟尤多。是編沿襲明人紀載。寒落無幾。又不立古蹟一門。寔為鉅漏。藝文不載書目。且自錄所作詩文。尤難逃後人之誹誚。金石文字。與史事所關至鉅。是編無金石一門。亦屬遺憾。至於條例之可議者。則如風俗祥異之。不當列於地理。陰陽學。僧會司。道會司。之不當列於官師。皆不先所附非類。有乖志体。謂之瑕不掩瑜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乾隆三原縣志二十二卷卷首一卷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刊本

清三原縣知縣張象魏纂修象魏字月瞻號曉亭江西廣豐人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由舉人來攝縣篆時三原縣志自康熙四

十四年乙酉邑守李瀛重修之後未經纂輯者入五十餘年矣

象魏懼年久失修文獻之放失也於是設局重修補缺訂訛閱

數月而全書告竣都為二十有二卷凡為目二十有五曰星野

建置疆域山川城池公署職官田賦學校祠祀選舉兵防屯運

水利鹽茶物產風俗祥異名宦人物陵墓古蹟典籍軼事藝文

又間於各門之下別附子目而以目錄凡例列之卷首不入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其書大抵以嘉靖壬寅馬氏萬曆辛亥馮氏康熙丁未賈氏雍

正乙卯劉氏所修通志及成化辛丑朱氏康熙乙酉李氏所修

縣志為準蒐集材料尚稱豐富而無誇多獵取附會之陋習凡

所徵引必原本史裁確有典據引用古書原文者則於各條之

下註明出處其有摘錄古書融會成文者則於行文之中順叙

書名若舊有考覈失寔者則別加按語以為訂正古者方域紀

載直曰圖經蓋方圖欽銳非圖莫明故是編於星野疆域山川

城池公署學校水利各物之圖附於各門之前兵防屯運水利

鹽茶皆為志者之所重舊志或失之簡畧或缺而不錄是編悉

為增補敘述綦詳古蹟一門蒐羅亦富凡所處置皆犁然有當
於人心惟星野一門以井鬼為斯邑分野殊為附會藝文之外
復立典籍一門亦不免重床疊屋之嫌然大醇小疵終不失為
方志中之佳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乾隆三原縣十八卷卷首一卷 乾隆四十八年庚卯刊本

清劉紹欽纂修。紹欽字繼貞，號九晚，雍正十三年乙卯拔貢。應博學宏詞，奉旨以知縣用。軍什邡，調南充，保舉御史，辭不就。擢成都縣，難歸服闋，授福建甯洋縣，復以經學薦入京，充考部銓。湖北石首，奉旨以御史經學二次改要缺，調山西太原，以卓見引見。舉遷陽曲，擢解州，未赴任，以病告歸，卒於家。著有周易詳說、春秋通論、春秋筆削微旨、書考辨、詩進志、四書疑義、錄存、續道編、家禮補注、九畹文集等書。是編蓋其告病家居時之所撰也。按原書自序及纂修姓氏，據光緒庚辰新志賀瑞麟跋云：邑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人劉紹欽本。乾隆四十六年修，則是編為劉氏之所纂輯。蓋其疑義考三原前志，修於乾隆三十一年丙戌，至是不過十有餘年。故書大抵因循前志，都凡十有八卷，分為九類：曰地理，曰建置，曰田賦，曰官師，曰選舉，曰人物，曰列女，曰藝文，曰著述。述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輿圖列之卷首，不入卷。其書於乾隆丙戌以前事蹟，凡舊志之已詳者，則一仍舊志，不復贅述。惟增入丙戌以後近事，稽其所增補，以官師、選舉、人物、列女為多。藝文著述次之。蓋其書與丙戌張志相去未遠，寔感續無可續，不過累加增補，初無優劣之可言也。

光緒三原縣新志八卷 光緒六年庚辰刊本

清三原縣知縣焦雲龍修。邑人賀瑞麟等纂。雲龍字雨田，山東長山人。光緒四年戊寅，由進士奉檄來攝縣篆。案三原前志修於乾隆四十四年己亥，至是已閱百年。兵燹之餘，文獻無徵，雲龍懼遲久不修，舊聞將益放失，而不復可考。於創議重修，先是同治三年甲子，邑侯余庚陽嘗開館纂輯，延邑人賀瑞麟主其事。至五年丙寅，草創初就，會余公去任，未及付梓。雲龍既有纂修之議，因復以其事屬之瑞麟，不更設館，即就舊稿重加更定，蒐增近事。凡數易稿，閱五越月而全書告竣，釐為八卷，卷為一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志。曰地理，曰建置，曰田賦，曰祠祀，曰官師，曰人物，曰選舉，曰雜記。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其書大抵雖因循前志，然於前志之訛誤亦多所是正。如前志野以屏異端，黜八景以斥附會，去雜文以崇謹嚴，凡所處置，皆犁然有當於人心。各門紀事，皆依據事實，而不虛若舊志之考覈失定，則於訂証刪削之處，別加案語，惟舊志學校不載，聖賢位次，遵豆詩歌，殊為有見。是編則悉為增補，不知文廟祀典皆直省通行，自有專書，牽連濫入，十邑雷同，定為蛇足。又藝文所以考一邑之文獻，是編力崇謹嚴，盡去雜文，固極有見。然

邑人著作書目亦列之雜記則不免矯枉過正之嫌矣

嘉靖澄城縣志二卷 咸豐元年辛亥重刊嘉靖三十年辛亥刻

明澄城縣知縣徐致賢等修國子監生邑人石道立纂致賢字

宗義四川江津縣人嘉靖二十四年乙巳由舉人來攝斯篆按

澄城春秋晉徵邑漢置徵縣後漢廢後魏置澄城縣兼置澄城

隋郡廢縣存清屬同州府邑舊無專志嘉靖二十五年丙午致

賢既蒞治斯土始延淵源楊庭設局纂修會致賢以疾卒於官

其事遂輟嘉靖二十八年己酉春繼任教佐延邑人石道立主

其事廣搜博採纂成書都為二卷曰地理志建置志祠祀志田

賦志為第一卷官師志人物志雜志為第二卷又別分子目以

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其書分列類目雖尚稱完備惟文字過

求簡約微引或反駁洽紀風俗則徒前人空論且所錄不過數

行陳陳相因無開考據又志載星野寔志書之編習考井鬼為

秦蜀二省分野非一邑之所能留當是編星野一門首列井鬼

二宿殊嫌其恣愴藝文金石於一邑之文獻所關至鉅是編乃

付之缺如寔為鉅漏雜志志餘寔出俗例是編雜志一門踵行

此繆似屬可議且所紀多齊東野人之語文鬼人妖之流皆得

之傳聞不免附會又其所微引皆不標出處凡此之類是其疵

點惟地理志於建置沿革窮源盡委紀載綦詳土產一門非特

有者不載、非如他志之詳列名物、有似類書、是則差足令人厭足者也。

順治澄城縣志二卷 咸豐元年辛亥重刻順治六年己丑刊本

清澄城縣知縣姚欽明修、東光縣知縣邑人路世英纂、欽明字四表、江南江寧人、順治四年丁亥、由貢生來知縣事、時澄城志自明嘉靖三十年辛亥、邑守徐效賢創修之後、已九十餘年、未經纂輯、欽明懼年久不修、舊聞之放失也、於是設局重修、延邑人路世英董其役、書成釐為二卷、凡圖四、曰縣境圖、縣城圖、縣治圖、學宮圖、志八、曰地理志、建置志、祠祀志、田賦志、官師志、人物志、藝文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列子目、其書條例太抵以嘉靖辛亥徐志為準、而補以嘉靖辛亥以後、九十餘年近事、所不

同者、惟於雜志之下、增藝文志一門、以志一邑之文獻、較之舊志、頗稱有見、又舊志與圖殊嫌其粗劣、是編別繪縣境、縣城、縣治各圖、皆較舊志為詳審、土產一門、非特有者不載、不似他志之詳列名物、亦深合志体、惟蒐集材料、殊嫌缺乏、如官師志於明代知縣、脫南邦化等數人、不知何故、又考核之功、亦有不逮、徵引書籍、鮮所依據、亦不免失檢、如地理志山川一門、引春秋大事表甘泉一條、而誤為杜預左傳注、諸如此類、疏陋之處、不一而足、蓋但知因循舊志、陳陳相因、而無所更革、他如金石文字、為志地者之所重、舊志缺而不錄、同其遺漏、是編列詳目於

建置之下殊為有見然不錄全文且附之建置亦未免所附非類又藝文但錄詩文不載書目尤非其例是其得失蓋多可論也

乾隆澄城縣志二十卷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刊本

清澄城縣知縣戴治修陽湖洪亮吉孫星衍同纂戴治中江人乾隆三十三年戊子由舉人來知縣事時澄城縣志自順治六年己丑邑侯姚欽明重修之後又數十餘年未經修輯及戴治蒞斯土既病前志修於縣境之多事之時未及精審復懼年久不修文獻之無徵也爰於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申請上憲創議重修巡撫畢沅因屬陽湖洪亮吉孫星衍同為排纂凡四閱月而全書告竣共二十卷縣屬第一城屬第二鄉屬第三山屬第四川屬第五廟屬第六家墓第七學校第八道里風俗地丁田

糧第九職官第十科貢封建第十一科貢第十二閩人第十三列女第十四至第十五金石第十六藝文第十七至十九序錄第二十案其書為陽湖洪亮吉孫星衍之所纂洪孫二氏皆選於輿地之學尤精攷証故是編蒐集材料頗稱詳核各門皆依據事實贊而不虛於舊志之訛誤亦多所是正而其中以洪氏所加案語尤多稽其最足令人鑒足者端在考証之精詳縣屬城屬鄉屬山屬各門尤多訂舊志引書之失如山屬甘泉條下有洪氏案語云今陝西同州府下係大事表通志引以為杜注誤今改正凡此之類所在皆是縣屬一門於建置沿革窮源盡

部

部

19-619

不過曰循舊志畧有增補固無優點之可言也

萬曆韓城縣志八卷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刊本

明韓城縣知縣蘇進修四川威州知州邑人張士魁等纂蘇進河南祥符人萬曆三十二年甲辰由進士奉檄來攝斯篆案韓城為古梁國戰國初魏少梁邑秦置夏陽縣後省隋改置韓城縣唐改曰韓原五代唐復曰韓城明清屬同州府邑舊有志時代綿遠簡冊斷滅文獻無徵及蘇進蒞治斯土懼年不修舊聞所益放失而不復可考也於是設局重修通邑人張士魁方至蜀解組歸邑因延之到館總司其役書成都為八卷為目凡三十有二曰雍韓考縣建沿革星野城郭邑署學宮里甲風俗山川津渡扼塞形勝土產賦役秩官秩官表循吏傳科貢科貢表人才鄉獻文學武略義行孝子節婦方技古蹟壇廟寺觀祥異藝文其書分列類目雖尚稱完備惟不列總綱以資統系序列先後不免失當又人物但分鄉獻文學武略義行孝子節婦數門亦嫌其分類過簡不足以總括全体蒐集材料尤為缺乏全書不過二冊而藝文一門幾佔其半其簡略可知矣他如星野之多出附會藝文之不錄書目又凡所徵引皆不標其所標據要不免明季方志之陋習惟建置沿革考訂頗稱詳審雍韓考一篇亦足資考証城郭邑署等皆附圖繪土產但錄邑中之所

特刊者。秩官科貢。皆列表以省簡牘。則亦無優點也。

嘉慶漢南續修府志三十二卷。卷首一卷。嘉慶十九年甲戌刊本。

清漢中府知府嚴如煜修。廣安縣炳然等纂。如煜字樂園。湖南溆浦人。由優貢舉。孝廉方正。嘉慶十三年戊辰九月。奉徵來守斯郡。下車伊始。檢視郡乘。即病其殘缺。案漢中前志。為康熙二十七年戊辰。郡守滕天綬之所纂輯。及如煜蒞治斯土。郡志之不修。已百二十餘年矣。如煜懼年久失修。舊聞之放失也。於是設局重修。輯始於嘉慶十六年丁巳春。至十八年己未冬。而全書告竣。都凡三十有二卷。其為類曰。野史。輿圖。建置。幅輿。道路。形勝。關隘。山川。古蹟。邱墓。坊表。里編。鄉村。市集。津梁。驛傳。鋪金。

城池。公署。職官。武職。食貨。學校。祀典。人物。選舉。軍制。水利。風俗。物產。祥異。紀事。藝文。詩。拾遺。又間於各類之下。別分子目。而以序目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其書大抵因循康熙滕志。凡舊志所詳者。仍之。別題原輯。滕君姓名於前。亦所以不沒前人之苦心也。至於舊志所未備者。則循通志義例。為之增補。而別題某某輯於其端。究其体例。頗稱有當。又各卷既無弁語。亦無後論。非如他志之勦襲雷同。議論紛紜。卷中各圖。皆準以開方之法。四至八到。瞭如指掌。視他書尤為清晰。且舊志只總圖一紙。不過得其形似。是編別繪分圖。及棧道。華陽。黑河。各圖。而繫之以說。

亦較舊志為有見漢中各渠始於蕭曹歷代疏導為一郡之大政舊志未有專載寔為疏略是編特分一門附之以圖窮源委詳載無遺其他各門亦頗有寔錄凡所徵引皆一一標其出典亦深合著述之法惟分列類目頗為繁瑣又不盡列總綱以資統涉例如武職為職官之一部分則武職不宜與職官分篇詩為藝文之一項則詩不宜與藝文分篇坊表津梁城池公署為一郡之營建則宜統之以建置不當各立專門凡此之類是其酌衷之未當者也他如壇廟祠寺列之祀典按所謂祀典者乃關於祭祀之一切儀制考其所載乃為寺觀而非儀制未免名寔不相符矣即云壇廟可祀典然稽其所載寔所淫祠出乎祀典之外者其又何說又志食貨則不能並古今志坊表則不能舉其建置年月幅幘之外別出形勝一門所紀多與幅幘會同亦殊嫌其空設斯則白璧之微瑕不得不以責賢者也

康熙興安州志四卷 康熙二十四年乙亥刊本
清興安州知州王希舜修 侯選訓導邑人劉應秋纂 希舜字梅侶遼東人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奉檄來知州事 案興安古金州地也 明萬曆十一年癸未始易金州為興安州 舊有志創始於明成化十四年戊戌州守鄭福再修於嘉靖六年丁亥州守鄭琦三修於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州守胡天扶四修於四十五年丁巳州守許爾忠五修於清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州守李翔鳳及希舜蒞治斯土州志之不修又十有餘年矣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奉檄徵通屬志書希舜因延邑人劉應秋等設局纂修 卷一曰天文志 疆域志 建置志 山川志 卷二曰公署志 城池志 學校志 祠祀志 田賦志 戶口志 閭閻志 陳垣志 古蹟志 兵防志 風俗志 第三曰職官志 名宦志 鄉賢志 義志 節烈志 選舉志 武科志 人物志 寓賢志 土產志 災異志 俸釋志 卷四曰藝文志 又或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 更於天文疆域二志中各附以圖 今考其書上距李志之纂輯不過十有餘年寔感續無可續且成書倉卒考核之功尤有不逮大抵皆因循李志而續入甲子近事以後稽其體例率陋之處往往而有夫志載星野職者猶或非之是編乃更立天文一門殊非志體

其失一也列疆域於沿革之前是未出縣名先據縣境四至八到不知其所據其失二也鄉賢孝義節烈既各自為類似不以人物統之矣又別出人物一門一似鄉賢孝義皆非人物者其失三也武科為選舉之一部則武科不宜共選舉分篇其失四也惟田賦志紀歷代鹽法茶法窮源盡委頗有定錄戶口志於歷代戶口皆一一詳錄則亦非無取者也

乾隆興安府志三十卷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刊本

清興安府知府李國麟纂修國麟字西昆昌平人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奉檄來攝斯篆按興安自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始改州為府州舊有志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州守王希聲纂輯之乾隆中改州為府郡守吳六鰲復創為府志惜僅成草稿未付刊刷及國麟蒞治斯土深以郡志缺如為憾爰於案牘餘閒旁攷圖籍博考經史因吳氏志草增繁補缺重加纂輯閱數月而全書告竣都凡三十卷其為類曰地理志曰建置志曰山川志曰食貨志曰職官志曰名宦志曰學校志曰祠祀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史事志曰藝文志曰古蹟志又或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編首今考其內容大抵皆因循吳氏志草故編首題李國麟續編亦所以不沒前人之苦心也其書增補正訛規模粗具引用諸書皆一一標其出典間有考訂則另題案字以資識別或雙行小註以免混淆凡所處置深合著述之法地理志於府屬之沿革方域之定向山川志於山川之脈絡水利之源流記載稱詳備食貨學校各志於升府以後事蹟紀載特詳亦深合志法又舊志職官名宦人物各門多所缺佚是編悉為增補亦頗有當惟以營制列之建置戶口列之食貨風俗

列之學校未免所附非類人史事一門亦嫌其有乖志係斯則
立休之未協者也

嘉慶續興安府志八卷 嘉慶十七年壬申刊本

清興安府知府葉世倬纂修世倬江南上元縣人嘉慶十二年
丁卯由舉人奉檄來守斯郡十三年戊辰四月引見六月回任
按興安自乾隆中升州為府五十三年戊申郡守李國麒始創
為郡志及世倬蒞治茲土府志之不修又二十年矣適董撰
孝廉病李志之缺畧撰續志性說一書分列縣訂訛補遺封建
兵防五門以正舊志之失世倬因延其續纂府志閱時期年而
全書告竣釐為八卷卷一為疆域志建置志卷二為食貨志卷
三為職官志卷四為學校志書院志選舉志鄉飲志卷五為昭
忠志卷六為義烈志卷七為藝文志卷八為補遺又或於各志
之下別分子目其書大抵就乾隆李志條例續入乾隆五十三
年戊申以後近事其李志所詳者則不復贅惟缺者補之訛者
正之為補遺一卷題曰續志蓋所以續李氏之書而不致前人
之苦心也稽其所增補以藝文志為最多職官選舉人物各志
以之食貨學校各志又次之凡所記載大休皆有補於文獻又
興安自嘉慶元年丙辰白蓮教匪倡亂以來遭蹂躪者凡九載
有餘其間艱難捐軀之士事多可紀是編特立義烈一門附之
以紀事紀載尤稱詳審書院學校初無懸絕之吟域則書院

不宜與學校分篇今攷第四卷學校志定附紀書院而目錄中乃以學校書院分為二篇不知何意且以名宦祠附之其下尤嫌其所附非類又昭忠義烈宣統以人物是編亦分列二門斯並立之未當者也

民國洋縣縣志備攷二種不分卷 民國二十年辛未石印本

民國洋縣縣志備攷三修洋縣縣志總纂邑人劉元吉纂輯三修洋縣縣志中人民國二十年辛未奉命來攝邑篆先是洋縣志來自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邑令張鵬纂修之後未聞經者民國肇興政體變更興廢沿革今昔異宜民國十七年戊辰夏政府電令各省徵集各縣土地形勢歷史考証河流道路雜著等迄於冬季復徵集新志材料當時邑中採訪局皆遵纂著呈十八年己巳改採訪局為縣志局將釐重修邑志以前採訪局總纂劉元吉主其事及輯三修治辦士以重輯新志非曰纂所能成因議以前此費呈之材料二種先行付梓名曰洋縣縣志備攷二種第一種為戊辰夏所費呈之地理歷史雜述其目曰土地形勢河流道路歷史附述第二種為戊辰冬所費呈之新志材料其目曰革命史略輿地人口物產風俗實業教育財政自治交通警政國防社會關於訓政時期之建設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類之下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其書不過就當時調查所得分類編纂以為縣志長編本非定稿亦無條例故吾儕但問其搜集材料是否有闕文獻初不必議其條例之優劣溯自國體鼎革舊志條例已不適用今考是編於民國以

來新政似無不括他如方田之定向山川之脈絡紀載亦殊審
戶口一門首載歷代增減率用意尤善足資取法惟定業僅
及農工商畜牧蠶桑森林水利數項類皆空存其目如工業條
下僅有俱不發達一語更無實錄教育一門亦嫌其空疏如紀
私塾則但稱其無定數所教仍以舊學為多紀家庭教育則但
稱其舊道德亦漸變新是則僅能撮舉膚聞之詞於文獻寔無
所補也

嘉慶漢陰縣志十卷卷首一卷

嘉慶二十二年戊寅刊本

清漢陰縣撫民通判錢鵬年修安康舉人董詔纂鵬年字梅江
浙江烏程人嘉慶十年乙丑由監生奉檄來署斯歲十二年丁
卯實授十三年戊辰閏五月引見七月回任署漢陰縣安陽縣
地晉更名安康唐改曰漢陰元省明初復置增初因之邑舊有
志創始於明成化十二年丙申邑守張大綱再修於萬曆十二
年甲申邑守袁一翰三修於四十六年戊午邑守張啟棠四修
於崇禎十五年壬午邑守張鵬翔五修於清康熙二十六年丁
卯邑守趙世震六修於乾隆四十年乙未邑守郭敦修乾隆四

十七年壬寅陞興安縣尉以漢陰附郭下改名安康復於漢陰
舊治置漢陰廳及鵬年蒞治斯土改縣為廳已二十餘年而廳
志久闕鵬年懼年久不修文獻之無徵也於是創議纂修延至
康熙人董詔至其事再開興善而全書畧竣都為十卷其為目
曰沿革志疆域志建置志食貨志官師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
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圖繪凡例列之卷首不入卷
次其書搜集材料頗知別擇考訂亦尚稱精核如以舊志首載
星野諸家說紛紜茫無可考故闕而不載又四初記之世次禁
享之禮樂垂之國典非一邑之所專者悉不瀝入頗稱有見治

一門。舊志失之於簡。自晉及唐。郡邑之分合。沿革。訛無可考。是編特編考諸史。益以歷代地志。綜其離合。詳其移置。且一一備載。出處。是較舊志為詳審。疆域志。於方守之定。向。山川之脈絡。以及村舍。渠堰。皆序其程途。而一一附見。著其支派。而畧羅其師。蓋用意至善。足資取法。惟學校。為教化之所關。是編乃闕而不錄。是為鉅漏。官司但紀文職。不及武弁。又無武備。以資調濟。亦未免可議。是則不得不以資賢者也。

光緒定遠廳志二十六卷卷首一卷 光緒十八年壬辰刊本

清定遠廳撫民同知余修鳳纂修。修鳳字雲縷。湖南平江縣人。光緒三年丁丑八月。由監生奉徵蒞任斯土。按定遠自嘉靖。初年設治以來。志乘久付缺如。及修鳳除授茲土。深以文獻之無徵為憾。爰於簿書之暇。延訪諮詢。探討搜輯。設局創修。歷時三載。而全書載事。釐為二十有六卷。其為類曰地理志。曰建置志。曰賦役志。曰食貨志。曰學校志。曰祀典志。曰禮儀志。曰職官志。曰武備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五行志。曰藝文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詔諭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其書分列類

目。頗稱完備。地理志。紀疆域。山川。城垣。道路。鄉里。關隘等事。既分列之。復合紀之。而以總散各圖。附之於前。纖悉畢備。瞭如指掌。光緒十七年辛卯。豫章賀培芬蒞任茲土。復延程學深。廣文重。加測量。凡境內之方隅。四至。八到。皆分投詳審。方隅經緯。則用計里開方之法。詳為測繪。山川渠堰。則窮源盡委。詳其脈絡。而別製新圖。以正舊圖之失。使方隅之定向。道里之遠近。關隘之險要。疆界之分明。開卷犁然。此誠是編之最足饜人意者。又風俗一門。於茲土之風習。紀載頗有定錄。如權量。方言等。皆足資考証。按乾隆五十年乙巳。有貴州遵義府遷來苗民六姓。是

編特附苗俗於風俗之下亦頗稱有見惟地理志不載斯土沿革實為鉅漏學校禮儀二志於文廟位次禮器樂章共大鄉飲鄉射諸禮皆詳紀無遺斯並國之公典禮有常經非一地之所專列之應志殊乖志法他如志藝文乃典文徵無別紀祥異乃統之以五行是尤少知方志條例者所必無之誤也

道光褒城縣志十一卷 民國十八年己巳油印本

清褒城縣知縣光朝魁纂修朝魁桐城人道光十年庚寅由進士奉檄來軍是邦案褒城為古褒國地漢置褒中縣東晉時曰苞中南朝宋省後魏復置褒中縣兼置褒中郡隋廢郡改縣曰褒內旋改褒城明清因之屬漢中府邑舊有志明治中邑人龔頊寔創修之其後再修於嘉靖中邑人張棟三修於康熙中邑人許欲鉉四修於乾隆四十二年丁酉邑守蕭興霄及朝魁蒞治斯土邑志之不修又五十餘年矣朝魁既病舊志之率附失寔復懼文獻之無徵也爰於簿書之暇纂為是編都凡十有一卷分為圖考二曰疆域圖考山川圖考表三曰沿革表職官表選舉表志三曰城署志食兵志傳二曰名人傳列女傳而以贅語列之末卷其書以疆域圖山川圖考合為一門斯蓋志乘之創體然處置得宜首列輿圖後系以說於道里之遠近山川之脈絡瞭如指掌用意至善足資取法沿革職官選舉皆用表以省簡牘年經事緯粲然有當尤深合志法城署食兵各志紀載亦頗有寔錄文物志一門亦斯志之創體稽其內容寔即他志之金石古蹟金石則詳其銘刻古蹟則窮其源委紀述詳審頗稱有當惟搜集材料不知別擇每每取漢中郡之事以入

邑志如縣志職官宜以知縣為限而是編乃並郡守亦濫入之
是志漢中郡非褒城之專志矣又志餘雜志寔出俗例是編贅
語一門踵行陸地殊為無謂然褒城居群之中地處偏僻得此
亦殊非易易矣

嘉慶安康縣志二十卷 嘉慶二十年乙亥刊本

清安康縣知縣王森文修內閣中書岳震川纂森文字香樓山
東諸城人嘉慶十年乙丑進士十三年戊辰奉檄來權斯篆按
安康為明興安州轄境清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升興安州為府
以所領漢陰縣附郭下改名安康立縣未久志未闕如及森文
蒞治斯土深以設治三十餘年而無專志為憾於是創議纂修
延岳震川舍人主其事嗣以森文馳驅三輔敬應漢南久未載
事然行篋長携時勤編纂閱五年始克成書釐為二十卷凡紀
一曰皇朝編年紀二曰輿地圖建置圖水利圖表四曰沿革
表職官表選舉表陣亡官弁兵勇表考三曰輿地考建置考食
貨考畧一曰政略傳四曰人物傳列女傳關防傳前志傳文徵
四曰甲乙丙丁四集其書條例頗異於其他志乘今考其內容
最足壓人意者厥為圖表按志乘為古之圖經輿圖尤為志地
者之所重而明清以來志乘率多僅繪疆域全圖一紙列冠編
首視同弁髦不過得其形似而已是編則於輿地圖之外更繪
水利各圖計里開方瞭如指掌又他志人物於忠義孝烈之
士率多略著數語僅能存其虛詳轉不列表以省簡牘之為便
是編沿革職官選舉固皆用表即於陣亡官弁兵勇亦暨列表

以存事變年經事緯開卷犁然亦足資取法建置食貨諸考亦
頗有實錄改藝文為文徵以存其寔亦殊有見惟邑志所載宜
以一邑為限是編首列皇朝編年紀一門所紀多不專於一
邑方志之體制似有未安政畧一門僅能撮舉疏闊之詞亦未
免可議是則白璧之微瑕矣

光緒鳳縣志十卷卷首一卷 光緒十八年壬辰刊本

清鳳縣知縣朱子春修鳳縣訓導段澍霖等纂子春字香晚武
昌人光緒九年癸未進士十二年丙戌奉檄來攝縣篆十五年
己丑充鄉試同考官以卓異保薦十七年辛卯調署南鄭十八
年壬辰再蒞斯土當十五年己丑子春治鳳之四年適會興修
咨取郡邑志來而鳳邑舊志散佚已久僅同治間邑守郭建本
輯有抄本而未付剞劂子春感舊志之殘缺因設局重修延華
州段澍霖主其事刪繁補缺成書十卷卷為一志首地理次建
置次賦役次典祀次官師次武備次人物次風俗次紀事次藝
文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序目例言列之
卷首不入卷次其書體例大體因循府志搜集材料既較舊志
為詳盡分列類目亦尚稱完備地理志首列輿圖計里開方於
境內之幅輳瞭如指掌建置志於歷年建設之有關於政體者
亦能詳其興廢其他各門亦多有實錄惟幅輳列之地理沿革
列之建置既嫌其兩振且未出縣名先臚縣境亦未免後先失
序縣志官師所載宜始於知縣是編歷代秩官乃並知府等職
亦錄之尤嫌其有乖志體又凡例稱府志首列星野舊志引
入殊嫌牽誤然地理志仍首列星野不知於意何取賦役為志

地者之所重宜並詳古今推源溯流而是編似據道光十四年甲午所頒賦役全書分類摘抄考核之功尤有未逮他如引據之不標其出典則尤有乖著述之休焉

康熙西鄉縣志十卷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刊本

清西鄉縣知縣史左修西鄉縣教諭陳鵬程纂史左字雪山河南河內人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由舉人奉檄來攝邑篆時西鄉志乘自順治十年癸巳邑宰張台耀纂修之後又二十餘年未經纂輯矣史左愍志乘之年久失修復懼舊聞之放失也爰於案牘餘暇設局重修延教諭陳鵬程主其事成書十卷卷為一類首輿地次建置次食貨次風俗次災異次官守次人物次節孝次藝文次題咏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圖繪及史左所作勸懲說列冠編首其書大抵因循順治癸巳張志搜集材料頗稱缺乏紀事尤多疏略輿地志之紀山川僅載其方向及距離縣城之里數而不能詳其脈絡建置志於公署津梁渠堰或不能詳其所在或不能記其建置歲月其疏略可知矣案縣志之紀物產宜舉其特有著斯邑物產本無奇特可紀乃亦勉強湊合殊為無謂又風俗志由元旦以至除夕與大婚喪禮制皆節節詳紀自謂極有端倪堪備攷風問俗者之考索惜所紀皆各處普通習俗千邑雷同非一邑之所獨有且多亦莫以為他如藝文之外又有題詠亦嫌其立休之未安且多自錄所作詩文更以自作勸懲說列之編首千古無此休例

無論如何難逃後日之誹謗。然之其書不過取官文書綴錄。實寔無足取也。

光緒沔縣志四卷 光緒九年癸未刊本

清沔縣知縣孫銘鍾等修。靖邊縣訓導彭齡纂。銘鍾字鼎臣。貴州清鎮縣人。附貢生。光緒初奉檄來守斯邑。愍邑志之年久失修也。因屬邑人彭齡重加纂輯。未及觀成而奉調他適。繼任傅錫羅桂銘施劭復賡續從事。成書八卷。上之分巡陝安兵備道張端卿。端卿以其中有與他志不類者。爰倩胡丙煊拔萃為之校閱。移易增汰。釐為四卷。至光緒九年癸未而全書告竣。按沔邑志乘自康熙四十九年庚寅邑守錢青山纂修之後。下距是編之成。蓋已二百餘年矣。其書分列類目曰天文志地理志為

第一卷建置志賦役志學校志武備志官師志為第二卷人物志為第三卷藝文志為第四卷。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稽其內容搜集材料似稍嫌簡陋。然頗知別擇。如沔后群山之中省志郡志及康熙錢志所載諸不過二十餘耳。是編於其所未及者皆按經緯補入。頗稱有當。物產一門亦頗知舉其特產。武備一門於明清營制紀載尤詳。惟書成於光緒初年。而天文有星野。又不知藝文典文徵之別。未免可議。幅輿列之地理沿革列之建置亦嫌其兩擬。官師科目不知用表以省簡牘。且官師志於歷代知縣皆不詳其任職年月。尤為疏略。輿圖為志地者之

所重而是編僅繪疆域圖一紙山川水利各門皆不附圖亦未免有傷簡陋他如引據之不標其出處則尤非著述之法焉

光緒佛坪廳志二卷首一卷 光緒九年癸未刊本

清佛坪廳撫民同知劉煥纂修劉煥字漢植四川銅梁人由軍功保舉同知光緒八年壬午奉檄蒞治斯土崇佛坪舊為盤洋等縣邊地清道光五年乙酉始設廳治割盤洋等邊地屬之隸漢中府設治未久志乘弗備及劉煥來攝斯篆索閱掌故茫無可攷心焉憂之於是廣咨故老搜集輯往事歷時一載成書二卷類次為七篇曰地理建置田賦為第一卷曰官師人物選舉雜記為第二卷而以輿圖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其書分門別類尚稱完備然圖於俗例不免疏略搜集材料尤感缺乏不過鈔襲府志及各項檔冊勉強湊泊而成攷核之功實所不逮當時廳治新闢人口未殷事寔亦荒寂無傳如人物選舉各門自不免於簡寂宜其搜集材料難免失之艱窘也惟其紀事頗知剴擇敘述亦大体無乖如地理志於廳治沿革山川道里紀載頗具條理田賦志紀斯邑戶口田賦自設治以來下迄光緒初年窮源盡委尤翬然有當於人心志物產亦頗能舉其特作者非如他志之駢列名物有似類書至於各家詩文之有關於斯邑者則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方之志体頗稱得當若此之類亦非無可取者總之是編紀述雖有傷簡略然創始非易亦無

容深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道光留壩廳志十卷附足徵錄四卷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刊本

清留壩廳總捕水利同知賀仲城纂修仲城字美恒湖南善化

人道光二十年庚子由長安令來隴斯廳案留壩廳本鳳縣地

明初置留壩巡檢司於縣南後遷廢立閑又徙柴關清乾隆十

五年庚午改置留壩廳撫民通判三十九年甲午改置留壩廳

同知折鳳縣東南境屬焉廳舊無專志道光十一年辛卯陳

陳慶怡始輯為志畧及仲城蒞治斯土廳志之不修幾十年矣

仲城深嘆舊志之缺畧因上稽群史旁徵檔案成書十卷凡圖

一卷曰經緯圖疆域圖廳城圖十三里圖道路圖廳境接道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廳署圖紫柏山圖表二卷曰紀事沿革表職官表志五卷曰土

地志山川志田賦志祠祀志防志傳二卷曰官師傳列傳又

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別留壩廳足徵錄四卷於編末案方

志為古之圖經與圖尤為志地者之所重是編所繪諸圖用開

方計里之法而各系之說道路接道各圖尤具特識非如他志

輿圖之視同弁髦沿革職官二表年經事緯亦犁然有當於人

心土地山川各志紀載亦尚稱謹嚴其學校選舉金石儒林文

苑方技流寓諸門地之所闕者則缺而不書凡所徵引皆一一

標出其典若此之類頗稱有依惟搜集材料殊嫌簡略考核之

功。多未逮。又方志人物宜較史傳為詳。而是編列傳所載人物。率多略著數語。存其虛評。而刊其事實。是則未免可議矣。

光緒白河縣志十四卷 光緒十九年癸巳刊本

清白河縣知縣顧麟修。邑人王賢輔等纂。顧麟事蹟無考。光緒十七年辛卯。奉檄來攝斯篆。按白河縣志創始於雍正七年己酉。邑守汪公。遂纂輯之。而舊志職官。未載其人。名籍亦無可考。按其原序。稱奉文纂修。畧而未備。是其書蓋未付剞劂。自是而後。越七十餘年。至嘉慶六年辛酉。邑守嚴一清。復加纂輯。更越九十餘年。而顧麟蒞治。是邦會邑中士紳。方議重修縣志。爰於簿書之暇。設局重修。延邑人王賢輔。李宗麟主其事。創始於光緒十八年壬辰。冬十月。至十九年癸巳秋八月。而全書告竣。都凡十有四卷。卷為一類。首分野。次沿革。次疆域。次建置。次學校。次壇廟。次田賦。次職官。次選舉。次人物。次藝文。次雜記。又或於各志之下。別圖子目。而以圖繪列之。編首其書取材頗知別擇。凡禮樂制度。事關國典。海內所共。非一邑所能專者。則屏而不書。深合志法。沿革一門。列表以省簡牘。年經事緯。剏然有當。疆域一門。於方域之定向。山川之脈絡。記載詳核。其他各門。大抵皆有定錄。亦多足鑒人意者。惟書成於光緒中年。方志學昌明之後。乃猶沿志書之俗例。首列分野。且不知藝文與徵之別。其識趣可知矣。又營制風俗。附之學校。尤嫌其所附非類。有乖志

他如人物一門。子目既失冗濫。輯引各書。皆不注其出處。是則未免可議也。

道光延川縣志五卷卷首一卷 道光十一年辛卯刊本

清延川縣知縣謝長清纂修。長清字澄宇。號春塘。雲南楚雄縣人。道光八年八月。由舉人奉檄來攝斯篆。考延川舊志。當順治十八年辛丑。邑守劉敷穀重修縣志之時。已嘆其與烟塵俱盡。今所存者。唯辛丑劉志其後。六十餘年。至雍正四年丙午。邑守李近陽。復加纂輯。又百有餘年。及長清蒞治斯土。既病舊志之缺畧。復痛懼身久失修。文獻之無徵也。爰於簿書史職。設局重修。成書五卷。卷為一志。首地理志。次建置志。次政事志。次職官志。次人物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序圖輿圖列之。卷

首不入卷次。其書補舊志之遺闕。如山川建置政事人物。凡舊志所未載者。悉為增補。註明所據。且逐加考校。分別去取。釐正不少。如舊志沿革。謂延川秦為臨河縣。隸上郡。漢初仍舊名。蓋據元和志。延水縣在秦臨河縣地之語而誤。按秦漢與晉皆有臨河縣。名同而地迥異。是編悉為辨正。頗稱有見。又舊志載祀只載壇廟修廢。不及典禮。殊嫌其名實不符。是編列壇廟於建置。復列祀典於政事。亦較舊志為有體。物產一門。舊志頗嫌其簡畧。是編悉為增補。雖不免失之繁瑣。然其紀載裁奪。審覈及於野史。各法皆為斯邑之所獨有。頗多實錄。非苟而已。惟祀典

所紀多全國通禮非一邑之所專事強重入未免可議又疆域
列之地理沿革列之建置亦不免後先失次有乖志體是刻而
表之未當者也

萬曆寧羌州志不分卷 北平圖書館影鈔本

明寧羌州知州盧大謨修揚堂范啟東等纂大謨直隸永年人
萬曆二十三年己未奉檄來牧是州案寧羌漢葭萌縣地唐置
三泉縣宋置大安軍元初為大安州尋降州為縣又省三泉縣
入之明初省大安縣改置寧羌衛旋升為寧羌州州舊有志創
始於嘉靖三十三年申寅州守王一鳴及大謨蒞治斯土州志
之不修又四十餘年矣大謨愍志久不修文獻之無徵也於是
創議重修延揚堂范啟東等主其事增補訂訛成書一冊不分
卷釐為七類曰輿地曰建置曰壇廟曰田賦曰宦蹟曰人物

曰雜志又或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今考其書條例既無門類
部后搜集材料尤不免失之疏畧按方志為古之圖經輿圖尤
為志地者之所重是編乃缺而不繪寔為鉅漏他如輿地志之
紀山川但知羅列名目乃不能詳其脈絡建置志之紀坊表但
紀其為何人所立乃不能詳其所在田賦志之紀戶口田畝糧
稅但知據鈔錄檔冊乃不能並詳古今若此之類其疏陋可知
矣又學校於一邑教化關係至鉅是編乃不立專目僅於壇廟
一門附紀學宮學田考壇廟所以紀祠祀寺觀也是編乃以學
宮學田附之其下未免所附非類有乖志體惟寧羌居疊障迴

嚴之中。文獻無徵。是編分列類目。粗具規模。得此亦大非易易也。

道光續修寧羌州志四卷 道光十二年壬辰刊本

清寧羌州知州張廷槐纂修。廷槐字晉卿。四川奉節人。道光十年庚寅。由附貢奉檄來知州事。案寧羌州志。自明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州守王一鳴創修之後。至萬曆二十五年丁酉。再修於州守盧大謨。及廷槐來。州志之不修。又二百餘年矣。其間屢遭兵燹。興廢沿革。事多可紀。道光十一年辛卯冬。朝廷方修一統志。徵收天下志乘。廷槐深以載述之缺畧為憾。於是設局重修。成書四卷。凡為類三十有三。曰星野圖。輿圖。縣治圖。建置幅輳。道路。形勝。關隘。山川。古蹟。邱墓。坊表。里編。戶口。鄉村。市集。津梁。驛傳。舖舍。城池。公署。軍制。勳蹟。職官。武職。食貨。學校。祀典。名宦。選舉。人物。水利。風俗。祥異。物產。藝文。又或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其書體例大抵因循。漢中府知府嚴如煜所修府志。而參以萬曆丁酉盧志。搜集材料。既較盧志為豐富。分門別類。亦較盧志為完備。如盧志志地理。而不附輿圖。是編則增繪疆域。城池。關隘。市集。棧道。各圖。雖不知計里開方。難免粗畧。然亦終勝於盧志。闕而不錄也。他如軍制。學校。風俗。物產。凡盧志之所闕者。是編悉為增補。亦較舊志為有當。惟分列類目。似嫌駁雜。如既以舊志之無門目。即居為病。而以綱統目矣。則幅輳道

路山川形勝等宜統以輿地坊表城池公署等宜統以建置不應各自為類又搜集材料往往不知別擇如藝文載陳琳為曹洪與魏太子書陸贄改梁州為興元府升洋州為興州詔皆其所言皆與漢一節之事而與斯土無涉是編乃亦牽連並入未免可議矣

光緒甯羌州志五卷 光緒十四年戊子刊本

清甯羌州知州為毓華修甯羌州學正鄭書香纂毓華江蘇上元縣人光緒八年壬午由武陽縣知縣升任斯州九年癸未調辦釐金十年甲申回任按甯羌州志自明萬曆二十五年丁酉州守盧大謨創修之後至清道光十二年壬辰州守張廷槐復加纂輯及毓華來知州事邑志之不修又五十餘年矣毓華慨年久不修舊聞之放失也於是商之州中紳耆周諮博訪設局重修延東鐸鄭書香主其事書成釐為五卷卷一為天文輿地卷二為建置賦役卷三為武備官師卷四為人物卷五為藝文

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類之下更於天文輿地二門各附以圖其書大抵因循道光壬辰張志惟張志体例頗傷冗雜惟是編盡為釐正如以山川關隘市集津梁併附輿地選舉忠孝併附人物另立建置一門而以城池公署學校等附之立賦役一門而以地丁漕工倉儲課稅等附之凡其所處置皆較舊志為有体按古之言地者先輿圖舊志只載疆域全圖一幅後道圖二幅未免太略是編更分四鄉為四圖州城控制四鄉則另繪一圖較之舊志差為詳細又志以紀寔不尚繁文是編於禮樂制度之載在會典非一邑之所專者悉不濫入舊志藝文

載陳琳為曹洪共魏太子書陸贄改梁州為興元府升洋州為
望州詔皆其所言皆興漢一帶之事與斯邑無涉是編亦為
刪汰頭稱有見惟書成於光緒中葉方志學大盛之後乃首列
天文一門以志星野輿圖仍按舊法繪製不知用計里開方之
法疆圉列之輿地沿革列之建置是則未免可議至於風俗物
產之附於人物則尤嫌其所附非類有非志條謂之瑕瑜互見
之作可也

新朝邑縣後志八卷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刊

清朝邑縣知縣王兆鰲修邑人王鵬翼纂兆鰲字東廷雲南寧
州人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亞魁四十二年甲申由師宗州學正
奉檄來宰斯邑五十二年甲午奉特旨陞任河州知州是編蓋
其蒞治斯邑時屬邑人王鵬翼之所纂修也崇朝邑志乘創於
明正德十四年乙卯邑人韓靖(靖)定纂修之萬曆十二年甲申
邑人王學謙復加纂輯自是而後邑人李河濱劉筠石雖相繼
重修而斷簡殘篇未見詳行及是編之成上距萬曆王志蓋已
百三十餘年矣全書都凡八卷其為類曰星野建置政事官師

選舉人物藝文又於各門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編首
其書大抵因循李河濱劉筠石兩稿本於舊志增補訂訛頗具
規模如王城臨晉武鄉原係內國故地舊志或收入沿革表內
而謂為朝邑若此之類凡引用訛誤者悉為釐正又舊志賦役
多缺抄自賦役全書未免差錯是編悉為澄清並鹽法諸政原
委亦逐項詳載他如官師選舉凡萬曆十年壬午以前舊志紀
載已詳者概不重出惟起自萬曆十三年乙酉其有舊志姓氏
挂漏事蹟未詳則為補錄於前凡所處置皆犁然有當於人心
文廟舊志列之秩祀將於寺觀是編特後之學校亦深合志法

惟分列類目。往往雜糅無序。如以天文疆域山川形勝閩津統之星野。疆域乃列之沿革之前。皆嫌其參雜不倫。有非志体又志載星野。久為識者病。舊志置之不論。殊具特識。是編乃於開卷首列天文。升斤於為參為井之辨。斯則未免可議矣。

乾隆朝邑縣志十一卷卷首一卷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刊本

清朝邑縣知縣金嘉琰修。副貢生嘉定錢坫纂。嘉琰字竹泉。浙江錢塘人。乾隆九年甲子舉人。四十一年內申。奉旨候補至陝。四十二年丁酉。來守是邑。時朝邑志乘自康熙五十一年壬辰邑守王兆鰲重修之後。又歷六十餘年。而作者無聞焉。及嘉琰蒞治斯土。邑之士紳。每以重修邑志為請。會大中丞畢沅重修郡志。檄嘉琰屬修其志。嘉琰因設局重修。延嘉定錢坫主其事。成書十有一卷。卷為一錄。一地形錄。二勝蹟錄。三縣尹承尉傳史錄。四歷代著聞人錄。五本朝著聞人錄。六孝行忠義并節烈婦錄。七城池公署學校壇廟修建錄。八賦稅錄。九科舉錄。十綴錄。十一修志原流錄。又於各錄之下。各分子目。而以序修志姓氏目錄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復以輿圖附之綴錄之後。案朝邑志乘自韓五泉創修於前。王河汀續修於後。皆意取体要。為文甚簡。東注後志。承王志之後。雖稍稍加備。然考核之功。猶多不逮。是編成於嘉定錢坫之手。錢氏為一代學者。尤精考據。今觀其書。博採遐搜。頗稱精賅。徵引考據。尤足饜人意。一掃舊志空疏之蔽。地形錄之於斯邑沿革。勝蹟錄之於城池宮室閭閻。考訂尤極精審。他如賦稅錄之窮源盡委。亦深見卓識。非苟而已。

又凡所徵引皆一一標其出處亦深合著述之法雖分列類目
雜糅無序不得不以責賢者然微不掩瑕瑜終不失為陝西方
志中之佳作也

咸豐朝邑縣志三卷 咸豐元年辛亥刊本

清李元春撰元春字時爾朝邑人嘉慶三年戊午舉人屢應禮
部試皆不售遂絕意仕途侍母不出是編蓋其老年與門人及
子侄輩之所纂輯也果朝邑志乘創始於明正德十四年己卯
邑人韓邦靖再修於萬曆十二年甲申邑人王學謨三修於清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果朝邑守王兆熊四修於乾隆四十五年庚
子邑守金嘉瑞迄於是編蓋已五修上距乾隆金志又七十餘
年矣全書釐為上中下三卷上卷為建置志官氏志教祀志四
賦志典志風化志兵防志河防志中卷為人物志下卷為義
行志藝文志今考其書是續乾隆金志而作凡前志所詳者皆
不復贅惟闕者補之訛者正之亦所以不蕩前人苦心也稽其
所增補以人物志為最多義行志次之其他各志又次之而其
最足譽人者亦惟人物義行二志按方志人物宜較史傳為
詳任者志乘率多畧著數語存其虛評而刊其事是是編人物
義行二志紀載獨詳深合志法又其補舊志之遺闕如兵防河
防皆特立專志窮原盡委犁犁有富於人心乃至田賦風化各
志亦深合見卓識非苟而已以視官修諸志之敷衍塞責者固
差勝一等惟各志之下往往附以議論空言滿紙無論如何終

難逃後日之誹謗。藝文志一門。僅載自作聖德詩一首。爲元爲
無謂。他如綱目不分。人物志之外。別出義行一門。一似義行非
人物者。斯則立體之未安。未免瑕瑜互見矣。

朝邑縣志例一卷附志例後錄咸豐元年辛亥刊本

清李元春撰。元春字時齋。朝邑人。嘉慶三年戊午舉人。應禮部
試不售。終母不出。終老於鄉。元春有朝邑縣志三卷。已著錄。是
編蓋其老年修志時之所纂輯也。先是朝邑邑侯議欲重修縣
志。屢屬其事於元春。元春以爲修志之難。與史同科。辭不就任。
後以邑志終不可久闕也。因創爲志例。以俟後之賢者。書成都
爲一卷。凡爲例十。曰建置。曰設官。曰秩祀。曰田賦。曰風化。曰兵
防。曰河防。曰人物。曰義行。曰藝文。而以梓里賦補記。補傳。續傳。
三仙人傳。楊封峯傳。劉王兩先生傳。列爲後錄。附之篇末。今考

其志例大體因五泉河汀及王朱諸志體例。而辨其是非。補其
缺遺。既不全繼舊志。亦不敢盡廢其體例。蓋參互法以爲志法。
而不盡襲成例。欲成一象之言也。其於新志。意主接前志續修。
深以因循慢出爲病。此固較往昔續修志之陳陳相因。新志
既成舊志遂廢者。其善多矣。又其於風化。兵防。河防等。皆主各
立專志。亦較舊志之附非其類者。各有體地。如梓里賦。及補記
各篇。論舊志之得失。亦深具卓識。其於舊志之訛誤。亦多所是
正。如朝邑西界同州。北有缺鑛山。東有黃河。南有渭水。洛水在
中。西北自同州來。東南流。本入渭。有時經入河。舊志以爲漆沮。

殊為舛謬是編悉為辨正又其補舊志之遺漏如官師人物皆
有闕於文獻後之修志者足資參考惟志例於人物之外列出
義行一門夫義行亦人物也何得列立一門斯則未免可議矣

道光懷遠縣志四卷

民國十七年重印道光二十二年本

九卷

五卷

清知懷遠縣事何炳勳纂修炳勳字保如浙江山陰縣人嘉慶
己卯舉人道光乙未進士十八年四月到任此編題曰粵西修

林蘇其昭燮堂氏撰次浙江山陰何炳勳保如氏重編按懷遠

素無志有之自乾隆十二年邑宰蘇其昭始考此編各門紀載

皆至道光而止是以實為道光志不得以題有蘇其昭撰次字

據即目為乾隆志也卷首有道光二十二年李熙齡序云自蘇

君至今將屆百年其中所當增益者正復不少何保如明府以

名進士作宰是邑悉心纂編補其缺畧或附考於後或新增於

中較之舊志炳蔚可觀則此編之為道光新志也益明顯矣書

凡四卷卷一曰圖譜天文歲時氣候地理山川疆域城堡建置

祠祀鄉村卷二曰賦役徵收稅課種植物產市集名勝風俗卷

三曰官師卷四曰人物選舉名宦封爵錫恩榮紀事兵制郵驛

邊外蒙古按此編列目雖以蘇志原本為主而亦微有不同如

山川蘇志附於地理此則別為一門封圻為守土者所宜周知

故增以疆域其他或附或併改易尚多惟其凡例一仍蘇志之

舊遇有改易之處附以新志作何云云此法尚不經見編中各

門所紀皆極簡畧李序言懷邑僻陋之壤其民貧而少文則又

無怪其因陋就簡也奉行政事而已矣

民國橫山縣志四卷 民國十八年石印本

民國橫山縣知事劉濟南等修邑人清拔貢候選州判曹子正

纂濟南字治堂河南寧縣人三月到任後橫山清名懷遠

縣民國三年改名橫山蓋以懷遠與安徽廣西屬縣有同名之

嫌且其地北控蒙古東衝榆林西接靖遠南與德化縣定犬

牙相錯為橫山山脉之要塞因改今名欲人之顧名思義也在

清有乾隆十二年知縣蘇其紹道光二十二年知縣何炳勳兩

次編輯更經百積稿為民國之十年劉公攝篆是邦倡修縣志

邑紳曹子正旁搜遠紹從事編輯未成而逝其哲嗣賴生踵而

成之共為四卷曰地理志官師志選舉志人物志名宦志建置

志紀事志物產志風俗志教育志實業志交通志財政志政治

志藝文志其凡例云本編上續何志至清末為止其已詳懷遠

志者茲概不書然查其書中事實職官載民國知事十一人選

舉各級學校畢業生一目所載人物十之八九皆屬民國教育

志之學校一覽表亦以民國設立者居十之九此外右實業交

通財政政治鮮不涉及民國其凡例至清末為止之言實大才

有且編中不列沿革一目雖云歷代沿革已詳舊志故概不書

然民國之改懷遠為橫山實為改革之大者編中一字不錄則

橫山之所以為橫山。閱者將無由而知矣。惟其地理志所繪各圖。皆隨方計里。俾知距離。則確知乎舊法一籌也。

嘉慶葭州志十一卷 嘉慶十五年庚午刊本

清葭州知州高珣纂修。高珣字西嵐。漢軍鑲黃旗人。嘉慶中由舉人奉檄來知州事。考葭州春秋時屬白翟。戰國時為魏之上郡。其後代有更革。宋置葭州。置葭州以若置晉寧軍。金升為晉寧州。旋改曰葭州。明清因之。屬榆林府。州舊有志。多散佚不存。乾隆末年。州牧王石潤雖嘗纂輯。旋奉調離任。其事遂廢。厥後署事者多。且任任不久。無暇纂修。及高珣蒞治。斯去懼年久不修。文獻無徵也。爰於繕書之暇。設局重修。因王氏志稿增補訂訛。歷時匝月。而全書告竣。都為十有一卷。卷為一志。首天文志。

次地理志。次建置志。次官師志。次田賦志。次學校志。次選舉志。次人物志。次風俗志。次藝文志。次雜記志。又列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輿圖附之編首。按葭州舊志久無存書。無可因循。而是編之成為期不過匝月。其率陋可知。今考其書。搜集材料。頗感缺乏。考核之功。尤多不逮。故紀坊表。則不能詳其建置之年月。志官師。則不能詳其任職之時代。風俗志既嫌其簡畧。不足以備考風問俗者之考索。且所紀皆各處普通習慣。非一邑所獨有。尤為無謂。其他各志。亦大抵失之簡陋。惟田賦志紀載甚詳。頗有實錄。初產一門。亦頗能舉斯邑之特產。

非如他志之巨細不遺有似類書是亦非無可取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民國度縣志二卷 民國二十二年石印本

卷四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民國度縣志長陳瑄修邑人清宣統己酉拔貢甘肅試用直隸州州判趙思明等纂陳瑄字韻軒河縣人上海中國公學專門部法律本科畢業民國十六年來任按邑之舊志成於清嘉慶十四年鐵嶺高公西嵐編輯發刊實具創鑄之具光緒二十年宜陽李仁山從事續修垂三十年中經張鏡川魏楚翹閻通安諸君陸續增修未得成書延至民國十七年陳公來邑攝篆延趙君思明張君德華旁求博采編輯成帙釐為二卷其目曰天文志地理志建置志職官志貢賦志屯運志徵權志學校志選舉志封爵志交通志鹽茶志錢幣志祀典宗教志祥異志人物志古蹟志紀事志風俗志藝文志物產志其分類依陝西通志局目錄畧事變通編中各門皆自光緒二十一年依次續載九事在二十一年以前者以詳於舊志既不復贅然地理之疆域因舊志於各地方村鎮名稱全未登錄此編用事補列以備輯刊政者之參考惟其所載但著村鎮名稱不著縣治之某方距縣治若干里且無圖以資參証閱者實無術以知其部居也其凡例云舊志原書失之簡畧迄今滄桑變更閱時久遠其中應增者實多而此編共僅二卷除職官選舉人物外每門恒畧

參數行。若交通錢幣宗教等。第知其名稱。其源委概不之及。其簡畧實未見有勝舊志矣。

乾隆寶鷄縣志十卷卷首一卷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刊本

清寶鷄縣知縣許起鳳修。寶鷄縣縣丞蔣大中等纂。起鳳字雲衡。號梧軒。浙江昌化人。乾隆十七年壬申進士。二十七年壬午五月。奉檄來罕是邦。案寶鷄縣志創始於萬曆三十六年戊申。邑宰朱炳然再修於崇禎十三年庚辰。邑宰嚴慶鸞三修於清順治六年己丑。邑宰薛光前四修於十四年丁酉。邑宰周愷五修於康熙二十年辛酉。邑宰何錫爵及起鳳蒞守斯土。邑志之不修。又八十餘年矣。起鳳深懼維此不修。將無以信今而傳後也。爰於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夏。設局纂修。閱半載而全書告竣。

釐為十卷。卷為一志。首地理。次建置。次賦役。次學校。次古蹟。次官師。次人物。次選舉。次列女。次藝文。次雜記。次祥異。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其書大抵因康熙何志。分列類目。往往雜糅無序。如以禮制附之地理。兵防軍器附之建置。皆嫌其參雜不倫。有乖志体。又縣志之紀物產。宜舉其特有者。考斯邑物產。本無奇特可編。紀是乃勉強湊合。巨細不遺。殊為譴他。如文廟祭祀。凡禮樂祭器。皆國之通典。千邑雷同。是編乃一一備載。亦未免可議。賦役一門。但知抄錄賦役全書。乃不能窮源盡委。並詳古今考核之功。尤有不逮。惟舊志

學校附之建置下專立一門似嫌其附非其類是編特立一門
頗稱有見又沿革科貢皆列表以省簡牘年經事緯犁然有當
則亦非無可取也

嘉慶定邊縣志十四卷 清嘉慶二十二年刊本

清定邊縣志黃沛纂修黃沛字聖亭內務府正黃旗漢軍人

嘉慶十九年定邊古鹽州地舊為衛所自清雍正九年

始設縣至邑來當乾隆中獨知縣徐觀海戴元變相繼纂修成

而未詳邑譜生劉君希周錄其稿而珍藏之俾不失墜其書至

乾隆三十六年為止嘉慶中黃公推邑篆與邑紳旁搜廣採遠

稽近徵或本舊編而修輯或集見聞而增補之及二十二年書

成分為十四卷一地理志二建置志三祠祀志四五田賦志六

兵防志七八官師志九十人物志十一選舉志十二邊備志十

三四藝文志其書雖為續修實等創始故其纂輯除參考徐戴

二公舊稿外則以保會郡志者為居多各門小引多仍冠以前

令戴元變論曰所紀採自某書皆標出典不掠人美有足多者

其邊備志於邊牆河套禦邊紀載備極詳盡凡縣之為邊陸要

區者其志來皆宜奉之為楷模惟其各門多屬強湊如分野一

目僅曰按延安郡禹貢雍州之域天由文井鬼分野考此語只

可用之於郡志其定邊實無關係且以地應天本極渺茫以州

縣百里之大當於天度者幾許修志者強相附會已非廣矣而

此編以題顯然無閑之語載諸簡端即附會亦有未能多見其

膠柱沿習也其他風俗歲時諸目亦強湊之病焉

嘉慶延安府志八十卷

清光緒十年補刻嘉慶七年刻

甲申

五九

清延安府知府洪憲纂修憲江南揚州府江都縣人乾隆五十年來任按延安志來明以前已無可考清則知府陳君天植創修於康熙十年嗣後未修者百二十載洪君典郡十餘年積之餘毅然以身任之蒐討編摩三易寒暑嘉慶七年春方伯溫公承忠善洪公之有斯舉也致書敦促七月而書成凡八十卷曰恩澤紀沿革表大事表封建表輿地表考建置考水道考吏畧戶畧禮畧兵畧刑畧工畧前政傳錄名人傳錄忠義傳錄列女傳錄前志傳錄雜錄金石書目著述其書條裁義例蓋

畧參考大典章氏之說也沿革大事封建三表參考古籍極為宏富且將古籍原文詳注於表遇有二說牴牾者則併錄而加以己意如於封建表之膚施云按羅泌路史以膚施為周世封國通志采之然按路氏所紀國名往往不足為據今故不采而附錄於此云云其於不采者而舉其所以不採之故以防後人不加思考復采可稱深得著述之休矣流賊起自延安故詳其事而編之雜錄至於官師學校選舉賦稅祠祀以及倉儲屯驛里甲閭梁皆不別立門類而分隸於六畧此皆普通志書之所無義例嚴謹有起平舊志者卷首目錄之前有光緒十年知

府劉本祖一序載鈐板燬於兵半為灰燼因覓完本藉資考攷
更難不可得繼聞書院舊有秘藏一帙首尾尚無脫畧爰細
檢舊鈐之殘缺者凡若干召匠氏仿刻之用廣流傳無墜前緒
以見此編蓋為光緒之補刊本也

毛詩振雅六卷 青縣張氏實詩舊藏天啟四年甲子朱墨本

明張元芳魏浣初同撰元芳字完璞廣陵人事蹟無攷浣初字
仲雪常熟人萬曆四十四年丙辰進士官至布政司參政有詩
經脈四如山樓集行於世是編朱彝尊經義攷及各家書目皆
不著錄其書分上中下三格如高頭講章之式上截推闡詩旨
大率首論全篇大意次則分章詮釋中截列舉經文每章之下
有章旨每篇之下有篇旨經文之旁更有旁注以標舉筆法且
加以朱筆圈點下截則節錄各家批評文法之語大抵不甚訓
詁章句意在闡明詩旨評論文法案晚明之世學者治詩喜以

公安竟陵之詩竊入經義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深斥其貽害
於學者然詩之為書本古音歌謠之辭與漢魏樂府初無以異
而學者知詩之為經不知詩之為詩寔詩學之一蔽晚明學者
以治五七言詩之法治三百篇正足以破腐儒之陋四庫全書
總目提要過而斥之是門戶之見非天下之公議也今攷是編
說詩一掃前人訓詁之膠固純取妙悟如釋鄭風遵大路云淫
婦為人所棄而作此詩釋有女同車云懷佳人也釋山有扶蘇
云淫女戲其所私者而作也釋羊云婦人所期之男子已失約
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又云羊失約

也釋野有蔓草云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又釋小雅鹿鳴云此宴饗賓客之詩也釋四牡云此勞使臣之詩也釋皇皇者華云此遣使臣之詩也釋常棣云此燕兄弟之樂歌釋伐木云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其說雖寥寥數語不落言詮而深得詩人之本旨惟上格詮釋篇章大旨下格批評文法大率拘文章義鉤剔字句不脫時文之習他如圈點筆法尤為無謂斯則明人經解之通病不必為之曲諱也

詩志度與九卷青縣張氏寶詩經藏元祐四年甲子刊本

明施澤深撰澤深字厚甫爵里無攷是編朱彝尊經義攷及各家書目皆不著錄其書不載經文僅以篇目標題每篇標舉大意然後分章詮釋所說或曰襲舊說或自出新意凡國風四卷小雅二卷大雅二卷三頌一卷都凡九卷大旨宗孟子以意逆志之說不專主於一家所引諸書大抵同晉時人著作雖不下二十餘種然並豐坊偽子貢詩傳偽申培詩說亦兼採之頗多持擇又其意惟在闡明詩旨並名物訓詁亦皆弗詳案晚明之世學者治詩固能破彼拘牽一掃訓詁之膠固然空談無據每多疏於攷核是編說詩正坐此蔽與發揮詩旨類皆依文詮釋尋味於詞氣之間推敲字義探求語脈往往恍惚而無着不過為程式制藝之計而已然其間推闡詩旨亦多足破腐儒之陋者如釋周南卷耳云此詩要看嗟我懷人一段無功相思模樣件件俱是托出采物不得而登高而飲酒而長嘆正是嫌那窈窕的所在件件要做而件件不是是事又云登高只望白雲思親舍之意注住從之說太着象登山以望君子如古樂府遠望可以當歸表又釋邶風雄雉云全詩以懷字為主末章正是甚懷處首言阻隔只是遠行次言寢勞我心又次言悠悠我思俱

合恐其不能自善意。直至知德而賊。則伊阻者不遠。不來者能來。而懷思可少寬耳。若此之類。雖循文衍義。而深得詩人之本旨。編首載馮元冠序。謂其說詩正得詩之本色。亦不盡為虛舉也。

新編詩義集說四卷 故宮博物院影印宛委別藏影鈔明刻本

明孫鼎編。孫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中領鄉薦。任松江教授。擢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政。是編朱彝尊經義攷。曾著錄之。而注云未見。攷之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知其書寔成於正統十二年丁卯。此本從原刻影鈔。惜其序文已佚。書凡四卷。蓋採取解題摘要發揮。矜式等書。擇其新義。彙為一編。不盡釋全經。每篇仍分總論。章旨。節旨。各類。阮氏四庫未收書目提要。稱其展卷釐然。頗屬精備。今攷其書。雖多篤實之論。如引旨要之言。以釋小雅白駒云。此詩惜賢者之去。又引主意之言曰。斯人好賢之心。固無所不用其極也。賢者天下生民之所依。當時既不能用之。庶幾繫之足以留之。久留之不可。而暫留之。是則斯人之舉。奉於好賢為何如哉。又如小雅斯干總論。引解頤之言曰。古人築室既成而落之。必有頌美禱祝之辭。如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所謂頌美之辭也。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則所謂禱祝之辭也。其說於詩內微旨。詞外寄托。皆推闡無餘。阮氏謂其頗屬精備。固非虛譽。惟其所纂輯。皆明人說詩之書。往往敷衍語氣。為時文之用。尤多迂腐之論。是未免白璧之微瑕。然核其所引。如彭亨詩經主義。曹居貞詩義發揮。朱氏經義攷。皆云未見。謝

升孫詩經斷法。且標己佚。則其書亦足補文獻之缺畧。要不可廢也。

詩經筆記四卷 萬曆十五年丁亥刊

明蔣以忠撰。以忠字伯孝。學者稱貞菴先生。常熟人。隆慶進士。官至廣平知府。負文名。有藝圃琳琅。清權山人集行於世。是編蓋其早年讀詩所記。故名筆記。全書不載經文。僅以篇目標題。首論全篇大旨。其次分節詮釋。亦有但釋篇旨。不復分節詮次者。大旨宗孟子以意逆志之說。不專主於一家。而掃除訓詁之膠固。頗足破腐儒之陋。就詩論詩。於詩內微旨。詞外寄托。推闡極詳。時多新意。如釋周南漢廣云。此南國人美遊女之作。釋采芣云。此岐周婦人所自作。重相樂意。釋鄭風子衿云。此墮女望深而思切也。釋揚之水云。此淫女情親而欲久也。釋出其東門云。此人見淫奔之女。而言己之所思不在此而在彼。是不為淫慾之所移者。釋野有蔓草云。此奔者道相遇之情。釋溱洧云。此奔自牧其樂事。其說空諸依傍。深得風人之本旨。而發前人所未發。惟惜其未能盡棄舊說。往往折衷其間。於詩旨多有未實。如釋周南關雎云。此宮人所作。釋葛覃云。此后妃當葛事既成。因謀歸寧。歷序敘情事如此。釋卷耳云。此后妃因文王不在。而思念之切。故自道不能自己之情如此。釋摶木云。此為象要美后妃。若此之類。或依小序以為說。或宗集傳以立論。大抵曲徇

舊說未免失之穿鑿然瑕不掩瑜治三百篇者固不可盡廢其書也

二劉先生闕湖說詩不分卷末附闕湖紀言崇禎四年辛未刊本

明慈水劉尹聘劉振之同撰尹聘字崇任性剛直教學行崇禎初舉於鄉振之字而強崇禎舉人署東陽教諭遷鄆陵知縣以名教自持流賊至索印不與縛置雪中三日夜罵不絕口亂刃交下而死是編蓋二劉主講東陽闕湖書院以意說詩之語而門人吳志道之所纂輯也其書首錄經文次論全篇大旨然後分章詮釋而以闕湖紀言毛詩原解序附之卷末大旨不甚刻詰章句意在闡明詩旨崇孟子以意逆志之說不專主於一家類皆循文衍義以探求詩人之本旨如釋鄭風將仲子云此若為拒之之辭而所以懷之者愈至其所以畏父母諸兄與人之多言者只恐事一敗露于懷仲之意不能成就耳又釋山有扶蘇云狂言情之蕩狡言情之詐非真為狂狡也相狎而為戲之辭也其說率以意為解然亦時多新意今攷其學於同時中人多取郝氏毛詩原解之說故其說詩大抵仍以小序首句為據益以臆斷比明人說詩之通病也又其書所紀既為二劉說詩之語則何者為崇任之說何者為而強之說似宜分別注明是編乃不加識別亦未免可議至於闕湖紀言蓋二劉說詩餘論雖一知半解時亦有之然体同詩話類皆空談無據以其道說

漢魏之詩尚嫌其空疏況於持以解經乎

逸詩不分卷 明補萬堂刊本

明鍾惺輯鍾惺字伯敬竟陵人萬歷三十八年庚戌進士官至福建提學僉事明史文苑傳附載袁宏道中是書蓋取群經子史中之逸詩輯為一編首列逸詩篇名斷章存者凡十四篇綴拾所及有尚書大傳禮記大戴禮記春秋左氏傳孟子汲冢周書國語史記漢書列女傳穆天子傳淮南子及周官注等書次列群經子史中之逸詩所錄凡春秋左氏傳八章論語二章禮記二章大戴禮記二章孔子家語一章管子一章晏子春秋一章墨子二章荀子六章列子一章莊子一章呂氏春秋四章戰國策五章淮南子一章史記一章漢書二章後漢書一章晉書一章說苑一章中論一章集韻一章都凡四十有五章復次列逸詩篇名如呂氏春秋之葛天氏八闋楚辭之駕辯隋書樂志之網罟辨樂論之豐年詠樂書之龍衮頌等都凡九十有四篇類皆採之子書雜說而以東晉補亡六詩列之編末今攷其所輯大抵就王應麟詩攷中之逸詩篇名而略有增補其所補各條逸詩王氏所未搜者凡十有五篇曰鉅首一章黃竹詩三章無射一章嶠一章白水一章鼓缶一章又大戴禮記所引一篇墨子所引一篇列子所引一篇呂氏春秋所引一篇淮南子

所引一篇漢書所引一篇後漢書所引一篇晉書所引一篇中
論所引一篇其逸詩篇名為王氏所未收搜者都凡五十有九
篇曰黃帝龍衮頌黃帝桐鼓曲伶倫渡漳歌成墨九招歌虞舜
大唐歌候人兮歌九辯九歌燕往飛歌泣絕辛餘靡歌北里靡
靡激楚流風陽阿延露折陽皇琴下里巴人雍露陽春白雪引
商刻羽流徵邪許歌噓嚶歌涉江采菱嘯喻于遮顛歌凱歌
歌歸邪之曲幽魄之曲離鴻去鴈蘋生明晨焦泉朱華流金商
飈白雲落葉吹蓬嚴凝流陰沈雲輕風流水之詩昭露秋霜之
詩木客吟勞商清角滌角秣馬金闕歌此外東晉補亡六詩亦

王氏之所未搜總計其書摘王氏之遺漏都凡八十篇蒐集輯
雖尚稱勤摯然稽其得失寔多可論其所引據多出子書雜說
且不當錄及殷商以前之偽詩其失一也東晉補亡詩六篇不
應與逸詩並列其失二也所錄各詩間有重出如陽阿凡三見
流徵凡兩見之類其失三也總之其書不過就王氏詩攷增綴
逸詩篇目雜採諸子依託之說少所持擇鈔撮之學本不足以
言攷証也

讀詩一得不分卷 明據為堂刊本

宋黃震撰震字東發慈谿人寶祐進士為史館檢閱以直言出
判廣德軍知德州為人清介自守獨宗朱氏之學及卒門人私
謚文潔先生有黃氏東發讀書日鈔行於世此書宋史藝文志
直齋書錄解題皆不著錄朱彝尊經義攷曾列其名謂為一卷
案是編即東發讀書日鈔之一門竟陵鍾惺刻之古名儒毛詩
解中大旨病雪山夾滌晦庵諸儒說詩好廢序以自說故自
序稱非詩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
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之中誠亦難事然亦不能盡棄集

傳之說故又稱發理之精到措辭之簡潔讀之使人瞭然亦熟
有加於晦庵之詩傳者哉要之黃氏說詩蓋以晦庵集傳為主
至其改易古說間有於意未能遽曉者則以諸家參之大抵折
衷於序集傳之間引南軒東萊砥隱雪山諸家之說以闡明之
其書不載經文但以篇自詩句標題亦多闕而不說者今核其
所言剔抉疏通亦未嘗無所闡發釋同南朱莒云朱莒諸家皆
以為治姦蓋因詩序樂有子之言也王雪山云朱莒車前子婦
人服之下血非可治姦蓋採取以察疾耳晦庵曰未知采之何
用得之矣戴氏謂此詩見一時同輩相與之樂此語蓋得其氣

朱又釋召南標有梅云。諸家皆以為天子之情。岷隱云。求我庶
士。擇婿之詞。父母之心也。合從之。凡若此類。雖不出宋人之說。
然融會貫通。要支言曲說之病。惟於篇內微旨。名物訓詁。亦多
所未貫。如釋周南。召南。戴岷隱云。召南喻子孫。非喻后妃。愚
案。召南。則振振兮。是詠子孫。宜爾字。方是指后妃。今玩其文氣。
爾字承上。召南而言。朱氏集傳云。爾指召南。最為得之。是編之
言。殊嫌其附會。總之。其書穿鑿者固多。懸解者亦復不少。斯固
不足為訓。然融會貫通。冥思研索。務在探詩人之本旨。則亦自
不可廢也。

讀詩錄不分卷 明 顧萬堂刊本

明薛瑄撰。薛瑄字德溫。號敬軒。河津人。永樂進士。宣德中授御
史。忤中官王振。下獄論死。尋得釋。景帝嗣位。召起大理寺丞。英
宗復辟。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致仕卒。謚
文清。治學一本程朱。有讀書錄。從政名言。薛文清集行於世。事
蹟具明史本傳。是編蓋其讀詩劄記之文。惟明史本傳。朱彝尊
經義考。皆不著錄。蓋原載讀書錄中。竟陵鍾惺刻之。古名儒毛
詩解中。凡三十有三條。意主借詩以立訓。故反覆發揮。務在闡
明興觀群怨之旨。溫柔敦厚之意。而於興衰治亂。尤推求源本。

凱切著明。故首述讀詩之法云。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
章句。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明道先
生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撥念過。使教人
省竊觀。朱子詩傳。只轉一兩字。點撥念過。蓋得明道談詩意也。
是其說詩。大抵皆宗紫陽。意在優游玩味。以求有裨於人事。故
曰。三百篇。天道人事無不備。又曰。閨雅之類。言夫婦。鹿鳴之類。
言君臣。棠棣之類。言兄弟。采芣之類。言父子。黃鳥之類。言朋友。
此詩於人倫之道。無不備也。又其說君子偕老篇曰。其辭含蓄。
微婉。畧無激發不平之氣。可見詩人之忠厚。而學者玩此。亦可

以進德矣。凡此之類。雖理明詞達。無所矯揉。能以古義啟沃。然在經解中。終為別體。與經解之作。固有殊焉。

胡氏詩識二卷 明梅萬堂刊本

明胡績宗類編。績宗字可泉。一字世甫。一字孝明。自號烏鼠山人。秦安人。正德進士。由檢討出為嘉定判官。歷官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旋改河南。俱有政績。時世宗喜告訐。績宗為仇所陷。革職歸。築室著書。所著有辛巳集。丙辰集。烏鼠山人小集。春秋本義。類學編。近取篇等書。是編明史本傳。未嘗著錄。朱彝尊經義考曾列其名。作三卷。竟陵鍾惺刻之。古名儒毛詩解中。分為上下二卷。壽縣張六寶詩移藏其殘卷。僅存下卷。其書蓋分類編纂。故編首題明秦安胡績宗孝明類編。其門類據今所存下卷攷之。有要句類。訓詁類。要句類者。蓋取群書中之典故。有關於詩者。分條摘錄。如好賢如縑衣。惡惡如巷伯之類。大抵摘錄以供玩味。要與詩旨無涉。訓詁類者。蓋取詩中解語單字。而訓詁之先釋聯語。如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萋萋盛貌之類。次釋單字。如淑善也。迷正也之類。間亦舉其異文。如調一作輜。重也。邪一作徐。緩也之類。亦多闕而不釋。大抵不甚訓詁名物。所釋多形狀之詞。攷其所訓詁。或取傳箋。或宗集傳。不拘於一家之說。惟要句類。但徵文辭。有似類書。訓詁類。僅加詮釋。寔同字典。且既不標舉經文篇目。以凡所引據。皆不注其出處。使後之讀者。無

所攷証。要非經解之正軌。則亦無容議其得失矣。

印古堂詩話不分卷 明據萬堂刊本

明朱得之撰。得之字本思。號近齋。靖江人。一作烏程人。貢為江
西新城丞。邑人稱之。從學於王守仁。守仁歿於粵。走數千里迎
之。哭盡哀。其學頗近於老氏。有參玄三語。莊子通義。宵練匣。及
是書行於世。是編朱熹尊經叢攷。曾著錄之。凡一卷。其書不載
經文。所解皆偶標己意。通括各條。非說全經。故謂之詩話。都凡
三十有五條。其說不甚刻詁字句。而議論和平。主孟子以意逆
志之首。故反覆發明。務在闡明。與觀群怨之意。溫柔敦厚之情。
間亦時有新義。如釋召南羔羊云。羔羊三疊。退時自公。委蛇委
蛇。初美其從容自得。次則即其從容自得。舉時舉地。抽繹以咏
嘆之地也。就詩論詩。深得風人之本旨。惟於前人之謬說。猶有
未能盡汰。於興哀治亂。勸懲美刺之說。尤再三致意。不免附會。
如釋秦風車鄰駟驢云。車鄰駟驢。見秦人開國之始。其務如此。
則他日變奄人任血戰。以致敗事。可見矣。君子其謹始哉。斯則
已於舊說而失之者也。其間亦略有攷証。要於詩義未能盡洽。
如謂齊風鷦鷯。初曰不但鷦鷯。天將旦而蒼蠅有聲矣。再曰不
但將旦。日已出而有光矣。日字誤也。蟲聲亮承蠅也。會且歸曰
出也。月不常光於旦。蠅不前聲於鷦。日誤月無疑也。考之古說。

定無所據新則憑臆見而失之者也。然之是書多自為斷制。不過經解中之別體耳。

徐氏重定詩經世本古義四十六卷。卷首一卷。卷後二卷。書錄張氏實詩。在藏徐氏手定稿本。

清徐時棟重定詩經字定字。一字同叔。鄞人。道光中舉於鄉。官內閣中書。家有煙嶼樓藏書六萬卷。丹黃殆遍。治經以先秦遺說為主。工詩古文。喜表章文獻。有逸湯誓攷。三泰誓攷。詩音通山中學詩記。柳泉詩文集。已著錄。是編為徐氏手定。明何楷詩經世本古義。蓋編定猶未付梓者也。編首有徐氏題識三則。又改定原目。及重定目次。各若干頁。皆徐氏手蹟。攷之題識。知其書為同治九年庚午十一月之所編定。據其手寫目次云。余既

極論元子世次之妄。又恨欲讀其書而尋檢之不易也。臥而思之。輒轉反側。忽念其書為自為。若依三百篇原本。拆而重編之。將使讀者不替亂于次序。亦使元子無得罪于古經。而其所謂論世之說。固依然可見也。計定大喜。坐以待旦。于是觸日夜之力。編次就緒。定為四十六卷。首卷一卷。後卷二卷。而手寫目次如左。今考其書。除以原引論十五國風。論二雅。論三頌。列之首卷。以屬引。小引列之後卷。皆不入卷次外。其正經國風十八卷。二雅為二十三卷。三頌為五卷。案何氏詩經世本古義。專主孟子知人世之旨。依時代為次。盡易風雅頌原第。而更定之。其

問回多字繫附會。悍然自信之說。然元子學問傳通。引據賅洽。凡名物訓詁。一一攷証詳明。典據精確。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雖痛斥其世次之妄。而究不能廢其書。夫誦詩論世。孟子同嘗言之。然千載而下。誰能盡曉。康成作詩譜。六一繼之。其所排比。不過數十篇。不知為不知。故多闕如。且亦不過另為一編。自存其說。不敢妄易舊序。即王柏私心自用。妄作詩疑。亦不敢公然顛倒進退之。使何氏之書。仍依三百篇原第。而附己意所定時世于篇後。或可信。或不可信。姑聽後人擇之。則孰敢斥其妄作者哉。惜其不此之圖。而妄易風雅頌舊第。宜人人之嗤点其書也。今徐氏以其書篇目為頁。故分而歸之。復於三百篇舊次。每篇首頁板心之右。原書某王之世。則雖復舊序。而何氏所定世次。固依然可攷。是誠元子之功臣也。

詩經通論十二卷

海原閣楊氏藏鈔本

清朱鶴齡撰。鶴齡字長孺。吳江人。明諸生。甲申復業去。自號愚庵。與顧炎武相交善。長於箋疏之學。所撰詩經通義。尚書埤傳。四庫皆著錄。是書為海原閣楊氏所藏舊鈔本。竹紙無格。每半頁十五行。行二十五字。小字雙行。字數同。蓋依刻本行款而鈔錄者也。有葉翁朱方印。黃丕烈白文方印。楊氏海原閣鑑藏印。白文長方印。紹祿白文朱文兩小方印。宋存書室朱文方印。顧千里印。半朱文半白文方印。楊彥吉讀書朱文長方印。東都楊紹和鑒藏金石書畫印。白文方印。字畫工整。雖朱墨鈎乙。然筆致疏古。約是清初風氣。取刻本勘之。多所異同。疑是朱氏所錄副本。而後人據刻本校勘者也。何以言之。凡其所改易者。皆與今刻本同。如編首古今諸儒姓氏。陸氏德明詩釋文。德明旁有元朗二字。以紅筆點去。今刻本無之。又魏氏了翁詩要義。了翁旁有鶴山二字。以紅筆改為華父。今刻本即作華父。諸如此類。凡其改正鈎乙者。皆與今刻本無異。明為據後人據刻本校勘。而是編之為朱氏所錄副本也。以楊氏所藏詩經考異。書校之。尤可無疑。其各詩注釋中。多鈔本所有。而刻本刪削者。如同南閨雅篇。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句下。有按語云。按嚴緝解此

詩首章從集傳下二章從注疏不為歸一之論故其解寤寐求之為求此淑女然玩四之字語脈是言求苻菜非言求淑女也今不從又閔莊序哀窈窕句下引呂氏曰哀者至誠惻怛之意禮記所謂無服喪內恕孔悲求賢之情其惻隱有如此者又毛序下有按語云今據小序以后妃之德言之仍從古注為是其下復加按語云詩緝淑女從朱左右從毛鄭謂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是淑女求嬪御之助非求此淑女也語屬兩岐且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各與上句相應若作此解文義亦未安故不從又漢廣篇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句下引陳啟源說末有周南正風

遂為艷詩之祖矣一句又汝墳毛句序下有按語云列女傳云大夫妻恐其懈于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遺父母憂其下復加按語云詩攷引韓詩薛君章句與此意又別又麟之趾篇振振公姓句下有按語用王介甫之說復引陳啟源曰介甫自申之曰孫傳姓者也此語不解豈以春秋時公子之孫輒氏其祖之字歟然此公子之孫非公孫也又傳氏非傳姓也此周南十一篇與刻本之異同也稽其所異者多為小注用以為立說之根據者而刻本皆從刪削其他各卷大抵如是吾儕據此正可以見其立說之謹嚴無一處無根據後或嫌其瑣細而悉

為刊落故不見於刻本古人著書往往數易其稿續是書益信朱氏於三百篇用力之勤至於其書之得失四庫總目及諸家多有論者故茲不復贅焉

詩經考異不分卷

海原閣楊氏藏書
清朱鶴齡撰。鶴齡字長儒。別號愚菴。吳江人。明諸生。所撰有詩經通義。尚書碑傳。四庫皆著錄。是書為海原閣楊氏所藏鈔本。附之詩經通義之後。竹紙無格。每半頁十行。行二十二字。經文大字單行。考異小字雙行。前有楊考音讀。書朱文長方印。後有菱翁朱文方印。黃丕烈白文方印。東郡楊氏鑑藏金石書畫印。白文長方印。東郡海原閣藏書印章。朱文方印。卷末有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五月。朱氏跋語。其書字畫工整。雖朱墨鈎乙。然筆致疏古。的是清初風氣。疑為朱氏所錄副本。何以言之。全書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字皆有方圈圍之。首頁有眉批曰。以後按字。皆不必作圈。又王風將其來施施句下。考異云。施施說文作猓。復以朱筆鈎抹。上有眉批曰。猓字說文不引詩。未知見何處。須再考。又蕩之什淑祈綏章句下。引用何楷說。以朱筆鈎乙。上有眉批曰。曲禮所言是法。非祈名。禮疏辨之甚明。何氏說不可用。宜刪之。又閟宮實始蕭蕭句下。考異云。小雅載穀之載。亦訓盡。亦以朱筆鈎乙。上有眉批曰。載穀訓盡。是後儒臆說。不足引據。諸如此類。玩其辭意。殆皆出於朱氏之手。則其書之為朱氏所錄副本。蓋無容疑。其書之作。亦尚書碑傳之有考異。蓋以辨經文之異同。按五

經之學。詩獨以咕畢誦誦流傳。錯互最多。唐初陸德明釋文尚

不專主毛氏。孔穎達疏出。始定從毛。至玄宗改古文為今文。而文字始歸于一。然諸本不同。互有得失。非傳考不得知。朱氏既撰詩經通義。以發明箋疏。因復與陳啟源彙觀秦漢以下諸書所引。校其短長。作是書以辨經文之異同。稽其所採諸家。大抵陸氏經典釋文。後據最多。他如群經諸子。以及說文。玉篇。國語。史記。前後漢書。楚辭文選等書。亦多所援據。徵引頗疎。淹洽。考究精博。辨經文同異。亦頗具條理。然亦間有遺漏。如周南關雎鼓樂之。韓詩外傳引作。鼓樂之。按陳奐云。今經典鍾鼓字多假。為之。外傳或傳寫誤倒。又蕩草維葉。葉。文選揚子雲羽獵賦注。阮嗣宗詠懷詩注。並引韓詩作惟葉。葉。案毛詩古文例用。三家今文。例用惟。此皆詩中最易見之字。而是編乃付缺如。是其考校之功。固猶有未逮。不得不以責賢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詩經摘葩八卷 壽縣張氏寶詩經藏原稿本

清孟道光撰。道光字泰瞻，一字少湘，湘南人。事蹟無攷。是編前有乾隆五十二年丁未自序，則其為乾嘉時人，殆無疑義。此本余於民國二十三年甲戌得之嚴肆，編首有巴東陳丙炎題識，稱其民國三年甲寅獲之秦垣，北大街舊書肆中。其書以筆華樓所刻詩集傳為底本，卷首有自序，凡例，而以其說詩之語，列之書眉，亦間有旁批。經文集傳之旁，多以墨筆圈點，又以集傳只有反切，學者仍不辨其音讀，因悉以同音常見之字代之。今攷此本，蓋孟氏初稿，尚非最後定本。故凡例云：『雖集傳只有反』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切，未明指定某韻，後學仍苦難叶。茲逐字括出，庶幾便於覽誦。而其書於各篇韻叶，寔未標明，其書大抵以朱氏集傳為宗，意在流連篇什，搗藻擷華，故於每篇之下，彙集先儒批評，務在撮其要旨。又於各篇宜以某句為主，及所歸重處，皆逐一昭揭。其集傳中有關疑未詳者，或名物訓詁有未悉者，則間亦節錄各家之說，以補其未備。凡詩中義旨精警，句法字法入妙處，則悉用密圈標之，以資玩味。稽其體例，蓋與明戴君恩讀風臆評、鍾惺批點詩經相近。案四庫全書目提要，於戴氏臆評，頗譏其纖巧佻，然詩之為書，皆古昔歌謠，故吾儕治詩，首重欣賞玩味。

四庫提要之說，未免拘於成見。是編說詩，頗能空諸依傍，玩味詩旨。如釋齊風盧令云：『此田獵者相稱譽之詞。釋魏風十畝之間云：『只是自家想像隱居之樂，欲在朝者同於隱也。又評唐風葛生云：『此詩婉曲有味，後人閨情詩皆本此。又釋是編篇角枕繁兮一章云：『枕衾乃與余美共者，感物致思，不勝悲慘。詩云：『歡娛嫌夜短，寢寂歎更長，即獨旦之意。若此之類，皆頗有新意，深得風人之旨。惟惜其仍不免拘於義理之見，故時多迂腐之論。又其所引據，皆不標其出處，然瑕不掩瑜，其書終不可廢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詩經三家註疏殘卷 北平圖書館藏鈔本

清周曰庠撰曰庠字一峰山陰人事蹟無攷是編現藏北平圖書館僅殘存二卷全書卷數已不可知現存殘卷起於周南關雎止於衛風二子來舟前有周氏凡例及咸豐四年甲寅浙江督糧道畢陽周起濱序據其序說及周氏凡例知曰庠為道咸間人究心中部之學以聖賢經傳不得專主一家宜廣旁徵証融會貫通因採漢唐諸書足以發明經傳者分別彙輯成編於易有問象於書有問說於詩有問詁於春秋有問義於禮有問注旋以詩經問詁卷帙浩繁復加簡省於毛鄭孔朱諸家擬從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刪略專取三家之說以疏解之而成是書章句文字仍從毛鄭傳而以三家異文注之正文之下如匡衡之師齊學劉向之從魯詩薛君鄭箋之受韓傳凡史有明文者則徑目為齊說魯說韓說以單行分別附之各篇之下餘如賈誼程寬王逸高誘焦贛陸德明李善之徒稱述古義多與毛異又許叔重說文解字於一字数義一義數字者亦時存三家之舊然史無明文則彙為集說如春秋三傳荀墨呂覽淮南孔叢諸書為三家之所自出王肅馮融崔靈恩諸家雖宗毛氏之學亦兼採三家之義下至宋元明清諸家識見異於毛鄭孔朱者皆節錄附入其有疏

解則另加疏字以別之皆用雙行以為標其書旁徵遠引曲暢其說於三家遺義攷核綦詳自群經史傳以至諸子雜說無不博引惟於六朝偽書如列子孔叢子之類不知有所辨別又徵引所及亦不免有所遺漏如鄉飲酒燕禮鄭注云葛革言后妃之職荀子解蔽篇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實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伎則無知頃則不精貳則疑惑藝文類聚三十引東晉曰詠卷耳則忠臣喜若此之類皆足以發明三家之義乃耳目之前是編亦不免闕略是其可議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詩經雅箋五卷 原稿本 嘉慶庚辰吳興沈氏校刊

清王樞氏撰。王樞氏姓字爵里皆不可攷。是編前有道光十六年丙申自序。是其為嘉道時人。殆無疑義。今攷其書之作。蓋以爾雅為六經注脚。而於尤多識讀詩經不讀爾雅。則異字而同義者難知。惟兩書卷帙浩繁。翻檢匪易。爰取爾雅各條。分別附之經文各篇之下。爾雅有所不足。則濟之以廣雅。間亦以箋疏之說附焉。故曰雅箋。按先儒解詩。同多據爾雅以立說。然爾雅之義。定不盡共。詩音吻合。是編乃以爾雅廣雅釋詩。宜其所多扞格。如釋周南關雎左右芼之之芼。曰烹也。案芼者。現之假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字。王篇引詩作左右芼之。說文云。現擇也。且左右芼之。承上參差荇菜而言。其不當作烹解明矣。又如釋桃夭其葉蓁蓁之蓁。蔡曰。戴也。案蓁聲同臻。故以形容桃葉之盛。不當釋為戴。若此之類。以爾雅釋詩。皆嫌其輾轉難通。蓋詩多借字。以本字解之。往往不能得其確解。又其徵引所及。往往耳目之前。顯然遺漏。如毛傳周南兔置。干杆也。用爾雅釋言文。邶風雄雉。詒遺也。用爾雅釋言文。匏有苦葉。濟渡也。用爾雅釋言文。鄘風相鼠。揣速也。用爾雅釋詁文。凡此諸條。皆毛傳釋詩之見於爾雅者。是編乃俱佚之。豈舉其隱者。反略其顯者歟。且據其自序云。其願錄

御案者。即有精詣。亦不妄登。以致沿悞。則其書之作。不過利在場屋。宜其謬妄如此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爾雅說詩二十二卷 民國二十四年乙亥刊本

民國王樹梓撰。樹梓字晉卿，河北新城人。生於清咸豐八年戊午，卒於民國二十四年乙亥，年七十七歲。光緒十二年丙戌進士，歷官至新疆布政使。國史編纂處總纂，參政院參政，著有訂經等書，是編之作，蓋以先儒解詩多據爾雅以立說，讀詩而不治爾雅，則異字而同義者難知，治爾雅而不讀傳疏，則字同而義異者莫辨。惟兩篇書帙浩繁，翻檢匪易，往往歛兩盡，反至西窮，王氏因摘錄三百篇之名物訓詁，分別附之爾雅各條之下，而取傳箋正義說文方言廣雅及各家之說，以疏通證明之，攷

爾雅四庫全書

卷一 部

清嘉道間，王樞氏有詩經雅箋之作，取爾雅各條附之經文各篇之下，與是編用意不謀而合。惟其條各殊，蓋一以詩經為主，故名詩經雅箋，一以爾雅為主，故名爾雅說詩。案爾雅一書，或以為仲尼所增，或以為子夏所益，或以為叔孫通所補，張揖進廣雅表，謂其疑莫能明。惟鄭氏駁五經異義云：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旨，其說差為近之。然秦漢儒者要多增益，則其價值亦正與傳箋等耳。王氏是書，以爾雅發明傳箋，要亦治詩之一法。今攷其書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必斟酌去取，旁徵遠引，曲暢其說，其訂正訓詁，自傳箋說文以下，至

方言雅說，無不博引，可謂援據宏富，折衷同異，自成一言之

矣。然亦間有穿鑿附會，不免臆度之私者。如釋訓燕燕，燕燕居息也。條下云：小雅北山，或燕燕居息。大東，燕燕衣服。毛傳云：燕燕，安息貌。案燕燕，北山大東，同是刺賦，役不均之詩，故合二詩而釋之。北山云：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大東云：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燕燕衣服。若燕燕若此，鄭箋云：東人勞而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潔而逸豫，言王政偏甚也。北山云：大夫不均，與此同意。二詩當是一時之作。郭注云：盛衰安近處優閑，用傳箋為說。邵云：文選注引韓詩作采采衣服，薛君云：采采鮮貌。案采采一聲之轉，燕宴同字。凡者昵之古文，昵親近，言與居息者相親昵，正見大夫之不均也。案采采同母義亦相通。故大東以采采狀衣服之鮮盛，蟋蟀以采采狀衣服之鮮盛，其意寔同。王氏必因序說強之以從雅訓，未免失之於鑿。斯則白璧之微瑕，不必為之曲諱也。

爾雅四庫全書

卷二 部

詩經詮義十二卷卷首一卷卷末二卷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刊本
清汪烜撰汪烜字雙池婺源人選於甲部之學於易書詩及四
書皆有詮義又有春秋集傳禮記章句或問六禮或問樂經律
呂通解樂經或問孝經章句等書行於世是編蓋汪氏病當時
學者治詩世俗之意在舉業者則但知撙拾前人餘唾惟科名
是務罔識經義儒生之有志經學者則恆據序傳餘義以博洽
是矜求勝紫陽皆不足以窺詩人之本意故撰輯是書以羽翼
集傳意在玩味詩辭進窺風人之旨其書朱子集傳序次詩序
得失次六義四始次論韵次圖說皆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其正

經則國風為四卷小雅為三卷大雅為三卷頌為二卷而以大
小序附之卷末亦不入卷次大旨以紫陽為宗而參以序說其
從集傳者十之七八從小序者十之二三亦間有二者皆不從
而自出心裁獨抒所見然要皆以發明朱子之意為主每章之
下首論其大旨次疏其字義篇後總攷証蓋汪氏說詩意
主孟子以意逆志之說不以攷據為貴其自序云心理皆同聖
聖一揆學經者惟本之於心信之以理是非真偽或不難辨然
他經可斷之以理而詩學則尤宜曲探其情情辭世事苟不相
符安在齊魯韓毛之果近古西河授受之獨得其真乎其論

各於事物類
此不甚引

詩之法固極近理如釋鄭風揚之水云此因淫者有所疑而
自白以堅其情也語意明是憂閒自白之辭然解兄弟者或言
其多兄弟故也此即選女之言也此即所謂無信人之言也語
氣本自相照應若此之類頗能得詩人之本旨惟仍不免因襲
舊說而時多穿鑿之辭如釋齊風鷦鷯曰小雅夜如也何期人
君之自惕也此詩則賢妃自惕以惕君也待懣於妃君其未免
即安乎然有此異數之賢妃亦足為人君之內助矣斯則猶不
免於附會然大致皆平心靜氣玩味研求核其所得亦足以為
治詩者之一助也

詩叶考八卷 嘉慶十一年丙寅刊本

清陳天道輯著。天道字錫我，清河人，事跡無考。其書蓋以詩音舊有九家，未得的當。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用吳棫韵補標叶音以為宗，始稍稍得其大凡。詩經傳說彙纂，復發朱子所未發，其說尤燦若日星。第讀詩者未必皆根據韵書，且南北各殊，風土不一，反叶上字之聲母，或有承訛反叶下字之韵母，或相襲謬恐不得其本音。因據朱子之反切，遵彙纂之叶音，按佩文韵府參以司馬溫公指掌圖，正之以康熙字典，作詩叶考八卷。先以休文平上去入冠以何韵，定通章之韵次，以溫公見漢群疑歸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於何母標叶音之字，每章之韵如平聲用一東二冬，上聲用一董二腫，去聲用一送二宋，入聲用一屋二沃之類，以長口標之一章之中，有一韵者，有二韵者，有三韵四韵者，則每一韵完，皆定其平上去入，以連點標之，用見漢群疑等三十六字母以定其聲，則用大圈圍其字標之，韵中必以見母字起頭，如一東有公弓，平聲之起頭也，四紙有儿軌，上聲之起頭字也，四寘有記魏，去聲之起頭字也，一屋有谷菊，入聲之起頭字也。詩中具不一韵，且有三四韵者，先以起頭字冠首，以次讀去，至其母方得其音。凡起頭字皆以尖圈標之，韵中有見母無字，如二冬冬字

至端母始有字，則以四圍滿之，餘皆倣此。一章中有雙叶者，則先寫一叶，次寫二叶，餘皆倣此。全書依例，尚稱謹嚴，惟其書成

於乾嘉音韵之學昌明之時，乃仍以叶韵說詩，不脫前人之謬說，未免可議。按叶韵之說，倡於吳棫，至朱子而集其大成，自是而後，學者於毛詩離騷，皆以今韵讀之，其有不合，則強為之音，以為叶韵，是書大抵以朱子反切為準，而參之以佩文韵府，康熙字典，其識趣可知矣。不知古今韵殊，以今韵說三百篇，未附會，因叶韵之說以說詩，於是詩無正字矣。如鴉虞一篇，一虞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字，既音牙以叶葭，紀又音五紅反，以叶達，縱同一仇字，在閑雅篇則音求，以叶鳩洲，在兔置篇則音渠之反，以叶達，諸如此類，所在皆是。苟如是，則東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凡字皆無正呼矣。又周頌維天之命，命與純為文真通韵，收與篤同在真幽部，非無韵者，是編乃據彙纂周頌無韵之說，以為無韵，總之其書但取其順吻而止，絕不究古音韵之本原，且治古音韵，乃並顧代音學五書，江有古韵標準，音學辨微等書，亦未之見，蓋鄉曲陋儒，本下足以著述也。

毛詩重言下篇補錄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刊

清徐永孝補錄永孝字仁甫大竹人事蹟無攷是編之作蓋以
安邱王筠所撰毛詩重言發凡起例編釋狀語渙然氷釋怡然
理順為學詩者之一助顧上中兩篇形齊而易集疏漏尚寡下
篇出自創獲各以其句例之同者類聚遺佚孔多且未立例者
亦復不少因於肄業之所及稍稍補錄之凡得二百餘事其就
王氏之例而補錄者凡十有七則曰本字之下加其字者本字
之上加其字者本字之下加彼字者本字之上加彼字者本字
上加有字者其例同上而句法變者本字之上加斯字者本字
之上加思字者本字之下加如字者本字之下加矣字者本字
之下加兮字者本字之下加止字者本字之上加伊字者本字
之下加然字者本字之下加焉字者不加字者可以不必要而
重者王氏有例而是編無所補錄者凡一則曰本字之下加若
字王氏無例而是編新增者凡三十有六則曰本字之上加思
字而句法變者本字之下加思字者本字之下加而字者本字
之下加猗字者本字之上加曰字者本字之上加維字者本字
之上加是字者本字之上加不字者本字之下加不字者本字
之上加無字者本字之下加只字者本字之下加言字者本字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之下加與字者本字之下加哉字者本字之上加克字者本字
之上加之字者本字之下加之字者本字之下加厥字者本字
之上加於字者本字之上加是字者本字之上加時字者本字
之上加寔字者本字之上加來字者本字之上加亦字者本字
之上加以字者本字之上加用字者本字之上加既字者本字
之上加終字者本字之上加洵字者本字之上加且字者本字
之上加允字者本字之上加式字者本字之下加也字者寔重
而不覺其重者寔重而誤為不重者本字之下加候字者其書
搜索精詳雖其引佐多資前修然增補各例其周密寔遠勝於
王氏原書惟其搜羅雖富亦間有遺漏如本字之下加其字者
脫肆其靖之涉其高山亦其福女數例本字之下加加彼字者
脫行彼周行相彼泉水等數例本字之下加思字者脫思馬斯
作思馬斯但數例本字之下加哉字者脫悠哉悠歸哉歸哉哀
哉為猶數例至其立例之遺漏如本字之上加載字者有載寢之
地載衣之襦載弄之瓦載飛載鳴載施之行數例王氏無之是
編亦附闕如是其可議者也

盧抱經增校詩考四卷 民國二十四年乙亥寫印本

清盧文弨增校文弨字召弓號磯漁又號抱經乾隆進士官至侍讀學士乞養歸卒年七十有九好校書歸田後主講書院二十餘年筆墨無怠所刊抱經堂彙刻書十五種最稱精審又合經史子集三十八卷括摘字而注之名曰群經拾補自著有儀禮注疏詳校廣雅注鍾山札記龍城札記抱經堂文集等書是編底本現藏國學圖書館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稱為善而又善之本今攷其書蓋盧氏乾隆四十五年庚子重校後寫官所錄副本尚非最後定稿故抱經初校跋及庚子年序皆未繕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書中多朱筆校正字體及鈎勒塗乙殆皆盧氏手筆備再寫清本之用其後已否勒定付刊則不可考此本後歸振綺堂汪氏汪小米復為詳校又經馮柳東李蔣止陳扶雅徐北溟曹柳橋諸家增校而未付剞劂同光間復歸丁氏善本書室案王氏之作攷蓋發源於紫陽集傳盧氏之學淹洽而不拘漢宋門戶尤適於校勘既得七經考文又旁採嚴思庵范衡洲丁小正臧庸堂諸氏之說為之增校亦王氏之功臣矣馮李汪曾諸氏之闡此書也又廣之於類書彙典碑刻遺文各署名標籤於上方其書眉密行細字署臧增坦者尤稱精絕審其筆墨殆為馮氏別

據臧趙校本過錄意欲以盧書之基礎集王氏之雲初後海先

河勒為長編讀者於此蓋可以窺見前賢治學之階梯致力之塗輒國學圖書館既獲是編因議景印以朱墨交錯籤題複校報於攝影爰由館員依經文篇第彙錄諸家籤識於盧氏增校各條之下其色位不相雜側並於抱經堂文集增鈔序跋而以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詩攷題記列之篇首雖不見龍群賢之筆跡而薈萃眾說展卷瞭然誠有功於學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學詩毛鄭異同籤二十二卷附一卷 道光元年辛巳刊本

清張汝霖撰汝霖字宰眉武寧人事蹟無攷是編前有張氏嘉慶二十四年己卯自序則其書之成當在是時自序稱其嘗從家訓之餘側企漢儒之學謹輯其素所請業與講課問辨之作為毛鄭發者都為二十三卷蓋就毛鄭異同而載其疑義故名學詩毛鄭異同籤考其所籤記凡二南十二條十三國風六十條小雅一百零二條大雅八十二條三頌二十八條釐為二十有二卷而以周召公聖賢後解何彼穠矣解鄭氏昏用中春辨毛氏幽風表鄭氏幽風表釋鴟等數篇附之編末別為一卷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故自序稱都為二十三卷其書於傳箋異同考索精博多所折衷按詩在兩漢四家並行自鄭司農因傳作箋力排眾說而三家之說遂廢然鄭氏之學間亦持標新穎與傳義時有異同鄭氏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為主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是鄭不敢自謂無異於毛亦不肯自為苟同於毛也魏王肅作毛詩注毛詩義殷毛詩奏事毛詩問難以申毛難鄭王基又作毛詩跋以申鄭難毛晉孫毓作毛詩異同評復申毛說陳統又作難孫氏毛詩評以明鄭義至唐孔穎達等奉勅作正義融貫前詳言乃歸一定宋儒爭排毛鄭而朱氏集傳於訓詁仍多採毛

鄭是毛鄭異同固不能無是非要在學者之抉擇是編以前人之於傳箋各懷左袒靡有折衷因各為籤注以為箋疏之作本以毫毛雖有齟齬亦當闕疑因博採眾說辨其異同而引証博洽辨論詳析疑而仍闕其疑考古而不泥於古誠有功毛鄭之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詩解正宗四卷 乾隆十三年戊辰年刊本

清宗室忱圖撰。忱圖字溥仁，治學以主敬為本，窮理為先，潛修二十餘年，手口不停，寒暑靡間。所著有理象原解、書經直解，及是書行於世，是書之作，蓋以小序簡要，祇以二語提綱，其下皆衡宏諸儒所添注，故不免失之淆雜。然要其提綱，終不可廢。而後代說詩之家，聚訟紛紛，多信今而疑古，或失之固，或失之鑿。清世宗皇帝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固已盡善盡美，惜其卷佚浩博，學者或未易窺其涯涘。因往復涵泳，輯為是編，據其自序稱三年而就，則其用力亦勤矣。其書以大序小序列冠篇首，然後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依經文解說，大旨皆宗小序，然亦不廢傳說，以小序首句為斷。冠於詩柄之前，意在發明小序，蓋欲從小序，又不敢顯悖集傳，欲尊集傳，又不能盡棄序說，間亦採兩漢以下諸家之說，大抵本之詩經傳說彙纂，率依文講解，未有所衷，故往往模稜兩可。如周南免置，既引小序免置后妃之化也，而敷衍其意曰：后妃贊助文王化成之功，國人得安成家之樂，皆無內顧之憂，而專於武事也。又謂田獵雖小事，猶恭欽而暇整，稼穡之聲，丁丁而齊，其優於武德可知矣。則此赳赳武勇之夫，可不謂公侯之干城乎？是以文於置綱之間，而得闕夫秦顛之才而用之，諸如此

類，未免兩岐。至於名物訓詁，則多以集傳為宗，而參以毛傳。疏惟拘文牽義，多所附會。如釋周南卷耳之寘，彼周行曰：寘安也。周偏行路也。釋麟之趾，麟之角云：角，威儀也。麟之武德也，皆不免望文生義，考之古說，均無所根據，不足據以解經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詩經衍義大全合參八卷 康熙七年戊申刊本

清西陵汪恒魯國重同撰汪恒字殿武國璽字瑋生事蹟皆無攷是編題曰衍義大全合參蓋因永福黃坤五金浦江晉雲二氏詩經衍義之舊而畧有增刪也其書分上中下三格如高頭講章之式下格為朱氏集傳中格摘錄各家之說上格即所謂詩經衍義合參也編首下格錄朱氏集傳序及詩經篇目上格錄詩大序風雅頌總說先儒說詩要法詩經衍義類題辨異備覽中格錄各家通論全經之語及篇目文字音切全書大旨皆宗紫陽間引伊川程氏安成劉氏三山李氏之說大抵皆所取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以發明集傳每篇之下首列全旨次列章旨次為主意類皆依依文訓釋今攷其義多闡明集傳間亦參以序說淺顯易見切近不支如周南卷耳全旨云此詩重在思念君子上通篇皆是託言以見思念之情首章言懷人者叙其始也只動了一個嗟我懷人念頭便把卷耳都不採便去登高以望而酌酒又不能解以不勝其憂嘆總見懷之不已而為之極其形容耳謂之託言者意欲如此而事不如此也雖循文演義而不失詩人之本旨惟徵寔之學不足類皆標竊陳言鮮有新義且意在為揣摩場屋之用箋釋文義終不免鄉塾之見如章旨主意其所推

闡多以意斷制鉤剔字句摹仿語氣不脫時文之習蓋皆為科舉而設於編首所載類題辨異備覽則益非託經之休蓋揣摩之取之書本不為解經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毛詩說六卷 民國二十三年甲戌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清莊有可撰，有可原名獻可，字大久，一字岱久，號慕良，武進人。乾嘉間居京師十餘年，潛心樸學，校書文淵閣，主講蓮池卜里。兩書院所著有周官指掌、詩蘊、纂良雜纂、纂良雜著，及是書行於世，是編案佐文次序，為之注釋，而以全篇大旨列之各篇首尾，大抵直抒己見，不專主於一家之言，務在貫通全詩脈絡，而便一章一句之意，分而授之，皆各成其解。今核其演譯詩旨，雖間有簡潔明決之論，如釋王風揚之水云：成者怨也。釋中谷有推云：棄婦怨也。釋兔爰云：傷時事日非也。又如釋魏風十畝之

經傳四庫全書

卷 部

間云：賢人見國政日非，相率遠去也。釋伐檀云：刺尸位也。若此之類，皆深合於詩人之本旨，足解前人轉暢之談，惟其書喜以春秋時事附會詩旨，故自序曰：孔之刪詩與書，本以輔春秋也。又曰：其大旨與春秋不必求合，而自不相背，乃正相與微也。案漢儒說詩多喜以附會於春秋傳文，識者猶或病之。莊氏生千載之下，既知序多不詞，傳箋亦且或晦，乃更以春秋附會之，則其穿鑿正與小序傳箋等耳。如以鄭風緇衣為武公好賢，將仲子為刺祭仲，叔于田大叔于田為諷段，清人為刺文公，又如以唐風還為刺襄公荒於田，著刺襄公不親迎，東方之日刺襄公

荒於內，諸如此類，皆附會春秋傳文，以期當世，否亦強為之說，而寔以人與事，其穿鑿附會，蓋較序傳為尤甚焉。

經傳四庫全書

卷 部

枕菲齊詩經問答八卷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刊本

清胡嗣運撰。嗣運字鵬南，績溪人。官至通判。是編蓋其光緒二十二年丙午於梁安東山高等小學堂主講經學時自記其與諸生說詩之語。首列三家詩傳經世系圖，而以毛詩附焉。其表列各家傳詩世系，大抵以班氏漢書藝文志為據，間引焦氏儒林譜以補之。然徵引所及，往往三目之前，顯然遺漏。韓詩如後漢書薛漢建武初為博士，魯詩如後漢書高詡建武中召為博士，齊詩如後漢書伏恭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若此之類，仍俱佚之，未免可議。至其說詩，多以毛鄭為主，亦間採集傳及鄭說。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以參之而設為問答之辭。故曰詩經問答。全書不載經文，亦不盡釋全經。今核其所論各條，雖間有新意。如問齊風鷦鳴前兩章是一人口氣乎，抑是兩人口氣乎，請以詩解之。答曰：以鄭風鷦鳴例之，則二人口氣無疑矣。其詩曰：女曰鷦鳴，士曰昧旦。朱子門人吳仲方亦以齊風鷦鳴為兩人問答之詞，其說固新奇可喜。然求之全書，究不多見。又往往喜以經文闡明他書，如問周禮禁嫁殤，嫁殤唐人謂之冥婚。詩中當有判語。答曰：王風大車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如問詩中言仁者，果有合於吾儒之旨乎。答云：鴉虞一詩，純是仁者氣象。他如以閟雅為周公作。

以女子歸寧之車名還車。凡此之類，皆不免穿鑿附會。望文生義，總之是編說詩，多虛談空論，橫生臆解，不足為訓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詩經口義二卷 咸豐六年丙辰刊本

清劉存仁撰存仁字炯甫父母既歿改字念我閬縣人家貧力學至性過人有此雲樓集行於世是編蓋就平時講詩之語筆之於書以備子弟故曰口義惟所釋僅小宛常棣兩篇卷一為小宛解卷二為常棣解據其常棣解自序云憶壬寅春從遊治毛詩夜間曾為之講常棣一章未幾寒遭變故灰心輟講又三年矣寒宵獨寐回憶前景因申其說而筆之於書焉案壬寅為道光二十二年則其書之成當在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念我早孤中年喪母同懷上一妹亦病瘵卒是以其書大抵慨然於身世之故貫穿經義寫其傷心所謂引而進之於道也今核其說小宛一篇大旨皆宗紫陽故云小宛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其言至為沈痛說常棣一篇則宗小序而參以集傳之說故云常棣燕兄弟之樂歌周公閔管蔡之失道故制作之際更為此詩以申兄弟之好其志切其詞哀處變之後痛定思痛真情流露言必由中發於詞氣不能自掩如此朱子嘆為委曲漸次說盡人情深可玩味雖不宗一家然平心靜氣玩索詩人之旨與預存成見非改毛鄭則廢集傳者固自有別平寔簡易以推求詩人用心不為新奇可喜之說是其優點惟詮釋各章文句意在

闡發孝弟之心假說詩以宣其蘊往往斷章取義於詩義多所未肯蓋一腔血心欲借經義抒發雖不作經解讀可也

讀詩目錄不分卷 古學彙刊本

清陳澧撰。陳澧字蘭甫，番禺人。道光中舉於鄉。沉潛群籍，先後主講學海堂及菊坡精舍。治經不專主於一家，力排漢宋門戶之見。所著有漢儒通義、聲律通攷、切韻攷、說文聲統、漢書水道圖說、東塾讀書記、東塾集諸書。是編蓋東塾讀詩有得，隨手札記之語。故名讀詩目錄。民國元年壬子七月，如皋冒廣生從東塾次孫陳公輔處鈔得之，以付梓人。列之古書彙刊中。其書不載經文，但以篇目標題，亦不盡釋全經。有所見則分別條錄之，似猶非最後定本。如衛風木瓜，但錄經文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王風黍離，但錄經文。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鄭風女曰鷦鳴，但錄經文。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皆無所詮釋。故東塾叢書未經列入。今攷其書，意主借詩以立訓，故反覆發明，務在闡明興觀群怨之旨。溫柔敦厚之意。如論周南桃夭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之子于歸，宜其家人。三句云：宜字最有意味。凡婦人當與一家之人無不合者，乃為婦德也。又如論召南何彼穠矣，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云：婦人之道，敬和二字盡之矣。若此之類，皆因經文所有，推闡其意，以立訓。雖間亦評論詩辭，如論齊風鷦鳴云：後世艷詩，尚不能說至此。評論

風氓云：此篇絕妙。又或攷証訓詁，如釋小雅正月：誰號斯言，有倫有脊云。朱傳云：號，長言之也。脊，理也。脊不當訓為理，然其意初不在此。寔解經中之別體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詩說二卷 光緒辛巳申刊本

清陳廣勇撰。廣勇爵里事蹟無攷。是編蓋光緒九年癸未伍松生編修之所刻也。前有長洲顧復初序。據其序攷之。廣勇為同光時人。於復初為通家前輩。是編不載後文。但以篇目標題。亦不盡釋全經。有所見則分別條錄之。或詮釋詩旨。或訓詁字句。間亦標舉異文。大抵學綜一貫。不專主一家之言。或宗小序。或主集傳。而參之以各家之說。今核其說詩。要多篤寔之論。如讀大東而知東周群侯之所以不王。讀楚茨以下諸詩。而知周德之不振。及解下武為求臣之詩。皆能發前人之所未發。於王風之什。尤極究心。說黍離一篇。都不見有宗周宮廟邱墟之意。引亭林王風沿太師所採之名。非謂尊王德於邦君。其說揣情切事。可謂至當。惟其中亦有間因襲舊說。承其謬誤者。如釋鄘風牆有茨云。公子碩亟於宣姜而生兩男三女。詩人之詞如是。斯則承序說而誤也。又或馮心揣度。不免意度之私。如釋邶風燕燕云。此非送別淚。傷桓公哀先君思武公。又自悼也。斯則橫生臆解。了無根據。未免失之鑿矣。又其於名物訓詁。雖大抵據爾雅說文廣雅諸書以立說。惜徵寔之學不足。故往往不能曲暢其說。如釋周南葛覃服之無數云。說父及治也。爾雅服整也。數

敗也。謂整治之無致敗。雖旁徵遠引。而於詩義寔有未貫。其他訓釋亦頗傷淺易。檢其全書。蓋皆瑕瑜互見者也。

連注義釋詩經離句觀解八卷 原刊本

清永榛撰。朱榛字欲泉，含山人。累官至巡撫。是編之作，蓋以集傳煩多，已難以卒讀，便益以各家經解，尤使讀者有咀嚙與歎之感。爰就經文上下，觀貼數字，俾其順文成章，但求意達辭明，不煩訓詁。故曰離句觀解。其有全篇同是一義，畧異數字，便成數章者，則僅示首章詳為叙說，以下各章，則但錄經文，不過畧標數字，以貫串之，以便誦習。其經文中有字異音別者，則別附字義音釋於每章之下。復摘錄集傳中總釋全篇之語，即俗所謂詩柄者，列之各篇之下。間有無詩柄可錄者，則取先儒相承之說附之。大旨皆宗紫陽集傳，小序傳箋概所不取。今攷其書雖為幼學而作，取集傳之說，就經文貫串成書，俾學者易於誦習，然無微寔之學於篇內微旨，既有未貫於名物訓詁尤多穿鑿，且增字解經，學者之所不取。况是編於經文上下妄加觀貼，往往割裂語氣，失風人之旨。如釋翹翹錯薪曰：翹翹異於錯難也。薪者萑也。釋維以不永懷云：維以自為寬假，使不至於耿耿永懷。釋終風且曠，不日有曠云：終日風矣，亦且陰曠。雖或暫時開霄，不旋日而有曠焉。若此之類，真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似此說詩，謬陋殆難言狀，亦何貴乎宗紫陽耶。嗚呼鄉塾之說

其妄謬真可謂無所不有矣。

詩經精義集鈔四卷道光七年丁亥刊本

清梁中孚撰中孚字湘舫山右人屢官寧國縣知縣是編蓋其習舉子業時讀詩經傳說彙纂及詩義折中口咏手錄積久而成道光四年甲申出宰寧邑以彙纂折中二書卷帙宏博窮鄉僻壤之士不能偏觀盡識而是編鈔錄極詳卷帙極簡因重加校閱以附剞劂為塾師訓蒙講章其書分上下二格如高頭講章之式下格謹遵詩義折中備錄原文於經文每章之後上截則載諸儒講說大抵皆集自詩經傳說彙纂其有解釋互異者則以附載二字別之大旨為揣摩場屋之用故首列朱子集傳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次簡錄詩經折中之說以為講解並及彙纂所引諸儒之說然但知援引未有折衷又不甚訓詁章句凡名物訓詁以及音韻之攷訂皆付闕如僅於經文之旁間作旁訓如閑閑睢鳩一句則於閑閑二字之旁注云閑閑和聲雌雄相應也之類大抵皆以朱氏集傳為準其間率陋之處不一而足如釋卷耳之實彼周行曰周行王路也言告師氏之言言辭也諸如此類皆襲前人之謬說又於集鈔諸儒講說之外復有集評一門大致拘文牽義鉤剔字句不脫時文之習多採鄉塾之說且不標其出處使後人無所考証尤非著述之法總之其書本意不過為科

舉而設與經義了不相關其謬妄固不待問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讀詩不分卷 原刊本

清何分撰何芬郊鄭人事蹟無攷是編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大旨斟酌於小序集傳之間不宗一家或主三鄭或宗集傳而取各家之說以融會之時亦自出新論首列其讀詩札記約百數十條不載經文亦不盡釋全經有所見則分別條錄之次釋名物分爲鳥獸草木四部雖體同類書然發明經義與但徵故實者亦自有殊今核其說詩雖憑心揣度或不免臆斷之私然亦多篤實之論如讀詩亦須玩圖周詩文王之時無頌頌自武王始小雅小序刺幽王者凡三十餘篇夫子刪詩不應獨詳幽王又如釋齊風東方未明云節見疑爲招隱之詩前兩章言朝臣待漏之苦後一章言老圃自由之便其說皆頗有見惟其間亦多沿舊說而誤者如謂商頌自太甲始之類又時發迂腐之論如謂衛風氓爾卜爾筮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卜筮豈爲貴世輩設哉斯則不免鄉塾之見矣至其詮釋名物多據毛傳鄭箋朱次集傳兩註說文方言本草諸書以立說援引詳明詞多有據採錄舊說亦殊謹嚴惟多案而不斷故鮮有新意總之其書蓋得失並見可謂瑜不掩瑕瑕不掩瑜者也

毛詩箋注舉要十二卷 卷首一卷 光緒八年壬午刊本

清黎惠謙撰惠謙字叔瞻嘉應人事蹟無攷是編亦名詩注明備蓋取毛詩傳箋艾繁撮要彙輯成編而以毛詩序及紫陽詩柄並列各篇之首復以孔氏正義陸氏音義義雖精覈而卷帙苦繁因但取其與核傳證足資攷據者節錄之以發明傳箋之義康成詩譜原載卷首是編亦截取而分記之以便翻閱鄭箋極多改字其箋中明言某字當讀作某字者則正文中無庸再註其有顯作別字解而未明改其字者則仿陸氏音義於正文註明毛作何音何字鄭作何音何字以明通假之義又以紫陽集傳主叶音之說以探求古韻但初學往往因讀叶音反昧本音因盡廢其說使學者仍讀本音復以孔氏正義序鄭氏詩譜序列卷首不入卷次其書蓋爲幼學而作博稽訓詁以啟其塞廣探衆說以達其旨隱也使之顯繁也使略今攷其名物訓詁太抵皆淺顯易見切近不文主於籍篤寔固勝於虛談高論橫生臆解者惟並錄小序及紫陽集傳之說而無所折衷使初學讀之未免徘徊歧途無所適從且古今韻殊是編以初學不明叶音乃使其仍讀本音夫叶音之說固多可議然盡廢其說則三百篇將成無韻之文是不免矯枉過正蓋鄉塾之見本不

足以語於著作之林也。

小序韵語不分卷

光緒元年乙亥坦園叢書本

清楊恩壽撰。恩壽字明海，一字蓮海，長沙人。工詩古文詞，有坦園叢稿及麻灘驛等傳奇六種行於世。是編為幼學而作，其自序云：鄉塾詩經讀本，第存詩柄，未嘗旁及注疏，即知有所謂小序。又墨守蘇氏之說，以首句為子夏所序，餘皆後人申說之語，摘讀首句，頗類庾辭，且隻句不便記誦。童蒙苦之。甲戌秋，歸自京師，兒子遜已入塾，受詩經過半矣，欲令其補讀注疏，小兒以初入為主，新故糅雜，讀亦不熟。爰拈小序衍韵語以授之，雖未能賅括全旨，要與僅讀首句有間也。據此則其作書旨趣略可知矣。其書蓋取小序大旨，衍為四字韵語，每篇或一句，或兩三句，都凡五百九十有六句，每四句之下，列舉序傳之說，以為之解，而以小序之作，卜氏名商，漢有毛萇，潤益以詳，學者所宗。紫陽集傳，異同得失，參觀自見。八句開端，以是編所登悉本詩序，誨爾童蒙，衍成韵語，四句終篇，今攷其書，根於小序，衍為韵語，回便於幼學誦習，然過求簡約，往往不能賅括全旨，如摻不風和，世祿由禮，請歌麟趾，衛文中興，定之作邑，揚水久戾，平不恤民，邱中思賢，莊無遠圖，若此之類，或與原序不洽，或恍惚無著，使童蒙習之，益茫然不解，其弊尤勝於僅讀小序首句，是則未

亦可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春秋取義測十二卷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寫刻本

清法坤宏撰坤宏字直方一字鏡野號迂齋膠州人乾隆舉人官大理評事性恬靜不諧俗嘗讀傳習錄以為如己意所出故其學以陽明為宗以不自欺為本博通群經尤邃於春秋著有學古編綱目要畧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封面版心中央大書春秋取義測右上方題膠州法坤宏著下方題粵省西湖街六書齋刻左下方題受業門人胡纘蘭手書版心上方題乾隆甲寅年鐫則是編蓋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坤宏弟子胡纘蘭手書而粵省六書齋之所刊也其書都凡十有二卷分十二公每公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一卷各卷皆有錄經文然後逐條為之詮釋大旨謂春秋取義微旨寓於筆削間韓東玉道廢孔子有聖德無其位欲行其義而無從故假書史以達之其所謂義者非書史之義非孔氏之義實筆削所取之義故曰其義春秋述也其義則作也文事因魯史之舊筆削寓行義之權此所謂見諸行事也惟春秋文辭簡約取義幽微初學之士定難披尋故採擇諸說參以己見輯為是編名曰取義測者言是書之作意在測春秋之義也今考其書融會訓釋標識端委於三家獲麟之例既無所偏主其推求孔氏筆削取義所在亦往往中理頗足以資參考惟書中多

以日月名字為標，往往有前人所未及，而坤宏從而鍛鍊者，亦復不少，是則仍不出宋儒創嚴酷之論矣。

春秋偶記二卷 誠意堂刊七經偶記本

清江德鎮撰。德鎮有毛詩偶記二卷，已著錄。是編亦汪氏所撰七經偶記之一種。按臧庸禮部儀制司員外郎汪君行狀云：經說多三十歲前作。又據汪氏四一居士文鈔卷五讀經偶記序云：余弱冠後，即決志窮經，乃罷棄時文詩賦，不習而一意於斯。偶有所得，隨即刻記，積之數年，諸經皆有成說。是其書實德鎮早年所作。全書都凡上下二卷，不編經文，亦不通論全經，但有所論說，則分別條錄之。大旨在於折衷三傳，參以宋儒之說，錯綜當時之事勢，平心以推想聖人筆削之義。蓋德鎮治經一本宋

儒之學深，以當時學者競尚說博採蹟微，奇不顧義理之安，不求身心之要為非故。其治經，惟在推明義旨，以扶正道，是編融會儒先而斷以己意。如論隱公元年不書即位，謂穀梁以為先君之欲與桓非正，既勝其邪心，以與隱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不知惠命隱攝隱，惟以父命為尊。若曰先君亂命不可從，則伯夷之逃又何為乎？是隱固不失為孝子，惜乎桓之不能為叔齊而又從而加刃於同氣也。又如論僖公十八年狄人救齊，穀梁以為善之非通於春秋者之類，持論雖大體近正，然其推求經旨多以意揣量，而罕所引據考証，往往

疏於典制於春秋本旨未能盡愜故統核全書疏然不掩其瑕焉

春秋經傳類詁三十二卷嘉慶七年壬戌經蘭堂刊本

清王繩曾撰屈作梅補注繩曾字武沂無錫人幼受學於舅氏秦道然講主敬之學雍正間由進士官揚州府教授尋歸里主講東林書院作梅字嶠雪平湖人是編前有序一為王氏原序一為屈氏後序皆不紀年月按王氏原序云嘗怪黃氏日抄所採左氏經句僅得數行掛一漏萬曉者病焉及見經解中宋徐秘書晉卿春秋經傳類對賦凡一百五十韻其於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亦約畧備矣然而拘於聲韻選句難工事弗類從猶如野戰龐雜之病更甚於掛漏茲分類彙集窮其舊言

聊為駢體以便記誦又據屈氏後序云梁溪王先生武沂氏特撰經傳類詁一編鈎元提要條貫錯綜其組織之工屬對之巧燦然如天孫雲錦非復人間之機杼也但各各下止標某公某年而不具載其事余因按全傳節錄大要補注其下是其書蓋經實病黃氏之掛漏徐氏之龐雜因取春秋經傳之詞稍加點實錯鑄演為對偶彙集成編惟每句之下止表年而不注事覽者必逐條查核方知本末學有病之作梅因節錄傳詳為補注其書都凡三十有二卷為一類其目曰君德儲貳臣道父子宗族夫婦閭閻朋友用人政治禮樂實罰朝聘會盟燕享武事

城邑官室田獵人品言語辭受取與施報說刺規諫天文時令
祭祀卜筮妖祥疾病喪葬形體車馬飲食服飾鳥獸蟲魚草木
蔬菓膚次比類配饗工妙舉凡倫道君國之重以及草木鳥獸
之細靡所不備錯綜條貫頗稱詳賅至於屈氏補注大抵皆節
錄傳文以核其終始其傳中文義有難明者則兼採晉元凱杜
氏及宋唐翁林氏之注以詮釋之宜通疑滯標識端委固有功
於王氏惟其書之作僅足備文士摭摭之用於經義了不相關
且支離破碎體同類書是則未免可議焉

楚辭十七卷

吳興凌氏朱墨本

明陳深批點深始末未詳其書編首附錄司馬遷
屈原賈生列傳末署萬曆庚子九月既望王穉登書
又其書卷末題吳興凌氏所刊又考書中所引諸
曆二十八年庚子吳興凌氏所刊又考書中所引諸
家評語其時代最晚者如張之象馮觀等多嘉隆間
人則陳氏之時代當亦在隆慶萬曆間矣其書都凡
十有七卷而以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文心雕龍辨騷
鬼氏郡齋讀書志王逸楚辭章句題解列冠編首以

王世貞楚辭跋附之篇末其書篇目次第悉本王氏
章句各篇皆首錄王序次錄原文然後以疑字音義
附之篇末而雜採鍾嶸蕭統沈約賈島劉勰劉知幾
洪興祖朱熹蘇轍蘇軾宋祁下迄王世貞張之象馮
觀諸家之說標識書眉而以己意附之其間核其所
論全以選詞遣調造語鍊字諸法評衡楚騷更以批
點時文之法就各篇文句加以圈點按楚辭本詩賦
之流是編以衡文之法詳為之解固足為學者欣賞
之助然屈子之作寄託遙深辭義隱晦但詳其行文

之法寔未能得其意旨且其所援據珠璣冗碎尤不
足以達騷人言外之義至其篇末所附疑字至義則
大抵悉本朱氏集注反切音叶糾謬尤多蓋終不脫
明人疏陋之習焉

楚辭通釋十四卷卷末一卷

同治四年乙丑
刊船山遺書本

清王夫之撰夫之有尚書引義六卷已著錄是編編者有康熙
乙丑夫之序例云經解曰屬辭比事未有不相屬而成辭者王
叔師之釋楚辭也異是俄而可以為此矣俄而可以為彼矣其
來無端其去無止昧於斯旨疑誤千載今此所釋不揆固陋而
述屈子之情於意言相屬之際是其書蓋病王氏章句未能貫
通故陳指舊編參以己見定為此本其書都凡十有四卷篇目
次第大抵與叔師章句畧同惟以七諫哀時命九懷九歎九思
諸篇不足以附屈宋之清塵因悉從刪削而補入梁江淹山中

楚辭四篇及愛遠山一篇又廣著九昭九篇附之卷末今考其
書推尋文意以遠徵言政堅遠曲割璞通珠諸釋頗稱簡要其
謂屈原之作或為懷王時作或為頃襄王時作時異事異漢北
沅湘之地異舊時釋者或昧於斯旨或雖知其意而又相刺謬
是編疏通証明以推尋騷人之情於意言相屬之際用意尤善
惟其間亦不免累於師心往往臆為之辭如謂遠遊一篇極玄
言之旨後世魏伯陽葛長庚張平叔皆仿彼立言非有所創故
取後世言玄者鉛汞龍虎煉已鍊神五炁之說以詮釋之
不知學術各有源流非惟屈子之作與道家殊途即道家之說

亦不能概以一軌夫之乃強為比附未免附會學術之嫌至其所作九昭不過紹嗣餘風以旌志更不足論其優劣矣

離騷集訂不分卷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廣雅書局刊本

清王邦采撰邦采字貽六無錫人諸生中徵集舉子業曹中精

經史好為詩古文辭尤工於畫精刻金石錄業南北宋雕鐫版

本又喜箋注前人遺編如徐節孝集吳其洪吳淵穎諸集皆有箋

注於離騷更別有解會是編前有康熙六十一年壬寅邦采自

序云騷之為體自屈子倡之漢魏而降長卿子雲代相摹習儂

態極妍卒無有能出其右者然則不學而有必不得也求其能學

必先能讀所貴乎能讀者非徒誦習其詞章聲調已也必審其

結構焉必尋其脈絡焉必考其性情焉結構定而後發落清脈

緒通而後詞義實性情得而後心氣平若諸家評註其於三閭

大夫意指所在尚多訛謬弗安吾未見其能讀也今年秋錢蘭

養疴從弟姪輩之請爰取而訂之凡三月而竣遂舉以授焉是

其書蓋康熙六十一年壬寅邦采錢蘭養疴時之所作也又考

是編有總題云此屈子之書也不稱屈子而稱三閭大夫者何

昭其職也職為貴戚之卿諱失辭他故歸之以楚也然則固為

不以楚詞名楚詞者就宋王景差而言之非屈子之專書也此

為屈子之專書例不得統言也若夫不曰詞而曰賦者從漢志

也則其書本名楚三閭大夫賦集訂而其所訂實為屈子全書

故編首想目始於離騷終於漁父都凡二十有五篇而是編所載僅離騷章訂一種自九歌以下二十四篇皆缺而不錄疑當時所成或僅此一編餘二十四篇雖有志焉而未成耶其書不分卷有楚三閭大夫像贊次離騷章訂姓氏以屈原列傳次屈原外傳次而屈原辭次離騷讀本次讀離騷絕句次書離騷後次總跋次離騷章訂其書分離騷全篇為三大段首錄屈子原文然後逐節為之註釋大抵先釋諸家箋註於前而別附章語於後或者其異同或辨其非是疑其所采自王逸章句洪興祖補注朱彞集注徐煥龍洗禮林雲銘楚辭燈至朱望楚辭輯都凡六家融會貫通頗稱詳嚴其間於諸家之訛謬亦多所是正如辨林氏辭章說撰余于初度今云初生時氣象便與凡人不同父視而揣之知余長成時必無邪行之誤於五臣注辨宋氏辭意江離與辟芷今云危從也喻一言一動必依芳有之失之固固若此之類凡所攻駁類皆中理惟其間仍不免拘於者草美人之說如謂以美人之遙著美人指君之類則皆以意為之失所根據矣

屈宋方言考一卷民國十四年乙丑刊本
清李翹撰翹瑞安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李氏自序云屈宋文辭非唯驚采絕艷為詞賦之宗覽其辨物敷詞多屬楚語王叔師生於炎漢又為楚人所釋楚人之語凡二十一則予嘗緒帛舊籍益以左證依類區別得六十八字則是編之作寔因王氏章句所釋屈宋楚語而廣之也其書不分卷亦不載屈宋騷賦全文但取屈宋所用楚語一一加以註釋依類區分釐為五類首名物字三十有四條次形容字十有二條次動作字十有五條次狀况字五條次語詞二條總計全書所釋都凡六十有八條而以楚故記五條楚方志三條附之其下今考其書研數方言推尋古誼於屈宋辨物敷詞之旨多所發明其間於舊說之訛謬亦多所是正如據方言一切經音義原本玉篇以證零為楚人語詞若羗字之類王氏訓忠貞貌之非據方言郭注以証楚人謂怒曰羗王氏訓於之非為動之非若此之類凡所攻駁言皆有據足補王氏

之疏陋雖其撰集新編意在方訂方言非為箋釋而
作故依類區分畧仿爾雅惟割裂瑣碎立體既多未
安先後錯置翻檢苦不易轉不如依原書次第從而
排比之易於翻檢也

重編楚辭十六卷通光十六年庚寅刊

宋晁補之編次補之字先哲鉅野人少聰明強記善屬文十七
歲從父端有官杭州華錢塘山川風物之麗作七述以誦通判
蘇軾軾先欲有所賦讀之嘆曰吾可以開筆矣由是知名舉進
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第一以禮部郎中出知河中府徙湖
密果三州主管鴻慶宮還家其歸來園自號歸來子大觀末
起知達泗二州卒於官所著有雜詩集晁先哲詞行於世是編
末有道光十年晁氏商榷跋知其書舊無傳本是編蓋道光
十年庚寅貽端之所校刊也其書都凡十有六卷編有附以補

之所作新序三篇及司馬遷所作屈原列傳皆不入卷次按自
劉向哀集屈宋諸賦及其所作九嘆合為楚辭十六篇是為總
集之始後漢王逸撰章句又益以己作九思及班固二序為十
七卷宋洪興祖因之於是楚辭遂有十七卷之目補之以王洪
二本應為變亂非向舊錄因重加編次以為是編其說以劉向
離騷楚辭十六篇首為離騷經其後各篇皆名曰離騷自九辨
以下則並以楚辭名之故分十六卷為上下二篇上八卷為離
騷下八卷為楚辭又刪九思一篇以附於離騷中遷遠九章
於離騷之下九歌之上而以天問置之九歌之下天問之下則

為卜居漁父且以大招為原作置之上八卷之末是為離騷八
卷又以九辨招魂皆宋玉作惜皆為賈誼作東方朔嚴忌皆
漢武建臣先淮南小山王褒為漢宣帝時人後於淮南小山皆
考其人之先後定其篇次為下八卷核其所論或篇第倒置或
考訂疏謬如以屈原之作為離騷以宋玉以下諸作為楚辭又
以遠遊次之離騷之後以大招為原作之類雖不免失之臆斷
然其於宋玉以下諸作皆能方其時代之先後以重定其篇是
亦足備一家之說且其書久佚據雜助集考以舊說重為校訂
其編次之功尤不可不表而出之焉

批評楚辭集注八卷明熊雨齋朱墨本

不著纂輯者姓氏惟於序目及每卷之末題熊雨齋
開雕五字知其書蓋坊賈之所纂輯也按其書中所
引諸家評語如鍾惺陳繼儒張之象等多為嘉靖萬
曆間人又考其書中多引陳深之說深有批點楚辭
十七卷為萬曆二十八年吳興凌氏所刊則其書之
成最早亦當在萬曆天啟間矣其書都凡八卷別以
集注序目批評楚辭集注姓氏史記屈原列傳沈亞
之屈原外傳及楚辭集注總評附之編首不入卷次

篇目次第悉以朱氏集注為本體例則大抵因循陳
深批點楚辭惟彼書以王氏章句為主是編則全從
朱氏集注蓋用批點時文之法取朱子集注加以圈
點並雜採諸家評語標識簡端用朱墨印行以為尋
求諸脈推敲文法之助核其所採上起史遷下迄晚
明諸子援引所及不下數十百家纂輯之功誠有足
多至其編首所附總評搜採之博尤為諸家所不及
治楚辭者實可謂為鉅助惟其他各篇評語雖一掃
訓詁之膠固足破腐儒之陋然楚辭之文幽深隱微

非才士聰明所能測其涯際是編所引諸家掉弄文墨終不免以一知半解妄測騷人之旨纖巧佻仄頗傷冗碎是則坊賣鈔撮之書別擇未精固難免於斯弊也

屈賈文合編九卷附賈子新書十卷

光緒三年丁丑長沙刊本

清康熙堂校刊獻堂新建人同光間景官至湖南按察司使是

編前有光緒丁丑王闈運序云光緒二年新建夏司使按察湖

南興修漢長沙王傳賈生祠既成徵大傳書官中民間皆無存

版乃訪求善本將刊置祠中以備文獻後以賈祠舊合祀屈子

載在祀典今仍奉屈子於忠雅樓因並刻楚詞為屈賈文合編

使闈運與校讎則是編蓋光緒二年丙子獻堂重修賈祠既成

屬闈運合屈賈二子之文重為校刊者也其書都凡九卷而以

賈子新書十卷附之其後又以屈大夫賈大傳像贊及司馬遷

屈賈列傳沈亞之屈原外傳班固賈誼列傳列傳皆不入

卷次按合集之始本自唐人而屈賈之合則司馬子長已有定

論是編合二子遺文以為一編屈賈舊本王叔師章句已為陳

氏所改易洪興祖補注亦為毛氏所更訂惟朱文公集注尚係

宋時之舊故是編屈賈賦志傳朱注其宋玉景差諸人之作尚在

楚辭者亦仍附其後至於賈子之文則宋本已無條理所謂五

十八篇者僅著目漢志明時傳有淳祐本乃據淳熙本重刊其

後凡更七刻惟抱經堂本合眾本校利差為可取故是編賈文

志傳抱本其惜瑣帛屈原賦賈賦三篇並就宋子楚辭集注中

擇取原注分別列入而以新書十卷附之於後編次校讎頗稱精審惟既曰屈原文合編乃依楚辭之體以宋玉景差之作附入屈文未免有乖體例耳

七十二家批評楚辭集注八卷天啟六年丙寅

明李時

明蔣之翘撰之翹字楚稱自號石林山人秀水人家貧好藏書

明末避盜村居搜名人遺集數十種輯甲申前後集又嘗重校

晉書校注昌黎河東集所著有天啟宮詞行於世是編前有天

啟六年之翹自序云王逸洪興祖二家訓詁僅詳會意處不無

遺識惟紫陽朱子注甚得所解故余敢參古今名家評語家傳

李長吉李長吉詩集未刻本裁以臆說謀若剽竊氏庶貽來世是其

書蓋天啟六年丙寅之翹據朱氏集注採擇諸家評語彙輯而

成者也其書都凡八卷而以朱氏原序司馬遷屈原列傳沈亞

之屈原外傳顏延年祭文李宏父傳贊許穎陽論蔣氏自撰衣
文及諸家弔古讀騷詩歌列之編首皆不入卷次篇目次第悉
本集注僅於各篇錄字造句駢奇及議論超絕之處各加圈點
並雜採古今諸家評語取其關係全書大旨者錄之編首其關
係一篇大旨者則分繫各篇之末其關係每段精警處者則標
識書眉徵引所及自司馬子長至晚明諸子凡七十有之家搜
採頗稱詳備雖騷賦之體與普通詩文不同屈子之憂思悲憤
詰曲莫伸發而為文恍惚汗漫奇詭反覆尤迴出誇徑之外未
可以後世文章開合承接之法求之是編乃欲以衡文之法循

其次序別其條理寔不免刻舟求劍之譏惟其間推敵文法專求諸脈既足為欣賞之助且其徵引各書如桑氏博雅弱虞諸家之作後世流傳頗罕則其纂輯之功尤不可沒矣

離騷經章句義疏一卷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刊本

清張象津撰象津字漢渡湖南新城人著有白雲山房文集六卷詩集二卷考工記釋車一卷等韻簡明指南圖一卷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嘉慶丁丑象津自序云離騷三百篇之變體也屈子始創為之體略變其比興寄託猶然三百篇之遺也幼好是書晚王氏洪氏之注名物訓詁極為詳博至其釋詞之所寓則疑其本旨有不然者因以己意疏之錄為離騷疏一卷聞朱子舊亦有注求之十年不獲後得於溫

川則舊之所疑間有與朱子不年者遂將所錄燬之今五十年矣嘉慶甲戌內人以病歿踰年次子復大析暮年際此殊難自遣凡上適有蒲城屈復氏楚辭新注閱之覺其所謂獨得者於心更有不安因憶舊所錄者逐節書於其注之上方無詮次也今長孫繩武相從讀書因略為頓楚使仍錄出為一卷則其書是嘉慶二十二年丁丑象津晚年刪訂舊作用以課孫者也其書都為一卷分離騷全篇為十有九節而逐節為之疏解以闡明其義核其所釋大抵因循

朱氏集注而參以蒲城屈氏之說惟於名物訓詁皆無所考証僅逐節循文詮釋意在求其次序別其條理以貫串全篇而詞旨淺近鮮有發明蓋鄉塾課蒙之本寔不足語於著作之林焉

楚辭天問箋一卷廣雅書局刊本

清丁晏撰晏字儵卿一字松堂江蘇山陽人早歲治經爲好鄭學道光舉人咸豐中以在籍辦團練功由內閣中書加三品銜卒年八十有二手校書籍極多有願志齋叢書二十二種行於世是編前有咸豐甲寅丁氏自序云楚辭天問屈子呵壁之所爲作也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畫古蹟聖神靈魂王侯僉之形屈子仰見圖畫一一呵而問之以寫其怨懣牢愁之志所爲痛極而呼天也古畫皆徵諸是事故屈子之辭指事設難隨所見而出之故其文不次東漢王叔師撰爲章句稱天問多奇

怪之事劉向揚雄援引傳記以解說之闕者甚多不能詳志子政子雲之說久佚不傳叔師依據舊文章決句斷注天問者莫古於是書吳蒙不揣譎陋仿鄭申毛之例因章句而爲之箋創始於嘉慶丁丑屬草摺定藏於篋中迄今三十七年續加審定繕寫成書據此則是編之作蓋創始於嘉慶二十二年丁丑至咸豐四年甲寅始克成書全書都爲一卷大旨以天問爲屈子呵壁之所作故其文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論道之多所不逮至於劉向揚雄援引傳記以解之亦不能詳悉後世注家或有所闕疑或雖有解釋亦復遺棄其文遂湮其說而厥義

不暇微指不替因稽之舊章參以經傳仿鄭氏章句之例因王
氏章句而為之箋其書有列天問原文次列王氏章句然後一
一為之箋釋凡叔師義有隱滯者則箋以明之亦間有不依章
句而自抒己見如鄭箋之與毛異義者按丁氏選於經學以其
所釋語皆有據章法句斷多足補王氏之疏陋而廢前人之所
未發誠不失為王氏之功臣焉

楚辭大義述一卷石印本

清陳瑤壽撰瑤壽字輔青鎮江人始末未詳是編都
為一卷不錄楚辭原文亦不盡論全書但有所論說
則分別條錄之如前人劉記之體大旨在乎通論楚辭
全書大義或推闡舊說或自抒新意疏通證明語皆
有據其間如論騷賦之體源於風雅論漢代騷賦之
盛於吳楚由於屈賦風行南國吳楚接壤傳習者多
更有吳淞淮南為之提倡故漢書朱買臣傳云武帝
召見買臣言楚辭觀吳中文學之盛論屈予以離騷

名篇其義本於武舉國語楚語伍舉曰德義不得則
通者騷離遠者距違韋昭注云騷愁也離畔也顏師
古曰離遭也憂勤曰騷屈原遭憂而作此辭故名曰
離騷伍舉所謂騷離屈原所謂離騷皆楚語也若此
之類持論大體近正與憑私臆斷妄為附會者固自
有殊惟其間亦不免疏於考証失之穿鑿者如據王
逸章句序謂離騷之文依五經立義當以經名不知
史記但稱原著離騷王逸章句於離騷加經非其舊
矣又如論屈子卒年一條據懷沙滔滔孟夏傷懷永

袁謂原生於夏歷建寅之正月死於夏歷建巳之四月楚人謂原死於五月五日者蓋指陽曆之五月也自漢武帝太初改用夏歷始以屈原沈江之日移置於陰歷之端陽不知懷沙之為後人偽作久成定議培之乃據之以為典要宜其推論之多誤也

楚辭述芳二卷國立北京圖書館藏傳鈔本

清年庭撰庭有詩切已著錄是編前有乾隆乙卯武億序云余既罷官僑居歷下從寄庵所得交相霞半君默人是海岱之間溫故知新雅德君子也出其所著楚辭述芳一編相質又考其編末讀離騷雜記自述其作書始末謂第一稿成於辛亥第二稿成於癸丑第三稿成於甲寅則是編之作蓋始事於乾隆五十六年辛亥至五十九年甲寅凡三易稿而全書告竣釐為上下二卷而以靈均所涉楚境山水圖及其

自作聽潮詩四章附之編首讀楚辭雜記若干則附之編末皆不入卷次其書但釋屈原諸賦而宋玉景差以下諸篇皆弗與焉其篇章次第亦頗異於舊本上卷首離騷次九辯次天問次卜居次遠遊次招魂下卷首大招次九歌次漁父次懷沙九章大抵皆自抒己見以排詆諸家其尤自詭為創解者如以九辯為屈子秋夜咏懷擬夏后氏之樂而作招魂為屈子自以為壽不得長魂已離去因為文以招之皆非宋玉之所作又以懷沙為九章之第一篇史遷以文多

不勝其載僅載其第一篇傳有失次乃謂此章專在懷沙故置懷沙於九章之首若此之類雖不免囑私臆斷果於師心往往好為新奇不求証據惟其間如謂離騷為懷王世鄧都作九歌為屈子擬古樂所作竇神曲之類亦時多創解蓋瑕瑜互見之作也

屈子雜文箋略不分卷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廣雅書局付本

清王邦采撰邦采有離騷彙訂已著錄是編前有邦采自序不紀年月據其序云屈子之文舊傳二十五篇而其精神之凝聚學問之醇宿胥於離騷大篇獲之此外則皆其散見之文耳九歌之音思以慕天閭之音思以慕九章之音思以激遠遊之音思以曠以至卜居漁父恫恍愁悵鬱結之思纏綿莫解要莫能出離騷之範圍然搜奇羅異珍碎全而不遺守缺保殘見完璧而生慕人情大抵然乎遂即採諸家重加

芟錄而卒業焉則是編之作殆已在離騷彙訂既成之後矣其書不分卷取離騷以外屈子之作而一一為之箋釋首九歌次天閭次九章次遠遊次卜居次漁父體例大體與離騷彙訂畧同蓋雜採王逸章句洪興祖補注朱子集注徐煥龍洗髓林雲銘楚辭燈朱翼楚辭辭六家之說而參以己意融會貫通疏通証明詮釋頗稱簡要惟彙訂於諸家之說悉加徵引然各加按語以訂其是非是編則僅加芟錄不著所出極其所釋大抵因循舊說者凡十之七八自抒己

見者凡十之二三雖多襲前人陳說鮮有發明又往往果於師心如尤歌湘君湘夫人為一篇大司命少司命為一篇之類不免臆斷然於諸家之說擇之必慎亦足成一家之言焉

楚辭拾遺一卷 楚辭最善本

清陳直樸真字進宜鎮江人始末未詳是編為楚辭最善之一種其書都為一卷不載楚辭全文亦不盡釋全書但有所見則分別條錄之而標舉篇目及所釋文句以為目名曰楚辭拾遺者蓋意謂指其遺義也今考其書大旨以楚辭舊注於名物訓詁多未得其誼故採摭舊編分別為之訂正凡舊注其有隱晦者則闡明之說有舛訛則辨正之其間攷攷自中理如釋離騷攝提貞於孟陬兮謂貞當作卜解劉向九歎云此出名曰正則兮卦發字曰靈均楚屈子之名蓋因卜兆而得王氏章句

訓貞為正失其誼矣釋陸錫余以嘉名謂陸即兆字之假借虞書序十有二州尚書大傳作兆是証陸兆蓋通屈子蓋本名平字原因在伯庸祖廟卜名得名曰正則得字曰靈均釋九歌雲將憺兮壽宮謂呂氏春秋云桓公蒙衣袂而絕於壽宮高誘注云壽宮殿室也是壽宮之名春秋已有舊注以壽宮為祈福之宮非其誼矣又如釋天問皆射鰐而無害厥躬云案牛運震金石圖云嵩山啟母廟石闕銘兩闕畫像凡四段其一畫素娥為鰐而射鰐者二人坐而視者一人跪者一人不曉所謂余謂皆啟母及啟之事天問射鰐與畫像之鰐正相符合其

事已不可考漢書藝文志其技巧有楚辭二十五篇荆楚歲時記謂荆楚如楚以及章為之黃帝時戲見劉向別錄是謂荆之制亦甚古也合上文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觀之似為益于啟位啟教盡事晉書宋哲傳本有此說今本竹書紀年並無此文意同觀射鞬因有代啟之意反為啟所制故云無害啟射也若此之類言皆有據足補舊注之疎陋雖其間亦不免以臆測之見務為新說以排詆諸家之說然大醇小疵終不足為鉅病也

詩經同異錄殘本九卷 清縣張氏寶詩以移藏舊鈔本

清周象明撰象明字懸著太倉人康熙舉人性行端潔臺司廷請講學象明正容就席為說洪範九疇大旨及先賢敬一箴極為精切所著有七經同異錄尚友編事物考辨蘇松田賦備考等書共數百卷行於世是編現藏壽縣張氏寶詩鈔白紙墨欄魚尾上題詩經同異錄下題卷數及頁數每半頁八行行十有七字小字雙行字數亦同字體工整點劃不苟絕無勾乙塗改之處詳其紙墨當為乾隆間舊鈔無疑惜末數卷已殘缺今所存者僅第一卷至第九卷據清史藝文志著錄是編作六卷今考是編第一卷始於六義辯第九卷止於漸漸之石解自大雅文王以下皆已散佚則其書卷數至少亦當在十二卷左右不知清志何以僅作六卷意者或清志所載為七經同異錄本而此本乃其單行原本耶其書不載原經但有所論說則分別條錄之而別加標題於其前第一卷至第二卷通論全詩大旨自第三卷以下則分論各篇或推尋詩旨或訓詁文字或考訂名物核其所論大抵意主折衷不甚拘泥家法擬指諸家之說而斷以己意其中如論六義謂一詩之中有兼見風雅頌之意賦比興亦然風非無雅雅非無頌釋關雎謂為文王求太似而作

釋木瓜為美齋桓公之詩若斯之類雖多因襲前人之誤於詩人之旨未能盡治然其謂詩道之不明由於說詩者之深求曲取穿鑿遽就必欲以詩求事謂古雖有風雅頌之分皆主於樂謂今詩出於漢儒之所綴輯非孔子刪定之舊本又如辨鷄鳴非哀公之言辨十月之交非刺幽王之類其攻駁舊說言皆近理是備說詩者之一解蓋瑕瑜互見之作也

韓詩遺說續考四卷光緒十九年癸巳刊本

清顧震福撰震福字竹侯山陽人所著有毛詩別字六卷齋詩遺說續考書詩遺說續考各一卷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光緒癸巳段朝端序及震福自序據段氏序云癸巳孟陬顧竹侯文學以所撰韓詩遺說續考見示則是編之作是成於光緒十九年癸巳矣其書都凡四卷不載全經但摭拾群書所引韓詩分條考釋而標舉篇章及所釋詩句以為目按有漢之世齊魯韓三家詩早立學官而漢儒林遞相傳述各守師法自魏晉以來博士經生專攻毛詩三家遂廢而韓詩之亡獨後故隋唐諸

書徵引猶夥清儒陳喬樞羅敏侯成韓詩遺說考五卷顧稱詳核惟近出諸古逸書所引韓詩遺文猶多陳氏所未見震福深以為憾因撮拾陳韓之遺而補考之今考其書徵引宏富考証精審於兩儒偽撰之書如宋董道歷詩明豐坊魯詩之類凡不足徵信者皆不加徵引僅據原本玉篇玉燭寶典慧琳一切經音義等書詳為採輯並其與陳韓重複者得百有餘條其中如毛詩抱衾與裯韓詩裯作幃毛詩其樂只且韓詩只作旨毛詩韓不庭方韓詩韓作韓若斯之類皆詳其異同又如毛詩氓之蚩蚩傳云蚩蚩敦厚之貌韓則云蚩蚩志意和悅貌

也毛詩胡取木三百屋分傳云十夫之居曰屋韓則云屋第也
毛詩蕃衍盈剝傳云兩手曰氣韓則云四指曰氣如此之類則
詳為考釋以訂其正俗通假疏通證明闡發無遺雖其於韓詩
異文多以韓為正字於韓詩之說則以為優於毛傳未免阿其
所好然瑕不掩瑜既足補陳書之遺漏亦足備治詩者之擇
善而從焉

左傳連珠一卷俞樾樓纂本

清俞樾撰樾有易賁五卷艮官易說達齋春秋說達
齋詩說各一卷已著錄是編為其所著俞樾樓纂本中
之一種編首有俞氏自序云宋史藝文志所載春秋
賦有崔昇裝光輔諸家今皆未之見獨徐晉卿春秋
類對賦一卷刻入通志堂經解其賦數聯一韵而不
求事之相類如第一段樂伯獻廢卻至奉豕之下即
繼以許絕太岳之裡鄭廢太山之祀殊為不倫未知
宋志所載崔昇春秋分門屬類賦其體例何如余謂

止取兩事之相類則不宜作賦而以連珠為宜孫兒
陸雲方讀左傳余因作左傳連珠一卷如陸士衡演
連珠之數是其書蓋以徐氏類對賦不相事之相類
為病因取兩事之相類者演為連珠以示其孫陸雲
其書都為一卷凡連珠五十篇如陸士衡演連珠之
數取左傳中盟會征伐朝聘燕饗以及卿大夫言行
兩事相類者演為連珠之體庸次比耦配饗工妙錯
綜變化層見疊出大旨在不初學以運用故寔之法
用事典雅文采燦然足資作文者摭摭之用惟支離

破碎於經義既了不相關且各篇之下皆不標其年月注其出典後生初學未睹全傳徒驚其工妙而茫然不解其所演之事斯則未免可議總之其書不過俞氏一時遊戲之作本不以解經為主故自謂其書之作蓋以示其孫使他日稍知用古之法於經義固無當也

春秋通義一卷潛園二十四種本

清魏元曠撰元曠字斯逸南昌人自號潛園先生所著有潛園二十四種是編為其述古錄中之一種其書都為一卷不載春秋全文亦不盡論全經但有所論說則分別條錄之亦不加標題核其所論大旨在通論全經大義疏通發明頗稱簡要又往往好自抒己見折衷眾說不拘拘於一家之言其於經義亦時多闡發如謂孔子之作春秋蓋以列國之史藏於史氏亂臣賊子執國之柄必自諱其惡削而毀之且古之教於學校者僅有詩書禮樂若史則非國之君卿大夫不得見故因魯史而作春秋使褒貶無可逃於後世而學校有所肄業此亂臣賊子之所以懼也又謂春秋有筆有削筆者書而存之皆因魯史之舊文也削者刊而去之皆全文也常事無係乎治亂之故也又謂春秋凡例不一與事同文異者約有四端有孔子時已闕文者有後之傳寫脫落舛錯者有事值其變史特變文書之者有史官不一所書有繁簡者若斯之類其說大體近正足備說者之一解此外其

攻駁諸家之失如論後世以經從傳之誤及左氏作傳不以解經之類亦往往中理雖其間亦不免果於師心以意為之之處如謂秦與檮杌非晉楚之國史及謂孔子作春秋為僭天子之事如此之類皆嫌其疏於考証然千慮一失智者不免學者刊其悖理之論擇善而從焉可也

讀式五卷十萬卷樓叢書本

唐釋皎然撰皎然長城謝氏子名畫靈運十世孫居湖州杼
中年了心地法門文章雋麗顏真卿韋應物並重之著有
儒釋文遊傳內典類聚等書考崇文總目新唐書藝文志
通志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絳雲樓書目並著
錄皎然詩式五卷惟澹生堂書目作二卷又新唐志有詩評
三卷宋四庫閣書目及宋史藝文志有詩評一卷直齋書錄解
題澹生堂書目有詩議一卷中序一卷故顧龍振詩學指南所
錄皎然論詩之作分為詩式詩議詩評三種又昔人稱引如日

人通照全剛文鏡秘府論所引有皎公詩議馮惟訓詩紀別集
所引有詩議詩評據此則皎然之作似有四書然以是編校之
詩學指南所錄詩議詩評詩式三書則詩議所載皆是編所無
至於詩評所載則大半在是編中其為後人割裂而成殆無可
疑至中序則本為卷中序文不能別自成書按中序云吾將深
入杼率與松雲為侶所著詩式及諸文筆併廢而不紀至五年
夏五月會前御史丞李公洪自河北貢議遇恩再移為湖州
長史他日言及詩式因命門人檢出草本公欣然因請吳生相
與編錄有不當者公乃點而氣之勒成五卷是今世所傳一卷

本蓋皎然原稿未經李氏點竄者自中序以下則皎然續編之稿曾經李吳二氏編錄點竄者即所謂五卷本也四庫於皎然詩式僅列於存目謂其參差可疑定未見五卷是未也又謂皎然與顏真卿同時乃天寶大曆間人而所引諸詩舉以為例者有嘯知章李白王昌齡相去甚近亦不應遽與古人並推疑原書散佚而好事者摭拾補之也其說亦未盡然考詩式卷五小序云時在吳興西山殊少詩集古今等字不無闕遺俟手博求續更編次知其編撰宗旨本不遺時人之作其後王玄撰擬皎然十九字所舉之例多錄時人蓋仍其舊例也其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都凡五卷從兩漢及唐詩人名篇麗句摘錄之蓋以五格括以十九體故以詩式名之大旨意取折衷自然工力二者並重於齊梁以來靡麗之風固力加攻擊然亦不廢儷語與聲律至其論風格之以十九字括詩體及其以禪論詩則已開司空圖之先聲焉

詩評一卷詩學指南本

唐釋皎然撰皎然有詩式五卷已著錄按皎然論詩之作崇文總目通志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皆著錄詩評三卷宋四庫附書目及宋史藝文志著錄詩評一卷又據昔人稱引如馮惟訥詩紀別集之類亦有詩式詩評之別似詩式詩評本各自為書然取十萬卷樓叢書所輯五卷本詩式與是編相校其中雖有數則為五卷本詩式所無然大部分均為五卷本所有疑當是後人擇其衡量昔人著作或論述作法之語別行輯出者其書都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為一卷大率以自然工力恰到好處為論詩標準其說曰或曰詩不要苦思苦思則喪於天真此真不然固當鑒慮於險中采奇於象外狀飛動之趣寫冥冥之心夫希世之珍必出騷龍之領況通幽之文哉但貴成章以後有其易貌若不思而得也此即詩式所謂放意須險定句須難取由我衷而得若神表之意故其於齊梁以來靡麗之風雖深以正聲浸微人不逮古為病亦不廢儷偶聲律之論謂先正詩人時有儷詞雲從龍風從虎非儷耶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非儷耶但古人後於語先於意意因成語語不使意偏對則對偶散

則散若力為之則見斤斧之跡故有對不失渾成縱散不閑造
作比古手也總之皎然論詩雖意主折衷而要其指歸則近於
詩佛之詩論以神詣為主開司空圖一派之先聲蓋唐代佛學
盛極一時禪宗之說尤多妙諦皎然之論於禪理詩理多所講
通寔也啟後世以禪論詩之端矣

流類手鑑一卷詩學指南本

舊本題唐釋虛中撰虛中宜春人客於馬氏住湘西
栗城寺與齊己尚顏棲蟻為詩友所著有碧雲集行
於世是編為顧振龍詩學指南之一種又世傳有格
致叢書本詩法綜宗本均未見按湖南通志藝文志
著錄是書作釋齊己撰不知其所據疑當為傳寫之
誤又考宋四庫開書目別集類著錄是書作詩物象
疏類手鑑文史類又重出疏類手鑑一卷按疏與流
形近鑑與鏡義同是編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作

流類手鑑是也其書都為一卷釐為物象流類及舉
詩類例二目其物象流類中如以日午春日比聖明
殘照落日比亂國畫比明時夜比暗時等條大抵皆
本美人看草之例而益加附會其舉詩類例中如某
者為隱題某者為達識之句某者為陽陰造化之句
某者為感動天地之句以及其他比物諷刺之理皆
本比興之理而詳加詮釋據其自序云夫詩道幽微
遠理入幽微凡俗罔知以為淺近善詩之心含造化
言含萬象且天地日月草木煙雲皆隨我用合我晦

明此則詩人之言應於物象豈可易哉是其書大旨
畧可概見總之其書雖分論詩例往往失之瑣細頗
病拘泥然條分縷析分類精審亦未嘗無資於參考
焉

詩格一卷詩學指南本

舊本題王昌齡撰昌齡字少伯江寧人由進士遷江
水尉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為刺史閭
丘曉所殺昌齡工詩緒密而思清時謂之王江寧是
編為顧振龍詩學指南所錄又有格致叢書本未見
考新唐書藝文志文史類及崇文總目文史類著錄
是編均作二卷自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始分昌齡
論詩之作為詩格一卷詩中密旨一卷通考經籍考
宋史藝文志及國史經籍志因之故今傳世諸本均
別詩格與詩中密旨為二書然核其內容疑其書雖
分為二卷寔非二書蓋後人別出密旨一卷於是詩
格與密旨始各為一卷耳是編都為一卷又別有詩
中密旨一卷蓋據直齋書錄解題分詩格二卷為二
書按自李唐以來關於詩格詩例之著作不外二病
其一則取便初學無當大雅故依托之作特多其二
則過涉瑣碎轉拘泥是編所論亦不免巧立名目有
傷瑣碎其論勢對之例有五曰勢對曰疏對曰意對
曰句對曰偏對考文鏡秘府論彙輯諸家論對之例

寔無勢對疎對之目。即其他名稱相同者。舉例與釋亦不相同。則其書定在祕府。論之後矣。

金針詩格一卷詩學指南本

舊本題唐白樂天撰宋梅聖俞續白氏名居易樂天其字也。所著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六帖三十卷四庫已著錄。梅氏名堯臣聖俞其字也。所著有宛陵集若干卷四庫已著錄。是編為顧振龍詩學指南中之一種。又有格致叢書本未見。百川書志著錄其書作金針集考世傳白氏論詩之作歷代史志及諸家著錄分合各異。分而為三則為文苑詩格一卷金針詩格一卷梅聖俞續詩評一卷合而為一則為三卷。或如宋史藝文志總稱白氏金針詩格。或如國史經籍志總稱白樂天文苑詩評。要之皆一書也。顧氏於是編之外又別出文苑詩格一卷蓋析其書為二矣。其書都為一卷大旨在討論詩格以為初學說法分類繁瑣頗傷拘泥故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已疑其假託又考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引詩眼云世俗所謂樂金針集殊鄙淺然其中有可取者鍊句不如鍊意非老於文學不能道此又云鍊字不如鍊句則未安也。好句要須好字今檢是編乃不見此語則

顧氏所錄當已非足本矣

評詩格一卷詩學指南本

舊本題唐李嶠撰嶠字遲山贊皇人第進士舉制策甲科累遷給事中來俊臣構狄仁傑等獄將抵死嶠復驗列其枉忤武后旨出為潤州司馬久乃召為鳳閣舍人文冊大號令多主為之神龍中以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時坐事累貶廬州別駕卒於官嶠富才思前與王勃楊炯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為文章宿老學者多取法焉是編為顧振龍詩學指南之一種又有格致叢書本未見考澹生堂藏書目

有李巨山詩格評蓋即是書其書都為一卷所錄惟九對十體二則疑已非完本大旨在討論詩格分析詩例今考其文大體悉與日人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所引崔氏新定詩體相同其為後人擬拾依托之作殆無疑義按詩格詩例等書瑣碎淺陋寔名家所不屑為而世所傳者亦大率相似殊少精義時多依托故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嶠在王昌齡之前而引王昌齡詩格八病亦未然也今考王昌齡詩格有犯病八格一條陳氏所說當即指此是其書之非氏

所撰陳氏固已辨之矣

雅道機要一卷詩學指南本

舊本題唐徐寅撰寅字昭夢莆田人善辭賦乾寧元年進士授秘書省正字游大梁以賦謁朱全忠全忠大喜遺練五百王審知辟掌書記李存勖因閹使問寅謂其指斥先帝諷審知欲殺之寅遂拂衣去與妻月君偕隱以終所有探龍鈞磯等集行於世是編為顧振龍詩學指南中之一種又世傳有格致叢書本及詩法統宗本均未見按徐氏是編宋四庫闕書目作雅道機要論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作二卷

注云前卷不知何人後卷稱徐寅撰則徐氏所撰是僅一卷顧懷三補五代史藝文志作八卷誤矣其書都為一卷又考其書中如明門戶差別明聯句深淺明勢含升降明體裁變通諸條皆附錄齊己風騷旨格中語知其成書當已在齊己之後今考其書所論雖猶不脫詩格詩例習氣然其中如謂詩者儒中之禪也一言契道萬古咸知既足為以禪喻詩之始至於其謂為詩須搜覓未得句先須令意在象前象生意後斯為上手及為詩須先識體格若斯之類尤足為

滄浪論詩之先聲是則治文學批評史者所不容忽視者也

炙轂子詩格一卷 詩學指南本

舊本題唐王廙撰廙自號炙轂子元和後詩人所著
有詩集若干卷行於世是編為顧振龍詩學指南中
之一種又世傳有格致叢書本及詩法統宗本均未
見其書都為一卷按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文史
類著錄炙轂子詩格一卷與是本卷數正同又考宋
四庫闕書目著錄其書入集類別集門不入文史門
意者或其書本附刻炙轂子後故四庫闕書目以之
附列別集門耶按自晚唐五代以來復古之潮流已

成過去而駢儷之餘波又復有迴旋振盪之勢律賦
四六既於此時完成其體制於是詩歌之作亦趨於
穠豔綺麗之習而學者論詩亦不復探討原理惟知
講求方法此詩格詩例之作所以興也夫論詩文而
議其格例固不始於斯時然此種書籍之作終以此
時期為獨盛今世所傳詩格大半出於此時而托之
盛唐中唐詩人是編之作蓋亦此種風氣中之產品
大旨在取諸家所作詩歌類聚區分以定其格如
一篇血脉條貫體皆律體叶調體雙關體模寫景

家含蓄體句病體句內疊韻體諸則皆雜論詩格以
訓初學惟分類瑣碎頗傷拘泥蓋此種書籍皆為應
用而作意在取便初學多無當於大雅吾儕亦不必
獨責是編矣

詩中密旨一卷詩學指南本

舊本題王昌齡撰昌齡有詩格一卷已著錄是編亦
顧振龍詩學指南中之一種考新唐書藝文志及崇
文總目僅著錄昌齡詩格一卷而不載是書自陳振
孫直齋書錄解題始分錄詩格一卷詩中密旨一卷
通考經籍考宋史藝文志及國史經籍志因之疑其
書雖分二卷是非二書是編分詩格及密旨各為一
卷蓋據直齋書錄解題之說從詩格二卷中別出密
旨一卷非其書果別為一書也今考其書所論諸病

諸例多與日人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所輯諸家之
說相同又據馮班鈍吟雜錄云宋人不解小學如關
關雎和也關關二字只取其聲不取其義朱子云
雌雄相應以關字立義陋甚也又檢俗傳王昌齡詩
話亦此解此偽書也出於朱子之後檢宋史經籍志
無此書可知文字鄙陋非王作也然考之是編雖曾
引關關雎鳩二句而不解其義僅謂其為兩句見意
之例馮氏所見或別為一書且馮氏謂檢宋史經籍
志無此書然今考宋史藝文志著錄王昌齡詩格一

卷詩中密旨一卷而無詩話則其所見當別為一書更無可疑寔不足以証是書之偽也

陵陽先生室中語一卷說部本

宋韓駒撰駒字子蒼仙井監人少有文稱政和中召試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累官著作郎校正御前文籍與三館士分撰親祠明堂圓壇方澤等樂曲多出其手遷中書舍人擢直學士院制詞間重為時所推駒嘗從蘇轍學其詩似諸先輩後坐鄉黨曲學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紹興中知江州卒於撫州所著有陵陽集若干卷行於世是編為范季隨周士所記韓氏論說之語其書都凡九則勒為一卷考魏慶之詩人玉屑中於是編徵引頗多以之相校往往有不見於是編者則

是編所錄當有缺遺宜據詩人玉屑補輯之裨成完本又吳可藏海詩話中亦多引韓氏論詩之語雖未必即范氏所記亦可取之以為參証考陸游渭南文集卷三十二跋韓子蒼語錄云此故人范季隨周士所記也周士歿後數年得之於其子然余舊聞周士道韓公語極多尚恐所記不止於此當更訪之是范氏所記陸氏已疑其未盡況是編所錄僅及九則其非完本尤不待辨按詩話之作盛於有宋故吳喬園燈詩話謂唐人工於詩而詩話少宋人不工於詩而詩話多夫兩宋論詩風氣之所以流行者寔由於詩話之筆記化而足助此種風氣流行者一

為題跋一為語錄蓋文人之論詩多在題跋道家之論詩則多在語錄是以當時詩話多由題跋語錄輯成是編即由語錄輯成之詩話按語錄之體本與詩話相通胡仔著溪漁隱叢話所引已有尤城先生語錄三山人語錄鍾山語錄龜山語錄諸書是編亦此種風氣之表現也

漫叟詩話一卷 螢雪軒叢書本

不著撰人姓氏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見著錄惟說郛中其書凡十有二則都為一卷此外螢雪軒叢書及傳世諸本似均自說郛本出考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小說類著錄漫叟見聞錄一卷亦不著撰人姓氏注云不知何人建炎中所撰也今考是編云謝舉廉字民師余建中靖國中與同寓興國寺又云余崇寧間往興國軍詳其時代正與晁氏之說相合其為建炎時人所作殆無可疑故竊疑其書蓋即就漫

叟見聞錄中論詩之語別行輯出者惟阮閱詩話總編及胡仔著溪漁隱叢話均嘗引其書則又似早有單行之本非出輯錄不知何以晁陳諸家書目皆不見著錄又考撫州府志藝文志亦著錄是書作謝逸撰不知其何所根據按謝逸字無逸號溪堂臨川人未聞有漫叟之號且據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二引漫叟詩話云謝無逸學古高潔文詞煥鍊則其書之非謝氏所撰尤至明顯今考其書考故寔講出處於當時詩人之遺聞軼事多所記述雖內容瑣碎

體裁頗近於小說然其間亦往往能求詩於詩外不重作法不拘體製而專意於原理之探索是則亦未嘗無取焉

文苑詩格一卷詩學指南本

舊本題白居易撰居易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六

帖三十卷金針詩格一卷已著錄是編為顧振龍詩

學指南中之一種又世傳有格致叢書本未見按世

傳白氏論詩之作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分合各異

分而為三則為文苑詩格一卷金針詩格一卷柳聖

俞續詩評一卷合而為一則為三卷或如宋史藝文

志總稱白氏金針詩格或如國史經籍志總稱白樂

天文苑詩評要之定是一書也顧氏詩學指南則分文

苑詩格及金針詩格為二其書都為一卷核其所論

大抵皆修辭之法意殊淺陋故陳振孫直齋書錄解

題文史類著錄文苑詩格一卷注云編白氏尤非也

是其書之出於假托陳氏已辨之矣考李唐以來諸

家詩格大率相似論詩而若此豈夫有詩是以此類

書籍向為名家所不屑為後世所傳時多依托是編

之非白氏所撰似無可疑惟其論詩謂為詩之道義

存裨益言意皆有所為又云為詩不裨益即須諷刺

若斯之類其說要亦不違白氏論詩之旨則其書雖

出依托研究白氏詩論者亦未嘗不可資為參考焉

見南齋讀離騷指畧一卷二餘室叢書本

清魯筆撰筆字雁門雷川人雍正秀才所著有見南齋詩集及楚辭達等書行於世是編本附刻於二餘室叢書楚辭達之前考梁同書楚辭達序云雷川魯子雁門深離騷著讀騷三十七條於文章之道曲盡其變其注騷也取舊時影響附會之解辨論而訂正之又自為融貫而條晰之命之曰楚辭達余同年望江方君引微謀付諸梓而先以其草稿示予按梁序作於乾隆丙戌則其書寔成於乾隆三十一年之前矣

其書都為一卷大抵皆魯氏讀騷時雜記之作故不釋離騷全文但有所論說則分別條錄之釐為十有七篇都凡三十有七條首總論次篇章次段落次氣脈次神助次章法次筆法次句法次字法次骨法次辭法次補法次過文法次倒掉法次互類相照法次移步換形法次今字法次虛字法次從古韻今考其書取離騷文法融貫而條晰之於全篇組織分析既極詳審分別論列尤能各極其變惟離騷之作文重義隱寄託遙深往往恍惚汗漫余張反覆迴出蹊徑

之外未可以普通行文之法衡之是編乃以後世反
正開合埋伏照應等法論其章法之妙是則未解騷
人之旨不免治絲而益紛之嫌矣

離騷草木史十卷附離騷拾細一卷光緒九年乙亥刊周玉侯全書本
清周拱辰撰拱辰字孟侯桐鄉人歲貢生所著有老子影史
公羊墨史南華真經影史聖廟詩文集等書合刻為周孟
侯全書若干卷是編即其中之一種編有周氏自序及李際
期序據周氏自序云竊觀騷中山川人物草木禽魚一名一物
皆三問之碧血枯淚附物而著其靈靈而漢王叔師宋洪慶善
朱元晦三家雖遞有注疏未為詳確陸仲昭新疏仍涉訓詁習
氣於典故復多挂漏余向輯天問別注一卷附刻陸氏新疏中
行世已久而餘注未及苦塊之餘廣為搜訂是其書蓋以後漢
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注朱熹集注及近世諸家注疏於騷中
名物詮釋未能詳確因重加搜訂以為是編其書都凡十卷而
以離騷拾細一卷附之編末篇目次第大抵悉從朱氏集注首
離騷經次九歌次天問次九章次遠遊次卜居次漁父次九辨
次招魂次大招自惜誓以下則弗與焉各篇皆先到原文次到
集注然後以己意疏通證明之又於每篇之前各附小序以推
求全篇大旨按五代時劉杳撰離騷草木疏二卷見於本傳
惜其書久亡宋吳仁傑明屠本峻復遞有注疏亦多未備是編
徵引宏富考辨典核綜列篇中名物而詮其由來詳其比興

於其中山川人物草木禽魚靡不以其類而舉其情憲古
條義二者兼之且往往因名物以發明騷人之旨與但徵故定
體同類書者固自不同雖騷人寄興義不一端瑣校若木忠蘭
詒父貶鳩選鳳於騷人之旨亦間有未洽然瑕不掩瑜治騷
者定可資為鉅助至於篇末所附拾細一卷則皆是編之剩義
隨筆漫拾殊不足論其優劣焉

離騷述志一卷附圖二十四種本

清魏元曠撰元曠有春秋通義一卷已著錄是編亦其述古錄
中之一種其書都為一卷大旨以離騷為暗喻之書諱志之文
惟後世注疏舛誤甚多不能通澈旨趣故因孟子以意逆志之
說陳括其旨以為是編其書分離騷全文為八節自帝高陽之
帝八節分至末章導乎先路為第一節自昔三后之純粹兮至
願從彭咸之遺則為第二節自長太息以掩涕兮至唯昭質其
猶未虧為第三節自忽友朋以游目兮至雷余櫟之浪浪為第
四節自疏數紕以陳辭兮至好蔽美而嫉妬為第五節自朝吾

將濟於白水兮至今余馬能忍與此終古為第六節自寧瓊茅以
寘筵兮至芳至今猶未沫為第七節自誠難和調度以自娛兮
至吾將從彭咸之所居為第八節每節皆有列原文然後逐節
為之詮釋詞旨簡要於騷人言外之意雖間有發明如釋尾江
離與屈芷兮紉秋蘭以為佩云引香草自喻其修美也攬物起
興因以為比又如釋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云芳
澤雜糅謂忠愛兼捐也若斯之類皆是備說者之一解惟必深
闢舊注以香草玉為其自喻之說則未免矯枉過正失之拘
泥如釋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極壯而羣穢兮何

不改乎此度。乘騏驎以馳騁。今來吾導乎先路云。美人謂騏驎也。因己而念衆騏驎亦年歲不保。不使其撫念壯歲。竟絕穢迹。必至抑塞政節。難終保其芳美。乘騏驎其儗來也之類。大抵皆以意為之。未必果騏驎人之本意也。

離騷經正義一卷 抗希堂全集本

清方苞撰。苞有詩義補正八卷。已著錄。是編為抗希堂全集中之一種。其書都為一卷。取離騷之文。逐段詮釋。間亦撮拾諸家之說。疏通證明。附之己說之下。按史記但稱屈原著離騷。不名為經。至王逸章句始於離騷加經。而於九歌九章加傳字。是編於離騷稱經。殆從逸本。核其所注。皆推尋文意。以疏通其旨。詞義淺近。頗稱簡要。其於舊注。亦能汰其冗蕪。循文詮釋。往往深得騏驎人之旨。惟離騷之作文。重義隱寄託。遙深自漢以來。諸家訓詁。時多違舛。苞乃以臆測之見。欲貫通全篇。於屈子隨時抒望觸物興懷之旨。亦多未洽。如釋日月思其不淹兮。其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思美人之遲暮。云。日月不淹。自懼壯盛日徂。英華銷委。又思君年遲暮。過時而難與圖治也。釋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驎以馳騁。今來吾導夫先路云。穢謂群小。以衆芳比騏驎。故以穢比群小。思美人之遲暮。故欲其撫壯而棄穢也。騏驎喻騏驎人。君度之迷亂。以群小之穢德累之。棄穢則必

改度改度則必乘騷騷而已可為君前導矣若斯之類大抵皆以意為之無所依據未必果騷人之本意也總之其書但知拘言詮涉理路鮮有考証發明故其所釋終屬意測詞不能一一徵信焉

讀楚辭一卷俞樾撰

清俞樾撰樾有易堂五卷良臣易說達齋詩說達齋春秋說各一卷已著錄是編為其所著俞樾撰卷中之一種全書都為一卷不載楚辭全文亦不盡解全書但有所論說則分別條錄之蓋俞氏讀楚辭時札記之作故以讀楚辭名焉核其所論凡離騷八條九歌六條天問五條九章七條遠遊二條卜居一條九辯三條招魂三條大招一條七諫二條九歎二條九思一條總計全書都凡四十有一條篇目次第悉與王氏章句相同知其所據定為王本按俞氏遠於訓詁考証之學群經諸子皆有著述是編雖其讀書時雜記之作然章句精研疏通博辨於舊注之譌誤亦多所是正如辨王氏章句彭咸殷鑒大夫諫其君不從自投水而死之誤云離騷騷者法夫前修今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今願依彭咸之遺則四句相承而言不周於今之人即所云非世俗之所服也願依彭咸之遺則即所云騷吾法夫前修也法前修為上法前世遠矚則彭咸必古之賢人屈子素所師法者當屈子之作離騷尚在懷王時及懷王死頃襄王立屈子尚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豈在懷王時早有死志且必取一投水而死之古人以為法乎辨王注以九歌五將

把今瓊芳之盞為何不之誤云以盞為何不則既云盞又云將
文義難通莊子列御寇篇闔閭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釋
文曰闔閭語助也闔與盞通此篇云盞將把今瓊芳與下篇云
將留今壽宮文法相似王注云壽詞也然則盞亦詞也若此之
類凡所攻駁大體近正此外如釋卜居之嘆嗟為起起儒兒為
嘯嘯釋九思思丁文今聖明指之丁為武丁文為文王其說亦
確然有據是備說者之一解雖六問如釋離騷不撫壯而棄穢
之撫為撫有之撫棄為自暴自棄之棄釋步余馬於蘭皋兮之
步為習之類亦不免附會然瑕不掩瑜固未可以雜記而少之

也

楚辭達一卷 嘉慶九年甲子刊
二修室叢書本

清魯筆撰筆字惟門雷川人雍正秀才所著有見南齋詩集者
干卷行於世是編前有嘉慶甲子師範序及乾隆丙戌梁同
書序按梁氏序云魯子為予同年望江方君引徵老友窮年
矻矻不得志以死著述甚富方君為刻其見南齋詩集若干
卷雄渾高古有漢魏之遺復有取其所注離騷謀什諸梓
而先以其草稿示予是筆蓋有才不遇終其生未獲一錄於
寶宮惟專心著述終老牖下是編蓋雅乾間魯氏所作而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其友方引徵為之刊行者也又據師序云

今年春魯子倬齋以其族祖雁門先生楚詞達見授則此本
定嘉慶九年甲子師氏選刻二修室叢書時據先生族孫倬
齋所寄原本重刊者也其書都為一卷雖以楚辭達名編然
其所釋定僅及離騷一篇自九歌以下皆未與焉意者或魯氏
當時本擬盡注全書乃未及告竣而歲志以歿故其書名亦未
及改定耶又考先生見南齋讀離騷指畧末則云離騷一篇
包舉楚辭全部全義全神最是難看者透此一編以後各篇
自可迎刃而解則一達無不畢達者矣故直以楚辭達標之全
部論釋斷刻是魯氏之曾注全書尤可無疑矣其書大旨以楚

辭舊注或達其文而不達其辭或達其辭而不達其志因陳
括舊編疏通證明以求其文辭通其旨蘊核其所注大抵以四
句為一章首錄原文然後卒章融貫而條晰之以為之解並取
舊時影響附會之說一一辨論而訂正之又於各章別加旁批
以推尋其文法參互考訂雖間亦有得惜往往拘於比興之說
於篇中名物必一一明示其所喻斯則未免刻舟求劍有乖
騷人之旨矣

離騷釋韻一卷 清善齋學錄本

清將曰豫撰曰豫字侑石陽湖人由監生出知蔚州
工詩文篆隸著有問奇堂集及清善齋學錄各若干
卷是編即清善齋學錄中之一種據其編首小序云
初生陸文作離騷釋韻取秦漢子書詞賦條晰著之
然屈氏生楚懷王時用韻未必與後人合吾友晉士
吳子以為詩經韻文之祖舉以證合當可不謬因草
創十數條體尚未備鄙意凡屈氏前如諸經老墨
皆可引而傳之共得若干條是其書蓋繼陸吳二氏

而作全書都為一卷不錄離騷全文亦不盡釋全文
之韻但有所見則分別條錄之總計全書所釋都凡
三十有一條大旨倣說文讀若之例首注離騷某字
讀如某字或讀如某某反然後撮拾先秦群經子史
條晰著之以為之証其有不見於諸經子史者則闕
以待補故書中如懲讀如長迎讀如遇調讀如同待
讀如特各條皆但注音讀不加證明今考其書雖所
釋無多然覃精研思博辨廣證舉先秦群經子史以
審定離騷音讀疏通證明多足正前人之謬誤惜其

問審音猶不能無失如謂服讀如物迎讀如遇之類未免乖謬又標舉證據亦間有疏漏如舍讀如暑條不引易井象傳乾文言禮記曲禮之類耳目之前亦不免遺漏且既知古今韻殊屈氏用韻未必與後人相合乃不知屈氏為楚人多用方音是尤其可議者也

天問校正不分卷昭代叢書本

清屈復撰復有楚辭新註八卷四庫已著錄是編前有屈氏自序末有楊復吉跋據屈氏自序云王叔師云文不次序洪興祖云豈可次序陳哉然通篇起結盡人了然細玩中間屢起屢結次序井井其為錯簡明甚因少校正是其書蓋以屈子天問中多錯簡故其文不可次序因細玩文意一一為之校正其書不分卷首列舊文於前然後逐段為之更定而以九章次第校正附之於末大旨分天問全篇為九段自曰還古之初至曜靈安藏為第一段所問皆天象也自九州安錯至何所夏寒為第二段所為皆地理也自馬有石林至烏馬解羽為第三段所問皆山川人物奇怪之類也自厥萌在初至而後嗣達長為第四段所問皆上古之事也自不在汨鴻至陸何故以東南傾為第五段所問皆鯀禹治水之事也自禹之力獻功至巫何活焉為第六段所問皆夏一代之事也自簡狄在臺至負子肆情為第七段所問皆商代之事也自綴維元子至又使至代之為第八段所問皆周

代之事自中央共牧至忠名彌彰為第九段所問皆楚事兼以自傷也按天問者屈原見楚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因畫其壁而問之以舒其愁思者也其文不可次序古今解者蓋多闕疑屈氏乃隨意移置其前後謂之錯簡未免累於師心失之穿鑿矣

反離騷一卷古書叢刊本

漢揚雄撰王逸注雄有太玄法言方言等書已著錄逸有楚辭章句十七卷亦已著錄是編為古書流通處據馬程張鈞衡景宋尹家本重印其書都為一卷每半頁七行行十有五字小注雙行字數亦同白口單邊上有大小字數下有人名一字中縫或題反離騷或題反騷或僅題反字首頁書名下有毛晉二字陽文小方印各一及汲古主人陽文方印一書末有士士鍾陰文小方印及閩源父陽文小方印各一又

有木記題為程張鈞衡石銘景宋尹家本重開十四字編首有顧云美分書引首編末有張鈞衡跋核其行款皆為宋刊舊式且字大悅目是宋刊中之罕見者按朱子撰楚辭八卷辨証二卷後語二卷以揚氏反騷編之後語卷二第十六篇此本自第一頁至第十四頁首尾完備頗似單行又考瞿氏書目著錄楚辭集註八卷辨証二卷行疑與此本正同亦謂後附揚子雲反離騷一篇並洪興祖論自加論說於後又云前有嘉定癸酉三月甲子陽王濬序云刊於

貢郡齋傳學者曰風雅之變云所云與此均合則是
本蓋嘉定六年所刻單行本無疑矣其書大旨謂君
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又何必湛
身哉故因離騷之文而反之以屈屈原雖詞旨平緩
意不深切如無病之呻吟往昔學者多所譏評然其
文辭爾雅格調高古實較後世模擬之作為優君子
不以人貴言則其書終不廢也

敬款提要一卷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刊本

清馬伯良撰伯良字忠鄉濟水人是編前有康熙十
七年戊午伯良自序云予校刻是書三載始成則其
書之作蓋始於康熙十五年丙辰至康熙十七年戊
午而全書告竣都凡二十有二則為一卷其目曰第
一當歸信的六件第二子刁的條件六件第三
子刁的斷法六件第四子刁的應當七件第五
一子刁的修理五件內附禮部與散天課之事第六子刁
的應當七件內附禮部與散天課之事第七子刁的

第七一子刁的條件六件第八子刁的斷法七
件第九子刁的天命四件第十子刁的天命
四件第十一子刁的天命三件內附大淨第十
二子刁的聖行十八件第十三子刁的嫌疑
十件第十四子刁的禮體八件第十五子刁
的天命十二件內附病與出外之禮第十六子
中當然十二件第十七子刁的聖行二十八件
第十八子刁的禮體八件第十九子刁的嫌
疑十八件第二十壞拜之事內附拜中念的差錯第

二十一壞小淨事十八件第二十二天命大淨四樣
又以洗亡人規矩與站口并瑣瑣事附之編末
按清正教雖李唐之世已盛於東土然其真經典諸
傳自西域東土之士以言語文字不同故誦習者多
明理者少伯良既憂失學之苦復憐肄業之難因遍
閱天方經典摘其精要以為是編大抵首錄經文然
後隨文注解大旨存整理教規以啟大眾之有悟凡
清真教中規矩範圍一切日用關節靡不粲然備載
網羅教款宣通疑滯誠有切於彼教者也

回教考一卷

清白

清白賈陽撰賈陽字銘庵始末詳是編前有白氏自序云回
教入中國久矣其門牆高峻其戒律謹嚴教外無由參其宗旨
故中國祇知有回教而不知回教之為何如教也夫吾回為西
域之儒宗立教七千餘年行教九萬餘里地球各教莫與比倫
今居中國服教者雖有十五兆人然徒子孫世守未能彰明較
著令人共喻吾道之淵源豈非一憾事耶因不揣固陋畧考中
西書史以叙其道統以証其源流筆諸篇端名曰回教考証是
其書蓋白氏深以中國回教徒眾但知世守不明教義為憾因

博採中西書史考其源流以為是編故以回教考証名其書回
教考者始其簡編也其書都為一卷大旨在闡明回教道統淵
源首述回教發生之地域及傳播之區域次述回教之始祖及
歷代初祖之世系自始祖阿訶訶至爾撒(生於漢代次述至聖穆
罕墨德之發揚聖教及其立教之宗旨戒律之大概次述回教
傳入中國之淵源自隋開皇間天方遣使拜謁高麗哈巴來華
傳教由陝西而閩浙粵東沿邊達寺傳教建塔建廟寺於唐東
始下及歷代回教情形最後則雜記回教風俗禮儀如謂回教
以存念真宰畏天之命為念真宰明威服小事昭事以拜真宰

為禮真洗心禪戒以明其德為爾戒樂善不倦為施濟觀光上
國以廣見聞為朝壇總名天道五功之類搜羅考釋頗稱詳核
又如辨顧炎武日知錄以回紇為回回國之誤等考証亦頗稱
精審惟其間語畧譌之處亦往往而有又其紀中國回教情
形僅偏於廣東方面亦未免失之偏頗焉

精訂天文異寶算書不分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舊鈔本

原題准陰盧威錢含撰南江陳景襄梅隱增輯盧威及景襄始
末均未詳考其書末云按陶唐氏甲辰至洪武戊申共三千七
百二十六年而所差已五十度如堯時冬至日在虛三代則躔
于女春秋則在牛至今則已在箕矣據此則盧陳皆明時人矣
此本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竹書無格行書細字圖繪精美其
為景襄所書厚稿殆無可疑其書首有題天文幽隱推測非易
萬古蒼茫精理是昂吉山所昭順乎人事吉兆啟多凶兆啟去
然則如何修德可恃四十字則其書之作蓋盧陳二氏深感於
天道之深微上天垂象多關係人事因為是編以闡明其義其
書不分卷以類相從種為六十有五條者為之圖而繫之以說
有天文全圖次紫微垣占次太微垣占次天市垣占次角宿占
次亢宿占次氐宿占次房宿占次心宿占次尾宿占次箕宿占
次斗宿占次牛宿占次女宿占次虛宿占次危宿占次室宿占
次壁宿占次奎宿占次婁宿占次胃宿占次昂宿占次畢宿占
次觜宿占次參宿占次井宿占次鬼宿占次柳宿占次星宿占
次張宿占次翼宿占次轸宿占次天漢起以歌次過宮天漢之
圖次太陽中道之圖次日食說次月食說次月光消長說次太

地運圖名圖大抵以天方正制歷象守述格致全經及大統歷
為本參互考訂以闡明其義其間如論中西星象學之優劣云
天體本無宮度可分乃觀乾象者各以其所見而分之中國以
太陽每日行一度故以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度之四分之一
天方以太陽每日行五十九分八秒三百六十五日有零行一
週故以周天為三百六十度天方以總數僅天以零數僅太陽
則天每方九十度算之極易中國以總數僅太陽而以零數僅
天則於測算者加其難矣核其所論尚稱近正又其論天體宮
度晝夜短長日月運行星行星之分以及地形度數等亦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淺顯明白按自有明清以來西學東漸學者多喜用西方學術
附會舊說是編融會貫通亦足見當時之風氣焉

湖海奇聞集六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弘治九年丙辰刊本
明周禮撰禮字德恭餘杭人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編有
後有序末署弘治庚午閏五月下口前京闈鄉貢士知福建福
寧州事邑人柏昂廷顯書據其序云崇禎壬辰雖非儒者所宜
談原本作淡疑為談之誤而口情翰墨定乃君子之高致矧操
觚執翰以著述為任者人之所難能也余宦遊閩中適會鄉人
持周生所著湖海奇聞一帙且以余為序余閱之喜而不寐竊
竇志倦蓋周生予之表姪也諱恭孝悌博覽聰明自幼著述甚
多而續綱目履明為尤其集乃翰墨之遊戲耳是其書蓋弘治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問周氏之所作其書都凡六卷前五卷為正文末一卷為附錄
是本第一卷及第二卷之前三頁已缺每半頁十三行行二
十有七字第三卷末有木記云雙桂堂刊行第六卷末有木記
云弘治丙辰季春雙桂書堂新刊後序末有木記云余氏雙桂
綉梓刊行知是本蓋明弘治丙辰雙桂堂余氏書肆刊行蓋閩
刻本也其書彙集是闡大抵皆分類載記惜其已非完帙故其
門類已不可知今就其所存五卷考之第二卷存十有一則其
門類已不可知詳其內容則大抵皆記人事第三卷為禽獸靈
怪凡一十有四則第四卷末有靈怪為器靈怪凡一

十有五則第六卷為伏氏靈應傳記玉簪記大旨在於靈怪之
實有明因果之顯效以震懾世俗而勸懲頑凡草木鳥獸之異
靡不畢載可謂極鬼神事物之變矣按自宋元以來雖云崇儒
寔每容釋道而信仰本根風在巫鬼明季因之其風益熾故特
多變怪識應之談是編廣萃諸說幻事物以為一編大有痛重
事狀少所鋪叙與宋代志怪之書合而觀之亦足以見變之迹
矣

據腹編十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萬曆四十七年己未刊本

明許自昌輯馬起城校自昌字玄祐茂苑人（吳縣）工樂術著有
水滸記等傳奇行於世起城字貺卿南里人是編現藏大連滿
鐵圖書館編者有序末署萬曆己未長至日南里許自昌書下
有二印一為自昌陰文小方印一為玄祐父陽文小方印其序
云夫裨官野史盛於開元天寶間或據實紀異或架空綴說口
誦筆錄用以資清塵消雄心而宋元諸公皆稱述朝家耳目之
事略涉諛訕有然風教近我明興寥寥無幾猶楊用修視希哲
王元美歎公而自纂者并鈔所歷當書宋元及其他藏書之家

截軸相望多埋之未始數之氣卿落東家之醜貌作嬰婦之態
材傳於時者不數數見不遠跡南里性有書癖家不能貯一函
之藏聞有無書者籍不惜釋伴產易之自謂樂而忘老每端居
晏坐從六經九家子史中達乙命申有關正局輒用校行其他
解頤捧腹之事恍忽詭異之語可以避塵襟醒睡目者不以無
益而不存古錄掌記投簡解頤恒自嘲曰經史子部壁猶膏粱
一飽即置而不山蔬野蕈覺齋類問多未經之味更堪咀嚼耳今
歲園居所夏暑取散蔭中什一命童子筆出不暇偏次不計其
數分為十卷名曰據腹編是其書蓋萬曆四十七年己未自昌

消夏南里園中時之所纂輯也其書都凡十卷每半頁九行行
二十字每卷各選歷代諸公諸著若干篇大抵以書為次不復
分類卷一選文十十二則問答錄八則玉照新志二則筆談二
則東齋遺事一則問見雜錄四則隱庵雜志一則東臯雜錄三
則軒渠錄四則倦游雜錄三則鵲助篇一則春渚紀聞一則曲
渚舊聞七則夷堅志二十則夷堅續志二則平江記事一則稗
史三則山房隨筆三則皇明雜錄二則唐缺文一則及日休文
集一則賈氏談錄一則卷二選皇明十七事二則中朝政事一
則續世說四則朝野余載六十四則原化記一則種神錄一則

續修四庫全書
雜部

御史台記十五則王堂閑話十三則盧氏雜說六則善謔集二
則幽閒鼓吹五則乾牒子三則南楚新聞三則村情詩四則紀
聞紀四則奇聞錄二則卷三選國史補八則關元傳信記三則
談賓錄一則東軒筆二十一則青箱雜記七則橫浦心傳錄一
則紫微雜記一則村宰錄十一則文會叢談一則湘山野錄一
則高齋漫錄二則三朝野史一則朝野記遺一則官室雜錄一
則遜齋閑覽七則姑蘇筆記一則明道雜志三則文昌雜錄一
則談聞錄一則古杭雜記一則耕餘博覽一則澠水燕談錄一
則冷齋夜話四則老學庵筆記十五則雲麓漫抄一則蒙齋筆

談一則石林燕語二則清波雜志三則墨客揮犀四則續墨客
揮犀二則鶴林玉露一則侯鯖錄四則侯立十雜識六則江隣
敘雜志一則南唐書四則南唐故事一則南唐近事七則蜀樹
杌一則五代史補三則西清詩話一則五國故事一則卷四選
干戈虎序一則談淵一則閑談錄一則江表志一則陳留志一
則江南野錄三則清異錄三則避暑錄六則清夜錄二則避戎
夜話一則閒燕常談五則聖宋拾遺一則劉碩詩話五則白獺
隨四則翰墨志一則道山清話七則貽謀錄一則後山居士詩
話二則文會叢談一則靈鬼志一則鐵圍山叢談一則邵氏閑

續修四庫全書
雜部

見錄一則金華子一則翰林志一則滿湘錄一則揮塵錄二則
溪溪漫志二則儒林公議二則世說十二則晉陽秋一則續晉
陽秋一則搜神記二則續搜神記一則錄異記一則述異記一
則海陽仙遊記一則姑記三則十六國春秋一則沈約野史一
則談數五則南唐記一則劉賓客嘉話錄六則三水小牘一則
層稽錄一則中興閑氣集一則續表錄異一則莊樓記一則玉
塵記一則鉅野志一則襄陽記一則封氏見聞記四則唐詩紀
事一則逸史一則華航紀錄一則傳載一則紀異錄四則會要
一則今是堂手抄一則松窗雜錄一則太平廣記二則投荒錄

一則景龍文館記一則廣異記二則兩京記一則盈盈傳一則
卷五選辟居辭頤十四則格遺錄一則楊太真傳一則因話錄
八則玉泉子十一則尚書故實三則桂苑叢談一則本事詩三
則集異記一則西陽雜俎八則摭言八則程史六則隨隱漫錄
二則聞見錄二則談苑十四則後山叢談二則可談一則東坡
志林五則絕倒錄二則步里客談一則錢氏私志二則北窗炙
輟一則古今詩話一則意畝指掌集二則書居聽輿二則中吳
紀聞一則悅生堂隨抄三則過庭錄二則畫墁錄一則遊宦記
聞一則墨莊漫錄四則懶真子四則歸田錄五則樂善錄三則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卷六選啟辭錄十五則笑林七則幽怪錄二則妖亂志一則唐
語林五則大唐新語十三則國朝傳記一則宋史二十二則元
史五則遼史四則金史四則列子十二則晏子春秋四則史記
十七則卷七選詩書七十三則載記七則漢書六則後漢書十
則魏志一則蜀志五則魏書一則典畧一則漢晉春秋一則吳
書二則吳錄二則江表傳一則諸葛亮別傳二則西京雜記一
則漢武故事一則卷八選東方朔別傳一則三輔決錄一則拾
遺記一則魯國先賢傳一則王隱晉書一則世說三則雲溪友
議四則獨異志一則異苑一則北齊書十九則定命錄一則

劇談錄一則唐鑑錄一則南部新書九則舊唐書三十二則唐
書十八則卷九選五代史二十七則北史三十八則宋書九則
南齊書一則梁書七則魏書四則北齊書十四則隋書三則卷
十選韓非子五則墨子六則尹文子一則淮南子二則說苑一
則新書一則韓詩外傳一則風俗通四則孔叢子二則抱朴子
三則顏氏家訓五則南史一百零八則大旨存擬指歷代子史
稗官中解頤捧腹之事可尋可笑之辭彙為一編以裨庶幾而
抒胸臆核其所錄上起先秦下迄元明搜採頗稱詳盡雖不
時代不分類別體例頗傷龐雜又於各書任意割裂亦不免
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人著書之通病然元明以前子史雜記今多散佚是編援引所
及乃不下數十百種不惟足資校勘亦可為徵文考獻之一助
焉

古豔異編不分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明刊本

不著纂輯者姓名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封面中央大書

古豔異編石上方題讀書坊新刻編首有序末署息庵居士書

不紀年月按其序云是編成憲或謂居士方持三大部因破無

網乃忍為是兒戲哉則其書作者實自廢居士蓋崇奉佛屠者

流也其書不分卷僅為十有一部其目曰仙真部錄女仙傳龍

女傳稽神錄等三篇曰宮掖部錄漢武內傳飛燕外傳趙后遺

事漢宮故事漢雜事秘辛西京雜記大業指遺記南都烟花記

楊帝迷樓記楊帝海山記楊帝開河記魏帝鄴中記開元天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遺事梅妃傳太真外傳蓬后焚椒錄元氏掖庭記等十有七篇

曰寵倖部錄寵倖傳高力士傳侍兒小名錄叙小志比紅兒詩

等五篇曰豪俠部錄女俠傳劍俠傳等三篇曰妓女部錄義奴

傳名姬傳北里志青樓集教坊記等五篇曰情事部錄會真記

冥感記冥音錄長恨歌傳本事詩等五篇曰夢魂部錄夢遊錄

離魂記等二篇曰再生部錄再生記一篇曰幻異部錄幻異志

博異志集異志等三篇曰鬼怪部錄才鬼記靈鬼志物怪錄等

三篇曰粧飾部錄粧樓記錦裙記女紅餘志等三篇大抵據歷

代史傳及稗官家言分類排比彙集成書今考其書採摭古今

豔異於欣賞之中寓勸戒之意體例繁瑣不無涉於誕幻然遺
文祕籍錯出其中亦足資校勘故論者雖病其龐雜亦不廢其
書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涉異志一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日本鈔本

明段文振撰文振字道充浮梁人著有異物彙苑十四卷四庫已著錄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與祝允明志怪錄合訂一冊蓋同為一人之所鈔也其書用日本白紙鈔寫不加欄界每半頁十一行行二十有一字全書都凡一卷不分類但有所聞見輒分條載記之而別標篇目於其前總計全書所錄都凡四十則其目曰石真妃張太子威侍即黃道關山隸本自動禱雨文鳥引屍死作城隍方景明應神霍意玄墓錢清事廢充州城隍林中丞林氏女夢方合浦天妃拯疫南斗星君晏公廟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山廟前陰懷盧太守何烈女台州三寶瓊二女興善廟小羊許光舉續紅蛇陶屋廟浮來山張勝風報題棟詩芳九夢訢蛇吟乳龍母老君殿徐貢魁入陰前氏從居核其所紀多永樂宣德景泰天順成化嘉靖間事至嘉靖十六年丁酉而止知其書之作當已在明隆萬間矣按自有明中葉朝廷崇奉道教羽流之士多以方技而居顯貴於是異說雜記往往而出是編擬拾當時里巷傳聞彙輯成編大旨在記怪異之實足有明應驗之顯效以勸懲世俗雖其所載鬼神變異之事亦皆志怪之談類皆荒誕無定不出道家窠臼然文筆流利

既足資欣賞其於里巷傳說亦多所保存是則亦有其長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開卷一笑上下二集十四卷快連滿鐵圖書館藏梅墅石渠閣
舊題卓吾先生編次笑笑先生增訂哈哈道人較閱卓吾者李
贄之字也贄晉江人萬曆中為姚安知府士大夫好禪者多從
之遊嘗自去其髮冠服坐堂皇上官勅命解任居黃安日引士
人講學雜以婦女其學專崇釋氏而侮孔子也晚年北遊通州
為給事中張問達所劾逮死獄中笑笑先生及哈哈道人則均
不詳其姓氏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書為大型封面版心
中央大書開卷一笑右上方題屠赤水先生參閱左下方題梅
墅石渠閣梓行版心上方題賞心快筆四子其曰屠赤水先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屠赤水先生題於欲靜樓據其序云春光明媚偶遊句曲遇
笑笑先生於茅山之陽班荆道及因出一編蓋李卓吾先生所
輯開卷一笑刪其陳腐補其清新凡宇宙間可笑之事齊
諧遊戲之文無不備載顏曰山中一夕語是其書蓋李氏之所
輯而笑笑先生屠赤水為之增訂者也又考序中謂其書顏曰
山中一夕語而是編各卷首行所題書名亦曰山中一夕語惟
封面及右頁魚尾上並題開卷一笑似山中一夕語為最刻總
名彙集同類之書若干種開卷一笑殆其中之一種也其書都

凡上下二集每集各七卷總計全書都凡十有四卷每卷各錄
古今笑話若干則計上集第一卷自蔡邕賦至躡脚賦凡十有
五則第二卷自懼內經至蔡男風曉喻凡十有六則第三卷自
山人詞至夜兒傳凡十有一則第四卷自鮑參軍傳至送窮祭
文凡十有四則第五卷自十二姬傳至湯婆子竹夫人判凡九
則第六卷自統說至送病文凡十有五則第七卷自田家樂賦
至學琴歌凡十則下集第一卷自蘇守判和尚犯姦至劉蘇嘲
語凡六十有一則第二卷自楚娘影姿色悔家至老人十拍凡
六十有一則第三卷自少廷清歡至解大紳書影凡五十則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四卷自李文正公隱諱至體受虧凡五十則第五卷自揚州
司馬笑妙至劉軍不識鳳毛凡四十九則第六卷自微服關雎
至元發戲答廣淵凡五十有一則第七卷自僧歌至羅痴凡四
十有九則總計全書所錄都凡四百六十有六則大旨存藉詼
諧幽默之辭以抒其胸中之鬱結故揆諸子史雜記中可喜可
笑之事及齊諧遊戲之文章為一編使人讀之解頰微笑意若
有會按笑譚之作其源甚古乃縉紳者流多視為小道遂致佚
而不傳是編搜羅排比既極詳該又凡所徵引皆一一注其出
處不惟滑稽解頰足資欣賞於治民俗學者亦未嘗無裨焉

笑府十三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日本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是本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最首有序末署墨

憨齋主人題序云古今來莫非話也話莫非笑也兩儀之混沌

開闢列聖之揖讓征誅見者其誰耶夫非話之而已耳後之話

今亦猶今之話昔話之而疑之可笑也話之而信之尤可笑也

經書子史鬼話也而爭傳焉詩賦文章談話也而爭工焉褒貶

伸抑亂話也而爭趨避焉或笑人或笑於人笑人者亦復笑於

人笑於人者亦復笑人人之相笑寧有已時笑府集笑話也十

三篇猶曰薄乎云爾或閱之而喜請勿喜或閱之而嘆請勿嘆

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與若皆在其中供人話柄不話不成人

不笑不成話不笑不話不成世界布袋和尚吾師乎吾師乎詳

其語氣則其書殆即出於墨憨齋主人之手又考書中各部小

引皆題墨憨子曰則其書之為墨憨子作尤無可疑其書都凡

十有三卷卷為一部首古艷部次閑流部次世諺部次方術部

次廣萃部次珠粟部次細娛部次刺俗部次閑風部次形體部

次謔誤部次日用部次陸語部每類各錄古今笑話數十百則

不贅正文之外間附短論亦多風趣按笑話之作導源蓋古義

取幽默辭多詼諧使人解頤微笑意若有會性往昔之世縉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先生多不齒之僅散見子史類書之中鮮有專集是編網羅載籍彙輯成編藉詠諧幽默之辭以抒胸臆搜集之功誠有足多雖笑談之作意取幽默每一道破意趣便無必為之論說未免蛇足然論中亦時多當時笑談互相比較不惟滑稽解頤足資欣賞且亦民俗學研究之一助也

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二十卷

十五年丁酉刊本

大連滿鐵圖書

舊題二南里人編次三山道人繙畫二南里人三山道人姓氏里貫皆未詳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封面板心中央大書西洋記右上方題三寶太監全傳下方題快旭齋藏版左下方題步月樓梓行編者有序末署萬曆丁酉歲菊秋之吉二南里人羅懋登叙下有二印首羅懋登印陽文方印次二南里人陰文方印知二南里人姓羅名懋登明萬曆間人按其序云恭惟我皇明重新宇宙海外諸番重譯來朝文皇帝嘉其忠誠勅命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太監鄭公和大司馬王公景弘泛靈樁奉使南印度錫南山國溯流窮源直抵西印度忽魯謨斯及阿丹天方諸國極天之西窮海之涓厯國大小三十餘中間鋤強扶弱海道一清文命誕敷帖爾效順此西洋記所由作是其書實萬曆二十五年丁酉二南里人羅懋登之所作也全書都凡二十卷種為百回大旨左演永樂中太監鄭和王景宏奉敕遣使西洋故事考明史宦官傳云鄭和雲南人也所謂三保太監者也永樂三年命和及其僚王景宏等通使西洋先後七奉使所歷凡三十餘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為明初盛事是

鄭和之在明代名聲赫著為世人所樂道是編集俚俗傳聞參以史傳掌為一編雖多誇飾異尚荒唐又文詞不工益增支蔓未免有乖說部之雅然里巷傳說如五鬼鬧判五鼠鬧東京之類皆可於此考見則亦未嘗無取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鼎鑄國朝名公神斷詳刑公案八卷

大東兩鐵園書館藏明抄本

不著撰人姓氏考其書第五卷除精類鄭知府告神出蛇精一篇云洪熙間鄭宗孔新任登州府尹而其書題名曰國朝名公神斷詳刑公案則其書之作當已在熙寧之後而其刊刻年月當更晚矣又考其書末有本記兩行云南陽潭邑祝林劉氏太華刊行中身尊則其書蓋明末閩南刻本矣其書上圖下文圖兩旁有題目每半頁十一行行十有八字全書都凡八卷種為十有六類其第一卷前二頁已殘缺餘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卷十六類但完足無損其目曰姦情類曰婚姻類曰姦拐類曰威逼類曰除精類曰除害類曰竊盜類曰搶劫類曰強盜類曰姦殺類曰謀占類曰節婦類曰烈女類曰雙孝類曰孝子類大旨在搜輯古今刑獄之事演為公案以備一般人之消遣分別事類每類演一二案或四五案不等文辭俚拙所演諸案亦多與龍圖公案海公案等畧同又考其書凡人名之旁皆加黑線其畧難辨識之字則於其旁加注音讀蓋書肆商人據舊傳諸家公案編次刊行詳其體例頗

稱龐雜以云通俗小說則未具小說規模又不得與疑獄集折獄龜鑑諸書比蓋分類編輯雖竊取法家書體例然意在搜集異聞以備一般人之消遣則又為子部小說家之支流治小說史及刑法學者皆可資為參考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新編梧桐影詞話不分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清喻花軒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按其書第三回一怪眼前知亞壁兩鐵面力破
 狂瀾云話說天啟傳到堂原本誤作定禎後來清朝得了天下
 每年差出御史一員巡行一省代天子行事則其書之作最早
 亦當在有清初葉矣是編現藏大連圖書館每半頁八行行十
 八字封面板心中央大書梧桐影左上方題尋松覓趣右下方
 題喻花軒藏板據孫楷第大連圖書館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
 要云今所見徐震著才子佳人及猥褻小說多為喻花軒刊本
 疑此書亦清初所刻証以前引第三回曾紀清朝得天下事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孫氏之說益可無疑矣其書不分卷都凡十有二回演蘇州優
 人王子嘉和尚三拙奸騙婦女為李御史枷死故事其書中人
 物多與女開科傳同名蓋同為描寫世情煙粉類小說也按有
 明一代當神魔小說盛行之時記述世情之說部亦同時突起
 其取材猶宋市人小說之銀字兒大率於離合悲歡及煙粉
 變態之中雜以因果報應惟不甚言靈怪僅描寫世態以見其
 炎涼故以謂之世情書金瓶梅詞話其最著者是編承其餘風
 寫世井間淫夫蕩婦刻畫形容且多涉猥褻雖條暢曲折皆不
 如金瓶梅遠甚然就其文辭與音聲觀之則作者之世情亦極

洞達凡所形容不外描摹世情盡其情偽蓋深感當時社會萬
 事不綱爰發苦言以箴愚頑未可以猥褻而少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新編飛花艷想不分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清初本

舊題樵雲山人編次樵雲山人姓氏里貫皆未詳按坊間有平鬼傳一書者編首有康熙庚子黃越序亦題陽直樵雲山人編次疑與此書同為一人所作如果然者則樵雲山人蓋陽直人其時代當在順治康熙之間矣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編首有樵雲山人序末署歲在己酉菊月未望知其書蓋康熙八年己酉樵雲山人之所作也按其序云華必欲飛不飛不足奪目想必欲艷不艷不足娛情必也無花不飛無想不艷亦無花不艷無想不飛方足以開人心花益人心想以為文士案頭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一助是其命名之由略可見矣其書不分卷都凡二十回回目僅標單題不用對句書中亦無入語議論開篇即紀正文其事託之明嘉靖間浙江紹興府山陰縣有才子姓柳名素心字友梅蓋口柳宗元之後也與佳人梅如玉雪瑞雲二人為中表姊妹頗相愛好後友梅探花及第嚴嵩欲納之為婿友梅心戀梅雪二女嚴詞拒之嵩怒令使虜議和其間幾經波折乃得娶梅雪二女焉按自金瓶梅玉嬌李諸說部為世所艷稱於是學步者紛起而又生異流其所敘述大半皆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風流綴其間功名遇合為之主始或乖違終多如意故當時

或亦稱為佳話是編意旨亦大體如是其事雖殊體類發其體類類是不脫才子佳人之圈套與明季才子佳人小說合而觀之亦足以見其演變之迹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大津滿鐵圖書館藏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刊本

編玉茗堂評點渭字文

胡定憲幕天才起遠

元要旨徐文長集等書

茗室有日湯祖之齋

進士官禮部主事生平

記世稱臨川四賢多名重

王荈室集行於世是編

萬曆歲在癸卯仲陽

部

察使者古虞孫如翰伯璠

文方印一為辛丑進士

奇蹟下筆無所不奇

通俗廣談而率以詩歌

生序陵以闢王明政

氏所作宴出武林朱孔

故託名文長以自重耳

凡八十則所謂者蓋

十頁分前後頁各繪故

三尺劍平定天下及

大旨存敷余有明開國

核其所叙於當時經緯

辭冗叙事舛錯不足以

傳英到傳諸說部合

1

卷部

新鐫繡像馬夢啼不分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清刻本

舊題天花主人編次天花主人姓氏未詳是編現藏大連

滿鐵圖書館按該館別藏雲仙肅小說一種亦題天花主人編

次當與此書作者同為一人考是編第一回實花得野食貪美

願攀親開篇即云話說前朝末年而書中所紀實為明末時事

則主人為清初時人殆無可疑是編編首有序末署竹溪嘯隱

題於白隄之草堂而不紀年月其序云馬夢啼一說部其名久

已膾炙矣門乙卯秋其集始成是作者蓋吳門人而其書之作

是在康熙十四年乙卯矣其書不分卷種為六回第一回為實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花得野食貪美願攀親第二回為喜得妻鴉鳳同巢苦存兒神

明皆佐第三回為明募他說騙獲多金暗留情見關親美色第

四回為痴漢子見金捨色義和肉得懷謀身第五回春桃就計

用計無相脫身陷身第六回為逞惡念不能害人反害己送子

息誰知成己又成人書中演明末任三畏字去非娶妻張氏年

久無子而張氏奇妬不許納妾三畏暗收侍婢春桃為張氏所

知因招官媒賣春桃於利大郎利大郎固角家子與母共營豆

腐而得妻甚喜尋春桃生一子名天寄寔任家子也利氏母

子欲溺之春桃欲為三畏延嗣續苦勸得免時有僧人無相者

既以落化為名騙獲多金復以購醫而見春桃百計誘之而春
桃將計就計卒得脫身其後夫榮妻貴天寄亦得歸宗馬大旨
意在勸戒描摹世態而雜以因果報應之說蓋終不出明季世
情小說之窠臼焉

雙呼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花陣綺言十二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明刊本

推題楚江仙史石公纂輯吳門翰史茂生評選楚江仙史吳門翰史始末皆未詳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封面中央大書花陣綺言石上方題仙隱石公編次編首有序不紀年月未署楚人中郎袁宏道題其言曰是編也或神隨自注音馬先馳或情引眉稍心猿不鎖或懷春來誘詞意懸於寒窗或六原相親愁榮榮於多露驪詞綺言種種魂銷暇日抽一卷佐一觴其勝三墳五典秦碑漢篆何啻萬萬于此綺言所由刻也據此以推則仙隱石公及吳門翰史之為明末時人殆無可疑其書中刊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每半頁九行行二十字全書都凡十有二卷每卷為故事七篇第一卷為三奇合傳第二卷至第三卷為花神三妙第四卷至第五卷為天緣奇遇第六卷至第七卷為鍾情麗集第八卷為嬌紅雙美第九卷至第十卷為金谷懷春第十一卷至第十二卷為寬蓮雅集蓋明季短篇小說總集之一種也按吾國短篇小說之纂集其風實大扇於明季自凌鴻二子並起造作為世所重一時才智之士聞風響應著作連篇利之所在書林俗實亦多所刊刻是編殆亦當時書賈所為難較之凌鴻諸家所作從容淡雅不事雕琢而自然曲盡事物之情者相去已遠然觀其所

叙或描摹世態或抒寫戀情文筆尚稱流利其事或虛或實要旨不離於世情則較之清代諸書篇幅短篇小說終覺勝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禪真後史十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崇禎二年己巳刊本

舊題清溪道人編次冲和居士評校清溪道人及冲和居士姓

氏里貫皆未詳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封面版心中央大

書禪真後史右上方題清溪道人批評演義右上方是續有後

史一書其間稱美利回回邪崇正蹟言則真事則核想有裨於

世教編緝既成無敢自隱用公同志識者鑒之是錄金銜梓

蓋亦江南刊本也編首有序末署崇禎己巳蘭香齋翠娛閣主

人題下有二印首翠娛閣主人陽文方印次雨溪陰文方印其

序云後史皆所以補逸史未備所為繼之而起也若夫清溪道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人試授西於前第已作南車之指猛鉗鍾為後勁尤為暗室之

燈是其書蓋清溪道人繼禪真後史而作也全書都凡十卷卷

為一集每集又分為六回都凡六十回編首有禪真後史源流

叙其作者淵源編有通二十六頁前後各繪故事一回惟自

第四十一至四十四第五十三至第五十六各缺四回其書所

演故事與逸史源流相接滿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饒鍾流離

盜賊建起太宗皇帝聽李太史之言令葉法師發機祈請極為

誠懇遂有真人降生陽世征省滅寇拯溺扶危逐鬼蕩魔利氏

濟物三十年間做成了許多因果提掣了許多道友同上天堂

又引出無數希奇古怪的事來大旨因循逸史以禪真二字為
在明不釋道二教之顯效以震聳世俗使生敬信心惟張皇鬼
神稱述靈異不免涉於誕幻且結構勉強文字筆庸拙蓋說部中
之下乘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部

部

西湖二集不分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日本鈔本

不著撰人姓氏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編首有序末署湖
海士題於瑞世居其序云天下山水之秀寧復有勝於西湖者
哉況重以吳越王之雄霸百年宋朝之南渡百五十載流風遺
韻古蹟奇聞史不勝書而猶未有詳為佳語以勸化世人者予
覽勝西湖而得交周子其人曠世逸才胸懷慷慨余何幸得此
吐吐清原西湖之秀氣將盡於公矣隨時而以西湖說見示予
讀其序而怨之周子間氣所鍾才情浩汗博物洽聞舉世無兩
不得已而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磊砢以小說見其亦嗣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之慟子昂之琴唐人詩也哉是其書實周清原之所作
也清原自號清川子武林人著有西湖說其書用日本紙鈔寫
不加欄界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全書不分卷都凡十有七則
其目曰宋高宗偏安耽逸豫曰吳越王再世索江山巧書生金
鑒失對曰假隣女誕生真子曰文昌司轉才漫注釋籍曰月下
老錯配本屬前緣曰壽禪師兩生符宿願李鳳娘酷妬遭天譴
覺蘭茶一念錯投胎曰寄梅花兒聞西陽曰邢君瑞五載幽期
曰救金鯉海龍王報德曰認回祿索獄帝釋賴曰巧妓佐夫成
名曰俠女散財殉節曰張采蓮隔年冤報宿宮嬪情瑞新人其

書多以他事引出本文自名為引子引子或多至三四與他書
體例異其文章流利頗有可觀惟好頌帝德垂教訓又多憤言
則所謂自命之厄我適甚而狐鼠之侮我無端(湖海子序述清
原語之所致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科之曰一集王監生事考方如近人科生如江蘇知縣以

歸蓮夢四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日本鈔本

舊題蘇庵主人編次白香居士校正蘇庵主人及白香居士姓氏里貫皆無考按其書紀白蓮教初祖起義事開篇即曰明朝末年則蘇庵蓋清時人其書之作最早亦當在順康間矣是本為日本鈔本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封面中央大書歸蓮夢右上方題蘇庵主人編次下有生平無遺計其投好事作陽文長方印左下方題得月樓藏板旁有二印一為吾唯知足陽文古泉私圓印一為人間之真樂陰文小方印目錄題名下亦有生平無遺計一印又各冊護頁有寫字堂藏書及大谷光瑞藏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兩陽文印其書每半頁九行行十八字核其藏印詳其字體蓋與該館所藏古今小說同為一人所鈔其書都凡四卷總為十有二回第一回為降蓮台空蓮說法第二回為劫柳塞細柳談兵第三回為假私情兩番尋舊元第四回為真美艷一夜做新郎第五回為無情事似有情痴第六回為有情偏被無情惱第七回為續陰吟柳林藏麗質第八回為警館夢桃樹作良緣第九回為妖狐偷鏡喪金真第十回為老猿索春消勇暑第十一回為柳林散處尚留一種痴情第十二回為蓮夢醒時方見三生覺路書中演明末山東泰安州鄉民白雙山之女投真如大

師學通賜蓮岸尋離山下山創立白蓮教故書中間雜以蓮岸與王昌年等之戀愛故事後事敗歸降島有前書因真如大師預賜靈丹得免於難於是蓮夢始醒遂復歸河蓮庵而了此俗緣焉其結構情節多失之勉強文字筆亦疎平庸惟其敘叙白蓮教故事大抵本之人民間老傳說亦未必無資於多聞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雲仙嘯不分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清刻本

舊題天花主人編次 天花主人姓氏里貫未詳是編現藏大連
滿鐵圖書館封面版心中央大書雲仙嘯右上方題天花主人
編次其書每半頁九行行二十字不分卷次釐為五冊每冊演
一故事如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書之體雲嘯者蓋其總名也
此外每冊各有回目更就回中擇二三字以為題如第一冊回
目為拙書生禮斗登高第則名拙書生第二冊回目恭即婦目
錄作女冤節全夫(目錄夫字下有婦字)則名又團圓第三冊回
目為郁家郎女姪安婦取氏女男扮疑富為扮男尋夫(目錄作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郁家郎女裝姪淫婦則名平子芳第四冊回目為一疏飯賴德
勝千金則名勝千金第五冊回目為張昌伯德克奇冤則名厚
德報書為勸戒小說拙書生演明崇禎間山東兗州府呂輝之
子文棟字雲奇資質聰慧為同窗才子曾傑曾修所輕視其
後文棟足履高曾氏兄弟恃才妄作終至不成意在勸人勿恃
才取禍又團圓有述正德間王九思作賣兒行狀書以為入話
正文演明天啟間徐州有李生者名榮字季侯其妻張氏因官糧
不清告貸無門不得已而思痛賣妻以張氏堅貞不二足得團
圓平子芳入話紀四川成都府太守魯永清斷獄事正文則

演明崇禎間有平生者名德字子芳父雲峯母薛氏薛氏早卒
雲峯續娶丁氏年少風流及雲峯卒丁氏與富家子郁士美有
染為子芳妻賊人所遇丁氏與士美計欲害子芳夫婦適李賊
亂起子芳避亂他鄉得娶士美之妻亂定取氏喬裝尋夫足得
團圓意在勸淫勝千金演元至正間江南淮安府大飢秀才曾
洪受劉里三一飯之恩後里三犯罪曾洪奉求之於難厚德報
演為曆間蘇州府長洲縣張國瑞字昌伯夜釋貧盜朱恩後有
光棍刀星欲害昌伯幸賴朱恩之救得免免獄今有某書所叙
或虛或實要皆意在勸戒文章亦尚稱流暢雖大體因循明人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說部然較之清代諸腐庸短編小說則稍勝之也

醒風流奇傳初集不分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清初刊本

舊題霍市道人編次霍市道人姓氏里貫皆未詳是編現大連滿鐵圖書館封面板心中央大書醒風流右上方題霍市主人新編旁注二集嗣出左有小子三行題道義之書難明淫覽之詞有損取其易明而有益有此小說所由作也閱者分明聽一叙白話備彼戒此寔在於是然則非徒悅耳目亦是正心術識者毋等作稗乘野史觀也按霍市主人即霍市道人至左方題識則書肆主人之所為也編首有序末署霍市道人題下有一印一霍市白文方印一千秋佳話宋文方印不記年月惟云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子夏與二三同志肅傲北窗進古論今淑慝貞奸宛在目前笑愚蒙之昧昧其聰遠之惺惺於是摘所詳憶之事退筆直書以爲前鑒則其書蓋康熙十一年壬子霍市道人之所作也其書不分卷都凡二十回每半頁九行行二十字首尾俱全惟封面板心上方題繡像二字則書首當有附圖惜今已殘缺書中開篇第一回小書生讀書豪飲老奸臣闕席成雙即述其作書宗旨云如今特在下說一個忠烈的才子奇俠的佳人使人猛醒風流中大有關係於倫理的故事故以醒風流名其書焉書中無入話開篇即紀正文託言宋慶元間浙江嘉興府秀水縣有

梅生者名幹字傲雪父某以忤韓侂胄被害生乃匿跡易服隱父友馬樂天家爲園丁樂天有女曰閨英及樂天卒弟畏天以女適程某女執不從以婢代之後程知其偽將行殺齊梅生仗義救之女往依趙汝愚爲義女於時他曹已敗蒙古南侵襄陽危急生以禦敵有功擢丞相閨英協國難上平寇書天子嘉之授學士汝愚乃以女歸生婚夕二人皆不入內汝愚乃奏聞於天子遂欽賜爲夫婦焉按其所述大體略仿好逑傳惟不脫才子佳人圈套其謂才子爲不二色之義士佳人有儒士之風流尤爲酸腐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新編清平話史夾涼岸不分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日本鈔本
舊題娥川主人編次青門逸史點評娥川主人及青門逸史姓
氏始末皆未詳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與該館所藏新刻
世無匹傳同為一人所作按該書作者自署古吳娥川主編次
古吳青門逸史點評知娥川主人及青門逸史皆古吳人又考
是編目次於書名下注云生花夢三集而世無匹傳書名下亦
注生花夢二集疑所謂生花夢者蓋當時小說叢刊之名由二
集三集之語推之則當時所刻同類之書當不在少也此本為
日本所抄每半頁八行行二十字行款與世無匹無異殆據刻

本鈔錄者耶其書不分卷都凡八回而以目錄列之編者大旨
意在勸戒故開篇即說其著書宗旨蓋有等讀書君子口誦聖
言身承師訓一旦置身廟廊便移初志然青雲之上無故人這
還不足深怪獨是少時負時或嫁或娶彼此寒微高下不形倒
也相忘如故若幸而榮顯便門楣不稱或男思娶或女圖
賴婚無所不至還有一種勢利小人從旁攪弄撮成奸計只顧
一時熱鬧那管身後變化不知天道無私鬼神有眼徒然壞了
心術到底終須報應在下說這段話只勸世上富貴的切莫自
恃富貴而凌辱貧窮又勸世上貧窮的切莫喪志負窮而誦媚

富貴只要自己立志好學留心求進那富貴二字原不是十分
難到的境界若昧心營理虧損陰德那富貴二字又不是久長
可保的福門是其作書之旨全在描摹世態以見其炎涼為書
中第一回入話託廣西廣遠府孫家與何重爵之女秀娘為婚
故事至第二回始入正文演明時故事若謂有哀七哀者本撫
院書吏與友人馮國士頗相友善會二人之妻同時懷孕遂指
腹為婚後袁生一子名曰化鳳馮亦生一女因結為姻緣拜馮
以得中進士貴賤懸殊意圖報始而男女各守信義矢志不變
女且入身及庵幾經波折始得為夫婦化鳳為劉瑾養子後亦

鼎貴核其所述雖結情節皆極勉強文字筆亦殊粗鄙惟其初
史傳世無多治小說史者亦可備參考焉

古今小說不分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日本鈔本

不著撰人姓氏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書為日本鈔本日

本紙墨欄有直行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封面中央大書古今

小說右上方題七才子書下有貴適齋藏書記宋文長方印及

寫字堂之藏書宋文長圓印左下方題映雪堂藏板下有人間

之真樂白文方印每冊首頁書名下有吾唯知足宋文古泉印

及生平無遺計其投好事作宋文長方印標其行題及封面所

題映雪堂藏板五字知其書蓋據映雪堂刻本鈔寫其書不分

卷都凡四冊錄古今小說十有三篇第一冊為張道陵七試趙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昇陳希夷四解朝命月明和尚度柳翠明悟禪師是五戒第二

冊為神陰司馬貌斷獄簡僧巧騙皇甫妻宋四公大鬧禁

魂張第二冊為漢武帝早修歸極樂任孝子烈婦為神汪信之

一死救全家第四冊為范巨卿鷄黍死生交晏平仲二桃三士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惟編首所載目次僅有前三冊所收小說

疑第四冊當為後鈔者故不見於目次又考目次中第三冊為

臨安里錢婆留發跡下注出於西湖二集畧之故第一冊中不

復收錄書中鈔寫譌誤之處皆校改於書眉然魯魚之誤猶所

不免如任孝子烈婦為神校之目錄知婦當為姓之誤又漢武

帝果修極樂目錄作果修成佛亦不知孰是此則校勘之功

猶有弗逮今考其書所載小說十四篇內一篇有目無書並出

馮夢龍古今小說觀其封面題曰七才子書則為書賈所編

妄加是目殆無可疑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幻緣奇遇小說殘本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日本鈔本

不著撰人姓氏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書為日

本鈔本每半頁九行行十有六字惜今所存者僅第

二第七兩回首尾中皆有殘缺故原書編次回數均

不可知未知異日能得延津之合否考日本天明間

秋水園主人所作小說字彙卷有附援引書目中有

幻緣奇遇一種蓋即此書今就其現存二回考之第

二回與第七回各記一事則猶是短篇小說之體如

世通言醒世恒言之類其第二回回目為青春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錯過二八佳期少年郎一枕已還冤債演西京河南

府陳太尉之女玉蘭與阮生名華人稱阮三者一見

相悅得聞雲廣女尼王守常之助得了夙緣而阮三

久病之後得會情人情與醞釀一枕而已還冤債第

七回回目為偽公子喬粧盜家財淫寡婦失陷鴛鴦

計託萬曆辛卯時金陵有商氏寡婦獨守空幃忽一

日有主僕三人至云係楊尚書之子名玉京來南京

鄉試請賃廬以居焉商氏憐而許之且與私通而其

人寔強盜冒充乃盡撻商氏之財物而去故事殊為

簡單文筆亦頗質弱其第二回所演故事且與古今

小說開雲廣阮三償宿債一篇故事相同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新編寶花鈴小說不分卷

大連圖書館藏康熙元年壬午

舊題吳興白雲道人編本橋李烟水散人較閱白雲道人姓氏

未詳是編前有題辭末署康熙壬寅歲中秋前一日橋李烟水

散人書於四奇堂中下有二印一為徐震陽文方印一為烟水

散人陰文方印知烟水散人為康熙時人姓徐名震據此以推

則白雲道人亦順康間人矣又考烟水散人題辭云余自傳美

人書以後誓不再拈一字忽今歲仲秋書林氏以寶花鈴屬余

點閱夫以紅生之佳遇應應方嫁之貞白不磨非所謂才子佳

人事奇而情亦奇者耶雖夢中之筆已去而嗜痴之癖猶存得

不補綴成編以供之好奇之士又編末風月盟主後序亦云白

雲道人苦上逸品能詩書善詞賦詠諧調笑恒寄意於翰墨場

中故其下筆處詩詞霏霏而誦其說者恍身入萬花谷中見花

神送技是寶花鈴之所由長於小說而癖白雲道人所以名寶

花鈴也余不敢自為娛賞乞付書林氏囑令梓刻以廣其傳而

烟水散人又嚴加較閱增補至十六回更覺回目一新則其書

雖為白雲道人所作定徐氏之所改編也至於徐氏所作則未免

舊館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因之遂定為徐氏所作則未免

過矣是編現藏大連圖書館封面板心中央大書寶花鈴右

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方題南湖烟水散人較閱左方有小字四行題近今小說家不
下數十種皆效顰剽竊文不雅馴非失之荒誕即失之鄙俚使
觀者索然無味矣是充騷人之遊及娛雅士之間看者哉茲編
出自白雲道人手筆本坊復請烟水散人刪補較閱描情寫景
莫不逼真誠小說中之翹楚也識者鑒諸本街藏板編首有圖
四頁記刻工曰黃順吉刻與名山聚所刻女開科傳同前年頁
繪書中故事後半頁繪草木鳥獸人物書為寫刻本每半頁八
行行十八字行款與女開科傳亦同蓋同時同地之刻本也其
書不分卷題為十有六回回目但標標單題不用對句第一回

獲花神陽台竊雨荷紀文彥博及錢生事以為入話然後即入

正文若謂蘇州有才子紅生者名文吮與佳人方素雲相契結

相配適素雲兄方蘭以詩為素雲所識心懷此恨遂加陷害致

女流離患難生亦幾遭暗算乃以神佑逃至京師以軍功得居

顯貴而與素雲團圓並娶三妻故事頗感平凡蓋亦才子佳人

一流之說部也

星齋新編像醒名花不分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清初刊

不著撰人姓氏其書第一回吉慶春題案燕侍姬遊戲學

紅娘云如今且演說一候佳人才子的新奇故事這事在明末

年間夫既日所紀為明末年間之事則其書之為清人所作殆

無疑義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每半頁八行行二十字尾

首俱全惟書名題新編像醒名花則書首當有附圖惜今已

殘缺又其書既為清人小說編首乃題星齋新編是為誤意

此蓋書肆主人轉轉附會欲託盛名以自重也書為才子佳人

小說故開篇即論才子佳人遇合之難謂披閱古來會合之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其間奇情艷事即未必盡合一轍然或以異香之韻而得佳耦

或以綺琴之媚而獲成雙此皆天緣巧合絕不費佳偶折至於

天台再往空有桃花玉洞野來息更滄海此間姻緣之變幻往

往不可測度儘有事出無心的到諧了百歲朱陳勉原苦求的

友做了兩家水火也有始難終易也始易終難然婚姻離合

之間憑你絕世聰明人那個不入他的圈套或認了真有時真

裏邊却弄出假來了認了假有時假裡邊却藏着真還有錯內

成就死中覓活這都是老天公愛惜那些佳人才子不捨得平

平常常使做一對夫妻必要顛之倒之哭哭笑笑樂一番苦一

番風流一番相思一番孤另一番然後便連漢果珠迴合浦到

手時節相憐相惜若鶼若鴒比之庸夫俗女的夫婦另有一種

賞心快意的去處惟天下佳人才子才理會得其中滋味惟天

下佳人才子方處合得其中天數亦惟天下佳人才子才描寫

得出其中變幻之妙所以其事必奇其奇必傳也核其所論實

不出才子佳人圈套其書不分卷都凡十有六回書中演四川

成都府雙流縣中有舊任錦衣衛指揮使湛元亮者字悅江夫

人張氏生男女各二人長子國璞次子國琳長女慧姑次女淑

姑國璞字望玉在兄妹中最稱穎拔尤長於文藻嘗以所作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燕詩受知於梅御史之女者姑別號醒名花者其間幾經波折

乃得結合時湛已得一妻六妾而妾中數人本為女冠旋以武

功致身顯貴從者姑之言告歸林下書中之小人則為否姑之

兄富春云故事平凡文筆亦頗庸拙殊無可觀焉

女開科傳不分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清名山聚本

舊題岐山左臣編次江表彙廣參詳岐山左臣及江表彙廣皆不詳其始末是編現藏大連圖書館封面中央大書女開科傳右上方題岐山左臣編次左上方題內附花叢奇聞下方題名山聚刊蓋清初刻本也編首有引末署江表彙廣下有章侯二字陽文長圓印蓋即參詳者姓名也其書不分卷都凡十有一回而以目次列之編首目次下有圖六頁圖繪精美前半頁繪書中故事後半頁繪花草鳥蟲之類末一圖前半頁左下方記黃順吉刻後半頁右上方題古越馬雲生寫知其書工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馬雲生刻工為黃順吉其書正文寫刻每半頁八行行十八字首頁書名下題虎丘花叢逸史中雖不題書名書尾惟下題花叢奇聞疑虎丘花叢逸史為其書別名各回章目但標單題不用對句第一回回目前有七言韻語七聯云風秀士奇開花叢雌狀元私賺春魁根先子情迷色陣潑墨畫刺犯霜威廉御史烏台執法老驛承驛命成灰儘餘生兩番報捷終湊合三喜為媒蓋仿傳奇體例以撮舉全書大意也其書第一回先論朋友道盡及婦訂社自負風雅之病然後歸入正文略言蘇州有才子曰金夢白梁文昭張眉者見名妓倚粧文娟弱牙結社聯吟

而異之因出金大曾眾妓名曰蘭女科點倚粧為狀頭文娟為榜眼弱牙為探花榜發赴瓊林宴為惡少中傷訴之深院金等皆逃去倚粧等亦散後余生梁生張生皆中進士金娶倚粧梁娶弱牙張娶文娟其中因花叢而受連累者有小官王子彌及僧三茁均與梧桐影所記人名相同今考其書結構尚弱又於白話之中摻雜文言非鮮理致按坊間有花陣奇一書者是雪山柴臣編次江表彙廣參訂亦別題虎丘花叢逸史蓋即此書而異其名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新鐫繡像頭陀濟顛全傳不分卷

大連兩鐵圖書館藏
康熙七年戊申刊本

舊題西湖看嬰居士重編為水紫縣道人評閱是編現藏大連
滿鐵圖書館海半頁八行行二十字封面中央大書濟公全傳
右上方題西野道人參定左上方題繡像頭陀新本下方題本街
藏板知其書亦簡稱濟公全傳編者有序末署康熙戊申竹醉
日看嬰居士題於西湖禪近齋中下有三印一香嬰居士陽文
圓印二王夢吉印陰文方印三長陽文方印據此則看嬰居
士即王夢吉是編蓋其康熙七年戊申所編也又據其自序云
吾於濟公新見斯人乃惠生平載就正傳願讀者不可平等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唔欲笑者不可作隱室絕倒者其語意則作者蓋新見濟公其
人因總其行跡演為正傳籍嬉遊誕放之行以暢玄機假佛屠
遁念以破俗世其書不分卷釐為二十有六則編首有精圖十
二幅圖後各附以贊所謂則者亦猶他書之所謂章回也全書
皆紀濟公行事惟第一二兩回為入話先演梵先受朝廷之知
過遂自滿足於皇上折賜酒肉之貴不辭而受又自以七祖自
居於是一切魔頭叢集其身為韋馱神杵野死故事自第三回
以下始入正文核其所述大抵與世傳隆慶本濟顛禪師語錄
內容略同惟前有入話後加濟公入滅後轉開數事為稍異耳

又其第一回則目為太上皇情耽逸豫宋孝宗順旨怡親蓋

用西湖二集第一編宋高宗偏安耽遊豫之文知其書之作
在西湖二集之後惟以通行本濟公傳校之則異同孔多知其
為後世濟公傳粉本合而觀之實足以考見一故事演變之變
且其書之作雖意在規勸而書中絕無談禪說道之語殊不似
通行本濟公傳之滿紙禪機轉令人生厭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新刻世無匹奇傳四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清刻本

原題古吳姚川主人編次古吳青門逸史點評姚川主人及青門逸史皆不詳其姓氏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中又別藏日本鈔本新編清平話史炎涼岸一書與是編同為一人所作其書每半頁八行行二十字封面中央大書世無匹右題現身說法者評左上方題五倫全備下方題金閣黃金屋梓板心上方題簇新野史卷首有題辭末署學愚主人書於桃塢之微葉堂其書都凡四卷卷為一集曰風日花曰雪曰月每集種為四回總計全書都凡十有六回大旨意在規戒世俗故開篇第一回即謂這回小說特與天下良善人鼓舞其本心為天下昧理人設立個榜樣要使人勇於為義遠於去非知善之可喜惡之當改人人做個忠厚長者則世道不可返古耶又學愚主人題辭亦云士君子不幸而齋志以老泉石烟霞為僚友君臣山林風月為經綸事業時而俯仰時衝懷抱東展或借酒盞以澆石或藉詩筒以舒抑鬱甚至感憤無聊則假一二逸事可以振聾矇聵周敵者為之描聲而繪影筆舌之間情事曲傳令有心者讀之怒可言喜可怒醉可醒醒可醉生可死死可生觀感觸發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是其書實為勸戒類小說書中前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入註記權一庵負妓女非煙事如宋明話本體例至其正文則記廣東南雄府仁壽村人于將字白虹為人嗜酒尚義性極豪邁不讀書而膂力過人曾救陳與權於厄又濟曾九功於京師後以事流大同陳負心已甚佔其家產使于妻子流離失所妻寄身女觀于北上尋父路過曾九功慨然賜以援手得中解元無何曾除南雄太守治陳以罪于生乃得一家團圓焉事極平淡文尤俚拙蓋勸戒小說本以匡時為務不以為文為本也按陳楷第大連滿鐵圖書館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謂其是廣東人作殆因其所紀為南雄府事耶然編有明題古吳姚川主

人編次則作者之非粵人不待辨而明矣

新鐫批評出像通俗奇俠禪真逸史不分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

舊題清溪道人編次心心仙侶評訂清溪道人及心心仙侶皆

不詳其姓氏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封面中央大書禪真

逸史右上方題批評通俗演義左有書肆主人題識云此南北

朝秘笈爽閣主人購得之精梓以公海內刀筆既工體勢更密

文庫夜光世所共寶嗣此續刻種種奇書皆贈人人口儻有根

徒濫翻射利雖遠必治斷不假貸具眼者當自鑒之下題本街

爽閣藏板編首有讀禪真逸史文一篇下題唐太史金傳奕撰

其後有序末署仁和諸兄修是於靜見堂不紀年月更下有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奇俠禪真逸史文一篇末署古越徐良輔撰其文云茲於南北

史得奇俠禪真快酣心俠骨表表亭亭謂禪可謂非禪可幻

而真珠異俗之落障魔而就空寂者是其書不過據南此時事

演為小說而其凡例乃云此書舊本出自內府多方重購始得

今編定當與水滸傳三國演義並垂不朽西遊金瓶梅方之方

矣又云爽閣主人素嗜奇書步牙後報棄去清溪道人以此見

示讀之如嗽雪梨自不能釋遂相與編次評訂付梓又考其例

言末署古杭爽閣主人復先南識下有二印一為夏履先印陰

文方印一為爽閣陽文方印其書作者是清溪道人而刻書者

為爽閣主人夏履先乃必託之唐太史金傳奕之序蓋因作主

虛者蓋以自重也其書不分卷釐為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集

每集分為五回都凡四十回大旨在演南北朝佛道兩家故事

以奇俠禪真為主中間演出許多極弱扶危逐鬼禪魔故事蓋

自有明中葉以來朝廷棄釋道流風所及其影響乃及於文

藝且歷來三教之爭迄未解決互相容受乃曰同源所謂義利

邪正善惡是非真忘諸端皆混而析之統於一元是編名曰禪

真意在東曉釋道凡所敷敘皆宋以來釋道兩家造作之說

及人民間差傳說之辭雖文字筆拙而結構無亂姑存之亦可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考見當時民間傳統之思想焉

兩蘇經解四十一卷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刊本

宋蘇軾蘇轍撰是編前有萬曆庚辰焦竑及劉昌寧序按焦氏序云眉山蘇氏兄弟以絕人之才博古之學作為文章既已名一時而垂後世至其憂患之久閱歷深而見理明始取遺經而闡釋之讀其書誠足以發孔壁之精義函洪都之鉅典當與六籍並耀於無窮而世或不行則有由矣熙寧初荆國以經術得幸下其說太學凡置博士試諸生志以新書從事不合者罷黜之而兩蘇之學廢直指桐柏顧公與蘇同產而來按豫章閻多士之敬而思以傳之乃刻經解以傳是其書蓋萬曆三十九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辛亥直指桐柏顧公之所刊也其書都凡七種種為四十有一卷凡蘇軾所作者二種曰東坡先生易傳九卷東坡先生書傳二十卷蘇轍所撰者五種曰穎濱先生詩集傳七卷穎濱先生春秋集解二卷論語指遺一卷孟子解一卷通德經解二卷今考其書傳易則近於王陽多切人事推陳理勢言簡意明往往足以達難顯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傳書則究心經世之學明於事勢而長於議論於治亂興亡振扶明暢其以義和曠職為貳於罪而忠於夏以康王之誥服冕為非禮引左傳叔向之言以為証又如解呂刑篇以王季國百年老作一句其說皆頗有

新意甚合於理至於蘇轍詩傳以詩之小序反復繁重類非一人之詞疑為毛公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則尤能發千古之疑其傳春秋以左氏為主左氏之說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趙諸家之說以足之說亦近正其他論語孟子道德經三書亦皆不激不隨務持其平而時有新義雖其間詆毀舊說疏於考証不免啟後人之議然其文辭博辯足資啟發亦可以自成一家之學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乙福應經纂秘不分卷

大連滿洲圖書館藏

舊題王希明集希明唐時道士開元間以方技為內供奉待詔

翰林奉敕編太乙金鏡式經若干卷行於世是編現藏大連滿

洲圖書館用竹紙鈔寫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行數

略同首頁有抱經樓白文長方印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書印白

文方印及白填錢聽默經眼朱文小長方印紙張墨色字體行

款及藏書印章均與該館所藏太乙兵機顯微鈐局玄秘秘錄

相同知其為同為清初道流所鈔其書不分卷編首有希明進

書表及開元十二年甲子希明自序知其書蓋開元十二年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子希明進御之作其書蓋取古昔相傳太乙之經編集成書總

其所集都凡七類曰太乙演紀曰紫庭秘訣曰太乙妙基心印

鈴曰太乙顯微集要曰太乙專集征畧曰太乙十精起例曰太

乙祕文按道家相傳謂太乙之經始於軒轅而傳之後世所謂

太乙者蓋北辰斗前一星左曰天乙理於地皇治六壬使十二

神而斷吉凶右曰太乙理於文昌使十六神巡行九宮歷於八

卦能知邦國災異或水旱兵革或飢荒疾病變化無窮極歷數

興亡之端是編考驗上古諸經撮其精要大旨存推闡太乙之

數以察災變於未明示吉凶於未兆仰觀俯察始八卦歷九宮

家日月以授民時立論大抵尚稱近正考隋唐以來道家典籍
世散佚孔多是編於道家方術多所發明誠不失為彼宗之秘
籍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太乙兵機微鈐局玄秘錄不分卷

欽定四庫全書

不著撰人姓氏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竹紙行書每半頁

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字數實者冊首頁有抱經樓白文長

方印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書印白文文印及白提錢聽默經眼

朱文小長方印按抱經樓為盧文弨室名文弨生於康熙五十六

年丁酉卒於乾隆六十年乙卯是編為盧氏舊藏則其為清初

道流所鈔似可無疑其書不分卷都凡八冊釐為一百零有

五篇第一冊首列提金歌十有一篇次為陽一局至陽三十六

局第二冊為陽三十七局至陽七十二局第三冊為陰一局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陰三十六局第四冊為陰三十七局至陰七十二局第五冊為

第一局至第十九局第六冊為第二十局至第二十六局第七

冊為第三十七局至第五十三局第八冊為第五十四局至第

七十二局大旨在本陽陰纖緯之說以顯示兵機之玄妙凡六

壬遁甲星辰日月風雲氣候風角鳥情之類靡不備具按舊說

黃帝順氣以作兵法文昌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圖佈陣以

定方位是編蓋因循其說而推衍為陰陽各七十二局核其所

論類皆迂濶誕渺之說不足見諸施行且辭皆鄙俚不類通人

手筆疑當為粗野道流擬拾前人陳說撰次成帙惟兵家之書

傳世無多錄而存之亦足以備一說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部

鎮街全書不分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清鈔本

不著撰人姓氏考其書中保安子嗣文牒云今據大清國某府某州某縣某鄉某里某村莊居住奉神祈禳保安子嗣男喜人某同室人某氏又考其書第三四等冊末頁並題康熙五十八年仲冬之日伍真人註寫京都法華寺則其書之為清初道流所纂蓋無疑矣此本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粉紙白格每半頁九行行二十有一字字用墨書行用朱書字體拙劣朱墨猶新疑當為清末道流傳鈔之本其書不分卷都凡四冊第一冊為諸葛武侯奇門秘法大全第二冊至第三冊為太上感應秘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靈符第四冊為古晴桃花女周公講論鎮書大抵撮拾道家鎮術分條臚列以為一編凡奇門遁甲陰陽雜忌與夫符咒文牒之類靡所不備或以治病魔或以驅鬼怪或以禳解災禍或保安子嗣舉凡民間一切鎮壓之術道法皆係八緯析備載無遺搜羅之功是有足多按鎮壓之術為民間信仰之一種於民間風俗關係尤鉅是編所載大抵皆明清間鎮街其中如諸葛武侯奇門秘法所載避耗望門等法於新入初臨以鏡一面掛於帳內又如古晴桃花女周公講論鎮書所載偷生鬼轉輪說之類皆與近頃民間流行之鎮街畧畧同其演變之跡顯然可

見治民俗學有足可資為參考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連圖書館藏道光十七年丁酉刊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宗以調攝飲食為要凡民俗陰陽之忌神怪不經之談無不悉體倒置稱叢雜惟其中如卷二所載泗水河神自述社神張槐自述之類皆民間相傳之神話又如古人引用諺語條云余嘗以諺語順天而行隨時而遇逢場作見景生情四句為養生法塵世如海人心如洲往事如夢前程如漆四句為寬胃方揭之坐隅偶閱野客叢書其採綴經史詩文中諺語凡四則余擇其足為勸戒者裒載於此之類以及第五卷以下所載食物宜忌等治民俗學者皆可資為參考是亦未嘗無可取焉

大連市鐵道館藏
光緒十七年丁酉刊本

清徐靈胎撰靈胎名大春原名大業號洄溪吳江人著有神農本草經百種錄蘭台軌範傷寒類方醫學源流論難經經釋等書是編為大連滿鐵圖書館所藏筆記四種之一封面中央大書洄溪道情右上方題道光丁酉年刊左下方題雪烟山房校訂則是編蓋道光十七年丁酉雪烟山房之所校刊也其書者為一卷凡道情十篇首勸善歌次勸善歌次勸善歌次戒酒歌次戒賭博次讀書樂次時光歎次時文歎次行醫歎次隱居樂今考其書蓋用道情之體以寓警世之談隱居之樂其詞淺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一

明白言皆近正要其指歸皆源本於道家之說考道情之作本出於散曲中之黃冠本先明人早已有之而其句法修辭又與曲體全同音調則變為北曲仙呂入雙調內容則或為超脫凡塵或以警醒頑俗按任讎曲譜云道情一體明人之中尚未見有專作今世但知鄭板橋有其詞而不知徐靈胎寔定其製是道情之體寔至斯集而後定今江南各地俚俗樂歌有寓落我之語者謂之唱道情考其句法多由斯集演變而成是斯集之作不寧為道情專集之最早者且其於後世民間文學關係至鉅誠民俗文學中最可珍貴之資料焉

養正圖解不分卷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武英殿刊本

明焦竑撰竑字弱侯江寧人號澹園萬曆中以殿試第一官翰林修撰以妄議時事謫福寧州同知歲餘大計復鵠跡遂不出生平博極群書善古文典正訓雅卓然名家所著有易參同貫解游國忠臣錄澹然集支談焦弱侯問答焦氏筆乘焦氏類林玉堂叢話老子翼莊子翼陰符經解獻徵錄熙朝名臣錄後書刊誤國史經籍志中原文獻等書行於世是編前有南京吏科給事中祝世祿序及焦氏自序考祝氏序云明興二百二十有八禩列聖丕承大業浩固惟是建太子選左右諭教寔厯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焉我皇上即位二十二年詔皇長子出閣講學選一時儒臣為之左右先是廷臣以皇長子且長宜正儲位意疏前後凡數十上皇上特遴之遂有令詔於是修撰焦竑侍講之暇伏念高皇帝嘗命諸臣繪農業艱難圖古孝行圖進太子諸王而累朝東宮官俸講讀之外亦多自為書以進者蓋講讀止於析理圖說兼以徵事遂採往昔嘉事可備勸誡者繪為圖著為辭以獻於遠邇聖祖繪圖之意仰體皇上式穀之思而盡臣子之義皇長子誠披圖而悅於目味解而遊於心參之今古以合其於體之心以驗其是此書未必無小補焉繪圖為丁雲鵬書解為吳繼

序稍贊利之為身懷諫利子為首奇焦氏自序亦云高皇帝垂

意根本至計博選耆艾魁望之士從太子諸王以遊已命諸臣講讀經書暇則陳明君良相孝子忠臣諸故事及時政治革民聞疾苦之類又命繪農業艱難與古孝行圖以進蓋其為教可謂本末具舉矣歲甲午皇長子出閣講學竑以職事叨從講讀之後竊愧空疏靡自效獨念四子五經理之淵海窮年講習未易殫明良由理涉虛而難見事徵實而易知竑誠不自揆仰遵祖訓采古言行可資勸誡者著為圖說名曰養正圖解是其書蓋萬曆二十二年甲午焦氏侍講東宮時之所作也又考編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六月十六日上諭云明臣焦竑所著養正圖解一書曾蒙高宗純皇帝親題以詩仁宗睿皇帝復為之贊朕因是書年久世所罕觀思遠運沒無存特將內府舊存寫本發出勅武英殿刊刻進呈以備省覽并將御製詩讀一併敬謹刊刻用副朕仰紹前猷垂諸永久之至意特諭欽此知此本為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武英殿據內府舊藏寫本重刊者其書不分卷釐為六十篇其目曰歷代明君賢臣圖魚振貨貧民丹書受戒聽朝四輔相業封侯而南贖人戒君節飲善言格天自結履歷夫婦如賓託相獻規廷理執法仁言勸眾因樂求賢得賢

弭盜敵器示戒金人示戒賄賂專賄注思直臣詢求政術誅絕
倭人咨訪相材式閭禮士政術詢下而不失期旌賢去姦敵務
待功井親示教子務學條陳故事嘉獎勤學下魚問疾遣使
頒發愛惜即官託物喻政禮聘遺賢師事名噴教子讀書傷指
自非運歷習勞不責的盧觀獲進規投鐵錐昧弓矢喻政開館
親噴習射殿廷崇叩問道上書減膳觀圖自警者藥然賢克已
仕噴贊勸循良樂受格言散遣官人遵守舊章諱字知非常讀
論語焚香告天借事納忠大旨存振拾史傳言事有闕法誠者
分條備列繪為圖著為解以備太子諸王披圖味解知所勸戒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今考其書紀事始於周之文王而迄於宋天聖間考古証今析
理徵事莫不窮其原委探其本根旁參互証於前古往後是實
著誠者搜羅甚詳且圖以徵事辭以明理尤深合古人左圖右
史之遺意纂輯之功誠有足多焉

丹桂籍四卷首卷末各一卷續編一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
文政十二年己丑重刊本
明顏正注釋顏文瑞補葉清趙松一校正顏正字以平一字廷
表號耐庵雲間人景泰四年庚酉舉於鄉五年甲戌進士授
南京山西道御史屢遷至松潘兵備副使文瑞字伯禎松一妻
東人始末均未詳先是顏正既登進士以為科第之榮如堪丹
桂於月中而得失之間蓋有天命於是集太上感應篇及文昌
帝君陰騭文等彙為一編顏曰丹桂籍以為制舉之梯航士子
之法戒書成輒轉流傳故亦數易清康熙間松陵莊氏鍾氏錄
權篆東適趙松一得其舊本復加校訂以付剞劂惟版刻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新曾魚不免莊氏因屬黃建安周正文二氏重加訂正又於鄧
子枚臣處檢得原本改訂其字句之差訛並以兩顏先生傳補
刊入籍是編即據莊氏訂正之本重刊者也其書都凡四卷卷
首卷末各一卷書中首錄太上感應經及文昌帝君陰騭經本
文次錄注業而以序傳靈驗記奉行心法文昌降筆記玉皇寶
號文昌寶誥等分列卷首卷末又附梓文昌救劫寶章文昌訓
戒士子文昌勸孝歌斗姥勸世文袁了凡四訓等為續編一
卷今考其書纂集太上感應篇及文昌帝君陰騭文等句解字
釋而摭拾歷代故事以徵其果報博引遐搜網羅之功要有足

多惟君子為善非有所冀此董子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也是編乃以此為收料之經費指甲之梯航未免失其義矣

新刊出像增補神記十二卷明富春堂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僅題金陵三山對溪唐富春校梓唐富春者明三山富春堂書肆主人也精於校讐所刻小說戲曲圖繪工美尤為世之所重是編前有搜神記引言一篇不紀年月末署富春堂之南羅懋登書按其得搜神記於三山富春堂讀之見其不襲於舊能得於意發於未明增於所未備是其書蓋隆萬間三山富春堂校刊者也全書都凡十有二卷首紀儒釋道

三教源流然後就三教諸神分篇載紀種為若干篇大旨在記神道之靈異明應驗之實有以震聳世俗使生信心先是晉新蔡干寶嘗撰搜神記二十卷以發明神道之不誣書成以示劉惔惔稱之為鬼之董狐惟其書於神仙五行之外僅偶及釋氏不免貽漏焉之譏是編蓋本其書而增補其所未備於道家之外兼及儒釋分別門類附以圖像搜羅排比頗稱精賅按歷代崇奉道流之隆重極于宋宣和間元魏賜佛亦甚崇道明初其風稍衰比至中葉復極顯赫且

歷來三教之爭迄未解決互相衝突乃曰同源是合
三教諸神於一編仍本三教合一之旨不惟兼合儒
術於古聖先賢皆指為神道頗嫌其附會即佛道二
教亦自有源流勉為比附亦未免荒誕然其於儒老
相傳之神話搜集頗多且圖繪精美足資欣賞是則
於民俗學之研究亦未嘗無補焉

道家論辨年子理惑論不分卷高麗刊本

舊題漢年融撰融字子優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門徒數
百人名稱州里明帝朝舉茂才永平中拜司空舉劾方重甚得
大臣節進太尉卒是編向無單行本惟見於宋釋僧祐弘明集
中是本為高麗刻本竹紙寫刻每半頁七行行十五字卷末題
大施主樂伽將軍田連宗十字知其書蓋田氏發願之所刊也
按年子理惑論一書之時代雖異說紛紜莫衷一是然其後漢
末年之作則大體可信且其於中國思想史關係至鉅惜學者
研究僅據弘明集所錄苦無善本是編為高麗單刻之本以校

弘明集所載異同寔多就其較重要者言之約有數端一弘明
集所載而不見於此本者計凡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九第十
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一第二十九
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等十有五篇又第二十七篇合併於第二
十五篇之中二兩本皆有所意味不同者凡十有一篇三二本
文字相同者計凡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十第十四第十六第
二十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
十八第三十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三十
六第三十七等二十篇稽其異同不啻於文字之校勘多有裨

蓋即欲考訂其書之時亦未嘗無補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續集古今佛道論衡圖一卷元祿四年辛未刊本

唐沙門智昇撰按智昇為唐代高僧居長安西崇福寺學大小乘尤善毘尼宗以大藏目錄新舊雜出真偽相亂乃撰門元釋教錄一書為世所重是編編首有貞享五年戊辰沙門不可停序編末有元祿四年辛未沙門古磻跋按沙門不可停序云聞有法本內傳欲見之未得也近探藏函披智昇師續集佛道論衡果得法本內傳五品要領念此傳令加圖不惟易觀亦須覺法基而漸進也茲將道友古磻聲譽著就彼據志有然駢筆以形容其事名曰續集佛道論衡圖沙門古磻跋亦云智昇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集佛道論衡表証年紀辨明顛末是後學之傳賜也粵東卧上人講論之暇因斯書以圖字點之間亦使予為之圖繪焉書梓則其書蓋沙門古磻之所繪也有考其書卷末題元祿四年歲次辛未九月吉日京兆書坊柳枝軒茨城方道編梓知是編蓋京兆書坊柳枝軒之所刊行其書都為一卷凡圖十有四幅大旨以漢明求法及摩騰法蘭二師行蹟雜出諸傳事多未審因表証年紀辨明顛末以為是編而分段圖繪以便觀覽稽其所載大抵細羅史乘整齊故說於佛法東漸之所由與夫諸師降過紀述詳雖事或屬於子然言皆有所根據且左圖右史

尤深合古人之遺意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涵虛堂得通和尚顯正論不分卷嘉靖十六年丁酉高麗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按其書編首題涵虛堂得通和尚顯正論則其
書蓋得通和尚之所作也得通和尚始末未詳是編為高麗刊
本每半頁九行行十有九字卷末題嘉靖二十三年甲辰正月
日黃海道免產鶴鳳口願寺開創知其書蓋嘉靖二十三年甲
辰黃海道免產鶴鳳口願寺所刊其書不分卷釐為二十有五
篇大旨以儒道釋三家互相非毀心為憫之因仿桓寬論衡論
之體託為問答反覆論辯以祛世俗之深惑而顯示正法核其
所論大抵意在折衷眾說以歸於一是如卷末問老與儒釋同
異優劣如何答曰三家所言冥相符契而如出一口若履踐之
高低發用之同異則洗盡心垢廓清慧目然後看盡大藏佛道
諸書參於日用之間生死禍福之際則不待言而自點頭矣是
其說蓋以儒釋道三家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按自佛教東
來一時學者風起景從至南北朝而盛行於宇內同時與儒道
兩家之諍論亦起當時反對及擁護佛教之言論有僧佑所集
之弘明集及道宣續集之廣弘明集是編為此二集之所不錄
考其時代或在唐初惟文筆古雅詞藻富麗難以佛教為主而
意主折衷立論頗稱持平誠不失為宗教史之重要資料也

隱夫顯正論不分卷嘉靖十六年丁酉高麗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按其書編首題隱夫顯正論則其書蓋隱夫之所撰矣隱夫東人爲南山慧日峰沙門時代未詳是編爲高麗刊本每半頁九行行二十字卷末題嘉靖十六年丁酉歲金羅道興德縣烟起寺開判知其書蓋嘉靖十六年丁酉烟起寺刊本其書不分卷種爲若干篇編有有序云有普諸生爲長詩破毀佛法隱夫惻然憫之因擬楊雄解嘲述問答一章將以祛世俗之深惑故詞不厭繁余宜好辨也哉姑欲顯正法以□諸未諭者文成題曰顯正論焉是其書之作蓋因東諸生破毀佛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故爲是編以祛其惑按自佛教東來信奉者日盛於是儒道二家群起非難釋家者流亦不多讓而互相非毀迄於南北朝之世彼此諍論尤甚當時反對及擁護佛教之言論有僧佑之弘明集及道宣之廣弘明集此外又有涵虛堂得通和尚者著顯正論二十有五篇以顯正法是編之作殆襲其名故其時代當已在宋元間也體例大抵因循顯正論仿桓寬曉鐵論及楊雄解嘲之體託爲問答反覆辨論不厭其詳大旨推闡正道以擁護佛教然於佛道二家之說亦多所折衷不加非毀持論大體近正按隋唐以後三教諍論世多散佚是編之存治宗教史

者定可資爲鉅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楚辭新注求確十卷嘉慶二十五年庚辰刊本

清胡濬源撰濬源字乙燈寧人所著有輯集五百家注旁考等書是編前有嘉慶二十一年濬源自序知其書蓋嘉慶二十一年丙子胡氏之所撰也全書都凡十卷卷一為離騷卷二為九歌卷三為天問卷四為九章卷五為招魂卷六為卜居漁父卷七為九辯卷八為大招卷九為遠遊卷十為惜誓而屈原賦招隱士篇次與舊本略異今方其書蓋以楚辭注家或專疏其辭或渾括其旨或牽於古而曲為之說如離騷之以女比君九歌之為主祭詞之類多扞格而不合故求之史傳徵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之本辭因王逸直楚辭評註而別撰是編大旨以史遷明謂讀招魂哀郢又謂作懷沙之賦哀郢懷沙俱在九章內則招魂與九章皆原作可知惟遠遊一篇與所不載漢志屈原賦章句計二十五篇之數有招魂則無遠遊有遠遊則無招魂必去一篇其數乃合故以遠遊為辭人所擬舊本列原作為二十六篇不合漢志二十五篇之數因摘遠遊一篇列之大招之後其餘各篇則仍依舊本其說皆本之史傳與遷私臆斷者固自不同惜其注辭僅求脈絡之貫通於騷人之旨多未能盡核又其謂九歌

明明末篇點出女倡傳芭代舞而注家偏忽之竟作祭祀樂章解絕不認是何人語氣遂致蕪穢神靈貳滅大理有壞風教大不通矣不知古者祭祀用樂歌則工及瞽矇職之舞則伶人國子仕之女巫惟舞雩及大觴哭而請耳豈有傳芭代舞為典禮乎亦嫌其疏於考証蓋瑕瑜互見之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楚辭音義一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
清陳昌裔撰昌裔有淵天約術點池項語昌氏春秋

正誤新論正誤各一卷及淮南子正誤十二卷已著

錄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亦為該館所藏鈔本

賜書堂全集之一種按其編末所題嘉應吳蘭修校

一語考之知其書蓋據吳氏校本之所鈔也其書都

為一卷惟釋屈原之辭至遠遊以下諸篇皆弗與焉

其篇第有離騷次九歌次天問次九章次遠遊大旨

以朱子楚辭集注韻有未備故廣為此書核其所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多博引古音之同異以証茲篇之音讀如高余冠之

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

猶未虧條云按虧字古在魚虞模部離字在歌戈麻

部此合用九歌天問九章並同方逸周書武稱解辭

位不謙田宅不虧名寧其親氏服如化則是音之亦

久矣之類考訂皆頗稱精審雖其於離騷帝高陽之

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

以降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

則兮字余曰靈均之以名韻切但易傳以証其可通

乃不知古無韻書多以方音取讀名之韻切亦方音

也按大江以南真庚五協今世尚然昌裔必本易傳

以証其為古音未免失之牽合然千慮一失智者不

免且其書舊版散佚流傳無多寫本僅存猶覺可珍

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北宋本唐節先生集十五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

宋邵雍撰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從徙其城晚遷河南幼讀書

蘇門山百源上北海李之才攝其城令授以圖書先天象數之

學妙悟神契多所自得富弼司馬先呂公著退居洛中恒相遇

從為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

樂先生嘉祐中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薦之授將作監丞

熙寧中舉逸士補穎州團練推官亦不之仕卒年六十七元祐

中賜諡康節著有觀物篇漁樵問答先天圖皇極經世及是編

行於世此本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每半頁十三行行二十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三字不等卷一目錄後有本記題建安蔡子文利于東塾之敬

堂又名卷首有題敬堂蔡氏重編卷一康節先生集

後且有蔡氏題識知其書蓋蔡氏由公手訂二十卷本重編者

也又考其書卷首末有由阿孫有陰文方印及東郡楊紹和序

合珍藏陽文方印知其書舊藏晉齋中後歸海源閣復由海

源閣而歸大連滿鐵圖書館馬按伊川集卷元明刊本均作

二十卷汲古閣毛氏所刻源出道藏外漏頗多四庫所收即毛

本也元槧本較毛本多詩五十餘首藏書家已稱為善本此本

種為內外二集內集十二卷外集三卷都凡十有五卷而以治

平丙午中秋自序列之卷首編次與各本迥異細行密字刊印

至精以校元明刊本異同頗多且龜山語錄所稱得信量前原

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一聯為諸本所佚者亦在此本卷十二

中誠天壤間之善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靈隱子六卷萬曆二十四年丙申刊本

唐駱賓王撰明陳魁士注按新唐書云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為道王府屬歷武功主簿後行從總管洮州表寧書記不應調長安主簿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後臨海丞執鞅不得志棄官去後散葉舉義署為府屬為散葉傳檄天下斥武后罪狀散葉和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又都雲卿駱丞集舊序據李孝遠是捷語稱其先策中唐陵亂伏誅至於孟啟本事詩則稱賓王為盛唐名山宋之問遊靈寺作詩會為續樓觀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句其說小異未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孰是然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今觀集中與之問跋讀甚密宜非不相識者何至觀面失之封海為天寶中人去賓王時甚近所作聞見記中載之問此詩並不云出賓王知當時尚無是說足証亡命為僧之不確則新唐書謂其不知所知者蓋最為謹慎矣魁士始末未詳是編前有萬曆丙申陳大科序云故舒城令陳魁士博極羣書為注斯集序以其暇稍為刪學校訛諸第附大稱名駱丞得毋疑於美新大夫歟遂題曰靈隱子是其書蓋魁士所註萬曆二十四年丙申大科始為之刪學校訛以付剞劂更以集名駱丞不免有美新大夫之嫌因從孟廣浩

靈隱之說更名曰靈隱子其書初凡六卷而以傳紀道事列評附之篇皆不入卷次有賓王之集新舊唐書皆作十卷宋志又有百道判三卷今查散佚四庫所知明紹寧中顏文選注四卷本其後人所撰輯是編所收詩文大體悉從舊本惟按其討武氏檄置諸簡首篇次頗異於舊本至於其注則考訂異同宣通疑滯援引頗稱精治較之顏氏注亦其善多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賜書堂集鈔六卷大連滿鐵圖書館清鈔賜書堂全集本

清陳昌胤撰昌胤字觀樓號敬齋居士海康人生平於書無所不讀自經史子集以乾象坤輿之奧六書四聲九賦五刑之屬星算曆卜百家衆技之流靡不貫穿於胸中由諫垣而出為觀察守節歸賦遂初著有淮南子正誤十二卷經典釋文附錄三卷臨池瑣語測天約術呂氏春秋正誤楚辭音義新論正誤各一卷與此書合編為賜書堂集八種是本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竹紙鈔為不加欄界每半頁九行行二十有一字字體工整平扁殆出鈔骨之手編末題受業孫開春梓瑛校知其書蓋據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李氏校本鈔又方是編編首有嘉慶二十四年十一月初日高郵王念孫序云今年先生之子簡以哀集先生所作詩文若干卷索序於余則其集蓋嘉慶中昌胤子之所編集也其書都凡六卷按體分卷第一卷為公卿聖之作四篇第二卷為記十有八篇第三四兩卷為序四十有五篇第五卷為書跋頌銘等九篇第六卷為墓誌銘九篇總計全書所錄都凡八十有五篇蓋就先生生平所作詩文選集而成故以賜書堂集鈔名焉按先生為粵東碩儒故其所為文亦多有以發前人所未發而其精力所集尤在雷州府志及海康縣志諸序於發凡起例之中加

以正謬糾紛每發一論皆確切不易動合自然他如戒雷陽書院諸生書與諸生講實學書魁星方諸廟亦皆為學問而發語皆篤實王念孫序謂先生之學既積之厚而取之精矣則發而為言亦皆有其心之所待而爾雅其誼深厚其詞使人讀其文而知其奧藏之無盡輒為之不竭此則通人之文無意求工而自然拔俗者也誠深知先生之文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太古傳字琵琶調西廂記曲譜二卷乾隆十四年己巳刊本

原題毗陵鄧金生漢果茂苑徐興華紹榮同閱古吳朱廷錫萬

年松江朱廷璋龍田重訂編前有乾隆十四年己巳和碩莊親

王松江朱廷璋新安朱珩三人新序及康熙壬寅年江孫鵬古

吳湯斯甫二人原序按新安朱氏序云夫絃索之譜古今罕見

吳中湯子彬和顧子峻德並鍾期之知音繼周郎之顧渚當著

太古傳宗一編品法精良卓越恒能嘉遇律朱子子復商榷增

訂於內廷侍直之暇謹呈龍親王殿下仰蒙鑒賞隨授制副

松江朱氏序亦云乾隆六年歲次辛酉我皇上特修律呂正義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後編釐定雅樂莊親王殿下總理鉅任廷璋標蒙派引得夙

鑒之末則其著定原熙間湯彬和顧峻德之所作至乾隆六年

辛酉纂修律呂正義後編時莊親王始延朱廷璋等重加增訂

以付剞劂而又著年江孫鵬序云己亥夏日偶過湯子彬和親

其間惘然窺其重言言貌溫粹以和似亦深有得於樂中三昧

之蓋者語次袖出一卷曰太古傳字譜云是書鑽研久矣嘗訂

於顧子式子式蘇郡之名師也意將畢一生之精力而以公之

於天下惜乎採求未竟遽云祖謝譜傳以姪孫峻德繼先人之

貽志復參互而集成之共分西廂譜二卷宮詞譜二卷洋洋灑

灑數十餘闕字字搜括不遺餘蘊湯氏原序亦云予不敏少而

從事晚益留心當時時下所行元音數曲逐加改訂注譜一卷

用以自私或成仲夏適與顧子峻德相遇開窗論次偶及西廂

一劇由來膾炙人口惜乎為好奇者刪改殊乖正格正音近得

絃索辨訛一書因復相與參攷譜成全書索為兩帙則是編蓋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間湯彬和顧峻德二氏之所著定與當時

湯氏所訂宮詞譜二卷合稱太古傳字譜惜今所見者僅西廂

譜一種至於宮詞譜一書則猶有待廷津之合焉其書都以上

下二卷上卷為仙呂點絳脣奇逢中呂粉蝶兒假寓越調鳳鳴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鳥聯吟雙調新水令開會仙呂八聲甘州附正宮端正好解元

中呂粉蝶兒請字雙調五供養停婦越調鳳鳴琴仙呂點

絳脣傳情中呂粉蝶兒窺簡卷下為雙調新水令誦牆越調鳳

鳴琴仙呂點絳脣佳期越調鳳鳴琴巧辯正宮端正好送

別雙調新水令攜夢兩調集明窗新婦中呂粉蝶兒絳脣越調

鳳鳴琴求配雙調新水令還鄉今方其著按宮商以合度加工

天以立譜云句字之凡外正腔板之乘與審定頗稱精核按既

經僅絃索中之一器其為調也有撥法有品法撥法之目有七

曰勾曰挑曰輪曰掃曰擘曰拍曰打更一板八點中板倍之則

用一十有六點慢板再倍之則一十有二點疾得商下純半自
然至於品法則字音未出先冠以二尺一句勿作腔論即俗所
謂亮調是也先是琵琶譜止傳工尺板眼有眼即無辭如毛詩
之南陵白華章句咸缺迨後知音之士乃尋其工調釋其牌名
以元明人之南北曲配合成篇於是情文乃得備至然世傳此
西廂紅字仙本雖有工尺而字無小眼恒多舛訛是編配合官
商限定格式一板八眼以符一時八刻之義其工尺乃行定以
三十二字以合琵琶三十二點之數誠深得五音六律之精髓
者也又其書辭句意從六幻西廂定本而宮調南北詞則從雅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熙樂府北宮詞紀詞林摘艷盛世新聲及諸傳奇善本其則尤
足為校勘之助焉

曲譜十二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大連滿鐵圖書館藏精鈔本
不著纂輯者姓氏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封面前半頁中
央但題曲譜二字不著書名後半頁中央題曉嵐紀氏家藏原
本鈔出詳其紙墨似為新鈔疑當為書林所為原書是否為紀
氏所藏亦有待於異日之考訂其書粉紙精鈔不加欄界每半
頁八行行十有八字小注雙行字數略同宮調曲文用墨書曲
文旁所注四聲及圈點符號與眉批則用朱書字體工整點畫
不苟鈔寫頗稱精美其書都凡十有二卷而以曲譜凡例曲譜
諸說列之卷首又以南曲失宮犯調之引十八過曲四十有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附之卷末按其凡例末條云曲譜從無善本元有太平樂府明
有雅熙樂府世所咸推然皆選擇詞章薈萃名作與製譜無
涉肅餘舊譜又多舛訛今北曲參考元人百種所載諸家論說
南曲相探近日所行九宮譜定一書是其書蓋有清時人所
纂大旨在薈萃南北曲名作專其宮調釋其聲律名為雅譜以
為強宗之準繩焉其書以南曲配合成編卷一為北曲黃鐘
宮凡二十四調正宮凡二十五調大石調凡二十一調小石調
凡五調卷二為北曲仙呂宮凡四十一調中呂宮凡三十二調
南呂宮凡二十一調卷三為北曲雙調凡一百調卷四為越調

凡三十五調商調凡十六調商調凡六調般涉調凡八調卷
五為南曲仙呂宮凡引子十六過曲七十八慢調六近調四羽
調凡近調四附仙呂調尾聲總論卷六為南曲正宮凡引子
十二過曲五十九慢調二近調二附尾聲總論大石調凡引子
五過曲九慢調三近調一卷七為中呂宮凡引子十二過曲六
十六慢調五近調七般涉調凡慢調一卷八為南曲南呂宮凡
引子二十五過曲九十四慢調三近調四卷九為南曲黃鐘宮
凡引子十一過曲四十五卷十為越調凡引子七過曲五十七
慢調一近調四卷十一為南曲商調凡引子十過曲五十二慢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詞五近調一小石調凡近調一卷十二為南曲雙調凡引子二
十四過曲十二慢調二近調三仙呂入雙調凡過曲一百二按
北曲六宮十一調內越調宮商平調歇指調角調宮調僅十二
宮調南曲九宮十三調則以仙呂為一宮而羽調附之正宮為
一宮而大石調附之中呂為一宮而般涉調附之南呂為一宮
黃鐘為一宮越調為一宮商調為一宮而小石調附之雙調為
一宮仙呂入雙調為一宮故通符九宮十三調之數焉是編依
調製譜頗稱精核譜中右旁注四聲字有陰聲陽聲清濁各
收鼻開口合口撮口閉口之別而閉口尤難得法優劣易混真

文章咸易混寒丹廉纖易混先天是編於此悉加圈以資識別
又北曲每闕大抵皆注作者之名南曲則注傳奇名目凡此之
類處置皆頗稱有體此外於宮調有出入者則於曲名下逐一
注明字句有異同者則於其字之上別加眉批校勘異同辨正
非是如北曲黃鐘宮鄭德輝古水仙子眉批云支楞楞下方九
曲有爭字蓋或楞楞疎刺刺沙厮琅琅端吉丁丁當撲通通
琴並四字形容也之類正論糾謬頗稱精審誠曲譜中之佳
構非遽於音律者不能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繡像歌林指翠二集不分卷大連圖書館藏奎璧齋刊本
不著纂輯姓氏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封面右方大書
繡像歌林指翠二集左下方題書林奎璧齋梓夫既曰二集則
原有初集或一集可知惜今所存者僅此一集編首有圖十頁
家繪尚稱精美每頁前後各繪一故事首集圖次摘情次對探
次摘詞次摘問次赴法次幽層次鬼辭次判姦次點時次汲水
次生輪次斷機次佛戲次聽琴又跳牆次巧辯次送別次當釵
次團圓其書小形單紙每半頁九行曲每行十七字白小字雙
行字數同全書不分卷選錄全錄記以下傳奇十有二種每種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或選三四折或選十餘折不等計全錄記選專園打刺耕田釣
魚牧羊粧風六齣繡像記選蘭僕乞過打子剔目四齣玉簪記
選借宿曾友談棋投姦對探相思竊詞姑阻通試哭別十齣目
連記選發誓訴苦見母二齣簪花記選訓子割股尋夫計害新
兒相會托夢考案七齣紅梅記選折梅遊湖算命幽會鬼辭調
婢尋過刺姦八齣百花記選計議赴試賣看借貨問罪得職私
行教訓計害贈劍拜辭點將十二齣白兔記選沽酒掃地話別
出獵汲水傳書回獵磨房八齣三元記選選寶觀畫遺囑送環
生輓托夢斷機投報八齣西廂記選佛殿聯吟兩齣請宴聽琴

寄東觀東跳牆問病佳期巧辯送別點時絨絨十四齣全印記
選開宴預占寶釵求名唐二當釵不第回家西遊拜月踏雪團
圓十二齣核其所選頗稱精審今以其所選各劇校之通行本
其間異同大抵皆以此本為優按明代傳奇向鮮善本是編所
選如目連發花諸記傳本尤稀則本之存不惟指翠歌林足資
欣賞其於校勘尤多所裨益纂輯之功誠有足多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老餘詩話十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道

清周春撰春字芝台號松齋海寧人晚號香谷居士乾隆進士

官岑溪知縣潛心著述四部七畧靡不涉覽所著有海昌覽勝

松齋遺書各若干卷行於世是編現藏大連滿鐵圖書館封面

左方題雲華館詩話下題海昌徐紹曾經手下有壽魚二字朱

文方印右方有雨華庵藏書畫之印九字朱文長方印第一

頁右上方有張字朱文印下方有石昌山館四字朱文方印及

海昌萬繼常梓刷氏印九字白文方印又卷末題道光壬辰八

月二十四日自徐壽魚先生處借來癸巳正月二十日鈔起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月初八日鈔完洋南後學萬繼常識下有洋南朱文小方印

及萬繼常印白文小方印據此知其書一名雲華館詩話原本

舊藏海昌徐紹曾家是編蓋道光十三年癸巳海昌萬繼常據

徐氏藏本手自鈔錄者也其書都凡十卷竹紙無格每半頁十

行行二十二字字體工整點畫不勻編首有嘉慶十四年周氏

自序云余有黃髮集繫徐蘋村先生之名也先生八十後所作

詩文名曰老餘詩話余精力衰頹草詩話以遺日獻歲迄今積

成十卷又其書第十卷末附雲石記末題壬申秋日松齋周春

纂時年八十有四則其書是先生晚年歸田後所作蓋編纂不

就還歸道山故未及付之剞劂焉今考其書分條載記自少年

登第以至歸老林泉六十餘年中凡名公鉅卿至親良友往來

酬酢之什登臨題詠之作靡不備載大旨在於憶往事追舊聞而

於負交死友尤再三致意其中如第一卷紀錢文敏公維城字

宗盤號叔養武進人之修音韻述微第二卷紀盧抱經學士之

校經曲釋文以及錢宮詹竹汀之論雙聲或有考証或足資博

聞其他有關文獻者尤不可悉數誠詩話中之佳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陳太史訂詩經旁訓四卷崇禎二年己巳刊五經旁訓本

明陳仁錫重訂不著撰人姓氏仁錫字成卿長洲人天啟進士

授編修典謄勅果遷至南京國子祭酒卒諡文莊生平講求經

義性好學喜讀書所著有聲解易經解重訂古周禮四書考史

品亦函古文奇賞蘇文奇賞等書是編為其重訂五經旁訓之

一種前有崇禎二年戊辰按二年為己巳戊辰為元年疑戊辰

當為己巳之誤陳氏自序知其書蓋崇禎二年己巳陳氏之所

校刊也又考嘉靖三十八年己未南平游居敬刻五經旁訓引

云予近得五經旁訓一書俱離斷句讀摘注意義簡明精約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卷即可了然因據舊司遊集諸文學弟子明經者校而梓之則

其書之作尚在嘉靖之前陳氏蓋據嘉靖本重訂者也其書都

凡四卷而以朱子集傳傳序列之編首不入卷次今考其書蓋

以箋疏為多非初學所能盡該故摘錄傳箋用旁註之體訓釋

全經以為初學讀經之用書中以訓詁列之經文之旁以音切

附之本字之下又以朱子集傳詳釋各篇大義之語即俗所謂

詩柄者分錄各篇篇目章句之下大抵訓詁音切皆原本崇陽

而刪繁就簡其精要俾初學之士可以計日課讀用意敦善

雖過求簡約往往恍惚迷離於經旨多未能闡明又其於音切

多沿朱氏叶音之誤如謂服叶非初能音咬吊之類皆不知其
何所根據然明以後撰詩經旁訓者多因襲其書姑存之以備
學者之參考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陳太史訂春秋旁訓四卷崇禎二年己巳重刊五經旁訓本

明陳仁錫重訂不著撰人姓氏按仁錫嘗重訂五經旁訓一書

是編蓋其中之一種者嘉靖三十八年己未南平游居敬刻五

經旁訓引云予近得五經旁訓一書俱離斷句讀摘注意義簡

精約披卷即可了然因檄潘司遊集諸文學弟子明經者校而

梓之則其書之作當在嘉靖之前又考其書編有崇禎二年

戊辰按二年為己巳戊辰為元年疑戊辰當為己巳之誤陳氏

自序則是編蓋崇禎二年己巳陳氏據嘉靖本之所校刊也其

書都凡四卷而以胡氏傳序及程子序列之編首不入卷次大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旨以春秋經傳初學已苦其難讀更益以諸家箋疏尤使學者

有裨洋興歎難於盡讀之感故用旁注之體即錄傳箋以為重

家課讀之本今考其書以訓詁列之經文之旁其有難讀之字

則用直音反切之法注於本字之下又其於春秋書法亦間採

諸家之說畧加註釋大抵訓解以春秋胡傳為主而刪其繁無

音釋則本之陸德明經典釋文而參以諸家之說雖辭旨簡核

頗便於童蒙之誦習然過求簡約往往割裂語氣於聖人筆削

之旨多未能發明且全書皆因襲胡傳於胡氏懸揣臆斷之處

皆不加辨正尤嫌其疏畧蓋鄉塾課讀之本但知鈔撮姑存之

以備一格焉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傳管窺三十二卷乾隆四年己未刊本

清張星微撰星微字北拱溫陵人是編前有張氏自序知其書
實刻於乾隆三年丙辰至四年己未仲冬而全書告竣
為三十有二卷凡左傳十六卷國語四卷公羊傳六卷穀梁傳
六卷而以總論春秋論春秋所由作論春秋權之所屬論春秋
世變論春秋書法論春秋始終五始列國爵姓列國世次列國
相值世次年表紀月日時春秋指掌圖地理志地理辨證朝聘
志會盟志伐伐志談兵論邦交災異志諸國典廢志論列國諸
君論五霸霸權提要晉霸提要論列國諸臣晉卿提要晉三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本末家臣亂略聖賢立功論列國婦人紀物訂誤雜典三傳傳
授圖左傳攷國語攷公羊傳攷穀梁傳攷論左傳論國語論公
羊論穀梁總論三傳諸篇到之編首不入卷次今考其書蓋以
春秋一經探百王之令典仲儒生之討伐述而兼作大義微言
悉存乎其中後世欲仰窺聖裁以測宣聖之高深舍傳則無所
依歸亦無從綜其本末而明其源流此左國公穀之所以有功
於宣聖也四傳之中左氏學博識淵才全能鉅觀見尼山筆削
論斷不合於聖人有甚焉又採摭列國所記稍加潤色以為國
語傳益所未備一書均為文字宗祖至於公穀則淵源於卜子

夏筆墨超脫奇拗不類左氏然要其指歸亦自可與抗行左氏

敘事詳而釋經略公穀釋經精而敘事簡各挾所長以衛斯文
誠史中之三經也漢世表章六經一家之學轉相傳授而後世
儒者互相排擊不知執此以議彼究非通儒之定論四者固關
一而不可也明成祖詔宗胡傳說難歸一然文定援據三子從
公穀者殆半猶不足拘守蓋不通眾經無以窮一經不啻諸傳
無以晰一傳之精是微有感於斯因合四傳為一編惟四傳筆
意多不同者故編次仍各歸其舊其中公穀依經立傳即用經
文為題左多附錄國非經義則別撰題目又以合四傳為一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卷帙浩繁紛雜全收故畧加選錄以存其精要惟所選諸篇具
照錄全文不復刪節其義有隱晦字有難讀者則別加評注音
切以註釋之更於四傳之前先導其脈絡關鍵之所在著為論
說使讀者先識其大要然後進而披讀四傳庶幾詳畧異同可
以互相參究析而為四合而為一用意至善惟核其所論大抵
因循前人緒論鮮有發明且其於四家之書任意割裂其則未
免失當焉

宣統通化縣鄉土志不分卷 瀋陽圖書館藏寫本

不著纂修姓氏考民國十六年丁卯通化縣志前有邑守李春雨序稱通化肇邑既晚志來未遑宣統二年庚戌宜興潘蔭孫權家斯邑始召鄉人士各輯所聞纂為鄉土志二卷而是編卷首與圖通題宣統元年正月吉日續紀事亦止於光緒末年則其書之為潘氏所修殆無疑義按通化古肅慎氏地秦漢以來時則屬勿吉時則屬渤海時則屬契丹時則屬建州新京代有更革至光緒三年丁丑始建縣治而縣志久付缺如及潘來守斯土始創議纂修草創初就適潘公以勞瘁卒於官而未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付梓此本現藏瀋陽圖書館竹紙鈔本每半頁十行行二十五字至三十字不等每兩頁之間有通化縣印蓋當時縣衙所藏原本也其書不分卷與民國丁卯李志序二卷之說畧異全書體例大抵悉本郡頒鄉土志條例釐為十有六類曰歷史曰政績錄曰兵事錄曰耆舊錄曰人類曰戶口曰氏族曰宗教曰定業曰地理曰公署曰山水曰道路曰物產曰商務而以輿圖列之編首核其所紀類皆勉強湊泊而成蓋設治未久故是亦多荒寂無傳志來之纂輯固難免於艱窘惟其間志戶口則分保備載又於各保之下分別旗族漢族及男女學齡兒童數目

志地理則於總記之後更分保紀述志山川則詳其脈絡詳其源流若此之類紀載尚稱有體雖輿圖不用此例開方之法頗嫌疏畧物產鉅細不遺有似類書然此並當時志來之通病固無容獨責是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懷仁縣鄉土志不分卷奉天省立瀋陽圖書館藏寫本

清懷仁縣知縣景霖纂修景霖吉林正黃旗滿州富勒吉陽阿

佐領下人是編現藏奉天省立瀋陽圖書館竹紙鈔寫每半頁

十行行二十八九字不等每頁上方有懷仁縣印知為當時縣

衙所藏原稿無疑又有其書末頁題光緒三十三年正月二十

日署知縣景霖纂修知其書之成蓋在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先

是光緒二年丙子盛京將軍崇實奏請開邊三年丁丑始建懷

仁縣於佟佳江之東岸置縣之初未遑修志及光緒三十二年

部檄天下郡縣各纂鄉土志以進景霖既奉檄令爰設局創修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書成不分卷謹為歷史地理物產三編又於各編之中別分子

目而以輿圖附之歷史編核其體例頗異於部頒條例雖多未

安是編合為歷史地理物產三門亦未必盡善不知歷史地理

斷難強為區分蓋鄉土志者本宜以地理為綱而紀述現狀亦

必側重其歷史背景是編必強為分析且紀事皆始於設治之

後於歷史背景志缺而不載未免有乖志體惟輿圖用比例附

方之法既較他志為詳審地理一編以懷邑為東遼要區故於

山脈河流道路津梁與地理形勢紀載獨詳亦頗稱有體此外

各門之中雖資料稀簡而多載表冊如職官政績簡明表韓氏

流寓戶口表旗民戶口表出入口歲計表之類皆得保存故
定之法是亦非無可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宣統靖安縣鄉土志不分卷國立奉天圖書館藏本

靖安縣知縣朱佩蘭纂修佩蘭始末未詳按其書後稱卑縣於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到任則其書之作當已在宣統初年矣考靖安漢屬遼東郡北境後漢為鮮卑地南北朝為契丹地遼屬東京之北境名為肇州清初賜爵為哲里木盟科爾沁右翼前旗札薩克圖郡王地光緒二十九年庚卯經盛京將軍奏請設治於洮水之東北城置縣之初未遑修志及光緒三十二年丙午部檄天下郡縣各修鄉土志以進時朱氏方蒞治斯土因於庶政之暇設局創修書成不分卷釐稿十有五類首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史次政績錄次兵事錄次耆舊錄次人類次戶口次氏族次宗教次實業次地理次山水次水道次物產次商務而輿圖列之編首體例大抵悉本部領鄉土志條目無所更易按際外地本蒙荒僻多新設鄉僻壤可紀之事無多故各縣志來類皆因循部頒條例勉強湊泊敷衍成編重規疊矩是為錮習是編搜羅排比亦未能免此是以各類所紀皆嫌其簡略如政績兵事兩錄僅撮舉膚閥虛美之詞以稱頌邑令談言滿紙無論如何終難逃後人之誹謗又如志風俗習尚皆徒託空言了無實錄亦未免無謂其差足以贗人意者僅輿圖用比例開方之法

較他志為詳核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光緒洮南府鄉土志不分卷奉天省立瀋陽圖書館藏寫本

清洮南府知府孫保璽纂修保璽始末詳光緒三十二年丙

午奏檄來守斯郡是本現藏奉天省立瀋陽圖書館竹紙鈔寫

每半頁十一行行二十七八三十字不等末頁題光緒三十

三年八月初一日年月上有洮南府印又有在書開端云花翎

運使銜任候補道奉天洮南府知府孫保璽謹將遵飭調查

鄉土志詳細編造恭呈憲鑒則是編纂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孫

璽進呈上憲之書按洮南舊為內蒙古梅爾沁右翼前旗地名

沙磧茅土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經盛京將軍奏請放荒改稱雙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流鎮尋置洮南府蓋地居洮兒河之南因以名焉設治之初未

遑修志及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孫璽蒞斯土適奉部檄命天

下郡縣各修鄉土志以進孫璽因於庶政之暇設局創修書成

不分卷釐為上中下三類其目曰歷史政績錄兵事錄耆舊錄人

類戶口氏族宗教實業地理道路物產商務大抵悉本部領鄉

土志條目而體裁與其他志乘頗殊蓋體同而答了無系統各

類皆首列部領鄉土志條例於前然後依類載答雖意在敷衍

上憲非有志於著述然核其所紀大體尚稱詳核如志人類則

分同畜畜標苗種種籽牙根以狀打牲貂獐土司諸種分別備

載志物產則但錄斯郡特產非如他志之鉅細不遺有似類書
若斯之類多足贗人意誠不失為瑕瑜互見之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光緒康平縣鄉土志不分卷瀋陽市立圖書館藏寫本

清康平縣勸學所總董李紹綱等纂修紹綱始末未考按關外之有地方志蓋始於光緒三十二年丙午部檄各府州縣纂修以進今考是編紀事通止於光緒末年政績錄志斯邑職官取後守是邦者為三十三年丁未之蒙古忠賢則其書亦當時奉檄之所修也按康平向為內蒙古科爾沁前中後三旗地光緒四年戊寅置懷德縣設治八家鎮移八家鎮經歷於康家屯治遼河以西十二社七年辛巳析科爾沁左翼中後二旗南境前旗東境置康平縣屬奉天昌圖府是編之作上鉅設治之時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通二十餘年其書不分卷釐為十有五類曰歷史曰政績錄曰兵事錄曰耆舊錄曰人類曰戶口曰氏族曰宗教曰實業曰地理曰山水曰道路曰物產曰商務體例悉本部頒鄉土志條目無所更易按康平地本蒙荒光緒初年始置邑於此為蒙漢雜居之所是編事屬創例搜羅文獻彌覺不易是以各類紀載皆苦於簡略惟地理一類於邑之經緯分區以及建置諸大端紀述尚稱詳核山水二篇亦多能詳其脈絡考其源流不似他志之但知駢列名目毫無系統窮鄉僻壤本無史乘可言得此亦足為徵文考獻之助矣

光緒海城縣鄉土志不分卷瀋陽圖書館藏寫本

不著纂修者姓氏考其紀事止於光緒末年又考其政績錄所載職官罕其邑者最為鳳餘氏則其書或即鳳餘之所纂輯耶按鳳餘字洛生江蘇武進人光緒三十一年乙巳由北洋奏調來守是邦先是海城在遼為海州明置海州衛清順治中始裁衛設縣屬遼陽府尋改隸奉天府自設治以來志乘久缺光緒三十二年丙午部檄天下守土之官各纂鄉土志以上學部鳳餘適蒞守斯土爰設局纂修書成不分卷釐為十有五類其目曰歷史政績錄兵事錄耆舊錄人類氏族宗教戶口實業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理山脉水道道路物產商務又於地理一類別分子目體例大抵悉本部頒鄉土志條目而畧有變更核其所載雖僅取官文書綴錄而成然各類皆依據事實而不虛且於學校巡警官弁駐所等皆列表以省簡牘誠不失為修志之良法又政績兵事諸錄皆上及秦漢下迄有清紀載亦頗稱詳審惟限於部令體例每多未安如地理一類既列山水二目又別立山脉水道二類未免失之重複寔業一類僅及士農工商人數全無實錄尤嫌其目之空疎至於物產一類所載多非其邑特產且兼及普通物品製法則尤為可已而不已者矣

宣統東平縣鄉土志不分卷國史館藏寫本

清東平縣知縣黃澐修澐始末未詳是編前有黃令自序云
澐於庚戌九月奉檄來宰是邑蒙飭調取縣志運查東平甫經
設治從未嘗輯斯書今蒙飭取不避冒昧按諸輿圖山水之形
勢蒐集已往政治與夫現在之情形編輯成冊則其書蓋宣統
二年庚戌黃令之所纂輯按東平自光緒二十七年辛丑經奉
天總督奏請文致結民營業二十八年壬寅秋始勘得圍心大
度川處設治是編之成上距置縣之時不過數年其書不分卷
釐為十有三類曰歷史曰政績曰耆舊曰人類曰戶口曰氏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曰宗教曰定業曰雜業曰軍警曰地理曰物產曰商務而以輿
圖列之編有金書體例大抵因循部頒鄉土志條目而畧加變
易按東平設治未久志屬草創搜集資料極為艱難是以各類
紀載皆感簡略少者僅二三十字多者亦不過數行而已氏族
一類且不著一字僅空存其目又如定業一類僅紀士農工商
人數且於定業之外別出雜業一類亦嫌其有乖體例惟其間
以經緯度數代星野戶口一類分滿籍家譜漢軍漢籍及男女
等詳載其數目宗教一類備載各教人數若斯之類皆較他志
之但知蹈襲者為有體是亦未嘗無可取也

光緒開通縣鄉土志不分卷奉天滿鐵圖書館藏寫本

不著纂修者姓氏考其紀事是止於光緒末年又考光緒三十
二年丙午部檄天下各府州縣纂修鄉土志以進關外各縣鄉
土志多修於其時則是編亦當守斯土之所纂輯也按開通舊
為內蒙古科爾沁右翼前旗地清光緒間與雙流鎮等同時放
荒三十年甲辰於雙流鎮置洮南府以是處為由有達府孔道
遂設立縣治屬奉天洮南府置縣不久未遑修志及三十二年
丙午始奉檄纂修其書不分卷釐為十有五類其目曰歷史政
績錄兵事錄耆舊錄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定業地理山水道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物產商務體例悉本部頒鄉土志條目無所變易核其所紀大
都勉強湊泊而成蓋斯邑地本家荒久新闢未久故寔不免簡
寂是以每類所紀皆不過數行如政績錄分興利去害體記三
端其興利一條但云查未經設治以前地皆荒蕪自光緒三十
年設縣以後漸有漢戶遷入蒙民始知稼穡而地利以興之類
僅據舉膚聞之詞於官師姓氏及建置諸大端皆缺而不載至
於耆舊一篇更不著一字僅存其目定業一篇亦僅記士農工
商人數了無定錄總之其書搜集資料既苦不足分類排比尤
多乖謬蓋家荒僻縣本無歷史可言不得不勉強敷衍以應故

事耳

民國蓋平縣鄉土志二卷 民國九年庚申石印本

民國崔正峰郭春濤等編輯正峰字溪珊蓋平人前清附貢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宣統二年庚戌出任法官春濤蓋平人前清優廩生試用巡檢民國九年庚申出任斯邑舊學所勸學員按蓋平周屬朝鮮秦時為燕人衛滿所據漢屬元菟魏屬平州晉隋屬高句麗為蓋平城地唐置蓋州遼改辰州金為蓋州奉國軍元為蓋州路明置蓋州衛屬遼東都指揮使司清康熙間置蓋平縣屬奉天府民國因之邑舊有志修於清乾隆間惜久已散佚不傳先緒末邑人沈慶鵬復纂輯成書亦付梓及民

國八年己未之春紹興章運禧來守是邦求縣志不獲僅得沈氏殘稿深以鈔寫錯漏不足以資參考為病因創議重修延馮慶瀾氏主其事未及觀成而慶瀾從幕黑龍江無暇兼顧乃更延崔正峰郭春濤二氏廣續其事創始於民國八年己未六月至九年庚申一月而全書告竣都凡上下二卷釐為三十有八類其目曰設治沿革政績錄兵事錄名宦錄耆舊錄孝義錄節烈錄人類戶口田賦雜稅風俗氏族宗教方伎定業商政工政學務警務農務商務礦務縣境區界市鎮公所橋梁祠祀廟宇古蹟古墓山脈河流道路物產蠶絲漁業山前體例大抵仍本

清光緒末鄧領鄉土志條目而畧有更易按外諸鄉土志重規疊矩千手雷同最為錮習是編雖修於民國仍不能免此如考証沿革云蓋平唐屬青州虞屬濰州之類頗嫌其膚濶其他各類亦僅能撮舉官文書勉強湊泊轉不如雜稅區界物產等類之表以有簡賾猶能略存事實也

民國蓋平縣志十六卷卷首卷末各一卷民國十九年庚午排印本
民國蓋平縣縣長石秀峰等纂蓋平圖書館館長王郁雲等修
秀峰字達濤開原文庫生以民國十四年乙丑春來守斯邑十七年戊辰大府通令各縣纂修志乘秀峰因設局重修延邑孝廉王郁雲先生董其事按蓋邑設治始於清康熙三年而縣志久付缺如自民國九年庚申邑守章公運禧蒞治斯土始屬邑人崔正峰等纂修鄉土志二卷惜中間疏漏簡略之處仍復不少是編蓋續其書審定體例斟酌去取書成都凡十有六卷類為十六類曰輿地曰建置曰職官曰政治曰教育曰選舉曰財政曰交通曰人物曰禮俗曰宗教曰實業曰物產曰兵事曰慈善曰藝文又於各類之下別分子目核其規模既頗殊於前志搜集材料亦較前志為詳審如新增交通慈善藝文等專篇以及併舊志田賦雜稅於財政併商政工政農務商務礦務於實業併舊志孝義節烈於人物皆較舊志為有體按民國以來外諸志往往仍泥於錮習於當代制度略無一語是編斟酌損益頗具卓識雖其間猶不能無憾若宗教一類所述各教方既嫌贅贅兼復糾繆百出其他各類亦多僅能撮舉膚聞之詞鮮有實錄又如舊志氏族一門意在據諸家譜牒以考邑中族姓

之盛衰實有功於史乘是編乃缺而不載亦未免疏畧是則仍不免可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宣統盤山廳鄉土志不分卷清陽圖書館藏寫本

不著纂修者姓氏其紀事止於光緒末年按光緒三十二年丙午部檄天下守土之官各纂鄉土志以進則是編蓋光宣間守斯土者之所纂修也先是盤山舊為廣寧縣屬盤蛇驛牧廠地嘉慶十一年內置設新民廳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升為府三十二年丙午割廣寧南境新民府西南境之地設盤山廳屬奉天錦州府設治未久志乘猶缺是編蓋其初志也其書不分卷釐為十有五類其目曰歷史第一政績第二兵事第三耆舊第四人類第五戶口第六氏族第七宗教第八災業第九地理第十山第十一水第十二道路第十三物產第十四商務第十五體例志本部領鄉土志條例稽其得失可得而言政績一類僅載王本固劉渠嚴佑之三人政績其屬於有清一代者不過嚴氏一人而已兵事一類紀事始於明天啟二年而迄於清光緒二十六年拳匪之亂其紀明劉渠事且與政績重複紀述疏畧其失一也災業一類僅紀士農工商人數全無災錄其目似嫌空設其失二也物產一類分類備舉鉅細不遺頗似類書其失三也惟戶口一類分區別表凡男口若干皆秩然不紊又凡區中漢雜處者分別標舉其法至善又宗教一類但載各教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數亦較他志所述各教考之糾繆百出失之滋積者為有體斯則其編之優點也

光緒寬甸縣鄉土志不分卷 瀋陽圖書館藏寫本

不著纂修者姓名考其書歷史類云光緒二年設治置僅三十餘年並未改易名稱知其書實作於光緒三十四年間按寬甸城相傳為渤海所築六甸之一明末與滿洲構釁置兵於此始著於世同治十三年甲戌奏准開闢居民漸集光緒二年設治置縣不久未遑修志及光緒三十二年丙午部檄各邑纂修鄉土志以進是編蓋亦當時之所修也其書不分卷彙為十有五類曰歷史政績錄兵事錄耆舊錄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實業地理山水道路物產商務各或於各類之下別分子目體例大抵

志本部頒條目而畧有變易按寬甸設治未久故實多荒寂不傳是編事屬草創搜採頗稱困難然稽其所載如沿革歷史及歷代兵事紀載頗詳核不虛沿革一篇考訂尤稱精審又人類一門於紀載人種之外兼及各族風俗雖敘述仍嫌疏畧然較之他志之缺而不載者終覺差勝此外如政績一門因置縣未久惠政無聞遂缺而不錄亦較他志之勉強湊泊者為有體雖實業一門但紀古農工商人數且於實業之外別立商務一門一似商務非實業者重慶堂屋疎永志體又物產一門所紀皆各地普通出產亦頗嫌其冗雜然瑕不掩瑜其書終不可廢也

民國興寧縣志十五卷 民國十四年乙丑排印本

民國興寧縣知事沈國光等修于孤桐等纂國光字觀澄江蘇武進人民國九年庚申奉命來守是邦按興寧為漢元菟郡地南北朝至隋入高句麗唐置興州後為勃海大氏所據遼金為潘州地明建州衛地後為滿州諸部地清天聰八年甲戌改為興寧乾隆間設理事通判光緒初改理事同知宣統時升府民國初改縣府舊有志為宣統間太守張鳳台之所創修未及付梓而張公以事去職稿亦旋失及民國改縣之後國光蒞治斯土教育局長蘇民深以志乘久缺為憾爰創議重修國光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以議因設局編纂延于孤桐氏主其事創始於十二年癸亥十月至十三年甲子三月而全書告竣未及付梓而國光適奉命解職繼任蘇公顯揚復延明經劉熙春重加審定以付剞劂全書都凡十有五卷釐為十有六類首地理次官制次職官次民治次教育次兵事次是業次財賦次禮俗次宗教次人物次古蹟次交通次物產次藝文次雜志分列類目頗具規模按自國體變更之後方志體例蓋多殊異是編體例雖參半因循舊志然折衷損益頗費苦心其新增之專篇如產業分農事商務工務工廠公司及輸出入額等賦稅分賦稅歲出歲入等交通分

郵電路橋等紀載皆極詳核確有裨於文獻雖其間以公署附之官制未免有乖體例宗教一篇述各教者既嫌贅瑣復多紕繆物產一類鉅細畢錄亦嫌冗雜然瑕不掩瑜其整齊排比之功終不可沒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宣統安廣縣鄉土志不分卷 潘陽圖書館藏寫本

不著纂修者姓氏考其書紀事約止於宣統末年如政績錄紀

宣統二年庚戌邑守為張星楠又考書中歷史一類云安邑國

朝為札薩克鎮公封地稱清為國朝是其書或即宣統二三年

間邑守張星楠之所纂輯矣按安廣為內蒙古科爾沁右翼後

旗地清初為札薩克鎮公封地光緒初年內地窮民多遷來開

墾三十年甲辰七月盛京將軍等請開墾派候補道張心田勘

放墾務三十一年乙巳十一月勘放竣事始奏准立縣置邑未

久不遑修志及星楠蒞治斯土適奉光緒三十二年丙午部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屬天下各兩州縣纂修鄉土志以進星楠因設局創修書成不

分卷彙為十有五類首歷史次政績錄次兵事錄次耆舊錄次

人類次戶口次氏族次宗教次實業次地理次山水次道路

次物產次商務按安邑地本荒蕪且設治未久資料稀簡考訂

史料彌覺不易是編搜羅排比初具規模紀述亦大抵詳核不

虛如政績錄於地方建設一切興利除弊諸大端及學校自治

聽訟等事皆詳述無遺戶口一類分城區四鄉備列其詳數字

教一類則多紀各教特殊風俗亦頗詳審凡此之類皆較他志

之僅知撮舉廣闊之詞勉強湊泊者為有裨於文獻雖其間敘

述或不免於簡畧然蒙荒之地本無歷史可言得此已非易易
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民國依蘭縣志不分卷 民國十年辛酉排印本

民國依蘭縣志知事楊步蟾修部聯芳纂修字幼琢福建
閩侯人民國八年己未由方正縣知事奉命來知縣事按依蘭
明和屯街地康熙五十四年乙未置三姓城設協領防守雍正
十年壬子設副都統光緒三十一年乙巳裁改設依蘭府民國
廢府改縣屬吉林依蘭道南經設治志來稿未經纂輯及步蟾
蒞治斯土深以邑志久缺文獻無徵為憾因於聽訟防盜鳩民
之暇設局創修延部聯芳等主其事書成不分卷釐為十有六
類首形勝次建置次鄉閭次政治次祀典次賦役次學校次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物次物產次宗教次職官次職業次封表次人物次拾遺次藝
文而以輿圖列之編首按目國體變更之後舊志立言之體多
不可用是編分列類目大抵仍因循舊志於民國以來新政多
未能盡詳觀其門類蓋多未安如方志所以志地是編乃僅列
形勝鄉閭二目而無地理又到職業一門以紀農工商諸大端
制名之義亦不免標奇立異之嫌此外如輿圖為志地者之所
重是編乃僅繪依蘭街市圖一幅殊嫌其簡略又如志物產則
鉅細不遺有似類書志宗教則兼及各教戒律頗多糾紛若此
之類悉其可議者惟其間亦非無可取者如疆域內紀沿革並

附經緯表以代分野風俗方俗表祀一日頗有足錄其於伊車
滿洲風俗紀載尤詳又依蘭設治未久資料稀簡故多載表冊
不以文字見長如各村道里表警察官署組織表戶口表現住
人口年齡表國家稅一覽表地方捐收入數目表學校及勸學
所調查表等皆能明升降變遷之迹最難獲錄之數以視僅
載膚附之詞敷衍成編固自不同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奉天滿鐵圖書館藏民國四年乙卯排印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類其目曰疆域第一山川第二人民第三吏治第四物產第五
交通第六又於各類分子目今考其書分別類目雖不免失
之於簡然各類之中皆有實錄轉較其他諸志之重規疊矩千
手雷同者為有功於文獻書中所紀河名站名若依爾們河蘇
幹延站之類皆本之吉林通志滿洲地志東三省紀畧等書以
求劃一尤為有見此外如金書皆以鄉土為綱雖風俗習尚飲
食衣服等瑣屑之事亦不憚其詳搜羅之功誠不可沒惟其中
列位置於沿革之前是未出縣名先臚縣境未免先後倒置又
列舊蹟於吏治之中亦嫌其所附非類若此之類皆其立體之

未安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019

作者=

页数= 801

S S 号= 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正文